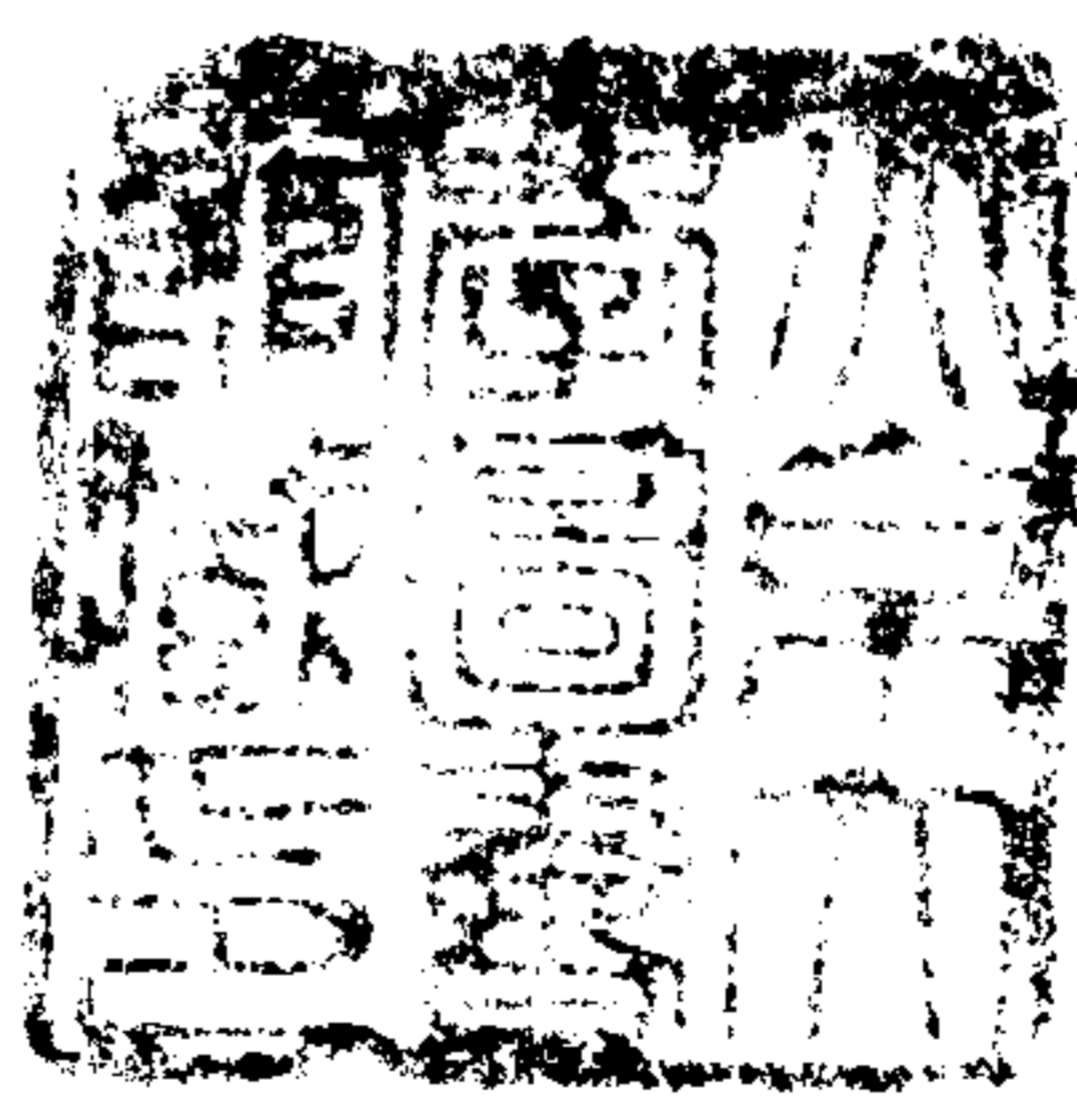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五七·史部·編年類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八卷〔明〕陳建撰〔明〕高汝棡訂〔明〕吳楨增刪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六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十六卷〔明〕高汝棡輯……………

2277/07

皇明法傳序

史雖辭事然兼道與  
法而有之道脩其不  
可見法則被於有所  
成釋被於有所成僅  
脩其不可見雖躬大  
聖余必以爲欺天下  
之人矣道寓於法則

道傳法不寓於道則

法不傳故六經論法  
不如管韓之書明徵  
定保則先上世之傳  
人何也道不足也史  
有二體若縱橫家之  
相離也紀世之史摭  
摭列朝之治亂疏別

當代之賢愚千里錯  
伏自爲濬流如太史  
遷史記之類是也編  
年之史苞括百爲之  
義類條貫一事之初  
終四序順軌不失引  
繩如侍中悅漢紀之  
類是也史雖以紀世

爲正然編年者流覽  
易入旨意爛然且  
推道法襲乎春秋之  
文故傳世等國朝  
道彰而法等無劉  
秘書五不可之疑然  
求如太史鴻深高古  
者渺同牧鼎之存卽

五志如侍中亦肅慎  
之石罅矣鄭端簡吾  
學一編潔體選言庶  
幾太史流亞他則傳

序五

者惟陳氏通紀一書  
而已嗚呼言動之紀  
始於夏商起居之注  
不廢唐宋今猶古也

詞臣飲食衎衎退卧  
書局見聞雖秘禁而  
不書他如羈窮放阨  
之士博寡通方而所

序六

據又已淺書之亦無  
有可以備法而彰道  
者宜所傳之希也錢  
塘高叟備取十五朝

行事而彙集之其為  
書大氏仿陳氏通紀  
而續之然剗精剗采  
於叟之功為多嗚呼

序七

天下非可以一人欺

文

也余以法名官用一  
切治民民猶淫法內  
叟用一切治史史能

無佻法外叟得其道  
而寓之法者歟抑以  
法法而被之史即為  
道被之民即為非道

序八

者歟余不知之矣

豫章文德翼題



法傳錄序

韓子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則博通尚矣第古之爲書也備如七十二史通鑑綱目諸書黎然具在

法傳錄吳序

苟篤摯明敏者一流覽有餘我朝國史未修實錄緘史宓不傳卽有傳者如大明會典皇明政要五倫全書殿閣詞林諸記義例

散出貫通維艱而 熹廟

實錄未成 神祖歷年多

事最繁劇固未有編年彙

括者此博古易而通今難

也當世以經術鳴學士靡

法傳錄吳序

二

然顧化末流所漸誰能不

波執策而號于衆其于朝

家典章左袒不能百一矧

人情慕古賤今謂古文辭

猶益記誦正業之暇或旁



及諸史惟 國朝事實卒  
弁髦視之有問茫不知對  
者博古或有之通今殆鮮  
也無暇遠舉卽 神廟朝  
關白封貢事起舉朝謂

法傳錄吳序

三

祖訓絕其貢二百年來不  
相通夫日本在 洪武初  
年雖絕其貢 永樂以後  
卽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  
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

若干號六年一貢齋勘合  
至 嘉靖十九年後倭中  
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如  
朝鮮可考有指爲地方官  
職皆以洪荒朔制未經締

法傳錄吳序

四

造者尤可笑四夷封略在  
禮部客司卽石大司馬不  
暇深考不知日本何國關  
白何人則不通今之一驗  
也 孝端皇后喪遣官訃

告儀部詢之內閣內閣查  
舊例止給札不給勅張宮  
簷在遣中左給諫移書曰  
舊規有勅豈宮寮而止給  
札者宮簷出書示儀部部

法傳錄吳序

五

曰旣無勅稿考昔 孝定  
皇太后有遺詔可賞今以  
聖諭儀部者騰黃賁往亦無  
不可次日張以 皇明詔  
令所載二勅稿示儀部部

以示閣始補勅以行夫一  
以翰苑司綸扉一以玉堂  
躋宗伯猶疎虞若此則博  
古難而通今更難矣友人  
高時翊出入三朝勤學好

法傳錄吳序

六

問博通今古其所師友正  
人君子故甄別去取若奇  
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  
若朴而藻可稱良史昔孔  
子作春秋爲尊親者諱又

為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  
所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取  
自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  
不同在一時皆為雄伯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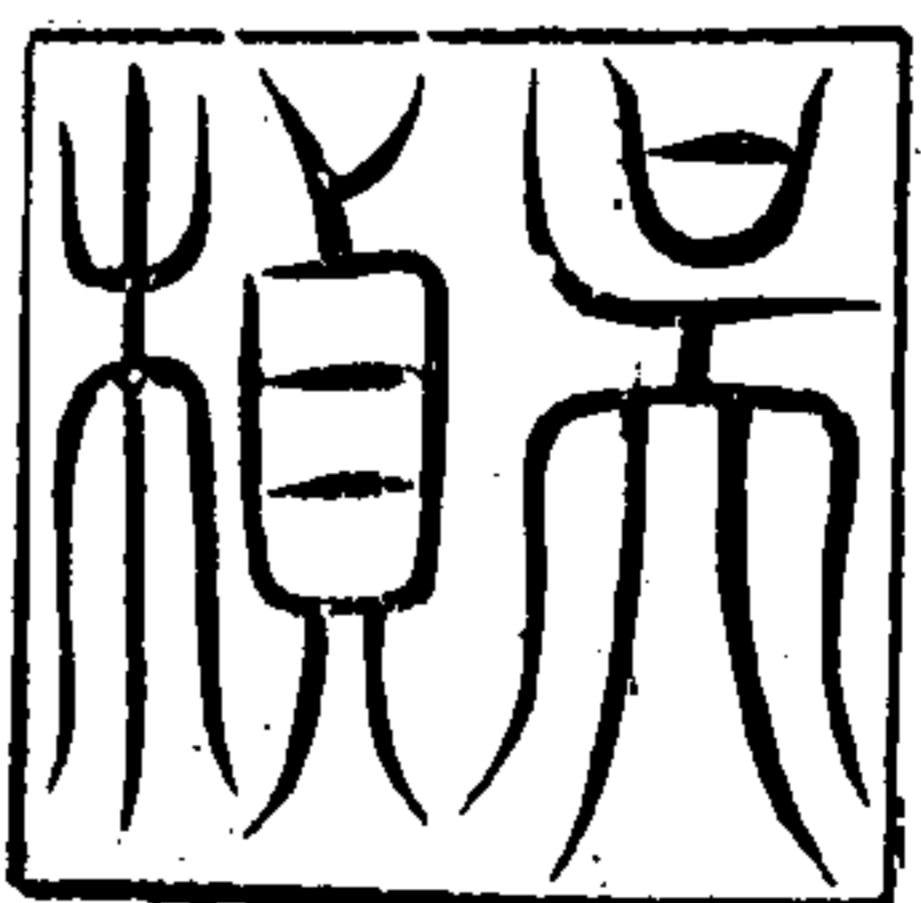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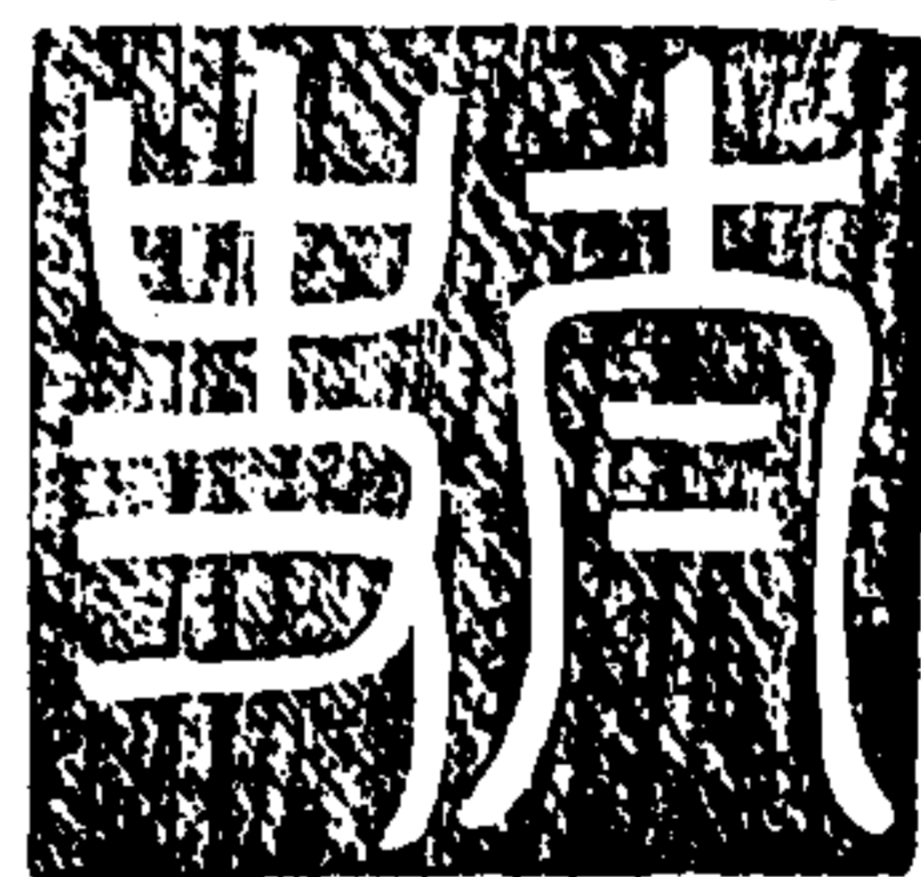
法傳錄吳序

七

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  
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  
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其  
亦知我罪我之旨乎雲間

史官吳 禎

謹書



法傳錄吳序

皇明法傳序

嘗聞人君鑪錘造化而皇  
王帝霸悉入其鑑觀陶鑄  
人群而善敗興亡莫逃其  
燭照歷稽往牒未有舍憲

皇明法傳錄

一

章而綦盛治也故夫御者  
視故輒而趨之則驅策簡  
而取道疾鑿之能強生死  
多得諸禁方夫英君誼辟  
所爲美政嘉績驗之當年

而傳之來禩斯亦爲治者  
之故轍禁方已我

朝之巍蕩跨躡漢魏鞞軼  
唐宋煌煌異世一時也當  
其免群生于左衽納百姓

皇明法傳錄

二

于休和守屏稱事草萊樂  
業外閣不掩園土爲虛齊  
民歲增闢土日廣窮廬之  
君世服之夷莫不內首稟  
朔迴面而受吏何致治之

盛乎良繇

祖宗銳志勵精劬勞日昃  
于上諸臣箴闕采遺殫竭  
蓋誠于下斥澆漓之浮說  
庸仁義之讜論博思咨諏

皇明法傳錄

三

從諫納誨一時忠智之士  
咸得發憤吐露于前內外  
無佞曲之私文罔無深刻  
之令吏有奉職循理之風  
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

典章明密品式周備莫不  
可爲萬世法程方之二帝  
三王寧復有遜心而政事  
之美于是乎呼嵩祝釐旦  
跪虎拜無

皇明法傳錄

四

九閭之隔焉是以陳東筦  
編其要爲  
皇明通紀若干卷而臣拭  
因增訂之爲法傳錄惟是  
區區之心以爲太空朗徹

雲霧滄則六合殊形止水  
澄清沙礫溷則四方易位  
况情封恒起滅卽本來睿  
智安能保其常瑩欲竇忽  
開迷縱早見通明未免汨

皇明法傳錄

于末路所望於萬斯年賡  
舊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  
道不易其政日新則  
列聖之天下卽至今存何  
不可焉嗟乎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昔賢云以鏡  
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  
吉凶今

聖天子上咸五下登三遊  
意道德之途坐致熙皞之

皇明法傳錄

六

效苟其超然遠覽穆然深  
維披嫩善于目前繹興隆  
于掌上庶幾哉明符七曜  
德契玄冥鴻圖如日之升  
鶴筭與天無極而草野臣

芹曝之忠亦稍酬萬一矣  
是書其容已歟

西湖逸民高汝栻謹書



皇明法傳錄

七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廷撰

臣述往為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  
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黃先生先之論又曰昔  
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  
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  
下我 高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  
百禩矣而未紀者子纂述是志蓋併圖之以成昭代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  
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歸山  
前序

林日每繙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  
凡數十餘種積於胸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  
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為鑑者編年次之參互攷訂正  
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苟李汗顏班  
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  
持盈守成焉我 朝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  
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  
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  
則今通紀具焉紀成付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為後  
之秉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于再編改

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鴻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問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己於懷輒借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借前著壽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前序

皇明通紀法傳錄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全書

皇明玉牒

憲章錄

龍飛紀畧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皇明法傳錄引用羣書

功臣錄

革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畧

十六朝廣彙記

皇明紀畧

明興雜紀

神宗事述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本朝列卿年表

皇明奏畧

傳信錄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鴻書	九邊圖論
詞林志	獻徵錄
君臣問答錄	文膾
嘉隆聞見紀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本朝紀要
明政統宗	史料
兩朝大政記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皇明人物考
紀錄彙編	歷代摹編
皇明歷朝奏疏	嘉隆奏疏
皇明法傳錄 <small>引用群書</small>	功名錄
大明會典	皇明獻實
田史	皇明實用編
災異錄	灼艾集
大學衍義補	續通鑑綱目
萬曆留臺奏議	丘隅集
天順日錄	通志
經世大典	汪循日錄
天啓奏疏	太昌日錄
李賢日錄	國初事蹟
大明一統志	

逆奄妖嬭傳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僚菴野抄
玉鏡新談	道旃璵言
江棊蘿皇明小傳	病逸漫言
玉茗堂文集	王槐埜集
許少華文集	寶善堂集
鍾伯敬隱秀軒	陳元凱集
權務山房文稿	王季重文集
蕙督撫集	經濟文抄
王百穀集	皇明文則
皇明法傳錄 <small>引用群書</small>	念初堂文集
朱文懿公奏議	沈翰林文集
皇明文歸	朱子美自見堂集
弁州續四部	嘉隆以來首相議
商文毅公集	湯霍林睡菴集
許文憲集	懶真堂稿
蒼霞稿	袁小修珂雪堂
南州草	袁中郎十集
八際山房	許鍾子文集
孔在魯集	耶代紀畧
三大征考	

大泌山房文集	廣賢奕編
承啓堂集	皇明名賢說海
碧山學士集	高文端公奏議
王文肅公集	天目集
南臺奏議	琪山集
豐考功集	鄒南皋文集
袁石公集	群玉樓集
皇明文選	宗子相集
方孟旋集	皇明文雲
黃龍谿集	玉堂叢語
皇明法傳錄	皇明法傳錄
引用群書	引用群書
二魏忠孝集	今文選
李卓吾焚餘	嚴介溪奏議
陳明卿無夢園集	張侗初寶日集
董思白容臺集	馮用輔北海集
郭明龍黃離舛	唐荆川集
汪南溟太函集	王陽明文錄
劉誠意文集	丘文莊古言今言海言
皆可堂全集	茅見滄待問錄
宋濂溪文集	張太嶽文集
馮具區法雲堂	王候山集

吳明卿龍洞稿	王鳳州四部稿
趙文肅奏議	楊用脩全集
孫宗伯玄晏齋稿	董見龍崇相集
張天如七錄	陳大士集
艾千子集	辭林人物考
焦弱侯集	陶石簣歌巷集
皇明文徵	李文定公集
張太岳奏議	張觀察集
郭青螺蜀吳留三草	由庚堂集
王文肅公集	太室山房集
皇明法傳錄	皇明法傳錄
引用群書	引用群書
王文端集	于文定公集
高穎湖白雲山房集	文燈巖涌山閣集
黃海岸東海集	熊壇石青玉集
陳水叔寒山集	熊伯甘操履集
羅圭峯集	錢海石先生集
蔡繼先先生文稿	徐若谷猿聲
朱子強菴產草	晏伯克先生集
戴士初菴園集	陳士業石莊集
萬茂先既園集	萬吉人茹余齋集
皇明通紀法傳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
引用群書終	引用群書終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皇明通紀法傳錄目錄

自洪武迄正德十朝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至正十二年至戊戌十七年

第二卷

己亥至正十八年至甲辰二十三年

第三卷

乙巳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吳元年

第四卷

皇明法傳錄目錄

戊申洪武元年至己酉二年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丁卯二十年

第九卷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至辛未二十四年

第十卷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至甲戌二十七年

第十一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

建文帝紀

第十二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

第十三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

皇明法傳錄目錄

成祖文皇帝

第十四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

第十五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己亥十七年

仁宗昭皇帝

第十六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

宣宗章皇帝

第十七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巳酉四年

第十八卷

庚戌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

英宗睿皇帝

第十九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

景皇帝

第二十卷

巳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

第二十一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戊寅天順二年

皇明法傳錄

目錄

三

憲宗純皇帝

第二十二卷

巳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

第二十三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巳亥成化十五年

第二十四卷

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二十二年

孝宗敬皇帝

第二十五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戊午弘治十一年

第二十六卷

巳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第二十七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正德八年

第二十八卷

甲戌正德九年

以上計二十八卷

皇明法傳錄

目錄

四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一

陳 廷 著 武林 高汝斌 訂

雲間 吳 棫增

太祖高皇帝紀 帝生于家州龍光率炎人成驚異元順

王、張大平、集慶、及江、南、昌、武、昌、兩、淮、兩、浙、寫、吳、王

見一天下、即皇帝位、三十一年、反、辰、閏、五、月、初、十、日

卒、即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穎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

人李二、浙州羅田人徐壽輝等、兵攻陷郡縣、是時順帝

即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

能制、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

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

徐、穎、斬、黃、之、兵、起、初、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

燒香感眾、至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

韓咬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

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

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見逃之武安、惟福通

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祭、真陽

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麻

李二麻起  
于徐州

劉福通起  
于潁州

韓山童起  
于河淮

徐壽輝起  
于新黃

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任、攻陷徐州、擄之、  
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聚眾起兵、  
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蕪水、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  
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  
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荆、岳、徽、陽、等、郡、自是南北郡、  
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  
咸願真天子出矣。

吳棫曰、陳建首載此段、見君昏政亂、群盜蜂起、真  
主應運而生、良有深意、而從信錄測之、似無原委矣、  
今仍舊本增之、天下救救、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向容朱家巷人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  
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  
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龍光耀室、吞之既覺、  
異香襲體、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時元大曆

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 仁祖往取水洗兒、忽有紅

羅來自上流、取為兒襪、所居名紅羅障、自是室中常有

異光、每將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

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  
僧曰、夜于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見時

此段通紀  
所載前後  
卷始錄無  
次第從信  
錄中補有  
欽其得條  
實今仍之  
理于誕生  
之異



元等路

國珍黃巖人其父... 父為佃戶過于... 人耳兩行恭如... 下恭及父卒兄... 至盛備宴之先... 越數日主家不見... 命于官道入捕... 武德人寇許南... 據溫台湖十二... 海既而其下誘... 口南八湖相... 其衣冠則部... 九月元丞相脫... 住率其餘黨奔... 皇明法傳錄卷一

力拒守屢敗元兵... 皆稟命遂為所制... 已用趙稱承義王... 上自軍歸聞之日... 家明日彭趙聞遣...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春

上在郭元帥甥館... 安生民之志乃糾... 達湯和吳良吳楨... 子興郭英胡大海... 興等數十人率先... 張士誠起于太州

公侯馬鐵券馬

上與張士誠... 江而亦為張... 下母語達日... 右漢唯唯... 五月上率徐達等... 牌寨孤軍乏援... 也乃率費聚等... 日來者為何... 上下馬渡水而... 獻請諸軍出裝... 皇明法傳錄卷一

果上率聚等以... 眾于定遠... 遠繆大亨初起... 以萬餘眾屯橫... 眾降由是軍聲... 州以為統軍百... 舉兵陷太州... 遁走士誠據高... 張士誠自駒場... 公植夾帶私... 心因見元末... 不從殺泰取...

馮國用

馮國用討之破會脫脫遣師潰敗賊勢  
遂遠士德將兵攻海文昭平江及松江常州諸路  
池州重地首為所陷賊爭先于此  
高郵重地首為所陷賊爭先于此  
走何無人至是賊所為如  
此實起盜心為之一笑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定遠人馮國用與弟馮國勝率眾  
歸附國用貌都雅動止舉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  
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舍不散長而並喜讀書尤喜讀  
孫武子淮南兵起用與勝從壯士數百人立誓以自固  
至是 上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謁 上顧

湯武之

其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金陵龍  
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出

仁義

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  
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

李善長

以心膂伴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有所攻戰  
輒環甲直前奮擊國勝後改名勝又名宗異○李善長

李善長

來謁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而心竊  
薄盜行事策事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

北

北大震 上自濠如定遠善長被諸生服策馬箠道謁  
一見語通夕 上喜刻燭忘旦也留掌書記得豫秘

校

校調發餽餉甚為親信 上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  
逐元喪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大帥與諸校

逐元喪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大帥與諸校

文武不獨  
未育能成  
功關外者  
即賢如李  
善長如周  
德木能免  
此有味哉  
聖王之言  
千萬世之  
藥石也

吳復丁位  
與來歸

取滁州

打瑞之

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贖者為關通左右謀事往往市  
權而行恣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且令持贖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  
命之矣遷為參謀自是精專為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  
者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欵誠使得自安而中  
有以事相獲者委曲調護焉○合肥吳復率眾歸附  
復沉鷲少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至  
是幸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  
戰面黑貌偉亦來歸附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  
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終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偽  
帥降其眾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八  
七月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為前鋒單騎前行遇賊數  
千人顧後騎未至也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躍馬衝上  
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兵既戰遂克滁城因駐師焉○ 上在滁嘗膝手栢子  
潭有五蛇擾而從之 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  
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  
登頃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兜蓋于前  
空中忽聞霹靂一白龍天矯從兜蓋拔雷聲火光騰空  
而去

而夫



高天授曰：魏公時純，神異。夜吳，英謂沛入以老  
嫗為之。又嗾人告馬，使神其事。以故西向之。然兵  
能道也。故神道以符。而人心。則兵家秘密之術。若  
單守御。而天神下降。東。而魚腹。故。類。可  
祭。見。太祖祭神。龍從。竟。整。而。出。則。龍。豈。可。假。者。哉。  
有。翼。升。騰。有。日。共。見。世。家。將。與。必。有。前。祥。真。命。之。主。  
何。自。不。死。

趙德勝來

濠州人趙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棚，捷  
疾如飛，人不敢近，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不可為，棄  
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可為騎將，即命為帳前先鋒。

朱文正

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先同母  
避亂，與上相失。文忠，曹國公王子，公主卒，父隴西

王嶺

王嶺，僞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年已十二，聞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卷一 高皇帝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見上，  
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養，育擇師

教之

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入歲，因兵亂，父  
母俱亡，英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之

為子

六月，上駐節滁陽，彭早任，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  
守盱泗。上以二人粗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

尋相吞併

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任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  
益甚。子與勢孤，遂將所部萬人，致濠州。見上所將兵

魏令嚴明

魏令嚴明，軍容整飭，大悅。稱滁陽王。○泉州雨白絲。

子與稱滁陽王

○泉州雨白絲。

上救六合  
保滁州  
設防非人  
所及

十月元丞相脫脫，破張士誠於高郵，復其城。分兵圍六  
合初，上次滁，嘗率兵取鐵佛岡寨。攻三义河口，破張  
家堡，收全椒六合，并大柳樹諸寨。及是元兵圍六合，六  
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亦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  
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意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  
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托言禱神，弗吉為辭。通  
召上將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石當斷，于心  
何必禱也。于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  
兵攻之益急，與戰，德勝左股中流矢，上益為所迫。走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日曾見一將軍，否姬答無有，賊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  
不入。上乃得免。自是每日暮，攻壘垂陷而去，明日復

完壘

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疑其神，上以計給之。乃  
歛兵入舍，備糧糧，遣婦女倚門，戰手大罵。元兵相視錯

謬環壘

謬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馬婦女居前。丁壯次之，  
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

濶側

濶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濶。伏發，城中鼓噪而出，賊敗  
退。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安。滁城得完。

上在濠州

上在濠州，得脫脫，同糧口，所為，後，誰，何，也。禮，日，此，他，人  
不，利，也。在，濠，州，也。禮，日，此，他，人

史吳桓曰。朕歷歷三世。上承寵命。下今諸侯。智謀  
集為之用。教其始。終。徐。李。二。出。走。轉。征。高。郭。士。誠  
負。奔。用。兵。方。畧。或。有。過。人。者。高。郭。郭。克。西。師。大。合。瓦  
臺。之。攻。濠。洲。之。戰。兵。馬。高。皇。帝。當。年。之。運。及。龍。淮  
南。安。置。心。始。平。怡。麗。之。處。豈。人。力。所。能。為。哉。固。知  
天。眷。我。明。混。一。天。下。  
瑞在茲矣。

虹縣胡大海來歸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虹縣胡大海來歸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  
用為前鋒濠城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與祖剛毅有膽氣  
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時上威名日著滁  
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  
二子來邀上即與偕往略無難意二子謂墮子之計  
也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即

皇明法傳錄卷一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一高皇帝  
轉因罵二子二子問故上曰總上天說道爾今以酒  
毒我我不去矣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  
遂逡巡而退自此不敢萌害意○上初駐滁陽有方  
士號欽冠道人精數學術軍門謁見謂上曰天下散  
亂非命世之至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上

欽冠道人

欽冠道人  
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  
麗天附骨插髮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  
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  
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駟  
馬有驚氣南行過敵切須戒慎上奇之留于幕下

欽冠謀其

欽冠謀其  
馬有驚氣南行過敵切須戒慎上奇之留于幕下

欽冠道人張景初江右人道術甚高八不能測初滁  
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日公爾顏赤色目光如  
火官至極品所信者僅得中肯後果以五十四而薨  
常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蘭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  
迎王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日吾有一語請先生屬  
對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慮道人指玉所持杯盃復  
之日手執杯盃作盃盃不忠玉武人不論其意相  
與一笑後玉竟以謀逆誅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  
故自投于大水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  
關守使上奏某月某日欽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  
其投水之日也蓋  
仙去訖不復見云

乙未元正十五年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日因守孤城非計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  
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日若何上日向攻民寨時  
得民兵號三千其名日盧州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

皇明法傳錄卷一高皇帝  
推警左衽青衣腹背懸之伴為彼兵以四索駝載賞  
物馳而行聲言盧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

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餘繼其後約相距十  
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取

之必矣王日善乃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  
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陡陽關和陽人

以盧州義兵至父老携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  
道就食隨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

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是計元平章也先  
帟木見急開城門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

非計之不  
言也違節  
制也

賴有此耳  
不則天祐  
亦難逃逆

取和州

此兵家虛  
張聲勢以  
畏敵也元  
兵果退非  
聖主那能  
辦此

兵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廟會日暮收兵還天祐  
 等始至適與元兵過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  
 門湯和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倉卒敗遁  
 去遂據其城子與聞垂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遣使  
 來招降子與益恐謀于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添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  
 膝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詞眾欲殺使者上謂王曰  
 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  
 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因縱之  
 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尚未知和州已拔命上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十三

率兵二千往收敗卒仍規取河陽上因率鎮撫徐達  
 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暮至和陽始知天祐已  
 破城據之矣上使人呼之至左右舉火上免胄示  
 之遂入城撫定其民子與遂命上總守和陽與天祐  
 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其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  
 完是月元人以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却  
 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泮任馬民兵元帥陳也  
 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  
 兵擊却之殺獲甚眾于是元兵皆走渡江

第一大功

大風自濠而徐未安由濠而和未定遺兵三月糧告  
 憂危甚矣濠奔未得其規英雄無所用武今日臣子  
 為之寒心乎

聖主作爲  
起出尋常  
萬萬

茅城伐成  
米歸

濠州

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  
 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濠來多掠人子女  
 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  
 即當悉還于是夫妻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定  
 遠人茅城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皆驍勇有膽略上  
 皆留置麾下○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  
 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日子與舊與有隙聞之怒即自濠  
 來和德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十四

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濠軍與德崖軍鬪德  
 崖為子與所執上驚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  
 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急扶上馬擁圍而行行數里  
 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為不可力止之子與聞  
 上被厄愛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  
 者復諭其眾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得還子與釋  
 德崖徐達等亦得脫歸

吳楨曰是集所錄皆有闕皇明緊要者如從信錄  
 德人董博霄平定抗敵占星戰死湖口劉健復仇滅  
 賊元王行檢傑兒法作龍舟製宮瀾等事皆  
 元事無關於明不幾駭梓贊編故刪之

三月郭子興卒上統其軍子與因孫德崖主和驚懼

濠州

濠州相援  
大是奇眼

郭子興卒

韓林兒  
帝子老州

暴卒。德崖欲統其兵。上代其子辨之。諸將多子與貴。部曲况。上威名日著。謀斷出諸將。右是以領望。未盡效。臣禮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會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為已用。撒子典之子某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竟不受。諸將謂天祐曰。公度能自率眾禦元兵乎。不然當往。天祐因受其職。未幾。天祐與元兵戰。敗歿焉。虹縣人鄧愈。魁偉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戰歿。愈代。

劉青田不  
賀正朔亦  
此意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五  
領其眾。每出戰。必挺身破敵。威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定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謀。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為盜劉聚所得。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劇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聚甚愛重之。然遇春察其急。鹵略無遠志。會。上駐兵和州。偕其私卒數十人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王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乞歸附。上曰。爾以僕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善收之。林下。

鄧愈來歸

常遇春來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六  
創業之初。得將為志。太祖舉義。濠州既得。大將步將。將將先鋒。又得水軍。水將某某。真天授非人力也。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六  
上駐和日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李善長以眾艱食。且無舟楫。姑少俟之。時水軍俞通海。張德勝。廖永忠。桑世傑。華高等。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水寨。以杆盜寇為妖黨。左君弼所扼。聞。上駐師和州。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眾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糧。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定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上登舟。乘大。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六  
水出湖口。至桐城間。以脫敵險。然未入江。元蠻子海牙。集眾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迨至雍家城。擒其二長官。獲舡三艘。永安矢中。鼻脊。戰益雄。敵兵乃退。但我兵未得入江。取道小港。出舟苦澗。會大雨。連旬。德勝等喜曰。水勢滔天。身可越山。尚何俟舟。乃發。途過嶺。有澗斷。嶺脊上有潯陽橋。群舟盡過。獨。上舟差大意。洞不能過。欲棄而乘他舟。比至洞。總餘毫髮。渡而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海牙水寨。獲關艦十五艘。由是縱舟直抵和陽。通海等復攻裕溪河。

嚴宗學  
開平夢王  
千古稱聖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六  
自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名將也。惟吳復。仇成。為監和。人皆皆深產。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尤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運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民間。以倚聖策。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水寨及齊洲鐵長官，新生河濟寨，獲其人馬而還。○集  
縣人金朝興，號勇有謀，率所部來歸，軍聲大震。上遂  
定渡江之計。

取采石

第一大功

六月，上率諸將渡江，乘風東下，軸轆齊發，舉帆頃刻  
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磯下之舟如  
織。上揮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  
敗走，遂拔采石，乘勝進取太平。

取太平

方遇春來歸，願為先鋒。上猶未許，及抵采石，我師  
舟相岸尚三丈有餘，未登，卒登，遇春飛舸至。上麾  
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駭愕，敵皆披  
靡。大兵乘之，敗其衆於是，授以總管。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七

即擢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

聖主之兵  
秋毫無犯  
大都如此

籍鄉兵

李習問安  
來歸

何征不服。上善之，遂擁入太平城。元守臣遁，因命李  
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張之通衢。將士愕然，不敢動。城中  
肅靜，把頭李震違令立斬以徇。○時陳義陸寨江陵鎮，  
胡同知水寨蕪湖，胡成據漂水海子，守采石，四境窮蹙。  
吳昇請籍鄉兵，選世戶宋成、吳大通、朱仇隆等為千戶，  
領之居，民積蓄悉輸入城。太平以安。○太平耆儒李習，  
陶安等率父老出迎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  
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  
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吳國用河

其志皆在于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反正、安天下  
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  
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

取大德王

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  
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  
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悅，禮遇甚厚，多預議  
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帥  
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置太平  
興國為元帥府，諸將奉。上為大元帥，文移用宋龍鳳  
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蓋以火德，王色尚赤也。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十八

上在和州，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答，力扣之。  
對云：高築瓴，廣積糧，緩稱王，此外無他言也。及登采  
石，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歟？術士曰：  
願書字觀之。上拔劍畫一字于地，士俯伏拜曰：土  
也。上大驚。

楊瑄來歸

合肥楊瑄，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  
聚里中少壯，共保鄉里，至是率眾來歸。

取溧水諸

八月，分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漂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元將蠻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方  
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以眾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  
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遣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

妙語絕倫  
出口成經

後火擊之也。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也。先上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眾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攻。率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也。先初意其眾未必降，故陽為招，辭陰寔激之，不意其眾遠降，自悔失計及聞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言告我軍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十九

小人反體  
口角唇唇  
可憐其如  
明鏡當前  
何也

天淵聖度

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也。先既歸，收其餘眾，屯於坂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地勢險阻，不利步戰，脫有不虞，恐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搗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不攻而自下也。上知其詐，乃以書報之，大言謂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為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也。先得書，知計不行，我師進兵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

等

東集慶路

開平之功  
往往易人  
之難

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溧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造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仆地，攢槊刺死焉。

龍飛紀畧載陳也先與康茂才水陸犯太平城，湯和擊其水軍，矢中右臂，氣益厲，遂與鄧愈率兵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也。先勒馬回，見黃雲罩于城，皇驚敗，遂為所擒。上釋之，與盟而囑馮國用察其與謀也。

陳也先敗于兆先，復合淮兵二十萬，屯管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結寨采石，為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二十

丙申 元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 上巳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正兵直搗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為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取集慶路。

按集慶，卽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于此。隋為揚州府，唐為昇州，宋為江寧，元為集慶，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南京為高祖抵口，高皇帝之舊定金陵也。人知出于陶安，馮國用之言，不知其詳也。元將軍欲定天下。

金碧峰異人也乃長

開心見誠聖主作用

匪制其本心令人等便其禮易武之師也

康茂才歸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眾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諸軍夾攻力不能支城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二十一

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俄而兵集遂遇害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于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忠為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為棺余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以海牙兆先兵既破屢與我軍戰不利常遇春以兵虛馬之茂才連發軍以應遇春度

誠將勇者在彼探茂才其人乎

取鎮江

經是月民代罪三伐以下一人

勝秦從龍

帝王征伐善民以致

其疲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遂收合潰敗豎寨于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既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茂才新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冠江上有功累遷宜慰司都元帥成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至是力極而降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二十二

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滅牌溝遂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上謂徐達曰爾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為訪之吾欲見焉及至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遣還報上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聘之既至上出迎于龍榜時上駐富民王綿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元之悉言無隱居之于

上一札元  
之迷得陳  
通來台報  
爾所知之  
百不同

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  
左右莫知生日上與世子至其家與飲元之因荐溫  
州教授陳遇有輔翌才宜真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  
稱先生而不名

元之名從龍海陽以才荐任元為教官累遷至江南  
行臺侍御史會兵氣以老進居鎮江上既得陳遇  
日見其才至其弟者三命以官陳辭不就又謂之日  
卿若下仕有子令弟乃侍衛又以子切為弟前後賜  
于德威云

七月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  
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  
陶安等為參議郎中 都事等官有差○定遠人王弼率

王弼來歸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二十三  
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結寨

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衆來歸命宿衛帳下○鎮江諸  
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 遣將欲進昆

資也

陵今常州 旌旗相望八月 上命徐達率衆往征之○初  
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

和等兵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  
於張士誠誘誘李二將以去乙亥 上遣儒士楊憲

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  
昔隄葛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  
足下喜吾與足下東商境也駐隣守圍保境恤民古人

徐達計  
張士誠

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  
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  
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誘詐多端今未  
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  
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  
迫請益師以薄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

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  
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  
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二十四

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  
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王虎子

追之士德遇坎馬蹙為先鋒才國寶王虎子所獲 上  
喜曰士德士誠謀主也今被我擒其成敗可知已九六

卽士德梟鷲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  
誠氣沮 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  
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與士信戰  
於舊館士信大敗有湯元帥者善擊馳槊刺雲龍龍卽  
以劍斷其梁元帥為敗生擒以歸士誠由是氣沮乃奉



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募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青軍者以青布爲號各一片尾其帥張明鑑勇善用長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會山金嶽轉界六合天長至揚州八甚苦之至是降于我士誠誘之復叛去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率眾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出戰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元至正十六年常州受困既久敵眾乏食力不能支偽將呂珍復潛遁去我師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守

○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州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

四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師征寧國攻之久不下遇春

飛車

時有臨士溫洋將炳文禮之敵策分兵據要害以守

中矢乘瘡與戰上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上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轂數道並進敵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自刎執元將朱亮祖其屬縣太平旌德南陵諸縣相繼皆下 上因與諸將議分兵以取江陰徽州及池州諸處○上渡江克太平亮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于元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軍弗能當時上方欲取建康未暇及賜之金而去至是獲縛以見上曰爾將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附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三十五

取江陰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突敵軍威雄震敵旗風靡將王貴紐津降東經洞庭山艦舟施口士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曰不可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眾遂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不如與戰乃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使從者拔已甲立船上督戰賊疑爲通海不敢逼尋敗去通海全師而還○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攻太興下之并克銅陵青陽諸縣 六月命長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

命吳良守  
江陰

人與地空

取常燕

取徽州

張士誠降  
元

取武康安  
取再成守  
取池州  
取池州

而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西門克之權良為  
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通去姑蘇僅  
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  
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因循空與取常燕

張士誠北有淮滬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  
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  
蘇通州濟渡漕運之衝符長興則步騎不敵出廣德  
則宜急得江陰則舟師不敵沂大江出於焦二邑既  
為我有取吳二帥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使  
陸路絕我師南征百伐無反顧之虞矣

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先下休寧績溪乘勝進取  
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二十七

師擊敗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  
縣胡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  
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等以兵截江克馬駝沙○  
上誠既數為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苗帥楊完  
者所敗因而氣沮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  
錢糧皆自據如故

九月取武康安吉命耿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  
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  
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

取友諒起  
行池州

城下合攻之破北門遂入城執天完偽將斬之既而偽  
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  
復奮擊大敗之

友諒河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  
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棟末幾亦領兵為  
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  
能制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境茲為戰爭之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來攻徽州時徽  
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  
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下鄧愈乃激勵將士  
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  
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

皇明法傳錄卷一 高皇帝 二十八

大破苗軍于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  
呂昇等完者遁去

十一月 上閱軍于大通江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

州時青軍元帥張明鑑逐鎮南王據其城兇暴益甚日  
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出  
降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命張德林  
取再成以守藉其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

虛曠戡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珍隨州人初因徐壽輝起兵 繼其屯于青山結柵  
自固不幾壽輝及文俊陷川蜀諸郡令珍守之文  
俊死珍據成都

卷一終

皇明法傳全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著輯 武林 高汝枚 訂

雲間 吳 楨增刪 高 鼎煒 校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正月余聞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

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上聞

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

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

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

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其所扼

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為所掠而莫倫赤僅得生還

余聞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

統水軍戍守陳友諒自上游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

戰四日夜不勝嗣遣兵扼之敵兵患甚并軍樹柵起

柵連柵攻晝夜不息嗣使步提夫血戰柵首無身

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乃引刀自剄墮前水

塘中死妻妾子女皆赴井死賊酋聞公忠忠宜

二月以康茂才為管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

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令

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命爾此

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

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

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附任之意○鄧

不娶

妻世保此

取身陽謀

李文忠著

取厥州

存用步

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花○

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

其帥樂瑞率僞州判朱錠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

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錠等海舟奪回

馬馱沙擒樂瑞

李文忠等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文忠

復擊取元院判阿魯恢兵于萬年街遂破苗僚于於潛

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眾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莫有

勵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奪

聖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眾咸奮勵進次淳安夜襲破僞

洪元帥營降其眾千餘

三月李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

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

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

率苗僚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

載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遁之○郭彥仁充本

司都事文忠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彥仁曰自能鳳三

年調汝專掌行征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

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于軍中正使書

聖明此論  
殿殿想重  
其所請惟  
完蓋服也

夜無憂家者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莫  
勇實賴賢家謀佑勇者必勝夫事速成後事一節正謂  
保指揮指文我之親舅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大海我之心也身包其  
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于我男處叮嚀說  
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開之使我所圖之易  
成于是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忤所向成功○苗將  
楊完者率兵屯嶽之烏龍鎮欲攻建安李文忠鄒愈合  
兵擊却之士誠又遣兵入寇文忠過鮑婆嶺繇碧鳩破  
之敵至大派灘復出烏龍嶺破之于胥口克汾水士誠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六月李文忠兵進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元帥太  
不花納款降

書民欲兵者宋聚族同居至元陸為義門俱  
避山谷文忠勸得之悉送還家禁軍禁掃掠

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  
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遵道及部卒四百餘人○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興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永安又破士誠兵于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江  
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  
苗將楊完者等至則累破張士誠兵歷官至左丞然苗

取宜典

永安傳  
後因死

設立民兵  
此制不獨  
今日亦可  
行萬世無  
弊之法

皆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為所窘既  
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謙帖木通亦厭完者驕橫  
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  
皆降散員成等遂率所部詣李文忠款款完者既死士  
誠益無所憚杭州嘉興紹興皆為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徐達邵榮率  
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  
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  
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  
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徐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達等拔宜興復擊張士誠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偽同僉  
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  
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  
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  
則用之率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  
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  
之關先生破頭濬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太行焚上黨轉掠塞外諸郡。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城立與

勇悍而兼之循吏者

冬十月以楊國興鎮宜興國興嘗率精銳借諸將出太湖口趨州攻舊館破士信又平宜興堰口并楊氏三十六寨。上因命總督十道鎮之國興秉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矛矢冒矢石與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五

將士奮擊敵大敗又挑壘砲擊賊船溺死者數萬士誠僅與數騎遁去嘗援長興有功入見上勞曰長興賴卿相援國興對曰唇齒之邦理固當然臣聞趙有廉頗

藹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孱弱愧不及廉藹耳上曰卿之學問近亦進矣後因賦中流矢卒上哭之慟曰吾失一名將戊申一新天下城隍之命封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十二月樞密院判胡大海攻婺州不克上自宣歷微道蘭谷帥師十萬往先令掾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

適督兵圍之時元參知石林宜孫守處州聞大軍至與

參謀胡深章濫議為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軍師為援自率眾萬餘出營雲以應之深至松谿觀望不敢進高皇帝謂諸將曰

婺倚石林宜孫故未肯即下間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谿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逼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

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制驚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

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眾心驚懼謬曰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六

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

李相開門納大兵湖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等官入婺州下

令禁輯軍士剽掠有妄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通知為高皇帝駐兵之地改婺州路為

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宗顯和州人博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荐于上上令宗顯前

往婺城探聽得其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上

敵人將敗

白氣為黑

無所避

上將劫取

乃五色雲

妖祥之無

關禍福也

得一王宗

顯而許心

水淵天沉

華皆至

首崇儒重  
孝蓋等堂  
新雄所及

太祖德隆  
以不殺安  
民為成所  
謂三代之

得天下以  
仁也

眾諸暨

諸手以攻  
敵妙

天將軍以  
信義服人

曰我得娶城令汝作知府遂進兵而元將寤安慶與其  
脩果不相能夜遣都事李相縵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兵入城遂下召儒士許元葉瑋王胡翰汪仲山  
等十餘人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命宗顯開郡  
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  
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  
不欣悅上定寧越欲取浙東集諸將論之曰克城  
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  
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  
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  
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  
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  
成矣

已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士誠

將華元帥遁去其眾胸未定復作亂呂珍率兵來攻堰  
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珍窮感帥馬上折矢誓  
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  
擊之大海曰復果來吾有以待矣且言出而背之不信  
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收諸暨為諸全州○樂平

許瑗謝見

有雄畧奇  
識是助序

本領

引英雄如  
鷲用寫得  
真至

儒士許瑗謂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  
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  
是謂 上于金華日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  
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  
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  
與成功 上日今四方分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  
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眾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  
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  
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命樞  
密院判耿再成屯縉雲縣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手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壽敗之○鄧  
愈畧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于開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縣艦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  
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  
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  
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  
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  
五百人殺溺甚眾敵宵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聞道賊  
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不  
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 上召入見勞之

奈和以文  
大北故也

日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

三月王師克金華 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招諭國珍國

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

國珍亦論  
時移

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

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

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

闕為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

交質皆繇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

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九

遣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 上怒曰

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高汝斌曰典國之主好賢遠色亡國之君悅色親佞

即如順帝寵西僧行房中選氣之術董廣傑見法又

有所謂善惡術者能取子女每遊曼以宮女十

人接舞名天竟無禁御無度男女裸處舉僧出入禁

中觀舞送外嗟乎古今未有荒于欲而不昏于理者

理以欲昏智因昏惑語口淫樂之甚巨憂伏焉我

太祖明見及此有絕女色

陳友諒遣趙勝冠太平總制費聚等擊敗之獲其糧

萬餘石首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祭于柵

江口破走之

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呼噶張侵常州吳復敗之于高橋

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派灘李文忠遣部將何

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復窺嚴州 上自金華將

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

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紹

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爾其人多智術

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

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

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仍命侯原善王愷管勾

藥風綜理錢糧軍務事○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

普勝柵江營賊棄舟走獲巨艦餘艘數百進取池州擒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十

偽帥洪鈞等時 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

喜賜徐達等賞各有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

國用卒年三十六

馮國用之典親軍也華復有左勳合古道其死於

上勳惜之及張平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鄂國公聖

像祭于

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

姓徐 上養以為子

太祖于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同

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行文

撫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處州用柴舍即朱文

瑄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濂兒之類皆養子也

後有金

取無為州

七月 上以無為州逼近封版未附命元帥朱文遜率友諒進攻克之

克潛山

八月徐達遂克潛山

取衢州

九月常遇春胡大海取衢州○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復擊敗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于陣

廷玉通海父也太祖初討和州謀渡江無舟廷玉實借諸子借來將幸舟師應機來歸故上所以報俞氏者尤厚後追封高陽郡王

聖主料敵

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二用計以離之一夫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一

用間之法  
如十力戰  
成大功  
往由此

力耳會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善畫策普勝以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為期自是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取處州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孫政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黃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琛守龍泉以拒我師士無

宜孫死  
二四散矣

下不敵  
上不敵  
交其盛

取衢州  
伯顏不在  
吾于應敵  
遇春與善  
于攻

聞志胡琛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花嶺黃渡

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未幾

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擊敗之宜孫戰死

胡琛之降也歸于元帥葉琛以書諭之日今上天授與士之徵立功名者不于此時自附誰與戮力且去年蒙蒙賊大敗今年我師不攻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且久耗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琛然之遂出降龍泉慶雲皆平

上征浙東因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四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李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二

上命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遣呂公車仙人轎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借以登城又于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鈞懶龍爪用長斧以斫木梯築夾城防穴地道遇春攻之不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燒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力九月克之

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學無虛日元樞密張瑄度不能守遂遣其下詣降是夕元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宋瑄擒其帥得糧八千石以餉軍



歸寧州來

創理賢館  
慶元先生

劉基一  
代人

妙在二  
不涉

想天澤水  
難也伯溫  
曾高山孔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  
 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方國珍歸附知  
 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  
 嘉之○以馮勝為曠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  
 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  
 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基  
 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  
 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  
 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三  
 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  
 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金陵十年  
 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  
 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  
 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  
 為行省都事時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斬之有劾  
 其擅作威福者乃羈管于紹興未幾復起以時不可為  
 棄官歸里著郁離子客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  
 下括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

張良李靖  
奮志無前  
卷之志蓋  
能知天命  
自不妄舉  
伯溫亦然

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  
 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  
 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倉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  
 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  
 之

基為高安縣佐有進賢郭祥前者精于天文術數見  
 基聰明絕人通以其學授之嗚呼留侯受書于圜牆  
 之老而與漢伯溫受書于高安  
 之老而與明洪武受書于無意乎  
 夏四月皇子棣生即成祖文皇帝

上問左師郎中陶安劉基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四

謀界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  
 琛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  
 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管田司僉事基留帷預機  
 密謀議○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五月徐達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陳友諒盛兵  
 來援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而伏銳士于九  
 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生擒  
 三千餘人○張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徐達率郭榮廖  
 永安等援之復其城獲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舟師  
 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水淺膠舟

永安

花雲

運人

花雲

文中

侍兒

脫一脫入

遇呂珍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先是達部將生

擒士德敗其兵萬人我師今欲以三千人換永安士誠

不從士誠母痛士德願歸永安以易士德 上亦不從

閏五月陳友諒率舟師入寇太平圍城守將花雲率麾

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

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餓

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王必滅汝

斬爾為胎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

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王敵也君不速降賊怒碎雲首

縛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輟年三十九妻部氏

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部氏抱兒泣謂家人曰

城且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部氏遂赴水死

侍兒孫氏收部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至九江

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

漢賊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

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孫氏及兒投之江偶波濤中

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七日

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

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真兒于膝曰

千載可

此將種也命

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眾咸驚

異煒長命為水軍指揮

上悼雲死遣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

死遣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于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于

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鉞搥自後

擊之碎其首即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改元大義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零無儀節友

諒既陷太平偕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

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

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六

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

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天道后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

在此一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

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

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

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

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

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

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于是召指揮康茂才曰：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上曰：此策不可失，釋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十七

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關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軍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今改名令持幟者假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

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亦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陣，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驚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眾大潰，至采石，又大戰，國勝以五翼軍，躡張定邊，出皂旗，號黑旋風者，又敗之。友諒不得息，近至池州，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人，華雲龍躍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旋轉三週，殺傷過當，流血淋漓，敵眾大敗，張德勝死。

廟殿巨殿  
如玩弄嬰  
見于殿堂

友諒欲約  
上誠全攻  
前敵勢重  
大我軍未  
免有快心  
上知彼說  
我性利子  
連戰且士  
無固志必  
予以死地

諒呼友  
帝座

張德勝戰死

取信州

于陣張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今既敗安慶

張德勝後追封恭國公配享太廟仍望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

出兵搗信州以牽制之曰廣信為江州門戶彼既傾國

入寇我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兵以臨之則不可

大海親率兵攻下之改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守之

七月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

將幸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之

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于光等連

營以拒之屢殲其眾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齋白金

往方國珍附塔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者汝寧流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然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復以其主

韓林兒走安慶山西秦隄等處大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川練兵積穀

國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遣將往探之

以陶安為黃州知府黃州既下上思得重臣鎮之曰

無踰陶安者至則芟荆棘開府治寬賦稅省徭役民務

一新士胥咸悅

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奉正朔上遣博士夏煜

饒州系歸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十九

十五字內包今海平之本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二十

楊憲等性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今不見至若奉正朔則張士誠陳友諒定必來攻為之奈何楊憲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不奉正朔大軍必至不可以甘言釋也宜深思之國珍曰若要從命必須以軍馬來守即以三郡交還使者還上知其心懷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矣國珍聞之懼遂遣其簡校燕敬來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時安慶為長江上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

安慶為長江上流之要地難攻取今復失之仲何所逃罪五法必行師律之嚴可知

頗難攻取至是我師遂進克之命前巢湖將僉院俞伯仲鎮守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伯仲遁去還至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絃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廉僉行樞密院事

十二月初士誠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慶賀禮劉基怒罵曰

劉基一古  
取威定伯  
正在此時

泗州降

足國之謀  
一略並舉

後牧豎爾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其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代之計。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畧過人。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四月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置寶源局鑄十中。

通寶錢。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一

固守。遣人求援于父大海。即率師。繇靈溪以進。德濟聞

援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王玉手擒

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送建康。上釋明道。

及漢二。仍舊職。用為鄉導。以取江西。建昌守將王溥。漢

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上問明道。陳氏何如。

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

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

足用也。及安慶之陷。上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

友諒殺徐壽輝。併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

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

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為。不減不已。爾等各厲

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

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勝師之

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

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高

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

降。諸軍乘風沂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

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敵兵疑之。敵兵動。遂

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

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仍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二

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

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五里許。友諒

始知。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其妻子。夜奔武昌。我

師追之。獲其所御玉研華蓋。日月旂等物。遂克江州。乘

勝拔蘄州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

安慶自友諒敗。余闕之後。偽漢與我相爭者數矣。其

州無為。西宿松。至湖廣黃梅。池州東流。接其南。蘄州

舒城。當其北。得之。可以王江表。是以孫權克之。而曹

操不寬。周人平蕩。而李氏最感。金人破光山。而安慶

六月。上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

皆經幹澤。叅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嘗衣皆

惡承之命  
結縛之懸  
圖轉之從  
何謂兼之

傳文德系

伏讀此書  
誠心實意  
濟益等語

漢高梁坤  
拜禮信光  
武平信光  
馬長唐宗

澣濯。即夏禹之惡衣服。無以加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及其將然。見我能行于前。慮我不能行于後。盡忠于我也。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旬容有虎為害。主公既遣人捕之。令黎養民間食之。以犬無益。上欣然從之。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以賜百官。○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後徙礪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三

敗又歸明。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聞王師攻江州。友德率眾降。上喜其才。即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益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為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

屬金以機  
財深如成  
嚴之機故  
權誠結納  
刑聖明如  
萬聖者耶

洞開重門  
纒足聖主

九江降

黃河源  
下星海  
水清出  
西流歸  
合流注  
泥沙遂  
龍河下  
龍也

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三十四

意。詣九江降。○元主夢大豕。火覆都城。因禁民間畜豕。比。上兵起。元主召百官計議。適二狐從殿中突出。帝嘆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

夫。借與朱。狐。與胡。其音同。宋入胡走。神告之矣。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國。修。對。日。因。家。于。秋。萬。歲。除。是。亦。亦。一。星。月。大。明。兵。至。元。亡。數。之。前。定。如。此。

十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積七日。十二月。石州河清。至冰洋始如故。

高汝欽曰。傳謂黃河清。聖人生。愚以黃河陰類也。空濁而及清。乃陰于陽。臣于君。反常之徵。後世過清。上表稱賀。悞矣。五代時。黃河清。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庚申。黃河復清。順帝臨朝。不樂。蓋知此意。即如我朝。正德時。河清。而劉瑾。趙權。嚴。屠。未。河。清。而。魏。忠。賢。肆。惡。此。亦。明。徵。之。証。據。也。

取使州

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官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下月鄧愈駐兵于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且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縣印詣降愈遣其弟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見上以兵逸之復逃後被執囚之○張士誠遣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敵勢甚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之寇兵夜劫營諸軍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五

取瑞昌

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一月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將兵往援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南昌歸降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將校等迎謁 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於千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以

以鄧愈

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上入城存恤錄寡孤獨放所蓄麋鹿于西山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德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二月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皆白丁酉犯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六

非善族類其心必異所宜防之

離宮西星光芒長二丈有餘○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大海方戮力戎行望赦之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抽刀殺之二月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服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

樓下觀擊。大海出城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谷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協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上。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日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總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與得真等復來。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七

歌再成  
長殺

以王祐守

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即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曰：以此與公決。乃拔刀割雁。舉卮酌酒。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為鼠輩所擒。我死義耳。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此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為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八

法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劫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發人哀。勸如喪父母。歎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起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望像祭于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星。及既死。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光滿野。洵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何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



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陳友諒既  
陷吉安令知院饒昂臣守之昂臣慄悍有膽畧所至毒  
害人呼為饒大膽時 上在南昌聞吉安告急即令大  
都督朱文正率兵攻取吉安文正至昂臣出走遂復吉  
安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  
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呂  
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  
以嚴州兵少兼密通桐廬賊境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應  
援金華與部下議兵貴虛聲揭榜于賊境詐云平章邵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二十九

營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  
約會金華越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退五里下營  
待戰胡得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  
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  
軍士飽食鑼鼓砲鏡聲振天地一鼓出城寇營驚亂人  
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滿野呂珍部下  
渡河溺死片甲不遺

夏四月祝宗康太叛攻陷南昌初南昌之降原非二人  
本意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康太之舅  
也故反覆開諭之未敢即發及 上還建康廷瑞恐二

萬思誠案  
深元難

南昌復定

順帝亦知  
天文

人為變不利子已遁微言于 上上發使至南昌令二  
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  
以其眾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為旗號反兵劫南  
昌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殺官軍時鄧愈居  
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  
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  
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都事  
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 上聞愈奏乃遣徐達等  
還討師抵城下祝康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南昌祝  
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為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三十

太為追兵所獲送建康 上以廷瑞故特宥之○南昌  
復定 上曰南昌荆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  
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  
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其能治之命大都督朱  
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等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黃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  
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結  
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  
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  
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于難時元朝所恃羣

察罕德虎  
效義依然  
特立丈六

風告之矣  
天之所與  
誰能廢之

百良臣米

雄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  
歎良久曰元朝無人矣事聞以子曠廓帖木兒代領其  
衆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父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  
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  
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

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  
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

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  
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一

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悍一旦忘  
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  
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  
之涕泣與訣皆就誅○池州賊羅仲賢據神仙寨作亂  
欲通張士誠杭欲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討平之斬仲  
賢○偽漢八陣指揮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  
與祖等敗之○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  
果為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侮約東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將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  
命為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集衆

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  
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

來獻馬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

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未還不之答至是察

罕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

馬來獻上復遣汪河送之報以書

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為子

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

皇明法傳錄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一

二月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諸處屯田至是康茂才  
屯蕭克物他將不及乃下令申論將士○張士誠遣其  
將呂珍率衆十餘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人間道  
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率徐達常遇春  
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  
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  
潛往杭州私易物貨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

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事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憤  
怨因謀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  
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退賊于義烏擊破之  
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  
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  
五指巖新築土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

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  
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  
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三

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  
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來侵 上遂伐陳  
氏

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  
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  
為蔽置勝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船皆裹以鐵  
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四而來洪都城始駭  
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  
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

不復得進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  
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  
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  
海龍等守琉璃澗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  
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  
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  
火鏡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  
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  
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四

平章劉震昭敵兵遁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  
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  
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  
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

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官步門樓指  
揮士卒敵突發驟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拔出拊髀  
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屢矣其毒無驗此者  
豈非命耶大丈夫死即死耳所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  
原勲業垂于竹帛耳遂卒

集城保浙  
東文正之  
功大矣

所見嘗同

所增之見  
張論甚正

皆妙自是  
皆兵

言其美烈  
趙德勝死

德勝性剛直沈鸞取下降書每從大將軍出征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令進退贈梁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

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

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高皇

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

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

用師久又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日汝歸

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

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賊降非但不死且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

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

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於廬州

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

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

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鬼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

諸將其各整對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彝于龍江

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

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紫以退友諒歸師

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德勝性剛直沈鸞取下降書每從大將軍出征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令進退贈梁

張子明一兵勢而虛情了了

賊就而大帥不務亦一表無也

元末群雄並起與我太祖並驅中原者惟友諒耳

友諒勇悍

標投大因

而不解

噴而勢復

振中原勳

敵一世之

雄非我

太祖難與

爭鋒

七月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出大軍至即

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高皇帝率舟軍繇松門

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

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爾諸公當盡力

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

遂與友諒師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

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

舟師為十二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

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

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其前軍殺千

皇明法傳錄卷二高皇帝

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

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眾元帥宋貴陳兆

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

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

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帝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

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

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劍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

士卒多死傷既而還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有

陳友諒第一功臣也

敗舟之末  
天所賜也

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明約束。論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帝命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不能當。殺溺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楫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視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曉。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衣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

鄧陽之戰  
帝命徐達  
還守建康  
願本之其  
何其深遠  
張志雄丁  
普郎等皆  
死難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七  
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耿一且有智數。果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為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感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楫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楫且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艤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撼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

赤髮之應  
不離于此

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項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趙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為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八  
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船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相持者三日。○友諒敗。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俯仰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

友諒圖城  
賊兵法至  
此更計無  
所出何其  
昧于強弱  
之分天人  
之數耶

恭頌此書  
理正義實  
不粘不阻  
自是堂堂  
正正之聲  
物也

此書正者  
之中水克  
清明笑之  
意

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九

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被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潏礮嘗遣使實記事，往不親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使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相陰。

友諒之怒  
不與我  
大相合使  
前自相使  
數次戰而  
無虛月以  
至于亡耳  
至其不  
許出湖口  
其意以  
其勢甚  
友諒死  
其往來  
新時使士  
故此一旅  
以窺金陵  
太祖未克  
首尾牽制  
使之幸幸  
吳會者正  
天所以成  
威遠之功

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萬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

○友諒往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陳友諒竊感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為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口。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四十

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鑑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鑑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規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剎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眾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泰、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食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

若非韓成  
之死劉基  
之可上  
亦漸于危  
矣述于利  
害以深其  
謀臨之死  
生以推其  
志上天  
良有深意

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殺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迺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措譎詭。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上奔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餓之。因闕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及遣問如故。土幸寺。顛伏于道左。以手畫地為圖。顛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

如此譎詭  
不但明于  
將將洞然  
道理皆而  
無以備也  
天縱之聖

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熾。猛作。倏忽達小孤山。上諭眾。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于江。久之。眾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眾曰。顛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四十一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其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為丞相。九月。上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等。鑲金字牌八字。班超群帥。智遠。師雄。餘賜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利之便。乃能勝之。友諒兵據鄱陽。先在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彼逸。今勝之。誠所未喻。上曰。獨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友諒兵雖

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威侯時。今日勞于東。明日又馳驚于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而減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豪。如鷲鳥傳擊。巢卵俱覆。此友諒所以爲我破也。諸將嘆服。○上以陳理未下。自將征之。建康至武昌。令諸將分軍四門。立柵圍之。永忠茂才于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救援之路。上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繇。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以困之。不患不下也。乃還建康。留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四十三

十二月 上閱武于鷲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論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武。方。或。圓。或。縱。或。橫。飲。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皇明法傳全錄卷之二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三

東莞 陳建 著 武林 高汝杖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昇煒 正

甲辰 元至正三十四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

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

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瑄爲左司

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

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王荒臣專威福下移

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克位

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兵攻城陳

理偽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去岳

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必先兵至軍于洪山 上命

常遇春率精銳乘其未集而擊之敵大敗遂擒必先必

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縛至城下示

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乎必

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

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問

以我兵力 豈不能一 鼓成擒乎 張欲降者 心也況久 出在外矣 吳之處長



源第英雄  
傷取之術  
不欲以私  
事告人耳

後德以生  
重為念聖  
主

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行率數百人一攻奪之城  
 益氣索後數日 上遣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定  
 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  
 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孤得保首領臣不食言臣雖  
 死無憾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  
 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悞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  
 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言詞旨  
 懇切理遂銜璧肉祖率定邊詣軍門降理至俯伏戰慄  
 不敢仰視 上見其勿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  
 懼也命宦者入其官傳命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裝資皆俾  
 自隨凡六閱月而城下不殺一人城市晏然召其父老  
 撫慰之民大悅于是漢沔利岳等郡皆心附封理為歸  
 德侯  
 友德率高冠山面中一矢鐵出腦後懷  
 中後中一矢友德不為動人服其勇  
 偽漢陳同發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  
 疾呼曰郭四為我殺賊郭四者郭英也持鎗躍馬奮臂  
 一呼賊應手殞墜○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相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  
 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

定官制

帝王言論  
與儒者相  
勉自遂

大寶王言  
勉武臣親  
儒者足見  
太祖具于  
親馬之至

毀之○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為各衛  
 指揮使司○以劉基為太史令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  
 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  
 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  
 語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敗陳氏于鄱陽其眾既潰何  
 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 上  
 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  
 貴權宜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  
 莫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師  
 綴其後恐有奔逸料彼創殘之余入各偷生喘息不下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豈復攻戰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則我師不傷二  
 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既多乎簡大悅服  
 他日 上與諸將論兵簡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陣  
 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書聽其謀論以資  
 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遊  
 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賊眾可以盡獲軍中以為  
 奇謀不知簡能言之然非吾意也汝等當思勿以吾不  
 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吳楨曰上于武昌始以偏師綴其後然後而駕征之  
 且戒諸將勿輕與戰而從信錄謂師圍六月而歸何  
 不知皇祖之心乎而陳于  
 考實矣今特詳書以正之

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  
擒院判朱璣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  
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見張左君弼窮  
感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定大都督等衙門官制復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  
罷江左州郡諸翌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上

魏德一際  
自十崇報  
歸於又何  
速也

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  
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  
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於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  
謀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

免服人心

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  
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  
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祀

討熊天瑞

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九十  
有四人○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上以

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  
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

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愈與遇春等合兵  
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

○秋七月上命徐達等率師廬州左君弼懼不敢遁

敗廬州

入安豐令其將張漢等城守漢君弼之驍將也人以其  
多智計號樓見張廬州被圍久衆皆不能戰漢與賈丑  
潛通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于是我師急攻之諸軍  
悉救東門漢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執其部將  
吳副使左君弼等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敗荆州長

遂封侯

九月命徐達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珏等以  
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  
陵醴陵傳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臣死  
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

免服人心

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  
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念廖永安陪  
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遣授淮南行省平章趙國公○設

討熊天瑞

起居注二員以朱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  
士誠遣其弟僞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

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  
來援與炳文等合兵擊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

不敢復圖長興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  
虞○命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上命中書右司郎中

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  
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

惟聖王養  
善于安民  
亦惟安民  
乃可成王  
業

見得到不  
能殺人者  
能一之

則勸勵既  
成偏德聖

教無窮

贛州之役  
上于廣  
洋有論干  
仁將有義  
可謂誠于  
保民

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  
 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  
 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  
 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  
 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母入城故能全一部之民苟得  
 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  
 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  
 時承前尹堅備幹多力乘高飛  
 巨石中遇春額天瑞悉力拒守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遇春圍贛日久以 上命  
 勿殺故因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規兵勢遇春亦從數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  
 奮鐵槌以拒且聞且却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  
 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  
 其地遇春送天瑞至建康 上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  
 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  
 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  
 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  
 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天瑞既降尹堅不取見欲自殺遇春召見慰撫之  
 曰予當如是乃還刺焉之上命武力四軍與角  
 力皆不及以為直共將軍贛州既降不殺戮一人予  
 是謂安南雄州諸郡皆降天瑞慷慨常加讚歎

民財及其既除有司仍徵舊額 上曰此豈可為額  
 也命罷元震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  
 喜其勇薦  
 為指揮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文正 高皇帝兄  
 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已子既長涉獵傳記  
 勇敢有才畧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 帝嘗與語曰汝  
 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眾人而急私親無以服眾  
 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帝善其言益愛之  
 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榻皆以龍鳳  
 為飾又恐 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 帝遣人  
 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水奏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  
 南昌嚴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舍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  
 章劾之請真干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  
 干若真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  
 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  
 日長成吾封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益前  
 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帝封鐵柱為靖江王  
 改名守謙  
 二月張士誠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先是 上以謝再

典守諸全李慶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慶庚處已上  
 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  
 之執慶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二十萬  
 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新城部陳延巨十  
 餘里軍容甚盛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遣使求援于李  
 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  
 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  
 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  
 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  
 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爲功矣莫若與戰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  
 今日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彼  
 之驕輜重皆汝等有也次日有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  
 勝敵之兆也詰旦會戰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朝廷大  
 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  
 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  
 殺數人所向皆靡敵中軍梟將周遇等與謝再興及苗  
 軍見之震懼失色遂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  
 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  
 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

神機之利  
 有下生  
 者故生

皇而後  
 遂而後

管落俘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士  
 三千委素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僞五  
 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  
 旋報上召文忠德濟赴京賜以名馬御衣既見謂羣  
 臣曰我朝豈爲無人如德濟實傑特陞右丞後德  
 濟從徐達征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皆誅德濟至  
 京上曰德濟雖可誅然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  
 有功特  
 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王惟弟  
 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讒出守淮安  
 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惟士誠  
 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  
 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 士誠行 終歲不出門理  
 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夙惟恃弟士  
 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  
 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爲  
 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諸將士命鎮撫居  
 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  
 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

稍而未有  
不克敵者

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討陳有定

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等討陳有定。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時朱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祖亮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其進兵。深猶未可。適德柔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而出。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未解。難以持久。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馬蹶被執。有定禮遇之。深具道

胡深上應  
天意

胡深死難

受表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援寶融歸漢故事。以感動之。定初無殺深之意。會元使者至。督追之。遂遇害。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深痛惜。追贈縉雲郡伯。常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時元同僉任亮。樵柵守安陸。

有功保

克淮安

吳復將先鋒自涉倍道徑持安陸。傅友德奮其擊之。身被九鎗。亮兵大潰。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立湖廣行省。以鄭愈平章政事。鎮之。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取泰州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并下高郵

十月果克泰州。徐達等既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等。凡十四人騎卒五千。傳述建康。上命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賜衣履。鍬線布帛。初。衆自以為拒命。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自是高郵亦下。

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  
大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上  
欲先取通太高郵誠其羽  
豈然後專取浙西亦易易也

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典書  
等官

學成上臨視之規製宏麗聖情怡悅行至廣業  
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見即應得居此迄今居  
此者往往占魁選躋位三台他堂不及也又諸堂中  
都無蜘蛛上來時見蛛網布屋閣日我纔建堂尔  
輒像之耶顧呵出之語訖而蛛絕跡今國學在覆舟  
山之陽晉宋以來為戰場積骸枕藉每天陰雨濕見  
輒出凌人往往至死乃創鷄鳴寺設齋以慶終不  
皇后言于上曰矣開邪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人不  
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至于此  
鬼迷城固即其地建國子監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沙沂大江浸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  
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  
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  
卒二千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  
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  
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皆良  
為之捍蔽也○置兩淮都轉運鹽司

聖祖廟就羣雄而顛倒之所為備者首陽漢火傷吳  
二國竟與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聖祖  
妙識其機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  
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數年吳人足跡不  
敢西向然後得以慶僑漢而盡之是故吳者正所以  
戒漢也○既成于馬併力向吳蓋魚龍鳥何所假息

取興化

張士誠

是或漢者又所以張吳也誠者謂吳不亡于諸將  
合國之勝而亡于二臣善守之小亦信然哉  
初徵湖廣江西魚課李善長等言湖廣邊務兼課魚課  
若兼收江西等魚利歲可得穀一百萬石資給軍餉每  
歲差官按其欺隱悉從之于是河泊利大興軍食取給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連于清河壞民居移禾稼  
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溪下濟窮民皆被害

三月徐達等提師取興化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  
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上見匏子角為興化  
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  
克興化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四月徐達等克高郵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  
戰艦千餘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統兵出降  
請門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得免生民于鋒鏑  
授大都督府副使○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  
為人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命李善長以  
書招之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氏固守是吾  
有國而無家可乎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  
水濂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  
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上幸濠州  
省陵墓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謀欲改

葬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彼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于上有舊召至慰撫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晏謂之日吾與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遷故鄉念父老鄉人遺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日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與諸父老飲晏極歡上又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道子孫為善立心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十四

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帝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部尚有寇兵恐為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于是濟等歡醉而去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攻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于城東龍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我師與戰復破走之○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

教道子孫為善立心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十四

民來歸深嘉之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上因謂侍臣唐同等日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相應稽之往昔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十五

君能修治則七政順度兩賜應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早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為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當勉之為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嵩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弃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兵革之際皇皇于聖賢之學德澤遠通焉上猶矣

八月拓建康城

建康舊城北據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開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庳隘上通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上初建都金陵持劉伯溫相地燕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遷都之舉

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如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皇明法傳錄卷三高皇帝

伯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日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

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願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計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掠毋妄殺毋焚丘墓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

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皇明法傳錄卷三高皇帝 十七 吳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驥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懼俱罷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連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潘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



杭州等降

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皆常遇春統奇兵由大金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傳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參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夫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驥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十八

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壽請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壽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款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今日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殺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錢餉仍授浙江行

彼有所死而不敢降此延入卧而款接一以誠交

省平章命悉胡大海書像刺將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潘道追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東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取大倉州崑山等縣及松江等

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 小明王初為劉福通等所立都于臺自毫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後走安豐安豐沒于張士誠乃入建康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卒○韓林兒之立也太祖為吳王時允用人行政見于陳文稱龍鳳年號則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遲迨二年及其既殂乃始稱吳元年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十九 小明王既殂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必以堯為

嘗建以朴陋為制獨

晉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日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儆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

疏為置度  
并非有條  
刑禮作樂  
煥然文治  
之光

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鑿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元正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

發端便妙

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二十

戰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疾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其使若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劔于潼關李思齊抗衛于秦隴俞寶之兵蓄發于肘腋王信之衆生爨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讀聽者是

恭讀此書  
為補所缺  
者甚思惜  
乎其發而  
不悟也

子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泝舟至呂梁拾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馬奮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圍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隊鎗以待聞鼓聲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

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墅見人民刈糞土地荒蕪失業業者多蓋因人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

免租稅一  
野張民未  
得南北未  
一即以前  
租賦民為  
務其至規  
務自刑

一食雖其粗糲食之甚甘。今昔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上

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

佐成。周伐罪。唐湯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

太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然

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

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

行者。而謙慮周詳。不肯這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

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

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

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

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帝王

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

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人生八

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家。平天

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

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

為政教尚  
實效此  
太祖誠意  
之治

會通海卒

聖祖痛念  
二親可為  
痛老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

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

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

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

之歲。克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敬俞

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于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

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

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

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

莫能仰視。

會通海後。進封豫國公。改封魏國公。

四月 仁祖忌日。時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

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胸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泣。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並

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

疾疫折雨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官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其煩擾于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已。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卽皇帝位。上不許。善長

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

高祖漢漢  
若此則漢  
高祖漢漢  
項然復稱  
帝者無異

刻削殆盡。遠近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進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孟聖王

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

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

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

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中書參議李飲水

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黜二人。

西云。姦狡百端。詭譎萬狀。○七月改禮儀。先是承元制。

禮儀。儀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高汝棡曰。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甲于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後通謂左人爲東。道主韓信。每與武將。東向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漢明。尚于是。帝以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手尚左。

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異下。遂者爲左。遷故古人尚

西。尚右。後世有險道。尚西之說。通以東爲尊。而尚左云

八月蜀明昇遣使來聘。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

三峽之阻。比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

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

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

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

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王之善。

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

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于人。蓋以誠示人。不可虛

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二十六

○徐達既下湖州。卽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

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葵降。徐達

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賈義走之。康茂

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演。戰船千餘

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

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葑門。湯和軍閘門。王弼

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

。旆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

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築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

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鐵。以擊之。城中震恐。

身城擊死

立太廟 姑蘇平張 工誠死

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泅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婁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歿○命有司建廟社置太常司○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橫麻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計以勝敗為叛服計上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論之乃俱為泛海計 上命朱亮祖率兵討之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二十七

太廟成○我師圍姑蘇 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久不下 上以書歸士誠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典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寶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願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視城左方之陣嚴整不敢化欲掩襲

以天數 卓端立意

我軍轉至閩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密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稍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灰沙盈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二十八

日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奔中灰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

非孤疑也  
極如故

嘗亦善說  
言言案石

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  
 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  
 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  
 問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  
 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  
 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  
 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  
 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  
 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二十九

勢窮力竭  
矣猶皆城  
百戰

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  
 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  
 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灰時城圍既  
 久熊天瑞救城中作嚴檄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  
 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  
 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  
 督將士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  
 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  
 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曠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一

劉氏可謂  
有志節矣  
然平日未  
聞有一言  
相解何也

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  
 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  
 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  
 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  
 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  
 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  
 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  
 狐疑莫能決也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  
 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  
 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

官屬平章李行素等所部將校官吏家屬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姑蘇捷至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為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莫天祐降  
取無錫

取台州  
無錫處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一

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逆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城遂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張士誠既平叅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臣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

以示剋暴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

君臣相避  
成大功

十月 上謂給事中吳夫疾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良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命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府陞右丞李文忠知平章事○改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遂塗炭干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一

極詳見畫

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迺率眾渡江與羣雄相角逐削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闕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亂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竄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寶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而我百萬之師敵彼人逆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隨皆建瓴而下矣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

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

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羽翼。拔潼關而守。

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上顧徐達曰。兵法。

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于是命徐達為征虜。

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

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徵為副將。

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徐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

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曲。荆。

州。襄陽。常德。潭。嶽。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

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

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

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

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親遇。

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

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軍。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

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

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

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

論當得用兵之道。進取之方。如不經意而天縱之聖。

叅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

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

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

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

汝實正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

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

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

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

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

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三十四

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

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論廷瑞曰。

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

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

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

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

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

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

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

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

惟君知臣

命將出師 獨掌其要

北取中原



上論各時  
詞意最正  
首存無快

款元罪過  
字：滄厥

說者謂楚  
獨標楚各  
名從首無  
言

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漢于是達等拜  
命辭出。○上既論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  
薊秦晉之人曰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  
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恭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疏兄至于弟取兄妻  
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共于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實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王朝廷者天下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三五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  
天下後世哉及後嗣流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  
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  
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  
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  
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  
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

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自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逐羣虜拯生民于  
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孛家北走  
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  
皇明法傳錄卷三 高皇帝 三六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  
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  
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頒行  
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  
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  
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獻楊憲太  
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  
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

得天意順  
天心  
無外  
一體  
定律令頒  
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頒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獻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

事則從簡  
理則歸常  
千古不易  
之論

可重。姦貪之吏。得以黃綠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刑名條目。逐日來  
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  
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進。上遂命頒  
行之。○時方國珍遁入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  
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  
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  
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上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  
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姑容之。待汝  
自效。豈汝行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七

不即自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  
詞甚哀懇。吾當以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  
率眾來歸。悉從原宥。國珍親率其昆弟子姪。并所部將  
士。待罪軍門。湯和送赴京師。入見。上曰。汝獻款已久。  
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於海  
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此非出臣  
心。實羣小所誤。是以前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  
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  
王之有真者。其為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為。亦何  
足責。朕推赤心待汝。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

之官第  
注良有  
五

以為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為司農  
祿會黃河決。元以宣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齋楮  
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為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  
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  
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  
還鎮沂州。宣權勢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  
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  
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賀平張士誠。帝  
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為榮祿大夫。江淮行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八

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  
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  
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  
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  
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  
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中軍馬分調于徐  
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士兵勿遣。分調  
之後。仍選其馬步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  
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  
莒密等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

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王仲剛等既還宜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眾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于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九

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于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輔海州馬驥及沐陽日照賴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徐達等既取嶧山青州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花歿之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乘直出走兗州以東都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瑞等師度三關畧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

王宣之反 獲乃自取 其禍也故 曰自作孽 不可活 東平東阿 諸縣平

度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等降 上後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建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波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圍丘成上出觀時世于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為

皇明法傳錄 卷三 高皇帝 四十

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是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奏表勸進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 上曰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進 上允之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三終

部武建陽 諸縣平 知稼穡之 艱難則知 小人之依 周公以此 訓成王 聖王躬令 其心法

為上不可 不體下情 言進表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四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斌 訂

高 丹 禧 正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為文祭告

天地于南郊禮成 上即皇帝位于郊壇南定有天下

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皆為帝后

聖至當陽 百神呵護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 上祝曰如臣 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朝氣清惠風和暢如 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至日天宇澄清香 霧蒙結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 皇太子初 上幸

師渡江 后亦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上居建康與吳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

時常助 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

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

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

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

深合吾意及是冊立為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

馮異曰倉卒廡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

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

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

高后之德 無異任切 以資相 揚以夫婦 若臣相保 致敬尤恭 得與曠之 休

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 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 將士或以服用為厭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 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 因服御詬怒小過輒謂朕曰至忘昔日之貧賤乎朕復 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 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以李善長為中書 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劉基陶安 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便得後 之本此三 代有道之 吳

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 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今古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 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官官 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 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 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受良匠萬金之璧不以 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

立東官官

金典紀

類律令

詹事楊憲傳獻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論德章益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于東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等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時置賓客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

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于祭祀以交于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二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上聞于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朕

定軍法

設尚寶司

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人幸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論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賸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于內既事奉而裁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券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誥諭命曰勅命之寶以誥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禁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備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日

祀文武樂以祭祠祭凡祭牌之號三日陪供執以謹  
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日馬水  
禮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設登聞鼓于午門外

登聞鼓者設于午門之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有冤  
抑按密重情許擊鼓向史隨即引奏其無此等及越  
訴者不許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  
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收狀類進候旨意一出即  
差該直校執領駕帖備批旨意于上連狀并原告押  
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恐嚇受奏者聽錦  
衣衛直鼓官執送追究教唆王使  
之人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征南將軍胡廷美即廷瑞以避  
御宇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

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

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五

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  
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  
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  
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  
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  
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  
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  
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上遣使詔諭友定友定  
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

友定意不  
以元謝美  
廷美死  
不負友

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于衆

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

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

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

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

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

火炮礮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見勢窮

慮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

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退於省堂按劍

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冷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六

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  
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  
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福清縣人友定至京師上詰之曰元  
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  
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  
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楊  
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鄧祖勝求救于全州阿思蘭  
道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  
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  
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永平下

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

二月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楊璟

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

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

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

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

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

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

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

荊州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

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

先遣人宣威布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

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

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

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

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

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

本部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

帝心洞沛  
光明于民  
情地勢無  
纖毫隔每  
讀教詔成  
竹在胸不  
特臨是道  
也

福建平  
取廣東

召方進

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

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

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

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命都督康

茂才總率大軍往山東叅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

之○徐達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

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德許州取汴梁守

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

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將必敗是以兩

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

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策初謂未必皆然及

至推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為上將之勝不

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

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

嘗觀矢石觀戰陣之事闕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

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基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而山而空月

不替釋經歲忽屋上塔閣二座基西嚮書入閣有

精兵不如  
良將勝  
不若主勝  
所當為千  
五百兵之  
矣

東萊城歸  
德許州  
取汴梁

此等事跡  
若以妄然  
觀之則  
通也老則  
與人之傳  
姓名世之  
非生非自  
今始矣

定賦役法  
聖王應經  
官與作役  
及非時賦  
定此例

被所遺  
而自便  
期一字一

呵之者曰此中惡毒不可入基不顧極力排而進其  
中印色明朗奇不至亦不登七上見大字云此不為  
劉基所破公尋引巨石惟之應手折裂一石而歸  
存古抄兵書四卷懷之出後長足而壁合如故歸閱  
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  
人久之入一寺見老道士志兒讀書知其隱者拜之  
請教道士不顧力怨而後舉書授之日讀此旬日能  
背誦則可否則姑去書厚二寸一夕記其半道士驚  
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書中之訣兵法大進是以見  
異雲而知天子氣又未見雲而預定兵符淵微神妙  
知天合天也後基嘗以道士奏之皇上令驛召至  
閩年且入十卷色甚少命與基及張鐵冠擇建官之  
地初各不相聞既而易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  
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改大更院為司天監○詔  
湯和還明縣造海船以運征軍餉○左君弼自廬州走  
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毅使守陳州上遣  
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  
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  
輕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  
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  
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  
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  
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  
為質而求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  
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

可憐感動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如此作用  
大妙

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  
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憐然而來予當棄前  
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  
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  
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東衛  
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  
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  
州降道州寧州桂陽蓋山常寧武岡州亦降○廖永忠  
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  
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劔元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  
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群  
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  
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魏歸之遂併有循



何真可相  
孫桂之上

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其  
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  
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  
奉表歸附

海南海北  
卷四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  
頭門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  
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  
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  
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  
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廣東

英德清遠連州肇慶德慶等處廣東悉平○廖永忠遣  
人送何真降表請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  
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  
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  
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  
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  
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  
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  
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直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先是環圍永州

具識時  
不為

久不下乃于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為戶  
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  
政張子賢猶率眾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  
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眾潰執  
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  
桂林府○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  
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  
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  
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首  
取福山寨元右丞潘莽見降進攻陵青寨黑山寨守將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開風遁又克仙人寨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降達等進  
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眾迎戰常  
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遇春  
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  
州其眾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  
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  
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  
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  
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河南諸郡皆下裕州守  
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戰敗被執上嘉

國初仕不  
分內外

即位以來  
一

宜圖示成

修女誠

政廢之際  
聖明洞然

却竹簾清  
本家源

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  
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  
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府  
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權都督僉事○命  
工盡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  
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  
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  
難也起居注唐同等頓首曰陛下德昭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三

官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習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  
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  
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  
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  
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  
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  
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  
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  
守○斬州進竹簾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  
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斬州所

既出為進  
州與舊不  
志重圖

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  
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  
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定宗廟時享之禮  
五月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馬勝  
既拔潼關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  
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命郭興統指  
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  
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管花赤  
拜住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四

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募兵迎戰民無有應  
者既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  
斬之于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  
克平樂府○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  
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  
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  
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  
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  
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

開國名臣  
第一大素

情辭剴切  
洞理差要

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秋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所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始。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五

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死以聞。上嘉納之。

六月。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楊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固守。璟遣丘廣攻奪關口。關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復攻西門不利。相持兩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

廣平

廣平

進取元都

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吳歸為識。約四鼓。從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銜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降。進次貴州。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仔等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城。遣指揮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五

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壁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為。率所部詣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張成。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





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  
 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  
 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  
 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  
 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息荒罔恤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  
 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妄殺人必  
 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  
 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七

魏家河北

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  
 副將軍留守汴梁○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  
 至晨方息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  
 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深渡河取  
 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加降縣尹吳中  
 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  
 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顥先遁邯鄲縣尹都  
 文玉降克趙州獲元豹那保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  
 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道遠檄諸將各率馬

克通州

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舟師  
 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道至直沽獲其海舟造  
 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  
 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桿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  
 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獲  
 甚眾俺普等皆遁

我師方將向燕未決駐紮稍久時濟寧知府方克勤  
 要宦勢吏爭索芻糧日膠于前克勤俯應翻決無不  
 如意諸軍稱能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行水涸舟  
 膠不可動會克勤即取五千民夫決河否則軍法從  
 事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大雨黎明  
 水起數尺舟竟順發莫知其由克勤孝孺父也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眾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十八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  
 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  
 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  
 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  
 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  
 懼集三官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違明召群臣會議  
 于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  
 官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  
 豈可復作徽欽啣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  
 黑廝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

都

八月二日達自通州率大軍向大都令尹堅長刀突陣  
兩手生擒金虎符二將叩刃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至  
齊化門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  
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  
府庫圖書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  
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上以定鼎金陵每以  
六朝國祚不永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十九  
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群臣曰大梁四  
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興築也罷  
之又有言遷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  
拱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  
以問廷臣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  
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官殿已  
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營鳳陽為  
中都然竟亦泥于劉基之言而不遷也文廟因封 燕  
王得天下然後定都北平○放元官人○京師天鼓鳴  
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設六部官

此更通紀  
所載大同  
小異然此  
節詳書

御位以來  
訪求賢才

守令賢則  
民有賴祿  
秋厚則官  
無邪養賢  
所以致民  
也

職以分理天下庶務○上之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劉

基留守京師 上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

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為捕治宦

監工匠不肅遂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之會

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彬素附善長竊美威福善長托基

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上可其奏時大旱

善長等方議禱於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

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叩之及

上還怨基者多訴之善長亦言其專制語頗切 上不

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回籍○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二十

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

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

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斧汰之原啓華靡之漸

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進京授以守令

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

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

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

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

觀聖主此  
諭則後世  
咸聞言事  
者非矣

取山西

下詔求賢

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時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于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

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率將攻

潼關，指揮于光持矛大呼，橫衝其陣，敵眾披靡，光乘勝

奮擊，追奔數十里。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

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

春、傅友德等略保定山中。○今定河間俱下之。上以元

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

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二十一

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

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于

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

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勿學

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

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

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

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真定。○司天監進

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

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

於此，所謂作無益，有害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

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真、王儀為太子賓客，秦

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

璟、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

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

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

進取澤州，破磨盤寨，進克潞州。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

擇人守要害，其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略平定州，取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二十二

七朶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鐵山、城山寨，

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奔張，獲

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

爾昔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

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

克。至于彭蠡之塵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

賦，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

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

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壘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收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諸將指地果有雲如基之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以張正當為真人去其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至尊惟

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棄贖甚矣改天師印為真人印

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克元都詔示

悉復中國之舊

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

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辨

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于是悉復中國之舊○遣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三訪求賢才

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天下賢才因諭以

宜精鑒吉等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口臣

等敢不盡心上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

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

建大本堂

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

子諸王分番直宿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以起居注魏

觀侍太子說書○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

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

使恩義各盡則無猜懼之禍故惟聖祖為能先見其

子及為帝又輕聽是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

高麗

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以即位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爪哇西洋諸國各夷君長

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

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

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

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吭搗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大

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

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于城西

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

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眾

可亂眾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

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

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

潛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繼

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

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

注河可據  
蘇武容陳  
方略才又  
過于蘇武  
吳

此為四者  
當審其祀  
也

疑難考以

靴未竟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以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竒鼻馬帥餘眾降達復遣將邀擊賀宗哲軍于石州敗之呼忻霍絳倚氏平陽等處皆平○橫廓懼走甘肅始以行人都事汪河還朝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上嘉重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詣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傲戒○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各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當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餒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歸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常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

聖賢民表  
服之制

精簡之理  
不遂影現

或有祭于  
功臣廟而  
太廟不與  
者上之  
禮及孝後  
人所測也

免稅禮三

守法勿忘貪賤之時勿為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燈高麗國王王顯俱遣使朝貢  
已酉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墮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于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皇明法傳錄卷四高皇帝 二十六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定太廟功臣侑享  
功臣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張瑄吳良吳瑄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生者仍處其位侑享則廖永安俞通海張瑄桑維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人候其卒進侑皆上經定也  
命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褒崇忠義以  
厲風教也  
命都督孫遇仙等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瀆四海之神○諸軍攻大同路因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山西等處稅糧又立桑麻科徵○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



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皇居親登  
修元史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饗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脩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踈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詔立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更爲皇陵立衛守之○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孫金多少  
物命與仁  
者之將

則警情易服守兵可減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以天護爲本司同知○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許勇等干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及而還○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其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命楊璟至南陽首諭之由是恟應者皆散乃專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二十人  
攻唐州一鼓破之南陽悉平○大將軍徐達等兵克河中府取陝西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件足下而留之欺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欺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

如終開誠  
相示非激  
之使下也  
其如不悟  
何哉

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  
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  
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  
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  
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  
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  
相從之眾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  
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  
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  
去夷就華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九  
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感之及  
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  
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  
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  
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  
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  
闢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  
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  
隴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  
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

思齊高上  
所感

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額時蘇德各將本部兵征關  
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  
民籌美之良視元將崛起北奔者為優深加慰之命為  
江西行省縣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陝西鳳翔府寶  
雞縣進瑞麥一莖五蕙三蕙者一莖二蕙者甚眾群臣  
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  
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  
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  
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刺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  
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  
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眾衝擊  
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兵器海舟奏至詔以  
德陞本衛指揮副使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  
捕未盡倭寇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  
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  
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為聲援乃遣  
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  
東陳德略其南額時略其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  
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立天下豫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九

係倉。上命常遇春自鳳翔赴北平，以李文忠為副，遇春道三河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靖于錦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奔北。追至北河，俘其宗王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

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言，遇春居其八九。命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子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皇太子妃配享太廟，位第二。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一

遇春沈鷺果殺，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未嘗不與古人合。年差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與毫髮。大將軍亦雅愛之，終始無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遂于大將軍云。然而一時稱名者，必曰徐常，即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勵諸將，必曰：中山關平二王，不備廢也。批擗裂前，無勁敵，卻掃于里，流血漂杵，此開平氏所以揚帝烈也。誠哉。

保自寧夏，遣竹筴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海明、羅獲、竹筴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城日急，欲出降為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

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為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為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首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

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墜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引去。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一

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于龍江入見 上撫慰懼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 惟偽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 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其偽丞相戴壽 璟至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 幸于群議不決 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 昇不能從 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眾 應援慶陽 文忠行至太原 聞慶陽已平 而元兵攻大同甚急 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 吾與君等受命而來 閫外之事 有利于國者 專之可也 今大同受敵 若候進止 吾恐敵愈盛 不可復制 豈不失机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三十三 衆曰 諾 遂由代出 雁門關 九月師次馬邑 元邏騎數千猝至 文忠與戰 敗之 擒其將平章劉帖木 進次白楊門 又擒點虜四大王 時天雨雪 文忠疑有伏 乃身引數騎入山 察視之前 軍已駐營 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 遂令遷之 復前進五里 阻水為營 先遣人間行 達大同城中 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 文忠令飽食 堅壁不動 先以兩營誘敵 督令死戰 自寅至辰 度其飢疲 乃分軍為左右翼 身當先鋒 奮擊 大破之 生擒脫列伯 降其衆萬餘 獲輜重馬疋無算 遂進兵 逐孔興至東勝州 莽哥倉不見 虜而還 先是元

位導按

至走屯蓋里 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 欲圖恢復 至是脫列伯被擒 孔興走 綏德其部將復斬之 來降元 至知事不濟 無復南意矣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 膏露降于乾清宮 後花之上

是月十三日 膏露降于蒼松之上 光潤如酒 凝結如脂 又如珠 昉白 始甘 彌布松栢 馨列氣 遠左右 勃鬱淋漓 薰極太和 李善長等率群臣稱賀 吳禎曰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廿露降于孝陵 松栢之上 凡四日 疑為玉脂 融為膏液 衆若垂珠 聯若綸貝 仁宗為太子時 居南京 採取馳獻 成祖祇薦 宗廟 額賜百官 芳美 旁達 莫可擬倫 近有一種名曰 餉 其色白 濁其味甚甜 其臭松脂 嚼之 舌頰重 飢食之 致病 多食之 則死 此其驗也 臺憲之臣 不辨真偽 聚取以獻 其裝賣胎穢 不亦甚哉 龍飛紀畧等 皇明法傳錄 卷四 高皇帝 三十四 書止 載降于乾清宮 而後又復屢降于鍾山 不特永樂十七年已也

定中原大賞從征將士

十二月定中原 大賞從征將士 有差 殘元王保保 知大將軍南還 自甘肅以兵來襲 蘭州 奄至城下 守將指揮張溫 會諸將校曰 彼悉眾襲我 我兵寡 難與為敵 然彼遠來 未知我眾寡 乘暮擊之 可挫其鋒 彼不退 則固守 以待援 于是整兵出戰 保保兵少 却還 明溫收兵入城 敵兵遂圍城數重 溫堅守不與戰 時指揮于光守鞏昌 將兵來援 至蘭州之馬蘭灘 卒遇保保兵 戰敗 被執 至蘭州城下 使呼張將軍出降 光大呼曰 我不幸被執 公等堅守 徐總兵大軍行至 敵怒 殺之 城中聞光言

于光死

守益固。敵人向夜登城。守兵擊却之。相持數月。温屢乘其怠。輒擊破之。保攻不利。又聞大軍至。乃引去。

賊之登城也。于戶朱祐。被酒醉臥。不覺。賊遂圍解。還甘肅。温執朱祐將斬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之。以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禮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温悟。杖祐釋之。上聞。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以直言論。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資。予。以勸。遂賜綉帛各五疋。上加于光忠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

溢有文武才。溢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剛物。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如有諫。上委曲從之。其居母喪。悲感過度。親負土石。感疾而卒。溢在元季。會斷盜寇。龍泉得溢。從子石仁。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教我。賊方懸慕。購溢。今得之。大喜。爲釋。溢于延生。開計。溢漫罵曰。計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五

安出。爲盜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以刀。彌脅。欲以降之。溢愈不屈。賊竟不能害。夜。給守者。乘間脫。歸。某里。中年。少擊賊。大破之。後。散兵。匿。山。轉入。閩。上東。帛。聘。溢。由。管。田。司。積。至。御。史。中。丞。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啻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守此寶訓  
具社稷無  
窮之利何  
必能求

藏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人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管汝。汝乃爲之地。耶。善長罷。次當揚憲。憲素善基。力以爲不可。上怪之。問曰。卿不愛憲耶。對曰。惟愛之。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忠告之風  
于青田見  
其還古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六

國初將才  
甚衆相繼  
其間安章  
溢然相繼  
卒惟公與  
桂彥良乎  
情不及之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福淺。殆甚于憲耳。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債破。碎。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卒相廣洋。廣洋以異需敗。而憲又以佞寵敗也。繼相惟庸。基感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後庸以大逆誅夷。○右副將馮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

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眾還閩外之事將誰任之宗吳頓首謝上以其勲爵姑置之

十二月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王事張福齋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至是復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齋詔封占城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皇明法傳錄卷四 高皇帝 三十七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杖 訂

高 西焯 正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王泗州府人

上以王保保賀宗哲等為西北患其東北諸胡從元主遠去未復乃以達為大將軍馮勝為右將軍帥師自潼關由西安以搗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不取元主而取保保

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

二月王禕教大本堂

上初下金華徵韓至軍中嘗中書省樣甚見親信授  
江南提舉儒學司校理又除禮部侍郎出為南康府  
同知左遷漳州府通判至是召還召對便殿必賜坐  
從容燕飲非仁義不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  
告其上  
甚重之

漢北之師  
未獲遺道  
之坂未一  
晏賜租  
其稅安  
之朝用  
無節加  
無已者  
如

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  
州大同守將江興光克武州朔州○詔再免山東河南  
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七郡今年  
稅糧其徽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衢州處州饒州  
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為煩勞稅糧亦與蠲免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天地至尊故周其始祭以二至  
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祭朝日秋分陰氣回長祭  
夕月各設壇場專祭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夕月壇築  
于城西門外星辰則附祭于月壇 上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國王圖其山  
川及摹錄碑碣圖藉以獻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僭崖等處上曰前代  
謂僭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  
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豈宜以有罪居之耶  
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翌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如是况人

聖主以孝  
治天下推  
諸人皆無  
所不竭

周禮祀政  
十二日  
安富富者  
安則貧者  
亦得其所  
矣政稅戶  
人才亦擇  
而行後世  
右富左貧

國為不肖  
若不問者  
恐過婚而  
推折之恐  
非先王安  
富之意也

慈利土酋  
叛

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尊故元  
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鄭州知  
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穀以備邊儲二選股肱  
重臣以分鎮要害三招募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省參  
酌行之○上以元時富民多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  
人受其害詔召來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  
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  
有欲無主適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眾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制  
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  
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  
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眾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  
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唐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  
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  
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  
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  
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湖廣慈利土酋單屋  
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  
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

明見遠慮

老成持重

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環進兵攻軍屋寨賊眾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府江水一面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山環遂以兵逼單屋乃遣人詐降環不信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環欲為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上降勅讓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賂爾皇明法傳錄卷五高皇帝

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環懼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四月冊封諸皇子為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眾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棣為秦王第三子橒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橒為周王第六子植為成王

大公而能以至慎

第七子棣為齊王第八子棟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植為蜀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局

高汝拭曰漢高帝既為天子大封同姓枝大於幹則致七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裔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祿而已國家緩急無所係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遙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邸第散處兩京故有南內外班之分歷年既久僅同庶民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册立為王其國皆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貢稅焉上無所專下無所擾聖子神孫通天下真萬世之良規也○高皇帝與建藩國後至二十四王而是年天下惟吳越間以其膏腴閩廣滇桂以其險遠不建良有深意唐制諸王食也不過一千石乃漢一小侯也公王不過三百五十石太平

皇明法傳錄卷五高皇帝

獨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本朝公至食邑不及前代于親王祿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美律五事試之高汝拭曰國朝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試文尚循舊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前止錄姓名御覽試錄式自二十四年始定

上召群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官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以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干要之官。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濠州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為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終華于劉基之議而止。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相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遂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

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王公以下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左丞相胡德濟以失利。械送京師。

上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孫興祖死

劉基嘗言于上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

元順帝祖

成行城外

孫及死難

取鳳州河

洞隱微曲

克如基之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質的里叭喇。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獵。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美。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驪戰。死。事聞。追封樂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恣政等。二十餘人。遣傳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汧州。又令指揮金興祖。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祖。鎮守其地。建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異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給祿養之。

以蒙古學士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為侍講學士旋謫居和州

僧誤素與素何為為其所快此除定見定能分明

設義塚禁火葬

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準少同學元末素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準為待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感諭告身素與準約死于難準從人張午勸準勿死準不聽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遠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頓首奏微服內詔問為素懼懼頭首流汗決背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和州看守余聞廟去遂有是論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許旨以論至和而年憂

命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為義塚敢有

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閱焚屍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徂于陋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下今可謂體天地之仁矣史吳禎曰掩骼埋胔王政所貴文王澤及枯骨江漢諸侯歸者二十國然其設義塚禁水火葬是即西伯之仁也然此禁之而不能盡革者何蓋所葬者非吾父母即吾子弟豈忍以至厥尸骸付壙中哉蓋力不能得地又無所以安厝不得已而付之水火耳嘗觀富貴之家與貧宗同墳墓為傷風水不許壘埋致令火葬者往往皆是嗟嗟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其罪業更甚可恨昔高皇帝初建皇陵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可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物里不必外徙至今在陵

射禮

誠者春秋聽民出入無禁于此見帝王慈愛德澤之周此子孫千億宜君宜王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學諸生習射

高汝栢曰射以觀德然嘗試觀之貫血鬚而射天駘亦射焉若此之射又何德之觀耶孔子曰射有似手君子如射之射也何德之觀耶孔子曰射有似射天射之射也本朝立射圃于學宮以君子待射也射圃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建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通免之○詔定鎮海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又七 羣經軒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案席露坐晝暴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檟進農家

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日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賤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

取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收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高祖延慶  
炎雖不問  
其相而于  
節持加  
之真培積  
派尚多少

李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九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上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朝祀并具圖以聞。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上嘗與侍講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湯連真加為江，南總攝使，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請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壓之。又故理宗項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聞嘆息久之，謂

素曰：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

聖祖時酌  
射禮本于  
成周禮文  
兼備

并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頭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以永穆陵園來獻，遂勅葬于故陵。遣使特詔諭，命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長吾兒等國，行大射禮，定射鵠，有十并設司正官，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揭其中否，則書于笑，命兵部工部等官職之。能中書汪廣洋，退居高郵。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親祀地祇于方上。

上祀地祇畢，時有老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美卿日召見。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十

賞賚不貲，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氏慶，賜鄱陽流矢相及，梅梢急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寶極賞功，徵勞必錄，獨忘梅梢，稍老病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衛桂享擊走之。

詔建諸王府，秦陝西臺治，晉太原新城，燕元舊內殿，楚武昌天竹寺，基齊青州，益都縣治，潭潭州，玄妙觀，基坊江獨秀峯前，以明年次第督之。

定朝日燕享舞樂之類。監察御史袁凱奏，請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每于諸將朝，望早朝後，咸赴都堂聽講經史。上從之，命省臺延聘

儒士于午門審立與諸將說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官闈之政至官嬪女謁私通外  
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借僧人官中攝持  
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喪亂禮法蕩然以  
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  
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  
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  
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  
待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請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  
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罪亦如之官嬪以下遇有病鮮醫者不得入官中以其  
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故亦不得入官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  
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  
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詔天下守令  
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率眾寇漢中守將金興祖張允出  
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祖而中流矢  
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  
萬興祖等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

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

擣石敵兵多損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  
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  
槽關攻斗山賊下令軍中入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  
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禮 上以  
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  
博通今古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于是各該有  
司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亮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  
與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實  
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凡十五卷○詔禁民僭  
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  
民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  
民今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  
斬○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由于爭戰遺骸  
遍野故命瘞之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上聞訃追封漸國公  
李文忠遣人送復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  
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  
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  
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

不忍此件  
感德之事  
恐至其害  
矣

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前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為編修。○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學陶凱為禮部尚書。○大將軍達帥諸將南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倚鎮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千。于是河州以西，甘肅，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上以中國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楊憲時為左丞，侍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前階大臣，放肆為姦。上命按治之，憲伏誅。

從信錄載憲入中書，欲盡一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恃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為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臣左宗，上怒，按問得實，憲與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得實，憲與炳

青田之官  
驗矣

上此教諭  
自是又  
何憐憫  
也

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詳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奉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九月，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首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為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遁。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臨江。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十

上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諡曰順帝，而封其子買的里八喇為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言，今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英並起，當時有心于建功立業，

其建其傳  
至大公

武成告郊  
大對功臣

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所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十五

行賞。封公者六人。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十六

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勿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推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

大宴功臣

者吳廷忠肅王之裔家世唐昭宗所賜鐵遂取以為  
集而損益之高唐有差第為七等刻而為一、一頒功  
臣一錄內底有故

則取台之以取信

大宴功臣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

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

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

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

明者當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

慮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

情不可伏情伏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

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

達率諸將請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

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

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美出師征討問

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

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

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

以來觀群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

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

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者士

皇祖先有  
成算于前  
中故者著  
應手先後  
不亦滿登  
昔際局矣

誠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忌朕獨無所恃恃其不殺人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

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

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彼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

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

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

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我將撤姑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

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十八

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

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

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服且朕親

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

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

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

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

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

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

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

文經武據  
相濟為用  
武而不文  
是一相鄰  
之天也

開千古之  
迷指愚氓

之賢象身  
漢武宿無  
是言以論

德合靈於  
善以中和  
自登元湯足  
不朽是

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  
是達等皆頭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  
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  
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  
戰聞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  
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  
禮謙功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  
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  
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  
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十九

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  
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  
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  
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  
任於世者人能慾慾室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  
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  
無此理當痛絕之○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  
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祭  
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又設壇  
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追封故功臣馮國用

功過不  
生法皆安

鄂國公俞通海、饒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再成、泗  
國公○封汪廣洋為忠勤伯、劉基為誠意伯○汪與祖  
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然弗與  
誥券、俾仍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與祖、廬州  
果縣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  
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著事、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等官○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  
以酬功、刑罰以懲 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卿等明  
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  
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二十

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  
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  
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  
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  
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忿、朕屢  
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  
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官、此尤不可恕也、  
富自勿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奪畜、殺而奪之、  
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  
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



漢唐

一以瞻富之家一以瞻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  
 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  
 為戒○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官官罷李善長等兼  
 職庶于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  
 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官官非無謂也帝慮廷  
 臣與官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  
 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  
 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偽夏明昇尚據巴  
 蜀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  
 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  
 軍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二十一  
 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  
 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  
 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  
 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  
 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 上密諭傅友德  
 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  
 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趨階文  
 門戶既窺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  
 受命

立憲法

天堯之

十二月始祭元祀鬼神 上以興革之餘死無後者其  
 靈無依命議禮祭祀之  
 上以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盡言得失  
 戶部奏請定准浙山東中鹽之例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定設科取士以三年一舉著為定  
 例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  
 許之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  
 右丞相  
 上製玉圖書以蟠龍為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皇明法傳錄 卷五 高皇帝 二十二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  
 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  
 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  
 風憲朝廷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  
 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  
 動及至畧無所為百姓為之誑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  
 來若雷電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陛下任官惟賢  
 尤重風憲敢不精白領承聖意  
 上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  
 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

進士已有  
常供復以  
甚寒加給  
衣襪  
祖留心邊  
閭如此

親試東士  
始此

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  
 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  
 承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  
 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  
 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臬國公。○親策試進士于奉  
 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樞  
 州金谿人。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周德興率指揮胡  
 海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奪單店温陽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單屋茅岡塞。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二十四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  
 州郡地。備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  
 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處城。以益同知  
 指揮事。  
 上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嵩來  
 奏事。上見之。遂召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  
 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  
 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階州大

汪與祖死

克蘇州

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  
 引兵趨東倉。選精騎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  
 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擊  
 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  
 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  
 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  
 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  
 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延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  
 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偽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樞密飛天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二十四  
 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  
 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  
 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于是環  
 遣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  
 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環與都督王簡出大  
 漢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環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  
 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  
 大漢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  
 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  
 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

亦一策

不漢川

見紀四

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偽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偽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按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因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心恟恟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川擒其招討黃龍萬巨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漢口欲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遲遲緩事適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聞命遂帥所部衆先次舊夔府偽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隊前軍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

殺溺死者甚衆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換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軍士身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皇明法傳錄卷五高皇帝 二十六  
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相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懸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遇延命且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將臣和表  
故成功

克成都

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  
 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  
 面縛卸壁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  
 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出城拒戰  
 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  
 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  
 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  
 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  
 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  
 皇明法傳錄卷五高皇帝  
 者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慶遂執吳  
 友仁蜀地悉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論之日  
 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銜平則物  
 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  
 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  
 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  
 取充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  
 宴樂九奏樂章成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設詞以爲容  
 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  
 善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樂樂以宣和不敬不

和平廣大  
四字得作  
樂之精理

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辭艷曲更唱迭和又  
 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  
 節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  
 製樂章頗愜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佻俗諠  
 說淫襲之樂悉屏去之

事紀類左  
德敘源切  
德敘源切  
溫和平所  
趙翰吳石

則其人月  
有仙風道  
骨者七天  
此之大何  
不有焉

皇明法傳錄卷五高皇帝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  
 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無繼嗣議立廟于  
 太廟之東上以稽諸典禮古無其義命有司即王所  
 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畧每歲春秋奉祭○遼陽劉益既  
 來降授官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暉共謀殺益其右丞  
 張良佐左丞房昂擒彥暉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  
 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

之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焉具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高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頭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送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

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雪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三十九

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

書竹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

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冤政可復也○蜀明昇降獻羅

尾養龍抗良馬十疋其一色正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

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貫膚

終腹至尾間而止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鞞勒不可近近

則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

親攬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馬祖然後命典牧副使彙

沙四○斤○慶之○跨○囊○上○使○游○行○苑○中○久○久○性○柔○至○是○行

月夕禮于清冷山壇上乘之以山如躡雲而馳一塵弗

同自有法

聖祖不但

制敵如神

即收一馬

強而乘之

之何如耳

馬賜名飛越峯復命御馬監直長馬者繪其形以藏之○南番暹羅國王恭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入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管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眾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子高州武平虜象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以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剌不花備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圍牌九銀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三十九

字圍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

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

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

傳廖二將之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遼陽患

上遣黃傳齋諭焉傳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徐達

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散處衛府藉

為軍者給衣糧為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奉往操練軍士

其太原蔚朔太問東勝軍馬及新附總管官軍悉聽調

度○前國子祭酒魏觀為龍南知縣司樂宋濂為安遠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錄

帝王諸言  
災異聖王  
崇奉祥瑞  
治亂之所  
由分也

知縣以其議孔子廟堂禮不合。上意亦以考禮稽緩故也。○命鑄洪武通寶鈔。

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變則有懼心。朕常命天

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

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

師還京。諭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

緞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

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錢券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子孫世襲

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是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

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

不傷。顧謂侍臣曰。是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

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

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

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

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

也。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

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遠。造官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

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

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稻。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恃

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

等有助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

子孫承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賈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

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

民多聚為盜。莫能禁。賊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

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獲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

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

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

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勅初為吉水州知州。亦以寬

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奠貢方物。先是遣

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祈木崖。入其境。聞者

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

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滋  
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  
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  
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集于海崖賴天地之  
靈一時雷霆風波漂殺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  
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  
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  
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  
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者後裔爾若悖逆  
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  
皇明法傳錄卷五 高皇帝 三十一

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  
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  
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  
有加于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  
文綺幣帛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五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拭 訂

高 正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  
遺孽梁王把匝剌兀爾密所據特遠弗臣遣翰林侍制  
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禕出使吐蕃方召還  
更有是命或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禕懼  
慨即日就道及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  
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  
欲以一隅為中國抗倖之別室廉儼有加數日又以陳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三十二

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  
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刀而天下大定雖爾  
元君亦北走以死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  
自料勇悍驍狠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治籌  
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若不降 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  
亾何待梁王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命自今官吏犯  
贓罪者無貸 上嘗曰贓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  
故有是令○命賑給無告老幼男婦○命給僧道度牒  
○遣楊載詔諭琉球○江湖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

吳良為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募  
侯吳順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輔運以餉之。○復召薛顯  
命造鐵券給賜。○上御武樓，與諸將籌邊事。中書左  
丞相徐達進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  
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  
以勦絕之。」上曰：「彼沙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  
以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鬥，况窮寇乎？姑置  
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詐使其在，終必為寇，不如取  
之。」永清沙漠。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  
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可耳。」上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又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當益思戒懼，不可輕驟。達  
等遂受命而行。○臨行，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  
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  
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  
之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  
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  
山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將軍，顧瑄、曹良  
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徐  
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

兵于別力葛山力戰，敗之，斬首二千級。西取甘州，趨西  
涼，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  
虎刺牢口，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瑣納兒  
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敗俞寶  
丘勝等，分兵戍守。詭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搆應昌，  
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  
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士卒  
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  
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  
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仰。迨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為寨，示以單弱，虜疑  
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  
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  
軍賴之，頓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  
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  
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  
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  
陳理明昇居常，辭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  
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  
始，宜處之遠方，則繫繫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

曹良臣死  
天祐大奇



建國號車

征洞要

立孤老院

行鄉飲酒

獻嘉瓜

洞達至理

光秋糧五

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之而往俾高麗王善待之○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轅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漕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賦奉法令地方遂安○詔天下郡諸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四

養 本以養窮獨而今漸以為情民之資奸民之藪耳亦大失 聖祖美意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歸千古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六月旬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環里國各遣使朝貢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內使

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達班瓜卜者來朝奏言安南以兵侵其境土 上命 中書省移咨講和未幾陳叔明以兵收其腹心殺之遂及煜于是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而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時曾魯取其別封閱之曰前日陳日煜爾今驟更其名必有以也亟白尚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五

書詰之汝霖不敢諱曰日煜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心懷懼故托修貢以悅 朝廷之意禮部以聞 上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學士宋濂草詔責之

吳棫曰大都叔明所為類于州吁屢伐占城其師文仲之數伐仲平况其君臣請詐也國家兵力未舉使篡賊得以專 土虐民哀哉

定四川茶鹽之制○高麗國王請遣子弟入大學 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

開國

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可也。○以西學教授高啓為翰林院編修啓力學能詩文好權畧每論事輒傾其座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由臨安渡吳遂家焉時僥介之輩以詞學自雄啓旁睨自若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上聞其名一日薄暮御閣樓召見見其人身長七八與語聽其辨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大悅入局修元史擢為翰林編修元史成轉戶部右侍郎尋辭歸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吳植曰國初詩家高得張徐稱吳中四傑惟啓才具淵淵風骨利氣遠過宋元雅堪稱補昭代啓原汴人南渡隨蹤家下臨安山陰因元亂趨吳依其外舅周仲達居于松江之青丘遂號青丘居上云故其詩曰我家本出勃海王子孫散落來錢塘則為浙人無幾矣此係一代開國詩宗故詳記之

先任陳寧  
奇蹟一  
以資以焉  
政明教化  
止風俗邪  
中舍然

皇明法傳錄卷六  
以禮部主魏觀為蘓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于土刺河擊敗走之○南寧指揮左君弼戩民之無藉者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于是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仍命大都督按罪君弼而禁戕其卒○作鉄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日一死斬罪○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詞懸之官中○高麗王顯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其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留蒙古人

編秋豫六

農桑學校  
欲養之前  
務也地以  
聖至先之

此則四特  
兵後日應

遁逃所聚恐為寇患乞發兵征討。上賜厚資止之。○元都既平或有勸。上取遼東者。上曰力不施于所緩威不加于所畏遠地既遠不必川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劉益果以其地來降今蒙古平章高家奴又相繼而至靖海侯吳楨遣人護送至京。○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令有司考課以書農桑學校之績。○禮部侍郎曾魯卒。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白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編類禮書眾以老成之士無論于魯共堅留之議禮有如其公魯當眾言涕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某說者是從某說者非有不服者爭相執說魯歷舉傳記答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而折安南使

皇明法傳錄卷六  
皇帝  
日主事  
上命即日超六階為本部侍郎未幾致仕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假明日陞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閱視。上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殊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正戊子。○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詔天下進士。○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七名肄業其中。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吉士之近  
極與于此

小人為辟  
色之嫌  
聖訓所見  
逸之所見

卓矣

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彥  
 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飯每食 皇太子親王  
 迭為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  
 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將學方  
 徵彭通宋善唯吉等皆拜給事中○德慶侯廖永忠請  
 令廣洋等四衛宜造多檣快舡備倭從之○命魏國公  
 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謂  
 儒臣詹同日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  
 亡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窮  
 窮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  
 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通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安  
 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賜之紗羅  
 夏布遣還○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  
 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  
 者莫不測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可執奏不已 上  
 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 以無殺彼愚民  
 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 他心乃悉免死  
 輸作臨濠

高皇帝

國初已然  
況今日乎  
文詞之弊  
極矣故近

日功令取  
存厚良孝  
廉潔法第  
學冠法第  
也第恐所  
舉有或由  
親知或由  
嗜好如正  
統時拜官  
公家而謝  
恩私室者  
又不勝其  
病也  
容與訪求  
之令陛下  
我 聖訓  
其以賢才  
為性命者

二月以監令唐元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煥為少卿命  
 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北以便水  
 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  
 為種率三北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  
 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羣者  
 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以時牧放游牝  
 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  
 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為殿最馬○閱武教場諭諸將  
 毋得縱恣害民○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  
 天下賢才務得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  
 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  
 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  
 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  
 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 上又命吏  
 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恒汲汲於求賢者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  
 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違違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  
 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  
 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為治者為其

聖賢錄成

以正心為  
主與王道  
之要

聖祖深知  
桂公至教  
下何以合  
之而用汪  
胡

德威所及  
無遠不屆

羅帖木兒

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撫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書成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召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絕。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上如此。○大軍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字羅帖木兒。

五月。祖訓錄成。上親為序。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命頒賜諸王。且錄于

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嶽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以大子贊善宋濂為翰林學士。○上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伏羲以下九君。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致祭。商中宗以下十五君。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令有司。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祀之。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巖險。南抵閩界。曰。三魁。鹽盜淵藪。方氏所由基亂。基奏設巡司蒞之。盜不便也。相率挾戍守卒。以叛。大索復陰為主。基遣璉奏上其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為丞相。既以舊語相恨。適有旨。遣索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

恩遂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公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玄刺河。又敗之。斬擒無算。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中丞陳寧為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投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宜慰。招討等司。及萬里。明法傳錄。卷六。十一。

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蕃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上念凡有典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令不至饑寒。○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上謂皇太子曰。人君

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附言

未當。故常淡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九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收。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聞見。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因命所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題許奏聞。○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淡。乃命翰林修撰孔克表等。取羣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十三。

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務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書成。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并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上既頒行律令。恐輕重失宜。有垂中典。命大理寺卿周楨等。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錄。二十餘條。以進。上為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篇目。

世宗開元  
聖日亥時  
左前美古  
右後然美

纂修大明  
曆月

高廟著書  
不載故事  
每排朱文  
公集註呼  
為宋家迂  
國老儒

高廟著書  
不載故事  
每排朱文  
公集註呼  
為宋家迂  
國老儒

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也便柄事權當必可觀  
隨何使九江使表廷使而英布絕威能殺向政之使而烏孫執禮子充豈無其權勢亦以特許之未可也其大

命日大明律。上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命揭於兩廡之壁并頒行天下。○潞州遣官貢人參。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知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田數十畝每籽耘割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雲南梁王君臣聞王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郎賈寬改節奉禕適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侍郎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十四  
脫脫自西番來且徵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既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禕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因請梁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迄汝元錄我朝實代之譬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特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殺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材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爾梁王不能救禕願謂之口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

安坐而食其苦小慈世亂民其果有飛行者多有數人

時二十有四日未申時也達里麻陳物奠祭左右具衣冠斂之即昇至地藏寺漏澤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其葬所者○時崇尚釋老徒眾口盛上惡其安坐而食且惑世蠹民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擇有飛行者領其事若請度課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者為令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閩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直黃赤一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為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十五  
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洪武五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仙姑叛於海晏下川大儻文持等地環同指揮范懷帥舟師勦捕至陽江海陵并上川驚惶門遇賊擊敗之斬偽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眾一百七十人焚其船雷州東海湖沙頭洋有海陵海晏賊船劫掠於通明浦徐聞縣環率舟師至斷頭山遇賊出洋與戰殺溺甚眾擒其偽總兵等二十八人斬於軍前又令雷州衛千戶王清等追捕賊羅已終於潘浦殺海陵賊二百餘人於三川

縣東洞洲獲賊首譚南受等三百八十人於翁家港擒賊首梁許進又會海南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畧無踪跡頭目請降遂安撫其民而還後安南國雲屯海鎮報云終已為賊所殺衆潰散環率原部舟師還衛○廣西中書行省左丞方國珍卒○上御西廡命講大學衍義先是上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令左右大書兩廡之壁時親覽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拆俾在坐者聽濂推說明白復言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又重刑罰以震服之上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十六

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宋濂對曰陛下此心乃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宮宋濂侍上問三代曆數封疆條短長之數後世莫及又嘗從容語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議論庶廣見諫幸善調護之意太祖改政於天民復倦倦於主器誠萬世人君之法也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為大同府知府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陞擢以旌異之○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

衛造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弟兄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办之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寶慶衛指揮胡興丘廣左君弼等討左江黃英傑於十萬山七峒口又取蜀之龍伏隘擒任文華攻天門山獲元帥等守益陽又率兵於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邑內石鶴金鉅等處梟賊首楊子貴唐新等獲寧賊羊惡鬼作亂討捕之又調阮岳兵進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培山皮林洞龍塗山栗家寨大水洞諸險寨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十七

及曹滿拘騰浪篤莫長林保息等山洞苗賊斬首吳金傳吳大揚大蒙石巴良等三百人并部伍首級四百九十招諭曹揚騰浪篤莫長林保息十二洞人民九百四十餘戶至是陞僉大都督府事

四月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永道桂揚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實訓

國初用人或起遷或調外不拘資格如此

元末倫教不明故

聖三四其數以開之倫紀為重級凡者當之是實奸

大明曆日成皇明實訓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駝牛羊

以萬計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

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西域卜烟帖

木兒遣使來貢鎧甲刃劍等物詔賜以織金文綺并

羅衣一襲

卜烟帖木兒者撒里畏兀兒者鞑靼別部也其地廣表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河里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

德帳為盧舍產驛馬牛羊至是來朝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十八

流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伴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

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

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

為母服杖舂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為不近人情命諸

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

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

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 上謂

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

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南來已五載

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

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下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遣

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賈的里

八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冀欲

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

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

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

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

逆天者亡古今通論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十九

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

之眾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畧不

知如何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

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

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

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耳昔君在應

昌所遭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念君流離沙

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成里等護其歸庶不絕元

之嗣君其審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 上御後苑觀護宋濂等待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疾苦。實盛德事也。○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錢文曰大中通寶。又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并禁民私鑄。犯者許將發銷送官更鑄。

南齊孔鑄有言。如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借銅愛工也。使則不惜錢。下不漸費。所鑄之錢。體厚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輸郭。則本多費。戲雖驅便之錢。彼亦不願。况冒禁乎。此策好之源。不可不知也。

十一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二十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廡。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莖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連見云。

上謂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太去甚。去奢之類。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功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釋其義。至是註成。命儒臣觀之。○詔天下有司衛所

詔諭解民。空于合派。而由。

念因窮。其心也。

官功臣。庶子。

復念其庶。子何學。其厚如此。

聖王留心。人才如此。

可謂上不負。若下不負。

體訪存恤。詔曰。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竟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年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其後無所存活者。有之。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二十一

如憲章。○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奇跡浮屠。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上因論中書省臣曰。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高汝棫曰。即官應列宿。誠哉是言也。郭三於九卿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人愛。則李白應之。趙普

舉事異

董兵屯田

資世通訓

洪武政記

訪窮民

選太學諸

生分教北

方國初

立社學

三代而下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有驗即如元天寶  
 復明洪武元年正月星出於南極是年元運除舊而  
 則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  
 善運鐘而去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人朝舉天下卓異以濟寧府  
 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以鄭州知州梁敏廉能  
 擢為工部侍郎○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  
 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謙等往  
 北平董兵屯田○上謂侍臣曰朕欲化民成俗復古  
 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命曰御製資世通訓皆申戒  
 士庶之意詔刊行之○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上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  
 二十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  
 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北方喪亂  
 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  
 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大  
 知務學人材可與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  
 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聖以為天下既已  
 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命都察院廉問里  
 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命立社學於是雖窮居  
 僻壤莫不有學○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為諭曰

此職耶  
之官修舉

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  
 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行之時擾害養馬之  
 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  
 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  
 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  
 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宜為朕申明  
 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永忠以素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許淡  
 弘遠之譽而成平光大奇偉之勳觀其職友諒於都  
 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  
 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奪旗於談笑之頃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  
 二十三  
 擊定價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  
 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人窺意以邀封爵  
 止爵為侯而終獲譴累以沒  
 豈其所居功者未盡善歟

劉誠意其  
以心為國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 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  
 可既而 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  
 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  
 庸潛著姦謀淡惡甚遣醫視疾飲其藥有積腹中如卷  
 石基以白 上上未省也疾遂篤 上遣使送基還家  
 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  
 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戒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  
 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

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誌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以薛祥為北平布政司祥原為工部尚書至是 上以北平轄內境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即責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二十四

以官俸贖給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以害公私在任凡三年地方以寧○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鼓鑄甚勞奸民又多盜鑄商賈轉易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代鼓鑄之勞遂詔中書省造之

上初造鈔不就慶神告曰非用土子肝心不可上憂之語馬太后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置鈔鈔就矣上曰何也答曰土子肝心就出文完豈非此耶上從之鈔遂就

洪武正韻書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學士樂韶 以中原雅音校正之書成詔頒行之

洪武正韻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製樂章初國兵方丘樂章翰林所撰過於藻麗漢文上遂更製之 上仰觀天象因見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遣使往北邊諭將帥使詰戎練兵嚴勅守備○故蒙古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徒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縊死○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雲令胡服髡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送雲骨還蜀給孤寺殯之○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詔太子養善宋濂長史趙瑄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濂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書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濂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兩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 皇太子過中都乃往遊馬命濂作記其諸古

保保可方 殿之頑民

吳雲亦有 守之士也

洪武中都

皇明法傳錄卷六 高皇帝 二十五

此所知惟  
唐之好而  
發之者惟  
劉青田吳  
伯宗耳

甘露凡五  
降矣

細者甘露  
輸

賈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屬惡  
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害辭甚切直上覽  
其奏即召還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崇簡素毋作雕飾奇  
巧華麗臺榭苑囿之事以勞民費財

十一月甘露降於員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齊宮省視  
壇塲親觀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嘗詔諸  
臣從行者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 二十六

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  
必皆吉親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  
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  
修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  
所致哉因著甘露諭以示羣臣○祭罪人工役屯種於  
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  
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  
屯種犯流罪者原賜  
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  
知其將至命益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命虜至堅壁

劉青田亦  
詳相矣此  
等人品能  
有幾人

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益州城

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常勝  
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  
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  
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

納哈出慮援兵至退走以益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  
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葉旺兼其將退先移兵祚河  
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水為牆以水淋之  
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  
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伏兩山間戒以聞砲即擊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 二十七

旗令指揮周壽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寥已而虜至旺  
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  
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  
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馬雲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  
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乘勝追  
至豬兒峪殺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十二月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  
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焉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嘗召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 上益喜賞○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為國子監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誣誤。法

立法嚴而  
不苛開國  
規模自大

省多少事

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書省量才用之。○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迺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二月太白晝見。○遣使齋勸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二十八

旺。金為都督僉事。○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通臣伯顏帖木兒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

先見

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開國文臣之首。俾世臣與國同休。不

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璉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復以濂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上親

親

作馬歌。詔羣臣成和以寵輝焉。上觀川流不息。陋

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

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以

不能飲對。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空一觴。

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

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須臾。濂面頰行

不成步。上賦楚辭一章。以賜。濂頓首謝。仍命羣臣各

賦醉學士歌。以贈之。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陞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二十九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治尚廉。明有惠。愛故陞今官。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

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

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書。髮。拜官。徑投方面。龍之甚厚。所言多從。

山西平遙訓導葉君昇。字伯。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

昇。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

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

久矣。縱不求吾德。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

三事。其畧為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書奏。上

明良相得  
死然宗人  
父子矣  
覺賞花約  
魚賦詩者  
猶是也耳

繁言書太  
繁乎已  
入皇明文  
斷今不辨

怒其疎間骨肉遠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

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

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穎州侯傅友德巡行川

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開梁於是金筑皆定中坪

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在京徒役

○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李祺善長子也

黜荊州日照知縣馬亮并訊汾州主簿樂成以亮考滿

入覲州考其無課農興學之績上曰為令而無愷悌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三十

之心馬用吏為故黜降之樂成州考其能恢辦商稅

上曰縣佐撫安百姓豈以一恢辦為能州考非是命訊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

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

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

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幼其上疾不視朝善長無間候之誠李祺六日不

朝宜至殿前又不施禮又曰復管宅於主第之左以

居之皆家法之不修也

詔改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寢殿

九間以一間為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

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

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

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詔送蒙古官蔡子英出

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撫州帖木兒所

知薦於元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擒帖木兒敗于

英罕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求之得械送京師至江

漢不為禮和怒焚其質械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

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

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援引古今以禮義廉耻

自勵北覽書愈重之命館於俄曹忽一夜大哭八

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三十一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七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高汝斌 訂

雲間 吳 棫 增剛 高 鼎 煒 正

洪武十年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猶深曰卿去何時後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

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求直言朝臣有上萬言書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迺願意者指其疏為

不取當抵罪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

心為上耳烏可深罪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願意

之臣訴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導吾誅之是以膏沃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火耳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及頻行賜楮幣

文綺及御製文集二代誥命皆 上親製 皇太子又

賜衣二襲 上又問濂曰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養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

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上許焉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

下若宋濂之事朕十九年未有一言之僞消人之疑

任母得淹滯在京輒經歲月銓選之後以母為差皆與

四字體  
臣之道嚴  
陸東之誅  
遂行不廢

一守之嚴  
崇于專家

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二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沐英等討西蕃分兵為二

道併力齊入破蕃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

不可勝計遂遣陳州等衛將士分戍張北等處而還

三月 命鹽察御史李鐸性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親象

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藏石室

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

璉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

釋服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

定天地合祀之典初從陶安之議冬至祀天子員丘夏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

覽羣議獨斷于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

異處安得為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壇以屋

蓋之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舉

每歲正月擇日行禮焉

九月勅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

難故也

四月誅戶部主事趙乾以其賑饑遷延視民死而不救

黜臨淄縣丞王基以言皆謬戾欺罔朝廷

六月 上謂中書省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則下無壅

道後濂于  
道途皆位  
而取償于  
官雖更不  
可勝誅矣  
計西番

以制辭官  
孝亦有休

以天合人  
以明準幽  
一理貫徹

建大祀殿

聖主聖  
為民之心  
何其迫切  
如是

如此則言  
路馬得不

竟心之貌  
聖馬得之  
日路文六  
三心非  
其始末之  
共

聖德

聖德

蔽國家治否實關于此。今後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  
封直達御前。遣巡按御史巡按州縣。選羅解國遣  
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

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

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

且即臨朝，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即視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事，記待且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慮畏天

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

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

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

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

使。

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卒。計開 上哀

憫，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愈器量宏偉，沈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  
而下，於禮賢下士，克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威，徽厥  
撫，南自襄陽，八郡  
之民，皆懷其德。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封沐英爲西平侯。都督

僉事濮真征高麗，被斬，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舉

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

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

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

虜，爾害吾，吾王必滅爾，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

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真王初意止，欲迫脅真降，

不虞真之志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

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嘉，追封

樂浪公，謚忠惠，表其門曰：班超、蘇武、志邁羣雄，時真子

與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涼侯，以報真功。秋，南

番潘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四  
淡巴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草木清，草木暢茂，畜  
產甚衆，石城瓦屋，王乘輿官馬，頗有威儀，國人勤  
生，禮極恭，披袍布，男女咸務農業，  
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

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備至。

十一月，皇孫允收生。

皇孫頂顛，頗偏，大祖撫之日：半邊月兒，知其不克  
終也。及讀書，甚聰慧，嘗詠新月詩云：誰將玉指押，指  
破碧天飛影，落江湖內，皎龍不  
敢吞，上不悅，以其非吉兆也。

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即

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論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侍。



言官規鏡  
聖子神孫  
所當奉也  
者恭者也

得預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陪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高汝栻曰。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聖祖所制。良有深意。可謂思慮深遠。防之速矣。

御製考績之始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縣官。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五

祖制若此  
今時稱何  
皆恭何耶

來朝。即命吏部考績。官殿最。上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人。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廢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勅中書省。議減鹽價。上曰。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故減之。○御製表文。諭祭安東。沐陽二縣。野鬼時。永嘉侯。朱亮。祖奏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故製文以勅之。○給朝祭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李玉討松潘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京下懸牙  
牌之始計  
松潘蠻

○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室於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為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以示後世。○以某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舉。為工部尚書。

五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民。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希少。草木繁茂。沃土宜穀。饒果蔬。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推髻。好酒。佛經。與海為鄰。釀椰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尚花嘉樹。民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六

六月。以朱資貴為禮部尚書。○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殞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上遣使往祭之。○選武臣子入監讀書。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戍寇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

首取甘肅。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兒三副使。在付朵酋。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

九師獨克  
秋報

三征西番

漢之始

斷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  
九月 十三奉天幾須曆於諸王百官

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為駙馬

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殷思祖從子

十二月封諸王栢為湘王。桂為豫王。後改封代 模為

漢王。後改封蕭 植為衛王。後改封 駙馬都尉曹國公李

貞卒。文忠也 命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名討五開叛蠻

破之

已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

殷。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于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默之勅諭國子師

生日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貴望

之意慎無如李思迪馬懿也。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

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沐英等

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師衆遁去我師追擊敗

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于東

龍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

擒三副使等斬俘數萬得納一併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

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沐英平洮州戎寇捷書到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地戍守是厄其咽喉也遂命置

衛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

治城池督理軍務。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自至海

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

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柯那韓最大其國小者

百餘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

種也漢成朝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

唐成身初惡倭名更為日本其俗男子冠頭斷髮

而文身婦人披髮眉皆髻足間用繩其喜盜輕生

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磁黃水銀銅鐵

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縵綉漆器扇犀象刀

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

山東轉掠浙福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

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狀遣使隨秩表稱臣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遣僧祖闡無說問諭

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深掠溫州初令

浙福建海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于顯

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焚萊七等處膠州是年遣

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

却之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

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自差已而上覽表曰良

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入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三月遼東守將浦敬葉以高麗遣人致書來奏。上

日高麗行禮一節非彼殷勤之言蓋間謀之萌也人臣

無外交爾等其慎之既而後以龍州鄭日等率男婦來

降為奏。上曰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如

墜其計為害豈小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由此

啓矣。上以春秋本之魯史列國之事錯具間出欲究

春秋本末

始終艱于考索。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類聚。至是有成。命曰春秋本末。○四川賊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監玉盡殲其衆。平之。○指揮李實從沐英平西。與虜騎遇于土門。峽。大戰數十合。我兵少却。張兩翼出其後。以精騎蹂之。虜大敗。實躍馬乘勝深入。俄為流矢所中。流血被甲。晷刻復戰。勇氣百倍。會日暮。收兵還營。翌日創甚。與還。擊昌卒。事聞。追贈大都督府僉事。○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偽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堯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榮繞民居。始得甘飲。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九

四月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侍制。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禁旺日。奏至。知高麗龍州鄭

以進賢納諫為要者。實與功之。其第真知者少耳。

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議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十

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舍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劳。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官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日。中原民食所恃者。惟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起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永嘉侯朱亮祖

鎮廣東令罷職居江寧

亮祖以定折左平衛中征兩廣伏四川行定未下州縣七年同何文輝鎮北平十一年巡視淮陽又鎮廣東嘗出軍民三萬人拓廣城八百餘丈在鎮所為多不法番周知縣道同上其事勸皆實上念其功不

靖海侯吳禎卒

禎字翰侯濠州定遠人進封杞國公命都督僉事張赫代海運督遼東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

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江西布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十一

政使沈立本遣人徵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

鴆歿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督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泮海獻捷元都授

廣巴歸附子中堅馬球成不得折一足于是變姓名浪跡江湖時若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參

政楊憲送京師有甲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無不有異

以成願妻子哉嘗不後生皆懷鴆自隨日有強我者當

之予中慨然曰吾今成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

師友作歌飲鳴而歿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訪求卜筮人○貶

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愛也同安 禮部送進 名位俱喪 而身隨之 忠公君子 豈其然乎

天賜壽以 保安聖 為不然幾 落發中矣 劉誠意之 先見徐經 國之忠言 奇少聖之 三不朽

身誠可為 三不朽

身誠可為 三不朽

庚申洪武十三年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上察其然勃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古賊貢物使若既至廣洋不為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余節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州次太平復遣使勃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黨逆謀已定証言所居共湧驪泉邀上往謁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道動馬銜言狀氣方勃舌快不能達意上怒其不忠左右搥椎亂下奇垂斃右將振猶向指欺臣策鼎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余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遂封右少監賜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十二

絳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按惟庸自揚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之達有閭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然昔對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密謀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鵬取衛士劉遇賓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令存義以和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于有馬馳驟于市奔入驍騎中傷死惟庸殺輒斃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徐節本為惟庸謀主見其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日朕初

太祖何有  
于善長仲

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  
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  
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  
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  
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  
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府分設左  
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  
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  
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十三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  
彼此韻頡不致相歷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  
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蘇州賦役  
之能即尤  
為煩重

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命戶部減蘇州  
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  
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  
將統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上憤其城久不  
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更為戍守因令取諸豪  
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

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元  
偽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  
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  
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  
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措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  
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四姦  
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  
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  
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  
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  
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  
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齎勅諭江  
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宜  
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時良董建齊王府于青州美董建潯王府于長沙因  
雷震謹身一切停罷重祖可謂遇災而懼克體天  
戒者

六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寄迹省城凡征伐科徵倍于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無過重役必為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回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胡惟庸謀叛事覺上以朝廷用人待之

本厚久則恃恩肆為奸究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

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二十八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鑑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蘇恭讓

七月遣使齎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十五

童翼赴京復遣使召儒士王本杜祐龔敦趙民望杜敦

李延齡李幹楊良卿王成學吳慎明劉仲海鄒魯任宋

季子至京至是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

志本等對曰為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

如此人者豈不悲哉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

不足以經世誤蒙 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

遇恩榮誠于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于

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命 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 太廟 以徵至

聖主崇儒

諸儒王本杜祐龔敦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懼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

令圖其像各賜衣三秩又有待漏詔記之賜既而王本

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

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

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十二月宋濂孫宋慎坐胡惟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

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授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怒然濂

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得發茂州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十六

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宋濂致仕請上每歲來朝至期上停想既久廷問屢矣及至大喜加勞尋三皇太子諸王喜動顏色越翌日勅使曹奉齎賜以賜日侍上遊盤旋某節否詢備至至便殿日晏始退上謂然濂

日絕臣哉爾濂四表皆知卿名卿其自愛茂春遠選既行數日 上問其子遂曰朕時皆夜夢見爾父談笑如平時爾父雖去其容儼然如在目前也遂拜謝

曰非陛下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濂為人易致仕隱居青蘿山人不見其面迨視其明一黍上能

作十宅乃不飲酒宴嘗欲故也至是卒于夔州人皆惜之按 國初立法甚嚴 聖祖之威凜不可犯嘗

幸金華訪求許文正公之後得許文善召之未至而車駕還京乃驛召赴京與語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

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侍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國子博士惟祭酒出入兩宮垂十年自稱古禮文

之非非無所顧忌為學校更設規矩以教養數十事

上無不施行及後文善以學官雜器用于私室改除者所勅章入上覽而笑言者不已卒安置茂州宋

以宋訥為國子祭酒訥元進士也入明由翰林學士

陞祭酒橫襟講學問者如得所歸科目所得人林率三

天下之一○命豫刑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

上頒賜諸王及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州縣俱飲天監

印造頒給十三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

使印用以授府縣頒之民間○占城國遣使來賀萬

壽聖節因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備訴其事降勅慰諭

之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按我朝不欲遠事兵革故小夷為強夷所侵多

置不問雖外夷未免缺心而中國之民不勝福矣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

月餘遣還

按爪哇即古閩婆國又名滿宋龍元稱瓜哇其國分

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諸國國王

宮碑墻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

榮藤花簾脚踏而坐民居茅茨碑庫坐臥于內王蓬

頭頂金葉冠寶冠髮絲軟腰束錦綺佩短刀既足跨

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推結上布下帨男必腰及刀

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身殺之市用中

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

黝黑蓬頭赤脚坐臥無倚榻飲食無匙筋咬蛇蟻

蚶與犬同寢食不為積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

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榮裝絲帳戴被

金珠銀犀角象牙珠翠青藍縷紗白鹿白猿猴木

吉具倒挂鳥綠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木

石運財小

漢武用桑

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綱元所授

宣勅已而我使至三能外國瓜哇要而殺之至是來

貢遣其使還詔諭貢王遂絕

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列侯湯和傅友德

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

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

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眾沐英領兵出古北

口獨當一面克嵩州詔率諸將巡邏河獲知院李宜

并其部眾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校

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

皇明法傳錄卷七 高皇帝

之部臣以邪正為難辨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

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北亦可辨○論禮

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

賞是謂公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

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

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

但不可濫及使小人佞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

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

養民為務大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

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

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

養民為務大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

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

天既連天  
下駭然此  
可為戒  
以故為舉  
人主之福

賦役黃冊  
之始

此至公均  
之法何里  
皆未免苦  
富強貧法  
久未能免  
顧五經

十年之計  
種木百年  
之計樹人  
聖祖之願  
建矣  
計五溪實  
德與其伏  
波即老而  
益壯

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家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民豈可盡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四月詔仍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創編賦役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十里每里長一人管轄一里之軍城都日坊近城日里都日里十年一屆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團縣每團不任役者則帶管下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檢造一次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十九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粟菽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選錄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以鄂澁為禍建布政司參議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卒

浙江鄞縣  
共有孔氏  
海兄弟之  
遺風乎

慶登見日

指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混交通惟庸者混兄弟五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混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混曰兄老吾往辦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者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二十  
之義歸然薄俗之重光也胡可及哉但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俯畜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八世同居則合族以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泯散而已亦未聞合族以食也或曰先王胡不以此義訓天下曰先王處其勢有難行而情有不便也夫禁遠則宗祖視視情乖則兄弟之親盡則服盡而情盡猶金人也苟欲聚于一門之內而養之則服盡而情盡猶金人也苟欲聚之以家訓則法非我起人有恃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則凡飲食諸事悉制于長欲每飯而請與豈乘而止噉與夫杯酒吹歡于朋友勢所不能情難違遂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如鄭濂以與奴不相能而遂黜其妻意欲和諧于兄弟也而反於隔于閭閻則夫婦之倫不薄于兄弟胡以兄弟之故而致于夫

子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則綺平日樂可知矣  
汝南侯梅思祖知雲南布政司事張統為左察政



若美散毛  
諸作亂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傍近郡縣上謀征之乃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平之德興還京上頒勅慰勞賜田一庄○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承美者孫之已而并干劉隱木幾管內大亂黎推豪酋丁部為州師師于建繼立宋既平嶺表建遂內附黎桓基丁氏李公孫又纂黎氏陳日煚又纂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居海島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兆符為安南國王兆符死子日桓自立元發兵破之日桓幸于日煚遣使朝貢元未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與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為安南國王○經金銀印日煚卒弟日煚立日煚卒于日煚立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富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至是煒遣使來貢上惡其強悍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悉詳其要害也○山陰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餘夷餘雉居不知禮義矜悍喜鬪不解耕種惟鬻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稠黨好謀驍衛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高良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狸狨佛佛白龍翡翠珊瑚琥珀子鹽鹽波羅密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聖祖神武  
天定降祥  
道受成界  
無不來列  
亦實可謂  
遠達其盛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入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法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翰林院編

此論最是

修吳沉等曰。東官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見國初用  
入不拘資  
格迥異今

十一月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司左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司右參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布政司左參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參

遺御史掛  
沾之始

政。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坐罪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于是命御史林愿等往湖廣等處。各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按各道罪囚。

○傳反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開風  
迎降。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二十三

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衛處溫三府。

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追封江國公。

得笑天助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遂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

德用英謀  
可見軍中  
協和乃以  
成功

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度。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

如此然後  
為前代  
罪之師

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鏡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馘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眾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眾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帥師趨雲南。梁王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梁王挈妻孥。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岩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島中死。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孤山北。以通永寧兵。遂搗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鍾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二十四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卷七

漢遼故地 帝法所謂 知彼知已 也

賊烏兼

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成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工部尚書薛祥歿于杖下祥爲北平布政使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誣以差役不均坐殿左遷嘉興知府踰年惟庸誅罷中書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二十五

置六部召祥爲工部尚書 上曰奸臣每抑汝汝何不

言祥對曰臣罔知所故及是月以他事遭累杖歿

夫未濂被放卒于夔州祥復坐累歿于杖下二臣皆皆國初賢而有功者不得以與入謀之例惜哉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上下二關號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

建日大

蜀祖之說 幾十餘年 漢文而詳 未有愛民 如此者

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躍呼賊衆驚亂新關而入海帥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飛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三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命天下朝覲官員各舉所知一人○趙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二十六

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平之○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九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履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

復奏前最  
次第并然  
知身臨其  
地今人無  
此明快

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成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登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以本衙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衙刑具燒毀本衙官皆得罪以所禁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刑部之禁九罪囚俱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殘暴其于治獄尤非所宜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十一

小人欲中  
上心先以  
言利探之  
後世如神  
宗時言開  
礦稅者  
皆百口其  
民等官場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秦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

可謂國承  
家小人弗  
用信哉

一家五節  
高希鳳家  
為五節婦  
之門表缺  
家為貞節  
之門

應如後處  
而言者不  
止得之所  
在即身亦  
所不顧耶

荷用兵爭利。後獲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利害。豈可聽也。○論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以儒士吳頤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徒表遠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表缺家為貞節之門。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十一 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請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上諭頤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

聖祖之心  
益事相為  
應如

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為試刑部尚書

二十九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濟南府人元濟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訓導推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歸官安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

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

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

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州洪武七年劉遷和州卒家以行劉氏事姑密氏甚謹姑在道遇病劉氏親醫血和湯以進姑疾愈北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直姑患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號呼神

以秀才而  
起程尚書  
何察其之  
若此

中使賜劉氏衣銀官馬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表其往後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傳弊用空印紙于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作弊瞞我遂行考較諫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十

后性恭儉既貴服御濯之衣食調雖飲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襪織工治絲有荒類遺弃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桑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常育上兄子文正嫡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太子諸王生思無替焉按如嫡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詳切懲至諸王有以衣服器血相尚者必切責之或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前數決事或震怒回官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樂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多從實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之而殺之故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

京說詩人  
也故善于  
應對如此

太后聖善  
一稱頌不盡  
而稱以君  
臣相保為  
難不啻殺  
人為勸此  
其機量尤  
有大過人  
者

之于雲南而巳。上幸太學還。后問太學諸生有  
擄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賜以月糧給其家送  
為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何益。使吾服藥而不愈。陛下  
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投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  
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殺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貨  
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憫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  
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雲南諸夷叛。沐英等平之。  
先是。大平既平。雲南印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  
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直者。尤桀  
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糾  
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

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  
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  
易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沿  
人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  
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  
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滅之。斬首六萬餘。  
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如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  
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  
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帝  
曰。殿下若能任用。臣當奉一白帽于。與大王戴也。既

廣孝之過  
文皇帝刻  
基之過太

而文皇帝自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  
皆廣孝之謀也。復其姓名。竟不畜髮。娶妻。卒封崇國  
公。諡恭靖。  
配享文廟。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  
士。鄭瑄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  
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  
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  
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  
朕用。于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後遣使徵  
之。仍賜幣等鈔各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  
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

嚴斥城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  
轄關隘。日一片石。日黃土嶺。日董家口。日箭絛嶺。諸如  
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  
者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  
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  
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  
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朕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  
卿等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命儒臣重制九奏。備食樂章。○置諫院官。以耆儒對

聖諭

翰林典內  
編之始

靜閣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太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

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沆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二月吳沆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壯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十三

封都督李新為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驪為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二千五百匹

國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為急此兵食所以足  
凡東秋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謀考試徵秀士優劣濟等謀為七條以上 上從之○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命事按治二縣○詔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名衛校卒戍守

廣東

應聘儒士沈士榮上疏言事 上手詔諭曰卿入闕志士守儒者之道蓋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于衆人摠誠納忠欲登所懷非但朕愛卿開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為翰林侍詔○南雄侯趙庸討廣東羣盜前後破十二寨既又攻克石鼓赤嶺等寨而四會縣漏白沙長康大冲口山河口陳家坊俱降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庸發兵捕之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皆擒其賊首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無算俘其皇明法傳錄 卷七 高皇帝 三十四

賊首鍾平玉至京乃詔班師○刑部尚書開濟奏內外諸司謀刑奏劾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 上亦以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命刑科會諸司官會議奏劾成張榜示中外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七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八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拭 訂

雲間 吳楨 增補 高萬化 校

聖世何以  
行以此異  
事

應推之  
惟與于此  
精誠錄

平蒙化州  
川等府

沐英鎮雲  
南

癸亥洪武十六年正月元旦早朝鍾忽斷為二又有鳴  
鶴自天墮死丹墀見者異之○白虹貫日○命魏國公  
徐達率列侯鄂與趙庸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  
練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  
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日教天曰忠君曰孝  
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類輯  
之至是書成 上乃賜名精誠錄○免應天太平鎮江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寧國廣德五府稅糧○傳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  
佛光岩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  
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萬餘級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  
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  
請內附

高汝拭曰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如雲南一省上  
古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吏畏  
服二百餘年聲教浹洽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  
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賜免殘不道自干法  
紀朝廷索二婦人至二十年不得非 神宗英明辨  
而計之法吏不從府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  
拽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  
震變而通之可以兩全無害是在廟堂上深計之耳

二月免國子監祭酒吳願以大學士吳訥代之時武臣

子弟有怠于學者願寬縱不能檢束訥向居此職性嚴  
重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礪不遺餘力一時士習丕變故  
命之既而 上又曰國學為育才之地公侯子弟咸在  
焉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于務學特命曹國公  
李文忠兼蒞其事使時加勸勵俾有成就○命天下府  
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至京從翰林院試義

六月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首  
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  
求免御史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  
詳讞覆奏而行之毋重傷人命○刑部尚書開濟議法  
巧密 上惡之曰刑罰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汝張  
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鱓焚  
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  
以望汝也濟大慚未幾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  
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 上詔濟  
論之歸部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于獄  
扼其吭而殺之 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  
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命信國公湯和



蘇海遺訪

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為左都御史

置勅令

七月給諸番國勅令○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勅令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但遲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勅令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勅令文冊○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

郭興卒

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典山甫子也其弟入侍為皇寧妃 孝慈崩嘗攝官事後山甫追封管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號

皇明法傳錄 卷八 高皇帝

吳復卒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鐘山之陰名曰貫城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

貫城

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為

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所

建之意○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

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實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空與李合為一祠漢循良容令卓茂河南縣丞有廟祀黃霸

從子顯當三國時其子顯資為吳將相以從定國公

一時因邪類奏之欺

江舊祠址尚存宏亦有司其祠政祭蜀四州陸川土神

兩賜疾疾行府必應厚代仁傑諫立皇陵王復府社

而斬之李輔國謂之于朝流建州卒于既寧後見

宗可從余關守安慶城陷關死宗可自刎余

降大學士吳宗伯為檢討

宗伯金器人性勁直嘗指斥胡惟

肅累經遷謫大節不圓亦有文名

領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于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

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寬貢其中式者官給廩

傳送禮部會試遂為定式○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

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

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鄰里

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

者生以重罪○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

支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

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官

三代以來

禮內臣之

防無如我

太祖者

吳祖曰如

國初用人  
其可謂立  
賢無方

通經儒士陳玄為右僉都御史林芝為司經局試正字  
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申定文臣封贈蔭  
序之例併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便人多少  
亦一陰功

十一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建昌古驛道四川至建昌驛  
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于瘴癘今詢問諸父老  
自眉川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  
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開通其道  
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從之

閏十一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詔頒賜秦晉諸王

其書以十二分野置水火分配天下諸縣凡郡縣  
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為十二卷

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五

論平雲南功封大將傅友德穎國公郭英武定侯胡海

東川侯陳恒皆定侯張翼鶴慶侯並賜鐵券其仇成張

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侯封今既功著征南當及子孫

世世襲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餘陞

職賜金帛有差○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

幸其第視之及卒年四十有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文忠器量沉闊人莫測其際臨陣臨屬奮發至遇大  
敵勇氣益壯故有不戰而勝東征西討挺立殊勳  
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訪行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請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確  
壯可觀可謂文武全才

矣于景隆封曹國公

河南大水不稼命附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

應過平

戶口預為賑恤○江寧陳遇卒

遇可謂明  
潛供身

遇初為元溫州路教授兵退隱於家國初以秦元之  
厚稱為先生而不名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  
官既歸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  
部侍郎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  
賜宴賜肩輿被褥十人昇其出入前後錫香無筭草  
臣以過被謫者幸為救解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命  
其子充宿衛亦躡蹻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賜  
山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

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

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

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今年遠數盈漸

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六

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

元推演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

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

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

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

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

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

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

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說皆難

造海舟

執法不情

天有風雨  
露雷澤所  
不施聖人  
立教亦無

往不行  
隨地隨化  
後以風氣  
為初者甚

憲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何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其議。○命立遼東學校。○上謂禮部曰。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翠紅帔

禮讓而民化。且德魯謂邊境之人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月高麗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周封箕子地也。秦遼東外徵濶。祗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西臨屯。樂浪。玄菟。四海。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麗。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南。十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麗。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廢。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面。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氏。惡。殺。戮。折。風。中。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

三年始。非。飲。食。用。粗。豆。官。吏。開。成。儀。居。竹。茅。均。衣。多。麻。以。西。制。律。以。稅。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部。神。農。北。岳。海。鳴。綠。江。為。大。在。金。銀。與。山。品。鹽。細。布。布。白。細。紙。紙。狼。尾。果。下。馬。長。尾。雞。貂。狗。海。豹。皮。八。精。魚。昆。布。花。黍。榛。松。人。參。花。苓。之。屬。國。朝。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

歷代帝王  
不臨不察  
者人我  
聖祖  
然後何  
則而入

十二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諛。諂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諂言。則聽日聰。而謔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眾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令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朝親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至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體樂者。治平之膏粱。

此本孔子  
傳禮刑政  
之論而演  
其義者也  
古人若  
斯有誤及

言路不廣  
則此輩焉  
政在二字  
君子不以  
人廢言言  
可以人廢  
言哉

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為虛文也。○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志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練精卒以杜妄費。與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上善其言。

徐達卒

可為勞臣

乙丑洪武十八年二月。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召還京師。至冬疾作。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九

情至無字  
帶淚痕

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重。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遂殞其身。天何奪吾將之速。朕以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乃著其勳烈。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命配享太廟。塑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子男四人。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為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長女。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代王妃

上自起兵。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心膂。中廷禮備。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斷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科教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戰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也。○陳建曰。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在右。強之使醉。既而命內侍送至舊內。為吳王時所居。宿馬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徐起趨丹陛下。北面曰。拜三叩頭。前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待中。武寧同。拒不從。更遣數十金。以助其資。往。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

三月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

次之。三月策士于奉天殿。擢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修撰。

正守邊案

黃子澄初名澄。後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死于建文之難。丁顯後獲歸。德業俱開焉。

大學士宋納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備與奉貢。惟沙漠未遑。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

此策在承平時尤宜行

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于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

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初選進士為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

四月五色雲再現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

○恩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寇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

野恩州五開山洞蠻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一

周德興卒

功成身退 德興卒

于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冬周德興卒。○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夷。

築海城

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性辭。上驚問故遂鞠得實以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善進觀心箴。○以蹇瑄為中書舍人每奏事率稱青數蒙獎賚一日奏事畢。上從容問曰汝非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自是大見信用。

○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官司逼令袒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眾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嗚呼罪盈自己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閩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閩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閩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閩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間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后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官司逼令袒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眾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嗚呼罪盈自己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閩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閩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閩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閩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間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后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二

呼罪盈自己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閩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閩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閩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閩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間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后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儒士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群書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歲時年七十三。

儒士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群書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歲時年七十三。

儒士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群書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歲時年七十三。

儒士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群書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歲時年七十三。

○繫天下罪囚于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沐春錄其可矜疑者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那海者構逆上命春馳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較得實白其誣証者又全活百人

四月彗星見掃豎復掃天廟未幾太白經天上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候其息歸急擊勿失不空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以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招集故元將校○丹徒知縣胡孟道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三  
速民數十餘人請開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築欽天監觀星堂于鷄鳴山○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間門之失善曰誠如 聖諭未幾以疾卒

誠實而有威嚴六字括盡修齊之指心印周文朱善卒

以當道之民其治也

系觀星堂

善豐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己在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尋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待詔歷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卷八

○高麗遣使進貢 上諭禮部曰高麗王顯被弒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偽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四汝宜諭之○福建按察使陶廔仲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廔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為鳳陽軍使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廔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為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實緣為奸廔仲至治賊吏數十人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四  
盡革其宿弊又與學士無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廔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廔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廔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辜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定之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始遣其家人章錢保詣關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 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

陶廔仲可海名宦

村東蘭州

錢保詣關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 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

保徵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官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論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空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禎進兵勦除和等進古州討上詣洞以計誘擒之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自什一之制渾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為總兵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

蜀王 上第十子也諱楛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開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戶李叔荆趙伯衡及名儒宋德章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命來復作正心總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詔舉孝廉之士○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作築城役日用錢數千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資力豈堪此且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

不死時告在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成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於父僚同事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所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六  
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孫洞西浦貴州諸蠻平之○上謂李善

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王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害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克軍○議定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

武臣子弟入國學

千洞蠻吳面兒

深本之論

平廣南叛

蜀秀才

命來復作正心總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禮親之  
翰班匠

更者赴京翰作名曰翰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為令

二月建馴象衛及太平所

高汝拭曰馴象衛之建所以控制兩江也兩江千里堤封溪同萬落制取給輅止有馴象太平不已薄乎且西北則韓魏魏自把以南又隣交趾皆所當備者此南寧所以為要不可不慎也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

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

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

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蕪州府常熟縣知縣成茂奇

判事堂上有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茂奇怒其越

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

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寧波府李仲

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慈谿縣丞秦仲彰械仁生

至關下上嘉之陞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仲文為慈

谿縣縣丞○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

傅友德討平之○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走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

闕告大姓陳公望五十七人聚眾謀亂上怒命錦衣

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

詢之皆云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

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輯撫斯民

倪孟賢亦  
良吏也即  
此一事其  
用心于民  
可知

威福不測  
真可駭異  
其保  
麻哈苗

保金善長  
之至計

安于田業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皆朝廷命孟賢之

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請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

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青年

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

不聽蹇叔而敗仗生雖老猶足博經豈可樂以老而棄

之也若年六十以來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六十以下者則於大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陸安

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

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

初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

憲章欲做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之仍取當世事之善

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

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篇大誥上親為之序○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

制大寧諸邊

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

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

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

為防之密

御製大誥



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十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國未大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因子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九月命榮陽侯李通等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十九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豫暢，侍臣進曰：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為蒼生也。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紋，下紋，上黃塘，下黃塘者，皆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請復開之。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

臣皆戕民之賊。朕開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室採金，其初茂，額猶足取，辨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空效之。

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酢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上讀洪範，太息以

為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綱，族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二十

籍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為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自為訓釋。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隣，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聖祖英明 無微不至 故一時任 事之人亦 不敢欺以 社合即有 二二賢守 守初未嘗 不敬天 天地非求 福已實為 蒼生也 皇生竟係 勤勞且 成可奈何

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德裕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冊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井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君子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好難得以為辭我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並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三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當者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書勞之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儀禮司官蠻子維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

罪釋其惡則刑平矣可為法法

以理御數則得其常者多

防倭

統元臣降已盡惟納金山款張之至是始降

管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慙動乃刺吾因論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王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無恤之恩語其眾由是虜眾多有降意時歸江戾陳鏞皇明法傳錄卷八高皇帝

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王  
 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  
 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  
 語將脫去時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  
 胡語以告茂謂其欲逃也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  
 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  
 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有十餘萬在松板河北聞  
 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眾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  
 諭之於是乃降勝以禮待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提聞  
 上茂罪狀令械茂至京茂勝之婿也勝每于泉中甲折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二十三

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啣之乘納哈出之降而歸於  
 於茂茂至會有言勝娶盧妃者受其良馬者又有言其  
 失駱三千者故茂得自陳其所以并許勝過上曰如  
 爾言勝亦不得無罪收其大將軍印召還京茂削爵安  
 置嶺右○真臘國貢象及香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  
其自歸附以來登山東江西恭疏山西浙江湖廣布  
 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  
 京師官  
 其三千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為海  
 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  
 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萬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  
 國戚暨東官官於文華殿  
 十月 歷代忠臣廟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  
 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攻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二十四  
 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  
 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  
 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  
 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  
 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  
 體朕意○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  
 選南方學官有學者教之○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  
 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

按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  
 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厥澤  
 為水真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  
 初封為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臘立其國人為占城  
 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象半真里登流眉蒲其等國  
 皆屬真臘聚象人象地亦廣其俗尚修華陳向為上  
 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二日一視朝婚娶  
 然燈不思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洪武六年未貢至是正慈利保昆耶耳  
 若者遺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

兵征東川普定等處發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  
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  
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晉府長

史桂彥良卒

史吳頌曰漢高不事詩書冠于馬上之習晚年得陸  
賈不過從漢策畧之餘先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  
儒彥定家無閒一子度不肩就也唐太宗宋太祖雖  
皆好文之主而溺于文詞粗于習俗帝王之道稽古  
之學樂未之聞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  
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惟隆朝  
夕咨訪不倦而往在位諸將親述儒生至于解經析  
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宿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  
冠履焉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戰  
定而文儒相崇猶不其稱望心至使不得已而委  
俾借晚年逐攝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皇明法傳錄卷八 高皇帝

二二五

○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

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已未命督遼東海運  
至是每歲一行折衝萬里勤勞行至軍食賴之同時  
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  
運糧餉有功封和順侯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八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九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高汝棡 參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啓 校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國公昇友德統蕃漢大

軍征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若於馬龍他郎

甸之摩掌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諭吏

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

不以小疵而棄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

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

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

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常爾律有定法非

我私子何以金為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  
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鄒  
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  
老溫伯顏凡  
三十有七人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

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

降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

雲南○大將軍藍王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  
上以綺帛鈔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思倫發復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

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象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

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

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

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

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自反走然後大軍

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

負戰樓若欄楯然扶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

遠近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

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

一級必重賞退而斃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

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砲連發雷擊電

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

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

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

大呼而鏖賊眾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

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

子編平  
美多用火  
銃然必繼  
以三行象  
與人馬乃  
始動走不  
若用電掃  
雷也節節  
突出自能  
為無聲聞  
隨斃

觀此車狀  
有長橋之  
風焉  
有者先

中百餘矢斃象背上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生還者百  
無二三自是諸夷警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策  
士於奉天殿賜任亨太盧質進士及第以亨太為翰林  
院脩撰質編脩

亨太廬陽人 上命建狀元坊以榮之建坊自此始  
質寧海桑州人 上奇其策權實第三後歷太常少  
卿戶部侍郎  
即死於官

以卓敬為給事中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 上器重

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 上

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

威而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亢尊卑無序

皇明法傳錄卷九高皇帝

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  
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建文之難

以齊太為禮部主事旋轉兵部時雷震謹身殿 上禮

郊廟太歷官九年得臨祀賜名泰

太深木人 舉任亨太榜進士洪武三十三年陞兵部  
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召太問邊將姓名太  
歷數無遺又問諸國藉太進神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子

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

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

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

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謔言雖至而不入惡而

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謔言雖至而不入惡而

純中正中  
之論

不難於歸  
命而難於  
歸後一心  
事上

先勝平

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  
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  
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  
論。○上覽史因論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  
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  
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為  
文。遣官論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真能保境安民。誠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寵榮。  
策勳盟府。大非一時。草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  
事。上風夜畏。感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真獨無所  
染。事。高皇帝。論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時功臣所難也。若  
真者可以為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在捕魚兒海。問道兼程中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  
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  
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  
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處。毋令虜望見。烟  
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  
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  
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  
行。虜皆不知。虜主乃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

虜寇去矣

其太尉蠻子率眾拒戰。敗之。斬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  
其眾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  
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  
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  
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  
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朵  
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  
士男女寶璽圖書金銀印馬駝牛羊無算。遣人入奏。遂  
班師。

按初元。順帝遣于沙漠。既而國人謚曰惠宗太子。受  
諡誠理。建康立十一年。殂。諡曰昭宗。太子益王脫古  
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  
之地。為下所執。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  
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中之也。先。近日  
吉。崇德。答。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帥師至曲津。運河招降平章阿晚  
木等。人口馬駝亦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  
進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  
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  
溢。出如溪。眾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  
至是泉湧。悉與夢符。○玉等還至京。獻俘。上大喜。頒賜  
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

鈔八百錠。彩緞四十疋。餘有差。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

元入漢矣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尋封其子瑛為西涼侯。○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元主妃志  
親自盡喪  
秋之人尚  
存惡惡良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六

心從信誠  
實其何不  
拒之於初  
於是豈可  
以春秋之  
法責其類  
也哉

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于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潘陽侯。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謂玉

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

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規伺動靜。此豈人

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

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併左副將軍延安侯唐

藍玉淫污  
元妃不恒  
禮德乃于  
古之班  
以慎厥終  
四字天威

勝宗  
阿資隆

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頗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為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阿資隆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通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七

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為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傅友德等以精兵感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霽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  
及子孫之道乃為保守勅頒之使知鑒戒○勅五軍都  
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  
公孫恪為金寧侯

功過不掩  
聖主哉

按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  
國公仍錫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上降手勅褒

封事高言  
皆治平良  
聖明文苑

嘉賜金銀鈔綺不貲○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  
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  
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皇明法傳錄卷九高皇帝

後九章奏  
刻疏歸者  
皆不費

上親選授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  
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  
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言臣悉心  
而論其明  
無此千古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  
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愛鏡玉成  
雖父子無  
此真切

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  
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  
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沐英自雲南入朝尋復還鎮立

衛越州屯兵守之

沐英自丁卯廣西何赤部酋長日者滿日實情結越州  
阿資為叛英自將禱者滿實情誅之阿資亦降戊辰河  
資復叛遣寤正討之殺火頭并宗等五十八人餘獲千  
計阿資毋出降及是入朝上晏於奉先殿賜金銀鈔

綺不貲為鳳陽造第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皆心  
服爾宜亟回以安之英乃回蠻酋長越境款降回鎮二  
年順寧蠻猛吳馬成因爭龍甸遷怒傷官軍遣都指揮

俞輪問罪問服不肯阿資復叛英親提兵至捕衝殺獲  
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逃匿有旨諭英還鎮阿資

皇明法傳錄卷九高皇帝

遣子出降英請於朝立衛於越州屯兵以鎮越州平英

在鎮治水利通鹽井墾屯田軍食饒足

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地越州夷言為苦宗部元末龍

海居之部屬俱羅羅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其地之賜

陰山論降之龍海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為本州知

州尋復為亂英以計擒之從居遠東至益州病死阿

資繼其職益禁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

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

辭賜賚有差

陳建曰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

矣崇其爵為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賜焉有佃

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馬賞延於世嫡傳未也象子

庶子皆官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為王妃焉未也其



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繼錢焉。有  
其先登之鈔箋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  
不克終。亦其自取也夫。

高汝栻曰。聖祖待功臣厚矣。然覽廣業所記。不無  
疑焉。記云。帝遇春北征。道經山西某縣。晉恭王吳榮  
之。同吳侯伯四人。次日皆中毒死。或以王受。上旨  
故爾。徐達病疽。上問所欲。食速。奏欲食白馬肉。  
上殺御廄白馬以賜。不踰日。達死。湯和將歸。風陽驛  
日。臣年力頹邁。聖恩宥命。上變色曰。公開國功  
臣。當同享富貴。何出此言。比離京。泊河間。舟漏。淹死。  
乃舟人密受。上旨。鑿舟沉之。宋濂安置。夔州。將羅宋  
無人與易。榜腹三日而死。未至郡時。已有旨令閉  
門。事皆未必然。然。幾。極。則。危。功。高。不。賞。古。記。之。矣。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弒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王國事。  
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各遣人來朝。

已巳。洪武二十二年。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

四處來朝  
以我城大  
軍又得王  
祥等守營  
也自大軍  
捐養嗣門  
始鮮而陵  
不寧矣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致仕唐鐸。仍兼詹事。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已迭

班侍從。當時東宮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院。至

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

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

鐸為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

書之祿。

鐸。鳳陽虹縣人。為人重厚樸密。太語稱其始友及  
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可見。

二月。命列侯諸將。練兵西北諸塞。○禁武臣不得預民

事。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

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造

置三衛

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欵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  
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  
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司達五  
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金自官給。毋擅  
取於民。違者治罪。○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  
餘三衛。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  
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  
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陽曰太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  
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  
每歲朝貢。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遣行人齋勅。旌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先是。通政司

言金華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礎執法不從。上

嘉賞其稱職。特遣賜鈔并酒。以旌其能。

吳棧曰。甚哉。聖主之嘉意守令也。一勞丹徒知縣  
胡孟通。金壇縣丞李思進。又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  
輝。常州知府范好古。蘇州知府王觀等。上既嘉獎  
如是。下必益勵厥志。以報。聖明。循良之效。有不尋  
也。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為士源。初敏等八十一人。為給

事中。上以其適符元士之數。改為元士。至是。又以六

科為事之本源。改為源士。尋復改為給事中。○狼洞黃

平復河東

平蠻作亂命頴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連迭兒殺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更定大明律書成命頒行之○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頴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皇明法傳錄卷九高皇帝

曹恭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由六安侯子正威駐長寧夷陵論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入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

平百夷思

一如所論○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養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大用賚勅往諭思倫發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上謂侍臣曰典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為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

白是帝王  
怒於此  
想見聖祖  
鑑鏡之妙

皇明法傳錄卷九高皇帝

十三

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以撫德州，同知陳襲為太僕寺少卿。

襲故元御史，稱壽之子，生罪當戍，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權是珉。

十月徵處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一時名士多與之遊。上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將授之官，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稱為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

作帝王廟於欽天山。上素重祀典，其於古帝王尤所

致意，先是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命徙建於欽天山之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十四

陽自五帝三王，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勳碩德，比侔者

列像於庭，每歲春秋二祭。上御宸極，命大臣承詔祀

事。

高汝栻曰：初歷代帝王廟成，上親祀之，各獻壽。獨與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增此爵，廟中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淡痕，透其面。上笑曰：凝斃子，爾失天下，夫爾漢北之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之所本有，復何遺憾言罷。淚即收，不復出。

故元遠王阿札失理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

兵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遣下令班師，虜聞之

以為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次

洮兒河，獲人口馬疋數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至黑

讀公英案 馮氣益奪 期向變矣 稅呢

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爾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我朝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稱首。然詔定建寧貢茶額，例其猶在寧河東甌，上與開平岐陽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為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芽，及存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上以進，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立草場牧馬，及寬各處稅局，司商稅。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詔燕王及

晉王分道伐虜。高麗國相李仁人囚國王禰，而立子

昌為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十五

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

實辛朶子禰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

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

允所請。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

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

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為。今其情見矣，且

其真偽莫知，若果為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為，倘陰

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為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

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贊兵

備道歸進學，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贊言

嚴密得體

父子相友

君之仁者  
香養士我  
太祖實可  
當之  
惟聖人能  
選推

父成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  
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  
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  
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  
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  
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  
用矣。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  
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燕王  
師至進都。故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  
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十六  
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  
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  
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  
花等。駐廬帳于進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  
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進都。隔一  
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  
不花見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  
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  
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  
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

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  
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九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  
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  
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  
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  
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  
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  
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  
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十七  
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  
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京國  
公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  
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  
復。宣德侯金朝典。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  
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新  
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京侯濮瑋。持兵負固於兩間。  
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

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置龍里平壩二衛指揮使○司國子監祭酒宋訥卒 上遣行人特致祭葬於家官其次子復祖為國子監司業

吳前日訥剛正威嚴在成均館學規立師道宿弊一厘不忝其職而高皇所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上燕閑思欲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乃令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於潛處廉幙時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收訥明日訥朝罷上謂之曰非日某時卿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茶既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委任故含怒自訟因問陛下何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而給自訥始則恩遇之隆可知也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十八

平柳甸散 毛散狗盤

置閭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為之○詔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

平九溪蠻

民作亂涼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

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甲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

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於家是年海卒

深國之獄 代王國用 論奏究獄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不究也是春榜刻功臣

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詔求仙人張三丰

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鍊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窟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瀟灑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即雪中射野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庵於展旗峰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起擢太常卿後文皇帝復遣胡濙徧往物色之故待三丰禮遇極隆臨別贈一策笈告曰公家不出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十九

千日當有奇禍必絕粒令爾此二物急難時披戴笠流圍呼我我當為公地已請難兵至景隆係獄詔絕其家糧食其家如三丰言呼之忽聞中前後皆生殺逾月然刈食得不死○洪武時異人非特三丰也有徐天明者見上言國家運祚來數上惡其惑衆將殺之問曰汝何年當死天明對曰今日午時死于緋衣小兒手中上故命老千兒承青押出行斬後問千兒姓名蓋裴嬰也緋衣小兒隱語耳上知其為異人命葬之又山西平陽有張金箔者善幻術上命為之乃以瓶注水書符投之巨火四炎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刻開花萬朵嬌妍絕倫張乃剪紙為身坐船上唱采蓮歌拱手而去不知所在

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鷲襲封誠意伯

初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既而基子惟庸為其所害基子連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布政使沈

古傳會選

孟子節文

孟子節文

禮記

立本所會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上甚憫之至是命建子為襲封增祿賜家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同徵至者儒

安錢宰等脩纂書傳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妥

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其傳得者存失者正又集諸

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又

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先是上覽孟子至上芥冠擊之說大不然之謂非

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

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與觀白隨祖

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

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脩孟子節文

鑄渾天儀○更定六科官制○更定蕃國朝貢儀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軾古史

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按赫以歲督海運功封侯後進論監黨國除武

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與襲指揮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

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

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

移與子其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

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

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為

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

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為費浩繁命種桐漆樹於朝

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許觀貴池人鄉試會試俱第一後後姓黃建文中仕

至禮部侍郎死子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

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

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用藍色絹布為之寬

袖皂線縫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上欲密察民情數為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道士於

憲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網巾也用以繫之頭

上則驚曰網巾何物對曰此何物對曰網巾也用以繫之頭

觀結網道士來命為道官仍命所為網巾十三頂頒

皇明法傳錄卷九 高皇帝

示十三布政司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

自元以前無此云元楊維禎號鉄崖蘇州人見

定巾上問此巾何名楊對曰四方平

四月慧星入紫薇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

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

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

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

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

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

此工廉張九齡進于秋金鑑矣

聖祖不但禮樂征伐即一巾服之微制制宜民若此

關士卒已命救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通逃。餘悉令屯田。○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鑿與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大悅。問其藉命。翌辰。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上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命為北平布政使。○命翰林院侍讀陳廸為山東布政司叅政。捕蝗。殄盜。民其德之。

征於密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二十二  
八月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眾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造第鳳陽。賜鈔與葦。先塋黃白金銀彩緞。優老於家。○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 上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於天下也。

存之有故

以一典史而述其子都御史。朝用人不拘資格。惟其言之有。關係耳。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時進此。言身家兩破矣。

上是之詔論如律。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其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供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近習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藉裁去冗員。以防異日美權之患。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二十三  
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此律條以律

高汝栻曰。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釋典受汰。勢不並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與為敵。要之道家。人人不深。終不能與佛。教。角。故寺院為獨多。魏世宗時。自河洛關陝山東。江北。而南。未及天下之半。寺已一萬三千餘矣。元時。詔宣政院。掌釋教。共寺四萬二千餘所。滿溢至此。因有僧如唐會昌中。毀寺四千六百餘。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唐周顯德二年。毀寺院三萬三百有奇。此真英主。作為令人景仰。今 上固無意求仙。亦無心仗佛。其毀寺也。肅清邪流。之消惑。其存一所。以居之也。始。毀。佛。道。之遺。其是。非。萬。古。之。法。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川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命都督劉真自迤北往西。創立甘肅州城池操練軍馬屯種田疇。陞學官立於雜職之上。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為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橋。一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三十四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高汝拭曰。蜀之門戶。歸巴。間險隘在楚。形勢要。嘗謂在我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以為險。近奉朝議。十許邑。一切削平。以開道路。開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謂太平無虞。則秦關二百。長江天險。皆非治國所右矣。今金陵有閩江。不請險。虎踞江心。大脫舟航。若可鑿去。我神州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毋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謂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問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命擢寧海儒學訓導。聞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怒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

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以花茂為廣東都指揮使。司同知。茂舉縣人在廣州。常勦平陽春等縣叛賊。與靖遠英德翁源香山等縣。併海南雷州等處山寨。徭賊蠻賊及倭賊。至是陞都指揮。同知。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通逃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連魚。遇番賊則同為寇。不時出殺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為兵。庶革前患。又奏請添設沿海依山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藉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詔從之。  
皇明法傳錄 卷九 高皇帝 三十五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棧 訂

雲間 吳棫 增刪 高 萬化 正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俞通淵進軍首克銀嶺洞及  
三門合水古州滿洞克銅鑼嶺二月克龍里四寨克酒  
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湖三達及龍寨兩  
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通  
淵屢立戰功克繼父兄遺烈封越嵩侯賜券世襲○穎  
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 上曰爾食祿  
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靖江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王守謙卒

此與前同 國之意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好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  
奸險狎比小人肆為淫虐上未忍置于法存還京  
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寄貨使  
居鳳陽力田其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經七年以其  
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者殺如故軍民怨咨猶不  
忍置罪仍召還安置鳳陽益復橫恣強取牧馬暴掠  
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  
世襲其職

升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管  
軍士缺伍削官令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 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  
部曰忠之祖勝昔為萬戶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

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間今忠雖坐軍律當  
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為本衛僉事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九斂斃謚曰懿文○上慮殘胡  
為患命並邊諸王訓將練兵御奉天門早朝罷與皇長  
孫議及口占詔勅賜諸王內一欵云常歲訓將練兵驗  
視周迴封疆險易造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姦邪難  
以口舌惑聽命修撰許觀練子寧編修吳言信執筆聽  
命書之 上顧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塵不動胎  
汝以安也○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叛詔都督聶緯總  
兵討之命其俟藍玉至則緯為之副五月玉至罕東欲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縱兵深入其將佐多有言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不得  
已由隴石抵建昌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焉能  
率兵至雙狼寨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  
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寨拔之月魯帖  
木兒復遁去能復追轉戰而前破水關寨及上廬寨追  
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斬  
者無算官軍入德昌進至水西斬其把事七人其截路  
寨上酋長沙納的皆中流矢死能攻天星臥漂諸寨皆  
克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于是玉親提兵至遣百  
戶毛海以計誘之并其子胖伯遂擒其衆遣送月魯帖

第357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反內

木兒至京伏誅因於邛部築城置越衛鎮守之

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

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

間疾苦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下民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三

歷指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齊威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論宋儒胡瑗爲

蕪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錄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

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寬之極

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

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關利航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十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伯死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髻鬚毛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入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

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

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違違無所

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

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

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

十萬而還○遣都督周典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四

地爲所試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與等進討追至微  
徽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  
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  
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皆切時弊  
疏奏 上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疏意謂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使能修德  
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連年遠  
征祿爲傳國寶之未得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  
國時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  
而亡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  
爲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忽真正之寶而易無  
用之小寶也 上嘉納之

上自懿文太子薨 每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五

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迺立皇孫允焄爲皇太孫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柱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之

江夏侯周德興以惟簿不修伏誅○命馮勝王弼等往

山西大同等處藉民丁立軍衛開種屯田

高宗法曰國家設立屯田可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  
以今車勢觀之軍可行于股視衛所而極邊衛所未  
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戰士不解甲而臥即有  
田安得耕且牛種器具從何給即能盡給乘間而耕  
不遇克虜馬之夕之秣耳故極邊屯田似未可盡舉  
自屯田廢而上庫金錢于邊做下枵腹以戰守則用  
盡歸于武弁衙盜此轉非所謂屯田者也  
飽者心病病者望遠慮者將何策以籌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人珠  
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  
必爲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美其有四善  
焉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  
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  
羊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日十行俱下積學爲文  
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蹟  
欣然有願奉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  
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  
未悅文藝恒以明王道爲己任進修所請月異而歲  
不同世咸以爲朱程復出嘗計病絕根亦處之泰然  
洪武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六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重芝甘露  
論 上每而試舉于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  
註日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  
杜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 上方重賞罰以  
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是職

疏鑿深陽銀堡東填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于河凡三十九百六十丈又沙于河  
至懸胎堤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  
十五萬九千七百八

崇山侯李新督其工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疴戶部趙勉

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

免官○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脚

僧詣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日

温涼藥二斤一日温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  
注之沉香酸以服 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  
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苜蓿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  
病愈精神日强

史吳楨曰仙藥神丹世亦有之卒無所考即周顛仙  
進藥事最奇最驗秦皇漢武求不死之藥下海上而  
卒不得 聖祖不求而自獻于金門豈非為一身長  
久計者天固靳之為 聖祖造福者神自效其靈耶

西定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至  
失聲飲食為少近封黔寧王謚昭靖贈三代皆王爵

英為人寬弘沉著誠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  
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  
兼修惠政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  
兼修惠政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田至一而一萬二千畝軍食歲足恩威並施教化大  
行雲南遂為樂土一按雲南在前代皆為蠻貊異域  
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算之所致而傳頌公沐黔寧二臣之績  
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  
南沉勇存父風屢討平蠻寇洪武末卒大晟仍襲西  
平侯永樂中以平交趾功進封黔寧公卒追封定遠  
王次昂任都督亦管總兵鎮守雲南次所尚公主授  
附馬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 御賜名 字從政 世為揚州人 元季兵亂 司馬生  
九歲 無所依 上得之 養以為子 既長 出入侍左右  
屢從征伐 有功 歷陞中軍都督僉事 二十五年 帥師  
征 越 越 遷至 成都 疾作 至是 卒 司馬好文 學 溫恭 謙  
讓 無 綏 士 卒 賑 恤 貧 窮 尤 故 士 大夫 公 事 之 暇 退 居  
一室 蕭 然 如 韋 布 之 士 自 少 富 貴 家 無 餘 資 云

東莞何迪作亂 廣東指揮使司遣平擊之 送京伏誅

軍士亦能  
上言言事  
國初言路  
之開可知  
言事而即  
授以官  
聖祖納諫  
之恢又可  
知

蘇益王孫  
考六

一言殺身  
殺之謂也  
大傷元氣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命禮部擇其  
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考入覲官員治行以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天下第一賜璽書以勞之曰曩  
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海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厥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  
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公藍玉吏部

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  
捷素狠復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率民田  
民謂之仰史玉執御史權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  
北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  
怒會有許其陰奉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  
宴容止倜儻總兵在外專斷刑罰至違詔出師道  
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王  
不喜曰吾功不得為太師乎及奏事上命加太傅王  
曰疑我矣遂為逆謀錦衣衛指揮張瑄等謀殺王退  
上集羣臣廷訊王強辯轉展拳拳榮不肯服吏部尚書  
詹徽叱王吐實無徒林連人王大呼曰殺即吾黨遂  
并殺徽時霍慶侯張瑄普定侯陳桓綏德侯朱壽吉  
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朱瑄翰林與著孫  
高汝拭口微同子性愛忍用法苛刻嘗指李善長竟  
生死惡解得為王朝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緝危法  
盡文太子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微所持有法也太子  
入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微所持有法也太子  
為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唐徵我及建  
文為皇太子孫藍微錄藍微辭王恐相林連故促殺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民謂之仰史玉執御史權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  
北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  
怒會有許其陰奉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  
宴容止倜儻總兵在外專斷刑罰至違詔出師道  
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王  
不喜曰吾功不得為太師乎及奏事上命加太傅王  
曰疑我矣遂為逆謀錦衣衛指揮張瑄等謀殺王退  
上集羣臣廷訊王強辯轉展拳拳榮不肯服吏部尚書  
詹徽叱王吐實無徒林連人王大呼曰殺即吾黨遂  
并殺徽時霍慶侯張瑄普定侯陳桓綏德侯朱壽吉  
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朱瑄翰林與著孫  
高汝拭口微同子性愛忍用法苛刻嘗指李善長竟  
生死惡解得為王朝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緝危法  
盡文太子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微所持有法也太子  
入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微所持有法也太子  
為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唐徵我及建  
文為皇太子孫藍微錄藍微辭王恐相林連故促殺

王上閱之命併鞠殿院服大孫令先斬  
徽手足戮于市人皆以為天道之報云

癸亥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

上自即位以來封資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

其服舍器用僭侈踰越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遵其僭者

指內帑以糴粟

以長孺婦詔方得開倉發粟法遠不及我明矣

三月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粟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漢書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詣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為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幼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

自推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納教子孫勿異受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用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毫末必行孝謹無敢私諸婦惟事女丁不使與家政子孫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僅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甚多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具名上考驗職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罰降爵重者奪爵為庶人不用刑

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

十一月封皇子穗為谷王。以劉璟為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肅遠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示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虐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勅建壽廷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

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

蓋此之至勞心民事

外一有所偏其失也。多况弊也。二者之交攻耶。

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投以種。種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十二

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按安童。永州新陽縣人。父玄。戍定邊。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上書自陳。上憐之。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愛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

既憂終聖此非虛

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俟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時海內太平。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棧。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放其樓有雀鳴。醉仙。詠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棧。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膈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兒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

大孝以中。正為至誠。與之為。聖朝必不。贊也。

惟此可以。致其本甚。

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寰宇通志書成。

總其所為。不為旌表。希求其旌。寰宇通志。

按此書分為八日。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又西南。距雲南。金。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二。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里。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十四。

如預知。其事者。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陋。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好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堪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

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者民劉本等請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賚勅往勞索易受賜請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解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與籍

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十五

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安南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上諭禮部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責之仍却其貢之不受○以翰林院修撰任亨太

高汝扶曰四聲而後韻書始于沈約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如專用之稱禮部韻書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若黃公紹元人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今生為明人自應遵洪武正韻不則宗四詩古韻蓋洪武正韻高皇帝所御製當時受詔作者千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韻書為七十六韻

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朝廷故事他所祖擬舊墨守類譜何若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酢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洪武正韻禮部韻也願不從虛世之禮部

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十六

韻而從前唐律為下不信所失寧在聲音也哉郭明龍先生曰宋文憲謂聲韻莫備于四詩詩皆孔子所刪合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為大雅又曰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若用黃公紹韻會不幾更右而夏代耶士大夫寧畔制不

郭正域曰韻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非記及之不以率而惟諧其聲古無韻音而其所以韻不以形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自朝廟君臣下及閭閻夫婦人不同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同今一而韻之靡有出入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必行六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聲夫樂律聲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和聲則無異音

代而下俗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近體詩惟宗唐韻而今所傳韻類即唐韻韻也故唐詩宗之入明文章家以古韻為騷選中州韻為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為平近體韻不可入古韻不可入故管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天

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即管絃也則何詩尚非詞韻乎近日支派愈多而聲音愈不可辨矣

為禮部尚書○詔刊行韵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將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末責公紹韵會重加較正三吾曰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書進上覽賜名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高汝扶曰四聲而後韻書始于沈約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如專用之稱禮部韻書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若黃公紹元人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今生為明人自應遵洪武正韻不則宗四詩古韻蓋洪武正韻高皇帝所御製當時受詔作者千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韻書為七十六韻

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朝廷故事他所祖擬舊墨守類譜何若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酢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洪武正韻禮部韻也願不從虛世之禮部

皇明法傳錄卷十高皇帝十六

韻而從前唐律為下不信所失寧在聲音也哉郭明龍先生曰宋文憲謂聲韻莫備于四詩詩皆孔子所刪合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為大雅又曰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若用黃公紹韻會不幾更右而夏代耶士大夫寧畔制不

郭正域曰韻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非記及之不以率而惟諧其聲古無韻音而其所以韻不以形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自朝廟君臣下及閭閻夫婦人不同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同今一而韻之靡有出入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必行六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聲夫樂律聲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和聲則無異音

代而下俗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近體詩惟宗唐韻而今所傳韻類即唐韻韻也故唐詩宗之入明文章家以古韻為騷選中州韻為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為平近體韻不可入古韻不可入故管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天

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即管絃也則何詩尚非詞韻乎近日支派愈多而聲音愈不可辨矣



昔人謾師子厚輩皆讀書不識字今以韻學觀之奚以異是

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不許奔走于外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溪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許毋得私初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送有司問克軍不許私自削髮違者父母坐罪○詔凡

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即魯恭二王德命之曰荒曰愆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謚也武臣即都督弗謚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未嘗制嚴矣終 太宗

皇明法傳錄卷十 高皇帝 十七

世文臣之得謚者惟祿恭靖廣文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人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國值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宜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謚也則取弗掩也文宗之以爵也文憲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悍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與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益淫矣當 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及文憲持乘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率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持乘則其子爲市馬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略而後得即得之不謚不上謚及身以罪棄削葬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際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命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謚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勳臣親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

下自即位以迄廢儉有惡行政術亦有謚則言官請之神部裁也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濬唐鐸胡傑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恩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散取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鉉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際之操法于賞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 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太言各道印篆相類乃 命改其制守院印十皇明法傳錄卷十 高皇帝 十八

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煩劇每道印十餘皆五

高汝斌曰國初止有副卷御史而無巡按等差是以憲綱獨嚴制卷條式其內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司則按察司權甚重可徑舉刺迨後設巡按又設巡撫則舉刺不專行矣今各省按察司到任布政司首領及六房參見布政司官到任按察司首領六房吏則否備有初設之意巡按巡按則否蓋代巡也各道分巡食關御史皆稱欽差巡按則否蓋代巡也各道分巡食事官五品其印章篆文與總司三品製同其餘司印文除玉筋篆外文皆九疊惟御史印入疊樹九孔可係之以行總兵印乃九顆柳葉篆云

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暴卒

友德爲將英姿颯氣猛奪虎視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騁千里威震湖廣胡虜及貴夷咸畏之

故能推原廓清，佐成一統之業。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首稱。然以頽公之勳，較之其猶在寧河東漢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者乎。卒以黨禍，身既暴亡，爵亦無襲。今六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頽公訟之者。惜哉。

立茶馬法

高汝栻曰：昔人以茶為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專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持矣。于是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之意。然于體統已失，願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于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于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幣一時之匱，暫為權宜之舉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定文武入朝次序

常朝每奉天門，鼓動文武官，各以次候之。柵下，止鐘鳴門啓，文由左掖，武由右掖，分兩大班，東西相向立。至立金臺上，後一內使捧寶座，進御高聲云：「安定了。」上方坐定，執靜鞭四人鳴三聲而退。蓋取意四邊靜云。鴻臚唱入班，文武各照品級序立。唱一拜三叩頭，分班跪。老翰林由東階上立，金臺左下。錦衣官由西階上立，金臺右下。給事中由東階下，鴻臚通政官立階下，西御史序功，東西夾階下。南立鴻臚，奏朝見。謝辭官，品階明見。謝辭官在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外官退去，京官仍進。班立。錦衣官傳收一聲，諸文武官皆散。御史左右皆留。北立御史，在前序班。在後每班六員，御史首班。仍留其一待侍，外收銀史入，續立亦六員。御史首班。通政司官將吏戶禮兵工五部，所干事宣奏序班。引進奏人在後，每奏先吏部，以次具奏。吏部等官亦以次趨進。承旨各退。三法司另有日奏，是故不同。各部也。具奏事畢，鴻臚傳呼六科，六科相向過跪。吏科奏云：「首意題本，蓋光一日首意，俱列奏之，以防壅蔽。兵科奏云：「守衛官軍，揭帖蓋該山守衛姓名奏之，以防嚴守也。奏畢，吏科轉遞兵科，兵科轉遞接本內官，舊制宮中不將符籙起，或它物投之紫禁城下，以試守。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十九

衛嚴否，次早起風，給事中引宿衛將軍，執所投物件，在後奏云：「某日夜某更，遞出鑰匙一把，引來奏知。十物則稱雲物，其防計詳密，周慎，謀謀矣。鴻臚又唱云：「奏事侍班御史夾御路，直行三女轉上御階，跪。初奏某官某事，差錯合當擊問。請旨如旨命當駕官則當駕官，承旨如旨論三法司則法司承旨。三法司見有劾奏，亦已立階下，伺候矣。百官無不肅敬。鴻臚官復奏事畢，候駕起方退。正所謂從來不信叔孫禮今日方知天子尊是也。故詳紀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終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二十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 輯著 西湖高汝斌 訂

高 鼎 煥 正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為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出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眾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眾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由是蠻夷震服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四月宋晟兵過溫臘江分兵為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三年封西寧侯

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管轄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

聖祖用心 遠勝故機 摩無不中 疾

野登成謝

聖祖廣天

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此其意必有深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逃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命管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川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為婚姻誘合諸酋肆為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緩慢命故與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資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輒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

先推戴聽命惟謹願 上嘉焉息體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況殺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人聞則論一語

不流行師校在奉詔即行下少頓家臨敵果敢堅忍

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必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

敏達何泥古為家者膝委日餘年皆資道歸賞賜

多惠郵郵父老及孤寡無告者餘無劫居丹徒

元年巡撫周忱為其才校錄衣自只尋降正千戶從

揚緒趙榮使凡刺選罷指揮食平充參將延綏虜寇

邊遇害龍勅才智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

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

雲南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群臣勅曰朕自起兵至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

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

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

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

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剔劓割之刑蓋

嗣君官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

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

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聖祖嘗云  
律令行之  
已久奈何  
犯者相繼  
出是出五  
刑之法以  
治之教民  
畏而不犯  
刑法固用  
重矣也  
口作大誥  
以昭示民  
開使知所  
趨避有戒  
守之制刑  
非徒于  
刑之輕重

者不能

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

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

相○詔免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今年合納官秋糧

刑○詔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

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

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

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富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

思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

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

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獲

英雄習練兵部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

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

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華元朝姑息之政

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

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

已齊之蓋自平武自已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

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頌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

謂自開  
歷遠來故  
山之直意  
使謂者

武六年  
祖訓已  
作更改  
朕惟願

皇明祖訓

心格骨

聖主不可  
及處還左  
此

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嘗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聖祖訓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為戒遠矣。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五

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群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五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雖減半支給。賦猶難更數千百年。當益。禮廟堂之處。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高汝斌曰。國朝分封諸王。體統甚重。其後。諸王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于是禮。禮。以。皇。耳。冬十月。冊馬氏為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首黃世欽。黃嗣椒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首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首陸允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六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醒。○。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遜。言。至。治。○。權。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選。才。問。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

洪武中  
凡民正人  
既富方教  
亦用人之  
一進

思聰可  
不辱君命

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松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珍擢戶部員外郎珍受官辭祿上器重之如丘願湯行之屬皆大元

詔納國王罷兵解爭緬人聽命復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齋詔諭思倫等倫等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祁首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論其祁叛者稍退思倫等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饋思聰為書論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遣使者還朝自此不敢為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等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七

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為樂率其和眾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禮部尚書任亨奉使安南私市蠻人僕事覺降為監察御史

三月寧王權奏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于道上言胡兵往來恐有寇盜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于是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燕王率諸軍北至徽徽兒山遇胡兵與戰

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及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為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八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高汝斌曰昔象山人謂景高元末遺儒內附仕本學教論雅表箋禍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謂之曰世風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初不知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謂小人之向彼安知之上由此覺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至是頒有成式則人心安而不測之禍清矣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海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

精至之言  
自能感動

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務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

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頒得古定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葵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九  
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權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

聖祖厚以  
古人期望  
臣子寧忘  
有之

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

十二月攻破濶水寇宗那革買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二千餘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

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惜服

按成楊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八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鄒

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書民具列各官善政諸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道還仍給者民道里之費

丁巳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以備胡寇

既而漢沔盜高福興等為亂復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

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之禁○白虹亘天貫

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

信稱為考試官取泰和宋宗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十  
子無預者

三月殿試賜進士以聞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

為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

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葵贊善王俊華司憲司

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董章紀善周

術蕭梅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稍受其所屬以卷

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

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稍及司憲為

藍黨餘皆胡黨惟戴葵不與焉召有三吾請成遣餘皆

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作首降為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

素晉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臨亦憂駕使更符一二年在此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明運錄所謂被運猶未除耶

頌為政錄要十有三條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倉書

案續次第軍士月給糧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古

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德鎮撫

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高皇帝

德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

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

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

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

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德井孚臨難捐身因

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德為指揮僉事孚為正

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

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

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

切金廉吏不其其人更厚

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

餘人並賜鈔遺還○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

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没上以天象示變占此

方當有警乃勅晉燕代遼寧各六王勅兵備虜○駙馬

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

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

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

橫擾藩閩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高皇帝

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

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擄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

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難責成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

家其福

七月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

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

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

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

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

無人之道無以喻此



茶銅鼓

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  
○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  
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今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

內選年老耆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  
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

其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鳴鼓皆會出

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

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十三

相賜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

俗厚矣○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

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

絲絲緝麻纓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機公私

遺索交至竟不能為已不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

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

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

爾費之于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

庶父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

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

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

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比撫華夏為眾所推戴定

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

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

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

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世畢變履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王

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平緬蠻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十四

才幹孟叔遂宣慰司思倫發倫發奔至京師 上憫之

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

凱為右將軍討之 上諭之曰強臣為亂勢不自容奔

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

雲南與西平侯且駐兵江上先遣腹心之人往國中諭

爾還國之意以觀向背且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

幹已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才幹孟叔逆之感自消矣

于是以兵廷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才幹孟叔孟陽請

人貢而陰實拒命春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

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其酋

與也憫 朕平不 手如傷也 台母馬湯 文武為一 人夫

下細才幹 五級

刁名孟斬獲其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  
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甚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  
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楊塵  
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警懼遂  
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  
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  
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而何福率兵往討竟  
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是時都督僉事徐  
凱亦執木瓦寨叛首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賈哈刺此上蒙也以上師免建昌校以指揮軍領其  
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十木瓦寨其地險峻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十五

三血未絕下臨大江山港悍急不可行舟惟一僅僅  
可通人行已軍至輒日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  
是就等至斷其後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  
就窮促就督將士直抵其寨而攻之就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  
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  
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廣  
西右叅將劉真克平徭賊遂定奉議南丹等因建州縣  
衛所及指揮使司○春以齊秦爲兵部尚書

秦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  
知千上收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  
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秦預焉乙  
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建州姓名

秦歷初無遺又欲考諸國編秦出  
中手則以進甚悉自是益承春遇

三月晉王堯謚曰恭○勅遣道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  
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以都督楊文總兵北平秦贊  
燕王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置成  
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橋州宣慰司茶倉三所收貯茶課  
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  
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戴元禮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  
初仕御醫事太祖藥餌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太孫即位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  
使達簡王蕭王慶王慶王皆拜元禮至京聞 太祖宣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高皇帝 十六

太祖語天問勞元禮簡王慶王  
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

閏五月乙酉上崩於西宮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凌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  
糜散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  
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  
盜賊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考古文制禮作樂修明  
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聖法最嚴

註洪範。敘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術。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餐。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壺之政。嚴官寺之防。杜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十七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旌廉能。黜貪酷。推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請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衆。武王代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挾縱徒集。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上初不識 書每退朝 暇延接儒 論于今 詔命今 筆立就 混于古 傳臣立 下孫厥 高帝非天 入史非天 機之至 竟能此

聖以有位 猶良言取 聖孝 聖子不忍 其親之 聖人子弟 此 沃孝至仁 遺諸止精 王臨恭 太祖神明 猶地必非 聖也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大明隆盛之運。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皇太孫治喪禮。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左右勅有司。長儀悉遵周禮。于是徹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官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綬。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置不飲。水。夜不脫枕。誓。先是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十八  
太祖不豫。多暴怒。遺遺者甚衆。太孫人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顏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不食。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呼曰。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牽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國嗚呼。然有至德之思。身請難錄。詔稱。太孫奉。太祖靈。與后父。日本同祀。西宮。嚴禮之至。斷不然矣。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勅使還國。

太祖建都金陵去邊有遠者六十里此時出  
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  
兵防禁地大體重易以驕借洪武中葉居升應諸陳  
言極論分封太侈太祖大怒學死獄中後無敢復  
言者太祖既即位曲加恩禮黃子澄及兵部尚書齊  
泰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疑貳○朱  
日○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父  
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棄之日而弗克躬臨其葬其  
誰能忍之不勝念念生心回然易足怪乎○又曰難  
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奔喪其何以令物符勤  
歸重猶疑耳易益乎若詔書未至而  
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 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  
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  
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十九

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  
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  
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如社  
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  
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  
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  
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  
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屨食則  
德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  
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衰情敢不惟命遂定儀

太祖子取  
天不無歎  
學古通方  
帝之明與  
皆領聖德  
皆說諸公

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  
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峻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

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如 文皇人金川時遣人送太

后至進不得已起兵之故大后未還官火起依徐王

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華冗員○初省州縣

朱鷺曰世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

以需至治是失局也 建文帝志切養民而所為多

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州縣今日并衛明日并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

以于戈性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

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

象此紛紛乎是

正學之過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

本部右侍郎○命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預

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奏事稱旨 太祖書義字瑒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

建文帝即位 太祖欲用義起歷吏部右侍郎原

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庶書讀受戶部主事

有劉節中為忌欲陷之 太祖并劉節中于市 建

蹇義定國  
初名也  
史稱其  
史部與  
諱沈故王  
神以書

以義者  
正皆正李  
密度不明  
不能詳

建文為皇太孫時生東門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統  
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幾足自守萬一有變  
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成亡成小  
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  
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  
東門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制  
奪諸王兵權陳參政則子澄謂田人洪武中以父故  
誦成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備黃姓已獲焉明經  
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  
徽州府元年授循良賞是冬祖母郭氏承重徽父老  
走京乞留屢疏終不許勉蒞郡即葬郭徽之北山  
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為太守山後姓陳除其弟彥因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  
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首廷臣薦孝孺復至 太祖見之日此壯士也當  
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  
士

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為右贊善  
事 懿文太子陳說忠厚 太祖聞而善之權左春  
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民情瘼嘗上封  
事數千言皆當 太祖心尋以誑誤免官與教漢南  
至滇開心訓化不忍歸與其人結誓登殿皆知何  
慕 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述有是擢賜書願  
老堂三字及祭几王賜各一倫上表辭謝紳先翰林  
待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為元學梁王所殺紳前十  
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死紳  
乳貧憂患中綜理生業而陳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  
史百家窮其指歸宋濂一見紳之日子充有後矣紳  
獻王問其賢紳聘教授蜀郡紳舟父遺骸未運丘  
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  
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世等  
薦之遂

有漢南  
失記行世

實心實行

景隆行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  
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  
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  
公李景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  
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

燕王簡壯士為護衛

朱鷲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  
志無叛做處之要自有道太上懸銷之賈誼之來也  
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  
討焉猶曰議親之辭不可過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  
就就承慎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  
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散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雄懼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  
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天抵齊貴意歸于削國而  
慮不能遠正學志近于法古而日不見近人事實精  
快可謂盡  
天意耶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  
馬以勾迷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  
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  
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  
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  
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  
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  
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

天之所造  
何論人心  
語帶怨氣

心在帝室  
何謂此臣

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縣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重慶觀道士席應真嘗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燕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指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具本燕王召見問曰爾能下乎廣孝操吳音進對曰會曾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暇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尙勿謬說道衍諫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東珠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珠相之曰宰相聲聲和尙乃爾耶且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衡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珠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珠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珠一見即趨拜王前占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三十三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承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五年不歸省者今歸省者孝養他日出仕庶請忠君故賜歸士林相裕以焉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張統為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諫雲南上召入與修高廟實錄○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元士地賞賦法今條格高祀公解上下典禮經費往歷悉就

張統有眼

平夏黃

程濟有許  
術不窮術  
言之巧中

裁定與民字悅遠通莫安及召為吏部尚書漢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隱逸日就闕下悉委統試統見統明察押授漢學才授任士大夫有稱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于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仕留翰林充編纂官奉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詹

院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為之○命何福為征虜

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為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雲南總兵

西平侯沐春卒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三十四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選

京○災戾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

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

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領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

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

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峇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

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

晨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

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南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趨赴臨有司劾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遂謫河州○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五

也 帝領之乃擢用昂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導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鈿為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修撰叔英黃巖人篤志立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年薦為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

以德化重 雖是根本 於居迂固

難是通達 難是通達

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昆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六

深有補于時云○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領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肝求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務今乃日晏臨朝群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事母至孝母老疾難奉湯藥不懈母亡瘞墓三年于洪

且須行天 下此子揚 須月而行

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墜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魏赴銓曹魏上書論時政其畧謂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以臣愚見不當聽是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兌楚湘齊兌楚湘子弟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遼谷代慶蕭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又曰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大廟削其地而屈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未逾年北平兵起○召翰林學士宋濂孫惲為翰林待詔

上如郊壇以明年將有事于南郊故特至省往蒞器嚴勅百官○吏部尚書茹瑺有罪免瑺居位日久多私親暱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賊跡右都御史暴昭劾奏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典術不宜居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十月召齊王樽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

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召韓空可為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為人敦厚高潔持志廉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言其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後竟憤事人知其為老成特重之言未久宜可卒

皇明法傳全錄十一 終  
 皇明法傳全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二十七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二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高汝扶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正

建文皇帝紀 帝諱允文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

十年而懿文卒時高祖年六十有五矣是年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子孫至是太祖崩即位年二十二請難兵

起至全川門帝避位還去在位四年前史俱稱華除仍洪武年號然有屢詔命後故特為立紀云

已卯建文元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 太祖高皇帝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

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舄登大祀殿秉

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受郡臣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二 建文帝

方孝孺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 遣使告即位天下神

祇 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

使規朝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

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燕王覺其顏

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命都督會事耿獻左會

都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從屬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于忠徽

執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淺張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雄

耿獻額骨禿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獻長與侯

長于嘗率兵攻永平革命日論死景倩本耿姓與率

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任慈側僅尚大節嘗假同舍

及其忠直

瓜蔓抄

仁政所必

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其約其人遷於之國師備跪  
日某私稿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然恨既  
出備特還之日吾以子珍秘大甚故相賊耳又備赴  
舉時洋化一女為妖所憑備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  
備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  
會都御史 上即位程部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以  
方練諸人盡死而備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  
備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  
疑備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鋒之日我忍不  
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快其嗜喋血御衣 文  
皇大怒命鑊帝制其肉肉盡罵已後後精英迭見時  
入殿廷為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傳染謂之瓜蔓  
抄村里  
為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大

子妃常氏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第九嬪吳

王允燧銜王允燧徐王立子文奎為皇太子 詔優賢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二 建文帝

養老 墾田 興學 考察官吏 旌孝 賑貧 捨散埋齒 贖民 鬻

子 減田租

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允文及 皇子生復命文奎 識

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訝曰胡重獲至是使臣民通呼

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主為公

主儀賓耿璠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 都督會事宋晟

總兵鎮守北平

按璠亦長興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

裕勅直搗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敗快快抱病對公

主泣 上遜去璠益稱疾杜門不出竟

坐罪死公主仍降為郡主明年春亦卒

詔開史館纂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

是情內貞  
外和孝友  
無所不究

林學士董倫為總裁侍讀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  
之。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  
等二十四人克探訪使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賞燕平  
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探訪福建  
暴昭探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為之  
備燕王深憾之。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衡府紀善留  
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為霍丘學訓  
導人見帝問家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喜權周府奉祠正等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  
吏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修太祖實錄好薦  
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反指斥用事者誤國用  
事者怒共世折之不為動清難師入京是修即遺書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別友人解縉湯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肄  
孔子自為祭服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文  
皇繼統陳奕吉是修不願天命請加進錄上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  
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宅日士奇為是  
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就傳而翁聞者笑之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  
用久長之術六卿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為一  
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大僕下武臣子弟宜立  
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  
議乃大加更定

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  
辭歸養親後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  
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武進承  
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置書博雅後坐他事罷歸

等禮

使學教之  
說行文皇  
終身善服  
矣

點塵妙

柱門不出為修承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親官德中  
萬幸老學堪師表守自造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  
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尚書瑄建曰老者安  
之朝廷豈少此一入得還邪王統中卒年八十有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  
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  
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管上覽奏大  
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  
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二建文帝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充文初為御史劾藩王入覲失  
君臣禮情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制  
血書憤詞德上曰予生靈塗炭忠節之邪素負剛鯁之  
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錦衣郎既一死之得  
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于公  
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  
之曰此骨髮必為名輒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夜歸  
失道得一虎牛馬之蹄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  
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設王多僭擬敬乘門  
言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為宗人經歷  
建文時密奏事寢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  
厲聲不遜文皇特憐重之繫之獄以純廣孝育卒  
族之歸刊從容歎曰安起家親各無經畫敬死有餘  
罪惟得一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嘗曰國來養士三十  
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誠也獨以節所著詩文五十  
板諸燕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燕王還國。召樓璉為翰林  
侍書

其慎曰可  
以死可以  
無死必類  
定從信錄  
責其不決  
果審是否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承源學洪武中以藍山知縣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請成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帝  
日得無傷先王耶璉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  
耳遂巡一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  
都御史

按崧山東諸縣人官僉都  
御史請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  
祥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借往 文皇曰

每事為黃  
子澤所撓  
盜亦天使  
之也天忠

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  
將先備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

者不顧私  
親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建文帝 五  
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

傍之脫矣

遣之煦入輝祖殿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  
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為

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於市見  
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傍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

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  
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

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  
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

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

能三自反  
覺非非盛  
德不能

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  
內實多欲歟怩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  
官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  
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官人相爭是其  
常事 陛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逮北平右布政使  
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政事湯宗  
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為心腹辭連昱及璉於是俱逮  
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於廣西昱放為民璉降為銅  
陵典史

如此布置  
已極周密  
如天意  
之所為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綠邊各衛馬步官  
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  
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  
清都督耿繼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昂謝貴則密伺動定

約期俱發○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疏救百  
戶 上稱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子謙復死

高汝欬曰吾家處士燕嘗上書云藩封過濫親王多  
違犯朝廷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親之誼  
事屬難處買放曰欲天下治安莫要於衆志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衰心其裁制良  
策也苟置是錯削奪之策行主優推恩之令則藩王  
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何問下詔褒賞賜逸如淮南  
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皆太庸明治其罪有  
不聽服者裁帝奇之而卒不能用以至於改悲夫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

陽天不遇  
何惡於人

陽徵謫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  
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南下高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比來章  
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  
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  
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求  
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類類

四月湘王栢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  
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  
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

傅為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榘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月以戴德彛為左拾遺宋徵為宗人府經歷王叔英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為翰林脩撰

按德彛與方黃同畫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數言耿  
曹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王叔英黃  
岩人與孝濬同徵為漢陽知縣上即位召入上  
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後死建文之難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奉密命往來軍中  
諒能效職諒開平王甥壯勇  
知方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  
文皇因託疾不起疆卧久之被讓遂稱病狂頭廬懸

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命蓬辰告曷  
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  
盜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

隱母知與  
信母亦然

大數已定  
人將奉意  
以行耳

張信非特  
生一家

且為王子  
孫逆為年  
不板之說

此非人力  
所能為也  
天也

行以起兵之期每對未可至是朝廷復密勅北平都指  
揮使張信手致文皇信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

實告毋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不如轉禍為福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  
幾復有勅趨之信馳然曰何太甚乎乃往啓見王不可  
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

也乃令信入拜於床下王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  
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曰

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  
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家之命者子也呼為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簪

瓦飄墜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  
也王謾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為祥道衍笑曰天意

欲殿下易黃瓦爾王乃喜遂定謀○北平布政張曷  
謝貴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逼圍王實

受密命約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為內應其  
時效順於燕者多恐謀敗曷得為出巡至某分司草奏  
錄畢碎其草於手遲迴庭中若有事未決者然李直友  
曷左右吏也時時侍側窺曷傍惶光景於戶外異之俄  
而入廁直暗揣曰往日文移與吾輩見之今乃燕密若

使有之二水火可也  
極於壁內  
毋乃疎虞  
乎

是乃隨至。則見昂以碎紙揮廁壁內。昂出直取閱之。知為燕事。竟往府告。王益緣直機警。昂令調府中事。而燕王又素結納直。既泄謀。故府中得為之備。○方直之告也。燕王大駭。謀諸臣僚。張玉曰。彼軍布滿城市。吾兵少。恐不足辨事。奈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昂餘無能為矣。王曰。貴等防守既嚴。猝亦難擒。以計取之可也。計將何出。道行曰。容思之。俛仰半晌。沉思未言。燕王復促曰。事急矣。幸善籌之。道行附燕王耳。密語曰。朝廷方遣人逮護衛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二 建文帝

九

此時貴昂何無意外之虞乎漢人欺事

初四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貴昂以王寤於大兵之集。不得已而獻其人耳。於是偕往。衛從甚衆。至端禮門。門者呵止之。惟貴昂得入。時王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擒貴昂。梓為城。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迫耳。誠等不服。遂斬之。時貴昂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

此時有命  
逢及見兵  
起並諫以  
死又有  
二且討賊  
殺惡將焉

大呼集兵  
千人將入  
攻會府中  
健卒格殺  
之

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眾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昂不服。皆斬之。後既登極。族貴昂及誠震家。○靖難兵起。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李友直為本司右叅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燕王既殺謝貴。張昂等。乃諭將士去建文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為名。三司官不同心者。既被擒戮。而布政司叅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都指揮馬宣。卷戰不勝。走蘄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二 建文帝

十

馬宜元

居庸之戰  
一援懷來  
居庸影聚  
源太死宋  
患命瑛死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瑛守關。○江北。驍有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此。又殺驍。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燕王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燕王遂出師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不支。被執。罵不絕口。遂死。○居庸破。瑛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歿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瑛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瑛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

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瑛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瑛軍敗走遂拔居庸於是瑛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宜為執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衆遂識旗幟又識其父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劉真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真性異不馴而亨有二心惟翰魯勇起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作書貶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衣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北至事發貞亨遂執萬萬極辯不能白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大黃子澄善畫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也○耿炳文漢人君用之子守遺老稱善戰北征甫至其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劫之暴卒國除○李堅武沙人父英剛公故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戰互勝負封涿城侯給參政已而敗于滹沱河中棄被擒文皇帝命械送北平道卒于莊嗣永樂中除○吳傑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將被劾編氓奪券○盛庸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克平燕將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滿口戰敗降州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劫怨聖削職暴卒○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暴卒○寧忠后死難○平安滄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靈壁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進都督僉事七年文皇忽問安乃尚無恙安怒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誠北征諸將士曰咨滿釋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此後彼堅  
開不容  
而日無令  
我有殺叔

真不知  
意

父名與宋  
之仁也  
博史至此  
嗚呼夫笑

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  
名○書論諸王削燕屬籍○撤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

免君父子  
難是武子  
之愚亦是  
武子之智

○赦程濟出獄推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漢諸將樹碑飲功濟一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惟之遂止曰為  
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  
上出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止召僧入焉 上  
難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 上至  
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  
術數翔曰願為忠臣濟曰願  
為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  
平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  
林學士謚文節

自溝河之  
戰二

鄭州原本  
作冀州非  
也

料敵設謀  
不出文是  
筆勢請將  
其又

八月耿炳文帥師次於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  
據雄縣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於鄭州都督  
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  
徐凱領軍百萬駐河朔潘忠屯鄭州楊松帥先鋒驍勇  
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 燕王聞之躬擐甲胄  
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莫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  
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  
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  
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

炳文惟保  
言是為何  
無主見也

人皆戰歿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  
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  
命譚淵領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芟草一束蒙  
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  
忠等果至 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  
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  
眾多溺死 王遂至鄭州盡降其眾萬餘獲馬九千餘  
匹○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且言炳文共三十萬先至  
者十三萬分營漳沱河南北 燕王厚撫保遣歸使其  
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因得脫窮馬歸又言雄鄭敗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十四

伏燕兵且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  
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燕王至真定駐白溝河語諸  
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遂推兵  
次無極縣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逆戰張玉朱能  
潭淵與戰炳文大敗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  
漳沱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  
入炳文陣陣眾披靡而王與丘福復以奇兵出其背循  
城夾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為北軍騎  
士所執竄忠顧成皆被擒內兵死者五萬將死無美棄  
甲而降者三千餘人 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

又以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耶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因守真定三日不能下

燕王還北平○吳傑率師來援真定兵潰○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為征虜將軍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報聞帝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帝然之親饒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十五

景隆於江潯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穗自宜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忠敗遠迹震恐谷王乃信如妾通歸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王即命贊畫李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文皇怒曰明不少讓我不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巳贊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江遁河破水背雪至良鄉裂靴跛行三十里遇其子羽翼上馬避家養疾數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于羽翼不聽華命日璟林疾不起速至京見文皇猶爾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速不我得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避邊與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秦等處而王通燕故有是舉及削護衛燕王喜曰收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竊感求解傷若不知召則者寧王喜靖難兵逃趙大

極論謀臣之謀而動以一本至情如不將何必十年

監察御史康郁上書不報

書畢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大上而弟與子遭顯戮彼豈可廢而二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聖德病藩封太重疑慮大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窺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焉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朕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誠不察此巨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不行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眾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十六

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梁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懷刻自用苟克任事以數十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授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授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授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燕王議授永平諸將請守盧



溝橋。王曰：李九官方圖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守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燕王將至，引師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貞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十七

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貞亨聞，請難兵至，趨援大寧。大寧破，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衆頗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許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

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合不為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閩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管人各為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十八

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翟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能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於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隨指

破大寧朱鑑死

盧溝橋之戰三

此時不忠一心戮力而奮發志用事乎生失此机可悔

好制法

七年之戰三

自謙而美  
景隆此文  
皇明法傳  
卷十二  
建文帝  
十九

者其眾。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眾，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因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笑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廢岷王梗為庶人，岷府典善李世英等棄市。○燕王上書罪狀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奸惡，且曰：「乞將奸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天下。」○遼王來朝，時大寧既為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遼王懼遂渡海來朝。

十二月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眾德外，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眾，兵法所謂逸

虎賁

景隆受重  
在德敗  
功微  
龍子心安  
平黃子澄  
曲為隱護  
其堪一快

罷二人  
以罪請斬  
即何受  
二人不以  
謝天下

正德中  
李陽為金  
川書院  
之

德請有水  
斯之色

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克之。靈丘降。○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之將命北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帝一日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捉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實籌畫治兵如故。○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尚書

景隆召還子寧，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費國奸臣，滿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於是修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且詰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革命？」子寧被縛至京，王于寧手搦舌，血大書其上。王安在，遂族誅。

生或邊者百五十一人

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為所鎮撫

按本中平人精通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森然一軍無就王駭問本曰此水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履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客別人採去取不救本懇請治景隆罪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

○周拱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平厚沅營嘗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知所終

不報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燕國大王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按遼遼州人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廷考舉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墾荒田抑未 慎選舉恤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下稱 諱貴州開索嶺許在代役 上即位初知州王欽應詔拜魏上書命參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繁瓦驛舍以錢芹為行軍署斷事芬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砥為翰林院編脩

林院編脩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拜督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開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見芹按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薦為戶部司務尋從大將軍谷議軍事多所斷畫入奏道病卒善餘兵事上執政差吳縣之黃山○大芳與人博學能詩文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泰所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齊甚寵大芳感激願其堂曰希董後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請涼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游元年求賢砥以史才召修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國史

國史以廣西按察使事永樂初生書靖難事多欲詞被逮藉其家推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庚辰建文二年正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杓宗以城降○薊州鎮撫曾瑋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省宮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為銘○保定知府維僉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於靖難兵

三月試策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靖喜權第一且日朝豈可廢乎賜名靖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建文帝

建文帝

建文帝

建文帝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葉砥

皇以八百  
勇上而興  
景隆以六  
十萬衆而  
敗皆在兵  
多而將不  
在也文皇  
論兵可爲  
萬世

白溝河之  
戰四

平安亦一  
善戰之精

披靡失志喪氣至今魂魄魄奪夫將有三軍之司令也  
將志怠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  
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珠馬礪兵聽吾指揮  
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聞又曰識衆  
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  
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  
深二尺王坐交牀以待且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  
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王喜曰此必  
勝之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  
星馳會之○已未李景隆帥諸軍次於白溝河靖難兵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三十三  
迎戰不利時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  
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  
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  
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曉以善戰迎戰鋒初交安  
奮矛帥衆而前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  
甚衆燕軍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  
華聚等白河北岸力戰王自率軍數萬夾攻亦破之  
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日已暝人猶戰未已  
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  
知營在上流倉卒渡而北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

白溝河之  
戰五

天皇此言  
安軍心耳

景隆之敗  
子孫等誤  
之也景隆  
一燈枯矣  
皇方幸其  
來而適中  
其願天也

哨馬失百餘匹而已○燕王既收兵還營其夜秣馬待  
且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  
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  
渡瞿能及其子先與燕軍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  
翼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  
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破之卽麾精  
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  
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  
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  
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於堤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建文帝 三十四  
幾爲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  
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斷  
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  
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  
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前  
趙構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  
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  
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  
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  
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

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  
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子孫之誤天將以成文皇大業也天之所與非如平安穩能亦夫其亦夫死景隆之流乎  
 燕兵追至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  
 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河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  
 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靖難  
 兵進攻德州

五月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參贊軍務高巍還守濟南先  
 是李景隆南奔巍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  
 潰時方端午巍及鉉酌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  
 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募兵并收集潰  
 亾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靖難兵遂入德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三五

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眾宵遁往就鐵鉉  
按德州景隆守土鐵鉉其遺何也  
 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  
 食益饒哨騎至濟南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  
 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  
 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水人○  
 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  
 下時 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  
 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眾尚十餘萬倉卒出  
 戰布陣未定 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  
 走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鐵鉉督眾悉力捍禦燕兵不能

王省觸柱以死實與同死與世同心  
景隆之去三十六山  
上著也使人如景隆者惟其守

下陞鉉山東左布政使  
 先是燕將率兵趨濟南景隆出兵合戰城下鐵鉉等悉  
 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 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  
 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  
 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  
 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是時 文  
 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  
 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  
 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  
 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三五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呼千歲  
 即下鐵板板橋 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  
 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文皇北入  
 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板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  
 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  
 難軍大怒攻益急○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  
 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凡三閱月百計  
 攻之而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

鐵板板下傷文皇馬首  
不可動也  
者皆天助  
不可動也  
者皆天助

使鉉板下  
危矣即橋  
危矣即橋  
危矣即橋  
危矣即橋

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輒圍退。還北平。鉉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鉉為兵部尚書。贊聖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

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探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設北平。休養士馬。迨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率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廢歌。激發忠義。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勲做周禮。卿大夫士

高麗賊曰  
至濟南  
秋國思飛  
絕之必堅  
幸過知已  
之使相更  
從衣章以  
雲聯若徐  
將軍之赴  
越盛德兵  
之相相會  
宋公之屬  
糾謀大衆  
旋據陣張  
都統之能  
勇給餉王  
太守之從  
推

結林守成  
莫大乎法  
祖惠文教  
至善至美  
更始垂矣

之制。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為臯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及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為文淵博士。卽以方孝孺為之。

吳願曰。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建文以青太為左丞相。黃子澄為右丞相。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改六部侍郎曰侍中。六部郎中員外主事曰上士。下士。中士。給事中曰左右拾遺。都察院為御史。府廷試策問。改皇帝制曰。為勅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靖難之師。出有名矣。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漢文帝 二十七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往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勦師遠征。况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眾所聚。定州脩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脩之未易。便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搗城下。必

事以實成  
語以淺啟  
泥行師乎

夫皇亦數  
知地利

敵至不赴  
何以將為

東昌之勝

是役也使  
非天命不  
亦殆哉

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仇事貫  
 密故未令眾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謀  
 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  
 修城燕兵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  
 盧今博瑛兒竈兒坡一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  
 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過騎盡  
 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  
 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倉皇無暇援  
 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  
 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二十九  
 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  
 殺之滅送凱等還北平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  
 昌盛庸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  
 聞燕兵且至椎牛宴犒將士誓師勵眾閱精銳背城  
 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  
 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自恃  
 屢勝見庸旗纓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  
 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  
 陣騎兵往往有棄巾而降者庸軍厚集團燕王數重

燕王以靖  
難兵起元  
參將以濟  
南之功封  
侯代京降  
總兵屯河  
殺燕兩大  
將四年星  
敗附後  
例好奉幸

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  
 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奔  
 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  
 無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  
 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為  
 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  
 不敢近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常  
 某等數人而去燕王喜以高煦為肖已甚獎之○詔  
 舉攸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為翰林學士  
 高汝棣曰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與與漢買  
 賈大夫不難繁單于頭而抱大積薪之處惟蕭侯王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建文帝 三十  
 為諄諄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  
 廟而尊天子舍前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  
 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所慮者慎萬乘之重  
 以重綱拂而已若曰吾有真將軍在豈憂諸侯王哉  
 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條侯則也或言分之便  
 試方者也試方者八景試策者國實得國豈事幾矣  
 若文朝之用李九江也細柳之真將軍也故曰安危在  
 于山令存亡在所任明而燕于計者宜深籌之  
 諸罪臣犯法被戮者悉叛走降燕盡復其舊職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終

皇明法傳全錄卷十三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斌 訂

高 鼎 煒 校

少焉吐氣

辛巳建文三年正月辛酉朔東昌捷報至京師詔褒賞

耻東昌之

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復任以政事○丙子靖難兵

敗

圓至北平 燕王取東昌之敗下令召募勇敢之士初

隱得奇中

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于

東昌

王北還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

自此全勝矣

與朱能力勦 王整兵前進

二月戊戌

燕王令僧修佛會祭陣下將士張玉等自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建文帝

帝王征賊

為文祭之涕零如雨自統所服袍焚之以示亡者丘福

不可少情

見王憤恚謂朱能曰殿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

則從者則

張玉者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武洪初歸附

東昌之戰

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王

雖奮擊而出然不知

王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數日

千百人

王竟披斜而後 王哭之慟師旅諸將皆侍

語及東昌事

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難

之際

夫張玉良輔吾至今獲不帖席食不下咽張玉才

不巳

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願侍臣曰張玉才

備智勇論靖難功

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

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

勢鵬張

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

其制

師遂南出保定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

民新集

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

攻城則難于收效況盛庸聚眾德州吳傑平安顏頤真

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

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

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

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勝諸將曰二百里不為遠

我軍分兩賊聞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王曰百里之

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于呼吸之間雖百步之

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駢師單家橋靖難

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 燕王語諸將曰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建文帝

敵每列陣精銳在前罷騎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

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懼中軍嘗云敵五六里列陣嚴整

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掩扉之

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

隨而擊之我躍其後乘勢逐北賊眾必敗慎勿逆擊之

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於我矣切記吾言○辛巳盛庸

兵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壬午復戰敗

結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

燕王先帥三騎規之掠陣面過遂麾兵攻其左掖庸軍

擁盾層疊自蔽矢亦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鎖長六七尺

始燕王

始燕王



可擊于其  
文皇用本  
鎖以破之

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  
盾亟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  
矢下如雨敵眾棄盾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  
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眾死  
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峰等皆為得軍所殺會  
日暮各歛兵還管明日再戰 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  
淵因敵走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  
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  
彼雖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  
關大抵臨敵貴于審機變議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梁文帝 三

張皇旗力  
挽于斤斤  
戰紅塵  
旗先林屋  
有停賊

身汝曹當慎之時盛庸軍于西南燕兵軍于東北兩軍  
交戰自辰迄未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  
礫擊面兩軍睇目咫尺不見人北兵乘風大呼縱擊之  
南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數萬莊得與驍將楚智皂旗  
張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盛庸單騎走德州是戰也 燕王以十餘騎通庸管野  
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管而去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刃  
以至于敗○詔竄逐齊秦黃于澄于外責以付託不效  
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文具而已其  
質使之出外募兵也○閏三月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

文皇深于  
兵机傑等  
昧于機計  
安得不敗

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引  
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還真定 燕  
王謂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  
歸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  
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政令校尉荷擔抱嬰兒  
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管中無備  
吳傑等聞之以為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  
沱河距燕軍管墨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薄暮起兵渡  
河諸將請俟明旦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惡兵家所  
忌不宜進兵 王曰時機不可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將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梁文帝 四

文皇大懼  
於兵法

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為力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  
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 王謂諸將曰  
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  
則其餘自潰乃以軍摩其三面悉精銳攻其南北兩相  
與大戰王以驍將數百循滹沱河繞出其陣後突入大  
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 王所建旗如蠅毛焉平  
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  
軍力戰 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上攻樓安見文皇  
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東北風大起發屋折樹塵埃漲  
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咫尺莫辨燕師乘風大呼候

文皇前後  
大小十二  
戰雖諸將  
之奮身而  
身在戎行  
次堅嚴危  
所以自神  
所以戰無  
不克也

燕者趙

左右望橫擊庸軍大敗追至城下斬首甚衆檢指揮  
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降于燕者王  
悉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王遣人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後世毋忘也○靖難兵徇河  
北郡縣多降遂次於大名

按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蓋城三大戰情勢皆在  
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自此而  
南北成敗之形成矣嗚呼昔漢高以天風而脫離水  
之圍我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之功自古帝王之  
得天下何往而非得天以為之本○庸恃東昌之捷  
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鉅器錦繡衣  
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  
至是咸為靖難兵所獲

四月 燕王遣人上書于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送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勢固野虎  
被此已無  
機退之理  
徒以虛文  
飾其緩兵  
之計耳

謀者言齊秦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  
上書稱臣燕王棟謹奏為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  
王以示左右喜謂曰署臣于燕之上其意爾知之乎皆  
對曰不知王曰予名與帝音同皇考太祖皇帝命  
名之意有在今以臣先之即稱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  
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昂如燕時燕王書  
至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  
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為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  
以弛其備且各處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德州  
以擾于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宜追蹙其後破之在

文皇科敵  
如神豈為  
匪區淺術  
所惑

數千道  
大將王  
窮於徒  
敵笑

方黃但知  
集兵不知  
運籌將非  
其人難舉  
不足恃也  
耿炳文之  
敗以三十  
萬卒

之取以五  
十萬日濟  
之取以六  
十萬可嘆

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  
失帝以為然乃命觀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  
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薛昂等  
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千紙付昂令密散  
諸燕將士使歸心昂見王問帝意云何昂曰朝廷言殿  
下旦釋甲暮即旋師王怒曰是殆我也昂惶懼不能對  
燕將士欲殺之昂戰慄流汗伏地既而命軍中耀武連  
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昂等觀之雷  
數日乃還昂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為  
燕遊說也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五月 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總兵官四月  
二十日驛書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耶偽耶  
張機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  
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  
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諭孝孺意  
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成良驅  
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  
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調刑部左侍郎王良  
為浙江肅政按察使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  
江按察使良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

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饋餉都督表宇率兵禦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之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饋道又絕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策安可坐視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孺曰燕王素寵愛次于高煦及幼子高燧其世子嘗為其二弟所譖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書貽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齎詣世子世子得書不敢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時燕宦者黃儼素附高燧乘此譖世子與朝廷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是謀亦疏  
豈有以虎  
攫而能開  
父子之親  
者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建文帝

七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建文帝

八

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先是北兵獲謀者言武勝等繫獄。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滅之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輕騎數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眾必瓦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較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燬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七月靖難兵襲取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追兵追之則引而去于是城中乏薪折屋為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管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樓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還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北平。○

八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于北平安軍敗績初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圍走不任為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各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矣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大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漢文帝 九 敗之斬獲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還真定十一月朔燕羣臣將校上表燕王勸進宜登即皇帝位以慰天下之望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最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難兵漸南逼諸將多異備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送

燕王遣殷書以送

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違者為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畧言今與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詞甚峻且曰雷汝口圓去說知也○燕王陞擢將校以都指揮丘福未能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武火真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寬並為五軍都督僉事陞紀善李忠為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都督楊文帥遼東軍圍永平靖難兵劉江與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于楊村○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為匡庶人幽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漢文帝 十 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憐其無罪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為言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十二月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于蠡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諸縣○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伯瑋死之

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知沛縣時北兵所過皆歸伯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野沙河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甫徐州告急度不能支瑋送其子有為出城城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于職矣夜二鼓闖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後遷見父屍亦自刎俄擒王澤府清與史黃議亦不屈死

三月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于泥河斬其驍將王真

燕王來戰安軍敗績時北兵駐瀋河謀報平安領馬黃

四萬為前鋒躡我後王乃命高煦守營親帥精騎二

萬至泥河按伏以待之數日安兵始至王令王真白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十一

義劉江各將百騎往逆戒令遇敵伴走引入伏內安兵

與真等大戰互相殺傷真斬獲頗多而後隊不繼安麾

騎圍之數匝真身被十數傷氣愈奮奮于斬南兵數十

人自度不免乃馬上自刃而死真燕山右護衛百戶也

沉毅有智畧每戰賈勇衝敵常以一當百王嘗謂諸

將曰奮武如王真何功不成後追封金鄉侯配享太廟

時安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王以數十騎當之安

距十餘步燕胡騎指揮童居引弓射之中馬馬倒遂生

擒火耳灰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持稍衝矢來救

皆降軍士或散為群盜反抄奪錫糧助北兵為勢矣○

信復射其馬人馬俱仆并擒之時欲生擒致平安安變  
服以數騎遁去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餘匹  
按華除遺事是戰也安據長給馳馬追燕王及  
之會馬驟乃克克前安歎曰真命天子也先是王  
夜夢與安戰安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大刀  
自西北來聲言殺安安曰安馬應聲而倒王得驚  
難問其姓名對曰臣幸城隍神也既  
覺王喜及與安戰始終一如夢焉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參贊都指揮儲欽軍事兼督蘇松  
常鎮嘉興五郡軍馬入援京師

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體操初朝英以吳民蕪蕪  
夷俗俗靡遠式明法以齊之區者或更藉持短長  
諸事宜每數造請舉賢考求治道尚界民生休戚  
俗淳清以為典業由是史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焉  
列郡最隱士王寅歸居則甚善往候見舍康舒諸門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十二

省開為湖廣口姚善乃開門延諸及賓報謂而府門  
拜而返善自遜避離日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善候  
轉乘矣避入太湖善數日始見善可謂名可得聞而  
不可得見也錢氏自守其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  
木者以明經見于善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誦經書  
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談送片所片受之史覺其  
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  
乃先使道意片對使者曰片誠幸願見公然片民也  
禮不可往見于庭荷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  
會于學宮善如期至逆片置上座請贊經義片曰此  
士子之務耳公自有官守何不諒時務而乃及此耶  
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片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  
一言而去視之則朱紫制履之策也善大悅為片為  
行軍  
司馬

靖難兵破宿州遂取徐州於是齊魯營堡諸文武將吏  
皆降軍士或散為群盜反抄奪錫糧助北兵為勢矣○

建文帝

伯瑋

姚善

錢氏

小河之戰

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兵于小河斬其大將陳文韓賈時北兵至小河陳文于一要處為橋先度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與戰福麾兵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之斬陳文于陣勇氣百倍遂渡橋南燕將張武見文戰沒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賈亦戰死于是福軍與燕兵南北對壘相持者數日○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師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帝十四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帝十四

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

兩敵相持  
賈進思退  
朱能勸進  
前輝祖召  
遂成敗之  
機決矣

軍士通夕不得休。暨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敵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為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獸。頒將士。每拔城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資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王與將士不解甲者一月矣。盛夏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軍中常恐疾疫。將士頗怨。屢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祇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饑瘠。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請將惟朱能。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帝十四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帝十四

能。鄭亨以為然。餘人猶固請不已。王盛怒斥之。諸將乃不敢復言。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以免其擾。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銳氣頗衰。○己卯靖難兵及何福平安戰于靈壁。福等敗績。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為方員。負糧者居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于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進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北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來援。與安合

靈壁之戰

擊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窺見南師疲困卽帥衆突

出擊之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萬餘人獲

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走入管塞壘門

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開砲聲三卽突圍出師就糧

于淮河○庚辰靖難兵攻破靈壁營何福脫走副總兵

陳暉平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

丞彭與民皆死之時燕王令諸軍攻靈壁營而躬率

諸將先登軍士曠附而上北兵三震砲福軍誤以爲已

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墜皆滿

北兵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陳暉平安及參將都督馬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捷文 十五

溥徐真都指揮孫辰指揮王資等一百八十餘員獲馬

二萬餘匹降者無算悉縱遣之何福單騎脫走自是南

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能守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

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還濟南至直沽師潰時靖

難兵南下朝廷用齊黃策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

鉉合勢以絕北兵後比至直沽遇北將宋貴等截殺遂

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

庸敗走遂克盱眙縣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

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鐵舟編筏揚

大將如此  
其後可知

旗鼓諜指麾若將渡者南軍主之有懼色王命丘福

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會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

軍初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兩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

南軍棄戈甲而走膺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

單舸脫走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

下盱眙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從趨滁

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卽渡江

可無後顧之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

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

馬尚多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則屈威挫銳援兵既集非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捷文 十六

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備真兩城軍弱可招而

下旣得真陽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擢兵江上聚舟

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吾于此時索取吝惡事窮勢

迫誰能固陋之必有縛獻軍門者吾得而甘心焉以雪

國逼之恥板諸王之因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

稱善○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燕王欲從

淮安取道阻于駙馬梅殷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河鳳陽

知府徐安牒知折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燕王

遂往揚州至天長○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備

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開靖難兵至晝夜不解

黃子澄果  
謀國即幸  
不問亦當  
萬死

水報

靈壁之破  
宋長子  
爲右衛指  
揮故戰先  
登勇于格  
剛力屈死  
都是天  
意  
彭與民以  
皆窮計軍

彬克之東  
平人當揚  
州兵火外  
禁內防七  
日甲不解  
正德中祀  
彬名宦

成敗未可  
知其僥倖  
於萬一耳  
事此至耶  
能故得真  
明見萬里

無策之甚

甲與彬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  
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  
飛晉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  
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  
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  
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不  
屈而死 燕王至楊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  
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靖難兵克儀真遂立大  
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鎮江  
守將童俊送款建文帝雖下詔天下勤王然而無及矣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十七  
○呂太后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  
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  
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天塹之險北軍不長于  
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建文帝善其言乃以  
太后命遣郡王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 燕王怒曰此  
特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 燕王將渡江也命  
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  
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姓名王彥

靖難初不獨位將如林而內臣智勇兼人者亦往往  
有之王安即不化都女直人至驛即添見百番人

江上之戰  
十二

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雲翔即保哥田嘉  
禾即哈喇帖木並朝人皆內臣從 文廟起兵靖難  
出入戰陣多建奇功後皆為  
各監太監或出鎮邊藩焉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  
浦子口敗之○靖難兵大敗盛庸軍都督陳瑄以舟師  
迎降時盛庸帥舟師駐江上北兵漸至遊岸盛庸整陣  
以待先是北兵敗于浦子口 燕王欲還適高郵率兵  
至 王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  
若定吾以爾為太子于是高煦決死戰 王麾精騎數  
百直衝之庸軍奔潰悉棄戈甲而走死者不可勝計陳  
瑄受命帥水軍往援遂迎降命將士皆解甲釋脅 燕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十八  
王大喜又陞三級○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文帝  
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于方  
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  
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  
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  
軍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德安  
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  
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  
見 燕王俯伏惶汗頓首稱臣呼萬歲不敢仰視久之  
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王笑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割地



何名公何為聽姦臣之計吾必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命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逃外郡俟縛至追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好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郡臣勸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常等還遂勸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遣禮部侍中黃觀往安慶修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事勢不可支矣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 十九

齊黃謀國與與同 齊下付托 齊及托徵 齊子澄之 齊不忠如 齊其不思如

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于外夷不果建文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徘徊殿庭長吁不已○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檄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為靖難遊騎所獲○癸亥靖難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甲子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北兵既駐龍潭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為攻禦備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十餘哨至朝陽門規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降大理寺丞孫璋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

之幾死其日以兵亂殺朝鄒瑾及見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惟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官火發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起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北兵至遂開門迎附保等遂引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建文帝縱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初太祖末年將傳位太孫而占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啟至是窘迫無計啟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牒之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而走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為建文自焚矣無人知其變服出走者是日燕王披兵入城安王楹等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來迎茹瑄先郡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令悉解散後業是日目前會都御史程本立太常少卿廖昇衛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皆死之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王嗔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王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瑄首入殿覆文皇

此將京城 尚無備不 知齊黃謀 謀應敵者 何事

呼謂之曰瑞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亦何瑞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進忠誠伯官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上清官詰問官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于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楚禮當何如景對曰當楚以天子之禮于是為建文帝發喪如禮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遷太后于懿文陵

帝生而慈慧好詩文及古典禮文章主性孝友異常人下力懿文之病難也帝年方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親吮吸之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皇帝 二十一  
更三年懿文薨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承平三弟

同其地老將誨諄懇太祖萬幾多付裁決時政尚嚴刻帝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如一太祖傳位詔

中有云太孫仁昭孝友海內歸心蓋有試而然也仁厚有餘親誼篤摯觀曾鳳韶之劾諸王也帝自至親不

問成祖之在軍中也帝戒將士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此其心何如而齊黃誤之希血敗之事危矣陽羅策

臣謝過大根已仆未幹胡支蹈拙行作殆同兒戲商魏之謀不聽盛庸鉄絃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躬不罪

政刑漸減舍滅亡何適也如是而日討周禮改官名易制度奚益哉甚矣祖宗之法不易變也一變而至於亂法豈易變者哉○是日燕王揭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

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孫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

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朱徵卓敬修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先是出資

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姦惡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叛逃官吏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

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復私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

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瑞李景隆言并有張統復為吏部尚書

餘皆不宥尋揭姦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等共五十一人

高氏汝楨曰靖難師旺金川門是夕給令御史陳四十餘人相與從城遁去諸朝暹者竟察以聞文皇怒置不同已而軍前集之紫雲軒城以賊民死者歸附悉予其官今兵部鄉紳可樂死也然鳥舉

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窮谷。往往有見其備服自帶。禪寂自居者。憶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及福編區。河西。備其此類與。

此輩何事

燕王清官三日。諸官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大位。上表勸進。上謂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楠齊王棹。爵土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湯武侯。謚忠愍。上憫增壽之法。傳錄皇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節。二十。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封。尋進定國公。○革去與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頤為廣澤王。衛王允燧為懷恩王。徐王允熾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燧允熾為庶人。允熾改封臨寧王。三人後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建

大與于澄之妻齊發教坊並倫生之念重耶何不如法自經死先自經死

文諸將列守淮南北者。惟殷尚欲為建文計。而大勢已去。上既正大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甚憐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姦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為首。高塘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克軍。先發與州克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蘇州府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撫陳斌等。綁至京誅之。上憐黃子澄急。于澄避于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西往。號召皇明法傳錄卷十三。建文節。二十四。以圖興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遂命磔之。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百五十餘人。皆發克軍。○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對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家。被抄沒皮遠方者。又數百人。○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之。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因囑曰。南

建文回死難諸臣計九百餘人此紀特耳影彰者耳惜不能一一錄也

孝孺此狀  
雖為忠義  
然亦太已

有方孝孺者。素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而議願即位。詔于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于地。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還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二十六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二十六

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姦黨昌隆被驅。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上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若能盡誠輔。不爾忘。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誅戶部侍郎郭任。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愚以為迂也。夫今日儲財粟以備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二十六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二十六

三尚書  
刑抗節  
紙漢哉

黃觀之抗  
節自經死  
風節之自  
自焚皆得  
中正之體  
觀叔英王  
良之妻亦  
皆自盡可  
謂夫不有  
其下妻下  
愧其夫者  
也

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熱昇進  
食之噀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而死○族誅刑部尚書  
暴昭昭潞州人被執抗罵不屈上大怒先去其齒次  
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守安慶禮部侍郎  
黃觀按江死先是觀往徵兵上江諸郡無應而上渡江  
入正大統矣觀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于羅  
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  
奴翁携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守廣德翰林修撰  
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浴  
具衣冠書絕命詞以寄意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  
妻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御史曾鳳韶自刎死鳳韶  
吉安廬陵人上既即位嘉其直欲召用之鳳韶卧于  
邸不應命○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良河南祥符人  
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  
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狗道中忽遇眾鼓譟而起奪  
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解與其妻訣妻  
先自投于池而死良遂舉烈炬攜印與家人同赴火死  
八月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為翰林學士○擢前燕  
府長史金忠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  
學行誼才識之士開侍詔解籍名命侍左右縉英傑敢

名人才俊  
一時顯榮  
變死生色

言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  
見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持命准與籍立于御榻左  
以備顧問時上以初登極萬機叢委日御奉天門左  
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  
同列不得與聞尋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改給  
事中金切攷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尋復陞解籍為侍  
讀修撰胡靖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黃淮為編修○  
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死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  
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為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  
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帝 二十七  
統懼退而自經○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伏誅清陝  
西真寧人洪武甲戌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尋  
嘉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為北平參議往  
祭燕邸助靜上譏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  
任及建文闔宮自焚清明知其出亡也猶思與復乃詣  
上自歸上嘉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  
恒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  
新緋衣而入朝畢上出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  
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獨  
鮮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

公城陽等  
三侯

效死于建  
文有與叛  
交與漢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三  
二十九

奮立嫂罵。上大怒，命扶其齒且扶，且罵，項之下血，近前直噴，沁御衣。上愈怒，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上夢清杖劍繞殿，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為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詔滅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九族，外親尤慘。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都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皆不顧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迫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純、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于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僉事丘福、洪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

卷十三  
二十九

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侯徐理、武康侯李濬、新城侯唐雲、新昌侯孫殿、應城侯趙彝、忻城侯陳旭、雲陽侯張玉、子張輔、信安侯譚淵、子譚忠、新寧侯房寬、思恩侯子孫世襲、房勝、富昌侯劉才、廣恩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增景隆祿，封茹瑄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以權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擢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鶴為兵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萊州昌邑人，由鄉貢，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其才識，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上登極，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御前，并指福為姦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日為姦，則非。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自是益加寵任焉。

○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此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大興為邊至，永樂初，以大興、東勝、廣遠、難守，遂移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後并開平、興和、東勝、西失地而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獨石、蔚州為邊矣。

始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  
 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居閣中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  
 機密雖學士王景華不得與焉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  
 奏事退內閣之臣造最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  
 漏下數十刻始退靖尋復名廣縉等七人其五江西縉  
 吉水廣廬陵士奇泰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惟榮福建建  
 安人淮浙江永嘉人○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自經死  
 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  
 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上既登極璟臥家不起上  
 欲用之罪以逆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饒戒之曰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 建文 十一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介為魏徵可也豈承  
 順天心不宜自底刑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  
 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十月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晉國公李景隆為  
 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瑄為副監修侍讀解縉為副總  
 裁○以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命解縉等繕閱建  
 文羣臣章疏時 上于官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章疏  
 千餘通覽有一二千犯者命縉等繕閱關係軍馬錢糧  
 數目則畱餘有干犯者悉焚之因而從容問縉等曰爾

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于建文  
 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  
 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陞解縉為翰林院侍  
 講學士胡廣黃淮胡儼皆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  
 侍講○論守城功陞北平左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  
 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  
 掌保定府事○以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  
 掌議 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江西  
 首以伯昂應詔故召用之○寧王權來朝入見相得甚  
 歡權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上曰蘇州圻內不許  
 又欲得杭州 上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王皇考以為  
 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熲為吳王竟不克享  
 建寧荆州重慶南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  
 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  
 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文皇不得已  
 即藩司為府封之南昌  
 十二月朔月當食不食右通政李至剛請率百官賀

申夏事錄  
 已外無卷  
 印作發落  
 一印士因  
 亦有志九

歸係千古  
 一言九鼎

以誠守功  
 德地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擢之為禮部尚書

高汝棫曰堉難死節之臣其章章者後人莫其姓名曰華除遺事一首儀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俞逢辰謝黃張昂葛誠宋忠馬直朱鑑潘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翟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璋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晃鄭公瑾周藥王良錢茂黃欽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儀禍者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通暴昭毛太黃魁胡于那卓敬芋大茨胡閻鄭德發盧原瀕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承高翔董肅王慶巨啟甘霖一在外之臣與官爵不可改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錢敏王彬崇剛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鼎周瑞黃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外士臣獲宥而後死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汝徐輝祖李堅景清葉陳性善于安樓璉劉真何福梅殿王璉周璉劉亨高賢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四紀

東莞 陳 建著輯 西湖高汝棫 參訂

高其珍 校

太宗文皇帝紀 帝高皇帝第四子初封燕王後儲齊黃之亂典章起堉難而入正大統在位二十二年以庚子七月十八日崩壽六十五 上徽號口體天宏道高明廣運理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年 改號成祖葬長陵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次訪利弊

興華之宜以聞○命三司會官 審獄囚以清冤滯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

都御史○定官俸米鈔兼支例從戶部尚書夏原吉等

之議也

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賦罰庫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日薄月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職無不皆然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直錢一文耳嗚呼隆祚薄而祿典之虧難矣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為

北京行部以郭資為總督並為刑部尚書所屬分置吏戶

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其北平

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齎書往迤北諭

鞬韉可汗鬼力赤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烽

燧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不報



先封功臣而封立太子子通漢及月感人評矣

達臣欺蔽之稱最深初國立法最嚴處甚速

三月朔文武百官，後上表請立皇太子。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虜寇遼東三萬衛，指揮沈永不能追襲，又不奏聞，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缺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承同。○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沿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舍厥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甦行之。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照然可鑒也。朕蒞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益不達天，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羣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滄水漸西

吳民至今稱之春秋

鈔易皆瀾不必言然以千文為鈔無亦空不便編民實易其不

行宜也計臣以恩制遣非經國遺跡

二五初以不道見廢今猶不惟

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摠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體之。○命戶尚書夏原吉往浙西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並無成績，故有是命。役夫十萬餘，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營，盛暑揮蓋，于是水洩，農田大利。又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直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太白出昇北。○後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封周王于河南，齊王于青州，湘王賜益日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既而代王桂縱暴殺人，奪財賂書戒之。岷王所為不法，搜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命誅右副都御史黃信，以為漏泄獄情之戒。○置三大營，設總兵官，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

管皆步隊。肆習火器。日三千營。皆馬隊。專應從出入。管車輦寶蘇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總兵官。

強天下之兵。當自京營始。夫祖宗朝。以武功定鼎。設立京營。統以文武重臣。環以副將裨將。率以十二萬。神策羽林。無事則實備。有事或遇邊徼。最大而難制者。皆出征討。事平奏凱。伏命。天朝體統。何等隆重。夷虜反側。視此。潛消。乃自有遠變以來。京將不聞有一員可當推轂。京兵不聞有一隊可效馳驅。根本如此。單弱。九邊何所藉望。况談兵說劍。凡滿公車。俱係臣章奏。武臣絕無議論。豈武臣有言兵之禁乎。為今之計。當先汰京營庸品。急選名將。真足以備命。將出師之任者。儲之左右。無得越俎。在兵習兵。在將習將。先挑預練。亦赫濯靈。近及遠。之一策。斯無負。祖宗置營之意乎。

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容尚永安公主。○讓尚永平公主。前在北平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羣臣以為請。上曰。朕非忘之。候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續封功臣李彬等為侯伯。上慮封賞靖

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洪國公丘福等擬議以聞。于是封督僉事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之子陳懋為寧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為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至黃河。陳州。潁水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軍夫運赴衛。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文皇帝

高皇帝錄 共一百八十三卷

文皇帝 兵革錄 幸 安 亦 幸 夷 善 備 禍 不 然 未 有 不 以 西 平 之 告 為 正 告 也

帝王存心 于天下如 此不寧才 心可知

朕盛何早 諸君勿已 嗚呼一時 獲有後世 不得其死

會通本原 故海陸二 運兼運

河轉輸北京。從之。○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宜慰司土官刁暹。答

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刁暹答悔。還所擄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文皇帝 五

朕心不寧。故遣使省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上初登極。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九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鞵。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長子璿坐罪死。仲子獻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攻北平。至是論死。命平江侯陳瑄總督海運糧。赴北京。及遼東。十月。以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為刑科給事中。

十一月 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貞

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于六科隨爾等在朕

左右如朕有所欲問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

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歟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

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伯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于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高皇帝 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李芳遠為朝鮮國王○勅解縉修古今列女傳○禁匿名文書○兵科給事某

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

甚衆無誠敬之實皆當治 上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于計數或成于迫速容有謬誤姑釋勿

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

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祥和歲豐百姓安樂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授之以罷疲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言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持嘉獎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十二月 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

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載以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任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高皇帝 具奏○選天下殷實大戶克北京富戶附籍順天府○

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勅吏部傳令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糾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

甲申永樂二年正月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為臨寧王奉懿文太子祀○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齋暨書召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

治之則後 置之則玩 條語更詳 人人知自 新矣

或謂深得 辭計格義

此即漢書 述山東民 安閉中之 意

胡濙語 謂私濫舉 八中所以 不得與才 賢者相舉

考察之條 其重今日 稱循道堂 打標以了 故吏部同 便俗甲科 新經老科 耳業責亦 可差矣

發督市舶 之始

取士最多  
盛其

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額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尙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劉立太子

三月廷試賜曾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克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爲常

極一時人才之盛

○四月甲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照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命吏部尙書蹇義兵部尙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尙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

殊爲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李廣爲右中允陸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

正法  
淮古萬世

○手官俱擇人爲之初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太廟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旨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立東宮

履危之意  
具見于言

靖難兵起世子居守高煦有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遂引胡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汝努力已而誅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立福邸馬王寧皆善高煦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子危從儲或定于嫡長且元子仁厚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儲已定封高煦國雲南親快不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萬里改青州又快不快去曰我何罪置我齊上文皇不悅皇太子馬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庶太子馬解得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奏言其王日焜爲奸臣孽季奪所殺季上表竄姓名曰胡一元子曰胡奎詐稱陳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試主筆位  
一四皆爲  
衆數其人  
難容

氏絕嗣奎爲甥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諭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想其實其陪臣伯者適來告急自比于包胥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十二月安南遣使賀正旦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遣御史季琦行人王樞齋勸問胡奎篡奪之故

五月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五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地。在哈密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訥失里。或武王。已而改封肅王。李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肅。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京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衛。莊浪。四衛。高臺。鎮。衛。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比至尾。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籍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克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太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閑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倦倦。惟欲君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于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折以聞。朕將審

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籍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于己。敢言者。強于君。所以王親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上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官人。亦不近。至是命其往蘇湖等府賑。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病。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六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籍等。請真于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庶幾

此等書。亦于洪。不狂。無尤。

此等書。亦于洪。不狂。無尤。

其書不終  
流皆無已

不誤後人。上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七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解縉

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

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于官室車

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

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倖至。恐各屯

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

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

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十三

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

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野蚕成繭。禮部請賀不受。○周王擴來獻騶虞百餘

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令人易怠。是以古之明君

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

虞若果為祥。其狀更當加慎。是日晏周王于華蓋殿。賜

其從官。晏于中門。

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工。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咨

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

五百餘里。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

承惠

以人三鄉。頃為浦港壅塞。漚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

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適以入于海。上從

之。于是發浙西兵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

浦。引大湖諸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

熟縣白茅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丘。至南陸

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海之水。以後禹貢三江入海之

跡。水患乃息。

高汝柅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

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入海

故道。東江不可復。獨淞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

漚。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

海沙關塞。久成平陸。以大勞論太湖。吞納眾流。猶人

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閘也。陽城崑山華亭諸處。猶脈

絡也。尾閘不泄。腹脹為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

故疏宜與湖。湖諸開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與武

進湖之鳥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潘吳淞白茅

之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

可無水患。不特永樂初。夏忠靖公治之。即正統中。周

文襄公。景泰中。李侍御。弘治中。徐侍御。即其詳。中

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

有得失。然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別之善弊。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上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其如山海

關。其次則金陂。君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為華

夷之限。皆在京師之脊背。若負巖然。可謂天險矣。上

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

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

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大險也

高汝栻曰五代史稱封爵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免耳山覆舟山皆絕絕道海東北有路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即今山海關按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之來路蓋金攻燕薊皆紫荆關榆關即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

以翰林侍講胡儼為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肅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于此恐無備貳之說達不  
含譏否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高皇帝

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

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九卦六爻

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

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大悅○上御右順門召解

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

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

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見終難朕固常存于心爾

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

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

東家慮  
東顧可也  
明長相過  
芝風

訪云放人  
無款急中  
悉切事關  
軍國乎彼  
欲遲留遲  
延藉口待  
報而後行  
者與觀世  
之陋觀也

不於文法  
宜心過務  
上下各盡  
其道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高皇帝

朕既付卿以闔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

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

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

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

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

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後召御馬監

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無

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

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彼敢爾必誅不宥○

冊立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上方寵愛漢王而內臣武戚後嫌孽皇子短。于是失愛。上常令太子諸王習射。太子以體肥碩。腰腹數圍。若不能射。上輒見恚。令有司減削肉食。某官供膳私益以家散。上知繆其人。上常抑鬱含愠。對徐皇后曰。何以了事。后每緩勸之一日。內苑曲晏。上對后恚。置皇太子甚憤。怒時張妃亦侍晏。忽不見。上令覓之。乃在費室。手製湯餅。以進比薦。上大喜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痛飲而罷。

高汝斌曰。本朝母后。惟仁孝為徐武寧女。餘皆出民間。勳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勢使然。顧于國家有益。觀漢宣許后起微時。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垂后立。與駕侍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上。縱志奢華。無所吝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閭閻女子。平生所見。固少奢麗之觀。又習于勤儉。一旦享至尊。供養方且駭異。若不敢當。其于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尤重之。上得聞。聞疾苦。勝于箴諫。訓諫當萬萬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北京刑部尚書雒劼言。事語涉誹謗。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劾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千餘事。伏誅。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故也。

刑部尚書鄭賜等。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太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濟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上曰。此伴覷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衣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命。錦衣衛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而治之。

此種正統以前。宗廟中。宜之。此種正統以前。宗廟中。宜之。此種正統以前。宗廟中。宜之。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上曰。朕于卿等。非言。言之。司機密所。寫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



妙折

此舉乃漢其君臣不相親愛使蒙內弊外

以表文也之上策也

新宗惟滿可下足良深得王道

乏道

夢贊即不在向書下故于賜齋必求其事功何物品級自後凡有賜齋繙等皆與尚書同○曹岡公卒景隆有罪下獄伏坐借諭不法及匿養亡命謀為不軌也五府六府都察院連章劾奏其罪併及其弟增枝上初宥景隆以惟沒其田賦令杜門省愆乃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之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處于獄幽閉其家人四十餘年男女自相昏配云○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皇明法傳錄卷十四高皇帝十八

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比至奴兒于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為都司一為衛者三百八十四為千戶所者三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各令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項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上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緝日此十人者皆卿厚善其實封以對緝對日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儔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知臣與知

讀書臣

庚吉士傳課此

國初加意作人故一國定心故并故人亦以實心處之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奸惡頗端宋禮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給疏通警教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馴諭之心奏上上以示東官日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後仁宗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緝狂士緝非狂士也上又問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悉有市心上深然之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皇明法傳錄卷十四高皇帝十九

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緝等選修撰自蔡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闕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緝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詩子故

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浴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歡其榮

高汝栻曰斯時上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淮領其事一日淮侍上問諸生習書何如

淮對今日翰林有五墨近陳宗潤不敢飾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上問曾持所書來否淮

即出書呈上上問何人淮曰趙陳剛之後對

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曰此人尚在臣籍須例與飲食筆劄于是命有司落其籍往入士林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

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又

日蚤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

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情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

兼勝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

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傾避

甘肅總兵官都督朱晟遣人論以朝廷威德其酋長

率率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來五千馬駝萬六千

來歸附

五月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

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錢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

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日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把都等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等為右軍都督僉

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為后軍都督僉事賜姓名

柴允誠其部屬保合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

名楊效誠餘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從賜冠帶襲衣文綺

表裏白金鈔定有差命居涼州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

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悉以官軍三倍

于塞外價還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仍賜勅嘉獎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宋晟招懷之功 宋禮為工部尚書禮為工部侍郎時

營北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故下勅嘉其勞

績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

母等山皆生黎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

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

訪得宜倫縣黎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

化者多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往招諭戒約諸

峒無納通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

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願服從之 海內諸番

頁之使益名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湖州慈感寺湖音橋下水清徹有蚌嘗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思請治水至湖宿寺中從有黑衣白裘携一美女來見許曰久寓于此歲被鄰家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歸伏不敢動公著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神遂退避風雨震死一蛟于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幸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門下感德百神功靈臣何能悅甚

精誠可以通鬼神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一  
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所定學規從之

儼博極羣書天文地理以及醫卜律曆無不通其說洪武中為相城知縣賊虎捕盜奏免積年通負解籍萬之文皇屢擢是職四年春上幸學賜坐講經上俯聽悅賞賜甚厚其在太學以師道自尊公與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咸執弟子禮蓋泰名重天下諸生托故告歸者咸生法成邊類儼申校得免宋訥以

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上以太祖御製嘉禾詩 石裝演成軸賜近侍儒臣  
九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擢真定府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時丘福朱能言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復劉子欽庶吉士子欽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籍喜其才稱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避籍少之明日延對以曾祭敷陳詳盡殆及萬言遂為第一子欽名在十人之後歷其負也與選庶吉士上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初飯罷被酒袒衣席地酣睡上召至謂曰吾嘗堂為汝目榻即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所竟謝恩起至外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之于欽曰奉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一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

立于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監入部覘之還報云 上令召來子欽猶吏服至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後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之世止於教官竟不顯云子欽江西人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七  
四川布政司奏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但有司違禁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十月駙馬都尉殷為盜所殺。殷盡心于建文君。上登極以寧國公主故優容之。既而都御史陳瑛等劾奏殷蓄養亡命、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詛祝、乞正其罪。上曰：朕自有處。令綿衣衛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殷與都督譚深、錦衣衛指揮趙職有隙。一日俟殷四鼓入朝，經宣橋，令人掉殷於橋下水中。○都督許成發其事。上即捕深等問曰：汝與都尉何仇？深職二人誑對曰：殷自投水。上命將殺之。二人曰：奉旨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并其屍決于竹橋，以報。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靖祭。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二十四

瑛尚成寧公王。○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茹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故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時，朴屢以誑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遂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齎聖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勸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行賜道義金銀絲織衣綺帳，并禱祝銀盤器文。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二十五

○命趙王高燾居守北京。○姚廣孝既見其姊，其姊待之甚嚴。他日復求見，姊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答。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子與我俱北，當為之一官，所入常依差足供饋。姊曰：和尙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教他做反事。即家貧餓死，吾固甘之矣。廣孝情不復言。二月，詔建孝陵碑，伐石龍人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茶。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三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蚤朝四

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于後事簡卿等有  
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職朕倦于聽納蓋朕有  
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商  
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沈馬楊溥為考  
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謂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  
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一  
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  
史粗備子集多闕 上曰士人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

朝廷可關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  
求○命哈密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

勿納失里王哈密安克帖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  
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力赤毒氣

無問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  
帶遣其詳還其國撫恤其民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

命為翰林侍講學士 上諭胡廣曰朕守藩時王府官  
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

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  
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  
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收效不小未幾以老  
賜勅致仕○上遣人責李彥魯之罪李彥魯辭未請

天平還國 上不逆其詐遣鎮守廣西都督俞事黃中  
呂毅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祥富謫廣西中

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温李彥魯今陪臣黃曉卿等  
以廩饋迎候及牛酒犒師曉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

舞踴躍中遣使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  
屬于路中以為實然遂徑進度隘留鷄陵二關將至井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一  
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

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冠且十餘萬中  
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諸皆以

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  
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姦謀肆毒如此朕推

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  
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決

意與師  
五月齊王樽有罪入朝留之先是樽結無賴者刺客私

借帝號及為呪詛醜鎮等事屢有告之者 上不忍罪

之但賜書諭令改行。于是樽入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樽罪不當宥。樽厲聲曰。姦臣又欲喋喋放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樽究悖出于天性。此其心可知矣。命罷去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率百官賀。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曰。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部置宣慰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刺及隣境。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二宣慰五  
長官司一  
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小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詔諭附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刺首校的那浪底馬撒首臘罔怕並為宣慰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齎詔印勅符往賜之。○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

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上所命。上壯之。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克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目縣入。朱能將大軍。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彼此犄角。聲勢相間。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可復任者。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復而用之。便得其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士力。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誠。則人樂盡力。若或有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命文武羣臣。國公兵福等分行各省。做造磚瓦。採木徵匠。赴京聽役。

甘肅傳聞  
深出

聖主事  
言路所以  
大開也

九月廿。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外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待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郵民言詞率直。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狂妄。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

十月。未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開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鷄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片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特倚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上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柵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廣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辯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上震悼。樞選。上親為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

洪永二期  
皆行海運  
不獨便于  
二漕費令  
將士習于  
海道以防  
倭寇自海  
運而後  
縱橫浙直  
一帶受其  
荼毒矣

龍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駭說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善撫士卒。殺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者甚眾。○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北。三百七十里。古龜茲國也。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城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眾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各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于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發。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聖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舊御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銳翼而前。眾皆股慄。又為銳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眾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成皇帝 三十一

梁民獻祭伯崇等，迨至傘圓山，賊者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官室倉庫，逃入海。于是三江路宜江、泚江、等州縣次第皆請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即朝天官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錄齋法薦皇考皇妣。皇駕幸齊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上在蒲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貴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既寧王允熯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永樂五年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仁廟為皇長子，監國南京。最大高，體百計中傷之，數命縉題議，縉題曰：虎為百獸君，誰敢誅其怒，惟有人之子。情一矣。一曰：願上覽狀，然動念即日命使者迎皇長子于南京，建稽為學士，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屬交州，通正朔時貢貢而已，得其地不足言為廣西。縉言不立，適宦漢王漢王日夜謀縉之出。縉為廣西參議，在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

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洞江、柵及葛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九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

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于靈谷寺，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卒，天下僧伽舉賜普度文齊科十有。四日，鄉雲天花、甘露、舍利、祥雲、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徇于都城。金僊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官中歌舞之。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銀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字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晏之于華蓋殿。

高汝斌曰：愚因是而有感于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信以為佛，親率后妃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以死。天下寧有佛而死者，其迷也。豈其自曰飛昇，即西僧尚師能致神雲天花，諸祥瑞似異于誠惠多矣。宜文皇寵禮而優待之與。

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于富良江，晟輔等追賊至富良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安南之俗  
與切著山  
之戰已野  
首三萬七  
千木元江  
斬首餘餘  
富長江又  
斬首餘餘  
誠如兵法  
所謂殺人  
如殺草者  
耶趙克用  
曹彬等位  
不若自起  
軍矣

江賊悉眾拒戰每舟聯巨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寺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純是帝王  
聖向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曠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日人于學問當以先聖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麗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敏時  
文皇初嘗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  
太孫往視之過涉河凍請却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  
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  
夫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聖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嗣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五  
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效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敏時  
文皇初嘗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  
太孫往視之過涉河凍請却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  
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  
夫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聖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嗣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請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弒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夷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  
殘賊再觀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  
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  
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  
總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 聖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黎  
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棄舟遁及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度眾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敏時  
文皇初嘗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  
太孫往視之過涉河凍請却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  
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  
夫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聖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嗣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五  
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舟奇難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後于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太虞國王黎舍偽太子黎簡并賊將偽柱國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敏時  
文皇初嘗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  
太孫往視之過涉河凍請却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  
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  
夫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聖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嗣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東山鄉侯胡柱等餘眾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敏時  
文皇初嘗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  
太孫往視之過涉河凍請却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  
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  
夫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聖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嗣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克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

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濱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

高汝楨曰、文皇、郡縣交趾、悉欲化夷、使為中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河番數萬、後交趾一失、敵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不亦悲乎、夫生靈猶不足惜、而傾天朝、威重甚、可憐也、說者曰、當時宜建一講國、使得釋兵、御吏、毋與內訌、俟同則其人、以國有王、也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為中國有矣、孰與捐之、及秋、干、又或者謂當時宜勅王、通使、俾境上勿弭、而更遣英、國、再臨、之、蓋、英、國、三、定、交、南、實醜、所、望、而、震、焉、者、使、之、相、機、觀、變、可、取、則、取、之、不、可則責、利、使、盡、竭、中、華、於、其、請、而、封、之、斯、仁、耶、而、若若矣、二、揚、息、兵、養、民、之、說、一、出、靡、然、為、敵、欺、而、不、較、余、思、此、嘗、為、三、歎、云。

七月勅張輔等訪求交趾人材、禮送赴京、擢用以安南、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左叅政、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改廣西叅政解縉為交趾叅政。

李至剛奏其怨望也、每天才氣發、出口成章、中秋、侍上、賞月、月為雲掩、縉作風落梅一闕、云、掃城、而、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揆、今、宵、倚、欄、不、去、眠、香、誰、過、廣、寒、宮、殿、上、覽、惟、甚、七、歲、時、母、孀、居、苦、于、惟、飲、縉、以、詩、投、邑、宰、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兒、子、新、原、由、他、年、諒、有、途、日、好、把、春、風、判、筆、頭、筆、疑、其、代、筆、而、試、之、命、賦、堂、邊、小、松、插、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爾、寒、霜、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春、天、仰、面、難、覓、舊、青、乙卯、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上臨問、計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象、上慰、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道、而、弃、之、不、以

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奢、中、外、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或、有、定、惟、上、制、恩、自、愛、勿、以、善、故、傷、聖、心、遺、令、太子、身、沒、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之、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肆、處、宮、中、其、念、惟、在、仁、民、繼、今、朕、人、官、不、復、聞、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傳、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善、之、冊、固、欲、後、人、仿、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冊、為、燕、王、妃、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上、謂、難、太、子、守、國、事、多、艱、命、上、人、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勸、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為、言、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紗、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罷、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天、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人、宜、相、遠、哉、常、謂、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婉、易、入、吾、父、官、中、且、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聰、納、今、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今、卿、輸、林、之、臣、數、輩、請、命、歸、河、不、有、以、冀、贊、于、內、乎、百、姓、多、時、因、家、安、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文皇帝、  
其要義作內篇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後取道釋迦、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資露布、禮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縉

此書後以  
卷目大略  
不及刊布  
而後

四庫全書

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  
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庸孝刑部侍郎劉季  
寬及緝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  
儒士陳濟為總裁待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  
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  
凡四歷寒暑 至是始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  
製序文○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  
人諫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  
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  
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高皇帝 三十一  
日高昌曰緬甸○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  
家 命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撤馬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撤馬兒罕漢爾賓也 尚回回教洪武二十八年國王  
帖木兒遣回回滿刺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  
十八年遣兵科給事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撤馬罕兒  
至是頭目哈里令虎 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  
改安等禮科賜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  
三丰 上祭延侍中以洪忠實可託命編行天下以搜

孫善進書  
保金多矣

皇明法傳錄  
卷十四 文皇帝

不但新附  
即各處  
居民亦  
止保軍  
子

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輒跡無不到  
其在湖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為蹤跡建文  
君也○廣東布政徐奇人觀載嶺南藤篋將以饋廷臣  
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  
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京時衆皆作詩  
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  
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  
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節功臣  
鍊榜及勅旨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  
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三十九  
大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  
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諭  
居中都

戊子永樂六年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  
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  
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  
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  
輕省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  
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曰朕王率天下于生民休

爾若好言  
聖主惟在  
有民明暗  
之分辨  
守此

御境為情  
非好人即  
清民也  
之妙

通交趾地

威未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地方以圖安輯而乃肆  
志安逸于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稻花為瑞夫時  
和歲豐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  
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國何利于民而以為瑞耶  
相為朋比戲倂于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  
等若復為欺罔不赦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稻花為  
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  
昨有奏稻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稻花小人之  
務諛說也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  
自削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畢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四十一  
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  
發北京為民種田○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至  
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  
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禮部尚書  
鄭賜卒改刑部尚書呂震為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觀  
為刑部尚書

多險不若  
重賞此謀  
賜名

不學二字  
指出病處

通交趾

首者王榮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廣等四人皆陞指  
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  
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齊有  
差○鞞鞞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王坤  
帖木兒被弑鬼力赤力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  
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  
其下所殺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  
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  
李羅為安樂王○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四十一  
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于天數堯  
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  
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願侍  
即方賓等日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  
賢則下民安民安于下則天應于上麟言豈識天人感  
應之理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  
聖諭以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  
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上曰屯田固重務若  
徵收太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交趾變定簡定等作  
亂命餘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

將追赴京師復逃回與化州偽官鄧悉阮晏等聚眾謀作亂悉等推定為主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未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傳往贊軍事○于闐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獲越襲王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刺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為滿刺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丘氏濟曰三代盛時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勢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存之策自今始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四十一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刺國呂宋國合猶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毋恩國占里班卒國并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万物

永樂中入貢諸番有婆羅國彭亨國阿魯國小專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風柯枝國麻刺國忽律漢新國治納樓兒國加異勒國海山國阿生國南巫里國忽蘭丹國奇刺泥國夏利北國察泥國烏洪刺錫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拾刺國齊入可意國次巴夷替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八峇黑商國日答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者載大明會典

十月下詔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自備不煩于民諸司毋得有所進

獻者○涼州韃官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等自陳戴朝廷厚恩久居邊境願帥精騎巡邏漠北以展報效從之時鬼力赤為衆所戕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効○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寒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 文皇帝 四十一

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辰江敗績刑部尚書劉傳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昱等皆歿之于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四終

諸番入貢皆越山越海而來凡有阻氣者莫不尋覓前代未有

漢書地理志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 建輯

西湖高汝斌

卷

高 煥 校

已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刺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餘徧往支國阿

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其時中國  
張盛樂後  
千遠以推  
臣民馳玩  
之心謂定  
深意非一  
好大之念  
可升龍也  
若曰訪建  
文則彼在

海外又河  
更之可謂  
而為此注  
謂之計也

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  
開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兼兵部尚書兼詹事  
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日居守事重今文臣中  
簡爾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  
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讀楊榮  
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上出一書示  
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

係上人之  
好惡一  
包盡用人  
之弊  
不使有過  
四字便是  
包以小人  
觀之術

法司亦多  
事

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爾等試觀之廣  
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  
法命司禮監刊印復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  
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  
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  
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  
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  
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當  
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  
心輔之○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先是瑺既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興安告其不應事都察  
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  
御史陳瑛奏瑺有違祖訓當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  
獄瑺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瑺服之而  
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  
問擬死罪幼男皆發鞍轡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  
銓承父命非真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  
陳璉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死先是肥河之  
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

詞一死也  
安何不死  
子被執之

與不期多  
寡期于當  
厄否則  
西江水夫

惟親前  
無謂於  
斯亦無  
惜偏私  
至于後  
誅更教  
何其嚴也

天壽山

安被擒 上問日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  
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  
勞之及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  
中因羣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懼遂自經死○壬  
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  
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  
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本雅失里不屈  
死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三  
閏四月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  
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趙王高燾居守北京信用邪  
說恣行不法 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視王永冠  
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入輔導王稍稍改  
行○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  
元重光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鼎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  
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  
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

計本雅失  
行方思  
林之以  
慎乃行  
聖之六

出在外  
從未有  
此大敗者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四

六月敕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往  
使本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  
俱為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胸河欲收潰敗之眾  
入寇此虜負朕恩我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宜  
整飭軍士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討本里失里及陞辭  
上密授以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眾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  
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  
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率將校  
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  
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問本雅失里今安在  
虜尚書曰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  
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口恐虜遣此  
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  
何如而後擊之毋墜虜計福不從率眾直薄虜營與戰  
相持土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  
軍輕信誘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  
進必不利吾等陸辭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

違聖諭  
宗言聖祖  
謂其安  
亂則果  
一死詎足  
以塞責

犯虜毋為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  
聽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  
已與之俱行虜眾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  
戰死遠及福等并為虜所執皆先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酋脫脫  
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各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書諭皇太  
子曰比遣洪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  
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真頑驢悞違棄朕言拒沸眾  
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管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五  
不得已隨往皆沒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  
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  
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  
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  
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上曰工部  
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  
糧緣途築城貯之諒爾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  
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  
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

禦戎備

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隨  
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  
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於境外詔  
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  
棧即漢車師前後王地  
唐之○西域吟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  
高昌○贊善  
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  
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  
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志之尚矣後世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  
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六  
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  
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  
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  
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於為治皇太子取閱大喜  
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  
書趙祖口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  
後朝見早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  
否於是犯回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  
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



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於美良，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安。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槍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七

親征北虜

二月朔，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晉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皇長孫。是

形得由塞

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大閱於鳴鑿成，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梅，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永安，向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

神應泉

歷歷指點 形景宛然

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下盡在上矣。至典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

渡耶。次鳴鑿成，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東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倨，果何所恃哉。是夕，召廣等至帳後，問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輝安能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蕩蕩，况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以掩羣策。至夜分，乃出翼日，次環環

圖指視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蓄沙出唐之碑，磧尚在也。次小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八

非懸于山 川形勝者 不能備片 語

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次瀾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臆胸，凡七河注其中。

更海名 瀾海

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州，旬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命金幼孜記之。次日，車駕次玄石，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亦亦高古 瀾大

一飲大 飲 共里再飲 阿爾台成 阿爾台成 阿爾台成

四月，車駕至幹難河，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爾台者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

有分甘  
少之  
受之意焉

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榆胡山勅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勅銘曰於鑠六師用殲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至北京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九

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妖人季法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祀太祖高皇帝賜之璽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遺物議○ 上還南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

勞不訓書

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更著為令○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澆官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待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濬得 太祖心法普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於洪武末命選秀才隨赤坊官分班入直廷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聖神繼作教諭太子空法二 祖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為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

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成為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辛卯永樂九年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為交趾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二月初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 上命械其長史

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勤學問以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  
 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  
 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  
 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伸暉言  
 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  
 濟直屬御河即今南河建牌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  
 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  
 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  
 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一  
 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  
 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  
 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  
 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  
 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  
 舟不可勝計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  
 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  
 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  
 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  
 部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

於汶上縣之戴林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  
 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  
 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  
 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  
 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  
 一而達於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  
 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  
 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上無不允以  
 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刻凡違事建文諸臣得罪凌重瑛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二  
 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九劉  
 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其奉  
 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濟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  
 水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  
 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  
 至中深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  
 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  
 十萬命典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璜相度開浚仍命  
 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  
 部司屬衛軍士今或公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

魏宗劉也  
明之制凡  
耕且守者  
重甚故  
欲安邊足  
定意復祖  
原之舊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貪暴不輯，諸番皆苦之。和等奉使歸，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十三

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為王道，還國，并赦苦柰兒，遣歸。

天淵之度

徵交趾，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取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木案事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繼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常江尋復敗，黎盡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利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十四

十一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

史錄得人

如此則修

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十二月，六部尚書、憲義等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

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若授職之後，聞其貪污，舉正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達侍臣皆曰：首率衆來附，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中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之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蚊蚋至微，細然千百為羣，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五  
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江盈科曰：祖宗朝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確，聖謀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日食而忠，依見陳山與楊士奇對仗，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虜部，分合而明，間見，然則為聖子神孫者，何不復此芳規，為鑑別人材之地也哉。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命鑄永樂通寶錢。○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上聞之，命中官齎銀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惟也。

有此一節 鰲山亦為 景仰盛事

與民同樂

遷建文之 失亦若此 知有高 之變者

天下之水 惟河為大 二語治河 要領

高汝棫曰：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觀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幸，和以至貝外郎，凡十二選，各賜錢五千緡，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人臣夙夜在公，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命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雅容之象，而官息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濡和熙之氣，遊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使慘慄迫條，無樂生之心，此迫于秋冬之氣，和養熙皞之福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六  
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

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克隨從。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瀾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壆，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於

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為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夏縣人。個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權吉安府知府。寬厚持大體。而明其姦。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尋坐事。謫為辦官。事從尚書。未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云。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為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泛寒。十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尚書朱禮以海船

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泚川衛所鎮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十七

撫陳恭上言。待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人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

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

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

亦非忠也。○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屢有異政。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江緝事。作威受賄。按察使周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

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等。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十八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命皇太孫演武

於方山。○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詞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命嘉定縣築土為山。立墩表。識以為漕舟停泊之所。至是功成。賜名寶山。○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又破於西心江。

軍世須用  
願書人

癸巳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先是鳴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日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勅諭姦  
黨齊黃等遠就未孥者悉皆有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  
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十九  
建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  
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  
日在此朕因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  
禁漸解○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  
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  
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  
政使

洪武中設貴州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  
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禹  
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朝命乃勅鎮遠  
侯顧成以兵檢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  
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右門四府  
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黎平馬尾四

府而於貴州設布  
政司使以總之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  
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  
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嘉射畢 上曰今  
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兩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  
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甚大  
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駒虞尚  
書呂震奏駒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  
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駒虞何與民事不必  
請震因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  
沆為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  
者矣○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  
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  
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  
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  
智山東高唐人溫重瑞數由教官累遷今職通事務  
別自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  
導戴綸即擢為禮科  
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鞏輿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  
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

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於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齊於其國。宣布朝廷威德焉。

交趾平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橫時輔偕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落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季橫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瓦刺馬哈木太平把。禿李羅三酋叛。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一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三字為干  
古格言  
再之恩哀  
順亦不過  
是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散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刺。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瓦刺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

成禮教諭  
儲官之法  
冠越前代

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管中稍聞。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口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二

瓦刺三酋  
經聖而進  
弗勝前代  
可謂威嚴  
而武不墮

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六月朔丙寅。月有食之。○張輔檣送所獲賊首。陳季橫及阮師等赴京師。誅之。○車駕進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李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上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



河春官之  
不與成未  
必然而實  
亦之及則  
指小惠而  
類重惠也

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驢牛羊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戊午。駐蹕三峯山。已巳。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表至。禮部前朝賀不許。

八月車駕還北京。

永樂中進  
飛揚者庶  
林阿房冊

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遣使速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尚書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金問等至。

楊士奇復職。先是。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三

輔臣夫子  
商賈

駕後。且書。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日夜謀。煽。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

奉表不敬。遂下獄。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次士奇。及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議金問。何以。

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

奇。錦衣衛獄。未幾。特有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

獄。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熒有罪。降為庶人。○命胡廣。楊榮。金幼。

五經四書  
大全成

攷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行在學士府。侍講。崇。幼。攷。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朱。張。諸。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有。義。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次。年。九。月。書。成。廣。等。呈。進。上。親。為。之。序。命。頒。於。東。宮。及。諸。王。諸。大。臣。復。頒。於。兩。京。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解潛卒於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四

遼東。

籍結髮讀書。悉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關不盡。其用其重。其輕。利。過。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請。其。沈。愛。者。終。不。為。變。祿。字。淵。器。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爾。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在。新。意。舉。山。叙。事。高。處。通。司。馬。子。長。將。退。之。詩。奉。有。豐。贖。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日。率。為。有。取。玉。勿。作。無。瑕。石。者。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三千艘。

不知臣職  
官所屬  
成祖所  
河以立

選下之  
貴守則

上教勅也  
二者不可  
備也

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州縣間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

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諱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

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辯是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以終其身此不易及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五

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邵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九月壽陵成○嚴妄告奸之禁○有人納銀於瓜瓠刑部主事到寧寧妻發之上賜銀幣以褒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借中官李遠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吐蕃番至火州亦力把力於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各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蓋達失於沙鹿海牙九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城等請闕謝出使

往還凡三勝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初鎮守寧夏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處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上曰邊境須有備虜多詐諷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勅諸州官吏故有貪財壞法虐害軍民者必殺無赦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六

丙申永樂十四年二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為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老人星見勅諭免賀○作北京西宮○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七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革生不及數皆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賜書與漢  
行馬之佳  
猶也

十月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勸上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

歷代名臣  
奏議成

贊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

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

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遣將練兵海上防倭○周王橚楚

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諸臣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

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士奇對曰周楚二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八

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

言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

俾奉行之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二月谷王橚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德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識初封國宣府請難師起德建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春無算改封於長沙復陰養死士遣戰船其時侍御

督張興密言於上。上曰：朕待德厚於諸王，豈宜有此令其同母兄弟？王曰：德不德，會對王于崇寧王悅，得罪於父，遂德所德，說來日建文帝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閔之，遂具說其事，言德特寵，積有無若之心，藏匿亡叛，地作舟楫，弓弩器械，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成，官者吳智等，日夜密謀，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識，謂十八子，常有天下，傳掛於人，又令製巧燈，上獻揮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供應殿廷，以圖開隙。上得奏，嘆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焉。廢人德後，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所爲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吳等不能匡正，皆黜交吐爲吏，照猶不悅。府中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九

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塞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視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適，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

誰人敢言  
誰人能言

擒也。比至樂安，恚望異謀益急。東宮教書戒不從。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

漢武晚年亦曰天下  
登者其正  
神仙似亦  
有世中之  
受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既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老人星再見，勅諭羣臣修職。○冊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毛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三十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巳未，齊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謁網縕流動，爛微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祥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巳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月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宋神宗在  
住以怪異  
爲祥瑞  
成相身作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

吳蘇諫可  
謂於物  
感者矣

擇其諫人

向日英  
公平安  
則交前  
長服惟  
國三召  
而交前  
叛矣

太子自  
國三召  
而交前  
叛矣

知朴直  
多則皇  
子忠侯  
分文也  
然其虛  
夢詳又

朕心惕然懼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反。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簡。然中懷反側。至皇明法傳錄卷十五。文皇帝。三。是僭王聚眾劫掠生民。彬討之。擒斬數百。利遁去。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祭。侍講王英。為考試官。取董璘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非。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予。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而。成。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

善述  
若風

詩亦有  
魏之風

陳述紀文  
徐善述  
廣孝自  
辱則自  
處清然性  
之骨一  
味述迎承  
顧而已故  
有今日中  
廣又見公  
之語

題。間。日。封。進。以。廣。珠。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指。不。多。及。書。函。曰。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淡。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願。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命纂修天下郡縣志。○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謾構百端。侍從監皇明法傳錄卷十五。文皇帝。三十二。國之臣。朝夕臨臨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諫于。上曰。初。上所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嘗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視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

朝漢亦干  
仁廟有功

至我即欲觀也。漢至南京，日隨朝九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詳，侍衛趨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大慶秀才

詩：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上前，聲譽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錄其數目，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慶秀才云。嘗以直諫觸怒，上大怒，命為焚之。蓋其頂七日不死，遂釋。職尋罷，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性直，不能耐人。乃躬自為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曰：伏陳其故。上念諤忠直，且問其食，命復官。署通政司，嘗應天府，又署刑部。諤嘗鴻臚寺工部，所至無不聲績。至是，陞順天府，政尚嚴明，有漢張超風，無何竟上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使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到底不為  
時所容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皇太子，先是皇太子命士奇纂易周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一筆，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集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進周易本義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巳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埭，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埭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瀋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埭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埭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三十四

以遠待

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騎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埭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澗，圍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離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以破賊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三十四

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伯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郡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文皇帝 三十五

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悔改。怙終者不赦。○頒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於文武羣臣及天下學校。○甘露降於孝陵。松栢三日。○禦製佛曲成併刻佛經以傳。

時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繞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雀。盤旋飛繞。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請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釋。歌曲往來。西河南。頒給神明。賜應。屢現。聖圖。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宮因益重佛禮。僧建立梵教。以祈福者。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十六卷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棻 參訂  
雲間 吳棫 增刪 高 子 校

庚子永樂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切改。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英。浙江。左叅政二人。楊敬。福建。季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夫死。賽兒祭墓回。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于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細民翁。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闖。欲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掠益都。石棚寨。為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為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

愛護至此 從古所無

卷十五終

不意賊帥  
昇既與兵  
相攻處者  
此

國家大事  
豈供一人  
之善惡耶

百更野平

漚官不立

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  
 等百餘人而齊兒竟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  
 縣張旗縣丞馬橋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  
 攻復率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  
 時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  
 猝至城下奮擊救之賊敗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  
 擊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  
 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  
 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粹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鷲山  
 衛指揮王真亦以兵敗賊于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功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橋左叅議衛青陞都指揮使  
 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征  
 勦妖賊方命失機冒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  
 信於諸夷救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  
 亦以討賊戰死

保真定資皇人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  
 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湖廣武陵人撫輯流民歸  
 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羣賊輒  
 有功從中官馬驥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  
 強貴勦捕以獻  
 卒數百遇賊戰死

國初東  
實必過學  
世用

九月提教授蘭從善林長茂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  
 編修侍從 皇太孫講讀○立東廠○山東青州府諸  
 城縣進龍馬 駭具龍文  
 十月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 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  
 南京以北京官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皇太子赴  
 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  
 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  
 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日三代以  
 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  
 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  
 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者老進揚  
 有知 太祖隆興時事者畱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高汝欽曰我 朝祖陵在泗州城北稍東十五里而  
 行始山淮水自西環繞山下東北入海夏秋間水漲  
 由州城北北二十里龍窩驛東入瀟湘城北陵南定  
 然一湖也南有古稱明堂容萬馬水口不通舟始  
 台天造淮水循山東下又二十里經龜山東北入海  
 山即大禹鎮支嶺神處石井尚在陵後自徐州南關  
 阜遠運道北數十里登 仁祖陵在鳳陽府西偏十  
 里背八公山而淮水陵上草木蒼鬱陵下近百步關  
 尉張無榮許綬野雖不善堪輿者亦  
 知為輿區福地也豈人力所能致哉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古者天子... 行貨... 實此一方... 民幸遇仁... 宗廟... 不... 他處之... 朕在干... 聖者... 仁心... 朕... 宗... 宗... 宗...

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為食。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勸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檀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高汝柱曰：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混土索我，全賴以宋太祖太宗之稽典，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都非形勢之地，湖元據有中華，垂九十年，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掃六合之推，款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狄，故嘗幸關陝而還，斷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聯所遺，半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北，亦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成祖焉，又上登極，即廣儲邸為皇城，棟宇軒闥，當時羣臣不知，嘗言所向，屬諸南遷。因出今日，敢有復言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司文侯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殷函之固，莫及也。永樂壬辰以後，頑狂冰凍，被勸遺孽，要狐鼠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太祖定敗之，成祖克成之，祖宗功德盛矣。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俺三等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稅信大臣嚴其。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謂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四月丙申，命還國。王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王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賜馬都尉，廣平侯。哀容在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擢工部督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五 孫請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救天下。

于文定公曰：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為出奔之事，皆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示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遷之士，處其間，譬如室之有與，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即如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長嶺，坐於堂屋之上。

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其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室無室況與突之間邪

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問。上指其妄言。今空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火。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借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

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皇大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未幾卒。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功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職官。罷遺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為文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許直。歷詆大臣之任。

自古已然

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清斥工部尚書李廣李慶等不能平。言于上。請罪之。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于是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猶峻。上怒殺之。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抗罵言官曰。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眾議何如。眾皆紛然。呼詬言官妄言。尚書夏元吉獨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人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元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山東妖賊唐

賽兒遁。朝廷大索甚急。盡追山東北京尼姑。既又盡追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人情洶洶。上以段民為

有言者。其大臣以道事君之體。

山東參政撫定綏韓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時魯台擾邊克暴鴛每朝使至輒侮慢或拘留苦之時出郊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遣將檄聞上遂議親征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膏間作內外俱疲

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

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

置不問

呂震一言 幾成大獄 人品心術 于此自辨

命以北征 促運

計共用驛 三十四萬

領軍十一 萬七千五

百餘人 車人丁二

十三萬 權凡三十

七萬石

親征一

壬寅永樂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

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

繼之前運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景

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愉都御史

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

侯顧興祖尚書趙狹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

官二人保定侯孟英遂安伯陳瑛副者三十七人

三月上親征戒警將士諷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

聞之夜近

四月次龍門雲川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處簡擇來者若不開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

勝又曰諒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

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

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于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

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

付勳勳

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定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陸平侯張信、應城伯豫亨、新寧伯潭思、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才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後世聖子  
神靈顯此  
為為物然

字字考

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成。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協濟。爾等勉之。

高汝斌曰：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脫脫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故謀帥擇將，必如文皇之議而後可。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備懼。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辜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討兀良哈

于稠桑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點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眾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召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為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畧，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戌，率兵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上乘高望，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上曰：必首也。率騎兵追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

此戰料虜設謀一巧中今處無一可避直本中原吐氣

野王野王也故初廷特之特厚

有虜千餘人，今寧陽戾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波瑯谷，諸將構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上。○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三月，蜀王椿燾諡曰獻。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檢邪之徒，不便，而宦官黃儀、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之地，日聖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三 上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于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非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宴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伏，及符寶而分兵執魯文武大臣，豫令高正偽譏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為帝，布置已定。正審以告其甥復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為滅族計。

泣諫不聽。瑜遂詣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

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覽所偽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

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管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

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

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

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論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

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

將寧楊侯陳懋等為前鋒。車駕遂次宣府。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四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椰梅靈芝，具奏云：

今歲萬壽聖節，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

周匝踰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椰梅結實，符盛往年。此

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正

色却之。

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

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脫歡所敗，

掠其人口，草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

疾走遠避，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正千戶。

十月，駕次上莊，坐鞦韆。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歸。時

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

至宿鬼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必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

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皆為都

指揮千戶。遂班師。○車駕還京師。○遠大學士楊士

奇尚書塞義呂震下錦衣獄，尋釋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

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欲主虐人，違天逆

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

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

部侵掠邊境。上乃詔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

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候。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講學士曾榮侍講余鼎為考

試官，取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者，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

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論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

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

胡忠安贊稱賢臣而亦相率為

上神武天授後兩出奇應後人誤用之致有土木之禍

保全骨肉多少

此朕意也。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駕進次答蘭納木兒河，望惟荒，野草虜，隻影不見。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在八月中。上頷之。既而諭金楊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遊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眾服禮儀，一遵太祖遺制。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詔楊榮、金幼孜入御，擬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為柁，柁成，權欽而綱之，載以龍輦。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計于皇太子。比龍輦入關，寂無知者。即遣皇太子出居庸關，赴開平迎駕。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

以防偽。皇太子曰：果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繇興？八月，己酉，次鵬鵠。皇太子至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綴服哭迎。王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官中，奉安仁智殿，加欽納梓官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淵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讓間不行，用兵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七  
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閑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不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郡縣災傷，獨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責飾禮文，經畧徵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備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遠應徙都北平，實貽孫翼子，久大之基也。  
成祖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身不冒石矢，即位之後，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三下交南，舟車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帛，若櫛，割刺，滿刺，加魯，魯，漢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

魏朝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前所設官。統  
治。凡三百處。直西郊。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  
官。府蓋三之二。西南。羗夷。連宣。宣撫。安撫。司。及軍  
衛。郡縣。增蓋。數百。迄今。二百餘年。所以不敢大肆  
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豈淺哉。

八月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明年為洪熙元

年。大赦天下。○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  
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  
與共哭。今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力困

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  
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  
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九

者十年。○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積期。為中書舍人。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欠數絕。不能繼。又  
上命。詔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  
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關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

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  
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愛制。上曰。鄉老成人。今國大  
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鄉以親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  
遂留贊輔。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  
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十九

傳少保皆從一品。上諭吏部尚書。寒義曰。此皇祖

之制。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

望于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於

陸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

陸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

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

學士。○減賦。北直。隸。山東。東。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寒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

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思詔甫下。而惜薪司。傳

旨。賦北京。山東。聚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  
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復  
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  
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  
九月。祭西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  
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癸未。禮部  
尚書呂震言于。上口。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做漢制。以日易月。釋縉。從吉服。  
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



至禮安所  
兼取二說具奏

內閣位進  
三孤始此  
○士奇等  
初日開五

此已極  
品恩榮至  
品恩榮至

並據相與  
四字義比  
皆所

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遂義從旁解之請  
 兼取二說具奏 上安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  
 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  
 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  
 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  
 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  
 但聽臣下易之 辟宮在礦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  
 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款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  
 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  
 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一

不願王孫  
第十位

交趾特蒙  
賜以特  
自二老去  
而交趾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一

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為彭城侯○册立  
 皇太孫為 皇太子封次子瞻堦為鄭王瞻墀為越王  
 瞻墀為襄王瞻堦為荆王瞻堦為淮王瞻墀為滕王瞻  
 堦為梁王瞻堦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絕○以翰  
 林侍讀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  
 註于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羅海子  
 至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  
 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  
 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趾管掌布按二司事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一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一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  
 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天地之  
 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  
 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  
 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  
 織煨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暴  
 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

在昔則世  
經世重令  
則人輕人  
重矣可也  
也夫

聖德同天

得此二字  
日族皆

國比李洪  
飲絕

往甯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于  
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或  
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  
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  
連坐○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  
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  
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  
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創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文皇帝

侍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  
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  
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  
言事失當謫貶充軍者亦有為民

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還鄉  
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經有幸已  
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  
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交趾復反○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  
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  
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

房衛官軍  
更番京師  
之制如此

中官傳  
並金銀  
器漆器  
好勇

賜與英主  
高祖如此  
皆中官制  
死并子  
軍士夫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修具以聞破亂之處早奏  
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  
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  
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  
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  
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郡  
收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吏更番于京師  
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  
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做  
此意無廢屯種今軍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三  
不妨誤○作觀天臺于禁中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  
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趾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  
還未久本院官履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  
不聞渠前在交趾茶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  
解劍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閣多方請求朕悉不  
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令  
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  
感卿忠懷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  
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謹忠襄以其子達為

列重監官  
支俸始此

虛已宋言  
之誠千古

未有

翰林檢討、連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進寒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絕、德、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願謂楊士奇、楊榮、金、幼、致、曰、卿三人及寒、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當盡言之、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古人誥辭、親筆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文皇帝 三十四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建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陽武侯薛祿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上諭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故民無轉輸之勞、而兵

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安、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召吏部尚書寒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邪、爾、吏、部、兵、部、俱、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人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其、情、○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愛國體恤民窮、毋

先朝用人  
雖不拘資  
格然未經  
試也既選  
之後嚴試  
之備必試  
事而後授  
職直與官  
進賢不得  
已之心也

仁廟方可  
為此言

優削根本。曠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差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景為彭城伯。景皇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

仁宗昭皇帝紀 帝成祖第一子仁孝。太居徐氏所生也。正位儲宮二十二年。成祖崩。甲辰八月十五日即位。在位一年。乙巳五月十一日崩于西宮。壽四十八。上徽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切、黃淮、譚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山。士奇與切、黃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論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

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切、黃淮、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黃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切、黃淮亦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膳。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為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華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疋。令牧之。其草生。准民間割。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夏元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蓄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上曰。慶幾誤朕。願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丙批數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

士奇與切、黃淮復進言

得之以禮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文皇帝 二十六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卷一六

心周旋

比舉與眾

聖門揚榮

取言附刊

預解而文

廟谷授御

史言之同

意

仁廟學問  
私深法聖  
久維一弊  
名賢播雅

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昌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意。編掃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審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大祀天地于南郊。以皇祖皇考配享。○上諭呂震曰。劉儻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二十八

為國可無發。郵命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又嘆曰。忠臣欲報國家。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阿順取容。保祿固。爾於國亦何賴。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道理之助。卿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議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

左右而尤

續修不白

請假考求

請未其于

修已治人

之道益加

精容可見

聖學與無

窮際

賜天元玉

曆祥異賦

獲德之至

允誠等原

係蘇本

樂中李東

歸時從征

亦有功並

以力襄前

死故進封

字

仁廟隆慶

印傳前代

字

五經博士。養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停實。即授教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與進同事。○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省。皆賜鈔有差。于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二十九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父允誠。封恭順伯。克忠管者。追封頌國公。謚莊愍。弟克勤。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上曰。吾過

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  
遂召禮部改春秋祭濟沂餘杭人善述天台人復贈贊  
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  
人以薦舉知安樂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額  
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  
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賢善王讓者益都人亦  
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繇國子學錄擢為右  
贊善後任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一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  
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諳大  
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  
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  
言為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治事自是  
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諭士奇曰爾料事不虛自免  
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  
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草勅  
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  
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

從善則國  
改過不吝  
八字仁期  
可當

皇明法傳錄

以孝行取  
人

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將行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  
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  
真加增少師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宋  
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庭○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  
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復  
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  
閣事○禁民告誹謗上諭刑部尚書金紳都御史劉  
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  
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  
姦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一  
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弊又萌夫政治  
所急者惟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  
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命征夷將軍  
榮昌伯方智率師交陞討黎利○徙岷王榘于武岡○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皇北征晏駕  
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  
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  
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  
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  
悉上瞻圻前後規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

遺守皇陵  
是亦勞績  
之意

律例之例  
刑部史例  
為五

以修百代  
之明良亦  
以成一時  
之榮祿  
北京命加  
行在二字

樂。上召膳部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讓搆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兩京者。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

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

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于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二

言。令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即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

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

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近有賈與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

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明。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

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博古通今

行止端正。不遺正文。德去偽。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禮部。其進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事。須南北兼取。言南人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

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

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于星象。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三

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奉事承天

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士奇愚昧。亦

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護恩所構。心之艱危。吾三

人共之。願。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

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寒忠貞

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授而退○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痕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惟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巨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關生

帝無欲求言諸臣知帝心久矣至此何以推折言官勉折胸內尚不相若及用擬程而其斷骨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四  
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遠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遵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

文武並濟  
上在儲位天下傾嚮  
登位之後弘施濟澤號稱仁廟則宜

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議周願廣東則副史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縛至便殿撲以金瓜十入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文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復下錦衣衛獄○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三十五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于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洪武中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日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 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 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 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



趙二王巧諧 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役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 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 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以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尺寸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六 昭皇帝 三六

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陛辭上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于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史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論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見褒答問有拂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

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惜哉六月辛丑 皇太子奔喪至三鄉官中始發喪時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是月庚戌十二日 皇太子即 皇帝位之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

秋七月尊 皇后張氏為 皇太后○上太行皇帝諡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 墓獻陵○立妃胡氏為皇后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仁宗定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一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和徐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喜納之權蕃為兵部給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英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為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初 文皇欲 太孫講習武事于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為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英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給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上得繪奏親詰之給抗聲辨論激切上怒毒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

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塞義夏元吉為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為總裁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為總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瑛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伏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

皇明法傳錄卷十六 昭皇帝 三人 族之亂封會昌伯○以平羌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漢王高煦奏利國安民數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皇明通紀卷十六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

東莞 陳 建 著 西湖高汝斌 訂

宣宗章皇帝紀 帝文皇帝長子張皇后所生也 文皇初有易儲之意見帝英敏解給復養曰

好 皇 孫 文 皇 因 立 帝 為 太 皇 孫 仁 宗 龍 升 遂 即 皇 帝 位 在 位 十 年 以 乙 卯 正 月 初 三 日 崩 年 三 十 七 上 崩 號 曰 憲 天 體 道 英 明 神 聖 欽 文 昭 武 寬 仁 純 孝 章 皇 帝 廟 號 曰 宣 宗 葬 景 陵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擢文選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戍薛祿言

宣府德安未寧請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詔從之○三月太子太保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禮部尚書呂震卒

江盈科曰震之卒也何足書于嘗聞告子云有性不善孟氏謂之然文廟大臣若陳瑛與震殆真所謂性不善者瑛極毒遇物即發震極依容皆瑛瑛蛇厥毒震媚優然震欲殺死方寤殺夏原吉蓋使而必毒若夫瑛若若使文選臣殺之無非結文廟懼心亦亦即所以為使害兩臣真惡人哉瑛殊震善死幸不幸耳特書之以警性之不善者

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

濙在未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

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立設養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

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  
毋令失所

高汝材曰唐時禁城旬者分置病坊于諸寺以康之  
亦謂之悲田院也曰初所云養濟院也今京師  
為環燭幡竿二寺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聚故  
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  
如若今環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  
號東候充備天街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耶  
以胡壽安為新繁知縣

壽安在縣止食脫粟佐以園蔬未嘗啖肉其子私雞  
而食安怒遂遣之歸其條勸慰之安曰君不聞其子  
之種雞者乎象著無幾而基已國故曰吾畏其辛  
其始或謂讀書起家期于砥礪自見久而身處脂膏  
因沾成潤因潤而汚敗名喪檢者踵相接也矧夫膏  
梁之子生長宦室菽麥不分稌稊不諳若恣所欲如  
水之流不為隄防下流之勢將安底止隄防則性  
堅而載逆有基故吾新食雞于吾子非不愛之懼以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肆皇帝

愛之之道哉之也。嗚呼。菜根嚼斷。百事可辦。其餘嚼  
然嘆曰。謹佩之矣。

○二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  
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  
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  
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  
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三月上

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

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益 皇曾祖肇

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 歷涉世務練

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

世宗教旨  
建明指建  
文也

才不足以  
當其任索  
充謂何

皇是在張  
輔其兩  
人俱取回

明亂舊章別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  
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權戶部左侍郎

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  
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宣廟初用陳山張瑛瑛仁願便用楊士奇黃淮皆  
赤宮舊恩也然山瑛品不逮前皆不得久居內閣後  
亦無稱焉

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  
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  
官爵○上親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  
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肆皇帝

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

使令又云若有不自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

中國忠而我興兵伐之亦為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

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改典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

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甲伐之師初

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絕

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

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

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

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

此正計酌  
于初平交  
趾之際使  
覺渾然無  
迹到今便  
難措手

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  
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末祭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  
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  
有對上曰此固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  
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  
二十年之勤勞一旦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  
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  
常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  
崖及發兵討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  
夫元帝中主亦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  
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邪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  
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  
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  
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阿魯台脫歡各  
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  
奏請選官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  
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  
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被外戚事  
及歷代  
臣等  
不忍二字  
刑官要錄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占  
人取士于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  
蘊益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于進  
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  
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母俾小人貽患于民斯其善矣古  
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于未  
世卿等勉之○御製外戚事暨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願  
賜群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以四川按察使陳建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以廣東東莞人舉于鄉初為桂林教授選國子助教  
未幾初近臣言建有不置置之徵地權知許州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改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役時征徵禁奸蠹暴民用  
大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  
隱治有異政者加禮權為眾言濬績最淵人恐失志  
詣關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  
嘗歷同考會試進巡按嶺南平劫頌鏡歌吹播四州  
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建素有文學乃召改是  
歐陽修王禹偁為三賢祠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彙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  
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御夷秋來不拒去不  
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  
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  
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八月京師地震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世循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楊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于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有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以指揮王斌等領前後軍高煦自率中軍千戶王玉等領四哨復偽授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溶樂安人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上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跪太言曰太宗信謔削我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夏原吉力贊榮言為是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預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於是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啟行以陽武侯薛祿為前鋒駕

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談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拜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車駕親征符至始懼上仍以書諭之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鳥合之衆方洶洶河股施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更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駐軍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

夏楊此舉  
鑿建文之  
夫也當時  
事起倉卒  
人心洶洶  
高煦素就  
驍悍善戰  
諸將所畏  
荷宜廟稱  
涉捕球

即親征天  
下事未可  
知也  
行決矣打  
風馳電掣  
之意  
料敵如見  
宜願諸知  
人情故視  
之謀一  
議即決  
欲殺失國  
本之具高  
淮南交誼  
始于伍  
王果能  
獻個謀  
且與王  
且與王  
遠雷不及  
掩耳使  
群雄瓦  
大略未清

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城戰無為人擒

高煦招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山見上群臣請正

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

死唯陛下命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

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赦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班

師還命中官項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王斌等伏

誅誅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編邊民者七

百二十七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遣遙城忽一日上欲

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

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

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

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熔庶人灰

時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夏原吉原吉

復贊之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請臣等而決在

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窮戈以

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於是上

意決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

不刃血不踰旬而罪人得皆榮與原吉之力也

高煦既擒車駕至單橋尚書陳山迎謁言于上宜乘

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未安矣上召楊榮

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

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

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依實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此舉是文

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原吉曰汝阻

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

造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辭則有矣然

非其實因復謂榮及蹇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

矣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

義兵必不可移附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白上

上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

惟召榮及蹇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

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

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

全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

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

群臣言章遣駙馬袁容都御史劉觀齊以示之使自處

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

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

陳洽承之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壽齎勅黎利之罪

時准父九  
十猶無志  
封爵與子  
同賞時榮  
之

得上面鞠  
見天日矣

似以疏人  
心地先好  
實歸以時  
地宜發報

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泉寇掠勢益張通率諸衛  
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空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  
欲渡河而陣洽及夜給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  
五鼓應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辰至未力  
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  
通懼帥卻治遂過管事聞賄少保贈節愍官其子樞為  
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  
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以李時勉為行在翰林侍  
讀 上怒時勉言懇觸 仁考怒令于獄縛時勉來面  
鞫必殺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市王指揮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出瑞西旁門時勉為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瑞東旁門門  
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走還欲縛送西市時  
勉已得 上面鞠 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  
復其官矣

按時勉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倘以元  
宵玩游燈市中男女雜逐簪履紛集會時勉左右  
從地上一拾得金釵一股珠貝散飾備極巧麗蓋千戶  
侯李姓妻所遺也勉以金銀易之欲俟其主來尋通  
揭示門榜曰有遺物者但以一服來驗即界之  
已而千戶妻使人來比似儼然有即還謝以金固却  
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察妻告之故交嘆其賢適有  
東方血竭一塊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千戶聞  
之時勉曰吾守嚴一允豈敢濫取但此物能活人者  
留以施人亦一陰德也適受而棄焉未幾 仁廟獲  
以金瓜折箭骨聲琳琳且下鎮撫獄象皆謂勉必必  
會泣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之問以

若此特一  
念之慈不  
念婦女以  
殺物辱家  
以顯禍耳  
竟獲此報  
之道也  
何心哉

直端尚存否勉使家人取至持  
以數刺其痛立止不旬日痊愈  
交趾叛侵圍鎮城藩鎮以平州知州何忠有膽略使懷  
奏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  
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  
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膝狗奴吾天朝臣豈  
食汝犬彘之食舉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

忠 荆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事  
聞 上初產其門賜諡曰忠節臨難從容賦詩曰萬  
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泰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  
白日懸心天地知灰向南方終有日生還北關定無  
期 英夷不逐西風散願  
助天朝於滅夷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擾良民充伍所司  
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 上知其  
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以太和佃戶  
陳祚為監察御史

祚 蘇州人由庶吉士為  
參議以言事貴武官  
以張本為兵部尚書○以安遠侯柳升保定伯梁銘都  
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談忠  
由雲南分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務工  
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  
侯升等至進兵

黎利既敗，陳洽等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疾王通素請益兵，詔命柳升等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寧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寧即中

高汝柱曰：成祖命將討平交趾，求陳氏後無人，乃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按黎利作亂，我不能守，遂以界之。傳至黎譔，國復亂，譔居海上而死。國人推其弟黎應福，國莫氏父子遂篡之。國人乃立譔子黎寧，都清華，又立譔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其國矣。寧之立也，遣臣鄭淮條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見告，而憲等求不得之，展以國讓，而莫氏之帝自若。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為樂，以彰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為常。

高汝柱曰：元宵節，即唐人賜備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亭樓，邀其歸騎，留飲盡，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若臣相視之，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而以一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國初遇元宵，今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朋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于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陰溫和氣，而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懷德追懷，無樂生之心，此近于秋冬飲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平，而養之相哉。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及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論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等嘗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

致及今事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未幾，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合弘貞靖，賜士奇曰：忠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和恭靖。云：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正月，上至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上曰：朕昔聞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先納款，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之。倘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朕方隅。

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考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廢晉王濟曠為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桐卒，世子濟曠嗣。王濟曠子美圭，封晉世子。濟曠之弟濟熿，恨其失愛，賊其父并殺濟曠，不為解。因嗾成諸王日訴濟熿之過，於朝又請府中官杖。誣濟熿罪，竟奪濟熿王爵，廢美圭為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使佐濟熿為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熿父子，泰王有老姐，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因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命徵往空室，解濟熿縲，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感望，出悖悟，濟熿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熿病愈甚。上見之惻然，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美圭王故有田在連伯，淮濠平陽，文皇以其美圭



濟橫奉之。美圭以國仁宗再三論還濟橫不從。仁宗  
 書諭濟橫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  
 弟急難。每用。吟。或。無。已。能。惟。賢。弟。同。吾。此。心。又  
 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侄。本。同。一  
 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故。濟。橫。得。書。益。廣。致。妖。巫。府  
 中。造。况。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宜。宗。即。位。濟。橫。父  
 子。將。時。問。濟。橫。况。祖。事。益。廣。自。度。罪。不。可。解。遣。人  
 結。高。煦。不。就。日。夜。造。兵。器。字。化。王。濟。橫。告。變。上  
 檢。高。煦。又。符。濟。橫。其。交。通。書。其。所。造。指。高。煦。人。走。京  
 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橫。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  
 欲。應。高。煦。宰。化。王。又。言。濟。橫。毒。弒。其。母。濟。橫。始。俱。上  
 上。召。濟。橫。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橫。伏。地。頓。首。上  
 書。謝。請。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  
 二。王。與。謀。于。未。信。今。晉。府。人。屢。上。告。變。徐。察。之。有。驗  
 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橫。得。罪。宗。社  
 不。敢。以。親。私。廢。大。義。謹。遣。祖。訓。勉。為。庶。人。屏。之。鳳。陽  
 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馬。瑜  
 杜。寧。謝。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虞。復。見。楊。傑。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十四

○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朝廷  
 以廣西種獠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命雲充總兵官往鎮  
 之。○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

雲瑛貌魁梧。善騎射。晚兵器未熟。中為指揮使。從征  
 進北。功。為。諸。將。先。校。陸。是。賊。○。按。水。東。日。記。廣。西。守  
 將。韓。都。督。觀。英。武。有。謀。願。尚。誅。殺。山。裏。殺。儲。之。深。慮  
 有。將。舉。用。如。神。其。廉。正。武。臣。莫。並。其。取。上。官。一。以  
 威。嚴。刻。期。征  
 調。無。敢。違。者。

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日近來民有訴  
 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  
 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  
 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

則為民毋致受冒違者必罪不恕○十月安遠侯柳升  
 敗於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  
 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  
 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  
 方言之且夷狄諂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  
 以授我况勅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  
 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  
 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為先之副  
 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  
 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於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十五

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驟象鬪眾亂聚遂被執賊呼  
 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俱歎之○  
 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  
 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  
 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也  
 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饒  
 以篋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  
 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  
 敗於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

所贈歸之官

交趾之難  
大者于計  
惟何忠烈  
子補前條  
見餘俱注  
誠無聞

英國既有  
此論當時  
何不思道  
英國臨之

弄守文既  
以禮置宗  
初心宜  
則本志士  
奇等將明  
其五若  
正理考  
其生宜

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  
後于朝遂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成華爵○黎利

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處之寇勢熾甚他郡縣多已

陷子輔與守將俱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

盡而民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

民皆盡力闕以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郡公與公義不可汗賊手一子一妾皆先死子

輔嘆曰不如此不第得我虛陵劉家人亦自經死

子輔江西臨安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事左遷諒江  
撫民如子民甚愛之其間贈子輔參政賜祭其家○  
時黎賊以入萬餘攻昌江城指揮李任顧福等竭力  
與關不支皆自刺水中官爲大死北師再拜誓不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皆處城中軍械  
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黎利遣人進安南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必出黎氏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奉以與之無名

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遂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日吾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未樂中費數萬人

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

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

之不得而乃都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  
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  
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威德何謂無名且漢弄珠屋  
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  
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問之屢矣明日朝罷山爲表示論文武羣  
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  
恤人言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嵩爲安  
南國王罷征南兵○十一月 皇長子生赦天下孫貴  
妃所生也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先是 皇子既生胡  
氏稱疾請開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后  
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毋燕會必命居孫后  
之右

成化中禮部尚書坊慶會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  
欲追復胡后徽號恨其及首笑曰此朕幼年事與  
宋仁宗廢郭后事亦追徽事願同後天  
廟中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戶部

天順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屬待之  
皆不遂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日臣  
性不好戲命圖其日臣不會者其問何以不會日臣  
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初黃福年老不煩以  
政轉在南京戶部段開之實疏之地

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異年十二作詩賦監試者之稱長從程范二先生講學范曰此道學正脈也遂授其說作詩賦專心于學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御史內閣學士等令人選瑄欲識一面瑄曰其亦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以疏從監留關備兵○御製帝訓及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帝皇帝

官所更解得有味

官箴書成○下司禮監太監侯太子獄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 上命齊書諭之且察所為太還力言無反狀後奉命選駙馬于直隸擅作威福杖經歷致灰 上因記憶前事命都御史劉觀下之獄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唐為皇太子

○封孫忠為會昌伯皇后之父○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

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九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派于

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

賜遊西苑與和曰此等事正見明良交太

畢竟英帝之行盛德

遊深之樂也後網魚射鳧賜宴盡歡而罷尋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請郡不下十萬餘日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成凶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者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各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請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十九

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未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未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賊貪方廣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

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焚革上喜曰

願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

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

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軍於是御史連章劾

奏觀賊貪復薪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

著實跡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

東而令觀隨往

宣德初凡臣寮燕樂以奢相尚取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自顧位為都御史奏禁貪淫糾正百僚禁服用歌

惟朝綱始振天下想望其丰采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九疏其威儀憚之

廣京海陽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羣臣上表解賀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律法

兵部尚書孫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机今在外凡

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

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開給此皆虛

費請給一驢從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

京諸司縱弛御史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賊穢狼藉至是

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

院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冬上以尚書卷義夏

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

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郎官

示百官

御史以醋酒相繼敗者上出酒論以示百官

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

臣工所當慎守而照情也

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中私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

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

下中獄○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

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泚也所以泚邪穢納

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寧王復請南昌府附近灌城土田以眾子耕種自給

上諭戶部曰王者不租食稅今有歲餘足矣一鄉之田

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律法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

高汝斌曰女無論不遇凡受勝者有夫婦之義焉

臣無論任不任凡策名者有君臣之義焉業已許之

其可得而易乎是以秦蓋傾陽梧桐特老此天地恒

性萬古事人之則也從來遠矣吾悲夫二心者自管

夷吾魏元成壞之是以臨事不自裁者何其紛紛若

建文時人人自比于管夷吾魏元成而臣紀壁地焉

夫管夷吾學箕子而失步也猶可說曰桓桓也魏元

成學管夷吾而失節也猶可說曰太宗功也魏元

成而隄防不止如降夷降虜者將何說之強食一息

之生或萬世之綱維生於死何顏以立人世現先正

有言君臣天地之綱維生於死何顏以立人世現先正

美士否則為氣臣賊臣而巳重臣親臣近臣死義遠

伏節死義者建文諸臣皆烈婦人焉豈可少乎哉

此進賢如不能已之意也畢竟得體

此行身已巳土木之秋不同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彜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于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為等朕將選擇任之。○上以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自歷諸關警勅兵備遂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以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勅兵備卿等整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皇帝 三十一  
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途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惻焉于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嚴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有遺乘滯穗上甚喜歡曰使四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刈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

宜廟為六孫時嘗說

徵諸武備在將北所

以千騎勝

兵曹職事不以為足

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履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弃也眾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寇投成耳遂駐驛石門之東石門諸將請將成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由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擾車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皇帝 三十一  
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鞘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戌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墜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繞出陣後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

置騎英武  
亞千成  
於平內  
其外列  
賜觀戎  
如推枿  
朽耳益  
時去國  
未遂乘  
宗百戰  
餘威將  
習于成  
戰勝攻  
則非偶

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邪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  
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邪。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  
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  
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養之恩。况人  
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  
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  
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  
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  
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  
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二十四

其生。王政。乘而兵。賦。階。我。漢。唐。宋。民。事。不。德。武。帝。南  
宋。近。于。職。國。宣。廟。選。遣。此。不。得。已。觀。其。請。論。兵。四  
聖。人。仁。天。下。之。政。也。  
十一月。城。獨。石。遂。弄。開。平。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開。平  
置。入。驛。東。曰。驛。曰。涼。亭。北。可。春。峰。黃。崖。按。大。寧。古。北  
口。西。曰。驛。曰。恒。州。威。勝。明。安。隔。寧。接。獨。石。文。皇。四  
出。塞。皆。通。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  
平。則。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圍。未。無。虞。矣。已。乃  
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徒。衛。獨。石  
是。國。蓋。三  
百里。云  
高。波。奴。曰。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句。右。自。國。家。所  
西。五。路。如。漢。時。京。東。又。有。采。湖。三。衛。則。虜。左。右。自。俱  
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也。自。俺。答。之。據。也。西。併。海。西。諸  
屬。又。西。叛。北。賊。結。番。而。虜。全。右。自。矣。自。此。山。後。諸。賊  
又。東。結。不。類。則。天。全。左。右。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  
事。其。勢。使。然。寧。時。一。開。平。之。乘。而。見。也。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 章皇帝 二十五  
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  
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  
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  
孰得而知。上悅。○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率  
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賊。功最也。  
已酉。宣德四年正月。驛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  
臣得之以獻。○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免。白  
免。各一。上賜以龍衣玉帶。重書獎諭。○工部尚書吳忠  
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聖之所。

臣和同恩  
天恩賜也  
舊塔捐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高汝栻曰：昔元太師弘吉刺氏造五臺山寺，廟寺之役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蓋室珠林，皆為勝實，而工費之除，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慘，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棟勵凜然。吏有違咎者，摺撫佐之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阜，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阜亦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二十六  
亦然。自未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未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校之，諭之曰：放阜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任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

陪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洞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備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異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勤動，以替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按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坊于王安石表，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卿楊拯奏行，其為法徒爾等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

此與極賞  
表之

歸年而使  
給薪亦非  
正大之體  
後來遂有  
崇新早繼  
之說繼繼  
代役者正  
言願置一  
可行

上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候器用翌日大學士楊士

奇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答  
是年幸闕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邃密故事不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上命于延中涼地置庖始得會食

帝閱武干近郊

高汝栻曰強天下之兵當自京營始祖宗朝以武功定鼎設立京營統以文武重臣環以列將裨將率以十二萬神策羽林無事則實備有事或遇邊警最大而難制者舍出征討事平奏凱體統何等隆重夷虜反側視此潛消宣德而後稍稍凌夷根本卑弱九邊何所威望然欲強營兵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鑿戾之閱聖皇帝有大教場之閱訓具在皆可攸行蓋乘人廢弛之後大駕親臨旌旗動色選將勦兵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皇帝  
○免四川茶戶徭役○給事中賈諒等劾戶部郎中蕭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上命下之于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娼優賤人豈宜褻狎近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做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言

編諭之  
大明律犯姦內有官吏宿娼之條則是太祖時已有禁矣及顧佐掌院時奏如女止容供應公燕禁其姦宿蓋恐末流人情易犯耳時三楊閣老會飲別館月夜有妓倚欄因行令限以古詩二句用花月二字

故應曰尋常一樣實前凡然有梅花便不同也今自論三陽稱賞射飲大醉而歸早朝人文業宜皇問口昨宵之飲樂子愈皇莫知所計上諭應令之句三公大驚謂上笑顧中侍齊紳十端而賜曰用助饒頭之費三公頓首謝私念泥飲幾違法禮適上又有原吉之所論因具奏禁止

書諭寧王先是寧王權謂太祖高皇帝以祿米定品級則祖訓所載祇祿米耳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宿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于是上書言之語多悖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從舊制郡王子孫自集園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皇帝 二十九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欽定靖江王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等事亦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因以書

示文武大臣皆曰寧王此書執以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上命作書諭之使加體整若復不謹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寧王懼不敢復言○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缺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期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爾亦有聞于後矣

高汝斌曰戰國策衛人迎新婦語僕惟欲送其  
灶徒曰以妨往來婦言皆至言卒為人笑者以其夫  
之是也呂覽紀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私藏以爲別  
嫁易其子從焉若翁知之出之父不自非反善其詐  
抱朴子病繆篇著世俗戲婦之法隱言慢對甚至楚  
健支體鄙賤不可言總之術婦語以招訛米人陰  
計以賈逐而其心大有選庭焉士君子委質入官如  
新婦然固宜慎之然化之衰也以括囊進德貨賄私  
家于術則又重賞食之德于宋則安覆轍之敗持身  
不正誠然取容使人得弄玩之如戲婦然惜哉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終

原言不徒  
德蓋私裕  
吾斷吁可  
命吾期于  
濟國有古  
大臣之風

皇明通紀法傳卷之十八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斌 恭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昂 焯 校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

百三十卷 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 寶訓

六卷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德量寬弘嘗有從諫汗所服金織賜衣俱欲送  
者曰汗可流何俱爲吏壞所實現不取見原吉  
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都史  
捧檄發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汗更俱即肉袒以俟  
原吉曰汝何異焉明日袖至上前自管不謹被汗  
上命易之一時那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聞文  
書撫按數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  
吾適所批者嚴於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仁宗皇帝

以操規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在歸  
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  
子不以寒寒其寒其寒其寒其寒其寒其寒其寒其寒  
行其教慎如此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  
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  
錦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明節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奉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教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教天洪祖仁愛先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進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管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義

三。楊士奇。揚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詢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先是。上欲南齋官。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

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俱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買辦採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蘓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徵派。若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早滂誠。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為所

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駸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口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深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風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室。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越新劉澤。榮華。張瑛。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梭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積穀。難江前之稅。稍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滎。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植稻矣。奈何經畫。理。既無西門。約。鄭。國。之徒。而築合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

寺官竊減外。與供給。上諭刑部侍郎趙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竊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牒。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母謂飲食細過。不干大体。昔華元殺羊享士。羊羹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重修玉牒。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藩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由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道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

此稿也。聖主洞知。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漳皇帝 五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土魯蕃始遣使入貢

上晉書一名土爾奇在大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雲土宜麻麥有瓜菓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產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聖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前有石上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尊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背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巖巖峯巖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其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群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

聖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峭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不至云其巖大抵無北焉思專鎮防西夷夷使使中土魯蕃最好使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朝鮮國王李裲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朕所欲不在此後毋獻○山西進龍馬駒以為瑞群臣上表賀不許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河至斬黃嶺遇虜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徒聞故有是命是伏奉祿為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所遺伏毫無犯善撫士卒果創赴聞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斬國公  
諡忠武  
七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

安民者若賢否混泯無所激勸則中材之士皆流而志返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賀上不許○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為各部侍郎分授總督浙

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地方  
高汝栻曰初設武則令都御史亦有左右侍御或通參御史皆兼憲職領勅以出事完還朝今常添註矣然皆指有年勞才望方授近因邊方失事相繼不責總兵而責巡撫又因時過求成罷相望隨有自奉政副使方在按屬轉加陞授以故是皆按察使而自視亦輕復此相見相行事體體節亦非曩昔比矣

聖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得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為國家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任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至權勢奏討爭占之憂王整謂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瀕望皆不起科于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机也羅倫謂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自有成法揚東里諸人得君行政既專且久謀國不弘遠猷而苟且一時近小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卷一八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眾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勵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堤○山雲討平慶遠蠻

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蘓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任之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內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以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右侍郎

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權江西參議入闕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守與車有舊廣信一

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餘力會傳言湘滿富有愛部設沿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後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起陞侍郎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蕪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蕪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驅之任鍾初視事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其繁劇輒默識之通判趙悅肆擾儀鍾亦唯唯不校既某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詣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官物既宜中有傳屬不法徑自率同之謀于是諸吏皆驚服坐堂上頃里老言吾聞郡人多飲武每誣誣善人吾有彭澤之術然不能如爾爾老于自為制刑今以爾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實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先悉前犬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事某應竊爾若十然毛某日某如之部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九

馳驅不敢稍鍾命引出口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便皂練有背力者四人與一疥掛空中極之死是始少按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何鼠輩為吾樹實成耳高按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也

命屠人鉤其髮曳出肆諸市復點屬官貪暴者五人稱之日現青天當時同陞首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繼陞安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陳本深吉安府知府臨安府知府何文淵陞為温州府知府後皆為名宦

是歲安南黎利篡陳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典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

自後朝貢不絕○謫江西案察司副使李綸戍遼東綸先為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福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

祖宗廟用人不詢分派品亦未嘗與格與夫年勢之拘用惟其賢能而巳故當時號稱得人如此作爲具有手段

之五段極致之謂其公此並明

進所受賊及舊給勅命發口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

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

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

其中令各管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

曰然上曰太宗持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

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凶之

徵卿等以為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凶國之主雖山不

崩國亦凶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十月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十二月二十夜合春

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郡臣表賀

辛亥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二月萬壽聖節上御製

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

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功賜燕盡歡而罷○巡按

江西御史陳祚奏請命儒臣講說大學衍義上方以

博綜經史自負而祚疏詞若上未嘗學問者覽疏怒

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

人品到底

并其父母妻子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七月

上微行夜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

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

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

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

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

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欲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

重恩澤豈能過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

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馬蓋盜嘗殺人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俟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之中真

盜不疑竟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士奇

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

微行蓋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

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九

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永免稅甚無謂令亟  
以還民○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等奏請蠲文靖

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驚名及疾黃楊士奇楊榮  
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  
民後何言或請啟身後之澤者幼孜  
正色曰為子弟求祿君子所耻遂卒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  
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稍稍禁戢自此含怒  
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勅唱班臣已

就列王已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遭王摧辱不  
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朝臣於大庭朝賀皆殊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十三  
奏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邪小人教王屏  
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謾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八月忠勇王金忠  
卒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 永樂二

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 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身當先斬

賊功多四年陞太保至是卒賜祭葬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遂免朝賀○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南齋官  
論寬恤事且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

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戶部格而  
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  
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

反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曰今再  
下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于其未增云中外該管官  
司不許故違 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

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  
廣賢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  
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濫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

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十三  
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  
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  
知恐勅令未下事已遍播于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各  
議就錄稿進來于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  
且進呈 上允之○三月再行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  
額為首次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堪任方  
面郡守官者有犯并罪舉者○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  
製揆術簡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起孟頫所繪邪風扇因賦長  
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

兩宮陞抄  
四字今日  
此為定規  
半不可改  
賢才所以  
多積薪也

新主更迭  
奸佞排擠  
正動思求  
賢心念民  
依耳試觀  
倚閣招隱  
國風詩繼  
妙極何非  
急意遠追  
形容切至  
其詩章錄  
入詩歸者  
不察其

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苗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蚕線絲製帛累寸而後成足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必繪為畫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日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聖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十四 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諭使致睦隣好保境安民○南指白葛達國人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上賜郡臣御製祖德詩○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東里有為

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緩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且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十五 此○釋放城縣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業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碎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迨至上曰丞回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昧于所聞且省之侍臣咸言銘融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銘當因此知改過也○命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府知府鍾况計疏濬太湖工力以聞六湖曰太湖曰滄州曰楊城曰見承曰沙湖曰尚湖屬廣東方三千餘里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

郡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

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

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請學士儒臣亦皆有獻

焉○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

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

是淮赴闕謝 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

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二月會試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十七

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哲等

一百人○三月廷試取曹弼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與定音寧人切舉將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不

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制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蒞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

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為河洛象數問對極詳

上親推為第一授翰林修撰為入明敏疏通

揚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慎政

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織金衣一襲○勅三司法遣官郵刑○八月焚

惑犯南斗○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諸蕃國各遣使來獻賦

上登極獻 賜慶賀者 再獻賦詩 者四景星

正 承 聖 皇 天

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布政

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

吏部量才擢用○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

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

選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行之

高汝栻曰賢固貴用猶貴及時百年者人生之限也

少壯者三分之矣少則不知為老則無能為可自效

惟科舉一途始得進身然遇合有數不能一時必選

伊傳而學董買選選弗克效矣白首始踏要路比其

時既然而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陸陸時過而

日之鮮覽哉 宜廟此令蓋知此矣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十七

鑄宣德通寶錢

高汝栻曰今天下編戶之財已盡司農之用難支當

也往者惟有仰屋嘆耳夫粟米歲有登也布帛月有織

至崇禎凡十有七年供軍費者如填巨海東南金

也巴已奴蹂內地每執人便索銀而去不知幾萬

子劫而去又不知幾萬德矣此皆一去而不可復

也天降不地生民間安得復有其財耶使斯時而

廣設鑄局此亦化無用為有用之法耳錢法者行于

宜廟每萬金一歲子息可八千零今不能獲者以有

誠銳意力行兩京遠差廉幹部官親詣各省產銅之

處開採銅礦設處工炭鑄錢解京省直各府俱設鑄

局令各州縣預將應存留之銀收買各當鋪費銅解

府給鑄以其本存留支發而其息解京為邊儲之用

錢不但計千百之數且計斤兩則料多而工費難前  
作無益者如七品以上不許用銅器運者入官如此則  
銅則何錢不知也泉也泉也泉也泉也泉也泉也泉也  
者錢八銀二則何錢之不如也金也官不便于贖銀更  
不便于侵欺在法者不便于賄賂給帑者不便于門  
除流寇虜首不便于掠奪數者之不便止國與民之  
大便也顧何事  
而不講泉哉

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章殿親試之拔其尤  
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瑜陳循林震曹德編修  
林文藝鑄鐘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  
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  
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十八  
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培積廉莊宋楚教諭王純徐惟  
超訓導婁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  
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

討平之○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  
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四千里漕河事宜皆經營  
創設疏濬江浦引水由管蒙湖入鴨陳口以免淮河風

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三填湖港之烟鑿呂梁徐州二洪  
以平水勢築浦縣刀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  
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  
自淮至臨清加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啟閉緣

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  
凡于事慮之周而為之固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廣濟農  
倉之法

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  
官及耕作多舉債于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  
會朝廷命下計以官鈔平糶且贖債儲積以待賑  
此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真  
愚分貯于各縣各其餘日濟農是年夏江蘇南吳蘇  
饑民九三三百餘萬口盡發糶不足以贖稅乃復思  
為之備先是各府稅糧當輸者種長里多厚取于  
民而水不即輸官地員者糶糶稅欲糶糶其糶切立  
于水次道場擇人總收而糶運馬糶糶糶糶糶糶糶糶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十九  
入里許之毛觀舊所積三之三○又三府官運糧一  
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餉月俸計其耗費每用  
六千致一石耗與鍾等謀曰依能于南京受俸獨不  
可受于此去若于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  
石以入濟農倉最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  
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貯積之糶及  
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江常州二郡次之  
是不獨濟農允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借納糶  
成如數還官若民大修圩岸濬河運有乏食者皆計  
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糶併之糶糶糶糶糶糶糶

者田賦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亦與其以問朝廷○從  
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糶糶糶糶糶糶糶糶  
咸于民之賢者掌其糶司其出納每歲抽糶之除于  
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糶糶糶糶糶糶糶糶  
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凡有餘約皆悅親為現查之件  
遵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  
之而民不知錢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

謫忠襄○令天下開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陝西進嘉禾勅郡臣勿賀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妖僧李舉謀反伏誅○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為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

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豫焉凡二十五人○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廢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

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憂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二十一

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

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鹽糧從之○三月戊寅百官朝

皇太子于文華殿○交趾黎利死其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其肅獻龍馬○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願為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

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高汝斌曰極樂西方道遠遙島人主所極慕而心能中高明之君而能之者無不勤勤焉高明之君亦不

真高明者洞徹二氏之微而不溺其教實庸愚者一籠二氏之窟而便其能若梁武帝者名為寺奴豈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縣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

皇明法傳錄 卷十八 章皇帝 二十一

六盤山歇黃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縣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

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宜如舊開通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船平涼華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于 上曰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闕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

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一員巡視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草收一

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

視于此處 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今執奏一年一代至今因之

上巡邊度居庸關獵谷道駐宣府大獵十月上還京

甲申上不豫衛王瞻埏享太廟○上與侍臣論兩晉

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繼以恭儉

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

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閭閻馴致戎羯之亂

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

興明帝明敏有檢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

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

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托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二十三

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

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

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

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

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宜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馬實警肅

人心振得威武餘屬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

而不逞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宗正夫河南池人為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

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不用浮慶四字便是生平學力

大臣當危難之際全于精神處非老成入不能

述解性理文集儒宗統緒宋規儀存疑錄夜行燭  
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終不易  
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淫靡巫覡語縣上書請毀淫祠  
年荒勸賑存河在霍岸十餘年士子皆  
服從其教鄙人亦皆化稱月川先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七時皇

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籍

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于文華殿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蒞

政動容成法勤恤民隱仁惠羣華四方每奏水旱蝗災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章皇帝 二十三

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斃屢屢詢察減除

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

守不輕付畀著令會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息

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賊吏削籍戍邊少不假

借法行貴近政先理化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

謗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珍間有直言忤旨旋

復覺悟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乎協聖

王推心置腹人樂為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

隔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體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

人當是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

憂不害其為治平也。○初十日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正統。大赦天下。○時上幼冲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宜廟崩天時張太后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恩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撓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義為人沈靜和厚處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淡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之骨鯁遇事脂膏無所屈撓故王紳識其與時浮沉李賢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人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旨宰相用之藉僕役之流云。

聖明法傳錄 卷十八 皇帝 五十四

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

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 皇太后

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 孫氏為皇太后 ○封皇

弟祁鈺為郕王 ○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

內閣恭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

○釋前爵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 ○釋前監御史

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

蕭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 ○進士

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

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

此等事何家應為三不書及

宜廟意切此語第一件亦是一好說

兼養禽獸者今京師驍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押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糧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驍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至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楊士奇上言。皇

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章殿讀書

聖明法傳錄 卷十八 皇帝 五十五

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

望陛下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

重伏願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預擇講官必

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

其職及選官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務養本源輔成德

性疏奏 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為行在兵部

尚書 ○加黃福少保恭贊機務留都有文臣恭贊機務

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

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

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隔決須三次覆奏待旨明白然後加刑

高汝栻曰天下久而不息也惟此生生之氣通衍無盡耳王者以之為治人之本要使天下食其不忍之福否則沐其不忍之心夫然後用生用殺皆至德也自欲享漸頌或天之所罰或人之所為種種過端罪狀節下大焉之誅卑解臬崗之緝第情有重輕法當平允稍不得當人失所從縱使無言誰能無意出入之隔不可不審此宜廟有三次奏覆之旨也雖不能貸死因以法情有可矜生囚以命則又推生之罪而通之者昔聖皇帝示刑部等衙門曰朕于刑罰未嘗敢以喜怒增損等語錄之於心實心聽察若不明其情而在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痛者朕之所惡如朕一時過于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宜執奏毋以乖忤為慮大哉王言于今為烈三覆奏請刑按道辨環言云大辟獄要轉詳待報處決其原發招由開報來歷必須逐條按御史會審情與刑部院方為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宣皇帝 三十一

本送大理寺審題不然雖建撫與減刑衙門縱審情真亦不轉奏則選按固一方刑獄之所寄也凡所問事發布政司與府州縣者布政司轉詳刑部事發按察司按察司分巡道者按察司轉詳都察院按察司與六部無行凡事皆呈都察院轉咨內外臺固相聯屬云

秋八月平羌將軍輝陽侯陳懋鎮守 ○九月勅修

宣宗 章皇帝實錄 ○以陳鎰為右倉都御史鎮守陝

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熈為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

甘肅 縣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府僉事王瑜管理漕運鎮守淮

南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經年往復多失民業周忱

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允

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運繳軍民兩益至是

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

十分之四浙江蕪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

仍于瓜淮交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

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是為允運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

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滂尚書胡濙

被旨入朝英宗東立 太皇太后願英宗曰此五人先

朝所簡胎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簡贊成者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宣皇帝 三十一

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皇太后顏色頹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

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皇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

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于國事也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宣皇帝 三十一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借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 監信之每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 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 於是詔振借諸大臣閱武將臺在朝陽門外遂欲集 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起陸為都指揮會廣 為人尋常庸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後開門 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守宣府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九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貽穀 校

英宗睿皇帝紀

帝草皇帝長子宣德二年孫皇后所生  
宣宗崩年九歲時偕國有長君之議  
三楊英國而定乙卯正月初十日  
皇帝位建元正統己巳北狩庚午七月  
四警導為 太上皇帝居南宮丁丑正  
月復辟改元天順至甲申正月十七日  
崩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壽四十八上  
徽號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天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葬裕陵

三楊傳錄

而君子已

知君臣之

情不相其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  
知經筵事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  
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黃衷  
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  
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  
錠有差○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  
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不過應文具以粉飾太  
平而朕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而去

○命會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未清為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命會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未清為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命會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未清為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命會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未清為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命會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未清為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減各郡秋

諸城廣文  
字下錄

提學自天  
順時方有  
定員正德  
九年始飲  
給關防以  
碑勅諭崇  
教化振士  
風崇正學  
禁淫靡教  
為詳查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減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  
官田准民田起科之秋糧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  
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  
虜酋梁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  
遇虜而退虜隨追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  
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置之  
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  
召還 朝廷以車公廉詳慎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仍黃金文綺賜之○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為戶部  
尚書○召應天府尹劇登為兵部左侍郎○北方郡縣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睿皇帝

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昞捕之○行在左都御史顧佐乞  
致仕許之以江西右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代之是  
年考察御史邵宗九載任滿吏部上其事語優佐佐  
遂請老去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雖敬憚不無忌之竟  
擯去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  
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  
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  
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正亦大喜

徽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問武紀廣驟陞  
三級今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邪竟無殊權○十二  
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  
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  
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程重兵爲且汝  
特畏死耳○三○尺○法○流○若○灰○敵○貴○等○色○變○以○勿○根○不○繼  
爲解卽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散怯懦不忠侵冠軍餉  
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 上乃令王驥巡邊整飭  
邊務便宜行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肅皇帝

三

丁巳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  
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  
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  
備見莊浪未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埃不飭軍無紀律  
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陵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  
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  
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長縮者視  
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埃嚴師伍勸訓練利器  
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  
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兵還

全勝在此

元邊志得  
若人又胡  
蓋焉

知院阿魯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  
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

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右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起拜今職爲人  
剛正清慎寡嗜慾歷事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  
一曰宋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殮聞  
肯莫不嗟悼公卿將治其喪而歸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王驥復詣甘肅

總督請軍以備之時勸衛陳儀言于 上請以寧夏甘

肅前精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

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 上然之儀平

江伯陳諫子○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肅皇帝

四

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 宣德中朝廷以  
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不見其  
安賜聖旨馳驛之任文淵到任時文淵有流木在溫六  
年賊賊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季入  
彭不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  
勵先以製製招降賊賊賜之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

面官及府州正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 洪武

未禁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

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

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

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察察不至亦

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者太宗力行

各舉所知  
願是美事  
而行之既  
久公道漸  
漸正新六  
七年以後  
保官公稱  
受恩私室  
遂入人十  
之



例置良可  
然嘆此  
法與泰初  
節解

貢院失

既

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  
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謫語專欲  
墮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  
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職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  
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言○秋八月順天  
貢院失翰林侍講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  
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改為言惟欲  
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將百弊以  
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  
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肅皇帝 五

言人皆備服云○進賢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  
品車盡心邊務每料劫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  
味以後患車曰吾政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  
所為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滄泊以自處  
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  
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  
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  
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成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以金綺賜之仍進

以重錄成  
進官如此

從二品祿  
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股朝廷處置頗為得  
宜自魏文敏而軍令肅威劉廣而欺玩懲正后能非  
月而功非核付王驥以便宜而關外專賞柴車之忠  
誠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  
奏膚功而任事卒于破  
成此三楊所以可稱與  
戊午正統三年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  
成進官始此○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  
兒只伯灰走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  
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  
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動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肅皇帝 六

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  
州踰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過  
虜于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  
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  
柔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  
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孤心青羊山轉戰  
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  
酋率數十騎遠竄尋灰○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  
河○直隸江北大水地方被災監課虧少 上命巡撫  
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

新是實政

南北更成  
非但水土  
不習亦道  
途不便勿  
稱軍伍之  
政其害于  
此

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  
 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  
 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  
 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米安生而上下賴之○凡水縣典  
 史曾泉以御史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准  
 事勤能勸學典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  
 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  
 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通稅  
 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橫運  
 置棺以助喪歷仕三年俗醜訟簡家給人足沒已三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帝 七

年民懷其惠河南參政孫原貞奏請追復其官以為士  
 風之勸○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  
 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京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  
 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  
 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成疾深為可憫又  
 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成南方自  
 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成詔廷臣議行之時  
 兵部侍郎鄭瑩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  
 不勝其獎將誰歸卒不動○十月詔王興等還京師  
 論功命興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陸兵部

斷心漸生  
矣魏川元  
利之師進  
與皆出于  
狂

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  
 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雲南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已未正統四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  
 王直學士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  
 施繁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  
 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  
 師○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益持  
 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故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成  
 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帝 八

陳祚以言事屢中奇禍滿朝武官山者十年舉族遭  
 內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械繫論成祚文清謂其助節  
 苦心如金堅百鍊無改色  
 時論以此劉元城鐵漢云

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  
 侍郎

質鳳陽人始由教官歷授御史薦陞今職臨政公勤  
 果汝清操若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  
 青某在山東  
 有惠政及民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勅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  
 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由宜求其大公至正  
 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  
 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

薛日清  
一策之為  
與警何以  
置而不問

國初大  
循及與九  
年為滿以  
故善取時  
聞如孝文  
時居官者  
長子孫至  
以官為氏  
國家感時  
氣象大寒  
然也

如此有利  
無若人樂  
于與種而  
遷移易足

言降胡近處京師，宜漸公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  
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做唐制，朝官  
陛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宜習翰墨。七言  
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  
制。十言宜遏僧尼。詠留中。○陞蘇州府知府況鍾，祿  
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請關乞留  
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再期以疾卒。民立祠祀之。  
況蘇州益心民事，剔盜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清  
行皆政之美者也。至于剛正之氣，卓犖之才，  
清操一塵不染，執守千夫莫回，時鮮見其比。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九載滿郡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皇帝 九  
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  
俸，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八年，致仕去。民家戶祝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取民有寬  
抑，必為申理。久之，郡民休職，乘訟尤謹，和折，簡以下  
士，未始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  
瑞頴，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綠邊空閒  
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高汝斌曰：邊儲之策有三：越充國之儲，田漉屯韓重  
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傳以待糶，召民開墾  
以待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庾中待哺，  
策斯下矣。三策之得失，其早辨之哉。  
迨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漢遠伯，謫其戮

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  
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  
眾共之。故人皆為致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  
者，皆莫能及。○冬，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  
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  
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各  
于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  
築圩岸，闢渠以備水旱。而上下之民安其業。此萬世之  
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  
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皇帝 十  
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所部擇遣京  
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  
備荒。陂塘闢渠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  
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查，如有欺弊怠廢者，其  
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  
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  
意也。宜亟行之。○倭日本寇浙東大嵩入桃渚，官庾民  
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小兒于竿柱沃之  
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竹度男女，劍視中  
否為勝負，飲酒荒淫，極惡不可言盡。積骸如陵，流血成

倭與倭  
想之寒心  
令人每言  
其風淫淫  
有無色者  
結未思反

死  
所賞時時  
陶鈞有也

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嚴備。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埃。修戰艦。合兵番。屯駐海上。會事陶成討平之。

先是入貢人船刀劍不奉束約。宣宗諭使臣後。後貢母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甲祭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通言兵燹。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轉請。請願。夷情。王客者。為重。可條奏許貢。後不為例。嗣後。而至。亦復如是。窺我無。即肆。飛掠。滿載而歸。宣德。未年。海防。益。修。賊。不。得。開。貢。稍。如。約。許。其。在。京。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漸。疎。遂。驟。斯。禍。至。嘉靖。壬子。而。大。入。寇。矣。

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路江思任發遣其將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乃賓王嘗遣苗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唐皇帝

晟晟見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伴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攻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相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在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選曰汝急歸吾必分也遂策馬突陣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未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應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十月廢遼王貴

圖家大事  
往往為一  
人之私意  
而取良可

始為庶人先是府臣為貴給乞加祿 上言簡王得罪

朝廷太祖時已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衛三百人仁

宗命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朝廷親

親已至王於庶母最寡恩府臣不問匡正直為其請加

祿不允至是坐約滅天理噴亂人倫廢為庶人○造源

天璿璣玉衡簡儀○福建僉事廖謨杖灰驛丞楊溥欲

坐以僞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成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

鄉未免皆有私意僞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

為府同知太后建之自是振漸然內閣之過而權歸掌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唐皇帝

提矣○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選提督京營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

保南京戶部尚書王福卒贈太保益忠宣

而乘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皆知其為君子斥奸

賊無所顧忌愛國忘家老而彌篤

立存積常勝法

高汝斌曰國初鹽法至于紆邊非必盡龍天下利也其始商人輸米不先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輕焉 祖宗大計也自餘鹽法行而鹽法壞矣明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壞矣蓋行鹽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稅急不可待矣後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為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美半謂豪勢者古中實寓今遇召納者命者常不及數求賣者不可得邊事尚何煩

月古小人  
行軍前以  
二十中  
三十一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唐皇帝

○以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陳敬宗，字器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居太學，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厲諸生進學成德。贊宗之政，肅于朝。廷以是得名，亦以是得怨。故二十餘年不調。與北京李時勉同一約束，稱南陳北李云。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贈太師，謚文敏。

少師果而有容，其而善於此。

宜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首，楊文敏為末。楊益因居第以別之。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舉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榮凡事必必參決焉。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罷。或事亦隨決。每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送廷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不決至不可下。東楊片言折之，果皆服。有濟人及物之仁。而時固亦有光。而宜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任不更官。民稱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至安南叛，遣新龍易位，勅使有牛，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帝，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並入內閣，參贊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鼎苗衷陳術高穀等。遂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命其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教士竟是指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說。」

自太祖相繼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進飲食。其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選奏止依所陳傳旨，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遂為定制。

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憲綱一書，肇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中外憲臣往往任情增益，宣宗屢以為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洪武永樂以來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者悉入其中。且益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皆削去之。書成，宣宗上讀未及頒行，至是命刊印以頒布中外。令諸司遵守。○改廣西思恩州為思恩府。擢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正統 十四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正統 十四

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以獲異僧也。先是建文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山走雲遊四方。自湘湖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選題為名，偏物色焉。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仙壽寺居住。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甚眾，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為建文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日胡濙名訪張選題為我也。乘聞之。

此記與前不無相違，小異也。

疎然聞于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

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邪

吳誠在無命誠往見誠亦持疑帝曰不相見者殆四

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汝一事昔某年某月某日吾御

便殿汝侍膳吾筋挾一醬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

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銜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

言大慟已而復命遂迎入西內名曰老佛其竟所終○

遣使齎敕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

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俊吉水蓋文志李維霖未豐楊子昂  
羅修齡蕭煥桂未新賀所年賀孟璣安福張濟泰和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正統十五年

楊五辨各出果二千石以備賑濟

辛酉正統六年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

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

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

征之驥奉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黃郎中侯璉

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陞陞賜貴等金虎蓋細鎧弓

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取夷狄不窮兵于

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

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

過乞降議者謂釋豺狼攻犬豕合門庭之近圖邊徼之

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

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練士

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

文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是建文

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未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

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遂為丞劉杰復請于初

乞加卹典乃有是命○六月右都御史陳智龍○十月

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十一月

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賜百官落成宴

王振之橫也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賜百官

宴故事宦官雖貴不得預是日上使內監親往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正統十五年

先生何益振方大怒謂來暨曰周公輔成王天子

禮樂表爾不可一生去暨復命上威然乃命東華

閣中門持一宴于便殿迎振以入振至問何故曰

詔命公由中入飲宴振曰豈可至門外百官皆伏

始悅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未樂初議遷都設六部

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

其舊在南京者加行在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

京北京各衙門俱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定都北京復

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者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

曰燕四者固皆建都之地總不知洛陽何也建都一

形勢險固二選清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

勝而清運艱難亦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

燕都樓城  
西北諸葛  
寇在四民  
即有不虞  
使人發食  
弊安易日  
共凶其凶  
擊于苞桑  
祖宗之財  
謝遠矣

受敵 洛陽三善廣儲故宋范仲淹漢營都而博興  
作誠者張焉 國初命諸文太子歷都邑亦以洛陽  
為上 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諸運今日頗便然北  
大近胡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  
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厓大詔始萬里而遙何邊固不  
固胡騎疾馳自胡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  
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秋高  
馬肥胡兒輒起槍黃裏之想據臨清明喚之地則形  
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 祖宗之時只  
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  
知強弱無常形威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世與承平  
怡嬉之勢固倍從什百不侔也今嘉靖 聖天子勵  
精圖治而醜虜借時肆逞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  
門為之盡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斥庸紫荆為虜也  
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  
不知其所終把人之憂實深取取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嘉靖帝 十七  
國聞其賢命致功臣子弟送拜監察御史歷陞金都  
副都御史訥處方居約不以窮達  
易所守有小學集解諸書行世

將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先是夫軍

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  
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若所在也攻三日不  
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

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  
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者十餘

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吳相曰從信錄云王驥乘勝移兵計率即驅率即驅  
維摩賊督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賊懼走安南  
斬賊首來獻送班師

東南殆不  
何言矣

持券就館  
為要事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監祭酒他在太學崇廉耻  
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  
婚病不能藥以不能墜者節縮餐錢力為瞻養督諸生  
誦讀與寢為常燈尤達旦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  
國公借侯伯二十餘人詣監聽講講罷燕飲侯伯讓坐  
惟英公與之抗禮

壬戌正統七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  
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

十人○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質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嘉靖帝 十八  
兵部郎中侯璉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

有差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蔣質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為將也與士卒同甘  
共凡出征衣糧器械不發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  
異及臨戰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無  
棄退隨以水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地未嘗不親  
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  
此怨于謀界必得軍師而後成功

今南京造度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出海道還糧赴

薊州等倉按正統中暫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山

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

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

五丈其公  
運以修溝  
之下成且  
倍倍成甚  
為遠慮

是亦一  
然在是  
同可

國初用人  
惟以才整  
不拘資格  
如此

失機朝廷以為憂乃命翔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翔至守將以下庭參翔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增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亦令贖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餉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戡守○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十九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未幾視預靖難功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莊平伯諡榮襄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未和為工部右侍郎

未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体能撫治者任之廷臣舉之遂有是擢

吏部尚書郭瑾罷瑾在吏部嘗借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瑾曰不可主上幼冲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

唐臣厚義  
四字得大

王振欲  
此欲閣下  
謂其不  
足數且為  
朝守計張  
不從

其理宜引罪乞改過瑾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都察院王文疏其貪墨故罷之瑾秉銓十四年名不及寒義然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舉之士能堅持強忍自行其志云○擢禮部右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太后恭儉孝敬佐 宣廟十年儲位十年 正統遵奉訓戒勤慎不懈成祖毋意欲易儲嘗謂徐太后曰媳婦兒好因止不易及 宣廟崩 太后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有詔凡事皆必白于太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二十

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附其口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太后之力人謂女中竟舜信矣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



任思登終  
不可得而  
雖與東帝  
殆不可言

編破之思任發復道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  
三百石

高汝柱日籍夷在西南絕境上上無所不臣元世  
祖舉兵克之其帝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  
宣之地也史載南詔六詔六詔者夷語以王為詔其  
先崇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之南故曰南  
詔後唐改為雲南巴而改為大理王後唐改為長  
和其二猶以驛信為號唐史驛信在南詔西南六千  
八百里至王摩羅忠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  
波國也今雅之憲稱甸八百等地即其道矣

癸亥正統八年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  
昂涪州人儀表俊偉聲言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  
序班以薦擢御史巡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劫掠而  
逆尚書以下咸禁錮  
緝捕匪昂侍郎堂部

四月雷擊奉天殿賜物詔羣臣直言得失○張太后崩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聖帝 二十五

太監王振擅作威福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  
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記翰林侍講劉球應詔直  
言十事其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  
之謂其譏已也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大  
常卿得罪下詔獄而球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等  
語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昔持令璘誣招球為  
畫此謀奉旨逮球陛前粹去球不知何坐第見縛至暗  
獄中斧鑿暴下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訴  
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過數日球竟附順于  
數順之罪順不安命繼流誦經度之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  
定分數年政治清明太后上仙楊榮已沒士奇以  
子復之故堅臥不出海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結登者  
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  
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  
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一人小行行與禮  
天順日錄記王振初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  
以微譴見責始懼皆具禮進見初府部院寺大臣以  
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小吏無不具禮有饋至千金  
者被其容接若登龍門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富國  
雜記云一夕振召兵科給事中許性中至一處有  
門南向甚宏麗稱自東樓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  
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前許遇而問之曰上在燕  
趙出是閣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因歸籍屏壁  
其上尋之數日方得送之不知其何用也或曰李儼  
御史在光祿寺監收祭物見振不曉坐事送錦衣衛  
獄推之幾死東園欲發振無辜耳查圖最  
建者建東園後衛故成之其作威如此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聖帝 二十五

下大理少卿薛瑄除名為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  
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食事乃  
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  
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瑄又連泉不下禮振  
滋不悅會指揮某妾有寵振任王山欲娶之妻持不  
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  
駁還之王文怒譖之于振振喉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  
請廷鞫振喜曰是周應成竟坐瑄成繫獄瑄怡然曰辨  
冤獲咎成何遲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大  
臣申救得免歸田○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

真師步

此從楊士  
奇說也謝

出處不正  
當無其祀  
為禮部所

林景瑞中  
竟無之

德忠厚疏  
誰用法竟  
手臨事間  
易與數十  
餘年人呼  
為君子翁

續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

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

請敬宗達之敬宗曰其亦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

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口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

名先之以禮幣後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

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故為祭酒十八年竟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

云敬宗浙江落籍人○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

祀孔子廟庭○冊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

疾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寢強盛也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皇帝 二十五

先益橫屢犯塞北

當時脫脫不花弱而先強威也先又以其子妻脫

脫不花數年而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厚金

帛無算使人皆解京師送祭驚不恭時時掠道路我

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言

吾有不欲請婚而朝公主通事護應之曰吾為爾奏

皇帝已許爾矣也先大喜遂請婚諸酋欲具進聘

云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選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

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十一月宣德廢后靜慈

仙師胡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如其惡已而有

潘泉出巡者以實來告士奇反聽子之請而疑之有

問附獄子之善者善之時法司奏其人命重十朝延

是不得已付之司寇而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延道

王隆華

道之以所

慰安馬司寇能論其罪極法斬之

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春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

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

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

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所著有沙羨稿右臺稿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吳郡楊氏循吉日楊文貞為進士類多踐清華如吳

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肅初為吳郡檢計陳繼嗣

嗣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聞文業處見其詩遂

薦之○何氏孟春日楊文貞在開時其婿來京久之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曆皇帝 二十五

嘗歸念無裝資會知府某犯贓于萬黃綠是婚略

至數千浼其末叔于文貞不得已于問理日遣使持

刑具候飯畢視事一切聽令遂得還職我朝不立

之權已如此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五月柳園子祭

酒李時勉于監前既而釋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

王振往視時勉不為禮振領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奏

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

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柳

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不從

按聖旨以百斤枷枷時勉時諸成均問時為三城與

司業趙琬掌銜全德同枷時勉之枷特重哀極監不

可飲食自謂必能而助教李繼為人浮薄時勉其勝之至是舉力自勉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其伯李者為兄弟四李繼令呂伯孫孫乃太后令內監持禮慶賀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每比年每得公卿為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爾爾然辱此君子臨幸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行揚之禁臣席無此為重故不樂爾奏上太后即遣上言之曰祭酒尊貴之臣奈何施以糞頭是甚綱紀上言不知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時勉令往賀孫舅云乃得釋是時又有蓋生石大用者上章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放時勉者數千人涕泣者塞途商賈罷市又明年上北狩勉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遣將練兵迎回車駕數事不從送致仕去

秋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二十五  
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滌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爵進有差○太子賓客致仕國子監祭酒胡儼卒○十一月壬子日有食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衣紗賜宴禮部○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洪謨劉

名為金鑑  
其至深極  
其確此亦  
其事而已

侍讀

范楊可楨  
雷賢

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倫書成○進內閣學士習孫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孫等同辦事愉尋卒○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幼冲百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道疫成甚衆乃遣英齋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厲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製感應記刻石于廟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二十六

丙寅正統十一年二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

謚文定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僥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能即薦知安德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

正月始命各省遣內官提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

王永衡卒  
也能禁振  
惡則可  
惜乎其  
匿名也

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福干預外  
政於是各省鎮守并提督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  
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船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未樂年間  
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  
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  
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避避矣昭代○錦衣衛卒王  
未為匿名文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于通衢及振任王  
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妖言斬○降河南山西兵  
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  
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二十七  
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  
留乃復命巡撫

于謙每入京議事未嘗持上物臨當路中人嘗謂其  
詩曰手帕雖家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開閣話短長以此  
不能如權貴凡在鎮十八年

三月 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  
話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侍讀江淵裴綸侍  
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  
內府進學蓋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祭酒李時勉

將留心  
思惟到  
與字句  
識于未  
可謂明  
理

惠無良吏  
又有良吏  
又以此

致仕蕭鉉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  
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雲端圖為入寇宜預于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  
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  
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  
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賦薄若如所言是絕  
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  
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以都督僉  
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寬河南指澤嚴死亨嗣之善騎射有膽力  
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功累遷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二十八  
都指揮使亦驍勇善  
統強悍從亨參謀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憂詔起復  
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論祭茔墓事畢還朝  
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  
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右都御史以征勦  
建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長  
治民先佐鄭有聲泊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穀種粟麥桑麻紡績雞豚  
之數通示暇則取簿驗之缺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一  
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京受旌異畿內望作禮之

而後可

有法吏部侍郎魏驥異之效其法諸郡皆便收馬者極  
民需管之領牧者諸于振捕下獄極楚幾成竟請成邊  
人咸惜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  
道御史范霖楊未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諸御史  
嘗幼其貪暴銓憾之及掌院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  
且而入日晏不輟霖未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  
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  
銓得心悸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請霖未以寸建議  
獨得重罪未忿獄中會恤刑霖得末減出獄數日亦  
卒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正統

二十九

戊辰正統十三年二月初日有食之○春會試天下舉  
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讀杜寧為考試官取岳正  
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  
被選者萬安劉珣劉吉李泰等二十人○七月福建沙  
縣民鄧茂七反借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  
為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  
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  
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于輪租外僥

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輪租于遠  
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  
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  
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軟  
血誓眾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  
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  
為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會都御史張楷  
監軍事討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正統

三十一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素傑為衆所推因殺人官  
捕之遂入福建寧化縣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順指殺  
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攻  
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縣掠其庫藏數日至  
順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使  
費驗戶飲之貧之不堪者若為所迫於是龍溪盧士  
蔣福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茶前日至數萬人遂襲龍  
溪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  
按福建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宣  
卷御史張海在延平被圍海躬諭之賊退海以狀聞  
朝命御史丁宣接賊事宜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  
從龍溪取延平據延平寨二閩之入傳檄以下八閩  
誰敢窺焉遂殺濟牌使者據上臺立提甲里長殺都  
司其勢益盛

秋虛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  
韶敗於造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  
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陝留自毫入滑口又經  
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斌 閱

高其翰 校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福建巡按御史汪澄以畏避妄

奏賊情下獄誅之○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

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

侯陳懋相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寶平江伯

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兵部

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源

下宜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府事福建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稽聖帝

左叅政張瑛戰歿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

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親率兵拒戰陷陣

而死

二月鄧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 兄子伯孫

為主○北虜來貢尋發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

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

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麓川之役朝議皆

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

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通誅將士多死大軍未班

別衛空虛苗餘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

晉天寶  
蜀光有  
李南今  
說北符  
亦有忠  
川世道

并序之  
無乃有  
存焉也  
委焉也  
何如從  
湖而決  
先教勝  
未可知也

我軍無犯紀律疾亡萬數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

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巡撫南直隸

工部侍郎周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忱謀慮深長理

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蘇州吳縣人才識敏嚴明敢為先巡江西有聲

支民奉命重按一年所獲錢二十有八民情吏治

所請練風采凜然思威大著凡屬衆決事動發數

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濬設施最惟與情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稽聖帝

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

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無所出成

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

環聽竦動悔悟率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詔殺使者引

餘黨遁入山中

六月南京官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

身殿火起延入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

赦天下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浙江紹興山

移于平地又地動白毛編生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

數千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黃河改往東流

南京官殿

陶成亦是

少年老成

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災害種種。盡諱言之。至是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是月癸亥。入南斗時。侍講徐理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令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雙子。婦邪。乃行。○詔清理刑獄。北

命太監金瑛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時春夏不雨。議令審獄。因以前天變。然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惟命張黃蓋。屬于大理寺。為三法司。法傳錄。卷二十一。諸皇帝。下。俱左右列坐。

封都督楊洪為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寧府。  
洪以漢中百戶累陞。是時。奉以守備。石。墩。房。于。宜。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封。伯。房。畏。之。呼。楊。上。

詔張楷還兵。仍討浙賊。凡三司官。皆得貸。或惟前後巡按。柴文顯。汪澄俱極刑。蓋振惡御史。權重。故殺之。

秋七月。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駕時。驗封郎中趙敘。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

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至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掠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學士曹鼐。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會。謂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梓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遇一空。將至大同。僅尸滿路。寇亦開壁待我。深入。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諸皇帝。下。俱左右列坐。

大同。又欲北行。益恣迫。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踞伏草中。惟飲。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單管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穿戾。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家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大懼。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率

此何等大事。事而不報。大臣謀耶。

此何等大事。事而不報。大臣謀耶。

此何等大事。事而不報。大臣謀耶。

此何等大事。事而不報。大臣謀耶。



使如楊洪  
右軍出  
其後必無  
是戰何謂  
皆無無損  
則門不出

上之使也  
也王孫海  
天之罪歸  
楚成則死  
政會歸平  
軍者客不  
能力丑死  
神子朝後  
自相相時  
野豈所謂  
以死勤事  
者哉

先務其罪

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鷓見嶺。虜于山。兩翼。遂阻夫  
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鄭瑄請。車駕疾馳入關。而嚴  
兵為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  
尚未曠。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輻重千餘輛  
在後。未至。振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  
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  
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  
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迴旋之間。軍伍已亂。爭先  
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虜皇帝  
授戈者不殺。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關俱解甲去。以  
待。或奔營中。積壘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  
二萬餘人。中傷居半。灰者三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承  
甲兵器。盡為胡人所獲。滿載而還。上遂北狩。百官咸  
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  
十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  
關。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  
謂出于望外。至。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我師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利。  
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刑

此是天相  
之也不則  
為晉之貴  
次行酒與  
宋之妻身  
涉漢耳

伯顏大有  
八心豈可  
以勝耶曰  
賽子野心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虜皇帝

黃元昇曰  
實官取司

王。上問曰。于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刑王乎。  
大同王乎。虜閉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  
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  
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視天。求大元一統天下。  
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元之難。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  
也。先為那顏。那顏單言。安容此輩在旁。開口。權其面曰。  
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  
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咸傷之中。鐵矢不露寸兵。不深。  
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虜皇帝  
安得容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是遣之。三日。復坐寶位。  
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於是也。  
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  
○十七日。聖駕。夜探宜府河。袁彭松馬渡。訖報至京。  
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  
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  
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鄭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  
見百官。故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二十日。  
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乃命。鄭王。  
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鄭王臨于門。

諫諍干難  
特掌兵戎  
方六師將  
出之時長  
其威嚴無  
能令事敗  
勢阻而後  
則罪惡不  
容株然于  
大事已無  
及矣

左門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忠憤鬱叫號不已曰王振罪  
惡滔天傾危社稷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罪惡何以  
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  
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忿欲梓英英懼復傳  
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  
此各官起去給事中王佐憤起梓馬順首曰願平昔助  
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衆爭  
殿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  
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曳三尸陳于東安門都御史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肅皇帝 七  
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執其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  
跡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共誼詳班行雜亂無復朝  
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  
部侍郎于謙直言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  
應勿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  
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  
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  
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百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  
十餘庫儕山丁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逮宣府總兵  
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衛獄時洪與亨有協守

之責坐以不救 乘輿故城繫詔獄○皇太后命以于  
謀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獲 上至大同城下索  
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  
日朕與登有姻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啟開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  
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  
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  
其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  
以壯士七千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 駕  
還召壯士與之謀殺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肅皇帝 八  
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火也先  
所乘青總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畢  
定 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  
蛇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  
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  
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 駕  
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  
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管在焉 上入管坐也先拜稽  
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

廣州盜黃蕭養

娛復居伯頰帖木兒管伯頰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  
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  
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  
一項差鞦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  
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遂理萬幾 邸王  
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  
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  
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辨  
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  
王清遂僭稱東陽王

魏臣抄日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唐皇帝

因儲已定 毋王為輔 何不逾月 迷有動道 之舉甚志 于國實貴

蕭養者南河冲龍堡人便甚隨一目而智數主  
強盜在郡歲餘年所以休林皮忽色漸生竹葉同  
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賊瑞也因致以不軌使人  
利斧飯桶中破銀錢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賊舟  
以待遂遁入海噴聚聚起之者如歸市旬日間至  
萬餘人至是文國郡城官軍禦之賊為所敗城中  
灰者如雲與雲相見公車衝城為所破招誘愚民  
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  
淺木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逃若避賊狀官軍問  
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槍清盡其軍賊  
擁清至城下使蕭泉開門降清為賊而蕭養既降  
賊遂借號改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  
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邸王即皇  
帝位遙尊 上為 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  
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尊法令始行○也

者為之邪

先復遣使至書辭倅戾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  
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  
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募沿  
河漕運官軍令其悉謀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  
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  
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  
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並分投巡視勿致  
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勿為虜所掠通州  
橋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唐皇帝

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循  
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  
讀時以憂制去○擢邸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  
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  
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興為  
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邸邸吏部奉勅釋儒官為官寮  
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蕭由  
修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興由訓  
道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後  
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者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

預料如此

表對民壯  
之制權與  
行此

郎與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  
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  
等關○命侍講徐埏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  
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  
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赦參將石亨  
出于獄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亨有感望方面鉅軀懸  
垂至膝望之悚然

十月朔也先以送 土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  
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  
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 上皇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齊皇帝 十一

成山侯才  
以地孫京  
阿外城漢  
為太監與  
安所部

謂漢卓見  
鎮之以神  
不為神謀  
所掩  
可謂朝廷  
有人道可  
以官者而  
沒其善也

按城外舍  
德此望道

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  
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  
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  
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  
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英是謙言宜言于眾  
曰然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  
誅之乃出榜曉諭眾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  
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豆料堆積動以數百萬  
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

安時遣人  
圖汴京城  
午與同之

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日前  
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藉此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憲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劫  
令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銳軍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赦交趾舊將成山  
侯王通為都督與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  
京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  
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

瑄陳四策曰虜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  
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齊皇帝 十二

按時急務  
不亦父風

中原氣味

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灰土夜襲其  
營令各伏內地以待進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  
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  
我軍依城為營進無灰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  
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容而不  
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也先  
犯京城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  
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  
亨眾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嘆也先  
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山迎 駕眾知其詐以通政司參

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劫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既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為聖旨楠文敷道諭回回鞋靴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罕與司禮監太監與安云約誘也先入陣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為也先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睿皇帝 十三 翠玉軒

選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銳兵從之諸軍惟呼騰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石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眾來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備其後亨遣謀者諭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果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衝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

石亨敗虜從信錄 卷之二十三 紀之以為中原吐氣

威名益震虜不敢入輒請和見邊人呼為石爺爺封武清伯進侯總京營彪為都督僉事參將大同○虜既敗復擁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虜營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剖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漢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且受其欺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鑑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部驅人畜以自權衛望之若萬乘然猶殺官軍數十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温州知府起陞刑部侍郎數年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為戶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兩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

從古以來 虜人先 存長心 為難 可治 漢人 滄州 滄州 滄州

此處事周  
臣故後一

仍命沈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  
麟次發運未嘗愆期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盛甲履刀以數百萬計  
其盛俱要木磨明亮悅取所積餘米依數造成且計  
木磨明益非歲月不可善令滋錫  
以副急用其意事周而敏多類此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戒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  
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爵武清侯加于

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賈有差

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雖向橫議紀律頗嚴士卒用  
命以故累立邊功歷陞將帥且善青兵是處必獲其  
度或劫管出其  
不意庶其畏之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咸上言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唐皇帝 十五

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

附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

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

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

官府孤危朝議復召宣府總兵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

皇皇或欲棄城棄紛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

劍坐堂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  
中老稚惟呼曰吾獨生矣因設策捍衛督將士誓以  
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平信傳  
有功可  
北門鎖鑰

北志之  
有守士也  
其以天  
與日之

古今立國邊藩為急我朝建都幽燕迤邐胡境  
寧既失所恃者宜慮小為屏蔽正統之末當國者惟  
知保京師而付宜在干度外弗思宜府苟不守則山  
後皆淪寇壤彼發之外而胡騎鳴鏑北門矣何以為  
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誓死以守不獨一城生聚蒙  
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  
大同則郭登  
之績尤偉焉

懼敵衛郭登為都督會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劄邊  
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愛  
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

無可憂之事若胡勢其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  
諸君獨歎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次問傷親為理

創傳藥晝夜善處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使京師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唐皇帝 十六

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馬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  
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虜賊流連內地為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  
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  
已退優詔褒答焉

郭登率片與郭子興之孫  
從征虜川有功陞是職

寧陽侯陳懋尚督金澤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

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死伯孫

繼之勢益熾懋等乃出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

定議此舉  
雖不及行  
而風聲所  
至賊中  
無不震中  
之氣

以賊攻賊  
其法無如  
所聞之妙

以圖平

事雖微  
之以見

正而統

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捷，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以書遺之，許以自新。使謀伴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管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刺阿哈刺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進酒進膳，尋值。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在皇帝 十七

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于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邪？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韞象，每夜遙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旁天寒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

伯顏妻亦  
有大子也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殿，銘頓首。』上皇曰：『回朝着汝做都指揮。』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悅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盃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被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在皇帝 十八

且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成疾病，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鄂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環甲，由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官嬪周氏為貴妃。○迎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

張輔為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累臣上果朝，皆優禮之。為人寡言笑，嘗力過八重車，後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濼淮安人初為御史巡按廣東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為副都御史則建儲充足歸京奏對弘治拜刑部平閣冠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後卒追封沐陽伯益祭服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綱金陵人以生員薦入翰林歷官宣廟實錄除中書令人改郎府審理正以從龍恩驟進得預客勿時以為異入閣三月又改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依照北

直隸事例給糧分養 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

苑未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

馬正統末京師有警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

屬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廢皇帝 十九

至今遂為故事每歲滋生陪補民多弊云

景皇帝紀

帝宣宗第二子貴妃吳氏所生初封郡王其

宗北狩奉 孫太后懿旨 皇太子幼茂未幾

廢祚以 帝年長監國既而重臣勸進遂正大

位在位七年 英宗復辟廢帝為郕子歸西內

時帝已病越數日崩成化十年命復帝廟號上

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朔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為

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于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

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上皇在

迤北○上皇書至率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羣臣因奏

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議太上皇者行群臣懼

謝罪繳納原奏專遂寢○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

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

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

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

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宦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

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

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狎

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 宣廟懷金錢至

史館散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膝

以袖中餘錢賜之則

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恃寵驕縱日熾大臣有侯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廢皇帝 二十

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

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

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

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

不敢復肆○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

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北虜入朔州大

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

自由未聞有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散

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

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



二鼓報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十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出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前後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物器械以萬計投開賜物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眾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

以安所來  
巨見無性  
心也一  
怯心雖  
萬無能為  
矣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三十一  
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距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掘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壑覆以上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撻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指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日守禦非者柴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過虜之山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蹙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寒蹊蹙如古者畫界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壑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過處

停蓄號曰木植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日降旗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類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泯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清曉之勞一日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於是手不習攻戰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三十二  
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姦究一旦率以腐敗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日議政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曹

此以助工  
此以助工  
此以助工  
此以助工

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每與歲貢同

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

洪熙初至選監生吳信等為給事中厥後其法寢廢

迨至納粟上馬制行與舉貢皆一例後次廢歷聽選

止為執簿檢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為冗員無所事事

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

閏正月郭登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物之

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規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

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廣皇帝 三十三

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戰北京卯那

孩平章及其弟李羅威人馬約九萬戰成疫成不下萬

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

砲神銃短鎗登得此息知請和之難時思得公廉有為

者相與共事上既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

無廉耻之心滋政惟肆貪淫之志釀成汗濁之風致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倘或滄

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

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

豈容再壞 上下其疏于有司○山西行都司天城衛

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息

于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開寺用事之

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

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

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悉經宸

斷除去竊柄闖人專備混播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

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于歷代直諫盡忠守節

之士與特寵宦官撮其要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

伏乞刊布臣寮必能觀感以興起忠義之誠而危者亦

不得棄秦宓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誠有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廣皇帝 三十四

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

編不必刊布且言法擅自離後發回原衛

洪武中有典史馮堅言改制官實事係良詞覆

食報與史狀迥 高皇帝當與馮堅同升矣

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鉄次釘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

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根馬順成球被復職

時刑部侍郎楊瑄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

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釘即舉是秋

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任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

三月虜奉 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是月虜入壽麥川

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全入寧夏至慶陽

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時獲虜謀言田遠于道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答兒不花王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寇虜意欲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路議和迎駕水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極送京師伏誅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畧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帝帝有旨要差總旗高蓋太監喜寧達子鄂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蓋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景皇帝 二十五  
及至野狐嶺高蓋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子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發達衆走散蓋抱喜寧滾下壕中遂擒入城鄂哈出回管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拿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都督董興等大

破廣州賊黃蕭養等誅之楊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恩政恩信素孚于民及受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散既而信民率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

馬軾擊祝  
雞鳴且深  
合用兵之

廣州賊平

括竹生枝  
而光亂大  
皇夜墜而  
基於空際  
亦開天數  
耶

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于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日內破賊必矣與率軍至大洲所與賊遇果破之蕭養中流矢果被擒伏誅餘黨悉平與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誅戍廣西○銀坑賊自葉得留死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掠取器使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人掠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客車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景皇帝 二十六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日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書掠二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追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展帥兵四千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戚琦黃

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

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進至金華。令軍中制竹。三百五十百。如牌製糊以紙。盡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規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色所制。益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賊敗潰。斬擒甚衆。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齋榜入山。反覆曉諭。詞亦通。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等。并其黨十餘人來。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事聞。兩得璽書。諭楷相機撫勸。楷等奏賊聽招。復業之既方上。而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擄衆如故。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攻武義。武義無城。惟木柵。陶成寨內之。勸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遂潰。成策馬突陣。成之未幾。得璽書。諭楷廣

立京營

布思信戒官吏勿相殺。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遣官入山再招。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營寨。出降。餘黨聞風悉解散。  
成廣西鬱林人。事聞。贈右參政。配享。趙國公。胡大海。廟。遂子。曾爲東廣新會縣丞。英宗北狩。首經事。大。臣。多。貶。沒。主。者。議。楷。無。功。下。之。獄。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捕。湊。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司。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軍法 二十八  
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千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管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戰。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未。寧。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凌。辱。而。死。其。父。洪。價。請。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謀。併。劫。其。獨。石。弄。城。卷。師。辱。國。及。懷。挾。私。讎。極。成。達。

侯亦曉將也與之可惜于公大意全在垂戒將來

將之罪謂非誅後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為王監國不飲魯書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參將完者脫歡齋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鞏韃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頗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鞏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虜絕而卿等果以為言何

邊人謂之曰國有主矣此斯公孫申之謀也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曆皇帝 三十九  
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憚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患耳於是帝意始釋曰從汝

是臣子之至情與夫卓然有守人不為于權才等字佛其不

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安典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邪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語塞既而陸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

欲迎復也

迎復實驚謂請內閣白之遇與安被詆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

言及此等語亦不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讎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眾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宥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們來得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

言及此等語亦不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曆皇帝 三十九  
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四疋及標米魚肉燥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皮褥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

王振專性性無人可之祇述死耳則球實為廢職

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否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蘆簞不堪因極言王振昔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也先宰

馬置酒以宴賈等。賈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帝勃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開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奉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上皇臨也。先遣右丞相亮同赴京。

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撥遣人馬。○持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欲遣人充使，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

安乎。此為臣效命之秋也。遂行道遇李實乃告以虜情。善至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悉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圖，南朝

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

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於

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鐵子，上

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逼下推轂中

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鏡，只用一個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

文潤者，着人馬即成。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搭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成。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

就成。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即裝藥便放。馬來衝圍，若做大標，兩頭裝藥，鎗子數箇，標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奔發，俱打穿肚。曾試三百步之外者，皆隨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其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虜情 三十一 不肯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春如何拘留我使臣，滅了我馬，價與的段死，一死剪我兩死，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何如。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祖宣宗皇帝前，送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

安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王喜送與中國其人會喜不在誤著吳良收了進與朝廷疑怪乃詰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又說買錫一節此錫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錫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錫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景皇帝

三十三

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是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剜心摘膽高聲苦叫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殺他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

楊善友便  
辨論數千  
中肯綮

楊善其  
張之舌可  
謂善子應

曰者時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愛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的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景皇帝

三十四

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勸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十二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歿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楊善等之  
使備是往  
報誠和非  
為說罵也  
九節送還  
京豈非天  
哉  
不欲求迎  
者難其爾  
之心然其  
願之歸寧  
則于此蓋  
無意于與  
者乃所以  
迎之也使  
臣歸則於

以奇貴而於之矣

景帝當多難之餘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討轉危為安  
易履為治其功可為不細惟不欲迎英廟只此一舉  
大不是然而事固有機也設使當時憲宗嗣位則所  
重在彼勢不能絕廟欲不為宋高不可得何也景帝  
則兄弟之義與父子之情既殊此于謙輩所以立景  
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然則景帝之不急于  
迎後者英宗之得送正在此也使急于奉迎則彼必  
以為我所重在此肯晏然而已乎如宋之徽欽迎請  
愈勤而愈不可得惟不意其君而無意于迎此漢高  
分炎之設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古今一轍矣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  
正廟號胡以至今未後耶

都御史王來擒苗章同烈香爐山平○千戶龔遂榮詔  
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  
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  
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暇無非為宗社耳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曆皇帝 三十五  
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遜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于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

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  
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  
王文止之陳循見之志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

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此事雖是也先 漢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  
過向非使臣貞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除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  
猶滌滯留以索利于再囚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疑  
以回 乘與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皆  
人者迎之不得 孤見其辱耳遂去使臣若此千載一

此等事也先 漢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  
過向非使臣貞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除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  
猶滌滯留以索利于再囚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疑  
以回 乘與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皆  
人者迎之不得 孤見其辱耳遂去使臣若此千載一

此等事也先 漢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  
過向非使臣貞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除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  
猶滌滯留以索利于再囚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疑  
以回 乘與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皆  
人者迎之不得 孤見其辱耳遂去使臣若此千載一

英廟北狩  
蒙塵人  
悔禍交還  
車駕自方  
所無

上皇還京

八而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  
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  
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邪黠虜豈誠真彼  
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邪衆素畏  
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  
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今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進授受之意  
推遜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 曆皇帝 三十六  
下○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  
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飢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

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善定  
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善定疾戰矢

下如雨戰大敗圍遂解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

圍都解 帝嘉其功遂陞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  
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善定卒○命保

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  
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

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



曲突徙薪  
杜西晉臣  
沉之謂如  
此妙若非  
固手不能

聚張軌等還自麗州即令征苗聚軌皆失利惟與擒其苗重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軌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未樂間隄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胡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請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乞老骸骨許之內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三十七

陳循駢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冢宰然

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

梁將以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學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今官為人端厚誠慎勤約動廉前後居官有聲譽然若不勝衣雖王

辛未景泰二年春命右僉都御史王茲巡撫兩淮諸郡

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茲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

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茲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

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

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

即是奇策

老成之德

剛氣見其  
仁心厚澤  
見其仁政

萬石全活數百萬八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塋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成論出于至誠人人為盡力先是淮上大飢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歟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歟吾百姓矣○徵兵部右侍郎項文耀為吏部右侍郎文耀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耀為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耀于吏部○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

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未樂洪熙宣德三朝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三十八

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

臣相與商確政務醫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

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

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職

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

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于外

時不能行

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間有早午晚二朝

或再朝焉誠省古禮胤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

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

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款是猶不見也故聖祖

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

同遊為開卷第一義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為  
考試官取吳匯等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與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擇顏子後裔希忠孟子後裔希  
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  
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顧箴  
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錯崇節儉畏大變遠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器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為陛下  
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  
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景皇帝 三十九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  
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  
繕寫置左右馬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  
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  
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官人及宦侍爭拾為閑笑編  
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但未達于上耳○左  
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  
抽分浪以南官所賞渡金梁印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  
把與堯堯歸浪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襪衣忠因見其  
袋刀非常制遂令堯進河解堯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

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送堯以袋刀  
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  
詔獄炮烙燬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上既殺阮  
浪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  
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疾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  
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  
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供養真武  
以妄言伏誅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景皇帝 四十  
而此生復入冠京師或販賣時在石亭墓下召問外  
徒貨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馳驅之必克果  
敗去喻年也先欲奉皇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實古  
于中曰聖人順天與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不為  
乘與水歸上皇末歸授官錄承前百凡  
閩浙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書撫鎮兩省  
遂為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未安  
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  
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在南直隸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  
憂忱亦憂心職務為人所議不立為岸謀慮深長善  
吏案論征輸有常度實賦未嘗稍欠且有贏餘遇屬  
郡有荒歉即以賑恤巡撫除米以補不足之數臣  
官庶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錢驛馬鋪陳等  
歲徵者盡出于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

漢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  
學校先賢祠各郡縣道多所修葺治一切取  
諸米人爭爲立生祠因以視之其後戶部言  
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查核歸之于官於是  
雜然進負自苦人益思悅  
之功後二年忱卒諡文襄

鑑江百太  
和人一字  
浙江仙居  
人

以祭酒蕭鑑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  
務○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  
務○擢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  
何觀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  
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  
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  
三道議以開史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以觀誣陷大臣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景皇帝 四十一  
擅開邊蒙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威皆勸玉易稿  
不從感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  
令我曹看議益甚感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雖死人  
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  
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  
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改乃稍易數言而  
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威道遇錦衣門  
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其具數耳  
高汝執曰朝廷大開言路則議事者安得不存大體  
開元時刺史楊濟生駐當先朝議杖之丞相裴耀卿  
上疏曰杖賸死恩則甚優解體受苦事頗爲厚止  
可施之徒謀不當及于士人時以爲所存者大富

武臣忠厚  
有識如此  
毛玉諱  
人何獨不

越大名

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事奈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  
敢自保及富公使河北不許入朝未測朝意終夜傍  
徨不能寢思范公語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今觀  
文書此論與范公相照合而二鎮撫淡杖之言  
又與裴耀卿若出一轍祇覺毛玉之涉鄙耳  
○以進士王越爲監察御史越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  
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  
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三十六舉進土方對策大  
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  
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  
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上問姓名讓吏曰曰識  
之此當任風憲得監察御史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 景皇帝 四十一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一

東莞 陳 建 輯

聖湖 高汝斌 參

高鳳翔 校

李次達于肅毅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傲前代多行用車制者不聞一

隆平涼州未起下却魏軍車戰走楊大眼唐可汗輸馬壯宋魏

全在月得其法

壬申景泰三年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遂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得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換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多民任管非實心收世者不能

且耕且守古人如常趨充國路葛亮昔年精昔行之獨運其常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能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乘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乘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乘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乘為能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犒戍卒不任職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九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上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等官各處鎮守總兵參將將諸指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

于此省國  
家轉輸之  
費不知幾  
少

地占為已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與復屯田之制。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領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易儲  
出陳循

五月初二。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太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命廷臣俱兼官僚。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瑠。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崇。總兵都督俞德武。發玠情罪。致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上大書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眾將覆奏署名。王直干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眾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憲廟山。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請。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下據上  
亦屬下有  
上下交征  
之意

南極之  
已昧于  
之師身  
之奉益  
神贊之  
王直和  
死陳循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三  
人殺瑠。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崇。總兵都督俞德武。發玠情罪。致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上大書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眾將覆奏署名。王直干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眾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憲廟山。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請。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此自其  
君子不  
無誤矣  
名位之  
一至千  
此

字直和  
而嘆其  
心

此與  
林氏之  
相切

景  
一  
景

此  
光  
主

出一營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佩陞詹事府丞。聽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殺降黜崇。致仕及。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斲棺鞭屍。于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勳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勳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命侍郎李貞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廉官之不職者。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四

洪英備雜君子。往浙江考察。為黜者。去疏朝廷。不察竟令致仕。及觀實行。妄作者。飽載而還。反無是非之辨。不知此又何也。考察廉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廷公道不明如此。

苗寇稍寧。召總兵官保定伯梁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事。時廣東西寇賊。接獲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翱總督。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機務。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癸酉。景泰四年春正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源遠流長可  
元也述史  
武名  
武功度地  
行水作九  
堤防以湖  
水勢浩漚  
渠凡四百  
餘里歷三  
載而功成  
是一作手

得是考工  
記文法

源遠流長。可元也述史。武名。武功度地。行水作九。堤防以湖。水勢浩漚。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而功成。是一作手。

卒亦依期至。乃為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又三里。至李華。由李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瀆潭。乃踰范。既。又上而西。九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至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景皇帝七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性平。濟漚渠至數百里。復建。開于東昌之龍灣。魏。幾。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以。底。于。成。功。功。成。進。副。都。御。史。

初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水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居山中。有道術。貞往叩。問。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能。融。珠。乃。歸。鐵。數。萬。斤。沉。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上命申允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謙詩國風。臣講書。竟。典。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輅等進士及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右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踖。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輅等進士。及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景皇帝八

第出身有差。○皇太子見濟薨。誥懷獻。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素備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既。即日罷行。先是。虜酋也先弒其主。併其眾。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遣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晉張太后好佛嘗幸姚顛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墜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景皇帝九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南官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曰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言辭懇切人所難言疏上不報○太學生西安姚顛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墜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世焉

汪后于中官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官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災疹可消矣疏入已晡時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官門已扃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即時捕送入獄明日加訊無所得又明日大施拷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同迨至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必欲致死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止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留中不報既而赴京領關勸令早朝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轉至午門前大杖杖一百瀕死諭定先驛驛丞因是命錦衣衛封巨挺六桿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尤脊杖至二十已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衆以手扶入獄中又禁不與酒既而同卒于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鍾章下獄上書于忠肅曰姦人黃玆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條之愛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公死杖下而公坐享富貴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時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不怒而反  
以聖人  
中不易得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為雲南銜經歷。滿成鐵領衛。御史滑縣某亦言南城多樹。事係巨測。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凌刑。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住。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菘松儀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柱

得此嘔礙  
數老搭搭  
國家庶几  
有賴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十一  
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嘔礙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做朱文公例。編纂上。按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是秋。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鑿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鑑古錄。上之。上覽此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為。誠對曰。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錄守所庶  
始此  
古人竟矣  
權虛之計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三月。道南雄知府劉實下獄。實以廉實著聲。及知南雄

于紫微  
廣惠遠宗  
楊雅乳

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重賄。遂為朝使所劾。迨至京上疏自辨。上亦不復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徑賊。破之時。瀧水徑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徑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召廣西狼兵與僮人及官軍。抵入徑巢。斬獲甚衆。

龍水羅傍。徑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夫此龍水羅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地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為兩廣性。未啗喉奈。何坐視其阻。截江面。為財賦之患。霍文敏公。謂羅傍。龍水之賊。有司不肯議征。夫不能征。不肯征也。若病兵。連會并官軍。分為數道。一自博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龍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順流之賊。及軍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十二

丙子。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黃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諸奉。適于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言所費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灘。以和丸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

銜來換于某眾官然而退

高汝斌曰予覽史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  
忠肅為最烈然卒以謫逐其墳在西湖之麓翁仲噴  
响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起敬嗚呼然欲淚及詢公  
後嗣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非的夫世常  
言積善餘慶以驗大道如左券不爽而獨與于公此  
理之不可曉者或云公名大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  
所忌忌其名浮于實者也少華之名從實而出造化  
豈真小見耶胡忌之為雖然少保忠義貴于人心無  
論幸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  
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于謙時缺奈酒翰林徐有貞  
欲補之借門生楊宜向于謙為請至于再四謙從之  
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召謙至文華殿屏左右論  
之日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翰林若  
用之將何能生秀木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然不敢  
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許出決背左右竊聞而不悉  
有貞竟不知其故遂街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睿皇帝 十三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  
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  
停徵糧草免追欠火馬驢牛羊暫罷供應柴灰夫役聽  
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捐其斗數  
借水次官舍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  
璞為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出理工  
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欲求二人協同之淵在  
內閣與同官不協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高翰密擬內  
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明日旨出淵大恚  
失望

景泰八年  
自此始

詔命朝大  
臣罷退各  
歸門官即  
視事輪流  
向前副使  
政務少保  
此舉正遠  
符例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類經脫者遇  
事則明察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夏憲宇通志成總裁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  
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秋欽賜大臣  
子陳英王倫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開例四方之士遊大  
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  
太學士王儼侍講學士黃諫為考試官內閣陳循子瑛  
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  
公如監試御史林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  
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  
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睿皇帝 十四

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毅有  
事聞 上說因召至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衆  
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  
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士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不報○西湖水竭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並論府  
遠 上遣大臣即訊劄奪王護衛罪諸官察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有疾羣臣武清侯石亨等  
迎 上皇復位時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王忠肅不  
謀其儲一  
前是共欽  
則若矣當  
景陵既決  
所長惟忠  
滿一人公  
諫場皆名  
然已決之  
志前不附  
甲子是大  
臣用心有  
以不得日  
明者往往  
如是周公  
二虎常祭  
難說此  
所以天股  
則天也

外憂懼在廷多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  
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帝病亟太  
監與安諷羣臣復位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  
惟王文之意不然陳術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  
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眾曰今只  
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眾始覺其有異矣十  
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命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  
擇字眾從之奏上有有不允且云待十月十七日視朝  
議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十五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  
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  
舊太子正位東宮議乃定候出朝奏之 景泰帝疾甚  
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  
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為矣蓋聞  
之徐有貞軌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  
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  
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口去兩  
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

乾象亟下附軌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  
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  
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  
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  
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  
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  
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  
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  
訖有貞取鑰投水實并軌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軌等  
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十六  
退薄南宮城門鐵鎖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  
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  
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  
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俯伏  
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  
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  
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  
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臺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  
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  
齊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

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  
 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羣臣入賀改 景泰八年為天  
 順元年有貞陞為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出前禮部郎中軍給  
 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  
 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廢皇帝 十七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鎰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  
 文暉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高汝栻曰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居其美  
 下有事則賢人得以讓力而治不肖者之毛遂之狀  
 血韓信之登壇宋廷清之李勉李景讓之舉序爵矣  
 祖之黃袍加體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  
 土木之難于忠肅第以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  
 而舉國聽其戎斧無敢或諱噫其識力既過人者矣  
 孰知功成則定忌功成則忌諱噫其識力既過人者矣  
 甚可悲也噫毛遂廷清輩當其幸韓信少保等當其  
 不幸幸不幸之間固有數焉

○論迎立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軼為  
 太平侯張軼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軼親並  
 英國公弟軼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

即殿二字  
 亦有何名  
 或曰曰徒  
 罪不重刑  
 此功不高  
 耳

意欲二字  
 定果是其  
 須有故事

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  
 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文江淵俞士悅項文暉免  
 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鎰商輅王偉等原籍為  
 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軼楊善曰不殺謙等今  
 日何名獄遂決是時假奪門之功者變言官劾于謙王  
 文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蹟石  
 亨等揚言雖無顯蹟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  
 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俯首不辨但言亨  
 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家未及對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廢皇帝 十八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  
 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  
 充軍  
高汝栻曰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終其  
 實不然檜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迎聖而  
 檢知之耳 英宗北狩郡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  
 房首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出都門竟無一介  
 行李而于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  
 也乃語諸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  
 入虜又命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  
 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  
 足動其聽哉亦作之然然耳若論于謙諸人功豈不  
 大然君父蒙塵普天但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權立  
 新主無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取而全耶少  
 保嘗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流何地其言悲矣夫一  
 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可寄惟其所遇蓋吾心而已何  
 所不可遇也當將辱臣未迎之請景帝不欲使少保

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使少保以死。謂未必出官。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不可哀耶。○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擁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亦在社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事後。日。故。奈何。于公效用法。免。程。董。城。謂于公之受誣。為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同公論也。夫。

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睿皇帝 十九  
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御史王翰伏誅。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于蕭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

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馬。忽驟風飄。一本死轉。上前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復蒙賞賜。趨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頰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高汝斌曰。翰仕。景皇則始。景皇以頰。英廟仕。英廟則又始。英廟以頰。景皇不候。反覆。乃于。遂。

紳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風。疏。行。請。畢。者。立。通。誅。致。豈。未。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異。耶。夫。人。臣。所。貴。不。賦。心。耳。奸。邪。如。翰。終。無。回。風。旋。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蘇。然。于。暗。室。屋。漏。中。也。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唐直子。偕為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夙。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睿皇帝 二十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為知縣。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賞金石。及啟上疏。請歸遺骸。上許之。由團土歸葬。時沒已久。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好後

謹恭慰。○出草輪于獄。為禮部右侍郎。輪在獄。上嘆曰。奸箇。臣子為朕家事。受苦。壽出獄中。脫桎梏。遂拜是

職。○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諱。陝西。驛丞。廖。莊。為南京禮部侍郎。○召左都御史蕭維禎。掌南京都察院。召巡撫

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備副御史軒輊。為刑部尚書。輊九疇。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使參議兼侍講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詔舉庶

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又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命吏部右侍

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

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殊誅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廢皇帝 三十一

既械至京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劓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

文淵嘗告人曰吾草詔其中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

天下傳之子此屬對極工切既歸又告其親識 上復

位意文淵及禍必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

淵遂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者謂官家居與文淵子主

事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亦奏稽

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瑛及代駱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

逮至京物之迹涉已往遂獲釋○巡撫大同副都御史

年富被石亨任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

天下之為

石亨等惡

之也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章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

諭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為民

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

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玠為錦丞

衛副千戶○命景泰在妃出居舊王府 景帝在妃甚

賢帝欲立懷愍妃執不可語帝曰如立吾子其若監國

之名何帝不從汪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官憲宗時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廢皇帝 三十一

為太子汪待之厚深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之構娘信

聖哲所以執禮恭而奉養備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

既而 憲宗言構娘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宜或不

安乃言于 上遷之外王府至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

入敘家人禮汪既出郡主尚在官中 憲廟命朝選駙

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怎了

終身志念雖好實無結果乃強下嫁王氏先是汪出未

又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當日有一玉玲

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索汪曰

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闕于 上者言汪出所構甚多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山時宮中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亦以憲廟庇護故能爾至是索然英廟崩汪稍稍言玉玲瓏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為七年天子一係腰物何忍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沉之井中耳汪至弘治中猶存景泰薨上欲令汪殉葬大學士李賢奏曰汪妃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二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之命及山居王府賢又曰妃居舊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廢皇帝 二十三

府誠當但衣食用度不可缺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半其母子保全不至失所文達大有造焉○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其實奉聞○襄王瞻培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恭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給之謂以  
與石粉不  
合故也  
因初用人  
專且甚  
其舉次之  
科日為輕  
今日不復  
有存舉矣  
自谷府變  
後來朝禮  
絕至是始  
行之

稟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避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命雪榮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帝刑罰薄稅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進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極權誤國或有謂今階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廢皇帝 二十四

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覓以壘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徐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傲一時大瑞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有貞莫乘也會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令小監伏座側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問謂上曰上與有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有貞出示臣耳上出是疑有貞多漏泄然有貞亦私屬上于石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劾亨吉祥使占

未悔也  
是以他日  
又有言  
詳之變也  
供動或詞  
似妙

交相傾也

民田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伴覆殿所侵田于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札亨等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于上謂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猶子故結黨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而詰之諸御史奏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鞠之妄陷有貞賢于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救出有貞等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廟聖廟 王五

降有貞李賢皆奉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奉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請戍遼東鐵嶺衛蓋自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兄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九幾而作豈侯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大九大臣

關係匪輕當天順時內閣用徐有貞薛瑄許彬

二月陞李賢于徐薛上惟李賢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因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徐則容貌瑣陋許則鄙劣放曠上始見徐有貞退論左右曰徐有

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雪滑許彬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有貞俯首側項噤然而笑至東閣眾官會揖後尤笑不已殊失觀瞻後岳正繼之進退盡言甚至語唾鼻息涕瀟御衣亦不自覺上諭侍臣曰醒醒胡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弃斥而李賢則始終保全因憶正統中胡公浚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老成舉動自得大體則威儀固德之符也蓋可忽乎哉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廟聖廟 王六

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涿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蓋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論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兼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拜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亨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呂原在

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命通政司左丞議兼侍

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

南金齒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恭政石亨輩猶慮其

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偽詐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

事中李乘芬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速乘芬榜訊至死

不承緝補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諸有貞怨望使所親屬

士權為此而滅其蹟 上信之遂遣官按捕有貞于途

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

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

皇明登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二十七

詔券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詭券露其逆

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復風雨霹靂破承天門聲震

後宮 上大恐勅赦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

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冀神禹敢以定策

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補犯在赦

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有貞初遇異僧愛屠利支天法

奉十母皆有奇驗至是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憐于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數還里

又二年吉祥之族滅

大臣而甘  
為小人無  
賴之計知  
其必不出  
此矣

慶道南  
有貞心術  
險詐急  
功名甘  
前選錄  
盜門比  
奸回  
志尚金  
之行亦  
道耳

有貞時時壯其材謂 上恩我必且召而 上竟  
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 上其子有貞  
其寬有貞又不如其寬于謀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  
殺之者乃故派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譽竟無不  
得志而死士權奉州人博極羣書論論有氣節詞  
氣慷慨富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  
故其輩稱之使士權稍休于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  
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頂  
士權之義而博有貞焉

特緝訪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勅 上出榜募能  
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口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究實法司豈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竟建進善之旌舜立辨誣之

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二十七

聞卒至凶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

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忠懇事自覺露急則人

情危懼愈求藉藉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偏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親致仕親以

曹石恣橫使官稱疾懇乞致仕陸幹 上勞之曰昔浙

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親頓首又問年未

老再可用乎親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絲

帛遣之○逮岳正繫詔獄請戍肅州時亨從于彪與大

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集于林木之上不

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唐皇帝  
二十七

帝命重  
罪已而  
降詔  
非前發  
之不特  
中特之  
力耳

汝臬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問為上  
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  
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飲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  
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辭  
極切直亨雖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沛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  
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  
榜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在宿傳舍手榜急氣  
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為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  
伺其熟睡謂正曰柙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二十九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  
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為言上重遣  
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惡有貞等皆被譴斥為其私  
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翔謀  
仍復賢內閣  
八月帝定裝伯邦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  
嘗權駕臨邊徑逼京師于謙使登謂之日願宗廟  
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上銜之故爾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唐皇帝 三十

高次斌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者非為  
人臣惟備于送往來者之謂可以足語次也若乃  
耳直為私議于君臣之間可以足為動止哉而一  
迂觀之士卒以為口實至使君父辱在斯  
盧彬然不問罪履為重者其可充髮乎哉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  
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以憂去至是上御文華殿  
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  
石亨張軼輩每退朝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  
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趨附之上厭甚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官無事亦類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  
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  
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

十月 上登翔鳳樓。見石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  
吳瑾曰。此何人居。瑾謝不知。既而曰。此必王府。上笑  
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

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甚。睚眦中傷。莫敢發其奸者。  
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判楊治為順

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  
守。陛拜日。召至文華殿。親賜飛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唐皇帝 三十一

惟不均。洋  
格故才。解  
回其位。以  
自見。  
一。時名臣。楊治。即景泰中。太學生。上。疏。諫。李。隆。驛。祠。  
寺。及。請。誅。也。先。就。主。之。罪。者。也。  
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緩。

遣行人曹隆齎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強。時石亨

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做張甯。教蔡京。招

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

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  
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  
代草奏而之上。數日。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  
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若 陛下此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從之。

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為太師。言于也。先曰。主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平章所失帖  
木兒為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嫉忍

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怒。聞哈刺且叛。怒而欲攻之。  
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

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特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加  
敬順也。先以為長已也。防稍懈。哈刺于也。先出臘時。伏

眾襲也。先也。先倡。任戰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數十騎遁  
哈刺半夜奔之。與二親信走道中。仇者至。一婦人所求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唐皇帝 三十一

樂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知其為也。先追殺之。  
李來。瘡王子為雄。哈刺既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刺。而

立小王子為可汗。李來又殺小王子。數來近邊求食。傳

言實。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  
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

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即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  
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實。聖  
泰始皇所造。李斯所築。亡國之物。不足為寶。上然之。  
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

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無下。上召大臣入見。且曰：景泰間任于謙。又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無算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乃為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軫。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于是上深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肅皇帝 三十三

賜初名觀。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罪不可用。景泰帝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開首謀。殺謙。以謙信在。范廣。經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上郊天後。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廢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

請于太后。數次。方允。且上樂者。累日。有何功于國。家。溢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慮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平。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肅皇帝 三十四

書經有難。請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上復位。李賢等再修刊布焉。

得人內閣  
天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  
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  
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餘年意欲寬  
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  
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  
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  
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  
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曆皇帝 三十五

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召  
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  
為不便只得依違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  
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  
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朔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  
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  
府會都御史李乘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  
布政陳璘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遷  
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權右會都御

時將將  
信謂來太  
承聖  
皆乾  
所  
破若八百  
檢所  
者其  
類  
弟乞恩上  
終不從賢  
口其可謂  
矣依然

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  
害而兩鎮守將胡頌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  
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  
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  
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  
還○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  
客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長服乃命  
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免罪

再起皆穴  
我太祖後  
倣見此耳  
諸帝王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官講學正宜老成備者輔導之宜  
授官條次日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驚異與弼具疏  
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直特聘爾來  
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上曰官  
條亦從容優問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命太  
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腐者務令就職  
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  
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  
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  
無不承從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愛立作相亦難既得

以伊傅  
而以官  
授與弼  
以不受耳  
使當辭  
以伊傅  
之果  
皆之耶

無不承從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愛立作相亦難既得

司馬過心  
所謂不為  
小官而現  
卿相之位  
與富強之  
耳  
與他日  
賦石亭族  
諸自稱門  
下士何早  
屈于權門  
而傲視朝  
廷若此

表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倚勢不能行人。皆  
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  
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  
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為言于上。上曰。果  
如此。亦難留。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功褒。嘉賚以銀幣。  
丁寧無忘者。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  
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晨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真晨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  
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為聖賢踐履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皇帝 三十七  
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  
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  
吳聘君與弼名。欲往。見贊之行。至江西。張元。願編修止  
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曰。謙洛之  
學。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表朝選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為朝。教。齊。  
仁。羅一峯。倫。草。楓。山。慈。亞。也。益。一。峯。楓。山。備。于。述。歸。  
為。高。陳。白。沙。欽。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箇。  
詩。人。與。黃。未。軒。仲。履。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  
處。一。節。雖。白。沙。亦。記。志。陳。利。夫。只。是。一。箇。兩。小。之。士。  
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師。吉。上。賀。忠。顯。名。臣。不。必。  
屬。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  
曹。月。川。端。後。有。何。叔。丘。喬。新。邵。二。泉。實。羅。蓬。卷。終。願。  
續。入。

時以勉勵  
召李賢商議  
初自稱上  
十之四五  
繼而從其  
二三又明  
年九月日  
斷其勢  
不可以強  
漸非得帝  
王驚駭之  
法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  
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無非  
私意。招權納賂。嘗于便殿。屏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對  
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  
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于辭色。賢曰。  
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  
移。果能自視。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  
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上一日與李  
賢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示後。况景帝不降。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皇帝 三十八  
不願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  
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願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  
帝左右。先知此事。享重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豈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趨臣與  
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勢。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  
舊。依然在職。豈有微掠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臣之  
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  
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俱有深意可味

賢相

使三蘇賢  
古辭反卒  
倚此取股  
擊斷然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轉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山。上益疑亨。○上一日屏去左右，與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肅皇帝 三十九

諂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恐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隸官盡數取回。李賢言于上曰：隸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 上按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律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廢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出不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于民，衆鹿雉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遣人領進。上果令人密訪州縣，得其數候，至杖而黜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官者，將見雖曾效勞，其實譏亂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肅皇帝 四十一

小人朕初復位時，即言于太后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一日命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見復言于太后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譏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副都督武伯楊信，守延綏，禦于柴溝，斬獲甚衆，既復入寇，欽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東莞陳建輯 西湖高汝斌叅

高鼎煒 校  
高鼎焯

已卯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謀開建州會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返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首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權山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禮部

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以姚夔為吏部侍郎李紹為禮部右侍郎上召李賢諭之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意遂釋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樞○字來寇大同虜之

寇也總兵官安陽伯李之避不敢出虜直抵雁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于京師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

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

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

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劫二關之軍赴馬門虜寇退

今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四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禮部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于彪者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

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疾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

邊將以張其威于任所養勢焰燿灼上于天象慧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帝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

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緣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願每傾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



出武官  
下而亨文  
據重女平  
可為寒心

功封忠國公益特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廬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老爺權舉各衙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替日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唯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濟皇帝

而疲遂議以盧旺等守裏河一帶各議分其地而遷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的是時亨任彪頗驍勇驟陸都督性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 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因使大同人留已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妖黨必欲留處大同為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

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 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藉其家事連坐石亨 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語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大獄中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請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從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濟皇帝

致仕工部尚書高穀卒贈太保諡文義 穀與直不月 增亮有年始以翰林學士 英宗經建入閣輔政孜孜為國恪特公論 上北狩力主逆鑿之議及其 駕還獨建儲理和慶策以老病免歸卒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天下諫司官史朝觀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遇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司買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召布政使蕭暉為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買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為右副都御史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惟才賢  
何以能為

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  
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  
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難上曰富之執法正宜  
居此國計所關宜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令員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  
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石  
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  
自不能安欲自首猶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  
事方妥帖上曰然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  
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不可二字  
於全案多

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嶽王後秀王  
國絕○會試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學士柯懌  
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陝西慶陽縣隕石  
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或以數萬計陝之  
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

所石奇事  
石又能言  
能向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未通王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有祁順者廣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  
其姓近御諱于傳臆弗便御置第二甲第二名是  
科李賢第李漢不中下有第舉于奏考官較文類例  
上問李賢曰此舉人奏考官何以處之賢對曰此  
乃私忿如臣弟漢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  
此舉于能漢且共人在是遂許于部前舉漢方息

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理南  
京糧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為人廉正不易得故  
相繼召用焉○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管管操侯  
伯都督都指揮官射以三箭為率上親按籍記中  
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後為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  
事者加罪黜自是將士咸驚畏知奮勵云○命右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  
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遊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

公平之律

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  
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覬覦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眾以為然敬得從輕坐○禮  
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  
卿仍掌監事閏十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  
算不行救護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  
天監乃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  
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詳說甚至書中所載  
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  
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  
乃隱蔽如此豈臣下進忠之道賢曰自古聖明在位長  
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府獄降

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府獄降

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親督捕盜郡縣倉儲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沃  
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

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

只是張軌石亨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

辛巳天順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

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

咸以為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

矣賢曰誠如 聖諭一日 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廢皇帝 七

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

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

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特行事挾讎

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

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虛實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

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

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

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

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

大明一統志

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

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歿無處着矣自古

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

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以累犯罪惡而

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也供其俸

必致困窮而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

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六月虜酋李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鐘

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欽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廢皇帝 八

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

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

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

亨成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

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

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鐘馬昂將辭朝出師吉祥

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督鐸謀入

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募禁兵及

其仲父宦者吉祥為內援并結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

興理之聲  
奸孫鐘之  
討賊功  
可紀  
甚哉吉祥  
之也  
表不滿于  
人而欲  
絕其  
亦者  
朕令門  
欲得  
事起  
吉祥  
之內  
可來心

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  
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候天曙漏下  
四鼓舉兵犯闕令番漢人五百騎直抵東西長安門雷  
鼓大振擣殺錦衣指揮逮梟擊傷翰林學士李賢之首  
而繫之并執吏部尚書翎子東朝郎鐸帥數騎而西殺  
左都御史深斬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啟欽督其黨縱火  
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莫知所出達曉王  
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鐘督諸軍先登恭順  
侯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  
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鐘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帝  
靡自辰至午敗績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  
將五六騎出脫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久之還駐東  
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  
結不動自相枕籍鐘令執潰者斬以徇督戰益急發神  
臂弓射之追斬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  
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於  
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  
晚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  
于御史獄皆伏誅仍以經緯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  
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旌厥節功追封瑾梁國公

寫三老明  
若保身

忠莊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  
子少傅賢躬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鐸封懷寧侯而進  
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梟  
欽罪于中外  
京師有賢三老曾欽妻父也先是見欽整裝日或絕  
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及欽謀反此姻親  
誅宜昭  
三老獲免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肅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  
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  
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  
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帝  
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  
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  
開言路天順初自御史張鵬揚瑾之獄言路閉塞權姦  
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  
尚書馬昂玉帶及緇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  
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  
罪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資無虛日永有號撤哈喇雖  
請熟成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懷寧伯孫鐘與兵部尚  
書馬昂出禦虜將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鐘  
曹欽反謀先殺鐘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鐘拔衣起急草

馬昂相親  
有補如昔  
人所謂  
將云

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庭始得集兵縛吉祥  
 鎧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  
 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至瑾家問鎧云何  
 能報鎧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鎧父子為朕用心滅賊  
 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  
 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鎧賊犯關急勢  
 力殺賊鎧子輔軌追至東門大戰奮力入陣砍欽兩  
 臂傷賊并力圍軌攢槍殺軌鎧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擒其黨伏誅進封侯成化七年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天順 十一  
 卒贈涑國公謚武敏○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尋加工部尚書萬祺南昌人少為吏胥知祿命及寓京  
 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祺布算時有驗者  
 久之名益著 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算多  
 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 上不豫儲位未定  
 朝議紛沓總兵石亨召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更復何  
 求於是亨等定計奪門迎 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  
 侍 上左右所言皆聽一日偶及萬祺皇帝在南宮之  
 語 上喜擢祺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  
 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祺至欽素聞祺知命乃曰爾為

我布算後事當如何祺答曰將軍有大功于國今若能  
 釋兵聽命則勲名令終無可虞者欽喜又謂祺曰李賢  
 害我一家此應殺否祺曰是在將軍祺何敢言然將軍  
 尊翁碑記非李宰相筆邪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  
 德也欽兄鐸贊曰萬君言是於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  
 及欽等就擒賢負傷見 上且泣且謝曰微萬祺言幾  
 無性命見陛下 上問故具述所以 上愈喜祺擢為  
 太常寺卿屢遷至工部尚書加保傅  
 高汝楨曰祺為 景皇帝布算不驗則其術未必神  
 至皇帝在南宮此語人不能道不必謂其術之  
 間以一言冷曹賊之心而脫李賢于刀口下賢德之  
 為言于 英廟遂致不次之擢要之所言中理蓋其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天順 十一  
 人機智且頗有學者致身入宦有以也世  
 言萬祺以謀禱命致位尚書殆未嘗考耳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榮賢曰此人可  
 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  
 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  
 是亂臣賊子共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  
 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  
 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甘肅總  
 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涇  
 提兵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凌河入套寇延  
 綏河套過還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河套即  
 之方  
 所  
 河套

景與  
 中  
 往  
 此  
 所  
 以

官  
 署

三表郡縣  
逆物勿所  
者以爲國  
者也

唐三受降  
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  
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  
城之東

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墩臺。劍綠邊一帶管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管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入居其中。以伺機便。遂爲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唐皇 十一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敢稍收飲。近來又放縱。因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城時汝輩知如何過來。今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未嘗一旦怠于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奉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

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爲耳目玩好。不必留意。上曰。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奏。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是帝王治天下之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已讀過。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聽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聖王修身齊家。教天勸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貴身體而行之。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天 十四

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拔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三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氏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頑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曰。此處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賢曰。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

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畿山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上曰實然夏不揮扇在官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亦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閉雙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肅皇帝 十五

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瑄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養賢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下陋尚望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上從禮部議遂下詔令禮部出諭天下生員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壬午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札况今年不可耕種明年愈乏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肅皇帝 十六

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請易以木主并從祀諸賢皆易。上從之

四月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瑄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瑄勤止粗疎失指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

此以科舉  
目所遺不  
使年老  
下耳今日  
當此難  
未化此  
以至消  
良可死

聖像土泥  
耳垂耳聖  
賢稱太祖  
于大學既  
易以木主  
矣此安得  
後仍前  
嘉靖中  
天下文  
蓋以木主  
前賢

難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濬可以代之賢曰張濬老成人此  
職亦宜賢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  
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  
玉勅吏部尚書王卯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濬可不動 上從之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  
諡文懿

原秀水人曹石用事原與岳王列其罪狀上留中  
不發曹石恐流言謂內閣諫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  
臣屬聲曰岳正大膽因取爾原素謹厚左右諫之何  
也所以正去而原留在閣六年謹謹不苟取子性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肅皇帝 十七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少  
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且為傳後  
三十年家  
三十六年  
三孤位一  
神壽八表  
可謂五福  
壽備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  
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  
感其惠間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  
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  
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  
此

正統末項毅妻以刑部員外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為  
虜所繫北去令忠伺馬謀歸久之忠伺更候二良馬

而雨越四日馬疲遂弄馬步奔聞道攀崖涉澗凡七  
晝夜達宜府視其足陷糞菜刺者百數然考李文達  
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  
扈從瀕死而還忠嘉與人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火舉子焚灰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  
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  
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  
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復命賢上寬恤事條  
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

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肅皇帝 十八

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書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  
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  
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  
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昔岳正在內閣嘗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請之被  
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較誠其  
至取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矣然夫天心之  
論造膝之謀不出表暴而天下陰受其賜此內閣之  
所以異于諫官也若 先朝委任楊李真可為萬世  
法

權吏部左侍郎姚夔為吏部尚書○權通政司參議尹

上不從  
奉教四  
錄意游  
者不能



之謂  
其位  
其位

上下從事  
下定可謂  
聖后

聖后

吳為吏部右侍郎。○追諡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為  
恭讓章皇后。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上言  
胡后賢而無罪，宜復其後號。上欲從之，召李賢問之。  
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亦臨之。然臣之愚必  
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  
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如長。英宗北狩，每夜哀願  
拜天，倦則臥地，因。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日。願。官  
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不。自  
得。后。每。慰。之。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蓋。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  
同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曆皇帝 十九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濙，兼。靜。寧。侯。自。奉。清。酒。居。官。做。慎。立。朝。幾。六  
十年，為尚書二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謂南京錦衣衛時  
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并鎮撫問罪，權傾中  
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  
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  
之，乃使羅卒推搡彬，私數十事上之。上時意在行法，  
謂于貴近無所撓，則法立而人知憚，因付彬聽門達訊。  
治諭之曰：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達得彬，將甘心焉。彬  
入其手，十有九成矣。先是土木之變，鑿與北狩，陷處

衣與英  
廟可謂忠  
節局旋

據何人  
于地此  
氣千古

首功

庭危從臣工，或死或徙，無一人與上俱。獨袁彬以旗  
校侍左右，絕塞苦寒，單衣苦扶持，調護益殫心力。  
上歸自虜，踰六載，復辟，彬錦衣衛指揮同知。彬自待  
甚謹，會曹石棟奪門功，妄奸政柄，虐餓如焚。彬獨斤  
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丙吉之風。一旦為門達  
見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冤，獨彬漆軍  
匠楊損者憤然不平，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  
苦功高如彬也者，跡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股，但欠樁  
紹之澆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剖符錫壤，不為  
賞溢，乃今宮不過指揮，猶然被陪護口行，且加法，豈非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曆皇帝 二十  
千古極冤，萬人隱痛者，哉。迺上疏論救，言昔者繫留虜  
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事十餘款。舉登聞  
鼓以聞。上下其章，仍將填并付達達治達得。上昏  
不勝獲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于填也。時達懷內  
關李賢，曾發其奸，欲中之，無絲。適填赴達所待訊，除自  
計曰：門指揮合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  
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  
李賢以相達，而求自適。其為彬地，比嘗訊達備陳刑  
具，以脅填，填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

曰不知且詭言曰頃一匠人耳賤工不識字書何敢指斥君且與君素無怨何得有此望君屏去左右達信其實從之因告曰此內閣李相公與君不善因為此奏使頃進之瑣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遂欲摘頃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頃又詎之曰若大將軍自具奏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頃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頃得具悉李相公喉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頃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達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頃付同朝臣會訊 上如奏及訊達首問曰李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唐皇帝 二十一

石宮欲隨 有貞得馬 士權不顧 而免今門 達欲酌奉 賢以擗頃 不伯而兒 吾于二義 上下無成 嘆云○頃 與士從同 義而實定 通之

賢教汝上書有之乎頃齧指誓天曰頃小人也第念袁彬為國忠臣無辜被謔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爾以酒肉賜頃使頃言如此皇天后土肯容誣誣善人以自活邪達叱之曰惡畜胡反覆甚頃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衣錦衣挺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頃吐詞既畢誰能變黑為白頃陪善類頃今日得死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訊諸公咸吐舌曰楊頃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達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頃亦不及于難彬

復職 高汝柱曰若頃者匪躬俠氣死節可賞忠神乃其借李以歸達而自服虎口全袁彬真愛之機不高人欺矣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講事留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起大名洛陽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論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既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唐皇帝 二十一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韓怡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 上崩 上天資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聞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郵民風夜孜孜獨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神加俸百官務擇人久任尤倦倦于民間之利病適正統初年與天順中行

事大相徑庭。蓋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王  
 振得以擅權。悞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而艱難險阻。備嘗  
 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復登大寶。躬親政務。屏遠權  
 奸。精明之治。光于 祖考。至悼念建文友愛。景帝處  
 汪妃有禮。止嬪御殉。堇尤為盛德事云。○二十二日  
 皇太子即位。詔改明年元為成化。大赦天下。○尊 聖  
 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 皇太  
 后。先是 大行既崩。上奉東宮。即命太監劉未成。夏  
 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侯孫銓。尚書王勣。年富馬  
 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會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睿皇帝 三十三  
 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  
 徽號。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娘  
 娘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願望。宜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  
 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  
 恐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  
 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  
 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  
 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所以不敢

此等大事  
 關係綱常  
 言關之中  
 既不論大  
 禮內聖之  
 聖德知從  
 非非大臣  
 力為主持  
 與為萬古  
 缺陷之取

為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字之  
 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  
 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  
 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  
 乃于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貴妃止稱 皇太后。翌日  
 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  
 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後。上孝事 兩宮如  
 一故。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  
 溥。正統中進士。太監王振。試著被露詩。特授檢討。教內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睿皇帝 三十四  
 侍書。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居與陳文麟。內侍每來謁  
 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尋  
 伴讀 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入  
 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  
 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  
 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  
 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請  
 外韓雍亦貶。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  
 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葬 裕陵。○鋪

此一舉  
 八相宗  
 無補有失

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請戍南丹衛召袁彬以還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所至狼籍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臣數十請戍煙瘴達卒以請所彬復職饒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述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鉞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輝巡撫僉都御史失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首把沙作亂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唐皇帝 二十五  
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祿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亦請終喪不得遽講婚禮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板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  
富為陽城人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是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共一日保至內

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請罷其管事仍禁大臣與之交結 上嘉納之○改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  
瑄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教人倦倦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寬見得然後發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情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唐皇帝 二十六  
七月立皇后吳氏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官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倫倫已私賂臚奏請將已退吳氏册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册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罪謫南京○

速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徵潤等以牛玉罪重請經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不遵之罪四乞冥于法因詆斥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比遠

志道尚上  
邊臣留心  
屯種無知  
文莊

李支連彭  
文憲書國

取武或歷  
而不然如  
此後江五  
用事而自  
溢不可勝  
言矣

孫請初又  
若科廷查  
尚已占過  
四十餘畝  
年後又不  
知占過幾  
許矣官府  
一體何以  
罪焉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徵晉安州劉茂川  
餘皆遠州徵等雖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  
之○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  
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  
至鎮修復官牛官用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  
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  
數月完七百餘所○革太平侯張璉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陛非冒功  
者令一切視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府皇帝 二十七  
迎 駕奪門陛者因紛然人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  
自石亨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  
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  
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陛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  
於是冒功者盡革而入愬者始息○以順義縣安樂里  
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官中莊田其  
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  
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皇莊之立始此○時有建言請  
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  
所賞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口說

何景

景

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真定府  
東鹿縣知縣盛願為邵武府知府願為御史以言石亨  
請知東鹿縣豪士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  
人不可犯也願至變擗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  
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願再  
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即叩頭聽受不復  
辭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願折之以片言各心  
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介保真二府間  
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  
聚以成市邑人目為清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府皇帝 二十七  
憲宗純皇帝紀 帝英宗長子 周太后所生 初立為皇  
太子英宗北狩 帝方二歲 主少國疑  
英宗再位復立為太子 英宗崩 帝即位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一 上徽號曰繼天凝道  
憲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統皇帝廟號  
憲宗 諡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  
鄉王文之子宗葵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  
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問  
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  
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葵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  
奏雪其父文之冤復官賜諡焉

召王欽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以左  
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故寧都察  
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  
賢視章晒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  
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茲為兵部兼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  
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耒耜  
隨京府耆老二人取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  
絲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屬旗而行 上耒耜三往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二十九

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  
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  
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  
部尚書姚夔獻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  
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

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拔懿胤  
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所祝行之祗瓊風俗傷名教  
不報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軍口數上每有大議  
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其廟復位尤所眷注  
召寧議事每對廷臣極其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  
寧不果出為知府大臣寧也素重之與

此耆耆  
開誠實  
一寧所  
海軍人  
等處所  
不入于  
佛之耳

向書幾幾公亦其  
行率不往其介如此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  
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起  
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恕知揚州有惠政屢辨  
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民刊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  
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俞  
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  
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蠻賊侯大狗亂甚蔓延廣  
東雷廉高肇韶州諸地方所至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  
時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聞外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二十九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  
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  
獲罪俱遷南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  
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借  
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  
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後正得  
補知興化府尋厭吏職引疾致仕卒于家先是有自京  
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人膽或以賀

正正際括其辭題于寫真之像贊曰岳正雖然好不是大瞻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放汝再敢不敢臣聞古人之言蓋將之久而靡憾也

清源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游太學相友善季方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岳季方遇陳內翰見其友季思誠季方愕視久之云是吾故友清源清源應真也翌日更試令工寫真以子辰曰此汝父遺像命弄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涕泣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王英奉使河南受之疏言宜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救道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一言可當十世

王明法傳錄卷二十二純皇清

五月兵部尚書王欽乞致仕許之茲薦岳正張寧作當事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茲遂以疾辭歸

英河州人性剛毅少豪俠尚氣無義所嘗為嘗往直前生長西鄜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延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日此種馬順者其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璠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賊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正統以來庶吉士典學士官二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 祖宗時文

上不以爵才善後為教而下亦以故事應之人才何由造就

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耳內閣按月考試詩文以為去留之地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為事至是庶吉士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未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閣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閣會簿悉注病數而去乃賦一絕云更應家安鎖春居白日都消病骨餘金大官無寸補絲毫岸上動賢書嗚呼天下事反得成難堪之矣

丙辰成化二年延綏守臣會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曉勇習見胡虜敢為賊關若選作上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什伍號為

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行以優恤之法時得丁莊正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

此陝西土兵之始即清兵于庚之志

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被連年入寇皆却之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典護送還鄉視墓○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

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廷試吏部尚書王恕以程敏政卷字畫精楷推為第一李賢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為首生平嗜學好古篤志尚行廷對之策縷縷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羅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未成以軍功議封為伯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邪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

聖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三

此撫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命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未陳瓊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廣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奮曰不然

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本根諸軍不先得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荷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餘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執中利刃山遁知問也悉斬頭放手足割腸胃分挂著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賊悉力

我復分兵撓我俱不支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

聖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四

山間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峻險官軍直抵其上崖崖紀歲月而還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功

韓雍征蠻奏調建官連軍千餘名專命都督會事一員領之兩廣備糧出入山林利用鑿鑿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連軍所向輒靡賊長之乃奏留調發自給糧餉下程崇禛于冬夏衣帽于孫亦許承統分添兩廣下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種官給管房伴當田租至今其遺種來處不無殘孽難馴之患亦在乎有司代善駕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

如此事相方有據

兩廣平

合則力定分別發遣聚散所主擬得甚要



廣軍務兼理巡撫仍雇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

請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及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

復請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

陳選等交章乞留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

雖貶士論益禁之○陞廣東新會丞陶魯為知縣尋陞

同知按察司副使右布政魯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

至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五

兵敗成之 主上旌成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官監魯補

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

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

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成嚴擬王

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懼悚若不自勝一日頓頭賊

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設謂曰丞搗

我何意魯曰得非為共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

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

人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嘗吾奇者吾方欲身

往若易且使若食果能之耳魯爾也 不能理乃言

任不辭 不自負

先是大臣 運去奪情 者比比天 願中給事 魯發無不 仲若為今 後雖開有 無復前時 之聖明置 公一死之 乃也

三字武經

擊賊若妄言嘗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果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

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

日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

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為之魯乃標式約曰

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

其比千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

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

爭願為卒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

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

至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六

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進

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

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

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或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鎮守廣

西左府都督遇典召選道經湖廣祈陽縣知縣李翰

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搜翰及其子劍榜接

俱伏罪得隆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想命即誅之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健閉星○襄陽賊首劉千斤

鎮守官榜

得即懸其

榜可

劉子平

借號于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土兵來會。未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懸穴已而未痊。領兵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武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功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七

論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殺之。班師論功未進封侯。震封典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北虜毛里孩大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眾益為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借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張時賢相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國朝自三楊後。得君之專者。無如李。文達。時召入文淵閣。有所咨詢。言無不從。隨事救正。但其怒張寧而排之。出。極難論。而貶之外。于休休有容之度。何如。况赴闕。五六月。後入閣。而便告終。何如。在家守制。終不失令名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關。參預機務。○延緩紀功。兵部郎中楊球奏。延緩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洲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詳法傳錄卷二十二 純皇帝 三十八

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其各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久石。腦兒。沙河海子。曰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人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整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日楊球所奏。移堡防邊。其其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以聞。

皇明法傳錄卷之二十一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三

東莞 陳 建 斬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拆塔 枝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太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

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

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南京翰林院脩撰尋以疾辭歸○貴

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

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

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朝

九是山節掌蠻破大嶺山等險破合紅上九寨乃

分大軍三道自將入金甌池四川軍由我縣貴州軍

由羊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嶺大軍進至李于

間渡船湖以恃險拒敵乘機下福石如雨及軍發

鎗勁擊賊却板崖上賊軍大敗其屍積野二寨

賊退保大嶺貴州軍已歸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

有賊營散不支連破諸寨斬首五千餘二千餘賊

後走入天光木磨二洞洞深幽暗不可入遂洞圍守

月餘賊死發盡九姓上將附賊乘運師據勳又大捷

諸獲瀘州府渡船舖控諸嶺分山樵李放燒錄示車

苦制更大嶺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功兼大

理寺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舊

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于國出自特

恩錄用其孫者不在此限

國初必類 經書過大 崇德後及 職故思 而無遺忘 日惟論文 任者善 則即與日 不論矣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  
子一人以世其祿爵或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  
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後一品子于從五品敘  
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  
及次王事者乃得錄廕于是我  
朝任子無復前代之遺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或長寧伯壽進爵為侯

壽子璋璋璋或子璋璋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

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

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

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四月六科十二

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

烈或黃霧蔽天遠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其

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朝

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

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慮預防之時

伏望以敬為所以懲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

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千萬歲之餘日御經筵

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 上嘉納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房定榆林孤山密將湯胤勳力戰死之○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王朝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

忠肅 朝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第宅上十餘年不改于

之貧人畏而不怨果遭變故然他處思譽

一不介意皆日或亦宜慎思德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董山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九道北征討皆聽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帝

都督董山等果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上命趙輔李秉率漢番京邊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寧輔乘山不可有請誅之九月分左右中三軍各路而進期日會于虎城至期朝鮮亦兵萬人過其東走賊遁我軍稽樂而擒斬若干人邊境賴以寧○十一月吏部尚書王朔率贈大保滋忠肅○朝臣仕五十三  
管改于舊後家無餘財人謂  
 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加焉  
 滿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景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景兩京行人司副先是有人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燕山燈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帝  
 四  
 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景同賦上極諫奏入忤旨廷杖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出自草茅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還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  
 立十二國管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以兼轄下三千騎立三千營後任交趾得神機火  
 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後常則五軍以神機  
 中營外營五軍於平居內騎率居外其外營神機  
 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同二十里令軍中無探管不得  
 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二十營  
 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圍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  
 化初罷置至是復置神機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  
 曰舊武營武練武衛武毅武勝武德武勇武立威中  
 成揚威振旅每營各百有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選出

征節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以七家兒。備營造差役等用。其十二國。皆以北道。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所積兵共二十五萬。實志分爲春秋二班。國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

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步之。部推部往。部至田。

所環視。周匝不復步田。徑歸。自効不能步田之罪。奏曰。

日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

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早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

仰以補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倉者。

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

重傷國本耶。疏上。詔以田歸民。因下部歸木術獄科。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五

道交收得釋。先是部以詔諭都御史張岐。俸進。事下。

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于時。詔福建莆田人。

何謂步田。據民田籍而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

餘田。得四十七項。或尙不滿。故有是命。○擢山東左布。

政彭詎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景。

太中以脩漕河堤功。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

順改元。忤權貴。遷紹興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

奏。上聞。否且得罪。詔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

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

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適貧。詎謂計。

前朝事為  
大任職在  
深高難然  
近日遷  
如停舍然  
殆遠化

身由之法  
難不可行  
然比方不  
原沃野千  
里。濟沒使  
勢要得占  
爲非田其  
可恃也  
與權往之  
意相左

亂起。租賦重增。輕民便之。又因嚴禁白馬關。幽壓不入。既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再轉副都巡撫。

李汝首江西人。爲史化。進巡按御史。楊守隨。追問充。

軍。逃至京師。以符木資。徐人崇中。得幸。授太常寺丞。

與禮部侍郎萬安。深相結。納守隨。遊朝。即劾。致省罪。

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文武林苑。監丞。

戊子。成化四年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夏。陝西。固原。

上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

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

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李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

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匿通逃。事覺。上。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六

司捕之急。會恭將都指揮。劉清守構。指揮馮杰。復逼索。

各上達。賄物。各上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

者。四面俱山。峭屋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

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

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

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

達伯。任瑋。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

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

兵。不候延綏兵定。應兵急趨石城。軍士勞困。餒渴。爲賊。

所襲。官軍大敗。賊勢益猖獗。○六月。慈德皇太后。

當如... 時文... 之文... 王之... 禮于... 誌

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 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耐廟。禮部尚書姚... 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 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 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謀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 幸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曰... 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 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七

此案... 失而... 彭時... 力也

言耐葬耐廟。所以體。先皇為夫婦之懿。昭。今上全... 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 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 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 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 聲聞于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呼萬歲... 而退。○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 關道傍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八月癸巳。京師... 地震有聲。○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以都督同知劉王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捕四...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八

又以此舉  
半文進視  
之應有也

宗社大計。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榷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略不職。因及景泰中。身備事。務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然誠于外。務求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備撰羅倫輩。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釋之。復其職。○刑部郎中彭。陳徹政未終者四。一日。正家之法。二日。馭宦之術。三日。持儉之德。四日。用人之道。不報。○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言昭德官進膳不減。中官不增官。墻壁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九

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官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至之所。又言宜罷征稅。以蘇困。發內帑以賑濟。僧徒過于信待。賞賚無節。玩好太多。礦場採辦悉宜停止。上嘉納之。○吏科給事中程萬選言。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情甚巨。測陳其有可敗者三策。下部謀時不能行。

自程萬選之言不行。而曾侯之計不用。後無從為。河套之謀矣。相千里可耕之地。各邊多事之虞。惜哉。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浦四擒之餘黨。悉平。賊聞。朝廷出師。退保石城官。軍至。回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領卒登山。仰

平滿四

賜給以世

攻賊。陳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遠逐。項忠。即斬一千戶。以徇。衆稍定。遠近聞忠敗。益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謀以浦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圍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詢詢。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榮感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即據賊水草。畧其旁地。賊夜出。設伏擒之。賊饑渴。益困時。朝廷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上疏。謂京軍怯。不請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勝。恐劉玉等不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十一

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嫌其張皇。欲止之。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各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召兵部計謀。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高翰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羣然附和。成尤彭時。固執。聖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餉水俱乏。人馬多歿。我

項忠之  
不不地

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魁者。虜勇有謀。浦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夜潛山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回寨。擒浦四來獻。虎魁允諾而去。明日忠等整兵伏于東山口。浦四果出。戰遂擒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賊平。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與賊先後二十餘戰。矢石如雨。畧不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祖宗時。君臣且夕相見。其于用人尤謹。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和傳奉聖旨。方宜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此類是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教方而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其權總歸吏部。時有舉不當。上意者。命吏部專行之。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親除。方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合題請兩京四品以上官。既視簡除。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考方

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不欲朕舉行何耶。頗有情弊。其究治之。于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楊文貞之確見也。于是遂定簡除保舉官員。已丑成化五年正月。論平滿四功。擢劉王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璿。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請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乘素介剛。不阿人意。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背判四書律之人。蓋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嫉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懼。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給事中蕭彥莊。劾李秉。任情行私。且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官議。聞于是多官會鞠。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任。委署縣印。以科罰遇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調左侍郎。刑禮部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閏二月己未。雨。雷。天氣昏濛。黃塵四塞。己卯日變。白土四塞。○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



劉羽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開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景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少詹事高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梧眉目如劍書外寬

然長者而內深刻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

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累遷至少詹事內閣欽

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

先入未幾泰暴疾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

貪賄為事遂為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云

鹽賦錢厚料眾作亂江上借稱江海上海備倭都督會

事董寬討論之○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

以禮部尚書姚萇為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

御史張瑩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賊皆土築蓋至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主

堯以碑填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禾樂所

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瑩受密敕撫安之得

無事蓋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上復御選建親

干朝贈故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謹忠文○

十一月時御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會事陷

春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

盛韓雍故事庶事歸一巡按御史與民亦言宜立總

府于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

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轄廣西之兵力廣西

籍廣東之糧備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

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議舉其人以聞次

年春以太監陳瓚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

鎮守兩廣開總府于梧州屋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

俱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

間未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分得米十六萬石

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十二月

無雪內閣彭時上言自古旱災者由下民愁怨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倍甚而獻琛珠

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

伏望憲華以惠民生不聽

庚寅成化六年春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

早曠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

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

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士

卒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三月翰林編修

陳音請釋儒臣講學降法王佛子真人位號不報○京

師雨霪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夏四月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五月京畿大水○罷浙江布政

使于時

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奉職廉謹非官至不御酒俗後廢清一以節儉之同類多不堪竟致仕去人多惜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 卽 孝宗皇帝也 皇妃

紀氏生先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紀妃在御妻之

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

不墜 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獨門官照管

至是 聖嗣誕焉 貴妃乳少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綬等三邊軍務尋進右

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塞川橋達賊四十餘人斬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十五

首百餘級又于黃草梁擒斬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

遼東都御史彭韶計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

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備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

聞知之聲言入寇詎獲謀者訊之盛稱林野騎阻糧少

士饑以故無恐詎欲斬以徇哀救乃免于是反謀誣之

曰汝虜恃窮汝不見中國匠刻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

人剝木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

止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鐵

嶺三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將旗鼓

出遼陽察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

斬之奪其馬足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道邊境猶寧

○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入功一祖子孫承繼其

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

襲尋後令納粟招軍降職者俱承襲三章革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師饑敕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

解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

餼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

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

于是侍郎周忱謀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十六

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

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

矣至今為定制○命彭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

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

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

草與師十萬則餽運益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信而楊信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

廷與以二萬而罷搜捕之議○命刑部侍郎曾鞏都御

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

朝廷錄  
原為錄  
者物錄  
信務錄  
可謂能  
也

中官初  
有言及  
勿言及  
見無言  
為記語  
老為所  
傳矣

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葺利害罷黜貪穢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討平之進忠左都御史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遣兵搜捕凡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六月禮部左侍郎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以白圭為兵部尚書○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驥致仕家居三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油生病革戒下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後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七

十一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恭慶謚曰悼恭是月彗星見出軒轅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尙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 旨

高貴之呼  
萬貴之呼  
已而隨之  
耳  
自後再不  
召見卿等  
與中官長  
與卿等之  
生而安若  
正其月  
其阿附又  
不知何如  
嘉靖中  
以嘉靖所  
以嘉靖之  
能為之值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洵洵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收解及得旨不減人情始大安○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緩謀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住牧春邊霜蚤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十八

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境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按秦蒙恬攻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王恢擊冒  
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為固後漢建  
勃及李繼遷皆據此地種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  
帝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  
尤宜牧養我國難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  
求活者甚衆踰年繞復業九邊圖論亦謂敵時勢  
通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樵圖復之利地方富  
庶糧堆積焉此數言鑿鑿皆實業文非議乃以為不  
可往牧耕種何耶况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  
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  
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不亦可懼乎嗚呼張仁  
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絕虜南寇路我朝乃  
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焉果文  
以為關隘無存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瑜等其人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日來彗星屢見西極太微此  
 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  
 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口正心術謹命  
 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撫軍民 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斐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  
 曰正宮閣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  
 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日謹妄費以足  
 財用 上怒斥之  
 壬戌成化八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  
 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八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紀皇帝 十九  
 廷試賜吳寬劉濂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權  
 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  
 倚築邊牆設榆林衛聖屯田至邊相度邊地每徒行數  
 十里盡得形勢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  
 鎮雄于諸邊 自王被命之策王越過河不行余子俊  
 萬而浮沙易備邊地實未有惟劇劇險之法漢唐  
 可行耳迨臣越以築城為請屢延屢發帑金築城  
 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虛費者不知何故夫秦築長  
 城今且平衍矣而謂沙可以築邊也哉榆林衛治  
 綏德而築米脂而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房無騎入  
 掠城兵出集每不及及及得候隙馬余子俊建議從  
 鎮榆林城懸山澗谷連墩勾堡鎮絕河  
 套之口厄于餘里要害氣勢內地遂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从居法曹有聲陸

陸寬和平

山東布政使以李賢薦復起陸為刑部尚書明于法令  
 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  
 嚴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鞠之達銀鍊及狀已  
 具瑜獨明其冤達怒詬侵瑜瑜曰所執者 祖宗之法  
 安敢在以滅人族耶達諸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  
 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於瑜日達典制獄  
 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開矣卒得  
 不死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擊昌德撫都御  
 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  
 十級命兼節制三邊 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紀皇帝 二十  
 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沙羊嶺虜至遇伏驚遁  
 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  
 功以大理寺卿王榮為刑部尚書○七月陝西隴州大  
 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妹薨卒贈大保謚文  
 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  
 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時越奏報果奔兵寨下斬獲  
 達賊數多 上加之通有是命○命脩隆善寺陞工匠  
 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為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給  
 事王詔等上疏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

名譽之選  
一至于此

不心。○以王越巡撫大同。歷升左副都御史。是年復出  
 延緩。搜套。搆巢。斬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故死不贖。殺彼  
 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諫南直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給事中韓文梁環。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爰  
 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  
 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官事。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  
 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主  
 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  
 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  
 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  
 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  
 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  
 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違章。疏其事。遂寢。後忠呼都  
 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  
 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  
 得珍瑤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  
 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足追究。其有無哉。忠竦

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  
 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備臣枝  
 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釋。上言曰。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  
 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  
 好。上嘉納之。○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  
 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賜銀鈔金帶。奉  
 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備臣續  
 宋元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  
 所續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主  
 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南。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  
 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  
 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敢邊軍。如曾遇賊。率衆討敵。  
 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開門坐視。見賊先退者。  
 乃坐失機。  
 我朝轉賊所以敢深入。縱橫者。正以損軍罪重。而  
 明門坐視之罰。輕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  
 甲午。成化十年。正月。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  
 還掌都察院事。○二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盛。通雅。簡重。崇道。諱尚名。節高。動思。古。人居家。敦  
 孝。友。澁。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擇。卷。考。古  
 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弊。色。財。利。之。好。澆。然。不。以  
 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歲。備

作用自叙

其大用  
未完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遇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刑部尚書王樂卒

樂陵人敏達有才暢習吏事巡撫陝西較充全活者甚眾在大理明允平反濟以長厚人多稱之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十一月後邸王帝號

景大易傳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純皇帝 三

為林而進

後世說者

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明日勅諭羣臣

遂上尊諡云○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

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絕下不貸大吏威震

百蠻百司悚懼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

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詔開河南宜湯等衛鎮洞先

是兵科給事中郭維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之開煎以

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微

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

彭文憲出  
代傳人

閉之○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彭文憲貞朴有餘即國史亦紀其端慎嚴密外和內

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

試官取王整等三百人廷試取謝遷劉戩王整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珣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典機密珣山東高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甚久

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

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遇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

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純皇帝 三

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朝然多談論不

知者或目為狂疎云○五月手敕禮部朕 皇于年已

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韓恭太子薨

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

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

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

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

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

名以英國公為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備

京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病。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換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歷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函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擬。楷祭架四字。以進。皆不用。後諭再擬。乃定。唐名曰祐。禮○六月。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為恭莊。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二十五

信淑妃。殮以后禮。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兒。次日病少開。不復令人往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和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用。

懷恩嘗于 聖誕日賜金一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德。願留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晏以前。金為壽。詔曰。與師父置杯。酒溥欣然飲之。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頂戴。六監。請座。聞之。耗削。

十一月立 皇長子佑。禮為皇太子。

丙申成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陽陽府及竹溪鄧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鄧陽統治之詔可○

按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賊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漢之。乃著流民說。謂荆襄流民。宜置官吏。給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前時。右都御史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後集。如流。其事。傑受命。備歷諸郡。深山窮谷。宣上能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廣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二十六

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陽陽城。置鄧陽府。以統鄧及竹山竹溪鄧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歸陽衛。于鄧陽。以為保障。之計。因鄧州知州吳遠。為鄧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應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恃勢貪縱。造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降。凡朝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于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問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傳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起巡撫其地。恕至。即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

以其寶石于宮。械其黨至京。誅之。怨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樽節數年。府庫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為主。朝廷多採納之。

英湖廣桂陽人。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心大甚。易為人。時名聲自以為不及。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郊。鄉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統皇帝 三七

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隙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

狸。一日蚤。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黑青之見。未幾遂立。命正直使。慎外事。文武大臣多被修辱。或以往南京。或往北京。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又通志云。江直大略。倏忽不測。人以爲大古所謂無賴氏之復。黑青之應。倏忽不測。人以爲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按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倭寇爲中路。開原遼陽爲北路。高州爲屯。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干應援。或遇水關。賊先據之。兵難有處。船不能行。彼此勢孤。禦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追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懸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堅大木爲柱。總繫其索。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于龍。本山西僧人。候得權年三十餘。踰關。與人傳教。無所不往。小官。監署。遊。映。西。押。遇。一。道。士。宗。內。侍。韋。舍。外。它。舍。導。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統。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殿。內。殿。中。慈。惠。御。林。上。而。莫。之。禁。以。而。就。蓋。司。爵。諸。臣。侍。不。得。志。皆。藉。禮。儀。佛。有。其。名。之。強。刺。事。旗。校。知。之。察。三。人。于。其。中。亦。以。設。禮。爲。名。漸。同。約。束。以。入。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勳。奏。請。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袖。等。物。及。于。龍。皆。伏。誅。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統皇帝 三八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對西殿。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但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

人貢。○其地度與會稽。暗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滿行。城郭抄掠。亞民往往爲邊海州郡之害。我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山東濰州。開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後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道副使一員。專督防範。極固。○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黃瑄。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



我之不得其人

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婦夫中書董興家瑛托錦衣百戶韋瑛管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判事而無由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下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畢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賈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單瑛備嘗刑具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琵琶偏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後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二十九

不兼題以校辛而放于梓官當川成勢可知

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仕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梓縛以來拷掠如畢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宅縛其妻妾婢僕至殿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頓置柳管殿後晝夜百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歿厥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遺賜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賂狼籍畢父恭亦坐歿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悉恐商賈直十罪為近日伺察大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提拿職官事出于風

時有王直史亦言直行可法今他快者得從

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劉珏亦言立厥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幣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借九卿亦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即韋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汪直初坐殿士大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于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重漢代忠後毀短之直以是憾忠援拾其遺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三十

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獻使遂調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直直遂奉命仍舊坐廠亦驟用歷陞都御史○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惡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詞頗剛直竟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異已者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民山者作亂召地黨數百余于倭督

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

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

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

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

院事時越特為注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借諸卿欲

請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踞否越曰安有六卿踞人者乎

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

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

效之耳○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韶致仕歸以山東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說皇帝 三十一

左布政使司陳鏡代之

道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守舍廉鎮靜有成自小隸山

之機勝寇遠近不敢犯遼東方無事時總監橫徵諸

屬衛諷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核處者皆

令嚴請違者以軍法從事惟船隻過人德之

冬汪直請南京逮守備太監單得朋至師下獄克寧軍

時直發得朋管乘駕快船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

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

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下獄卒充淨軍

戊戌成化十四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

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

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能政欲為時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克東宮官時東宮內

典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義論方正

儒生不能過輒舉東宮之功為多太學中肅論語諸書

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

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盛國情獎悉直告之

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至足矣 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

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說皇帝 三十一

孝經自稱吉覽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請孝經耳其見

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

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日專師重傅理

當如此○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會都御史高明討

平之明為御史有聲持正敢為起征閩盜既平初留巡

撫福建上章乞骸骨納符收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

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 倫陳悅樂著遇事無所避以

于富貴利達意如也疾辭歸結茅于金牛山取給隨

賦不受餽遺客至留飯糗粟盤矣親為合茶之此舉

火日已近午腹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家於垂

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孝先生正德中進士

八可正君善俗又曰一孝則眾不可及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  
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  
過由是夷益懼為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  
命文升巡邊○七月浙江按察司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為御史劾節取劾奏石亨曹吉祥英  
宗怒下獄死諡戍二兇賊復職上踐祚改按察  
使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廉明嚴愆庭無留獄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  
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  
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  
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庶當之以累公  
守僕服而去繼宗若委汪直聞楊公治郡名往取  
家莊于境所直趨至境所拜起手稱公曰此則楊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帝 三五

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親也  
但虧體親未之致也直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鍵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月封郡王縣王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  
子皆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病滿王曰王  
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  
後王以恂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請王來問疾俱  
以託之王與恂與土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  
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覺之恂家以私  
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  
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未亂宗凌遲  
處死妻妾子俱斬月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  
徵鍵追降為庶人仍錄

己亥成化十五年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  
馬文升下獄滿成四川重慶府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

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  
服逃迎除道備館供帳解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  
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  
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以文  
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瓌刑

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于二人二人亦憚直  
不敢為異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諡戍然文升所  
禁者實錢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九月罷戶部尚書

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  
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紀皇帝 三五

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  
加罷黜不允賜乞致仕從之特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

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贖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  
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溥因  
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辭勅退是春以有援復

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勅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  
疏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  
主之傳 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先是陳鉞既請出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首伏當加者欲糾三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首伏當加征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戢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三五

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三卷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輯著 西湖 高汝棻 參訂

高鼎煒 校

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飲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功賞在卽隱匿不報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諭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實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不數日患痢死者千人

此女直  
為男之北  
唐五言詩  
有此安時

女直入寇  
遼東  
此時女直  
已盛矣

高野起原  
實無所成  
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  
並受之

七月御史強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甚併怨陳越不行阻止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彞審勘虜情宗彞等阿直意誣珍奏遂械珍赴京直押珍入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永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侵占城池西畧諸土酋敗于老撾直乘機欲討之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若加之兵恐失夷心

時東據然  
于女直止  
挑撥于  
起矣安南  
之役安南  
再與安南  
圖示可知

啓邊疆道禍匪小直猶懷持不已傳旨索永樂中朝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尚書余子俊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舉一開西南立樂爛矣余乃悟力阻其事直因會官議編脩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事遂阻○山東民穿窬得古塚一甕貯水輒酒懸樹上作聲惟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

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永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散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貨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遇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撫官卑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視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流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推相高舉不可過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推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訂之文體乃復渾厚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雲南恕于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

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基欲借  
 怒彈壓之怒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  
 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  
 馳驛調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  
 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怒廉得之遣騎  
 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錢其從者下之獄而投入  
 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  
 為私部以通滇省會賞秋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  
 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怒復上章極言明王  
 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王越建此  
 沈道備取  
 自位陳越  
 又從而附  
 會之一時  
 皆謂之君  
 任士威習  
 尚可知

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上不得已  
 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  
 三尺○封王越在國威寧伯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  
 直方領西廠得伺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  
 兵鉞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  
 陳越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總兵東討身監其  
 軍俾陳鉞泰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  
 賞優渥越鮑之謀于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  
 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提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  
 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

既至大同謀虜帳前在威寧海別選二鎮之勁騎二萬  
 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子與虜戰  
 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  
 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王公而揖拜之禮一  
 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陞進凱旋封越為威寧伯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吏章春所請造  
 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  
 田疇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  
 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成化時去  
 古未遠形  
 應安已直  
 之便見今  
 日者察之  
 甚又當何  
 如

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  
 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  
 初賔賈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  
 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奢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  
 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  
 衢充升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  
 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  
 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福建  
 長樂平地山起

以陳越為兵部尚書。○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沙江中水溢。○田苗游居。○遣戶部員外郎官瀛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瀛偕御史錦。丞官往勘。官左密遣人。要瀛曰。田如歸。我請讀官可得也。瀛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勿為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瀛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請。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六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嚴邊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陳敏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元廣寧。彙額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冠廣寧不復來市。敏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為中國用。蓋以結及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滋髮。詔聞。○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憂。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窟穴。可以邀功。為今

以其治身之上策

公廉二節 曾要錄端 六一言在 廟堂吃緊 之者

武臣中之 神者 勳足以久 不朽名者

以不工而 略一品于 古者通 感陽南京 皆祖宗根 木之地宗 廟社稷所 在國休光

之計。但選精銳。常加戾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餓糧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都督。廉公。有威靈。亦甚。靖州及武崗州蠻久不靖。信往。不煩兵而下。為人所服。從。歷。鎮。大。邦。不。管。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貯。嘗。曰。倫。足。以。久。光。之。後。不。以。修。累。子。孫。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奉。官。信。絕。不。為。劉。大。夏。嘗。云。子。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恩。得。王。君。實。若。人。那。計。得。來。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七

鄉人以苗之易長為不熟之候。插于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至八月既望。其日如火。其水如煮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溢。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饑。物盛必衰。理之固然。災異之當紀者也。○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嗣祥卒。

詳。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一品。贈及祖父。母。歷。一。子。為。錦。一。子。為。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練。毒。至。此。亦。奇。

冬。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首亦思馬因權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

將與賊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

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

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

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

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

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馬

都御史何喬新奏以緣邊軍民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獮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律過虜寇拘執其人其得免死遂為鄉導侵犯邊境是

宜嚴立禁防犯者烟障地方充軍奏上從之

高汝斌曰守把關隘軍情第一機關也少不嚴戒則有禁難不違如旬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昊

真其人者為邊慮可勝言哉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層法以輕率妄議下獄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

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

察院叅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

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有是命恕下車首延耆碩降

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請屬城吏故

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臨者相胡濯

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勞力而治乃疏以天下

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

歲供白粳粟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緡

綵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

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

百萬貫以官田賦大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

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

口三具之人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

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誓不相當然皆仿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九

西胡貢獅子道中人迎入西胡撤馬兒罕進二獅子至

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迎送禮部奏言

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

除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引珍禽異獸不育中國貴異

物賤用物等語為律上命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

但頭大尾長各有竅耳

高汝斌曰奉藩之禮重譯而至斯進貢之儀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奉

秋賦之况以中國之主求異物于外夷哉

都督馬儀劾陳鉞奸貪欺罔玩法弄權克取官銀營以



陞職侍郎馬文 其激變與情錢阻不報復曲為  
 誣語御史于崇 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語降官其  
 子澍肩授錦衣千戶恃勢為非 上免其勘問令銀數  
 在澍調水不荷 差標○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  
 下獄 承其前至市臣初為姦盜被捕傷脛號王癩子  
 凡物無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  
 出貨物送等見上特為錦衣千戶命官王敬借臣採  
 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橫索貨財搜取奇  
 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為元寶至二千餘  
 錠凡江南所有玩弄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伏拘蘇庠諸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十  
 生日錄妖書不修宮欲得財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  
 過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中貴人杜福又以中  
 旨下常州取裁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于是尚書  
 王恕以巡撫至工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  
 逸旅禁行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 上不之取而  
 取裁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至中  
 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  
 市園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  
 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王敬亦誣奏怨因東殿中貴人前錦亦發其狀 上始

下敬歸衣獄請成之并成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于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秋以廣東舉人陳獻  
 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  
 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居  
 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  
 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曰舍彼之繁求吾之  
 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  
 有物又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  
 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  
 戌復遊大學祭酒邢讓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至是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十一  
 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  
 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太監梁芳亦恭其名言于  
 上特 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  
 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太監汪直有罪獲職其黨錦承指揮吳綬請成邊兵  
 部尚書陳敏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  
 禍謫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者善飯諸每于 上前作  
 院本一日丑作醉人酌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酌馬如故  
 又曰罵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怙然傍

王敬亦誣奏怨因東殿中貴人前錦亦發其狀

王敬亦誣奏怨因東殿中貴人前錦亦發其狀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十一

去後被釘  
以直與英  
之間直是  
隱也

三代時節  
警備詩首  
一經時節  
一經時節  
一經時節  
一經時節  
一經時節

一人曰。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鎗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敵。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與仇。殺。建。人。妄。報。功。次。傾。竭。侵。盜。請。不。法。事。乞。將。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為。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命。三。法。司。會。官。奏。擬。覆。奏。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十一。中外莫不快之。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妖。諸。信。矣。更。有。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殺。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曰。汝。不。知。耶。一。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是。應。廟。密。遣。太。監。尚。錦。察。之。保。國。即。撤。工。時。尚。銘。得。止。成。化。未。年。刑。政。頑。失。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澤。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徵。酒。而。已。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趨。蕭。捷。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頗。傾。具。以。待。越。始。無。所。不。至。直。悅。之。至。是。越。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不。為。禮。直。因。附。公。館。孤。獨。其。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泰。若。不。聞。意。掉。臂。不。顧。去。噫。小。人。得。獲。之。態。可。為。世。戒。云。

才不物小  
即如世宗  
時與宋寧  
神祖初年  
三才一洗

詔削戚寧伯王越官爵。追誅券徒。置安陸州。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偕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由貴。時時稱越才。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累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虎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王吹大。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鐘使諸伎。抱琵琶。捧。而一干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十二。戶。前。勝。選。即。召。入。與。談。勝。事。甚。喜。曰。寒。矣。予。金。尼。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瑟。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十。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野。目。泉。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勝。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滿。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癸卯成化十九年。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立拱 講時 官宜 認請 坐聽 華與 經不 從竟 得如 禮

皇明 法傳 錄 卷 二十四 純 皇 帝 十 四

大夏 湖廣 軍容 人馬 設方 久野 聲震 著

講時來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請官宜認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召項忠為兵部尚書尋致仕○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礮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掖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十四

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于是衆爭奮先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鐵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璽得陞職

○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在職方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遣人言于尚書其一往見大夏異辭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大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將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

志士 謀 官一 人自 官一 今人 官

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叅政布政之力也

○滿總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瑄為貴州右叅政時陝西饑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奸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黃錄傳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十四

納 練 補 印 格 天 之 際

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叙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數千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輩譖而誅之○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寬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總撫文升于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瑄於梁芳被謫陝西人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禧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瑋傳旨今後內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發奏明白方行即召  
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迹自軍囚者餘尚  
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總督宣大軍務

戶部尚書余于俊上言邊務日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  
宋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

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  
五百餘輛用步兵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為陣止則橫以

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須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

歸前項車管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伺之焉此德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

其二撞兵車營圖其三撞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柞繩營  
圖其五撞柞繩營圖 上覽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綢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韶  
幼鎮守內臣項恒來索多方民不勝擾又幼珠池大監

黃初捕採禽鳥騷動雷廉復幼梁海百方橫索所過蕭  
條梁海者芳之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欺

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便恣肆無忌 上直視  
芳不應芳伏地良久起 上命調韶于貴州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錦杖之百押  
發南京充淨軍以汪直之黨也京師地大震○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準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備  
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冕白飯王敷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  
奏贊機務○召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

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饑  
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觀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

徭徭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  
賊有倡亂者購首懸誅之而釋其脅從使復業凡一切

征需供饋編省節縮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  
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獎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眾化為編氓視  
彼勞師殫費僅成撲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作云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于人士少學舉子業  
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游講義理之學往從之遊一

以忠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布衣單

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聘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王教，白鹿洞書院。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準廣東順德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六  
縣人為人平恕，清儉。嘗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歷日閉門自

經。以僧錄司繼曉為左世善，建大鎮國永昌寺。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實綠梁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勸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之。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後軍都督汪繼張徹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徹宗州知州。

此時官路久遠，蓋諫禁不出，二人直聲，天下後世耐田人觀。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典等十餘人，誅不軌走告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貨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囊罪當死，朕以從輕調謫，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遂梟首于彼害處。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純皇帝 九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

糧兵而還。上言勝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內侍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

十二月罷傳奉官。是時四方白丁錢勝商販技藝，單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實緣近侍內臣進獻玩珍，輒得賜大幣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官，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三閭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

此係萬安之請也，其為納粟之數，何如已。永昌寺之役，可省內庫數十萬。

凡加保傳奉，皆賜而。是傳奉，前此未有。

建寧府志  
卷二十四

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矣。而出于梁芳之門者為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一日內晏鍾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察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察船縫。須去糧方好。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罷革。○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欽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不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辛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申刻。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時有火光。自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糧米物料。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璉。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

慎選大臣。登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慎。皆為收省。繼曉。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璉。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擢李孜省為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在江西。為吏受賄。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貨絲入禁。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尋轉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呈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侍郎崔陞。蘇章。因疏星變。為闡整于政。妖僧惑感。庇任王。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辛

循理者正  
子古一人

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干進罪將不容故偽陳祈免禍○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視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外因謂鎮撫司曰若等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不得獨生歸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俊獄將解時星變勅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欽請于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謂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主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主

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敏辭謝尋死章璉以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理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輒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上言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

子連震二  
次有司奏開  
時椒寢漸繁  
上頗有易樹意

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主

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得已今則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翊曰必不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馬賜朝服至孝母泣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慶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

我至嘉靖初言官開于上賜額曰進賢

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廢條生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泊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高安結為心腹以故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邢讓陳鑑與其同鄉劉宜羅璟輩相繼斥逐華實與其九國史累才極其驕詆云○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珝任職劉吉陰刻時昭德宮好弄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實玩則傳旨與宜以是府庫竭費實三人不出一語爭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混聖六尚書之語吏部

此  
而為中  
厚好慶  
德大初

以類應  
萬也太  
下波震  
萬東震

以八進之  
尊以余公  
之正內有  
領情他可  
別也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四

尹旻與胡瑄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  
毀訾劉明遂被安以計排去之旻亦繼罷去山東在  
朝者為一空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  
既而貸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

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  
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

諭思南府通判  
高汝楨曰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  
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  
諫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  
取今失信尤中上譴遂落職

罷巡撫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築邊牆依倣  
榆林計工笑數行之惟艱物議誼騰故罷

黃光昇曰聞之視師延緩者故老之言曰鎮城舊在  
千里丘墟孤兒寡婦我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

築城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邊過遠矣與此大  
役猶可言也顧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

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緩德潘慈竟失領倫虜騎長驅  
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

之則宣大之役豈諫交真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者薦之也  
舊制自無南京人內閣者自直始

選宗士質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陸今職  
廣民疲因為除徭罷私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  
督市舶韋奉倚進貢為私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  
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  
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稅發其傳時又有散馬  
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  
滿刺加更市獅于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  
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怒選每事阻抑乃中以他事  
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受鞠之行同愛長春  
不取反異復賄選所鞠更張聚令逐執選聚不從行  
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  
義居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果意  
在使欺蒙獎屬官志圖報謝罪當從奏聞詔李選  
官遣錦示衛千戶張福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道  
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  
詔其寬不報正德中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純皇帝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除名為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旻與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珣同鄉  
有四年來與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珣同鄉  
相與相與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珣同鄉

為安所讒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  
部侍郎缺直為旻所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

允內批以直為旻所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  
之經管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

李孜省讚旻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  
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捕永衛廷

鞠之龍遂為民長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鄉里  
故舊皆降

調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  
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

江西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為右

四一三



都御史權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  
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與議喧然不平惟羨肝江  
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綠京宦佃  
戶高聚占賦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  
謂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  
孜省密奏里開其為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  
孜省之為也

擢浙江參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  
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  
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禍不少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六

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  
臨清

實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  
無黨援自坐仕郎者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  
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  
可惜也客連席曰此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于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  
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謙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謙文毅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  
人心洶洶輅力主尊讓請却王即真大位押南遷之  
說及同鑾盧忠安言南內事并黃璫易儲事多阻之  
已而曹石用權輅收被抑泣請論制璫成化初復官

首疏新政入事及陳彈盜七事力爭 慈懿喪禮諸  
復景皇位號婉詞引立東宮 此止玉皇齋醮疏汪直  
其立朝之大致也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  
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  
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  
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  
辭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欄從之  
臣屬辨辨遊人難散有氣節買入大學道聞萬歲山  
架棕欄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許之祭酒費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七

不知也惟其買禍乃會六堂鳴鼓擊罪鐵索鎖項以  
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領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日兩  
言是也棕欄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  
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府知府如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請  
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清城郭人父貴為縣史滿居州妃  
十四歲選入掖庭及命侍 上于青宮即位遂專  
寵皇后與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  
每優容之妃嘗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布得進與生  
皇子一人未甚而亮妃亦自足不復振而 上之愛  
不弛此被以貢賦買辦料飲民計極作威福弄兵騰  
禍皆歸妃主之也本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遠居于西  
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  
欲追廢妃號籍其家類 孝宗仁厚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論德吳

正統賢德  
前文較略  
北師致志  
一事亦

第 27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7 卷 反反下

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翰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原廉得其妻奏之下錦承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宜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

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巳丑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

上崩遺詔諭文武羣臣○帝仁慈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以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事遠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導伐不勤兵以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時有寇竊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上理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稜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諫即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遺謫炭業率復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獲恤于謙其于愛憎恩怨絕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繇然矣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

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掌職

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

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无

宛疑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汝乘節剛勁可獲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

矣疏上不報

有四川合州人魏敏過人文思警拔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計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於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若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一疏使進君若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敏卒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與鄒智及御史

湯礪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道詔開

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抑權立法進賢納姦廣言納諫語

過切直召請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典再造等語以為

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稟旨令吏部選除文祥

祭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成寧○建 茂陵○詔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

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常祧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

復推則 德祖親周后稷 太祖親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廟升祔當祧 懿

祖當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

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

儀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主于正殿之右屋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慎

恩以直道結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

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削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

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

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

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

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內閣 上曰朕用寒賤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

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舉不欲其在朝居之南京雖

陛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 君即位如何

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史

部左侍郎召廷樞直隸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淑妃紀氏為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遷茂陵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凡有孕者百方體之幸穆太后舊

為宮人無寵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幸穆代之遂

有孕貴妃知之使醫墮焉竟不能下乃潛育于西宮報

曰已墮。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  
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于是  
太監懷恩頓首言：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臣不敢聞。  
上即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  
子使至，宣詔。孝穆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見黃  
袍有髮者，即兒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  
奉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曰：爹  
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孝肅居仁壽宮，恐皇  
子為貴妃所傷，乃語上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東朝一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親皇帝 主  
日上出宮，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母食也。  
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太子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  
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念不  
能語，以致成疾。孝肅既生，項上有數寸許，無髮，蓋其  
藥所中也。又曰：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孝穆死，或  
曰：孝穆自縊云。

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一呈批，竟道之由，以復  
不共戴天之讎，當時診視太醫院使，為醫治中藥，竟  
但宜速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木，請制萬家，成內禁  
曾徑山入宮，關者究問，萬安，引吉，以萬家，通好，慎  
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其此，事只宜寬  
處，共與大獄，株連，豈是，先帝之志，安等，喜曰  
此言是也，擬旨，以為，外函，汗，已之，惟，訪，求，屬，之  
在廣西者，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恩，命，宮，中，進

萬安罷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偷繼晚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殺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上在東宮，檢閱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  
安與之為心腹，取為庶吉士，推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急宗廟內，暨于宮中，得疏一小篋，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  
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  
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  
意，恩令稿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親皇帝 主  
第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發報之，答曰：安惟一先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  
贈太師，諡文康。其子昱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壁為編  
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廢妾子弟，僅奴  
懷竊介散無餘者。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預機務。禮部右侍郎學國子監事，丘潛進所著大  
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  
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推禮部尚書賜金帛，  
命戶部再行。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

利無恥也。後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

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後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地捐。後與約。積薪俟之。果電即止。無他。驗送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六十餘。

加祀先師。邊豆舞份。○兵部尚書王欽卒。欽江夏人。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至守城。巡邊。皆有戎勞。設東賑。荒民多再造。督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恤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濟。蓋一代之偉人。○以黃孔昭為南京工部右

學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魏道帝

侍郎。孔昭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五年。汲汲以人才為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諱云。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迭。信至言也。

皇明法傳卷二十四 魏道帝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附

高鼎煥 校

孝宗敬皇帝紀 帝純皇帝長子。紀世生于西宮。也。少乳太監張敏以粉餌哺之。張視惟謹。後

悼未太子。內宮漸傳。西宮有皇子六歲矣。貴妃驚而召人。耶德因立為太子。憲宗崩。即位。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六歲。乙卯五月初七日崩于乾清宮。

上徽號曰。道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純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

孝宗葬太陵。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獲河南洛陽人。○召廷

撫遠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

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藉田。禮畢

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

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資取。宸聽耶

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劾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

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月初。開經筵。賜

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十三日文華後殿

蚤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禮

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三月上視太學。講先

師。○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繼上

疏薦舉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

疏薦舉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

其是也

其人犯

卷二十五

言

謀建德河  
兩公廉在  
馬軍機西  
後錄職極  
元開封人  
何勝勞記

王瑞叙之  
言正與楊  
文並合孝  
宗以年歷  
召公卿節  
狀便政官  
以公廉有  
以勝之

門後人  
言其詞  
花以其  
詳也

進士袁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隔。惟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飾厚身今皆棄之。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氛與。成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究之。風乳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在國太傅。益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雷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益廟祀從之。大。唐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陛下日律便殿宣召諸大臣。皇明法傳錄卷五 敬皇帝 二

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因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落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四月天壽山大風卷殿瓦傷物震警陵寢。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太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應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扶門。祈免彈劾建言欲起遷利道待以不次之仕凡科道爲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數吉十罪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皆以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建御史湯

衆民新書  
不勝其  
之謂若  
入則其  
節自須  
發露大  
于此道

等事不  
但力排  
正而  
何也

壽州知州劉崇下獄。爲人抗爽喜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稟向不欲聞言路言輩扶持言官增之耳。僞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僞入傳旨以既已留中僞大言說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僞益肆志自負多以草說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僞與李文祥等日夜譁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陷御史魏璋以利使何僞僞家壽州知州劉崇與書言嘗憂一人半午陷澤中僞手提牛角皇明法傳錄卷五 敬皇帝 三

引之而上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僞後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僞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劫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僞及渠下錦衣衛獄。○六月建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先林俊張吉丁謂等五人極斥其罪惡。曉亦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毋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命母終仍出供職至是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惡貫盈先年肆以發回爲民然盜竊賞資家資鉅萬日據美姬以自娛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懲戒也。○主納其言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作

議從祀孔廟

勢薰人左布政使黃綬日繼晚以妖術故不隴上左  
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逸賊乃撤武昌府館之後  
堂好飲食之無今得出人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  
誅○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上賜講臣程敏  
政等各緞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上  
顧謂曰先生辛苦成對曰此皆臣分當為頓首而退敏  
政有詩以記其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  
給事中張九功奏言荷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  
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侍講學士程敏政言戴  
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膺  
皇明法傳錄卷五 徽皇帝

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  
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  
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  
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  
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但詔  
延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  
雄皆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  
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  
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  
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成仍其舊云○虜犯禿

猛可汗死阿牙立伯顏猛可為可汗 ○七月陞江  
西按察使許進為會都御史巡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  
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  
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  
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  
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脫羅  
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牙立其弟伯顏  
猛可為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勿恐太師專權遂不  
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  
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條  
皇明法傳錄卷五 徽皇帝

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  
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間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楠  
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  
二千皆猶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  
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  
狗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權湖廣按察使楊繼宗  
為左會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憲綱極廉推賞飲訪星奕上疏言  
皆切直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皆  
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  
介之操顯諸人焉子普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會事既而罷之武選郎

中陸容上疏極論故也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行世士林重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在禮部嘗言昔蔡氏傳璠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斯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諭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斯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島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者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陸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裕河南廬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先是太監李良典律廢為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陸都督僉事得之容上書極論都督武官之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容崑山人弱冠卽有志經濟肆力經史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時遣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鞏然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至諫征安南沮大監李良乞陸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備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選撫經理武術選

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叅政容泄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

己酉弘治二年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慮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為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株華文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祥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遼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江寒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成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鶴知州劉乘成甘肅先是榮等既下獄而文升掌都察院以稱受榮德遺誹謗朝政問克軍榮以被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榮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累旨不從竟發克等貶廣吉士鄒智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上登大寶明日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科儀湯鶴輪侍廣吉士鄒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科儀得而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



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至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紘、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當官有以陰王之也。疏入，不報。會已酉，言事者，詎知州劉舉、御史湯壽、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李湯、鵬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成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悉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儲蓄之具，謀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薛瑄，不為刑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屨，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繁，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土魯特殺忠順王罕順，復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語罕慎曰：吾為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大理寺評事夏鍔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其非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乎人。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濬，同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勇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履，劉吉稟旨調其外任。王恕執奏，結得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壞怒，復奏言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紘乃得改京職。吉當國專政，與起內外不合，怒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想情吉沮抑，疑疏求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

第357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8 版反內

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禮  
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  
未立旋復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令是  
非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徵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  
納之○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  
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關  
失○時皇慈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  
皇亦有非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則宜革管莊如例  
詔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留中○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住括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淡居官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  
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  
髮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  
教內監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  
責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七月陞孔鏞為田  
州知府是時嗣徽舍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  
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  
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  
耳鏞曰然則束手何益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  
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止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

置此生于  
城外使可  
身往要以  
立陳之圖  
使強提難  
化之發德  
明于不義  
而深不取  
使犯全  
才識足以  
濟其忠義

以上兵鏞嘆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  
啓鏞乘一馬以二夫控絃門隨後閉賊遽馬問故鏞曰  
我新太守也當至爾爾爾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  
導以行遂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又  
逸一矣賊控馬入山林夾道冒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  
呼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序序士也前期走郡為賊遣去  
不從賊將殺之耳不顧徑入嶺賊勢亦出迎旁亦夾擁  
如林至巢穴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  
以座來爾等未嘗見賊取相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  
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人兒孫耶曰然賊皆難拜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  
凍餒聚此苟免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勒  
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若子孫不忍  
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殺  
帛資汝爾後無為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  
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  
公終任不復殺犯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  
鏞曰我饑矣可以食來衆殺牛羊為爨飯以進鏞飽嘆  
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  
除治中盧茂床褥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日

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  
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鋪頓曰此秀才奸  
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襦諸  
生競奔去按轡出城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命呼城  
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  
陷城矣爭問故鋪曰第開門吾有處分眾益疑拒鋪跌  
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鋪  
入復開門取粟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而去終孔之任  
不敢復出

後世廣東憲副凡寫辨文標有吏皆長稟列案前不  
使潘皆作奸稟日被檢控粟水與稟皆不能辨

南憲長在吏按之前詳議極極大嘆意德前  
按督責其放曠竟至相爭大憲而由轉貴則  
沐國公有事犯律以金五千兩道之不受前廣東同  
其弟載笑石丈餘穿透輪從宛然飛動其價可百金  
過梅嶺登舟既莫笑見之怒伴僕推墮于水在水  
清映可掬莫不有陷謂美魚之意云大都鋪以忠信  
自勵事矣憲孝三廟皆處外任  
所至官跡莫不亦一時之名臣也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  
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  
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  
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二名五百  
里者每里食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  
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遇警朔

每軍營兵  
之與糧矣  
此舉似得  
官兵于農  
之意

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庚戌弘治三年○春封后父張繼為寧壽伯尋進封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  
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後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  
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賑濟免其赴部至是王恕等會  
題言各官庶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  
至制于下貪情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  
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河次斥武支流為三其二以封丘金龍日漫于祥符  
皇明法傳錄卷十五 魏皇帝  
長垣下曹淮衝開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  
開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民  
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  
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  
昂復來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祭陽武長堤以防  
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  
又取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夾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  
汴入淮淮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  
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增補注釋  
大堤其下  
流於河  
南者之  
故宜之

河之為患  
自古有之  
然有流有  
塞有疏而  
救之

三亦明

其偽荒之  
其法

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  
 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  
 時啟閉焉。○定廣積倉糧命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  
 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  
 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沙狐狸衛士也。上皇  
 隋勇時在侍。上皇之食狸以缺御膳告也先也先不  
 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為御膳  
 也先嘴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禮猶如此乃  
 與六羊令致行在益又以測狸之強弱智愚狸即裂其  
 皇明法傳錄卷五 徽皇帝 十四

部曲至柔頽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  
 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  
 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上深憫允之如期  
 至見我軍知子已喻意徑揮屬南趨豈胡婦胡兒一家  
 悉至所携輜重甚富至京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  
 驗時請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狸曰是固有証先  
 帝嘗頒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娘娘手製也今囊固在  
 乞賜娘娘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曰此真老爺  
 爺物也上乃授以衛千戶賜宅一區

辛亥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  
 皇明法傳錄卷五 徽皇帝 十五

不阿有御史都魯疎陳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  
 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視 賜托內閣劉吉  
 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  
 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紱亦  
 下獄坐免景在獄貪暴不法紱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  
 獄抵法追贓鉅萬視其爵景求援于戚院壽寧侯為內  
 援其戚其賍且遮他事誣紱以圖報復由是紱亦被逮  
 坐免○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

前代傳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如前  
 董狐齊南史皆以水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鑑與女親見 朝史官近始頭實遠在陛下成化以  
來事臣不接朝事亦無可紀元倫史取諸司前後奏  
續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以年  
月編次雜合而成副總裁則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  
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止出身遷祿而已間有奏  
貶亦未必盡公後  
世將何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  
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  
實欲稽遲以候賄 上惡其專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厚照生即 武宗皇帝也

○十月與 祿王徙封于安陸○命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江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清  
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  
本未嘗以恩恣利害動其心性素清約自處僚至重  
任四十餘年  
終始一節

十二月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上怒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  
遂起用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  
司徒所居僅敝屋兩妻李寡飯菜羹不改其  
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初襲衛正千戶少保子謙以女妻之謙構告驥亦  
坐戍謙克白驥得還任以兵部薦陸指軍令事捕盜  
有功命掌錦衣衛印尋兼理機密糾察之務爲  
政不肯時有奸人真慮者僞爲書以惡果爲逐者所

發株連數十百人當生以驥日首事者得惠耳餘皆  
愚民何辜得遷感或遂有廟來值其時人傳示妖書  
者欲發其事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已制獄下錄衣  
者所司以巨槓加之驥獨否 憲宗嘗命提梓者  
恒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  
具以實對幸不以其寬厚類若此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  
伯○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陸權治鄖陽副都御史戴而  
爲刑部右侍郎

壬子弘治五年 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  
共居一城種類不齊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克  
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遣驛騎封理國事庶可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攝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  
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兒孛  
剌阿木都輔陝巴至哈密○五月冊立 皇子御名厚  
照爲 皇太子赦天下○四月大學士江濬上疏陳時  
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收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邈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  
微政務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  
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  
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官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此說入聖  
心法如鏡

弘治第一  
卷五

國後上日  
英明遠達  
近習竹籍  
有以居之

據其一端  
足以立證  
致治光德  
尚美

惠○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  
 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  
 無○奮○發○之○志○刻○削○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  
 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然○及○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  
 此○哉○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  
 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稽○弊○政○盡○復○舊○規  
 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  
 勿○流○于○異○端○省○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  
 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  
 皇○明○法○傳○錄○卷○五○ 徽○皇○帝

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  
 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  
 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其○悅○批○答○以  
 為○切○時○與○命○議○行○之○○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  
 郭○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清○為○總○兵○官○討○貴○州○蠻○時  
 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  
 不○從○始○合○衆○謀○湖○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  
 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生○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  
 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特○祿○驕○縱  
 益○惡○隲○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

國初封功  
臣侯伯  
老七十條  
人傳國史  
定侯存五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  
 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  
 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  
 官與土官兼治、○詔以太廟陞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  
 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  
 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是查取開平王魯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魯炳岐、陽王支  
 孫李璿、東院王玄孫湯紹宗、赴京、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  
 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  
 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  
 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權  
 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子  
 之孫、汝成、為懷遠侯、李、煥、為之、後、所、為、滿、漢、侯、等、  
 河之後、趙、坤、為、定、遠、侯、湯、東、院、之、後、所、為、魯、侯、等、  
 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於、是、  
 八月、壽寧侯張繼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襲、封、  
 壽寧侯、○令、兩、淮、等、道、運、司、並、引、俱、于、運、司、招、商、中、  
 納、銀、兩、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  
 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埶、利、于、近、邊、  
 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  
 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言、鹽、商、赴、邊、納、糧、

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害也

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洪與內閣徐澤同年最厚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秋七月河決張秋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大學士丘濬因言子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若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

是時吏治及廢以多則爲公少不免而然者亦不取

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勅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

此張國保

難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登

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鄭道魏公

免齊秦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

志天下之大德也假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假大德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曆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詔謂齊秦方孝孺等

俱是忠臣其子孫親戚抄沒克軍者悉皆赦回此皆一

聖之所已行者且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喪矣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釴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九早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戒

去皇親自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勇苗通高承之刑大學士徐溥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

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

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

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內閣大學士丘濬以官保兼禮部尚書班恕下既入直恕尙持其吏部銜

且先貴猶疑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

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持其留

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問有 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

濬也自是求去益力 上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外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

言及左右 所由自來 彭韶爲人 言其不 文正體大 詞休其美

言以內閣 聖上起 不實禮 言下達 有則正

里居日托人作傳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  
者皆日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州無人臣  
禮有旨令恕看詳向奏恕意文泰受之斥游其疏以  
辨乞于午門面究文泰及王使之入遂下文泰錦衣獄  
獄具謂文泰嘗謁斥游語及恕傳游謂此治直游若  
也傳若行有榮傑聞之奏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志動  
以語都御史吳楨楨亦為之潤色其草而授之以上因  
請遠恕及藩楨面質上降文泰秩而責恕責直治名  
宥之俾焚其傳罷藩楨不究恕意不能平後上疏辯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于是恕疏引疾乞休去○改禮部  
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禮部左侍郎倪  
岳為禮部尚書

梁承吉嘗  
多為之安  
以殺其罪  
亦可以力  
勝也

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岐  
雍二王後國絕○遷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  
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  
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  
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  
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  
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  
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壘河以入于海決  
口洞至九十餘丈根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  
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艘難勝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  
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請長沙府同知時茂  
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  
鏡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鏡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  
陰氣也其應為宮閭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  
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兵部侍郎  
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  
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伊州魏韃回回



此書未編  
可立而以  
王母理事  
宜于土葬  
番侵侮之  
也

廣

再

比漢以  
之更不  
備一哈  
七爾也

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  
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  
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  
脫成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  
國事成化九年上春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  
印以去其眾逃居肅州及嘉峪城 朝廷屢命守臣經  
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  
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孫開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  
鎮巡而下皆以典後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  
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  
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  
先安尼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殺之其實  
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舉保遂立  
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  
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  
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  
麻先所遣頭目為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賫物諭

阿黑麻順棄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  
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脩嘉峪關掘通  
阿黑麻點紆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崇政讓在俸寫亦  
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關廣間 上命嘉峪關絕  
不與通○宜府山西河南並置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  
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印  
蒙眷在朝至入閣尤加倚任學博觀古乃于子史無所  
不通而尤熟于國家典故  
建初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五  
守漢長樂云文莊濬論高帝人所共是必以為其人  
所共否必以為其人論濬論高帝人所共是必以為其人  
與和南宋更造補之力也濬論高帝人所共是必以為其人  
岳濬時以為亦未必能便後諸如此類皆與其人異云  
以揚一清為陝西提學副使凡八年大任士類士有傳  
記諸者脩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  
三邊學多士庶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  
愈嚴夏楚之川無虛日十試漢稟守法莫敢左右顧明  
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卒如  
所言故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嘗是時稱清為國朝  
提學之最嘗自謂都人曰吾于陝得三士康海馬理臣  
梅也後果為國朝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諡文恪。

裕避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肅然。無異寒素。表像精神。世濟其美。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

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分到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

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管滎河。出陳留縣。至

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

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州城。經滑長垣。東明曹軍諸縣。

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

皇明法傳錄 卷五 徵皇帝 二十七

大夏入為戶部右侍郎。

按前河之設。自漢迄今。紛紜莫測。可謂周悉。但河決

不常。亦無定處。若之定無上策。唯和廉謂自禹治

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任而下。比過

至于大陸。諸為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

今河合于泗。東南以入海。使一准兼受黃河之全。欲

其不潰。蓋而決。胡可得哉。今黃河以比。古道既遠

而自河而相。其地勢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注諸

水。河之說。獨稱于江南。而北亦則置不一。講何也。

古城請封安。向不許。時古城為安。前侵擾請賜詰問。

內閣李東陽曰。春秋于者。不道。或秋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送官至其國。徒辱其舌。

小必掩通。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土魯番酋阿黑麻自

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

帥師討之。○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

帝先遣中貴人。迂我河南。至京。屢賜甚夥。今不撫我。我

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

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

奈我何。哈密好國。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

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

且譟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

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

皇明法傳錄 卷五 徵皇帝 二十八

使往。遂有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

肅州。我以逸待勞。緩兵出奇一戰。必使彼匹馬不返。已

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

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

楊壽。至京。撫其背曰。汝諸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

欲擒斬牙蘭。汝討安。出壽曰。此賊非襲之不可。罕東

哈密。有提督。可遣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

東番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

程。築之何如。壽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

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

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濤兵  
至肅州久駐關外候軍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遠行  
不能疾牙蘭謂知道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熱地  
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  
住四撤上師還根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

中國○四月張敷華收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  
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卻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  
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賈復  
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賈復自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賈請以  
主事在蘇自隨葦乘小舟往來究水道相施築日功

蘇省鎮松之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濇是以  
關東源下流不濇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  
吳江長橋一帶葦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葑山湖

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環七鋪鹽鐵等塘復葑山  
吳淞湖之水由七干港以達于湖下流既通不復壅塞  
開湖州之濇源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而  
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  
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  
陰以入于大江上流既通不復滯滯是役也葦功居  
多但白茅港既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  
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人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獨湖  
奸民和之肆標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

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  
一而鄰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 上從之○以副都

計之建 加百河而 亦在吞食 其地比至 同從南境 六部轉轄 萬里乃其 文字既會 亦與中國 類

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廣軍務撫卹荆襄羣盜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先是南京廣

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問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

修省直言關失戶部主事蘇淵胡燿上疏言地處之類  
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熈父子相食東南有飢疫骨肉流離

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  
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齊庶糜費財用

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  
大夫昏夜乞哀于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官

有所舉劾聽前顧後苟且塞責險盛陽發災異易由歸  
皇朝法傳錄 卷三十五 聖德 三十

乎乞用臣言則亦後斤而陰匿消矣疏入人皆爲懼危  
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丙申弘治九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  
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淵等三百人廷

試賜朱希周王瓚陳淵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  
部左侍郎周繼為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

流所賜稅提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有申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歸于兩淮仍給

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筭本以濟邊且各有外地若  
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及滯乃命止長蘆鹽務給

蘇省鎮松之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濇是以  
關東源下流不濇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  
吳江長橋一帶葦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葑山湖  
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環七鋪鹽鐵等塘復葑山  
吳淞湖之水由七干港以達于湖下流既通不復壅塞  
開湖州之濇源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而  
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  
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  
陰以入于大江上流既通不復滯滯是役也葦功居  
多但白茅港既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  
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又有旨取太倉銀萬兩賑濟其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血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禮部差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峯初遊西河已歸以乘舟行木感其罪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聖祖遺世出世其徒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為旛祭以嬰孩刻符焉

二十四日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以狂藥令其狂舞歌歸則咒虎符符不能去有雷指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遺責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金峯與行與等捕獲守臣以罪刑部言行與等五人不獄罪應處死上命依律處死以相川知府首并京屬候賞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獎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

武州知州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

楊傑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

使張淳者於差回耻不得與即止疏中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選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樂以為罪

後有太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燾諸人以燒煉齊煎被寵人學士徐溥等上疏曰近有以齊煎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望玉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幸使乘輿播遷在彼傾覆至此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其多酷烈一以賜賜為禍再端唐憲宗樂焚致表碑狀致方士柳泌竟亦何益益世清龍虎官神樂和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道邪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髮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丁亥弘治十年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查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脩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十代之制○三月二十一日經筵罷命司

禮部奏請內閣召徐溥劉德李東陽謝遷至京議殿上命禮部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日與先生等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降

頭賜茶而退○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冷鵠制陝西三邊軍務

哈密先是其酋滿速魯阿兒是起用之舉兵滿速魯

首百餘級將還所掠人畜甚眾○八月以孔鏞為刑部

都御史巡撫貴州○刑部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

自天明末至今嘗有內閣不備一二語是名對暗長久廟崇格詳真可正奪命之盛

自字東陽入閣解中其筆則功隨明於其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可憐之

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人為寨主，雄視諸苗，有茶子阿刺，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着力，週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滿滄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為渠魁，觀諸苗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訓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劫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為賊，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軍

聖朝法傳錄 卷五 徽皇帝 三十一

益狎我，凡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開備之矣。三堂之寨，賊者皆有歲賂，溪益負恃，為惡滋甚，每交訂官苗，使爭鬪，以收鴉片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鑄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向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鑄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鑄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懋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獨糜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固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鑄，鑄咨總帥力，乃

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等，皆避，之鑄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欲親自往清平，泉沮之，鑄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鑄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鑄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次，竟默然，鑄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為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辭？我通曰：言之而公事日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鑄笑言：何用不克通始，似假許諾，陳列根枝，鑄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

聖朝法傳錄 卷五 徽皇帝 三十一

上官通曰：彼獨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人心力乃可濟，鑄曰：吾自能之，通請去，鑄候旬朔，郡將枝參，指時，號于泉曰：今急缺一建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賢之衆出，王前，鑄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譁之，鑄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鑄曰：吾今賞汝罪，推心州，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濫賞，或或或假，則重祥不免，汝矣，王即頭曰：信如公言，然則刺之，征雖欲擄之，不可得，奈何？鑄曰：然則專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消鑄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鑄曰：請

今授汝徽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來有事指揮汝則  
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頃備陳入見備初問之亦  
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  
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備曰  
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  
令出觀而隨王率勁卒伏於野伺出擒之且刻其期  
遣他兵來接又預板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謀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  
不能來見老玉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  
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勝之  
皇朝通紀法傳全錄 卷二五  
測測陳田結徐何以遠舍重貨溪留陳食從族與及  
許事陳曰道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以然須大  
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畜汝之陳曰  
許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係陳  
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流越以  
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阻我刺怒  
因都座以雞小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私出陳  
身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判乃與應刺亦即俱歸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聯爾溪語樂命酒飲怒報獲獲  
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押也益往訪老溪曰何德德

陳曰豈有新官遂下訪人乎因勅令往又說令去所佩  
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  
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  
夙迎待此來何為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  
乎吾豈不能能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  
刺刺徒手持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正  
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備又風造二樞車隨王令  
一得溪刺即囚之徑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  
于是一如鑄命解至三司鞠之論死備臨問無一語  
申頭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  
皇朝通紀法傳全錄 卷二五  
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為解救備言吾不完  
若事猶能解手溪刺死溪有二子寬希勻備又勅希勻  
官司徑擒之悉殛焉  
十一月火歸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討大夏  
夏神廟禦之 是年虜火歸強希諸部落迭寇大同宣  
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討大夏  
餽禁虜人夏受命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  
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爾以  
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侯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

要領一且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坊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糶買法有米告糶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達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山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糶無從得買遂為遺備之長利云○大同官府謀報勝犯逆命官武臣練京管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會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房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

皇朝法傳卷之五十五 徽皇帝 三十八  
撫治兩廣地方簡舉卒  
廣西西歸林人舉以舉進知縣三遷而為按察使  
美等陞副使專治盜賊嘗下後山賊匪化縣下  
平陽江賊匪思平縣平新寧白水賊匪新寧縣復平  
廣西潯府屬清江府屬清江府屬清江府屬清江府屬  
天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奉勅撫治兩廣賊匪賊匪  
因捕獲二廣公云滿功處各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 上御文臺召輔臣徐溥謝  
遠李東陽議政事○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  
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  
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  
盛德 上嘉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  
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諡文穆

清立朝最久因事勦獲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  
類時到吉恣威福保私恩薄一以安前誠信委曲從  
容行政情其是用人惟其賢  
附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下監生江瑛于獄尋釋之瑛奏劉德李東陽杜絕言路  
掩蔽聰明○茹賢能排抑勝已急空斥邊使東陽疏  
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  
等官雖未盡當數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管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  
能力贊乾剛俯以輿論別自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  
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罷 上不  
許下瑛亦獲釋等又上疏力救瑛得釋  
皇朝法傳卷之五十五 徽皇帝 三十八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  
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馬文升謂野獸入城  
非宜既參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  
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  
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廢焉或問孟春此于古出何書  
春日余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丙永嘉前數日  
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卒趙允楅曰熊  
子字從火郡中宜慎火燭果是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  
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  
王○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裡都督

知本見此  
之書

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李刺哈刺仄拜迭力迷失  
 于陝巴奄克李刺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合  
 罕慎女也先王刺妻陝巴以結好于奄克李刺未  
 幾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為忠順  
 王故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从苦土魯番  
 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官災詔求直言○太學士劉健李東  
 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  
 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所以左道見寵在  
 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上既  
 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瘳官  
 中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官災有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  
 向太慶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與工勳  
 主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反慶廣懼欲移灰 上意  
 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郎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  
 家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某送黃米幾  
 百石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  
 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始惟  
 廣耽濫如此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  
 危甚星夜各赴戚院壽寧侯求救月下終影重重不期

而會者十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之姓名一一盡傳于  
 朝野矣。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  
 越清華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俱將上  
 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其化 校

已未弘治十二年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西人略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

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至身廷試

賜倫文叙等熙劉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遠程敏

政及給事中韓霖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景及廷

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至會試未揭榜

景勃敏政受賂驚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

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獲敏政場屋閱卷可

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鞠問出舉子唐寅徐

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任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

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後州休寧人蚤舉神童

大學士李賢以女妻之○兩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

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

久新士安于秦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

流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

和光為忠厚其琴居言謀所及心志所向不日陞官則

自成家其有諱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懼者則眾怒羣情

百舌排斥不日生事則日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

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

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賜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

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皆出于此此等風

俗何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六月曲阜孔廟火遣翰

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

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加稅銀兩亦戶

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涸淤比因久旱貧民遺灘

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麻賜

田例賦稅三分而此獨加稅入將謂朝廷待外戚與

皇明法傳錄 卷末 徽皇帝

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

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一東宮莊

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

一切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以浙江右布政使雍太

為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太在浙江時勢豪嘗取私鹽鄉

人效尤幾至千革恣肆橫行太先收勢家人抵罪于

是羣盜悉平摧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茶將李椿不法

部下狀其惡太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自

新太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諸太

字當為狀  
謝第一等  
人  
謝謝同才  
士也以累  
謝謝可憐

親近儒臣  
一言所謂  
一人元良  
焉邦以自  
三代所以  
具文者  
近道也

于時相而言官遂劾太以擅辱命官罷○十一月上高  
 王宸濠嗣封寧王寧康王庶子曰宸濠其母馮氏針兒故  
 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康王卒濠嗣宸濠  
 輕挑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其在官演倫無禮養  
 亡命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  
 然李自芳妄言濠有天子相濠喜詢以中朝事聞訪言  
 輒聽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獲獲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  
 二萬八千兩有奇廣東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  
 銀一萬餘兩十年則十萬餘兩矣臨採復費萬餘兩  
 得不償所失嘉靖中各鎮守中官并奉守珠  
 池者間欲用珠則發官銀  
 于商為數有限貽誤遠矣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衆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期一歲之中不過數月  
 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  
 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  
 天下者乎借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  
 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  
 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  
 行○太學士劉健等上言治古願治之審必審朝儀

罷日首萬歲 嗣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  
 通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阿夷朝貢奚所觀瞻庶  
 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  
 急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  
 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  
 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  
 城自保無功而還罪銳職開任進亦致仕○以張元楨  
 為翰林院學士○五月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  
 不許吏部尚書屠滸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  
 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嘉昂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六 敬皇帝  
 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召南  
 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以鍾為戶部  
 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  
 史閻圭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起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士類勃興○起養病戶部侍  
 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六月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  
 懋本令擬旨簡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  
 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日如何健等皆

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自神祐後。之制。福如何。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管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圍營。須及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捷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捷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賜陞。臣等不勝感荷。其未決來。臣等亦有所說。皆皆學士專之。洪武初。始設武臣。及集賢院。翰林院。等處。分任。下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上。御覽。畢。斷大事。次。大。人。從。上。向。奏。取。旨。有。所。可。否。命。諭。林。德。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從。前。傳。旨。而。後。行。也。天。高。言。下。不。得。與。同。議。而。上。之。意。甚。然。批。答。出。造。勝。密。議。人。不。得。與。同。議。而。上。之。意。甚。然。批。答。出。

皇明法傳錄卷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

自。洪。武。初。始。設。武。臣。及。集。賢。院。翰林。院。等。處。分。任。下。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上。御。覽。畢。斷。大。事。次。大。人。從。上。向。奏。取。旨。有。所。可。否。命。諭。林。德。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從。前。傳。旨。而。後。行。也。天。高。言。下。不。得。與。同。議。而。上。之。意。甚。然。批。答。出。造。勝。密。議。人。不。得。與。同。議。而。上。之。意。甚。然。批。答。出。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河決曹單。河南水決。今家。以家等。日。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

士習射。則懸金為的。又意創為鑄銃。編架弩。做伸世術。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此教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券。樂。多。置。換。牌。重。賞。開。謀。邀。截。出。入。又。以。有。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悍。尤。甚。遂。併。力。于。東。致。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賊。府。江。以。寧。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率。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千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意。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允。吏。日。祿。發。出。千。代。何。可。廉。費。尋。繼。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全。澤。巡。撫。南。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共。衛。憲。臣。遷。治。所。都。相。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安。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廷。瓚。下。羣。議。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鑑。大。柱。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

江西除  
十八後考  
積入京者  
去張其法  
考賊後求  
時而起類  
悉以開保  
吉還任所  
始六年後  
始六年後  
更及

求濟待人。不疑雅量。靡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輔等。條陳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清鹽法。脩武備。恤官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為闢切。俱允行。○分遣文武大臣守關。火歸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敵。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庸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城。史琳。倒馬關。○六月。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懋終制。赴官。○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水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應二府。又與河套密通。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眾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著。臣聞此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眾。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泉雜集。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裝將罄。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勉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聞言。路。府庫之金帛。為傳序。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此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襪。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等。于邊。其虜所在。游師河套。掃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驚。過。毀。其。營。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刺。其

天有星于

諸路將領

諷壽汪子

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郵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通地方危而後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汪子，第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三月南

京大理寺評事夏錄，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貴駒煎鹽困于賂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當孔道支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

秋虜酋火節復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得源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饒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頓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

斥埃脩戰具，既而虜引去。○通城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

遼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以下多寡有差，此外又有開墾銀，冥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

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革免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矣。

廟微

我朝天下

府州縣及

學官教

二百餘員

教諭千餘

員加學三

千餘員視

宋管百餘

冗濫甚矣

○五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提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嚮爵賞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囊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提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典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辨，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員已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棹面不勝查，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聽。後光

祿卿艾瑛曰劉東山此奏之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八月火節入花

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吳繼遷

京武安侯鄭英代之侍郎李燧督餉關中寇運邊城八

郡大困自是虜寇闕離岷山花馬池矣○十月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岳父謙禮部尚書諡文僖謙祀北岳岳子神宗母姚氏夜夢神人入室謙而生岳岳神所感也岳名岳及長體貌魁梧自號然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議上前數陳艱難自願世職可方池社商存禮部十餘年岳文制度多所

崇決天下皆仰其風焉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

史勳大夏為兵部尚書先是大夏以都御史移病歸後

召為兵部尚書力辭不許既廷謝上御輦殿召之

問曰朕數用卿卿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

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

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後召問曰

欲飲但有不當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

其不盡有常也他國水旱賑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

廣東市香葉費固以出也上曰若獨者言之固已停

止矣其他微歛可一一議而革也于是上益察知大

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淵亦以材見知上嘗常

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苑有所

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

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

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棻為考試官取卷錄等三百人廷

試賜康海孫滿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

涼府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關猶為內地得以休

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邊衝于是

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府將遊

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搆虜管妻子小有魁養乃以

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搆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

知苗達之搆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

不知然問之從征將上知之所得獲婦稚十數耳幸而

大虜力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然類矣上曰即通

太宗何以屢得志于虜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一

太宗而將領十萬不能什二三旗也且其時洪國公一

小違節制而舉十萬眾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

上策惟有守耳而戴淵亦從傍贊其語上遂曰德一

人吾幾為人。誤事乃寤。○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  
 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劉大夏知工少人多。盡監  
 督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潛工者訴  
 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為重。李意減去人夫。即傳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受  
 惜軍夫司馬職也。道曰。沐。願。以。老。漸。勸。朝廷。每下  
 溫旨勉留尚請之不已。若。切。責。下。復。將。以。不。職。困。辭  
 更于何處討是等入詞。願。以。其。始。請。劉。健。然。納。之。軍  
 夫悉如裁用。○發保定軍。回。奏。題。辭。曉。堤。上。欲  
 于附近地方。圖。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兼。以。調。劉。大。夏  
 言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御。恩。 禮。宗  
 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  
 人。回。衛。關。練。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  
 事。乃。有。造。飛。語。帖。于。官。門。以。誣。大。夏。 上。曰。官。門。豈  
 外人可到。必此背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發。任  
 兵部尚書項忠卒。 汪直掌西廠時。項忠為兵部尚書。  
 王越輩。代之。毀。忠。于。汪。汪。以。是。斷。忠。日。拾。撥。之。危。甚。  
 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珣。劉。吉。  
 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  
 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人。問。

不克矣

之日。况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珣曰。不然。吾等言事  
 為。 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 朝廷  
 若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  
 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家。宰。尹。旻。不。從。項。乃。具  
 草。詞。意。劄。切。令。郎。中。姚。壁。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稱。牙  
 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在。直。會。商。輅。輅。上。上。冷。道  
 爾。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  
 二人所。然。且。中。黃。賜。以。他。事。遂。賜。祖。生。于。東。華。門。外  
 不。容。進。見。謂。出。南。京。時。有。千。戶。吳。殺。者。先。在。楚。軍。撓。法  
 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辨。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  
 皇。朝。法。傳。錄。 卷。五。 徽。皇。帝  
 殺。吳。衣。衛。則。千。戶。西。廠。難。罷。 上。有。時。嘗。召。直。察。外。關  
 勳。節。直。因。以。吳。殺。能。文。事。封。進。遂。命。殺。于。鎮。撫。司。問。刑  
 直。由。忠。賜。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  
 華。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壁。得。由  
 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鏗。御。史。馮。璜  
 附。直。交。論。忠。違。法。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  
 殺。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  
 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為。民。至。是。以。病。卒。後。謚。襄。毅。  
 ○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  
 書。文在戶部。 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

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橫阻今邊儲日急奈何

文既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與鹽

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

鹽七轉運乏人。上嘉行其言。清寧宮災。太皇太

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

建文升。上言開營軍餉于役甚矣不可復相若楚蜀

亦不勝採伐而三服有儲木而可以資工匠木石費

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軍夫之數尤議接

用軍夫萬餘人大夏以工少人多請減去十分之五

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劉德日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

皇明法傳錄卷之七 皇帝 十五

每以老辭位溫言勉留尚請未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

圖辭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職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內官龍綬

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處奏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朝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法刑部尚書致仕何倫新卒

倫字子剛。家。倫。不。學。私。不。阿。權。貴。下。以。愛。惜。為

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為。既。無。愧。于。薛。瑄。若

述。之。後。實。可。能。乎。在。法。刑。部。尚。書。致。仕。何。倫。新。卒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通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

太平。大夏對曰。末治亦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

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德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

雜耳。葉嘗獨為一人。其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詢之內使

陳寬曰。劉學士曾為副都御史劉守。可大川。上不答

再言之。上亦不答。非謂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

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眾。麟結納壁近。求為掛印

總兵。不得。遂東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開于京師。上

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

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開縣貪。歸。失。下。心。去。其。兵

權。無。能。為。矣。麟。家。積。資。金。數。上。萬。使。使。至。大。夏。類。竭。費

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荷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

皇明法傳錄卷之七 皇帝 十六

柱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緣竟快快病

厥。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

口。稅。糧。實。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

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

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

十。九。萬。有。奇。上。召。尚。書。劉。大。夏。問。請。衛。所。卒。強。可。用

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其焉。何以作美貌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在衛

轉漕。江北。用。京。操。它。因。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

半。與。其。紳。共。之。能。無。窮。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



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  
 弊政。而擇行之。○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  
 時四方奉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  
 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其弊端。大夏陳十事。一  
 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校。  
 倣工。三曰。江南軍士。困于漕運。被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于  
 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盡。倉有衆。六曰。整生  
 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  
 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  
 要。十曰。禁衛。道必行。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  
 皇明憲傳錄 卷末 敬皇帝 十七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  
 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頒行。是  
 前代封封累物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谷之內閣。可也。如用揭  
 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  
 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持其忤旨。上與大夏語  
 及之。而怒。大夏日。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

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  
 子。卑向爲士師。執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因爲閔  
 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  
 老成人。何可輕棄。竟明日。旨下一依珪。○上每召  
 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  
 顧近侍內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一日。  
 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對面  
 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李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  
 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日。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日。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  
 皇明憲傳錄 卷末 敬皇帝 十八

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  
 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其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  
 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貴州女酋。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  
 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上知州妻也。知州。麻  
 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  
 罪。魯遂反。因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  
 聞。命統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  
 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

某大臣以  
道事者之

女酋作亂  
歐州所涉  
參入

三公子而  
論述也

劉大夏知  
無不言言  
無不聽大  
致次疑面  
勢決不  
首是不  
西公亦不  
以告人

孝身十八  
美之同職  
美之同職  
美之同職

十篇。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  
德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饑於臺城。  
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祖宗相  
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射惑眾。  
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傳後世也。又令提  
真人杜永祺等。誦命及封號。健等復言。誦命  
朝廷所以獎賢。勸能。雖將士大臣。必得秩滿考最。乃得  
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  
者。謚號一二字。此輩何質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野。傳聞後世。其謂之何。疏入。有旨。報罷。陝西馬政  
皇明法傳錄卷之十九  
十九  
多廢弛。初。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甚  
甚急。願以馬易。許之。命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許  
國公得馬一萬九千匹。分隸諸死監。自後往來不絕。寬  
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者漸少。時  
議復舊制。權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飭。故  
符令。石募市易。為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廢。屬吏居  
數年。為益著息。  
癸亥。弘治十六年。春。命翰林儒臣。脩歷代通鑑纂要。  
上召夏大夏問之曰。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  
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

總兵三司。供億不能。一中貴人。解何以不。上曰。  
然第。祖宗來。設置此。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  
如鄧原。奏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  
陳寬。選生營中貴人。上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  
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  
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借寬往。而中  
貴人。出璋。特風。貴。耻。不。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  
大夏。不至。即參奏。大夏曰。知前。旨何。上曰。吾雖意  
許之。未發也。何謂言。既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  
上。上切責璋。示若。遠。廢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  
諸司。言。美。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先。錄。寺。若。何。夫。美。莫  
甚。于。此。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  
耳。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質。十  
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左。都。御  
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  
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歿。異。鄉。地。下。不。瞑。目。矣。  
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  
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允。上。曰。彼。教。卿  
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去。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

不客不近

令臣見陛下為彼中達下情且都御史用身率先御  
 史而病弗勝御史常見彈射不便上曰王人縮容堅  
 容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恐  
 舍朕已法然者久之大夏叩首亦危數行下出以  
 上語告珊泥日吾从此官矣改督理陝西茶馬左  
 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勸  
 罷總兵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裁抑鎮守中官支應劍城  
 平虜紅古二處以援河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  
 率數十萬入寧夏兼厥直抵固原一清率麾下五十餘  
 人趨會總兵曹維傑進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日公行何待一書不答徑去賊聞  
 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肅年百務具舉虜虜入殺  
 掠吏民夷丘焚巷邊人習為畏縮坐視無敢異者二  
 清素有才畧練習戰陣法甘苦同之士爭願為感  
 後 上疏請築邊城詔下兵部如一清備築僅四十  
 里而役工以寒故怨幾潰圖騎射之稍稍戢後逆連排  
 一清凡之乃山乞病歸  
 甲子弘治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  
 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  
 年十三不寫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

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  
 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滯  
 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刺住哈密與衆論迎陝  
 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主奄克等  
 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何壯冷都指  
 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逆真帖木兒遂出魯齊  
 時阿黑麻死諸兄爭殺真帖木兒想不遂日奄克字  
 刺我外祖願依之殖慮陝巴疑真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養養終之 茂烈先世臨安人  
 成籍興化遂居壽之梅峰年喪父繼父役屬志遺俗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初母憐其孱弱至止  
 之乃耕燈然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  
 如顏魯顏之克已曾之自省豈非學之法歟作書克錄  
 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養養  
 日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  
 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  
 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  
 纏綿不禁版淚重造故鄉臨別丁寧言極懇切臣待罪  
 于茲將二年矣願以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  
 前仕微勞賜之勅命舉家感被天寵備分榮堪固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  
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登正  
健等奏曰此事 臣等不知今欲登正仰見 聖孝盛德  
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  
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附廟之禮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  
后居右合稱祔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 臣  
聖明法傳錄 卷七 敬皇帝 二十五  
肅不辦一蚊帳身自治唯一茶盃給薪水出則自挑  
小油燈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韶與係輔傢具涼薄  
皆入其不堪者及烈素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  
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  
有計道其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 上尊謚曰孝  
康慈宣皇后 孝昭憲慈宣太后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  
成化初事 孝莊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祔  
陵時已有廢太后地其稱附廟之說至是 太后崩  
隨 上尊謚曰孝憲貞順康慈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  
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  
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登正  
健等奏曰此事 臣等不知今欲登正仰見 聖孝盛德  
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  
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附廟之禮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  
后居右合稱祔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 臣  
聖明法傳錄 卷七 敬皇帝 二十五  
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  
后宋亦有二后並稱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  
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故也 上  
曰事須師古末世師襄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  
上嘗以堯舜為法 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毫髮  
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  
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聖祖冊立正后我 朝祖宗  
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稱乃從朕壞起恐後來祿亂  
無紀極耳 上曰孝莊太后崩生冊止尊稱焉 皇太后  
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備寬意欲奉 太皇太

孝穆太后

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因重而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健等奏曰容 臣等計議 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眾推執筆上書魯頌姜嫄闕官春秋考仲子之言皆于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宋亦然迨宋乃有兼附名其禮已謬然皆諸禮雜室皇明法傳錄 卷五十五 敬皇帝 二十五

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設 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七日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專稱為當 上即諭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惟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其當 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

禮探之不

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仲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陳偉整理各邊屬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來貢其急既而不來傳報或有異謀欲搶黃粟黃粟者謂京城也又云采顏衛頭目可兒乞魯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俾往關各邊整理糧草以待出師○七月 北虜劉健李東陽請遷至暖閣 上諭州大同鎮總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擄殺墩軍延緩遊騎兵果謂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彼王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曰即日落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恐繼奏曰邊事因急京師尤重居重取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采顏通朔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關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北虜由右

大德高去  
果符諸臣  
折處

今日邊情  
又與弘治  
時大不同  
矣日埃一  
日可為寒  
和

上之心  
公

其定徐議所向耳。徒聞傳言大同險遠木鎮尚可支。河  
 湖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  
 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  
 措。後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以出師之意。大夏亦力  
 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  
 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  
 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  
 將官鮮得其人。軍士死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  
 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  
 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上嘗語大夏某侍郎才  
 皇明法傳錄卷五 敬皇帝 三十八

不斬。則人不勤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  
 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使軍之語。各遵。兵  
 官親禦大敵。官軍有歸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  
 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  
 既奏請。若謂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  
 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許明。事  
 常小敵。或傷裨。出戰皆不許。似此依所奏。是矣。上曰。  
 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下了一場。若止。答。下。是。字。亦  
 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著意。亦須于。旨。意。處。出。乃  
 為重耳。謝遷曰。今邊。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  
 皇明法傳錄卷五 敬皇帝 三十九

謂千古  
笑則

謂心

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  
 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附。陳。字。  
 解。機。陳。善。不是。止。云。教。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機  
 曰。謂。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  
 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  
 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遺。益。且。先  
 生。筆。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

履歷見

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道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瑄各元寶一錠。時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而議。至是召二人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

皇明法傳錄 卷六 教皇 帝

三十

解題知

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號次子曰。猛。猛以失愛。為其土日黃驥李壘所誅。而驥壘毒自有隙。驥以猛。多思。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為慮。李壘拒命。乃猛思。知府岑溥。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壘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併廷賢。檄游歸猛。驥不從。乃以兵徵之。游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游構隙。

十一年七月。游入田州。殺李壘。十五年十月。游陷田州。

猛走免。游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

游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游敗。族誅。改流官知府岑。

猛。降福建平海千戶。○二月。禮部欽奉。聖旨。朕方圖。

新政。理樂聞謫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

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

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府太。

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

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祀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顧鼎。

臣董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汪榮。

李慶陽。疏。詔。上。疏。曰。今天下之為病者。二。為。客。者。三。為。

漸者。六。一。日。元。氣。之。病。士。氣。委。靡。是。也。二。日。腹。心。之。病。

內。官。陰。耗。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也。一。日。兵。害。元。

食。而。無。補。空。名。而。無。實。也。二。日。民。害。歛。重。而。民。貧。又。貪。

墨。在。位。思。不。下。流。也。三。日。農。民。之。害。墾。田。被。占。于。勳。戚。

草。場。受。侵。于。官。府。也。一。日。置。之。漸。既。已。兵。連。又。苦。浪。費。

二。日。盜。之。漸。其。機。在。民。窮。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

三。日。壞。名。器。之。漸。黃。綠。鑄。刺。之。風。既。行。廉。耻。名。節。之。士。

遂。寡。也。四。日。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六。日。貴。

戚。驕。恣。之。漸。疏。入。壽。寧。侯。欲。以。訕。母。后。論。斬。而。上。命。下。

威。驕。恣。之。漸。疏。入。壽。寧。侯。欲。以。訕。母。后。論。斬。而。上。命。下。

威。驕。恣。之。漸。疏。入。壽。寧。侯。欲。以。訕。母。后。論。斬。而。上。命。下。

之詔獄○下戶部主事李慶陽既而釋之先是慶陽疏上 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劾之曰在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慶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皇太子金夫入皆進進出遊 上獨召大張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慶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奉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慶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皇明法傳錄 卷上 敬皇帝 三十一

李慶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擬以釋之朕頗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後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行一事死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頌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遂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頌管內閣諸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四月一日命兵部將南京

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革者皆在鎮巡今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日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語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語之行當退但亦無持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血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職職壞事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看緊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著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安受別賢否若樂云留中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選中若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



事心亦同  
不無一見

先生筆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  
 務使通行。徒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  
 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  
 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  
 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三日。即濫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  
 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  
 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  
 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徒等因奏曰。  
 今國帑不充。府庫無遺。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  
 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  
 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  
 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  
 何故不肯上納。徒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  
 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  
 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半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  
 亦誠有之。徒等又言。王庶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錢法  
行國大  
計也  
必奏若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三

遷懷之  
若而不  
則為不  
不敢明  
在上不  
若宗從  
如法其  
不為不  
雪若然

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擬從所請。  
 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  
 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徒因  
 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  
 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  
 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祖宗設立鹽法。以  
 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  
 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寸是中外稱慶。知上意注精思。  
 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尚各詳悉。講然家人父子之情。  
 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諭曰。  
 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備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  
 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備為御史。奈何寄人私  
 書。于理不當。且大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  
 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河。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  
 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健  
 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備已見。姑令回話。健不  
 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是

初學此

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徒對曰凡係本部承行有木  
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  
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徒東陽皆  
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  
經由吏部。徒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  
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  
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其  
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聞可入。或不竟其辭  
而退。○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于乾  
皇明法傳錄 卷五 帝崩 卅六  
清宮。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大監戴儀出左掖  
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徒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  
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徒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于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 祖宗  
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  
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徒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  
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  
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堂御藥事太監張倫  
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遺張氏  
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

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諸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  
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現  
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徒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徒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統  
天下。○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遵天明道。誠純中  
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大  
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帝仁慈恭儉。敬慎英  
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術宜寺。莫敢干撓。開文思。  
皇明法傳錄 卷五 帝崩 卅七  
賦盜防胡。且崇德報功。典藏繼絕。憂勤惕厲。始終不渝。  
迹其修齊治平之畧。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  
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悼  
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徒  
溥。劉徒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競進。李東陽。謝  
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葉瑄。張敷。華貴。  
緩。何喬新。彭韶。楊守謙。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滂。秦紱。  
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翰。吳寬。張元。顧王。蔣揚。孫和。  
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楨。諸君子。襄贊皇猷。每  
宜方岳。當是時。朝多羣俊之臣。野無蔽銅之彥。士修端

靜之節人懷競躁之耻吏鮮苛黠之風民懷樂利之澤  
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茂咸樸之化焉說者以曰太僕書  
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  
包荒意存裕養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  
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  
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至禮樂  
商周甲戌成庚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  
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  
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師太傅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五

劉健等在內閣後取于任事東陽長于為文遷與  
明倫可其間不阿不激剛實德素所以成弘治十  
餘年之治也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達焦芳李  
鏊皆河南人雖同籍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李火  
能詩大成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使日此子屬  
薄能詩何用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為奉旨來  
居內閣不私故

趙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  
馬進兵部尚書提督仍舊○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  
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為  
皇太后○左承運庫大監王懋宣通往南京浙江織造  
璫等奏請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交賣銀  
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

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買全與健等同奏  
日鹽六千引又與千價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  
全與鹽引臣徒等討曰戶部亦是博節用度耳 上曰  
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交  
賣豈不兩便徒等討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  
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  
帶數十引以此私鹽雜帶官鹽不行流一帝臨終銳意  
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慮 上曰若有  
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  
明旨便于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運鹽字樣勢焰烜

皇明法傳錄 卷五 敬皇帝 五

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打細打只得隱忍  
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倒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  
于始徒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  
內官壞事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  
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  
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徒等奏曰  
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 聖意  
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還回奏云先生輩已承  
行矣徒等至閣後其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  
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去家天

十月建前皇莊七處。曰大興縣一里舖皇莊。曰大皇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蓋亦其時。不為拘捕。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貨。後建前。州。路。邑。至二百餘處。當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木。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

武廟初政。本凡皆疑。已入。漸。皇。各。事。吳。

與上同卧起。宴遊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燕世故。而性剛狠。尤惡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言。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皇明法傳錄 卷五

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了。上信之。于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北虜數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華亭驛。會總兵曹鑑。議方畧。嚴守備。防閑各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

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

謹恭簡

珊。德。性。和。粹。耿。介。不。苟。合。高。湖。遂。為。城。府。奉。職。守。法。不。為。拘。捕。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貨。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重。一。時。南。都。稱。曰。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尋疏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廷選。福建。長。樂。人。歷。浙。京。食。賦。滿。餉。饒。術。熾。感。論。解。疏。登。為。人。宅。心。忠。孝。請。行。諸。大。官。職。所。至。皆。有。惠。愛。

皇明法傳錄 卷五

人。稱。清。天。尤。隆。德。于。作。其。人。才。其。與。袁。刻。與。紀。新。肅。然。跋。歸。林。下。廿。五。年。杜。門。自。守。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七

東莞 陳建

西湖

高汝栻 纂訂

高鳳羽 校

武宗毅皇帝紀

帝孝宗長子 康太后所生 時年十五 太

位十六年 壽三十一 上徽號曰 承天達道 英肅 睿

丙寅正德元年春

上耕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 失職辭

避重任 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 先帝簡任 內閣 奏以

腹心 臨終 顧命 惓惓 以 陛下 為 托 卽 位 之 初 詔 書

下 天下 延頸 想望 太平 而 朝 令 夕 改 屹 無 寧 日 百 司 七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敬皇帝

府 做 做 成 風 非 徒 廢 格 不 行 抑 且 變 易 殆 盡 建 言 者 以

為 多 言 能 幹 者 以 為 生 事 累 章 執 奏 則 謂 之 奏 擾 查 革

舊 弊 則 謂 之 紛 更 憂 在 民 生 國 計 則 若 罔 聞 知 事 干 涉

近 幸 貴 戚 則 牢 不 可 破 以 一 二 人 之 私 恩 壞 百 年 之 定

制 而 不 顧 以 一 二 人 之 邪 說 違 滿 朝 之 公 議 而 不 恤 臣

等 叨 居 重 地 徒 擁 虛 銜 或 盲 從 中 出 畧 不 預 聞 或 有 所

擬 議 徑 行 改 易 宋 儒 朱 熹 有 曰 一 日 立 乎 其 位 則 一 日

業 乎 其 官 一 日 不 得 乎 其 官 則 一 日 不 敢 立 乎 其 位 若

諛 顧 命 之 名 而 不 盡 輔 導 之 實 天 下 後 世 其 謂 臣 何 乞

賜 罷 黜 上 降 旨 慰 留 之 夏 吏 部 尚 書 馬 文 升 歷 先

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

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

文升方杜塞伴門堅執不從瑞慚憤奏文升抗拒大臣

科道皆力為之辨事乃寢昔馬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

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

宜大軍務大夏見 孝廟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

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

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文

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

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敬皇帝

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懇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

一 上乃允 擢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

學副使清終養守制闕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倕以弘治

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

行辭不赴至是即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

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

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為不宜全用觀君之

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 王怒 三司官舊用初

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

狗舊例俱以初一十五 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

得八

此處而書

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訪京師

寧王一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

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摺據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辭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論留且欲以

女妻其子冀清附已清力辭卒求去○權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

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魏皇帝

三月 上幸太學謁先師○所部官張懋等上疏諫騎射 上是之○星隕如月

六月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慧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之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

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

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庚田為莊田○南京國子監

祭酒章懋三載任滿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

懇辭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夫幾劉瑾擅權公等多

遭斥辱惟懋先幾而去云後起為南京太常卿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本  
懋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青無所  
不讀身雖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  
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  
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楓山先生卒贈太子少保

以王儼為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嘗置宅之利官至大  
司馬不為子孫謀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盛  
而自乞恩澤者皆官眷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  
品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  
朝廷從之勸令已到劉大夏亦不  
以肩意通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為兵部尚書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魏皇帝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開營兵馬大學

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

青宮舊恩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為樂漸棄萬

機弗親者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怒斥不信用戶部尚

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

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

曰比大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闕矣夫三老者領命

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必爭

關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以易轍為辭事或可濟

也文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帝濟吾年足矣矣不亦不足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國部可為  
奏疏定式

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章文讀而焚之日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令九卿大臣  
上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親近

茅焦解衣  
面折廷諍

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  
靡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  
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

不知世多  
少抵觸而

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嫖  
喪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

後漢方者  
聽之謬于

占感非吉微切錄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載皇帝

遠日之功  
則法言則

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 帝業皆在 陛下 一身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

不如賢誰  
也若此時

輩麤粉菹醢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  
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

視矣

章乞請急降羣奸以保 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此時諸老  
尚有以道

劉健李夢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  
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

不允于是健等  
以去決之各上疏

求退初閣議持言官  
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

事不可激  
激則變生

惜乎諸老  
之太深耳

使寬之安  
置南京者

多少事  
進之言當

詳於不深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請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  
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

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  
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執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

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又不可即  
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眾皆惴惴莫對惟韓

文畧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蓋寤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

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  
奏于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載皇帝

會天晚待明日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上  
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輩

上為之慟瑾因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機今左班  
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

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  
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西

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  
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

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劉健謝遷去獨留  
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理等罔休惟

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元淨軍仍遣人繼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

大學士謝遷劉健致仕

徒在內閣馬文升在兵部每以軍機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等官健稟旨不准許進為戶部同平江伯禦慶畏怯無功罷進職熊芳為吏部建言禦慶四事健稟旨云這本所言室碍難行幸廷為鴻臚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中書居要地而不徇故舊者僅公一人耳世宗時意欲召用年已九十又三年卒贈太師益文靖謝遷拜相嘗舉王整吳寬瑾謂遷為違詔格與劉健俱就職又矯旨削其弟與子官瑾誅復職世廟時起少傳八十三終贈太傅諡文正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健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于瑾因得預為之所既而劉計二公皆去位東陽獨被眷留初皆以為東陽素有名故爾及後劉瑾劍道玄真親于朝陽門外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補瑾之事為真

下戶科給事中劉龍刑科給事中臣紳於儼擢吏部侍郎王整為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登蘇州吳縣人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被誅芳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由是瑾等黨勢日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奏成憲在任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源先奏為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提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皇上安居深宿中以絕海戲禁遊幸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慮預防意在劉瑾也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送程旨送衛杖而戍之至河陽驛因傷重成馬妻度氏斬蘆荻覆尸葬于驛後○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遣孽以正國法內劾太監高鳳伊姪高得林招權納賂彥徽等保留輔托大臣劉健謝遷疏入劉瑾大怒程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



蕭修高

以文不能防姦。捏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采一驟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除。

翰林之職  
坐席清華  
而高才之  
士或不修  
居以其無  
政事之可  
見也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擬重端介。不為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濬為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降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報皇帝 九

王守溪長  
極云劉瑾  
擅權不若  
誤文義中  
外恭疏亦  
送內閣第  
內閣自為  
觀望皆逆  
推其意而  
為之故瑾  
蓋其其惡

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簡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律嚴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濬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稟。自李東陽輩必極稱美。務為容悅。云○南京科道戴鏡等被逮。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論救。劉瑾大怒。矯旨廷杖五十。因請龍陽楊昇。丞守仁回

至錢塘  
冠履于水  
上浙省二  
司俱以為  
死家人亦  
成服守仁  
乃

至錢塘。慮瑾知之。恐不免于禍。乃乘夜伴為投江。而冠履于水上。浙省二司俱以為死。家人亦成服。守仁乃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家。駕言投江有神助。故得不死。欲以舉動寧王為窟。或謂之曰。畢竟為累。乃赴龍場。○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樞職發海南為民。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勳。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勸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勅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為民。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報皇帝 十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謙賂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觀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

之遂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遂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適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禮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乘轎，為邏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于西長安門，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謫充邊衛軍。

閏正月，諭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戴銑被逮，以翰往送，且贖之。○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壽進疏論救戴銑，瑾怒，指旨械繫赴京，罰米罷其官。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憲皇帝 十一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冀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房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高汝拭曰：劉瑾用事，一清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稱之，瑾惡其不先白己，內批罷逐引疾去。怒，解不已。下詔獄，李文達力救釋之。瑾誅，拜兵部尚書。公凡事善調，答能應變，尤能草事，有敏於午。一夕

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在吏部起廢，故與凡理。所稱指者，連亦以起，歸入罪，言不盡用，遂謝政歸。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時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這多少說話？瑾以廷和等皆舊東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連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部尚書。○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以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制宰，憲臣不能禁矣。最為害者河南鎮守皮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憲皇帝 十二

堂，剽取民財，備鄉野，釐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逮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府，莫敢言者。十月，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乞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見有軍民管業者，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太性氣廉厲，風度稜峻，由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言官潘鐸等復疏奏有敢成之節，克胤之才，劉瑾又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

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秦恭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秦罰米有差○取回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悉裁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批草泥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毅皇帝 十三

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高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仰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琇于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為首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

外皆歎○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會有密所者縱赦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怒未快于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院修撰康海大有才名與劉瑾同為關中人瑾素慕之欲招致門下而海不肯往夢陽所親有張生者曰子處今日之勢十有九死耳僕私計惟一人能活公公肯以一言乞之適可李問何人張以海對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死生之際始免之獨不愧于心乎張曰不謂子為匹夫之諒也康公憐才愛士况子當患難必不吝舉手一援夢陽取手板大書十字于上曰對山救我非對山不能救我對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毅皇帝 十四

山者海之別號也令張生馳以往海見之曰是誠在我豈敢吝一見不為良友避咎耶遂詣瑾瑾焚香延之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便目左右治具為海款海口此來欵有請于足下許我我當留如不能許海從此去矣瑾固問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昏闇若是瑾疑海譏之乃而發赤曰于今三秦豪傑有幾海曰秦中豪傑有三昔三原公秉銜進賢退不肯非其一乎今有密密親信之臣手秉天憲口代天言又其一也此蓋隱隱指瑾瑾悟而喜曰尚有一焉得非先

瑾之遷朕種根于此  
互爭其能自相屠戮  
理也勢也  
此等之言  
令人聞之  
止舌

三原公王  
其語妙  
亦奇  
不作也而  
大奇手板

隱語都好  
解悟却能  
一分點樣

為友受誣  
無怨

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我不識也海曰學生豈敢當亦不敢道昔曹操憎禰正平假手黃祖殺之此是奸雄小智若李白醉而高力士為之脫靴方是容物大度瑾環然遊席曰先生得非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殺海曰李生無知觸尊怒死不足惜所惜者關中文獻舍此生無與寄足下非關中人乎亦何忍殺李生今桑梓文獻自此墮墜瑾曰主上怒夢陽甚必欲殺之今康先生以此責瑾瑾當為先生為李請命於上俾及寬政海遂大呼拜謝曰若此海當為足下作竟日歡矣與瑾酣飲浮白達旦明日有旨赦夢陽而瑾因與海密遂催清議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敬皇帝 十五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元禎江西南昌人學有稱東自先生入仕籍四十餘年退居于家三十年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其營未入關者幾及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憲晚節堅志不山之為高云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意馬朱瀛者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

徐禎

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載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眾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十人俱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敬皇帝 十六

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禎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劾送該年餘監銀兩禎弗從瑾派衛之後禎復命俟于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晚禮即捏寫旨杖而戍之禎傷重死于獄仍查取其子徐樸起解補伍及瑾敗始釋焉○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奉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而楊廷和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瑾取其兄廷和入閣許重謝瑾許之至是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此始廷儀以白金

一清數不  
免虎口矣

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  
于父春春仕至提學會事于慎正德末年狀元

邊柔以罪乎李東陽亦救之得釋放還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報數不明枷于東

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諸威

眾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皇帝 十七

于月輝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

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

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特

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

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

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

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

謚端毅○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程旨差官校械前戶

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監數月罰米一千石家產不

以償皆稍貸以給

八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請成肅州大夏在兵部

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饋貨

孝宗密遣錦衣官察之宇倩李榮解得免宇恨甚至

是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郡劉宇又徵聞造膝事

衛之與焦芳諸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千是

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

中外識不諱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

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

議左都御史屠滸言聞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

不死可無皮耶乃與劉宇謀必欲死之會李東陽居內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皇帝 十八

閣首雖不能直抗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謂大夏家實

貧始署輕賦夷人遷徙請成廣西焦芳曰是送之歸也

乃發肅州衛承遠充軍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

指議爭相全以資道路費大夏前不受居甘肅久之瑾

詔始赦歸復其官爵八十一卒贈太保謚忠宣○大

學士王恭致仕參見劉瑾兇悍趨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不樂遂累疏乞休歸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

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有山東

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

奏請查舊盜七十家富主憐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李

唐時楊滸  
坐罪當斬  
死命杖之  
丞相張瑄  
神上議法  
杖贖死恩  
則其母解  
若受若罪  
以為解止  
可獲之徒

東國長  
聖然大小  
臣上得罪  
者多藉其  
姓解罪  
則其并  
賜者不少

嘉慶人  
為人所小  
和聲亦  
知其功

天下大約  
以東陽府  
慶而不却  
其國事法  
受清治然  
奉使天下  
除受其  
者如此

東陽極言不可得免查究。瑾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  
凡有公錯誣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罰米實邊。士大  
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  
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關倉。地  
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  
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  
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冬。調翰林學士  
張蒔為鎮江府同知。蒔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  
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翰林修撰何塘為開  
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也。○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  
瑾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歲時 十九

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云。此  
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  
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四川盜起。召致  
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  
是月清卒。

清福壽晉江人。師躬厲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  
不倦。家極貧。雖位至祭酒。恒借貸于人。以足風四方  
學者。宗師之。  
稱虛齋先生。

已巳正德四年春。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賈。賈提學

東陽極言  
夫不願為  
根連率可  
為名官  
常州無錫  
人

翰林上者  
後事于詩  
文下者徒  
滿于酒色  
國初出入  
均勞正理  
此同意未  
可事非也

千罪人下  
聖之意何

江西教尚道義。以身為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  
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  
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  
不測。東陽力解。乃得致仕。後瑾誅。起為禮部侍郎。以母  
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侍郎。辭不就。卒。謚文莊。  
寶性度端雅。臨事稍謙。學未嘗疾言。色。潛心著  
書。開拓古今。為提學。論諸生以義。則分私之辨。及忠  
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惠民。  
嘉訓課農桑。名重海內。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  
俊等為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為禮屈。及  
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恚不肯。或厥之謂文士不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歲時 二十

習世故。趨所同。忘者十餘人。遂調南都。真外郎。注。嘉  
官俾擴充政務。○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  
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汰邊儲。初  
國初。如何充足。謀者以為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  
後為勢豪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  
遣胡汝楨。周東揚。武顏。顧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  
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  
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相。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  
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  
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為名。瑾初始手

起升官果而重怒馮此舉頭得實到勝明之意

其時盜賊多其官便

張其而張其富主也果每也其捕之與其心于是斷州

劉六劉七因是聚眾

練果請職有才通相宗憲李三才一流人其請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

此矣。○遣御史竄泉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屯軍雜居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響馬賊。劉瑾欲速除之，遣御史甯果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果等令携家眷，責以滅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果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瑾以捕盜有功，陞果與毅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毅皇帝 二十一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南京吏部尚書。○冬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綏為吏部尚書，綏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有才可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亦薦其請，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

命王亦百二長可及但大節既虧事非流解矣故若于惡居下

此疏大有關係則文正之在當日頗有視回其秋果公之朋族于偽朝者耶

入閣遂代為尚書，綵一意事瑾，然亦有一節可取。當此時賂賄公行，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謔。諸老儒惟惟命是聽，孰敢吐一言相正。綵嘗勸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皆以明公為名貽患。不小。又曰：明公威名甚盛，左右之人不無假虎人謂明公且知之。綵獨謂此曹誤明公耳。瑾納其言，遂禁饋遺。于是剝削之弊一時少息。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王鳳洲史料詳載其事，比于句文若之于曹瞞，然駭成性淫縱無度，其卒以敗。○四川鎮守太監羅鑑請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毅皇帝 二十一  
便宜行事，瑾許之。李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

徵正亦大

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  
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  
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  
且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  
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

閏九月奪平陳熊爵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時瑾橫索  
金錢熊不應必欲致之死東陽為之解瑾謂熊所犯罪  
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  
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徵皇帝

二十三

議論俱有  
根據

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  
俱以革陳瑄不從所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  
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嘗所殺但因  
供給餽餉不絕遂以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  
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  
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  
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次日旨下革爵○虜  
人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  
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  
劉瑾奪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

正德中入

關不由

林若三人

一清以才

能劉半與

元皆以阿

附而得

此等皆

作障之

對命之

若無此

生非分

真自可

全性命

輒日修邊或曰進幾里捍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  
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尚書才寬  
庚年正德五年正月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  
軍務督陝西四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劉瑾專政欲謀不軌  
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 上調永南京奏既即可即日  
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  
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即奮拳毆之谷大  
用等勸解 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徵皇帝

二十四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  
史安惟學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  
天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  
王骨相視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  
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  
倍益項畝畝索原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敢  
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為酒召都指揮何錦周  
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  
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江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  
趙爾弼及漢至巡撫少卿等不至鎮守總兵等入塞急



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符侯泰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為偽檄言瑾盡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囚徒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教皇帝 二十五

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請成馬門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際已字民時都御史屠瀟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瀟曰願德有大鑄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本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 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醫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

此二句深已字民之實效也

廷舉囚服格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亾私盜狀御史大驚釋之瀟歷陞左都御史入為吏部尚書時廷舉為令十年矣瀟猶啣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陞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承成雁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四川巡撫副都御史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教皇帝 二十六

林俊破賊於通江縣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兵及調僱回石柱等處土兵敗之殺溺水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趨通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月京師旱霽○以涇陽伯神英為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真鑄朝廷聞真鑄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廷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

張永之平瀟亦一時無一清之真鑄

四川賊藍廷瑞本

一清知承  
與理有前  
際故微言  
以解之深  
耳

吳者

承真可與  
深言

平實極

銳亦有必  
人也

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清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願公上前。即退。瑾殺奴猥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其鑄。檻送京師。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為外應。朝議用助為參將。鉞為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助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紉游兵壯士。候保助等諸兵至。從中發為內應。俄而蒼頭書

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遊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清。遣古典兒。密告鄭卿。令及正。遂殺魏真等。十人。鑄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嚴皇帝 主人

秋七月。四川成茂地震。有聲如雷。津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真鑄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真鑄。錦廣等。至京。頸繫真鑄於諸王。備鑄廣等。下錦衣獄。廷鞠伏誅。弟真鑄。坐黨廢庶人。楊一清起征寧夏。實張綏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歸。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伴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乘間共訴于上。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蒼粉矣。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同上。

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睡熟。令牌子頭入問內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看牌子頭數人。問上安在。對曰。在豹房。遂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廟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執瑾就內獄。黎明抄沒其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斛。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盃盃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綏于獄。緣在吏部。一意專任劉瑾。視內閣。茂如也。故事。吏部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嚴皇帝。二十九。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綏不與聞。事事忽之。一日東陽等。邀其遊郭西寺。看牡丹。躬至張第。張不出。凡二茶。許使一介傳命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東陽既出。面若死灰。顧楊廷和曰。張西麓乃以辦事官待我曹矣。當其為吏部侍郎時。有同鄉劉某者。自撫州守。召為太常寺少卿。繼娶美而艷。張欲奪之。過某而問曰。我有求於若。肯從我。我乃言之。某曰。一身之外。皆可以奉公。綏曰。我所求者新嫂也。若已諾矣。某錯謬不知所對。俄而昇夫至。則立迫之升輿矣。又欲奪平陽知府張恕妾。不肯與。綏令御史以查盤致其罪。成恕追而出。妾以贈始得末減。

其性淫縱如此。是以內閣以下。皆畏其威而恨之。瑾敗。即捕綏下都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尸。家屬流嶺南。○諭平實鑄功。封仇鉞威寧伯。升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宣鑄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珩。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為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中書舍人。○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

去一劉瑾。復生諸瑾。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嚴皇帝。三十。

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于是瑾黨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擾矣。○革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勒令致仕。瑾兄景祥卒于東華私第。擬是年八月十五日。景祥獄于。是夕。候朝。庭集。即為變。故是時。夜禁甚嚴。星出。後家然。無幾。大驚。有。中夜。竊聽者。第聞甲兵。鋒然相繼。及瑾敗。止。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楊用修  
孫黃中等  
倫裁餘冬  
錄案謂生  
芳字不詳  
狀元降門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潛消禍變却又獲功冒賚乞賜罷斥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析點畫為句極工巧永大悅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升知府論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徽皇帝 三十一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泰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後調兵討誅之○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前大士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除名為民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翰林是科  
不得不開  
模矣

江西盜起

流賊劉六  
劉七齊名  
名作亂

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集合是春累疏請疾未允  
強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上一日積會  
試錄所刻文字錯謬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  
官有諱之者也忠問之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發兵征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琊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川  
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  
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珠大夏自  
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  
一謚忠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七 徽皇帝 三十一  
劉忠宣明諱若愚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實  
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孝肅忠誠懇切如  
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教也陳獻章謂東山先生  
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吳廷舉謂古人有  
言憂民如有病見客  
似無官公足以賞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  
史監章會兵討賊藍廷瑞駱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  
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  
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翦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  
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劉  
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

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甯果所逼。遂聚眾拒捕。劉瑾誅。果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眾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皆騷然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眾北向。上命兵部侍郎陸完師以禦之。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可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徽皇帝 三十三

恐官軍在北。賊在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宜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

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兩川之寇復熾。

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權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璉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璉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各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徽皇帝 三十四

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開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

張偉純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榜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居官廉潔。大臣無及。積又剛直。不能存。此是好清。忠近勝。公若壽者。能凡。中錫招撫。未嘗不欲。招安。以。辦。用。事。求。取。不。得。故。耳。不。得。後。保。而。罪。

中鏡竟世

何景明作  
樂陵令行  
以樂陵配  
平原平原

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  
 德州桑兒圍駐兵劉六等來謂中錫問誠撫之劉六欲  
 降劉七日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  
 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  
 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  
 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  
 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遺錦衣  
 官校捕中錫及倖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傳筆  
 爵開住○冬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  
 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載皇帝 三十五

新紀于  
山卒時于  
李希烈  
公初即  
賊後卒不  
免于逆  
二人忠節  
古今事同

刃俟于實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今日守吾令視吾旗鼓  
 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  
 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寨  
 婦以干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  
 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河南上  
 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強縣知  
 縣侯牙與賊戰死 朝廷深憫之咸贈官賜賻馬趙風  
 子自與劉六分夥為寇眾至數十餘萬漸引而南河南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七 載皇帝 三十六

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  
 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飲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  
 有勝負焉○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  
 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沁陽前  
 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  
 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  
 馬文升尚書家亦在圍中遂引眾去之○命禮部尚書  
 賈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擢吏部左  
 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特名

道入民具

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乘直陰實出黨通僞道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李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塔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延無敢諫許會番僧奏計田百頃為大慶法

此據正而

王下院尚書付珪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賊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解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詔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孝皇帝 三十七

此節不亞

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得乃聽命○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渡小黃河類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夙燧等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太元師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師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師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青虎黃三千直抵幽燕之境

激肆無忌

龍飛九五重開混混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

黃河清

草不遺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即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攻唐縣不能破餽賊數營二十副燒民居去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權眾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陞提督軍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駭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獲眾數萬然多撈掠脇從之眾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

如此宜動

不明為有被賊之日

擬軍士殺

依真人大是河慎事

以會肥家  
那官瘦國  
自有軍國  
朝廷之憂  
焚帥之樂  
事也

端廉正市  
名臣

諸臣依違  
觀望不遇  
為官耳  
及宗社死  
不償其身  
且不保矣  
何官為

華林賊

周憲父子  
死難

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糜餼  
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  
虛耗○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  
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  
大議衆莫敢決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  
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太監李廣敗時  
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彈疏媚上獨不能及文升  
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  
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  
示倦因與焦芳等不合乞歸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皇 帝 手 九  
郊構于中貴人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七瑾誅芳斥贈  
太傅謚端肅○遣太監陸閣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  
部尚書傅珪陸閣以陸完等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鎗  
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  
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  
熾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  
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問監鎗傳旨令珪致仕○江  
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  
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平之特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  
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

收降之數

平華林賊  
兼平高嶺  
賊

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兵敗憲被執成之  
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  
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  
事中黎奭往勸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  
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真麾下有智畧任用之  
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  
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  
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  
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  
為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枚登山歷重險上黃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皇 帝 手 十  
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酣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  
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  
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  
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  
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碯東鄉賊皆平之○延綏榆林  
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賊  
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  
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  
又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皋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  
軍敗賊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劉六劉七齊



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獄囚掠汚婦女  
倘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  
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  
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邳州之泃口  
集遂由贛榆過邳城辛丑復擁眾寇邳州去城二里許  
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  
過其隘施弩礮賊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  
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放營踰距山去

三月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淦驚偏度襄  
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徽皇帝 四十一

處諸軍奮擊屢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灰者三  
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  
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  
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  
庚子至邳之新安迤邐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  
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燧欲還六  
安適督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趙即二千  
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  
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

成至應山奪度勝削髮詐為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  
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馬炳然小  
說其為  
知縣時  
殺之報  
劉六死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賊至團風炳然  
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到南京馬怒罵之  
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橋擊於水其幼  
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派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  
江通泰等處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  
港遂凌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皋京口濱江之區咸  
被創殘六月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進運蕪黃登  
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氏河江口遂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徽皇帝 四十一

劉七死  
彥名

大風之作  
乃天兵也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成齊彥名為游兵所誅遂  
旋師劉七等仍泊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  
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  
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眾二  
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  
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

水老鴉其  
法亦奇備  
不知

八船其眾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  
臭穢狼藉互相恚詬已有自戕之謀蕪人有應募獻計  
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為具  
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吸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  
透船即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  
為之賊簡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  
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所  
感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  
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郁永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四十三  
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  
險鎗矢瓦石雨下塵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倡僧行  
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又  
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  
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踞行  
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蠅將士有被數  
箭或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  
已具舡艫山下以備竄逃至是竟嬰谷下山欲上船而  
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  
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為

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賊截沉  
水賊夥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旋師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為高平伯陸  
閻弟陸永為鎮平伯威寧伯仇鉞進封威寧侯都御史  
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其  
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衛  
都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  
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備贊宏各廢一子錦  
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因詳○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  
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大同宣府邊  
軍各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  
如班操例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  
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六部科道皆交章  
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  
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後陳其十  
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閣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  
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  
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賞珍  
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設宴云  
皇明通記法傳錄卷二十七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八卷

東莞陳建 輯 西湖高汝栻 訂

高汝栻 校

癸酉正德八年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作亂擢右叅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每日賊內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議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首因敗以為功為廷舉廣西蒼梧人剛介有為先為廣東叅議劾奏太監觸怒劉瑾遠係詔獄柳號

正德間  
中興盜用  
賊兵平  
皇明通紀  
平江府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瑤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殺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僊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理山西太  
原人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為戶部尚書○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為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彬蔚州衛指揮倬羅幹有機械嘗貸衛人劉老銀久抵

劉實亡賴後彬騎過劉門劉過立街中彬下騎與揖令僕牽騎與劉且謝曰以此債息錢遂步歸甚以為愧後隨遊擊許泰討趙燧諸賊為賊矢貫左耳僅能取箭不能取鏃尋有職京營值武皇閱武小教場唱名及彬問彬鏃貫耳故彬對以其由上呼至御座前親為取鏃應手出且曰汝宜待我因重賂錢軍引入豹房彬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復機警善趣人意侍上左右時

孝廉二字  
德茂烈骨  
之無愧色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清苑縣間莊社皇莊○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於上賜以國姓時寧不知何方人少孤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姓錢生而學敏巧媚異節兒能頗愛之時鎮滇粵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鎮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頗見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尚富貴無相忘寧懇謝曰君侯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幾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成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者張

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為極樂走馬  
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為義子。俄進  
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  
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由上谷西之雲中穿  
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寧  
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歎。威澤所  
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自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參將。鎮金商。嘗故勸殺  
平人。二假其厥。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  
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錄中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皇帝 三  
貴人進平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罪。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不能得。  
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願諸公居常。何魚肉  
我耳。乃婉轉為。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寧矣。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安吏部尚書楊一  
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  
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遣兵於禁地。其  
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皆皆創切。時不能行。  
禁中飾堂釋殿。果朝未有。至正德中。進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並導。上建佛殿。有梵宇。引耆僧。出入禁中。  
上始微行。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

平之澤為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  
喻思倅。次征內江路松祥處。討崇慶州范濬。羣盜悉平。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太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  
澄為考試官。取霍鼎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泉。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借修志。欲  
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裁革去。南昌  
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屯田廢。  
衛復。章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  
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皇帝 四  
全卿完字也。遂遣完將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近習張悅。張寧。錢  
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  
之婿司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與良  
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發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  
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  
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  
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  
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  
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慶明。以疏下

閣擬片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敢動勞廷  
和超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  
管業寧王既復護衛益橫驕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  
不聽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請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  
票旨出於楊廷和宏以請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  
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  
近幸以為宏嗾之乃共謀諧宏於上勅令致仕○命  
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恭預  
機務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教皇帝

八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先是土  
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進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  
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民一  
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

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  
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

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  
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召三邊人馬外過  
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

官多則民  
擬十羊九  
牧自百乘  
之甘肅既  
有巡撫有  
總督又有  
總制何益  
也哉

公道何在

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  
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  
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  
總督不聽澤至甘肅召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  
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  
為番夷可以利階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  
器一副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慶  
陽落職閉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  
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慶陽復起用宸濠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教皇帝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君昂以選法不公劾之章下議貶諸君  
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得罷昂不聽詔諸君昂休  
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也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

全同一代  
具才異款  
校書重覽  
情平無私  
理以養心  
幾附大傳  
附載

亂事朝非  
無改而改

後之當事者勿輕議

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其故由於掌錢數者以糧草收折色往往恣意挪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折色以備不虞極易既足氣自百倍矣

乙亥正德十年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由御史李賢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而例不治事有歸節病民未始不裁抑志故凡如建寧室皆得善保厥位不失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親榮被寵封列於五等然能前種長法子姓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肅然不夫為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

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

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視時陸完猶在兵部

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連植滿速兒王畏威悔

此舉大夫  
天朝之重  
德況修靈  
召賜城印  
終不可得  
乎春秋謂  
以請夏而  
親戎狄致  
金幣之奉  
首領居下  
其策難施  
君子不能  
無嘆矣

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撫等官各加恩典送取澤回京上好養盡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

鴛頭數十作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鴛頭大加裁損上怒命申涓詰

責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謫瀘州知州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

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往往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責其成功不肖

者難以掩其罪狀令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民生不安皆曰於時不能行○文安縣一日河水忽漲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

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秋北虜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

永幼奏朱寧需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

盜賊甫息瘡痍未瀼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兩電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

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

古之良吏  
久任獲  
漢世為  
者不長子  
孫今宜  
吏教養  
孫家廷  
小注有  
謂法其  
者也亦  
謂矣  
此南文所  
未見

方良永此  
賦尼落  
好之問  
此舉

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推陛下寧不為之矣。心乎。臣推未寧。寵藉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筒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致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山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未寧頓懼。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其害。方良永。字青。廬。福建莆田人。性至孝。並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參事。以不肖。謁劉瑾。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功未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延臣交薦。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嗣後起為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九月降刑部主事陳能。曹春等。時昌國公張鶴齡。延齡皆慈壽皇太后弟也。以恩澤。侯自先朝。憑借寵靈。頗肆驕橫。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曹昂。為延齡奴。因以星命得幸。昂嘗語同輩馬景等。謂其父傳六甲六丁神術。能役鬼兵。景等信之。祖益神其言。後祖父子不相能。每私

世寧仁和  
大綱

忿置而景等亦厭祖。潛於延齡逐之。祖忿怒。挾奏延齡。與其子昂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以景等下錦衣獄。昂等下東廠獄。時都督錢寧掌衛事。太監張銳督東廠。皆觀望不爾。治會有旨。將集多官廷鞫。祖聞自悔。恨仰藥。死。當時亦以祖暴死為疑。其提獄主事陳能。巡風主事曹春。司獄王子明。皆得罪。延齡尋餽錢寧。張銳各五百金。尋獄遂以解。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潘陽衛將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協守宰。賄結權貴。親以暹私在位者。首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發其奸。遣威望重臣。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教皇帝。十一。假以便安。以消隙。寢邪於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干機。有司。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疲死。御史徐文華等咸頌其冤。乃得減。疾。請戍遼東。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食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安南國王黎暉為其臣。陳嵩所弒。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德。管國事。改年號光

國傳四世  
復為高所

紹陳壽子陳果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及其酋阿傍阿昔阿華等  
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  
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運巡撫都御史曹祥  
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  
監視且勸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  
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聖書命文盛勸之別勅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  
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  
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構砲水寨伏兵討擒賊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敬皇帝 十一  
首阿華進構羅襪察檢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險阻林菁叢密易設匿為寇諸苗正  
長山谷性野悍嗜殺又守巨或時科擾徭民多並聚  
為毒利故諸苗  
輒相煽為亂  
三月丙旨起放開任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  
准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欲于 上善騎射解胡樂走鹿  
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瑞皆呼昂為  
鳳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數騎過飲既歸  
有所召作良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疎  
四月時江彬與許恭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  
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於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  
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

水朝惟光  
仲濟可  
光臨文正  
我朝亦未  
併以于  
人

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  
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  
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  
衛事彬恭輝等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前  
敵等使人臧賢表裏弄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阻格不  
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  
郊羣臣屢諫不聽  
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國朝  
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蓋自東陽始先是東陽  
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之 一清渡德馬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 一清偕同列梁  
儲新貴就問之東陽以諡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  
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  
首曰荷諸公矣  
陳建謂李西涯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權奸脂膏  
浮沉貽誤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諡為文正蓋於  
憲授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然劉瑾誅戮朝臣  
優與大獄東陽多所撻回則陰受其庇而不知也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  
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樂之敗沒初



成化數十  
年來西陲  
以治家  
印為一奇  
皆大略  
松德可也  
數外去關  
中五千餘  
里上界  
極之以  
求海以  
之以  
其不解其  
何故也

納幣之儀  
方使乘  
之師已  
外  
其  
且增一  
脂何等  
施者此

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新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據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禮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朵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爾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掩護，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教皇帝 十三

一清在內閣  
士類  
本與  
考午  
金神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言內閣楊一清不報，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合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未嘗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給賜傳而歸，值江以家焉。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教皇帝 十四  
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太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自與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管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五月擢吏部侍郎毛澄為禮部尚書。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除名，土彝番之使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密

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會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投鄆都督夫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極  
捷獄繫成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者於賊退後極  
疾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極成虎都六高亦火者撤者  
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  
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夫  
拜州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  
澤大懼密謀於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捷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於吏兵二  
部日須彭清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爾維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皇帝 十五年  
奏計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內寧之敗巡按甘肅  
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  
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  
之威兵部請劾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  
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  
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  
紀門下實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  
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  
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  
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擬罪毛

澤固一附  
剛擬致  
之不熱  
除給與  
不能無

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  
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諫知府  
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  
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  
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  
閣風旨以為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  
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  
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  
是兵部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為民李昆  
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皇帝 十六  
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於午門  
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正  
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警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  
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  
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外  
任  
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念日吾恨不  
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同馬王項以語寧且日為君致  
彼來私察之於是區學屏後澤過項  
現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嗾之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  
請起之既至備遷廷和居已上

嘉靖初言官職疏劾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濶濶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公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奈何公勿論公終不辯勃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濶濶兵非公也實不齊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御者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也君子曰廷和夫處馬未有不恃然傲且辯廷和罪於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泰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昇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報皇帝 十七

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昇藩封非齊也念此土廣且饒蒲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母收聚姦人母多養士馬母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

輩導之也彬導上出宮遊戲上乃從服從德勝門山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及度居庸關幸宣府因駐蹕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上於立春日迎春彬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載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自是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

視公卿潛懷不軌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報皇帝 十八

末年英宗皇帝誤為姦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瀋陽虜處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疾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獲賊以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導引去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悉除奸

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

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發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  
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  
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  
未集在虜之衆杳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  
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  
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  
關而還○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恭為安  
邊伯冒應州功也○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為江西

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十九

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  
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  
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惟宸濠因其  
子為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偽談道學矯情不仕頗  
曉天文兵法識語宸濠致濬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  
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  
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  
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  
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

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空行事亦防濠也  
兵部尚書王瓊為地方患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空行  
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  
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太皇太后

曰辛貞純皇后○江西橫木賊謝志山等捕崗賊藍天  
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率  
率兵分道進討平之

四月朔 上以太皇太后梓官將葬親詣天壽山祭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二十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空輕出 上  
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

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  
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

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  
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

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過者 皇上時出巡遊  
人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

此疏毛紀  
筆也可惜  
痛切論年  
果有宸濠  
之變偽敵  
正指此為

所特甚正  
所行其大  
亦準期保  
祖制因緣

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公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教皇帝 三十一

日。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劔而起。不復促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韃靼擁眾渡入陝西。固原。清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遊。

駐蹕宜府。初江彬勸上于宜府。治行宮。越歲乃成。廉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延遊。可故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乘遠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進。數導上。遠出。及既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宜府為家。矣。上厭。九月戊戌。初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林。事為獻。遂為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以為酒肆。劫日官食。庚子。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將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侍御。至數十。傳仁道。一。不放。南顧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思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究。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教皇帝 三十一

利歸於豪右。况南顧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小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既浚其膏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從之。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幸欽女。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唐。堯。劉。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上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二月壬申還京師。

皇明通紀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

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洵洵，時

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發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

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

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

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嚴皇帝 三十一

疏連入，太醫院士高蓋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

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

李師傑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

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上大

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蓋於錦衣衛獄。

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

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

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

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

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

是為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火諫。於是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是役也，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火諫。於是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蓋發

充軍，鞏、良勝、萬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

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

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

以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

中三衛軍人，進黃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兩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嚴皇帝 三十一

賊擁入左布政使衙內，要將符殺成時，符已陞都御

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

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自殺。成時、孫奉、借稱大總

兵等名號，餘各分為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

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

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

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進貴

等以鎮守府前宰監，後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

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繼成葉

元保，擊入九仙觀，獲賊，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戮，廟屋

頂板跌下，就同姚壽鄉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爾壽戒飭

寧王宸濠先是宸濠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

銳盜賂諸奸伎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

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宜劉

長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

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伎幾殺順

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

一閏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

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復兵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二十五

及南贛河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

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各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

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婦人盧孔章等分

布大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

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

為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

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

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

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

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

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

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

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

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

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

索金壁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從積憂勞數月鬚髮盡

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閏

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達謀先召兵勤

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勇羽翼出不意自江

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至宸濠林墓中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廿六

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逆賊亦以防變宸

濠恐賊獲於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

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

獎宸濠差人載金官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

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

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

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馬與饒寧有隙

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

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

寧王孝謹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議爺爺不朝也

上疑之寧王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  
廷和為乘間 旨令知寧王有反謀且知 上入張忠  
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 上知  
濠差人聞京師令太監韋彩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  
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  
上言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 陛  
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  
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  
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  
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嚴皇帝 二十七  
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  
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  
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  
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魯御史沈灼等又復交  
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  
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  
曰適聞錦衣衛宜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  
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口適聞宜召駙馬何事廷和  
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恠怩曰宣  
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

嚴

此意也且幸其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則  
且瓊至左門門崔元入內元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  
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  
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  
宜宜諭文武羣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憤  
恨不能達乃留崔元等不行翼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  
意然後行○加王瓊少詹兼太子太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  
死之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  
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嚴皇帝 二十八  
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  
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  
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  
震都御史戴瑄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為擒我  
也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  
吳十三度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人  
震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  
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



曰天祚暗居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取火。又曰：汝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併許達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墮，燧於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恩，聽金山和政胡濂，參政陳果，劉紫，參議許效廉，黃宏，食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金，械鎖於獄。偽置官屬以割舌，徐欽，高鏡等為太監，李士實為大副。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濂等 三十九

劉養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俊十一等為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為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絕不食而歿。參政王給，季教，食事潘鵬，師，焚布政使。宸濠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妻伯，則四出收兵。○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頌，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頌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守之。○睿聖獻皇帝崩。

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謀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宮掖，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禱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宜府，稱為家裡，賄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濂等 三十九

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乃留宜春王拱，格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偽勅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給，參贊軍機，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廢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督楊銳，皆指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潛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求賊勢，遂怯。○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下獄。

衛欲尋釋敬言官合詞論蕭敬泰用盧明陸完錢寧蘇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以宸濠戰於鄱陽湖擒之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胡必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即兩吉安倡率舉事守仁遂以知府伍文定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皇帝 三十一 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備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時徐文英新淦知縣李泰和知縣李梅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於樟樹鎮及奏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貴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新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衆徑趨安慶迎賊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

宸濠之賊

於賊黨開門迎候諸兵存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空春王拱樞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官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棹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奮爲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是日金寶橋士火戰守仁令以小舟載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嚴皇帝 三十一 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前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棄妃遺投水成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其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楫車哭曰村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皇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珣先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其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允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日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璠即入奏會多官議

於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若卒反不足慮急宜降  
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  
嗣守安慶檄江西諸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  
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濠  
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濠之  
策而 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威賢事  
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  
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梁儲等 三十一

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

九月 上祭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

奏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繼之鄧湖侯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

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

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

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勝從今為窮

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

不亦難乎永浚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者

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願

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  
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  
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績  
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

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  
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  
劉暉 邊將賜姓也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

詢為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梁儲等 三十一

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

西

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自幼聰明才幹  
禮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伯劉理亂政以言事請歸  
丞貴州理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  
處軍務屢平劇盜至是復領義討平寧藩之變勲業  
隆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

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

書得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

必請前奉  
則針封也  
助斷難公  
併矣

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於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執取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而奏。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璽。侍講學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迴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嚴自節 三十五 舉紅軒

在二月二日禮見。即時禘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有他虞。不報。

五月江西大水。秋。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糧。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西。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

時聖駕  
日試停  
功與承  
守仁重上  
提督入  
人名于  
內上之

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閏八月。上詣奉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馬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馬。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嚴自節 三十六

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絲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等官止得索貢物。不得以縻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蕭關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等。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馬。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震濂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殮屍揚灰。

羅正庚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社。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盤、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譚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世寧公，勿極難貧，而天性廉約，仕垂四十年，積俸食，而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授皇帝 三十七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官終南京吏部尚書，以父老致仕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真有鳳凰千仞之意。所著困知記、漢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儒佛朱陸之辯，卒謚文莊。

二月 上不豫，寢疾於豹房。

大開宴，不樂。

三月十四日，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眾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於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移殯於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遲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義，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命羣臣曰：皇帝寢疾，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授皇帝 三十八 翠紅軒。羅西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震、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驛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不與聞耶？眾不答。瓊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廣濟橋等處，東殿錦衣衛緝事衙門及

此處法體  
乏確論

五城巡視御史各處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助奉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管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軍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等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 帝英武剛斷詔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三十九

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欣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觀於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 皇明於永永也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八黨亂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而流賊之擾逼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宗藩宸濠之變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無異漢何進召董卓之變也武皇之變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燕樂荒蕪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於乎前代有一于此未

此時縉之一勇士力耳不別故虎歸山其丹鳴之聲聲難聞矣

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恢我嘉靖之圖以鞏固 皇明于不拔昭然矣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上時不豫彬

方入問安坤寧宮賦吻禮畢張永潛使人報知遂奔西

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

日有旨問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

者守門人羣擁馬追者至遂縛之先是楊廷和與張永

相善見彬懷大逆遂與兵部議稱圍管官軍正該皇城

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再留即放入城不許停

住定刑彬之羽翼也至是因其至官潛啓太后傳旨擒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毅皇帝 四十

擊并男婦黨與不走一人彬妻楊氏其父亦蔚州衛指

揮娶名娼生二女皆姝色一即彬妻性淫妬彬畏之不敢

置婢即妻時與泰暉錢寧有枕席之歡彬亦不敢問

楊生五子二女彬坐凌遲處死四子亦就戮二女與幼

子沒入功臣家為奴楊入浣衣局 太后下制暴彬罪

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各散歸籍沒彬家產暉泰俱

伏誅錢寧盧明臧賢金斌獄中太監魏彬與彬姻親法

宜捕治而廷和力庇之謬以王璘大義減親票旨仍令

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抄沒彬家產黃金七十兩每兩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兩每兩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兩

湯錫四百萬餘物不可勝計與劉瑾錢寧相當也其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萬每糧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兩每糧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萬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項錢財使移之於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於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奚其可

上與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皇子十長存宗敬皇帝次與獻王次岐王益王衛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弘治甲寅與獻王受封之國湖廣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五日 上生於興邸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黃河清慶雲見翼參分野巳卯六月王蒙謚曰獻 上受勅嗣理國事府中肅然至是年

十有五矣時 上無子儲位久虛南北釋騷中外人心已有所嚮往 上臨崩遺詔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厚 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凡終弟及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丁卯司禮監太監谷大用韋彩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齋捧勅諭金符趨安陸藩府迎 上戊寅諸臣至安陸捧進遺詔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開讀畢 上陞座乃進金符 上親授之奉迎諸臣觀 上天表乃相曰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毅皇帝 四十年 日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聞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官民等三上箋勸進 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太行皇帝几筵謁見 慈壽皇太后武廟皇后憲廟皇妃畢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遺頒詔以明年為嘉靖

嘆曰帝王自有真也

四月壬午 上辭典獻王寢寢成拜勸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頽瞻不忍舍去再拜勸哭從官莫不感泣癸未辭聖母嗚咽涕泣不忍遠離聖母日吾兒此行荷竹重任慎無輕言 上曰謹受教駕發安陸安陸民人無老幼皆攀戀尾從水奉張佐戴永長史袁宗皋指揮駱安等九四十餘人 上戒以沿途務安靜無擾經過諸王府設供饋悉謝不受初有司膳備餼廉止用常品其諸丸珍異皆却之行殺朴質輒喜有過侈者輒去不視諸治道倉卒不及辨亦弗問及渡河父老喜躍相告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毅皇帝 四十年 日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聞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官民等三上箋勸進 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太行皇帝几筵謁見 慈壽皇太后武廟皇后憲廟皇妃畢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遺頒詔以明年為嘉靖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毅皇帝 四十年 日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聞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官民等三上箋勸進 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太行皇帝几筵謁見 慈壽皇太后武廟皇后憲廟皇妃畢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遺頒詔以明年為嘉靖

元年大赦天下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及是忽霽萬象咸新百官稱慶識者知其為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

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悅其德反操戈者才不較誇言至居之怡然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武大將軍勅書次下草上奏請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然無跡度量含宏真聖德王旦之倫大臣中未易屈指也

論扈從功以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

聖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人○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疏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

入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

丹善其合禮今 上空以孝宗為考而稱與獻王為叔

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與獻稱考而願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將翼毛

紀復言程願漢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

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璠疏言時議

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

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

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

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請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

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

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

曰此議出告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

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救曰卿等所言亦是但問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聖學三勤聖政 聖恩

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與獻皇帝母為與獻皇后

叔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

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初○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

止巡遊跪門責打致疾者退贈論祭廢子其降調充軍

為民者起取復職陸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

華武職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二百

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弊

一旦頓清○上登極三日即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

雖未敢頌私恩然母妃遠在滄府朕心實切懇慕可速



遣官奉迎。于是遣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蓋上自  
 在途時。思離聖母。輒涕泣。故有命。及聖母至。遂命議入  
 門。禮儀初議由東安門。再議由大明左門。上不從。命  
 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  
 非婦人所宜入。張璠以決不可。由旁門入。古者婦三月  
 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  
 入。及聖母至通州。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奏。用王  
 妃鳳輦儀仗。不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母聞朝議  
 以。上為慈聖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為人子。從駕  
 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  
 定也。因留通州。不肯入。上涕泣。啓慈聖皇太后。願避  
 位。躬奉聖母。歸藩。羣臣惶怖。大學士楊廷和等。以與獻  
 王稱與獻帝。母與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於是聖  
 母至。由大明門中門入。上候迎於午門。入。不謁太廟。  
 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  
 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與獻太皇后。廷  
 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  
 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處不塞  
 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皇字。  
 母為托辭。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

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與獻帝后  
 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延和等乃乞罷歸。不  
 報。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  
 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遣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  
 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延和街。璠授意吏  
 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璠語璠曰。慎之。必大禮終當  
 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弟靜處之。勿復為大禮  
 既難我也。璠執鞅而去。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八 恭

太

嘉隆兩朝小引

陳東莞輯皇明通紀上自

太祖下迄

武宗覽者以其編年敘事

文順理明遂推為

嘉隆兩朝小引一

本朝典故權輿然繁簡之

間長故未免鶴頸短亦或

為鳧足也予取典則統宗

史料諸書增其不足刪其

腐冗則所以揚詡

聖明鋪張盛治者真可法

而可傳矣嘉隆之盛東莞

無紀補之者為卜為支然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年議

大禮定大制驅倭逐虜進

嘉隆兩朝小引二

賢拔佞真足為

聖子神孫之令範

穆廟嗣服拔幽登滯簡相

容言節儉謹度好生戒殺

又孰非立中正以為法垂

休美而當傳其間後先倒  
置或畧而未詳豈在當日  
諸書未出守不知缺如之  
旨乎從信廣彙諸書人自  
董狐家爲司馬終因陋就

嘉隆兩朝小引三

寡大政發揚摭拾未盡不  
佞白首青矜寒膚嗛腹不  
諳朝章更不識諱忌祇以  
祖父三世仰沐  
君恩幸有遺史則耳目所

睹記家庭所講求統彙之  
差擇之凡從前睹記未悉  
者稍爲考訂而筆削雖非  
金匱石室之藏而義無所  
漏美無所匿庶幾

嘉隆兩朝小引四

兩朝鴻猷景燦光炳日月  
而名卿碩彥卓越千古者  
亦旣彰彰可考已敢云討  
論修飾與夫網羅整齊者  
堪垂不朽亦以

神聖經綸顯承謨烈可開

示顓蒙指南後學聊附以

法今傳後云爾

崇禎柔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嘉隆兩朝小引五

杖敬書於翠紅精室



嘉隆兩朝續紀目錄

世宗肅皇帝

第一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

第二卷

己丑嘉靖八年至己亥十八年

第三卷

庚子嘉靖十九年至庚戌二十九年

第四卷

辛亥嘉靖三十年至乙卯三十五年

兩朝續紀目錄

第五卷

丙辰三十六年至丙寅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

第六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

以上兩朝計六卷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

西湖 高汝斌 輯 南州 喻士鏞 泰

高鼎輝 校

世宗肅皇帝紀

帝與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與

十五月上生于興邸王薨 上嗣理國事至是年十

五矣武宗無子臨崩奉詔迎立 在位四十五年海六

清明錄

十 上徽號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

武洪仁大孝 肅皇帝廟號世宗 墓永陵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

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

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灾楊廷和言火發風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迅且延清寧後殿竟與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

未協者乎給事御繼曾王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

動乃從從廷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與

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

火災揆厥咎徵典禮失中實為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

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

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成晚侍官掖之私始得妄求

貴近侍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

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

三月以水灾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央

道疏更武宗弊政數款乞體臣工惡奸邪開言路慎賞

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 上納之○帝念胡戴功封廷

和冕紀為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與國太

后弟蔣倫各封伯爵壽寧侯張奎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

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廩官其部寺

臺諫各賜金縷有差○大能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

領聖書金印賞賚無算 上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

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

償宿逋 正德末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

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埏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折毀士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論偉之

四月廿州五衛軍大亂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

以私憾殺巡撫許銘 上命速劾以聞先是巡撫甘肅

都御史許銘蒞任後嚴禁武官侵牟士卒總兵李隆不

得恣忌之又以減餉失士心隆適陰嗾士卒王禮二等

倡亂嘯聚數千人以復餉為辭血入幕府執銘撲殺之

焚尸播公屏劫獄舉城大亂鎮守太監董文忠亟擒

禮二鞠之得隆嗾使情隆恐遂殺禮二以滅口復令軍

胥趙秀等誣銘貪殘劾劾激受罪狀以聞 上命陳九

疇為都御史鎮撫之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鵬等各言

半

半

半

半

二句斷定  
公按  
何必休坊

究罪不可  
縱訊獄不

訪詳世宗  
得之矣

許銘被殺李隆亡恙空道案問本兵彭澤謂宜激巡按  
 案覈仍促九疇體訪已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奏治  
 李隆以私憾殺許銘之罪移贖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紀  
 綱而撫馭少恩禁戢總旗而貢恭未協李隆等雖無故  
 縱之情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久已梟示見囚同  
 亂六十餘人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宜免窮治彭澤請切  
 責李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永太監董文忠等仍促  
 九疇公行數報疇奏言李隆唆使鎮卒殺毀許銘楊淮  
 對簿有據宏寸斬傳首九邊以彰國典部議請械隆來  
 京訊之初上聞許銘之死有激變語至是獄上李隆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備皇帝

論斬上猶疑其枉復命多官會鞠又遣法司錦衣官詣  
 甘州訊給事中劉濟陳時用各疏李隆情罪已明速宜  
 正法再三訊勘徒滋遷延上曰朝廷不憚三覆重刑  
 獄公聽斷以正國法耳大理寺卿鄭岳往勘無異隆始  
 伏誅○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  
 仇走涼州與阿你秃厮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  
 亦不刺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  
 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卷落兼有西土列嘔眼班板丹  
 打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蜀人也上言西土  
 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糜

正德中封  
錫大監此  
舉可謂  
幸甚矣

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利亦漢人斷匈奴右臂  
 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  
 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  
 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陪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而復  
 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細疏下本兵○  
 御史盧璣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為正位守國之  
 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邸戾王州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  
 為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  
 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帝從彭澤議禁閹人弟侄勿  
 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為令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備皇帝

四

七月汪珊疏十漸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威  
 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  
 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注祠今乃稍  
 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  
 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  
 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驥勇士不覈實是  
 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  
 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  
 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將  
 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

稍稍營換俸門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日不准有司上好罪未正直答日有肯所謂訑訑拒人十漸也疏下所司

八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尚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母樊氏封夫人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傑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空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

修治化行督學禁論焉○ 帝卽位屏去舊閣谷大用丘聚而司禮監蕭敬猶在事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通宸

濼巡按程啓克籍山私書而好黨愛書指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 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

監劉恭廝養王誦皆爲敬腹心招權納賄並宜殛竄不報○給事中張鼎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 祖制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藝以

上遣使存問疏謝因 上講學新政二篇 上褒美之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兵科給事中夏言奏請宐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弊又奏請於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日本諸道爭貢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典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好狡通市舶大監饋賄萬計大監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五

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仇殺大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時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安南國恭謹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恭慈

尋弒處自立諱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若升華府爲國莫登庸立諱幼弟應而相之尋弒應自立國

分爲三○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以當罷者市舶大監非市舶也夷中百

貨皆中國所需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以故 祖宗雖

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

難於

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船所以通華夷之情選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海禁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船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調海上無寧日矣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廢其養子雲為錦衣指揮太監楊璉丘清死復援山例廢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廢其從子戴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前皇帝

錦戴後太監張欽請廢養子李賢以為錦衣衛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樂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皇上

下道于獄而今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弟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

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為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物明處分是

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復溫

首慰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狀不報二月謫言官史道為金縣丞曹嘉為茂州判官聞闕為

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科臣趙廷瑞御史胡效才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曰闕等

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况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等疏請斥逐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

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

七月與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禮官買詠言正統本生義宏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前皇帝

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

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為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

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科臣周璠言比來陳萬言管第璠瑣言之

不省下羅洪載下詔獄後交言之不聽官閣禱祀廷和言之不從恐非委任老成之道不報

九月御史秦武言皇上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闕壁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



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中山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而六曹不能據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息。經筵廢罷。講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質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蟻。二廖諸張。竟爾殺死。李隆藉籍。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奢辱主事羅洪戴。內豎携私監。而執解。憲檢鄭景貴。皆失政之大者。不報。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九

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為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門。廢事可知。空為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卜以十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嫁長孫氏。于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為言。高宗從之。問閭小民。有期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下嫁身始  
并之皆不  
答至德宗  
始從禮官  
言公主拜  
其舅姑坐  
受我朝公  
至三日拜  
見舅姑立  
受二拜  
禮儀大  
論禮之大

歲差之法  
起于子半  
虛六度約  
下十六年  
而差一度  
日食多寡  
則星差之  
法當詳考  
日輪六日  
見小於在  
下等之相  
掩南北不  
同每千里  
約差一分  
東西不同  
每十里  
約差一分  
差數則正  
始於成日  
後推去八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稱。欽天。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昴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二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聽。○劉宸等。繫久所司。具爰書上。得旨。劉宸編成。頗如環。罪不至此。而故為苛法。且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

孫六十七  
孫而嗣嗣  
至食既萬  
解之末日  
會京師未  
甚而極  
重而極  
南北地勢  
然矣

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上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八月來霖雨不止。饑窮非常。正供不給。淮陽徐任。田廬漂沒。幼穉計斤。而露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者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甲寅嘉靖三年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西入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與獻后。併錄都御史。

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先是遣司禮監命廷和加稱典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也。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授以手詔，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等疏入，帝心益堅。科臣毛玉殿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空交通藩府者為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柱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眾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十一

紹錦衣千戶，能與總議令。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等併從里中起，詣京集議。與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委資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姝室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震塞吳綱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積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劫掠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

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行竊權，希龍以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歉不宴，修撰唐阜言祭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鄉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為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虛易湔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瀝，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時無水者，量濬淤，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十二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淵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諭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磐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太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

穆又不符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詠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切韻悟不羣學問博博為文誠實爾雅當時試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情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

司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典獻皇帝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三

神主○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穆至復修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

帝意決矣  
雖有毛集  
亦難挽回

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觀觀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 帝怒

請為潞州判官

六月以張璠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

士魯番滿速兒寇其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詔旌遺忠劉浩賜祭葬後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諫也○員外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 上命鎮撫司送示○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蕙等假讓禮以干

進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其排妬忠良遣獄謫補外南

京尚書楊且顏頤詩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璠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

上 一日三代以前無立後禮 二曰祖訓不言立後 三曰孔子射于覆圃斥為人後者 四曰遺詔不言繼嗣 五曰禮輕本生父母 六曰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 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 八曰朱熹嘗言定國事為壞

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 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 不宜假昭聖格旨 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壽安太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四

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 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罔罪不可道疏入

何孟春復為論辨 帝切責之○ 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偕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為皇伯

考何孟春日憲宗時慈懿太后薨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

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

遺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監諭退不

此語甚激  
成聖怒

璠萼等  
已中帝心  
何孟春等  
雖不知之  
而故為抗  
論但聖察  
不為上殿  
之爭也然  
帝意已決  
成於不測  
神聖不可

孔父子天  
注不可解  
才子莫大  
乎此也  
聖臣未得  
封爵尚以  
聖明自欲  
以避其尊  
聖之念是  
何道理

大同之變  
實由甘州  
成實少言  
耳法不可  
法不可不  
慮此不可  
遺在此一  
專勿得持  
而釋之

從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猗等八人  
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地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  
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或邊四品以上  
奪俸五品以下朴藹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瘁卒者十有七人○大同殺巡撫張文錦先是  
文錦議于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居之  
諸卒畏虜不願徙崇將賈鑑希旨嚴逐之不往者僅其  
伍長郭鑑柳忠倡亂殺鑑裂其屍聚焦山下自固文錦  
恐諸叛卒通于虜招入城即索首亂者郭鑑柳忠等率  
皇明法傳錄卷一肅皇帝一五

首為于是轉相說傳有洗城之說會戶部進士本枝曉  
嗣至鎮訖聞有密旨勅叛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閣問狀  
枝從門竇中出文移示之漸有信者但無既聚不可散  
乃告大同知縣王文昌曾勸鎮巡嚴馭諸卒遂往圍之  
文昌走匿得不死乃縱火焚民居千餘家逼屬代王索  
金帛王如索應之始散王後服通官府天祐等撫諭不  
定復以狀聞奏至遣總兵桂勇龍張文錦所建聚落高  
山二堡撤圍戍守官軍遣戶部侍郎胡齊總制宣大軍  
軍務都督晉綱為總兵璣立賞格擒首惡者進三級擒  
助惡者進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亦賚以銀兩由是晉兵  
皇明法傳錄卷一肅皇帝一十六

一之已至  
豈可再乎  
結尾之  
人心皆  
所以致  
初與不

如此則  
稱不  
如也

舉朔獄囚焚府院文錦踰垣匿博野王第諸卒索而殺  
之乃出在紫故總兵朱振千欲推以為王振不得已約  
日與汝約從我則可毋犯宗藩毋掠帑庫毋焚劫皆伴  
應日諾復勝鎮巡代奏宥罪事聞廷議遣兵侍郎李昆  
齎勅赦諸叛卒以都督桂勇為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  
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至會桂勇及朱振集諸叛  
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奸盜劫掠如故勇督捕獲殺  
數十人將亂首柳忠郭鑑笞而釋之眾稍定會有別鎮  
恭符李賢帥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兵有掠民禾畜者與  
民鬪諸兵妄言日朝廷命我勤汝叛卒且夕整粉吳禾

非蕭之妻  
其日太過  
人心習玩  
其兵頗此  
身為無嫌  
則其威損  
千九遊和  
綱維以復  
其地服則  
命之否則  
進動無故  
處凡思成  
並至人心  
稍者耳

其貨殺其家口數十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勇。囚于  
業。總兵。勞欲殺之。天祐聞變。馳至。反復曉諭。勇得不死。  
諸卒訴天祐求哀。天祐曰。能擒首惡。兵猶可止。諸卒乃  
擒徐毡兒等四人。以獻。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竟逃匿。  
璜聞之。欲提兵西行。天祐函送鑑等首級于璜。城中土  
人亦請璜請援師。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遣書璜。  
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璜乃止。天祐疏  
至。上命璜班師。是時巴子逃匿未獲。自度無脫罪理。  
乃潛入城。煽誘餘黨。夜焚王總兵第。詰朝天祐。乃集眾  
諭之曰。朝廷有罪。班師開爾生路。何怙惡乃爾。事既定。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七  
復亂者何。眾曰。倡亂有人。明城大索。即可得。乃藉其名  
而索之。得首逆郭巴子胡維等四人。助逆焦亞雲馬江  
等三十四人。先後相獲。支斬以徇。事聞。乃以天祐為兵  
部侍郎。既而言官追劾其靡財之罪。遂罷之。○以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為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璉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  
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璉等言  
當于忠書等。璉獻夫會公鶴齡侯伯化等六十四人。  
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  
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  
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  
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而不悖矣。于是稱孝  
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八  
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瑣言。顯陵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  
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推。太祖不遷孝陵。太宗不遷皇陵。  
可以為法。帝命多官集議。席青等上言。顯陵勢如伏  
鳳。氣結盤龍。寶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帝曰。先  
陵遠在安陸。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璉等復言不可  
遷。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  
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訊斷。皆依律斷。今輒朴行于殿廷。  
刑辱加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  
事章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為深。今羣臣以大禮忤

行

所致。下所司勘實。命勃焚諭。

八月晉府西河王。祈湖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  
甘泉湧出。病愈。建醮。有雙雀飛鳴。後母卒。王  
哀毀骨立。宮中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以為孝成  
所致。下所司勘實。命勃焚諭。

世宗一  
孝思無所  
不盡付之  
然

諸臣所  
大過必  
于微其  
深

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滿成者豐烈等八人杖死者王  
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匪小願復成者之官錄  
死者之後遺紫者釋之而正許者之罪 上以商臣沽  
名賣奏降二級調外 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眾謀  
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王事王冕守臣以閉命各鎮巡  
官逐捕並優恤王冕○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為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乙酉嘉靖四年正月寧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  
地不產桑額貢綺縠市諸嘉湖乞改貢價料從之○巡  
按江西陳洪謨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十九

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雖為有罪而授之于禮亦  
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烈操履淳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  
呂柟楊慎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闈以責後效張元毛玉  
死無以歛妻孥流落空關賜優恤不報○諫獨帶徵宿  
進先是極松常三府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  
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賈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  
進重為民困戶部復議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土虜番牙木蘭據哈密率眾侵宿州○  
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仁壽宮災○光祿署丞何淵  
上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下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復

世宗一  
孝思無所  
不盡付之  
然

諸臣所  
大過必  
于微其  
深

上疏請罷章下所司  
六月帝書作廟議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 帝曰何故  
對曰 德祖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 懿祖而下隨世  
遞遷 獻皇帝 孝宗同世親盡則祧 帝曰既立別  
廟不與祖廟列奉祧將歲何所書曰歲主寢殿歲暮祫  
祭如太廟儀 帝曰 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  
立廟百世不遷仲朕孝思

七月定 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神路由廟衝門入世  
廟垂成奉上自製樂章示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  
太廟 世廟樂意迎神日永和初獻日清和亞獻日  
康和終獻日沖和獻日太和還宮日迎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二十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  
以安存歿於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  
皆厚緇重禮止以示辱逆璫亂政始解承華楚非仁厚  
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  
裨 聖德報聞  
兄余立朝正直不妄說隨尤  
好引掖後進 恭穆君子之倫  
十一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  
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况廣東雲貴災異頗仍一聞  
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  
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為三書共成一帙復命

將卑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太監李能言  
 推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詰奸非以謀利  
 元年奉詔盡革而更開利門乎不聽。楊一清請勦西  
 虜。上慮啓慶命其制勝方略以聞。以提督陝西軍  
 務少傅兼兵部尚書楊一清為少師兼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  
 壽宮役太學士費宏等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  
 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  
 修建不待。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上曰時  
 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皇伯母安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一  
 處仁智殿亦為官殿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  
 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  
 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  
 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莊田而  
 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軍錢糧賠納過多而  
 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抵償太倉無五年之粟而冗  
 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  
 况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壘諫之臣以敢  
 言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為處

决無寬可新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  
 怨上于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  
 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為  
 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  
 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  
 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  
 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  
 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實輕率者亦宜治  
 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寬抑致必令法司從公審處其  
 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王德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二  
 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 上納  
 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株木侍郎王軌來京  
 丙戌嘉靖五年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弘和親  
 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總督  
 陝西軍務御史張泰乞宥伏闕諸臣吏部覆議俄報  
 罷科臣史于光疏救不報  
 二月虜亦卜刺住牧軍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  
 套鎮巡官以聞 上趣提督王憲兼程赴任。科臣林  
 士元劾奏學士桂萼與尚書趙鑑論陳洗罪至機管相  
 加夫洗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執法以抗君忿戾橫干

騰鷹攻孽加于班儕失大臣體章下所司○御史常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秣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吏部右侍郎內閣辦事○田州上酋岑猛叛姚謨率沈希儀等

五軍討平之先是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敘為漢

岑彭後國初岑伯顏田州歸附世知田州府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貌次即猛弘治六年貌弑父自立為土月

黃驥李蠻所殺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象驥以猛奔梧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二十三

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亦猛族也遂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計濬誅

之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

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

輯遺民兵於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

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祖官不得朕望驕

蹇漸不用命凌轅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

得多謬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

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計之未報應期去

都御史姚鏞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從之乃遣都指

二此情可

揮沈希儀張經李蔭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公道進而令參議胡一元監軍討之猛聞大軍至飲兵令毋戰裂帛陳寬狀都御史姚鏞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鎮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異

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州知州岑璋猛

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

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

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

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二十四

與歸順為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

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

臣為奸故泄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徵鎮

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逐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

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叩之不答須臾復太息璋

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

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

所控訴將逮劫耶臣曰無之璋視臣臥內跪叩之臣泣

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臣曰託君肺腑

有急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

半春半吐

止使人疑

不使不信

不疑



府計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  
 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我必以泄機死奈  
 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也猛奴  
 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及我也臣曰君意若  
 此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乃強臣留傳  
 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及顯擒猛自効希儀伴追臣  
 返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督兵顯逼猛猛于邦彥  
 守工竟隘璋遣千人助守實為間也璋遣報希儀曰已  
 遣千人為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  
 順兵先呼敗惑眾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五  
 齊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走安南再旨  
 與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烟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  
 迎猛處以別館盡供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詭  
 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加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  
 進止也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願聞猛走匿璋  
 所遂以兵萬人搗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  
 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急  
 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雲  
 賊為變季後五日當搜致諸將許之璋歸復跪猛曰賊  
 兵已退非陳奏事不自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

州平

日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  
 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  
 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酒  
 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鎮撤兵  
 還田州平

七月朔享 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喬言廟殿  
 重興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敬何存  
 上以喬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 帝欲遷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問于宏一清等對  
 言奉慈在西恐 獻皇神明未安 帝曰遷觀德殿與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六  
 奉慈無預勿多言蹈前失宏等不敢復諍乞勅禮工二  
 部十日督度度春等言災異非常大工暫罷不報○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  
 羣臣○魯迷貢御一犀牛一 帝命牧畜內府因留夷  
 人秦之御史張錄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教一歲及註范浚心箴程順視聽言勅四  
 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帝奉章 聖皇太  
 后謁見世廟○山西巡按御史馬錄劾武定侯郭鄖藏  
 匿叛賊并以所屬私著進上先是山西五臺人季福送  
 成邊竄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倡白蓮惑眾嘯聚數千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4 反之內

附錄  
之冊  
成  
天獄

大掠鄰洛間尋捕越及其黨誅之。福達逃匿既而徐濟縣有張寅者納級為指揮其子大仁大禮為國子生巡按御史馬錄行縣其仇薛良許告寅係妖賊李福建變易姓名蓋是時寤追福達方嚴也錄欲以為功遂執之而張為縣中鼎族譜牒甚具錄欲為偽一切塗抹寅走京師謁武定侯郭勛助以書干錄錄遂飛章勛勛震匪叛賊并所干書上之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建等復劾勛黨逆事下都察院院復請轉行山西按臣訊之時錄厲威嚴以就贖于是科部暨鄰洛父老皆附和同詞及以成案行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奏事章論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七指擯馬豸雜鞠無所變異者遂會巡撫江湖論上擬以極刑武定侯結納近人請喘無忌亦宜重懲章下都察院覆按之。更定大禮全書為明倫大典。

十一月編修孫承恩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兩上修省疏。上嘉納之。頒示。獻皇恩紀念春堂併。帝所製詩序于羣臣。恩紀藩邸受賜之

恩含養大內所作

御史吳仲言太監邵文達例請勅監織市舶漸次增價。

張璠所請  
自有益于  
國家者  
及內有又  
人所難言

武定侯郭勛驕汰剝削黃富賈通駱龐傳乞議禮諸臣淹屈累年皆。陛下所當修省者。張璠排誣費宏而宏蒙醜持位政府招權有司貪酷皆臣下所當修省者不報。田州既平太監鄭潤總兵朱獻言大軍破田州猛既死請設流官以治事下兵部覆奏從之曰人聞議設流官洵洵思亂土酋盧蘇挾岑益于邦初復叛與王受攻陷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兩江大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料安南其登庸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八入寇陷思恩省城且暮且不保請江請宗室倉皇出奔石金信之遂劾鎮獲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內閣買詠致仕以掌都察院事張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召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璠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從之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璠請革各省鎮守內臣及皇親庄田。

丁亥嘉靖六年正月起王璠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上下相索  
比其一日  
夫

使諸臣稍  
有寬緩待  
之必詳攻  
武定則始  
亦百口无  
罪雖改再  
亦自以為  
也

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命錦衣衛會事至山西移取  
李福達獄詞至京。令三法司會訊。先是都察院嚴賢覆  
察張寅委係李福達逆跡昭灼法所應誅。上命錮以  
待決。因詰責郭勛。勳乞恩輸罪。因為寅辯其枉。寅子大  
仁亦奏雪父枉。而嚴賢及御史高世魁故寢其奏。給事  
中劉琦常泰等七人御史高世魁等六人郎中劉仕等  
復各疏勛名曰輸罪實代為達辨論以知情何詞。福達  
妻李俱匿助家論以藏匿何詞。為達居間。受其子亡命  
論以故縱何詞。錄與江湖嚴賢會疏。福達不在助當連  
坐。上不從。命錦衣千戶戴倬移取張寅獄詞并囚佐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二十九

請京。即訊。既至。命三法司會訊。時薛良及證者。面指張  
寅為李福達。寅語塞。證中有戚廣者。乃都御史畢昭所  
引以證薛良之誣者。及訊之。廣乃曰。我未到官。安得此  
言。于是刑部尚書顏輝壽。都御史嚴賢。大理卿湯沐等  
具獄詞上。上怒曰。顏壽等皆理官。乃徇情偏護。不虛  
心詳審。但欲扶同。入人罪重。豈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  
昭等先勸良誣。而今又勸實。何也。俟齋事畢。親鞫于廷。  
大學士楊一清言。舖展不親獄訟。乃已。復命多官再訊。  
顏壽等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奸妖  
術。盡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合異。時復有洛川

以一百戶  
洪化証還  
使使其人  
至疑其大  
巨而隆顯  
其詳巨

之禍。臣雖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上怒曰。顏輝壽聯  
司刑刑。朋奸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鞫明白。一併裁  
處。  
丁亥嘉靖六年二月。錦衣百戶王邦奇。陞千戶。遇詔削  
級。邦奇以詔出。楊廷和于淡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  
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証澤與廷和請誅此二人。疏下  
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瑄。俱楊廷和好黨。得奏欲為彌縫。  
而廷和于兵部主事。楊裁。匪舊。令前後奏辭。皆不得  
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請托。上命下倬等獄。令廷  
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帝怒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三十一

其為大臣遊說。即朝中連繫。下鎮撫司。鎮遠侯顧仕隆  
覆邦奇所奏。皆虛妄。上謂仕隆徇情曲護。切責之。以  
楊倬。隱匿。卷宗。職編。張揚。言輕率妄言。調外任。邦奇  
陳言希用。降鎮撫。五月。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上諭。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  
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者。直錄其教。以贊所未。曉大  
學士楊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繁。請日講大學。行義  
從之。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日孫家渡  
在濼澤縣。一日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  
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州。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

斯時制士四十餘人皆放成諷而滿堂于編得悉及其子孫世成馬顏願壽等具奪官罪徐文華願必論成邊二人皆與恩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璋章給馬牙等

必欲置之必欲置之過坐而過王之過成之不其在不平及

再與非再與非再與非再與非

淮壽春王等圍殺為患匡湖惟寧陽縣東南一路通飯

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

口越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

治廢水勢殺而圍殺無患乃為圖說以聞上然之命

即舉工。上以張璠都察院事在華蕪刑部方獻

夫稱大理寺訊李福達之事時刑部尚書顏願壽吹

張寅造妖言律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命行取

原勘官面加質証乃遣錦衣官逮繫馬錄及原勘布政

使李璋按察使李珏會事章給都指揮馬牙請京回訊

逮至會訊以原擬上上怒謂刑部尚書顏願壽等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三十二

比罔上悉追治之以桂尊張璠方獻夫代稱三法司事

復鞠錄等於關廷具得張寅被誣之狀錄以挾私故入

人罪未決擬徒上怒錄以擬為輕坐以奸黨律論死

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邊地

克軍既而論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

其僂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葬典罰弗及嗣之意

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當死之條若法外用刑人

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錄免死編成南丹衛

子孫世成馬顏願壽等具奪官罪徐文華願必論成邊

二人皆與恩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璋章給馬牙等

大子孫

世成

願壽

等具

奪官

罪徐

文華

願必

論成

邊二

人皆

與恩

廷爭

大禮

者江

湖李

璋李

璋章

給馬

牙等

俱奪官薛良及其盜佐俱論遣噫等請編欽明大獄錄

示內外諸臣以明願壽等之欺罔從之上復以給事

中劉琦常泰張遠程艱王科沈漢秦祐御史姚鳳鳴潘

壯高世魁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皆抗疏劾

助朋奸陷正俱命逮至死于筆楚往行者十餘人餘成

邊削。張璠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

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詹事霍輜陳敷

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裁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

南萬一漕河遷徙南上災荒將安仰給必與治北方水

利勸課農民裁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 三十二

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件招

集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

農桑為衣食之源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

陔塘胡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以灌

農亦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

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

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集職初試不中者食半

俸再試不中者降克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罷

權責雖孔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級之禁舉比試之

賈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嘗於千

不功在法  
社民生何  
可設也

一時有限陸費于後日無窮故惟陸首功餘皆賞資通  
 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陸職如 祖  
 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詰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  
 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  
 罪及情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  
 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因而貧民得所  
 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  
 種疏入詔下所司。大學士楊一清等請錄閣住太監  
 張永之功。上命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  
 清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三十三

戊子嘉靖七年正月日重堂生珏右有戰又白虹彌天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官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  
 祝恐勞且藝請已之報聞。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  
 勲臣世胃膏粱統務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凡  
 邊將皆經戰陣仙坐事居閑者悉取來京付以蒐選教  
 練之任從之

二月 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  
 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涉貴由壞 祖宗籌邊策耳  
 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  
 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聚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

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粟悉  
 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  
 五兩兵民枵腹飢饉載道空行鹽法以紓邊困覆轍亦  
 云空復鈔法以存窳戶輕引銀以來賈商 帝嘉納之  
 三月南贛巡撫汪鏊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  
 賜鏊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太旱詔求直言楊一清  
 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  
 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為國有不  
 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巨舉其要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三十四

日舉賢才以克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  
 蔽而已 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奉命調  
 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深相曉示  
 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蘓受兵勢已熾廣岑氏不可遷滅  
 乃使人招蘓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蘓受者皆  
 撫欲取其附者蘓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及覆  
 諭之蘓受頗信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皆相繼召還又  
 見調集防守之兵解散散去始遣頭目黃官等十餘人  
 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守仁復陳  
 朝廷威德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復諭蘓受等受等得

猛有子亦  
當思所以  
處之如守  
仁用為判  
官之類題  
可速欲設  
流官而斬  
其後何以  
服其心乎  
守仁處  
受事亦太  
姑息非所  
謂職職  
有從同治  
也見必  
兵仗不  
廷納降之  
體于難  
其力平  
而不旋  
政兩江之  
亂蓋有由  
矣  
豈肯不  
可律以中  
國之法然  
是非公心  
則有之矣  
諸兵之去  
以討共憤  
之先何罪  
一處重耶  
亦亦原兵  
爭使然耶

微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軍門左右祇候皆易田人守  
仁不得已許之燕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其  
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  
田州人杖之守仁諭燕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恩田  
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  
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  
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沒之思洵洵在目若必欲窮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唯罷  
兵行撫則有十善行動之患如彼行撫之善如此利害  
較然無可疑者又言思田久苦兵革民已不堪況田州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蕭皇帝 三十五  
外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  
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  
官猛于那相為判官以盧蕙王受為土巡檢別立田寧  
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因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  
張前為總兵官鎮守廣西 上皆從之乃令那相歸治  
田州盧蕙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復其兵用田州以平  
○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墮召商上納糧  
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  
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行木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  
有賴從之

極力  
益微  
之大  
理重  
無為耳

以中國  
治之

限其  
持與  
何也  
無分  
益助  
原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  
罪以廷和為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兩廣諸  
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在賊上連八寨諸蠻  
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崗各賊  
累年攻劫劫掠鄉村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聚精兵  
殊勦不果而各賊愈肆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正在  
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承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告頭  
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蕙王毅等兵相為犄  
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百名獲獲奏入京又處置八寨  
斷藤事宜一改鳳化縣治于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  
於荒田一增築守城城堡於五屯令豆兵二部嚴復  
恩龍一增築守城城堡於五屯令豆兵二部嚴復  
十月丁未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  
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為疏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蕭皇帝 三十六  
解上之 上嘉納焉○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  
臣例無祭墓贈諡 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墓諡文  
恪○冊順妃張氏為 皇后○滿速兒令牙木蘭掠沙  
州以索所羈夷使牙木蘭帥老弱萬人闕帳二千奔宿  
州乞金塔寺住牧守臣留之宿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  
為詞令虎力納咱兒糾瓦刺寇肅州副使趙載擊却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終

皇明法傳全錄嘉隆紀卷之二

西湖 高汝斌 輯

高景輝 校

已丑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雷驟如夕○二月王守仁

因病篤離任道歿南安守仁方圖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禮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

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臣周延疏採請補

外先是守仁抱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

誰諒我者蓋守仁起用皆專之力專議禮致位卿輔欲

立奇功會安南有亂其可傳檄取之乃除以意寓書授

皇明法傳全錄嘉隆卷之二 嘉隆帝

新建若專為恩田者寔密採安南要領會守仁卒乃以

禮離重鎮答之竟奪伯爵

文成檢度漢靖田州平入寨勦賊彰彰胡以遺孽

裁至隆慶間廷得贈伯爵文成一時公論快之

甲辰 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

詞不應自公說示戒臣○以保吏部尚書桂萼為武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三月食事林希元上荒政

言言救荒有二難日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日極貧民

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日垂死

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

貧民急墓送遺棄小兒急救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

切中民情 可見施行

皇明法傳全錄嘉隆卷之二 嘉隆帝

權日借官錢以糶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

六禁日禁侵漁禁棧盜禁過驢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有三戒日戒遲緩戒徇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

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日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

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楊一清等循

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

人 上日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

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命脩會典○六月時温州有

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仲金殺主簿之亂科

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

皇明法傳全錄嘉隆卷之二 嘉隆帝

法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從之○八月科臣陸

粲言恐雖恨愆自用執初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

尋外若寬迂中實陰刻伎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蛇虺猛

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上日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于

是令璵本職還家省改以資後用尋致仕○九月禁臺

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後召張璵入內閣辦事時

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科臣孫應奎陸粲劾之上

下勅暴其罪狀令璵還家愴悟璵既行霍翰疏列楊一

清二十四罪帝乃召璵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相擗 上怒欲逮繫

總力解得免姑令自引一清請乞休允之○十月朔日  
 有食之○虜酋吉囊備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璉營兵禦  
 之虜得利去璉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塔堅固  
 民賴以安○雲南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多異姓員伍其  
 養餉者令覈之諸員者怨聚眾擲瓦礫毀門重皇遠給  
 餉如初巡按劉臬勅重及黔國公沐紹勳太監杜庚  
 上令致仕劉臬糾劾太過請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哪  
 命萬里之外操紀舒慘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  
 名分也軍卒一譁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帝切責  
 之○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十一月陝西倉事齊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肅皇帝  
 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禁額間雖  
 食禾德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  
 刈獲喜而問之答曰遂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類饑民  
 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糶食者取啖之盤口溢腹  
 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齎獻乞  
 願臣工使知民瘼及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弊四  
 下所司○十二月虜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都御史  
 王憲提兵討之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  
 失色關廷上怒削其籍○是月羌寇鞏昌提督軍  
 務王璉勦平之先是烏思藏朵甘等羌受官人貢世為

蓬子封題  
 之類  
 何異監門  
 之類

藩籬成化後稍稍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  
 孫是歲入殺掠隴右騷動王璉謀欲候彼入境即以大  
 兵稽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  
 上命璉討之璉計欲撫四千开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  
 威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泯分據要害且撫且勦  
 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  
 以寧○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  
 穆孔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胡世  
 寧致仕以李承勳為兵部尚書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教一箴于天下學校○二月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肅皇帝  
 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蠶厥  
 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蠶上以其疏示璉璉請擇建壇  
 制詔如議行○頒大學衍義于廷臣○皇后行親蠶禮  
 于北郊祭先蠶氏○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子于南郊祭  
 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  
 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  
 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  
 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  
 察院謀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  
 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

北郊後  
 方大壇  
 欲于地  
 河關開  
 探險  
 使得通  
 其是夏

類教一箴

頒大學衍義



內外失開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澤于北郊其南為皇極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兵部尚書伍文定奉

高汝楨曰文定先平桃源賊既擒永豐巨寇又平揚州賊袁崇煥及舟萬艘蔽江而下文定立矢石間督戰炮火森其發不動潛為火其乘風縱擊大敗之獲軍王昔雷萬春而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礮其鬚而不驚係哉曠世一觀也惜乎其未易名尚為闕典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

祀大典隆寺從之 嘉隆卷二 廟皇帝 五 外矣不志生前之榮豈愛身後之名乎故以左道斥之祇見學之不通方也若以為僧高皇帝徵時起家納于將遂不得配天與朝歌之慶乎野之耕田皆齒于公孤甚矣乎敬之固也

大明集禮書成 上親序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通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鉉遂進甘露徐璿及范仲

斌進瑞麥指揮張楫又進嘉禾汪鉉楊東又進鹽花禮部又再請賀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鉉徐璿瑒場東等叨列憲臣禮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邀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流涕者也乞以加禁

過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誠令廣延聖知

如此正言 卒至按制 其其延誦 中大翻 際之祝

廉耻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甄上下備衣衛持訊○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堡墩臺為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墩塔詔如議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世寧卒 贈少保謚肅敏

世寧仁和人少以氣節行誼相策勵開熱世務治廣西太平時釐刻宿弊取土首一以威信至于平太首恩明族族華林瑪瑙桃源大盜皆功績之表表者廣濠將反世寧預策其與上疏乞以禮法裁制濠太恨之構下獄天獄濠敗即軍中拜食都御史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持論而立朝殊多抵忤至建國留都新河及開關以素哈密二議尤為諸國石畫

大學士楊一清卒清為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猶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塔圖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通虜皆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詆已而璵等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助時璵等柄國清稍示裁抑其當極力攻之証以賦罪清既去復與大獄證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發疽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

職汚死不瞑目 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一清卒之夕寒風驟發坐戶閉者皆謂有一卒

過其門恍惚見一清與出騎從旌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其病今將何之宜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之天明方聞歿矣一清之無子也人勸其納寵公峻拒之及年已六十勸愈力拒蓋其時多德美其德道夫人將喪一清以後事詢之夫人曰某別無所宜但

為其事不 若其功者 終春秋禮 唐之世惟 少伯子房 而四

白天宰相 耳得廟宇 嘉九三人 前四

御製文訓

我與君。做一世夫妻。我王。今猶處于耳。由是人始知。公為天國。歸。淚泉云。還。登生而。臣。竟。親。類。寺人。始。以。夫。

十月桂萼因章 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 上准行

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至子神孫脩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替曠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敦女習但晉賸人只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詞淫詞婚姻遺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降翰林院編脩徐階為延平府推官先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此辨固自 似似亦見 有胆

是張璉既得幸在內閣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統下儒臣謀州顧攝警母政共同編脩徐階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其賸疏上璉乃盛氣召階于朝房面詰之徐理前說至 高皇帝蓋華岳墳號獨不奉孔子號何也時璉語適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對曰高帝定天下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作也璉頰盡發赤後謂曰爾乃塑像古禮否對曰塑像雖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又何忍毀也璉曰程子有一毫髮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髮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公能必列聖

之御容毫髮之皆似乎哉而何以處之璉語雖甚益怒日若叛我階曰叛者生于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于是桂萼翟鑾咸為階股栗強之謝階弗應而出于是上亦緣璉之意為說以辯而階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得補延平府推官○註○改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邊豆用十樂用六份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罷從祀中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遺璉等于鄉增入后茶王通歐陽脩胡瑗蔡文定等俱從張璉議也○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幸卯嘉靖十年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張璉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堂行時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給禮季各中甸擇日大禘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舉行于率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或即會李時璉上或咨夏言助之璉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神如九廟狀舉太祖南向而羣廟通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

等乞歸卒贈太傅謚文襄

文襄一言過合，舉致通顯，才雄氣盛，有足自矜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態哉。

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時為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

事○張璠以名有嫌御諱請易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

書賜之○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三月定丙

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神牌稱皇初祖帝神○耕籍田

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大液池賜酒

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

命廣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軼名日咏和錄○

皇明法傳錄嘉慶卷二 肅皇帝 九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五月早

上親禱雨于殿陛○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

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脩省○行人司正行人薛公侃

見 上無嗣乃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祝

具未上太常寺卿彭澤與侃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

曰願携歸細閱時吏部侍郎徐縉為國子生詹榮所訐

澤謀代之乃偽為縉書具黃精白鴈遺孚敬以激怒之

而因喉孚敬劾去縉及縉片吏部推澤代縉 上意欲

用夏言澤遂謀傾言待疏獻孚敬曰此疏出夏言筆也

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聞 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

深嘆忠愛胡不上侃猶豫擇生趨上之 上大怒命

速繫侃時 上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以夏言所筆

次召言示之問可否對曰 陛下春秋富前星方耀安

得此不祥語 上意其詭對命出待訊言出侃已械至

羣臣會鞠言未知當鞠猶然就列時刑部尚書許讚都

御史汪鉉以被論注籍孚敬趨令出此至孚敬首詰侃

曰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為之誰使我者孚敬曰聞夏

言至此胡不吐侃曰言雖同年久不通刺何得相誣初

草此疏唯彭澤見之謂携白相君相君亟賞再四趨上

侃乃上是相君固教侃上也胡為妄及不相關之夏言

皇明法傳錄嘉慶卷二 肅皇帝 十

那汪鉉從傍大言曰言實主之何飾稱無吾與爾矢對

神發誓言不勝憤擊案大言曰奸賊爾王此反陷忠良

耶嘗與汝面奏孚敬怒趨入左掖門言排闥尾其後闕

者不納孚敬入奏言就史館草疏欲上頃之命逮言詔

獄諭勿拷掠比兩訊侃曰言實不知惟歐陽德黃宗明

及弟僑見起草耳時給事中孫應奎葉洪百斤孚敬檢

壬疏劾之孚敬請逮德宗明僑應奎洪俱下獄向訊明

日後鞫侃五毒備至日必欲扳夏言請釋我繫矢諸天

則可諸泄訊者縮不敢言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丞周

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仍未決又四日甲寅慧出東井

詔夫志當  
貴乎所不  
手矣澤不  
猶然得特  
即耳乃下  
石于徐縉  
設誓于縉  
侃信未盡  
之予以傾  
人假令其  
計行而澤  
能不愧死  
亦

侃亦是一  
傑士

言是特  
上意之所  
心是之  
以此必欲  
誣之耳

明禮節

上知侃寬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令乎敬坐閣中勿出比訊彭澤見乎敬不在不敢復誣言侃對薄日鍛鍊羅織非聖朝美事萬分唯侃為之聖上至明不免為太傅誤如侃至愚宜其為彭澤誤佐等以聞

聖諭明見

時命釋言德宗明等明日上詔羣臣至閣下諭日薛侃猖狂發言不諱法當重論彭澤狡詐交關口語且使輔臣承于攻擊情犯甚惡當遣戍邊張乎敬少有容之量專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實不預知然擊案誣詬亦宜有罪念受冤所激姑不問餘皆併釋于是彭澤戍山丙納贖為民○彗星見于東井○八月行夕月禮

建無逸殿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肅皇帝十一  
九月無逸殿斷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銓同觀收後復諭日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日太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晏晏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日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十月建欽天閣以履欽天記誦碑追先開以履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遣行人召張乎敬○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遣將出京營兵禦之

行新殺禮

虜得利去兵遂不出

壬辰嘉靖十一年正月星隕于衛○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劾尚書王瓊帝怒詔下獄○始行祈殺禮○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上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賜王瓊王憲等

先見亦事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林寨大掠○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同張乎敬入閣辦事○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為詞要賞不貲宜勅都御史趙戴查勘定數勿貪納款

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肅皇帝十一  
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允之○尚書王廷相條陳江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遺沙船與販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建船一督捕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疏上得旨兵備官不必多設餘俱如議行○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贈少保謚恭襄○歷代帝廟

成○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望宿芒漸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百十五日而滅○以汪銓為吏部尚書科臣柴洪劾銓奸暴帝怒命奉洪休○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請

二二史

校刊史書欲欽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藏十七史傳板致對備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造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為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人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坑山等處乃易為力詔廷臣會議。○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事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媚嫉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誠令孚敬自陳。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四  
 準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體。上諭李時問之令條例以聞。○御史李朝綱言內地鎮守地方本非令甲頃因大同失事能太監張偉邊人舉手相慶嗣後請永不差補從之。○十月編修楊名。上脩省疏言汪鑑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錢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死無所指兵部侍郎貴宗明疏排。上以宗明歸主

魏良弼論 二二史 校刊史書 欽差官 購索民間 古板 上恐擾民 命將監藏 十七史傳板 致對備補 仍取廣東 宋史板付 監造 金二史原 無板者購 求善本翻 刻以成全 史至是刊 成 七月黃 河決魚臺 河道都御 史戴時宗 欲弃魚臺 為受水之 渠因而導 之使人昭 陽湖道新 開河出留 城金溝坑 山等處乃 易為力詔 廷臣會議 科臣魏良 弼引古書 上言彗星 晨見東方 是君臣爭 明彗孛入 井奸臣在 側張孚敬 竊權驕橫 妖星示儆 實惟所召 孚敬疏辨 事俱報聞 給事中秦 鰲劾孚敬 強辯飾奸 媚嫉愈甚 乞亟罷黜 以回天意 上曰秦鰲 言出忠誠 令孚敬自 陳

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成邊宗明調外任。○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論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日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賦澶者稍加甄別三日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新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覆降調。上令從實舉行。○直隸巡按馮恩疏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鑑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十四  
 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鑑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卽訊。○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濬獻白兔汪鑑等各獻詩章。○清獻殿翠芬亭鋪茶亭寶月亭工成。癸巳嘉靖十二年正月召張孚敬。○汪鑑許為恩請不法事摘疏舉李時夏言等語當。上言太巨德功律新時銘恨思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念真卽殺之吾儕任其處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且自敗耳遂得長繫待死及朝審汪鑑以太宰東向坐恩故

此三事 死行即 逐廢之 以和共知 小行首 使之尤者 併鞠之楊 名成邊宗 明調外任 上召見輔 臣李時等 于文華西 室論以星 變修省之 意時條三 事 一日務 安靜言宜 勅羣僚遵 奉舊章各 安職守勿 過論以為 高勿趨利 以競進 二曰惜人 才言臣工 觸冒刑章 者或出于 朴忠發于 狂直或昧 于變通失 于過誤乞 勅吏部非 坐賦澶者 稍加甄別 三日慎刑 獄言近日 刑官新刻 自明鍛鍊 求合事本 不大而重 參兩請事 實無干而 羅織逮繫 乞勅法司 痛革前弊 苛刻者奏 請除名淹 滯者考覆 降調 上令從 實舉行 直隸巡按 馮恩疏言 張孚敬之 奸久露汪 鑑方獻夫 之奸不測 陛下去 皇明法傳 錄 嘉隆 卷二 肅 皇帝 十四

半扶風  
足寒好  
之册

王鳳洲  
作此卷

天壽可  
卷之四  
便生光彩

汪維  
初目

向關曉。策令春卒。拽之西向。乃僂立。日汝能殺我乎。死且為。賜鬼殺汝。欽曰。吾且殺汝。侯為。屬來。未晚也。且而自為。氣節乎。獄中受諸。餽。何節也。恩曰。忠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人而。其貨乎。汝受其金。權都憲。其玉璫。起廢罪。可。擢。髮數耶。欽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情。真。應。決。王。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一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備。帝。微。聞其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于。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關。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十一 附皇帝 十五

孝乃出一家耶。其貨之遂得成死。皮雷州。○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三月。視大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焉。賜以金幣。○御養倫堂。祭酒。林文俊。請。處。書。益。積。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四月。應天巡撫。陳軌。獻白兔。上曰。白兔。為。鬼。豈。至。重。出。以。明。示。天。下。勿。來。獻。尚。書。汪。鉉。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褒。答。之。○總兵張軹。奉勅。統兵。赴。前。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派。雖。俱。根。木。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滄。海。

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門。萬一勾煽北虜。擁眾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甯坑。從之。上御南城。張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駟。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早。啟。時。獻。夫。侯。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早啟等。于左室。賜酒。上製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十一 附皇帝 十六

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乎敬等。命各和以獻。六月。誓出畢昂。○七月。本兵奏甘肅在河外。歲費。察官。官錢。宜。復。屯。改。從。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內殿。○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放編脩揚名。出為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日。御史職在除奸。革弊。合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同事諮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

一日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滿。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于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日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于論劾。類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日御史所奏。勸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于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日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十七

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為民擾。一日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于撫臣。無論食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論。上嘉納之。○張孚敬。標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乎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星殞如雨。○皇子卒。○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左渡濠四十里。以遏虜騎。而桂楚

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巡撫潘倣。疏。鎮官苛刻。激兵起變。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寬脅從。降聖書。責總制。巡撫。相機。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大寬。今復戕主帥。天討必誅。于是五堡遺棄。皆懼。洶洶。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囚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請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食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亂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又擒二十人。餘稍解散。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十八

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部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死。悉將一人。倣馳往。諭應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樊祖。運撫。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之。蓋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速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倣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部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為爵。虜留騎。騎角我師。而分掠。應州諸州。諸路戒嚴。帝納夏言。謫諭曰。倣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赦人耳。部永。源清。貪功。督殺。妄傳屠城。

第...下...冊...書...

以致劫內通虜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滅。縱使成功。何由與後。今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贊代為總制。璿至下令。毋攻城。卒登陴。愬口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贊令楚書人論。用兵非朝廷意。遠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餘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諭。賑濟。濟馳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厥明御史蘇佑亦至。會飲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久之。速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潘做孫允中。原職。致仕。張璿焚繼祖楚書等。實齊有差。○慈壽太后弟張鶴齡。延齡與子昇下獄。論死。先是延齡以曹祖事。構獄得解。至是以女婢竊金。施僧。遂執婢。及僧杖死。焚其屍。時錢寧張銳及太監佛保。郭大用等。前後伏法。庄田第宅。當沒官。延齡擇便美者。輒價買之。為山池臺榭。多僭侈。輪制奴。高指揮司。聽為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曹祖所首事。為說。將許延齡。延齡遣人執聰。發其家。積中得秦狀。榜聰百置。幽室中死。令聰子昇焚其屍。自是拆券捐賁。而稍優遇之。昇禁不敢言。然嘗憤。嘗仇恨。又別與百戶胡經。及校尉阮彪。有隙。至是仍拾聰前奏。連及經彪等。奏之事。下刑部。逮延齡。并諸奴。勒鞠。得其擅

買遺制田宅及杖死僧婢。司聰事有證。其言陰謀不軌。歲遠無左驗。以延齡係應。謀親臣。請裁于上。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覆令會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從公究詰。且謂司聰。縱非以筆死。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併追論。時屢詔。題具獄。尚書秉賢。俱謂司聰以殺死曹祖及鼎為妖言。與果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證。而僭侈多端。兇殘成性。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馬景等。按律各罪有差。獄具。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其疎甚明。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憑。所証。今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十一。蕭皇帝。三。但以多殺無辜。僭肆不殺之罪。按祖宗法。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其奴馬景。傳用。妖言罪死。○十二月。冊立諸王。甲午。嘉靖十三年。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后。○二月。祀大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滿。學官賜帛有差。○兵部以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利臣六人。部司六人。分詣各邊。召諸勇敢。以資軍實。報可。○金星。晝見。光耀與日爭明。○四月。北畿巡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殺。新芳驚悸。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騰霄。遂收經歷吳尚質。榜掠備至。勒吐騰霄叛狀。



又述守今  
以下款可  
與考也

西與六雅  
情形了  
同朝附流  
也者多矣  
簡明切至  
不特不推  
此為第一

極微

不從種之。死復收知縣周謚下獄。檄推官楊經勸之。經承旨。誣謚謀殺部使律斬。遂以上聞。又遺書巡撫周金共濟金不從。騰胥周謚亦各訴冤。帝命新芳回籍。而收楊經訊之。周金巡廣東士民。遮訴謚枉。經懼。匿芳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舉措乖違。構謬妄報。下都察院議。○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足。力不能耕也。壯丁亡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能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樞密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墾垣。其屯丁或囚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贖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糶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首侵索。糶稅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快製。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困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商。商憲俱利。而

建皇史宬

級異振初  
建皇史宬  
如此第一  
建皇史宬

道南科名  
文學黃真  
為聖人之  
躬當以  
中制衣錄  
為上所  
勸教所  
也

國課充矣。命核報。○五月內苑先營。壞齒成。進絲。○上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六月西苑河東亭榭成。上親定額名。○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實錄。○翟鸞以憂歸。八月虜自七月入榆林塞。大掠總督唐龍。徵兵尾之。弗敢前。吉囊率衆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巡按以冒功。劾不問。○十月建九五齋。精一堂。為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肅皇帝。帝止肇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于是孚敬等。恭請恭默室。脂龍馬。神龜。丹鳳。三圖。復謨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上優詔答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盧蘇矜與復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險陰。令黨刺之。不克。邦相糾黨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諧言。邦相死。無後。立其子芝。狂。仲子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逐母。虐下。蘇為衆殺。怨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捐賄。日殺人。不罪。訊主。無刑。吾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三

草手足腎腸皆懸于僕妾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以御製元旦詩一章示張乎

敬李時郭勛汪欽夏言等命廢之。○瑞雪降夏言進時

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

夏言請定七用日。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

世室為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日郊祀

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改

吏部主事唐順之翰林編修。以病請歸。上日順之方

改史職。校對訓錄。輒自稱疾。令以原官罷不叙。○三月

禮部請大行莊肅皇后謚乎敬以為宜用二字四字夏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肅皇帝 三

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覆

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上不悅。以事竣無如事母之

理。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毅皇后。○廷試進士。上

親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日講畢。召輔臣張乎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

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日此須重有

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日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

範。文章定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上問前顧門臣

教習如何。日老成停當。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

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相好。梁材甚

上雖繼統  
不繼嗣然  
大統皇后  
豈可概乎  
乎敬知李  
世廟而忘  
武宗似不  
可為訓

嘉隆二

正。嘉隆二。猶德。秦金覺已衰矣。後言汪欽事無定見。昨考

察未免虧人。乎敬日。欽近在部。時與翟翰爭辨。上日

欽終達事宜。若翰作尙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

朝午朝之典。上日。先朝仍有晚朝之儀。乎敬日。午朝

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贊問政事。時日

不但贊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皇上天資英明。臣下

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日。也着

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

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日奉制。紀樂賦。上親

灑宸翰。作紀樂同進詩一章。序一篇。欽請命各刊布。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肅皇帝 三

上欽定為御作詩。○四月。乎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

資藥及手札諭之。日。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

味。自飲。飯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乎敬奏

謝。遣行人初送歸里。月庫與臺存問有加。○七月。貴州

諸生附試雲南道里難阻。禮科田秋蕭就本省開科。定

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海一

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二縣。正德七

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

而。嘉隆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

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衛。據。沙。州。為。聚。穴。今

披別已得... 者誠為不可... 使一員專在太倉... 遼陽戍卒亂... 詔請巡撫都御史呂經... 揮劉尚德查覈屯田... 史呂經重飲... 乃圍經署... 閉錮之事... 經謫戍邊... 請事經擬... 等徂遼陽... 皇明法傳... 獄率衆... 驟私德... 復繫于獄... 奏侍郎黃宗明... 若役皆已... 代經巡撫... 官逮經... 校逮經... 後乘亂... 出官校... 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 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 順令備禦胡承恩等... 同日被獲... 無素謀... 縱大同之變... 皇明法傳... 帥不過如此... 事始息... 用詔悉如... 答糾衆于... 築第該鎮... 及發帑濟... 除禁中佛... 上召武定... 服千善... 枯朽金玉...

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 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 順令備禦胡承恩等... 同日被獲... 無素謀... 縱大同之變... 皇明法傳... 帥不過如此... 事始息... 用詔悉如... 答糾衆于... 築第該鎮... 及發帑濟... 除禁中佛... 上召武定... 服千善... 枯朽金玉...

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 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 順令備禦胡承恩等... 同日被獲... 無素謀... 縱大同之變... 皇明法傳... 帥不過如此... 事始息... 用詔悉如... 答糾衆于... 築第該鎮... 及發帑濟... 除禁中佛... 上召武定... 服千善... 枯朽金玉...

惟前不... 但致有... 用之無...

遼陽令... 廣寧令... 順令... 同日... 無素謀... 縱大同... 皇明法... 帥不過... 事始息... 用詔悉... 答糾衆... 築第該... 及發帑... 除禁中... 上召武... 服千善... 枯朽金...

此廟留心  
其後復  
意則作其  
中作歌  
較前王甚

倘僥倖亦不下千百言請焚之草野不得清留官禁  
以永杜愚民眩惑之端功德罔極上曰卿說得是朕  
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而不欲親愚曰奇異必欲奉  
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之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將佛  
骨佛牙併金銀銅像付之火以滅其迹奉聖旨使着  
煨銷○九月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賈宏李時曰此日聞  
暇與卿等出遊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刻皇考  
所作農家忙詩上取其後述王業以農功  
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咏幽風圖長東西小  
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殿廷之故而自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禮皇帝 二十七  
因虞姚鑠為三邊總制上命賜酒飯遂為  
罷吏部尚書汪鉉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鼎初  
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達等各一級調外任先  
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章自理上慰  
留之召賈宏李時諭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止  
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諷鉉  
始引疾賜還乃出神等疏責諸臣廷杖降級有差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 祖陵因獻祖陵頌  
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巡按曾鏡為大理寺丞餘  
賞賚有差○賈宏卒 贈太保謚文憲○十二月延津

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瑞麗堪充下陳夏言請擇日選視  
帝曰郊享之初淑女適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進大內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  
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  
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間  
謀布之為聲援伺虜開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  
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課禋頌上獻命付  
史館○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  
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  
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禮皇帝 二十七  
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  
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  
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勛議以聞  
四月 上謂七陵遺遺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  
溶祭顯陵○行大禘禮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  
諸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于我 宜宗  
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  
追報○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  
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助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項之 上  
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

八月虜酋吉囊率衆牧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率兵逐之塞外孤山墩戮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與馳兵再戰再勝虜騎大集輿伏兵全口洋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二百匹捷聞陞劉天和左都御史賜璽書褒賚餘陞賈有差 帝如天壽山遷孝肅皇帝太后神主于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十月戊子皇次子生○十二月奉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列 聖神主于昭穆廟翌日奉獻皇帝神主于獻皇帝廟 上兩宮徽號若郊廟社稷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肅皇帝 三十九

閏十二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張延齡上疏自明上以延齡罪重責奪通政司俸因怒請刑部主事沈椿等有差先是提牢者以延齡係戚戚不令入重獄後代者遂襲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延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其端 上詢察知之令備查先後提牢官更執付錦衣拷訊下都察院擬罪都御史王廷相議延齡怨望當比子罵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俱贖杖○冬至上祀天于圓丘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穆宗皇帝命塞天壽山東西通濟莊築路車駕發京師觀金山建

造行宮○四月車駕還京師○安南國黎寧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阻截請討 上差官勘覆以聞 上命復起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令之赴任征討安南○五月雷震謹身殿鳴吻○吏部尚書汪鉉卒○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以禱祠皇嗣生也以嚴嵩爲禮部尚書御史桑喬劾之嵩疏辯科臣胡汝霖後幼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日省愆不得強辯○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八月南科尹相劾雷朝欵慢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肅皇帝 三十九

怨望丁祭而縱飲太常宥宥官守下吏部覆嚴令各查俸○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刀鮮爲伺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暴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不解等授以官爵○九月嚴嵩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試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繁典試江汝璧歐陽衡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南禮部尚書顧濟卒謚文僖○十二月侍讀郭維藩 上念請讀勞特賜祭葬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 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二月 帝如大壽山祀陵。○三月 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廷對內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為第一，上親閱卷，御批改為第二，甲第五，取表，為第一，文華宣讀已出，上復得覽策，謂之解為詩，才急召閣臣夏言、李時入，改表，得為第三，親批，變為第一，發浙江錢塘人王維，洵稱其為中自信，識大體，口不好辯，而黑白分明，其為祭酒，教養至家，廉不領其德者，因其腹屬洞，人皆見之，乃相服也。幸以杭直不阿，與分宜相左，故不得大拜，官止吏部左侍郎。

四月 李時、夏言、郭勛、危駕請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屏中失火，延燄三人行帳，上以言不可放失，命其指以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三十一

以副簡任。○武定侯助請後鎮守內臣給事中錢被奏曰：助際遇風雲，漸假羽翼，無所顧憚，黨復鎮守，以樹腹心，謀封安南，以擬辟福，借藥材本色為詞，而收三大營軍士之心，擅題指揮張爵等十人，而奪兵部之權，勅又勅員外皇甫汭任意偷安，首犯新例，人臣得自著新例，上不知有。朝廷矣，請默助以收威福。

○大旱 帝躬禱，御製祝文，焚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豐足，羣臣表賀。○六月 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高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

以親諭，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嵩又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上嘉納之。○虜酋吉復化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陸天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九月 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寓，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親，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上請山陵行秋祀禮。○十月 立冬，祫享太廟。○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

高后慈慈，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職，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三十二

之思，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謙禮，諷成諸臣，令廷杖，編籍為氓。○冬至祀天子園丘。○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日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為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

二鎮，殲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散其黨，二日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備重，強弩，烽火相接，斗相聞，糧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督勵將領，量煩恤賞，振

所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名以大兵臨之  
草薙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  
責成效與復屯法以裕邊儲既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  
勘議 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十二月癸卯章聖皇  
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  
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已亥嘉靖十八年○正月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皆  
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初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  
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  
五路行○二月辛丑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禮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三三  
王第三子為景王是日午時下有五彩雲現夏言疏賀  
帝以慈寧几席未除免賀○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蔭  
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 上謚曰文忠蓋特

文忠孤行 一忠通明 大德九事 亦有特守  
卷云 張文忠其獨國之純臣振古之人亦故嘗兼禮  
而後上樓孝廟近臣昭聖口執失程之成詔至極門伏  
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如而以一新進郎中發官中  
旨不假不悚詞嚴發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  
臣荷知眷際列台飛慷慨任事清熱成臣田華侯伯  
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關三十年不造一內侍不空一  
私謂不濫發一子姓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為內閣賢  
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  
一簞已滌派河既無溫香旋踵復入以行李解而內  
閣無人而得重文忠云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

應至上第以有旨答之 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  
錚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璠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四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遑遽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燭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  
行次元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遣繫撫按三司官下  
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  
葛亮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  
雲宮講皇考于隆慶殿 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  
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比命改營製詩焉 甲申車  
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遊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三四  
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  
頒詔天下 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  
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四月御史  
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乞  
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 上還京師○五月初 上

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  
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還宮  
察不愜人望密疏連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  
諭劄繳進母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為少傅  
復入內閣○甲申奉 聖皇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慶

本擬接非 其非也然 以較之 遲耳

方士之有  
據此自元  
始始而  
四字深矣  
以方士得  
此明也

宗獻 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  
大塔已畢。然峪地空。斐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  
五月初二日。又奉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本月  
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  
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  
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  
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官遂登舟。○建  
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六月。敷  
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  
安南。○雷震。奉天。駁左叻。命修省。○令東宮。啓本。如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主五

樂初例。○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  
各王府。○起故右都御史。萬鏗。勘處。湖貴。苗亂。○水火  
金木四星。聚東井。○南禮部。尚書。霍韜。考功。郎。鄒。守。益  
獻。東宮。聖。學。圖。冊。凡。十三。事。 帝曰。此冊。語。多。譏。刺。無  
人。臣。禮。姑。不。罪。○是。月。遼。東。廣。寧。衛。軍。終。伏。作。亂。總  
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殲。之。陞。永。左。都。督。○二。聖。梓  
官。合。葬。顯。陵。○八月。勅。輔。大臣。以。神。主。升。附。廟。享。禮。成。  
上。表。奉。慰。○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大。計。京  
官。以。二。月。南。巡。故。也。○帝。諭。輔。臣。曰。朕。欲 命。東。宮。攝  
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 聖。諭。至

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  
氣。而。端。拱。恭。默。不。過。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虜。酋。青。台。吉。那。林。台。吉。屯。牧。塞。外  
入。掠。宣。府。諸。路。參。將。買。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無  
算。總。兵。汪。桓。以。不。援。奪。兵。柄。  
十月。大同。總。兵。梁。震。卒。○尚。書。溫。仁。和。滄。內。臣。  
慈。官。舟。大。不。敬。 帝。怒。逮。正。色。皮。邊。將。  
十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宋。隆。死。之。逮。總。兵。在  
桓。獄。○禮。科。右。給。事。中。錢。薇。言。所。選。官。條。不。宜。仍。用。奔  
競。之。徒。乞。斥。去。貪。邪。輔。臣。以。肅。人。心。故。命。在。廷。會。推。其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肅皇帝 主六

帝。傳。聞。德。行。顯。著。者。 上。請。母。令。內。閣。溫。題。以。重。國。本  
端。輔。導。  
上。曰。既。云。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好。如。之。令。削。籍。○禮  
科。右。給。事。中。錢。薇。又。奏。 陛下。以。層。聖。之。德。運。制。作。之  
權。禮。樂。聿。新。建。役。方。廣。騷。動。京。圻。催。科。海。宇。大同。隄。賊。  
屯。牧。未。退。三。邊。套。虜。猖。獗。未。靖。水。旱。蝗。蝻。天。覆。地。震。日  
報。災。異。二。三。大。臣。不。能。協。恭。和。衷。而。積。疑。成。釁。互。發。私  
邪。 上。怒。削。其。籍。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二 終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

西湖高汝棡 輯

晏昱明 閱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鸞事竣，還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霽四察，隨變為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王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史姚虞言：鄆、襄、河南饑民就食，承天應役，而匠類不能遍及，餓殍載道，陰風淒雨，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憫然者。謹效舞佞為圖十二，以聞，乞命賑散，遣使之。○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命脩興邸官殿。○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御史包節劾張璜賣官鬻爵，疑王廷相嗾之，因計廷相專事燒煉，士林共媮，廷相亦上狀自明。帝曰：二臣皆朕簡注，務期備和，毋相詆也。○四月，彗彗天鼓鳴，夜星隕如雨。○六月，郭勛請缺軍糧銀濟工費，戶部梁材以法裁之，勛遂劾其違抗，命罷材官。○七月，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卒不驗云。○八月，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為首，日餘皆偽作僧道流丐狀，為虜偵伺，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

不與虜通，遂臣不覺任其檢何所，遂歸焉。

本兵以虜退，為詳守，詳以詳守，失事地，若此非天，神助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

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馬門入，肯嵐，與縣交城，汾州至平，掠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為應援，山西巡撫陳諱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爾且不測，而本兵張璜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營諸將以矢劍御，既而守陴者，醉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薛帥立斬之，三軍股慄，率精兵九千，躡虜而撤，延緩寧夏，回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蹙，覺淳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殲虜，虜奔走，不暇，殺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吉紫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捷聞，帝告廟，策獻，瘞子，陸賞有差。○九月，火星犯南斗。○十月，大學士顧爾臣卒，贈太保，諡文康。肅皇帝山人性，最無町畦，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韜，嘉善人，以直道好古，行誼高潔，上以其才可大用，起擢入直，知其不言，多見採用，然性剛峻，不能容物，論好高，不達時宜云。

金星晝見。○十一月，慈慶宮本思殿成。○十二月，虜入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為民。○吏部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同上，令禮部校刻之。

南表款服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季文進請禁入覲前臣  
 以書幣問遺權貴者上可其奏○二月御史楊爵條列  
 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上怒甚械訊禁獄○策士奉  
 天殷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獻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  
 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  
 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王燬○詔止  
 一切工役○恭奉成仁二王于景成殿○御史黨承賜  
 請勅所司條時政缺失乞之○湖廣崇議方遠宜請開  
 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六月掩答乞貢不許遂入冠○福建錢士賢雲南人  
 也以御史包節劾罷後節按雲南賢僕從辱之節以  
 間請邊戍○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  
 鳴○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維翰國將軍  
 表相謀襲時嚴嵩受賂為請得旨選卒獲其籍以聞不  
 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瞻與嫡孫懷燔爭  
 立嵩復受金亦為廢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劫嵩食  
 狀 帝曰表相惟瞻襲行所司劫之嵩妄意任事毋  
 以人言介意○八月虜酋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許入  
 犯山西上從馮亮等議命左都御史胡守忠禦之○昭

屬之心  
 也勢因  
 早是以  
 聖人焉  
 必于方  
 之於下  
 此於下  
 之及下

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顯莊慈哲懿訓天贊  
 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  
 時九廟災言在言與郭勛為仇益甚昭聖太后崩  
 上傳 太子服制言報流有錫華 上切責令陳狀  
 言引罪乞還鄉 上怒盡削  
 仕其職附以還部尚書致  
 先是給事中成賢劾郭勛假威逞肆狀助政辦 上優  
 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交劾下都察院嚴劾未畏刑科  
 張允賢論都察院長豪勢而慢 朝廷遷延不勅 上  
 怒迭鎮撫司械訊勛再疏辯 上允之命賜以勅勛故  
 不領科臣復稱疏中有臣奸何事臣當何人何必更勞  
 賜勅等語 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強作無禮陳練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廷相扶同抗違一併劾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勛  
 奸邪事助生殺人律死長繫繫于獄○十月復夏言少  
 師原職入閣辦事言因 上怒與以自解適上備邊事  
 宜 上時治齋其所為青詞及他文惟言與高稱旨言  
 請西苑齋官叩首陛辭 上見而憐之特賜酒饌伴還  
 私第以備後命尋復其職階官職俾入閣辦事云○十  
 一月以鹽法久壞令戶部議尚書李如圭奏請禁革餘  
 鹽 上曰鹽法壞于徐鹽即革之以復祖宗之舊○十  
 二川遣部臣往山西賑被虜郡縣○南科王燦論兩守  
 中與張琦嚴嵩深相結納與助互為好食近因助敗抗

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總督。斷違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于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杆敵。後索富商宿將金錢。悉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南城李華妻胡氏。其夫隨父出遊。姑易氏與徐璉通計。污胡以塞口。胡不從。易與璉掩殺之事。聞命立祠。日哀烈。論祭入祀典。易璉俱伏誅。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以近畿荒歉。議處發糶。請動支通倉穀米百萬。減價發糶。尚書李如圭。屢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五。

命部臣刪訂。○時謀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襲大有為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為。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故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脩築。恐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寧棄而蔚州逼。三金河棄而遼東悚。乃所邊脩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為力耳。帝命整兵慎守。脩垣姑已之。○虜掠蘭州。○夏言九載滿考。賜段欽。勅賜褒諭。○五月。錄平安南功。加總撫蔡繼。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瑋少保。○閏五月。殺虜使

安南未嘗  
兵亦未  
以  
進

一  
道

不可服  
何以上  
不  
不  
不  
不

石天爵。○六月。虜擁眾數萬。至廣武。天屹屹。攻增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門沙。滿。越。開。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埽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七月初。日有食之。○華大學士夏言。職。在。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言。以。謙。禮。驟。貴。不。為。下。嵩。事。之。惟。謹。言。坐。失。言。宜。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誅。誅。言。言。覺。之。嗟。心。腹。科。道。劾。嵩。嵩。益。為。恭。敬。以。媚。上。上。是。時。已。心。受。嵩。攻。者。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飛。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六。

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成。國。京。山。嵩。等。言。嵩。揚。言。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曰。故。冠。香。某。而。言。輕。紗。帽。于。外。故。令。上。見。之。上。果。悅。因。留。嵩。恐。論。甚。至。嵩。因。泣。訴。見。安。于。言。上。怒。仰。下。勅。遂。言。進。狂。變。謹。身。殿。嚴。嵩。進。武。殿。因。貴。科。道。不。糾。分。別。降。調。旨。捧。者。七十三人。○禮部右侍郎呂繼卒。追諡文簡。補高陵人。力學。慕。古。與。馬。理。廉。海。俱。有。時。名。理。以。同。鄉。欲。引。附。已。絕。不。與。往。焉。周府宗人譁。凌。逼。撫。臣。奏。聞。華。將。軍。安。縉。等。為。庶。人。兵。部。言。虜。在。山。西。勢。甚。猖。獗。上。命。覆。屬。為。兵。部。侍。郎。總

督宣大備保山東河南軍務未至而虜列營汾河掠潞州平陽諸郡我兵皆觀望不戰殺掠甚慘副總兵劉世忠誓將躡虜力戰諸將無應援者虜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圍之世忠畏創步戰虜眾亦窘會金矢火藥俱罄虜盡銳攻之世忠中二矢死部將惟張宣臣赴援有傷虜乃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從廣武出關自陽和塞去凡深入久駐者四十日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男女二十萬有奇馬牛羊豕二百萬衣襟金帛稱是世忠贈諡宣

臣等賞資立祠祀之○起萬鎰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相繼勦捕湖貴苗湖貴之關有山口蟠尔又曰羅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

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其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單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辰州府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四川之西陽宣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聯絡黨徒實相蔽匿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單子坪土官田與苗以事繫辰州徵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苗反雪苗多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

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携印逃諸苗悉騷然反共保蜡爾山結岩自固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遂以事上聞上欲遣官剿撫金萬鎰時鎰家居乃即家召起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剿鎰乃徵諸路漢土兵進討之鎰受命徵兵討湖貴苗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鎰用為巡捕指揮應朝故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往年未順保靖相化教皆應朝除驍亂而兩利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

同習鑿辦事給事中沈良材御史董漢臣等 上言高  
 貪淫猾惡 皇上洞見而以為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南京給  
 事中王燁等劾高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  
 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克頑彼循同惡相  
 扶實之政本必為國禍南京御史陳紹等亦劾高比既  
 匪人貪黷貨賂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矚今以璣衡之  
 重并之必不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是按四  
 川御史謝瑜 上言郭勛胡守中張璠嚴嵩為聖世四  
 克 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而張璠嚴嵩一克尚存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廟皇帝 九  
 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尚上疏乞罷 上勉留  
 之嵩後上言臣蒙 陛下勉留感激流涕莫知為處而  
 豺虎為羣向非聖明委曲保全臣聞門不知死所夫豺  
 獍尚知報木臣豈忍負恩私敢于求去願臣之心跡雖  
 自信無媿而言者或聽嫉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  
 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詆誣之  
 口 上日卿安心供事再有資擾者重治不貸○上幸  
 曹光宮妃麻官婢楊金英等怨 上共謀行殺侯 上  
 寢熱以組縊之而誤為死結謀得不遂聖宮張金蓮知  
 狀至走自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為解項結 上得

蘇病不能語后命左右收金英等十餘人併曹妃俱磔  
 於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知 上後謂妃死常惻其冤  
 既而族金英等家以討定官變論中外○兵部尚書  
 張璠屢被論劾不去既而卒即與反加隆云○以毛伯  
 溫為兵部尚書首禁培克命刊布中外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宣大  
 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秋即乞增  
 銀接濟戶部請權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云宣大  
 貴宜于京通二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  
 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科臣周怡言魏鑾嚴嵩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廟皇帝 十  
 憑籍寵靈恃恩恣怨在內則違言失色見一陛下各選  
 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上以怡本  
 心誘諭詔如楊爵倒獄○七月嚴嵩入南斗明年春  
 江南斗米二錢○八月虜入榆林塞敗之○九月上閱  
 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譏仙體部尚書張璠奏曰今  
 康房不入犯乃 皇上廟謨所備而 請屢飽而去乞  
 遠治考官 上日省開事出巡按教官徒者銜耳業經  
 狂悖不道遠治之比至杖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  
 禮科給事中陳夔奏願天鄉試以月籍中有十餘人得  
 旨錢仲質等司遠治中式者所司嚴實以聞○十一月

勅禮部工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徵諸鎮兵

戊大同○木土火三星聚于房○二月禮部尚書張潮

副王會場卒于試院以侍講茅瑋代之○三月廷試賜

秦鳴雷等三百七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方士辰

初用下獄論死○兵部覆科臣戴夢桂奏一並徵調以

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問諫三擬朝服以備掩襲四懲

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大狹論

將大嚴備將渾真虛文廢武彼秦趙燕趙多勇敢精于

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急召川之上命務實舉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一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五月建州虜犯

遼東○六月熒惑犯南斗○八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

穗六十有四○岑壇靈黍五出者一○科臣王文等劾少

詹江汝璧等明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覆鑿二子汝儉

汝孝連中鄉會若持券取物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

試既同號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曠以汝儉舊師故閱

者經陽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

謙注一中皆以賄賂并進一當當道雙鳳齊鳴之謔以

聞鑿疏請罷試上以獎跡顯明下法司速勘鑿與二子

汝璧奇勳清曠俱削籍節克軍坤一中得無恙○

文法太密  
馬能使人  
裁然任事

八字曲盡  
六弊

以許贊為文淵閣張璧為東閣參機務○十月科臣戴

章桂劾朱方輕議撤兵翟鵬寡謀輕信致虜入犯命繫

桂詔獄成邊○大同願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

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

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效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飲

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修戰車以防劫敵

六撥富厚以養馬匹七脩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

明烽火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

養死士以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命辭酌舉行

○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傳少保如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二

故○冬十一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兵部郵防

秋太早故虜遂深入 上怒誦總督翟鵬成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建民家令民

家留驛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後逮鵬并鈔關主事

朱方下獄鵬竟度死獄中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 上以恭錄列聖御製文

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

成貨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奢靡○仇鸞奏去

冬虜大入寇督兵禦追至朵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

酋百餘并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本兵劫其辭多

以行自述  
以中外  
乃齊治之  
地况也

以其人  
集有三

虛構仲冬日短方及五時質明聞警追躡于沙河直至  
 彘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戰豈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  
 已誅吉囊子大不孩而今又謂斬狼台吉濫引擒王之  
 誅妄意封侯之賞宜覈之 帝曰斬獲既多厥功可嘉  
 加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陟一階○閏正月金  
 星畫見○二月科臣陳崇請撤元世王君臣神主又請  
 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三月大計京官先南科王  
 燁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尙寶丞諸條貽書南考功薛  
 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爲尙書張潤所阻而條爲南  
 兵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一  
 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  
 守謫補外○五月楚世子英耀弑其父王顯椿遣司禮  
 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鄧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  
 指揮使袁天章卽訊之○楚王顯椿選配吳妃生子英  
 耀嘉靖十七年冊封爲世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  
 英耀選配陳妃復令樊鸞通陶元兒等密引官人方三  
 兒于緝熙堂宣淫陳世妃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  
 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樊鸞痛杖四十英耀懷恨又  
 樂婦宋么兒常在楚府唱戲英耀喜之令劉金密接宋  
 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引誘英耀爲非恨

如金之遊  
 主英耀之  
 故父所請  
 此臣既子  
 逆倫之大  
 者也不  
 交出于天

無以爲  
 謀探于  
 幽放生

欲杖死劉金憂懼逃惑英耀日後王位不穩英耀云赴  
 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劉金乘機贊好二十四年正  
 月元宵節英耀啓請楚王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  
 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目帶回回假身伏緝熙堂後  
 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  
 瓜棗棍執王身逆王侍從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  
 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史車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  
 司查究英耀遂將宋么兒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  
 陽宮都御史車純會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  
 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赦父情實獄具祭告高麗新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四  
 于市焚屍揚灰同謀者劓于藩○七月太廟成羣臣表  
 賀願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八月加乘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  
 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  
 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家力擊  
 却之又犯鴉鴉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  
 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身歿  
 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文各遣騎四出邀虜登山  
 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  
 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前指

守者以片  
能表一紙  
將可惜

以仇且之  
言介子案  
如之尚則  
始者空而  
仇者危友

揮食事各酸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  
求天下武力之士河而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錫之  
戰勇衆我穿等慮不敵守者促之止激邦直曰若  
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非直耶之遂大呼入賊陣  
勇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  
而死遂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其仙令休致仍遣官投監于  
 邸次○夏言起用至京自言去而嵩入相是時同事者  
 或病或健或罷嵩獨相及召言來 陛見後盡復其官  
 階勳秩且加少師位在嵩上 言九所擬言行意而已  
 不復顧問嵩亦默然不吐一詞然心甚恨御史陳其  
 學以鹽法事論京山并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伏斬等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皇帝五

造言請死有所進索皆長跪而解以是日與嵩謀傾言  
 言殊不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其請嵩必  
 執手延坐款款密語持黃金置其袖中以是爭好嵩而  
 嵩言 上或使夜職言與嵩嵩中何狀言時已酣而就  
 枕嵩知之故籍燈坐視青詞草初言亦以青詞得幸至  
 是老而倦思聽容具草亦不復簡閱多舊所進者 上  
 每擲之地而左右亦無為報知嵩乃精其事 上益愛  
 之而言之危機伏矣○湖廣巡撫以淮楚間羣盜嘯聚  
 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 上諭廷臣推命刑部  
 員外卜大同為新黃江防會事擬待往審形勝定經防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卷三

甚具盜屏跡焉○大學士毛紀卒贈大保諸文尚  
紀振振人歷仕四朝守正不阿以  
去致仕家居二十年始終一節

青寧侯張延齡決西市張氏自 弘治正德時憑恃寵  
 靈入為中外所怨嫉延齡等既得罪而請于席其故貨  
 富貴禮都下諸無賴子及家奴利其所有類撰造危言  
 以恐嚇之率脅重賄或索賄不得或得而意未慊者則  
 首諸官去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  
 戚里延齡自南京遠赴詔獄瘦死明雲鶴以誣奏充戍  
 而言者且接踵未已有劉東山者以射父生死在巡  
 視東城御史陳讓捕獲之東山故刁狡嘗誣賺張延齡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皇帝六

子宗儉輩銀物無算至是乃上書言延齡夫妻父子親  
 戚屢魅上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其脫已罪併讓構致  
 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所構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奸  
 猾小人又羣起而和之言張氏詛呪屢魅事有迹連遂  
 安伯陳鏞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賀思  
 李勳等諸所蔓引無慮數十人章俱下錦衣衛拷訊錦  
 衣衛推鞫東山等所言事皆無實不可聽奏上詔釋元  
 等餘俱行法司會鞠法司擬東山等柳號三月極邊充  
 軍護贖杖還職鏞良臣免死福等請自 上裁因言延  
 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欵怨以致奸人壘



盜財物。紛紛告許。動輒指斥。乘與于犯官某。其于國體。所傷非小。乞將延齡。登賜處決。上遂命決于西市。刑部尚書吳山等。合劾侍郎胡守中。法當斬首。與建昌侯張延齡同。死于西市。○史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江西太和人。學術醇正。標履端方。為名儒宗。

升湖廣綏寧縣知縣。高應冕為光州知州。綏寧邑當雲貴衝繁。民苗雜處。最號難治。冕罷一切浮冗。予以寬和。豪右兼井。則立均田法。里正侵牟。則有三限法。民不事積貯。則建預備倉。目不知書。則建虎谿書院。駸駸乎富庶。而與起于行矣。時麻陽兵變。當事者欲手避鋒。叛兵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十七。

循猷靡甚。縛守備將欲殺焉。應冕自邑馳郡。謁監司請日事。亟矣。不圖則滋蔓何極。監司曰。侯兵集。見日撫之。當自定。安事兵。監司曰。誰堪任者。冕曰。某請單騎往。監司曰。爾書生。樓無兵介以行。一旦有變。奈何。冕曰。孔輔亦嘗說洞苗矣。苗異類也。倘可感動。况兵為吾人乎。聞之。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懸矣。監司壯而許之。

冕先驅馳檄諭之。曰。有患楚悉。赴訴當為除。及冕至。叛兵一手持刀。一手持訴詞。計五七十紙。皆債肆侵剝所致。冕諭曰。果有侵剝。當為追償。但以部兵而縛本官。朝廷法紀安在。東威釋兵去。守備縛賊。斬首曰。還于

俄。寒甲大人。生我。冕錄首惡數人。上之監司。而黃其脅。從事遂平。監司口不煩一兵。不絕一盜。不折一矢。而大難立解。可謂膽智過人矣。為列數十上。擬權臺諫。以不通于內。好僅改州守云。冕浙江仁和人。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南科游震得言。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府。不宜外補。尚書唐龍。履應旂疾。惡如仇。去奸若虎。宜復京秩。從之。○三月太監廖斌。擅權。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決。斌乃候節。謁慶獻。慶獻使撤去。說節節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高汝柱曰。傳成。連有素難錄。其用心。人才改事。雖其干戈。如在禁。文章古勁。雅容。作詩。歌。呼。自。得。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十八。  
居隆十二年。周太夫人。其。擢。卒。又。十一年。擢。廟。樂。之。憲。皇。時。王。瑞。擊。彈。中。人。李。敬。有。自。集。示。東。南。幸。則。為。瑞。校。不。毛。則。為。節。又。夫。復。其。是。豈。願。同。哉。又。開。節。行。莊。浪。兒。甘。涼。諸。山。奔。來。借。玉。人。不。善。說。田。等。一。叙。甘。肅。志。感。嘉。隆。酒。東。張。殿。則。壯。心。未。可。量。也。而。茲。以。志。節。顯。忠。夫。

倭寇浙東。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計之自麗市船。凡番貨至。驟除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吏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出進人。生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去。輒以危言。搆官所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及官所出兵。輒齎糧滿。奸商。自。香。

人利他日貨至且復除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以償倭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龍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于貧酷苦于徭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克往迫因罷吏黜倍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國飽煖且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于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復糾漳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軍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

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南京戒嚴兵部議以朱繼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在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諱亮有節操掌銓書稍納望其丰采

八月召甘肅巡撫傅鳳翔于江西科臣楊宏鑑劾鳳始為參政以籌邊繪圖願遷巡撫一籌未展遽使江西使非邊材何以參政驟列食都果有經畧又轉轉移內地乞罷之而格不行○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選劾宗室充刑弁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屍餘骸以示威○十月總督侍郎曾統請復河套統為御營平遼陽致辛

詳則善矣中國兵勇是以吳致

有軍功陞總督三邊統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牧水草其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逐之因故地入城增戍填其中其為全陝計甚備然而未發也適蘇夫人者大學士夏言之繼妻有才色言變而畏之其妹適適說夫人之父曰蘇綱又以女之故出入兩家于言前極道說復套之意言以復套之名美亟稱說說亦自信為必可成功乃具方畧條十入事以上口恢復河套曰脩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廩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車舟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妨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華蕃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管陣八圖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于是廷臣議說先後章疏俱可行上又令集謀定策說復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十餘萬于是部心知其難不敢決請上令說與邊臣悉商以聞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肅皇帝

套古朔地自正統後漸棄東陝於是河套遂為虜巢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盛行視盛以為未可輕議特結障增戍謹之防九年移延綏鎮城于榆林此余于後經畧之功也王瓊又以子傑為失策後楊一清屢謀亦以才力不給不敢力至其事旋謀旋罷學吉葉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說有是謀可謂險詐者也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馬昂獻隱

吏部侍郎董玘卒

玘，會稽人，性峭直，為吏部，謝絕請托。鄉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請經理

營田以足兵餉從之○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北虜僉答去歲款大同塞求

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有復河套

謀將督兵出故當事者力阻之○六月曾統劾仇鸞科

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先是虜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十一

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統遣將李珍夜劫其

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統有擒渠奇

功命賞銀幣○九月科臣馬錫勅尚書王果御史艾朴

受贖司賄命郎中余繼收納銀色不足上怒下果朴

獄，皮邊後鎮撫司廉得張祿與其吏銀匠侵襲詔行巡

按追補果竟死戍所士論惜之○十一月官中夜火詔

速赦楊爵爵翁介清苦忠直秉性絕無干名競進之念

嘉靖初登進士拜御史因病在告九年復任每思國事

日非君恩未報至為流涕乃上言五事皆指斥乘輿

疏入上覽之怒甚命速送鎮撫司長繫時中外譁言

爵論出人皆稱其誠直爵處獄中憂慮抑鬱然端疑正

直自在雖獄卒咸信之入得釋陶文仲引箕仙惑上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皆言其不可信浹

詞抗直罷為民齒被誚責因曰我國知釋爵等諸妄言

者至矣命後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邑丞且訪之逮者

後至坐定逮者人逮者向在獄中與爵稔若相訪然爵

迎謂曰聖上又索我矣逮者曰非也有事過此特相

候耳爵曰何隱焉欲即行乎丞與逮者慰籍之知其未

朝食也請入就食爵不從出飯與二人同食飯甚粗二

人不堪爵食如常也妻子泣于內爵飯畢入內限曰吾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十一

真若各盡其分而已無慮我為丞日尚有囑語乎爵曰

行矣弗復顧逮者吐舌云爵在獄七年人無敢言者會

赦歸有大鳥集合爵曰吾其死矣乃自為墓志未幾果

卒○廣西巡按馮彬以廣西素患僮獠與其召募防之

不若召募勦之以據其巢辨其土兵部覆廣西一省僮

人半之僮人三之居民二之事難猝舉且恐他日各據

偽賊上從部議○七月吏部尚書唐龍卒贈少保益

又稟○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

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

之內侵皆後板絕壁礮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

必戰則伏  
本有幾許  
伏則防則  
有備

積久而非  
之清御何  
以肅官常

言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集鉞刀賄虜自  
媚虜入既深沒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  
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陸尙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尙寶司  
事○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湖南麻城人有應變之才始以御史裁大瑞慶  
錄繼進推陝西造輕車強弩總理河道手製  
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一編打書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鏡開邊啓蒙禍  
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悞國是上奪言官令致仕  
鏡詣京印訊河套之謀言左袒鏡且有密疏稱鏡之忠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十一

而嵩則極言其不可復意稍稍侵言及請給誓劍得  
專修節帥以下上始心稍稍惡之且下諭曰套虜之  
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力果有  
餘積成功可必否鏡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慘耳  
言始懼不敢決請上裁會澄城山崩裂有分崩離折之  
象又京師大風霾上敬天疑長以套謀問嵩嵩詆言擅  
權自用機事毫髮臣不以聞上已心疑及退上疏劾  
嵩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之而責言嚴切遂罷河  
套之謀命縱騎捕鏡至京因盡奪言師傳俾以尙書致  
仕○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廷寧上曰此

可憐二人  
之志行未  
竟也若見  
賞而後見  
誅者以時  
之軒文  
致其罪耳  
知趙取一  
言便為真

曾鏡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鏡劾因論鏡  
取軍糧俾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鏡罪律無  
正罪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  
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乃斬于市妻子流三千  
里鏡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大同女年十  
七化為男○丁未秋兵部尙書陳經被劾以王以旂代  
之至是以河套議出為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  
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  
更四尙書時王梟簡諒廉平孫繼孫清脩苦節劉儲秀  
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暴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十二  
奸佞依阿早請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  
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  
閣切特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  
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者聲矣○秋七月八  
月京師地震○九月陸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為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大入  
塞至干枯府圍○十月夏言死于西市上令言致仕  
言已出京仇鸞許鏡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  
上益怒高欲雪憤力為主張因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  
災異密疏引漢楊匡方故事以動上心方言行至天津

言已出京  
仇鸞許鏡  
出塞喪師  
諸事以賄  
夏言得解  
上益怒高  
欲雪憤力  
為主張因  
構蜚語流  
入禁中及  
以災異密  
疏引漢楊  
匡方故事  
以動上心  
方言行至  
天津

等皆為其所使  
上橫欲大  
臣致恨  
能者伊  
之外也

車中聞統被逮竟墮車曰吾死矣復具疏以辨訴膏十  
大罪不聽命削其籍行至丹陽錦衣衛校道入下三法  
司會訊尚書喻茂堅以言實常入議罪可有也 上怒  
甚尚復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同戮于西市其妻蘇氏  
請以身代 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急遣之 隆慶初  
復其官如初賜謚文愍并祭葬

高汝斌曰嚴之其心于夏久矣桂州再入其亦有必  
自取矣潘云知不足原知不足殆老氏之言豈欺我  
哉宋時冠萃公功蓋一時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  
道之曰好去天上符宰相却來平地作神仙而冠猶  
假天書于進竟放逐以死迨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其  
鴻不可易及杖翠紅十帖紀有嚴請夏夏衍佛魏其  
武安又有桂州往見龍虎山老僧并野老爭席諸事  
則知桂州之不免竟自召之而竟不自悟也矣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五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以張

治為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並入閣

預機務○北虜犯宜府把總江瀚董賜禦之全軍皆沒

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視督總兵周尙文追斷其殿後

虜遁去徒聞萬達陞尙書尙文加太保○二月 皇太

子寇尋薨謚莊敬○五月總兵周尙文卒其子陳叙功

代乞卹典科臣沈東請贈以封爵 上怒市美令錦衣

衛逮訊○七月浙瀾巡海都御史朱統言長嶼諸澳大

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王匿年利因為

海道宜正典刑臺臣因劾統願殺 上令統還里

待罪令巡撫勘聞○九月謀報虜酋勢將深入尙書翁

萬達乞飭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  
以保邊 上令相機戰守○十月以夏邦謨為吏部尙  
書○十一月追巡撫河南胡纘宗至京會訊削籍為民  
先是陽武知縣王聯供行殿役不便纘宗怒笞之適御

史陶欽羨劾聯職罪罷歸後以殺人事覺生絞待報聯  
謀動 宸聽為脫罪計令子朝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  
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冤奏纘宗以私怨故入人

罪巡案潘泉諸官阿附纘宗誣同羅織仍摺據纘宗迎  
駕詩為呪咀 上怒命逮係纘宗等二十餘人請京榜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十六

訊所司言王聯以絞罪重囚奏許誣指無據纘宗詩章

全頌美 聖德語非訕謗聯坐原罪朝策詐托假官當

斬纘宗等悉赦勿治疏入 上不悅大學士嚴嵩對曰

法官劾劾與纘宗同鄉故黨庇 上曰既云頌美何以

有湘竹英皇之句其為比護明甚乃廷杖纘宗削籍為

民法司奪俸有差嵩以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大

學士許纘卒

纘重寶人吏部尙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學

故林厚不代嘗以兩世掌銓大俱盈滿云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謀報

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犯海西關

自是奸官  
海之而計  
皆若反得  
楊楊權勝

此是正道  
皆見之矣  
守得定

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謨。惟當急備。前鎮為京師屏蔽。發河澗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前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與州四衛亦聽徵調。陞口戍守。詔如議。○浙江巡按童威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諫從之。○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差。○黃霧四塞。○四月湖貴苗平。湖貴苗自萬鎰以計。龍龍許保名。雖平而實未平也。總督湖貴御都史張岳疏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皆報可。于是岳開府辰州。集兩省官議。多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不。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二十七  
聽撫守之使不出。掉可也。岳力言。撫守皆非長久之策。必大勦以兵。然後撫守可固。貴州巡撫李義壯附萬鎰。撫議岳劫其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未幾苗陷印江。寇石阡。貴州震動。事聞。上降詔切責岳。削義壯籍。岳日。湟中之議。初亦諱于眾口。伐蔡之役。功必成于獨斷。厚集三省兵。一意進勦。龍許保等亦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百餘人。出劫思州府。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羅塘街。賊更卒戍守。時聞苗平。城守稍息。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羅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皆去。悉將石

邦憲等聞報。亟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去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宜慰司。及酉陽宣撫。再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後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橫恣。有司侵不能制。既構永保。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及討苗。多所阻撓。岳至。檄使來見。因不奉令。後復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驕。不習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而斃于獄。應朝乃寤。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立功贖罪。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二十八  
然負固。岳乃率其巡捕。既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乃托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及苗寇破。仍以計擒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庶得盤。吳老律。吳且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焉。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保至岳。梟斬。驛門諸守。遂欲屠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蹤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檄令密寄諸土官索之。遂得黑苗而置之。于是岳乃

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又獲龍許保、母女妻妾，併獲龍許保餘賊，而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燬無遺。具以捷聞。苗甚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邦憲守邊。○虜犯大同，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威寧侯仇鸞、總宣大兵虜大酋日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瑤直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卒叛，殺其帥陰燧，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城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能復有所誅討，虜別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滿皇 帝 手九

部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有僮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之。小王子雖稱爲君子，屬卑取焉。廉而已，不復肯奉調御。朝會日黃毛者，異種克悍，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于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兵合逐北急擊，大破之。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攻我。己亥辛丑，吉囊及僮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歐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慄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貨業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卽長跪捧首待誅，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部落爲築戍堡，簡健夫日

夕乘城，指白抵所在，遂有所獲。又或出計得不償，會吉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爲將軍。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舉翁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夏六月，虜酋俺答率衆數萬，由小營圪塔墩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谿谷中，以羸騎百餘爲餌，偵卒信之。走白達，達素果敢，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見殺，副帥林椿分兵擊虜，寒騎于彌陀山，圍達被圍，卽馳援達，亦中流矢死。虜退，事聞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滿皇 帝 手九

追宗舉及總撫陳耀下獄，具狀卽朝堂杖一百，發議成邊左，詔褒楊死事者，贈官蔭子，賜謚立祠。虜得三將首，遂引兵去。○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周任都御史趙錫代陳耀爲大同巡撫，起威寧侯仇鸞爲宣大總兵官，加魯太子太保。

八月，虜酋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海子移往斷頭山，并調集杏虜衆至十餘萬，謀深入關南，攝總督侍郎蘇祐初至宣大，卽請益兵餉，未報而俺酋復台吉權衆窺大同，威寧侯仇鸞懼，私遣其所養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蔚州，無犯大同，虜遂東去。寇劄鎮劄鎮無

紀北

先帝

從新野  
能奪其助  
之冠自  
利消後日  
費各處  
入征調  
招許多  
數萬  
重高  
旁且又  
一重戶  
富四野之  
點與

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入寇。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述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及陰為嚮道。云虜之東也。嘗實使之。乃伴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是月乙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悉眾禦之。丙子。虜縱兵自間道至黃榆溝。諸處扶邊堵入。我兵不能禦。遂大潰。丁丑。虜悉眾入圍順義。時以保定兵駐城中。城乃得全。虜遂長驅入內地。○虜逼通州。○巡按直隸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謀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營吏民。城守汝潛舟。艤路河西。勿使為虜用。○戎質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為疏。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閣棟例勒贖。不時發。久之不能軍。本兵丁汝斐以聞。上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皇城四門。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給

此時文  
自當因  
有給賞不  
至如  
勤且也

旗牌。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及良家子。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城郭間。後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上猶慮不固。徵召大同總兵戚繼光。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奏言。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難責。又不知兵。乞出罪弁。就給。廢弁劉大章等。赦宥。召用。又曰。宜召仇鸞兵。入衛。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勢相倚。上嘉納之。詔宥給等。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詔以成寧侯仇鸞平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十一  
虜大將軍總督動王師。諸兵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時鮮先駐師於府。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既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九。七。鍊。五。萬餘人。上嘉勅王師。各賜璽書褒獎。千金帛。使驅虜。眾即軍中拜鸞為大將。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等千金。又賜密啟封。記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俱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



平時不知  
預備李  
之問安能  
周忠故未  
兩調兵  
入以為知  
道

倉卒諸務未備。諸勤王師。變開即馳至。未齋。樓糧。制下  
鴉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  
軍士始得數餅。餒。啓原發粟。則囊索各。皆無所需。故  
士卒饑疲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計軍。糧餽不支。  
士多餓死。上怒。令奪尚書李士朝以下諸官職。戴罪  
辦事。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居民。焚燒  
蘆舍。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殿內臣八人。以去。劫  
民扶傷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聲徹西。內  
上命啓門扉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擾其鋒者。先虜求通貢。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虜皇帝 三十三

唐東通貢  
命廷臣集議  
通貢得失  
初虜執御殿  
內臣楊增去  
不殺  
見虜首俺答  
歸坐理惟謂  
日若歸見天  
子好為我致  
書  
乃令增持書  
入城及啟書  
多媿語求入  
貢上召大  
學士嚴嵩李  
本及禮部尚  
書徐階對于  
西苑上曰事  
勢如此奈何  
嵩曰此捨食  
賊耳又何足  
慮階曰虜在  
城下縱火殺  
人胡止云捨  
食當議所以  
禦之之策上  
顧

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上曰。  
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  
上主張之。上曰。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延郊。而我  
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

階之對可  
謂得權宜  
之矣

厭耳。上曰。荷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受。階曰。止于  
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竦然曰。卿可  
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  
人多疑而不信。且無隔城背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  
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  
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  
是因。今出再集羣臣議。通貢可否。日午羣臣畢集。禮部  
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  
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羣臣相顧  
莫敢發。時將向夜。上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烟火燭空。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虜皇帝 三十三

謀食  
不可得  
之而  
之

大震。候時。上久不視朝。以虜眾薄城。吏部尚書夏邦  
那謨。疏言。人情洶洶之時。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  
足以繫眾望。振威武。上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  
待命闕下。嘯時。上始出。御奉天殿。降勅責諸大臣。遂  
還官。羣臣出就午門下。跪聽宣勅。皆惴惴。計所以處分  
門且下鍵。乃勅遣官校。逮繫王儀。王汝孝。來京即訊。及  
儀至。下獄。以畏。候不戰。削籍去。遣汝孝。使者遺糧。未達。  
汝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請。初。儀至通州。  
命營兵屯城。外而自閉。閉城。中會咸寧侯。侯先。引  
兵至。虜少却。以兵以饋。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令人捕

行

守通州

立吉橋

亦自領

執下獄死者十數人，爲兵大譁，欲甘心儀，遂厥御史上其狀，故遣治之。尋超遷巡按御史，王竹爲會都御史代守通州。○虜闖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是時虜有求貢之意，擬書入朝。上詔禮部尙書徐階、集百官議曰：中莫有發一語者，司業趙貞吉沆言曰：此不必問，恐校生懦夫暗不解事，萬一許貢，則虜必入城，三千之虜，恐鳥營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內外，夾攻胡以禦之，不幾震驚官闈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貢，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爲不可。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五

奏入。上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師。釋給事周東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優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監督力戰。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平昔主將多目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卽予百金，芻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因求爲御史，佐軍務。上壯吉言，遂擢春坊兼御史，千金五百兩，領勅將行。而勅小有督戰語，不可統攝。諸將因謁嚴嵩，嵩故有卻辭不吉怒。叱門者，嵩大恨之。會趙文華又素銜貞吉，故訖而將甘心焉，竟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

事勢如此

時虜騎充斥，單騎出城，先請總兵仇鸞營宣。上旨激厲付賞功銀。一時請將雖感奮而懼甚，乃辭曰：吾軍與虜逼安能領貯多金不之納。虜且引去，貞吉計無所出。迺徧諭諸營而還。比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尙文沈東非是。上怒命錦衣逮杖落職，謫荔浦典史。上雖責貞吉而心實重之。嘗問趙某何在，故由納言轉卿寺，拜戶部侍郎。○虜逼通州，時汝襲聞警，束手無措。募偵者，無償卒出郊，不十數里，遇扶傷者，極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既而言不信，汝幾不加。後募他卒偵之，信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肅皇帝 三六

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製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不知所餉，亦不知製調者爲誰。爭怨汝，妻語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廉餉不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推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警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上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遂發收撫，而警殊不所禁。汝幾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恒詭稱遼陽民間。

其何言也 宜宜出之 和君之口

大宛風事 則離別自

汝守守 以兵少不 職事固宜 之然一東 于原一 百于仇 情有可原

不知遂謂汝斐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違陽叛軍及虜薄  
 城下汝斐受計于大學士嚴嵩謂地近畿師難掩當令  
 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該曰汝斐  
 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斐而機譎無率兵往擊虜  
 乃虜在城下鸞故遠屯郊洞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  
 虜與否而楊守謙被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  
 不敢一擊虜上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慢不  
 出師併汝斐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燬諸中貴圍監  
 諸中貴遂誘汝斐守謙于虜上益心動乃命執汝  
 斐下詔獄遣軍自軍前遠守謙入俱下法司即訊命史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萬皇帝 三七

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時刑部  
 侍郎彭黜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論汝斐  
 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得史錄不即竟上時坐  
 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上大怒謂黜等比黜將有所  
 規免令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上即命斬汝斐  
 守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上  
 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官斥歸田里○已丑素  
 汝斐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嵩令汝斐下令勿戰及  
 汝斐被追嵩恐露前畫紿曰毋慮吾為之地汝斐亦信  
 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辨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嘗誤我

為及以得 百二百級 報白功無 功進大保 賞其退

△安在 四于古 亂

虜來不能 勇勇去而 快擊兵使

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斐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  
 三千里外子成鐵嶺衛○已丑虜將金甬人畜漸退先  
 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  
 辰罕侯仇鸞師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  
 不得出稍棄牛羊雜衆東南還至昌平北伴與鸞軍遇  
 鸞不意虜逆舍伴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戰而潰死傷  
 千餘人鸞獲爲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長驅至  
 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戊子  
 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庚寅虜衆盡出虜至邊汲甚又  
 顧絕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萬皇帝 三七

逼赴但尾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口而返○九月郎中  
 徐學詩劾嵩奸貪異常常從于世蕃相執父政聞有所奏  
 必陰中之如科道王輝陳壇謝瑜董漢臣今安在哉乞  
 亟罷斥命下獄即訊○十月仇鸞請選捕各邊銳卒衛  
 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關  
 于堂與可乎帝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核  
 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二京師與京營兵  
 雜陳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士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  
 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顯整士馬  
 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餘工部尚書胡松順利器械

之乃不  
明子等  
之數且  
彼已之  
所謂賊  
門馬後  
鳴道是  
可笑可

帝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進積通以俟軍興○十一月  
營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  
効無功不問○內閣張治致仕卒○虜衆既盡出邊詔  
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已久衛卒多役于諸將  
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案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  
皆老弱不任兵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  
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製印直命邦瑞協  
理爲鸞副革去提督內臣鸞特寵遇所言無不從益使  
橫邦瑞先承制整飭營務奏論多件鸞悉主事申燒持  
法不爲鸞屈 上疏言京營與政語稍後鸞怒密疏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三 皇帝 主七  
遣燧杖之左遷而出鸞請大舉北征復請廣集精兵  
上命戶部遣使查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庫貯時搜括  
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云鸞特寵甚所上疏即內批行  
之不下部議邦瑞因以爲言又屢駁鸞請鸞擠之遂  
職去  
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總督各添大臣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紀卷四

西湖 高汝拭 輯

同郡鍾 健 參

高 焜 焜 技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朔上不視朝○錦衣衛經歷沈  
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榜訊令田保安鍊以在  
平知縣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  
陞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  
子深相結以故鍊開從世蕃酒所世蕃喪所相客給事  
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鍊  
從尚寶丞張進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呼出師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二表亦登賦已條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至是虜闖入  
塞勒幣通貢 天子下其書令禮部會文武羣臣計孰  
便趙貞吉請貢不宜許而檢封毛起嘯言吾姑寬虜  
以予貢出之而後嚴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  
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  
沈鍊自攝之曰大史紫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  
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禮部持趙議上竟弗予  
貢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  
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當是

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進事不以報事急則入賂居間遂免嵩日以重也並益廣於是鍊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上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杖之謫田保安

三月吏部尚書罷以李默為吏部尚書○詔開馬市先虜會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未許入春益求之數仇鸞雖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於宣大開設馬市虜馬一匹償幣若干乃密遣養子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我貨幣投驛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書於宣大總督魏祐言求通市祐以驛書聞上命廷臣集議鸞力主之言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并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為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兵部尚書趙錦議與鸞同上意未決問相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犬羊蹊徑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兩次為宜上然之議遣兵部侍郎史道主其事○兵部員外

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警二曰屢命北征而一且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

大威四曰彙條成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墜胡虜狡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脩武備夫果欲修武何籍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互市夫和采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虜類日眾安能盡厭其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於大同銀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疋

六月仇鸞漸跋扈受諸邊將賂賄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近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

開馬市  
高汝拭曰  
互市之名  
起于開元  
突厥此加  
可汗遣使  
入貢請于  
四受降城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以驛書聞  
上命廷臣  
集議鸞力  
主之言永  
樂成化中  
嘗設馬市  
於遼東并  
海西女直  
及朵顏三  
衛今虜求  
開馬市留  
使為質縛  
叛示信似  
宜暫行兵  
部尚書趙  
錦議與鸞  
同上意未  
決問相嵩  
嵩以一年  
四次每次  
用馬價十  
萬兩似期  
密而費廣  
且犬羊蹊  
徑無厭將  
來難以阻  
限惟一年  
兩次為宜  
上然之議  
遣兵部員  
外

意不宜令驚併之。又劫驚包藏禍心。驚即跪排之。請大節論死。寔於獄。

天功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千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為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慎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連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於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真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即商大節  
意而從中  
淨之過類  
再此與  
真之分也

仇鸞此請  
豈欲掩已  
之罪也而  
不知其黨  
連何

八月仇鸞請討朵顏諸夷。影克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於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赤。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囊。况朵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

孫計

朵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為巢穴。是揀毀藩籬。延冠以自近也。上從棟議。○僉首執蕭斤等來獻。詔錄於市。時虜族市。旋槍。詰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為有。而首惡喬源。丘富。為虜腹心。爪牙者。則實。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奉祀仁宗神主。升附孝烈皇后主於太廟第九室。初孝烈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華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祀仁宗主。而以孝烈主附廟。禮部尚書徐階。合諸大臣議。房大約以女后無先。附廟。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臣相顧莫敢發。獨禮科給事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少婉其詞。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諭。仁宗固在所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遷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附孝烈。則仁宗不必祀。而孝烈亦可速祀。止難於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祀仁宗。附孝烈。所以督責該部者。甚峻。階不敢再忤。竟奉旨。然天下以前議為正焉。

校易之甚

一書戰守  
原是正理  
互市之舉  
未克終成  
由恒  
仇害之地  
廣矣  
上  
行

十一月俺答子脫脫等令虜人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  
共易馬二千四百餘匹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市  
請降勅厚資之上命賜俺答紅錦襖衣一襲金頂會  
弁一金束帶一脫脫紅縉虎刺等青緞各二勅史道  
官頒給宜諭朝廷恩威仍令嚴勅部落勿得生事邊  
自是虜既得入貢乃以麻糰馬多索價值弗與輒大  
大同市寇宜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  
境虜寇即至并所得麻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  
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  
盡燬壞士卒不復出戍脫脫等又言富虜能以馬易段  
負者惟有牛羊請易米麥道乃上言請如虜議不則恐  
其衝決有妨大計議久不決兵部力言不可上以道  
不思慮置邊備乃為噴奏遂召還京自是虜來謂中國  
不足信後時時剽掠境上巡撫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  
示恩威令復約東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類入  
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  
上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 吏部尚書李默以推張泉謝孝儒為巡撫章  
職以刑部萬鍾代之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正月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內不自

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命徐階入內閣辦事  
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  
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忌政飾非惡諫神仙士  
木為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誘毀者故茲  
效尤彼動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  
欲為為之○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  
給事中劉體乾言當革冗員清冗費我朝成化時武職  
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今邊功傳請添設恩蔭不  
知凡幾元年光祿積剩不下八十萬縱供用日增從中  
皇明法傳錄 嘉慶元年  
乾沒邪移侵盜未悉數乞酌議著為令典○詔仇鸞率  
帥出邊禦虜馬市之開也鸞實畏虜上疏請許入開設  
馬市迫屢市屢欺虜遂漸入寇鸞始畏禍密疏請罷  
市又請出邊正罪然鸞實無意計賊第為大言以自解  
云虜不足平及督重兵蓄縮不能戰嚴嵩以 上寵信  
之深不可問亦欲因事以暴其敗形故每言鸞不戰  
上令兵部傳諭之鸞不得已偵虜眾數千住收威寧海  
側利其數少欲襲有其功乃率各營親卒及檄裨將統  
兵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眾突出鸞  
等倉皇失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死馬百餘匹

野史

思義報  
之士  
之小臣  
奸雄  
之倫  
之大將  
之能

不悅

好  
以  
洪

奔還中途斬獲零騎六級上跪言狀張其功伐仍賞幣  
 賽鷲之行邊也請以戶兵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  
 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鷲幕  
 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勤以軍法為言諸司莫肯行者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選婚請學實惟其時因遵  
 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嚴嵩亦以為言 上竟不行  
 四月虜把都兒幸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謀力戰潰圍死  
 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  
 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鎗死贈都督同知磨子  
 千戶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八

七月虜寇前邊鸞當出師疽發於背既而邊報愈急鸞  
 亦病劇上言與疾山師請免陛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又顧總大將軍印不肯納朝臣無敢言者兵部尚書趙  
 錦抗疏鸞病不能軍印在大將所諸徧禱令不行請暫  
 假大將軍印代出督師 上謂本兵不宜出令收印殺  
 上之命侍郎蔣應奎暫掌錦即夜至營第收印後鸞聞  
 之大恚憤疽益劇遂死鸞收在上前畫策調兵自言靖  
 邊如反掌 上亦倚為左右手至是不效稍稍厭之及  
 死 上心知其奸逆未發會鸞廝養時義及侯榮姚江  
 皆冒功授錦衣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而相嵩與陸

不足  
南大  
守

病亦素忌鸞乃給時義等曰汝禍在旦夕為若計無如  
 逆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奔出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  
 降虜為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  
 蓋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  
 勘於是法司奏其謀反律當追戮乃詔暴鸞罪惡剖棺  
 戮屍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及時義等皆斬籍其家沒賞  
 入官諸黨皆誦戍邊下詔布中外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高汝拭曰鸞以山游數當重寄允人佩將軍印初  
 與虜將軍甲與夏再征虜將軍與廣三以都  
 漢前將軍尼魯承天四以征夷將軍試安南五以平  
 羌將軍與世濟六以征西將軍太子太保鎮大同  
 七以平虜大將軍與世榮八以太傅與世榮或掛印  
 國朝惟宜平王朱永八佩將軍印而實未嘗可謂叨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九

先帝之寵矣然聖則束手無策亂政則切切生  
 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委身報主之體而不  
 亦至是也自鸞集無功 聖心已疑然言無不從  
 市應鸞不足責也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有急竟使  
 奸貪任事於會皇之際則相國者亦不得辭其責也

八月高拱等充二王講讀官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科臣凌汝  
 志劾蔣應奎竄子繼詔名於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  
 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為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  
 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葛宗附權  
 納賄帝怒其誣詆謫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化鸞南



戊進起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

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科臣

李用敬請開新膠河循副使王獻濬治舊跡報可

十二月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

泰亦証謙密語皆逮訊泰免罪謙成遺死杖下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罪狀國十罪略曰太

祖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慨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

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美威福是好大權

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於人歸功於

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養子趙文華主議

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妾買妻捷要爵是竊軍功也

逆黨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

黨悖逆也胡廣深入嵩戎汝裝勿職及 皇上嚴治汝

裝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

官矣考察而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期為

低昂故將官多廢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

流離是失人心也詔諫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

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罪五奸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

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謀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攻賊至必

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密告之五日方上

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

與嚴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葛奸三畏

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

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嵩賊

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

望者結納之雙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賊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之心廣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

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

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待決○御史喻時論嚴嵩以

隱忍鄙備為熟計以依阿柔佞為盡節欺 陛下誤國

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乞嚴示手勅責成面諭實承而

行之庶議定而功成繼盛之謂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

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夫人張氏從旁笑曰公

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夫人曰夫一仇讐而因公

幾死今相萬父子百讐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

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其夜即燒燭厲

大人早已知之矣

疏草時一鬼披髮繞旋案前啼號甚哀繼盛叱之鬼復  
 啼草罷鬼乃不見及抵任之十二日疏成爲癸丑元日  
 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  
 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下錦衣高授意詰  
 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高者且王  
 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  
 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斃益手破諸腐  
 肉血稍稍起刑部尚書何喬欲生以詐傳訊王令旨司  
 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  
 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此罪人臣何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爲  
 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司業王  
 材詣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  
 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曰卜之鬼乎卜之人乎夫  
 人則突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值耶繼盛繼盛可  
 留否植曰不可繼盛曰是養虎自遺患也決不可決不  
 可嵩意遂堅方繼盛在獄獄舍甚卑又久雨蛙黷分枕  
 席而臥久之一吏應生當視獄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贈  
 繼盛以杖澹左腳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  
 得改室澤遂愈雖尚苦屢禁不爲動年期滿當去去請

于尚書力爲申救且自歛具疏繼盛心感之誓曰獄予  
 血三年而化碧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遂進見曰肅皇帝陛下稟陳先後言事皆忠憤  
 抗疏豈不當罪狀而發盡言宜莫如忠憤  
 奉社稷投鼠簡忌器况聖子故弊失樂石公學夫  
 廣賦賦一賄物一賄人上堂而轉族誅者及至百  
 斷也夫受在社稷而以少富社稷身死而社稷  
 得死所矣夜夜其身而用其言死且不朽報應地  
 虛語哉  
 高汝斌曰肅皇帝容道之主也中于雅相而忠  
 死人曰忠懸之至不幸夫差夫男子一罰勸而沙  
 場用一片烈膽爲社稷用一段苦心爲社稷用  
 兩頭如許爲社稷用至惟夫獨恨奸相之職上累  
 聖明辨之不早可不慎諸  
 二月都王景王婚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三月倭寇海上王守督兵攻於普陀山旋開賜金帛有  
 差○廷試賜陳謙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海賊  
 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  
 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沿海數千里同時皆警時倭  
 寇中有渠魁名汪直者號五峰與毛教號海峰素宗滿  
 餘人入寧波岑港登陸四掠焚劫甚慘囚入慈谿知縣  
 柳東伯不知所禦檄印紋走匿寇殘殺人民無算緝紳  
 被禍尤慘先是王守督在浙令各縣皆築城自固獨慈谿  
 士人持不可至是始悔不城爲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

杜撰父子  
但無上

以無城可守。削藉為民。其省祭官杜想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於王家圃。海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棍被刺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於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賊。倭見驚遁。呼為杜將軍。既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而倭愈熾矣。○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贈大保。謚襄敏。以旂江寧人。為總督開誠布信。虜不敢深入。前後禦虜功首以千計。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虜寇延綏。總兵劉梅死之。寇大同。總兵郭都死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十四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翁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養戰死。撫標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標俱從之。○南科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通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添總兵駐劄鎮江。待寇平而罷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虜酋佟峇把都兒入寇。掠靈州廣昌等處。○命兵部侍郎楊博兼右僉都總督。勸遼軍務。起李然為吏部

尚書。○倭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甚慘。官兵禦之皆敗。先是倭自獨山之敗。其眾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日久不克。至是克寬復督邗漳等兵擊之。敗績。卒四百餘人。賊百餘。由華亭縣滌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追擊。及於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賊復掠大名南沙。五月餘。官軍列營海口。圍之數重。不能攻。軍中疾疫。乃伴棄弊舟。開壁東南。賊遂潰圍出。掠蘇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十五  
松各州縣。三月。又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阜海門。諸州縣復被掠。各鹽場餘眾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巡撫都御史江東因上海防八事。即罷議從之。○吏部尚書萬鏜致仕。削給事朱伯辰籍。時通政趙文華。實鏜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郎陽都御史缺。嵩會舉文華。吏部尚書萬鏜遂以名上。伯辰跪其憑。聲援而罷。路日彰忿食。養而肅。隅盡喪。閑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所職。且訐鏜怨望等事。上乃出鏜。削伯辰籍。而留文華。

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本鹽徒。初以私販作奸。

官唐署有  
姑息之心  
便兵奸徒  
無亂之漸

詣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郡里畏之官府不能制先任  
巡撫謝存喬苟幸無事假以保長之名歸德知府尹一  
仁復令督捕盜遂擅聽民訟肆為威虐與王千斤等橫  
謀不軌結眾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  
已發殺之以祭率眾夜薄城劫庫獄細載去尚詔有令  
勿驚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尚詔家多  
金有姬妾既攻城柘城以賴子乘虛掠其所蓄淫其姬  
妾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  
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帑庫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  
官執其人馳城與之巡撫都御史楊宜檄都司尚允紹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十六  
以宣武駐陳兵援之戰於鄆陵官兵死者相枕勢益  
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隨寇南京南  
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星  
乃廉得指揮謀勇者自提重兵於池河防禦分委將領  
於沿江策應賊無可乘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  
賊分兵為水陸營允紹環擊須臾皆破賊遂奔潰不復  
能軍指揮袁燦擊之蒙丘又復擊之主十字河斬獲其  
帥尚詔棄其軍械散其徒而遁  
九月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饑民來京  
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賣

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  
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  
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或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  
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  
仍坐斃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  
官運城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  
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九月虜犯山西  
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沐與其子松死之後繼  
派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十七  
穆宗登極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諭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  
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各奉俸  
三月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五月慧星見北斗天權星傍○改王忬為大同巡撫以  
徐州兵備李天寵為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  
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軍務  
七月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  
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

吳山以待從文學撰文不直入景和以不請玄理辭免  
俄以金幣賜玄修請臣僧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  
使臣洗心滌慮然馬草衆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  
辭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絕心滌惡  
但馬草衆  
屍四半堂  
罪期耳

九月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削武選郎中周冕籍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沓至○上遣厥校往察其狀  
見場博糧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將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  
衣一襲○倭分掠嘉湖

以自便之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私探賊情  
托之以可  
海賊之何  
益其官多  
長况文華  
之歸乎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  
沙野時蔡中丞檄環討倭付兵三百皆新募環勵以必  
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為書付之而去親介胃臨陣  
士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皆縮賊亦不敢  
肆環敝衣止履與士謀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

紅環石古  
名將風

惟勤死之  
有素所以  
能得上死  
力

嚼糲飲水同勞苦且盼勉衆士以古義烈事將士願與  
之同生死至是倭自吳淞出洋七船要之不得前以五  
百據南沙環率衆將解道明往擊適新倭至甚盛相與  
守數月以舟師與戰敗之斬首百餘級

高汝欽口夜賊潛出沒環嘗夜追之出其前獲軍大  
銀者悉其有失皆在環衣介馬而賊不即所取  
環嘗讀滿中賊過之不知匪至明士始得之又遇夫  
石上以死環環亦被傷昇之趨水濱梁已散大餘  
起而追追急賊解環之死焉乃  
免環求其首為流涕親視之

五月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復自蘇州至嘉  
善縣轉趨松江出海發將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擒  
七人斬首二十餘級倭自是趨海鹽復次嘉興將盧  
鏗等帥兵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偃伏起殺倭軍  
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棋等死之賊乘勝入據  
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城副使陳宗發帥兵禦却之  
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舉死之  
八月倭寇自嘉興遠屯採洶港枋林等處進薄嘉定縣  
城募兵參將李逢時與許國以山東兵鎗手六千人至  
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取之賊退據羅店  
鎮官軍追擊之擒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  
而先不約已乃別從間道襲賊以分逢時功追至採洶

請將官敗  
于中功甚  
起可為尚  
成

港乘勝深入伏起官兵大潰縹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  
等死之諸軍倉卒不整國大敗事聞以南京兵部尚書  
張經管總督兩廣有威恩為狼土兵所欺服故以魏督  
直隸浙福軍務勅令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開

惟任善

賊日而林  
犯者其領  
水陸攻之  
大敗于石  
塘後賊走  
平望命大  
卒遂擊奔  
平望至王  
江運承順  
兵出浙湖  
攻其前保  
培兵臨其  
後共將斬  
一千八百  
餘人溺死  
者不可勝  
記此時文  
華論經說  
是賊兵之  
難已上矣

府置募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許。然是時倭據川沙。空  
柘林。為巢。新倭復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而  
趙文華奉命往松江。祀海。乃厚犒狼兵。激使進剿。至漕  
涇。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實等十四人皆死。於是倭知  
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迨至王江涇之捷。生擒斬首  
二千有餘。賊數百。奔於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  
出海東。避東南。用兵。此稍為吐氣云。○高埠。逃倭自杭  
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  
縣。流劫至南陵縣。趙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駐太平。督  
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趙指揮朱襄等率勇  
士數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襄等急緩不知。袒袒從酒  
一遇賊。盡為所殲。羣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風臺。夾岡。各  
門外。鄉落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  
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而去。自南  
京出秣陵關。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至浙暨關。南  
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兵備。  
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感之。隨地與戰。乃  
檄召僉事董邦政指揮其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  
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我兵覺之。追及於楊  
家橋。盡殲其眾。此賊自紹興高埠奔竄。不過六七十人。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二十

天  
下  
入  
行  
年  
六  
七  
十

流劫杭嚴。徵率太平。至犯南都。經行數千里。破傷無慮  
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董  
邦政。時督察趙文華聞此。寇且滅。急趨赴之。欲攘其功。  
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文華大怒。遂調兵四集。謂陶賊  
乃柘林餘孽。胡宗憲因大言賊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  
簡浙兵得四千人。約邦輔以直兵會剿。浙江兵分三道。  
直兵分四道。東西金進。賊悉銳衝浙兵。皆潰。損失  
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  
熾。文華先恨邦輔。至是乃以陶賊寇患。委罪邦輔。及僉  
事董邦政。奏之。詔下邦政與總督建問。既而刑科給  
事中孫濟言。近見督察趙文華。請罷趙。繼曹邦輔。參稱  
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副總兵  
俞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  
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口咸稱邦輔實心任事。而  
前流劫留都之後。又為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違請罷斥  
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兵科給事中張杖復言。浙直官兵  
會剿陶賊。倭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欺  
罔大負簡命。上乃申飭文華。矢心秉公。視師圖效。後  
趙文華既撤。王江涇之捷。為已有。又奏言破倭於周浦  
等處。是聞。召還京。各臣奏勸。功罪俱明。獨僉事董邦政。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三十一

指揮婁宇。二人。文華惡之。賞竟不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敦亦為論奏。不報。而曹邦輔竟論戍邊。文華如能。功一至於此。遣官往四川山東開礦。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時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為提督。於已有力。陰望厚報。而經寵以地方孔亟。不遑往謝。又見經有王江涇之捷。更羨忌之。遂誣奏。逮獄。經上疏自理。不報。

文官于朝廷而在謝于私室也。感世所宜有也。

六月。常熟知縣王鐵。江陰縣知縣錢錚。率士民禦倭。死之。贈卹有加。倭寇蘇州。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言。門不啟。塔塞蹂躪。乘埤者望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絕絕而下。環適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

規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聞竊入。即縛訊。駭以為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力疾戰。賊退入太湖。我兵用舡艇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去。環以功。進副使。有親喪。巡按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曰。可任。事如故。

所活數萬人皆任環以說除德乃與除德與說除德同功

十月。裕王第一子生。獻囚楊繼盛。時冬月。繼盛三木詣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天下義士又

三代直道猶在人心

二詩其見

曰。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上雖論盛死。心實器之。每讖。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斯時邊情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上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誦。旋因鸞敗。首賜滿雪。一歲四遷。臣夫脚恩。圖報。設聞市井之言。尚征書生之見。安有陳說。荷上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三十一

謂此直而不誤下者罪大也

不即加獎。俾從吏謀。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龍輿。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俱崇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赦。乞將巨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魍魎。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抑不得達。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西市。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天寵繼盛三人與焉。由是天下惡嵩父子益甚。及遇害。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王遴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請肥公次子。應尾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辱賢女。遂曰。不如此。則世

上有君臣無朋友矣。夫世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被饑  
避耳者，不絕於前。其極抗直，嬰觸者，稱三楊。謂大理卿  
楊最、御史楊爵、與繼盛而三。乃其受禍，惟繼盛最烈。要  
之至死不變其忠，固天植哉。

十二月科道楊允純、張異言、劾光祿臣胡齊乾沒帑財  
膏訐繩等，訕上齋祀靡費，駕言劾臣。帝命允純擬子  
罵父律，絞與異言同杖。言齊俱補外。○山西、陝西、河南  
同時地震，山移地裂，城郭皆陷，震壓死者數十萬。尚書  
韓邦奇、同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以胡宗憲  
為浙江巡撫。○按察司副使任環以破倭功，遷撫薦其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二十四

素閑經略。命統兵蘇松諸郡禦倭。會倭寇上海浙援  
迺至環與夾攻，以舉燧為約。賊出掠歸，縱火燬之。賊奔  
迺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時大雨，又得不突去。未  
幾復寇上海，攻圍急，環以輕兵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  
擊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大  
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傳於城三面，治攻具有  
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羣醜坐甲，斷絕聲援。衝梯隊道，肉  
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鐵碎其首，矢石交下，  
相殺傷甚。又總兵下突而前，漸氣奪棄塗地走。始  
以我易與，賊可旦夕拔。至是始畏，不敢緣我城。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文華自江南旋，李默以盛氣  
折之。文華劾其部選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  
耗，唐憲功成淮祭而晚業不終，為謗訕。上怒，下獄刑。  
部尚書何喬樞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  
三月，顯陵宮殿成，諸臣擢賞有差。○以工部尚書吳鵬  
為吏部尚書。○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釰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  
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於三里橋，三戰三捷。斬  
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稽陷，軍潰。禮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  
督同知世襲指揮。○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  
文華歸，上疑其言之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時浙  
中倭報甚急，遂接請遣才望大臣督師，應援嵩為文華  
保全。言于上，遂得遣。

五月，方倭之寇嘉興也。阮鶚為巡撫，而胡宗憲為總督。  
鶚議主剿，而胡議主撫，兩不相能。然自嘉興轉寇桐鄉，  
敵氛甚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馬斯時，度戎  
兵未聚，阮鶚在圍城中，旦夕且破。宗憲忌城一破必且  
虜，遂撫去。愈益輕我。於是謀間徐麻遣一善說者詣徐。



所請曰胡公墓足下威名終當為國保障若肯惠顧且有薄貲欲輸左右以示結納之意徐聞之甚喜說者還報宗憲業已買二美妓皆殊色絕飾佐之千黃金及納幣數百純遣人從月下昇送徐海徐拜受之深感宗憲厚已遂無意攻城麻葉聞海受美女金幣之賜以為有二心於我懼其費已叱曰豎子乃背我那不足與共事遂拔岩去以此桐鄉得不破○科臣係濟言禦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竭忠討賊嚴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二十六

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有諸生將州者謁軍門請往說倭夷汪直使降則夷禍不煩戰而消宗憲是其言且汪直與憲同鄉乃迎其母子入枕厚撫之撤布政司遣州往諭既遣始歸聞州持直母子書至諭直還報島夷欲奉命通貢而汪直謝為徐海所誤願得來降惟懼死罪不敢耳遣養子毛臣送州回乃令州仍往諭且許直來降之日與官鎮海上焉自州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被賊勸諭倭眾惟其言是從而直又自分能肅清海氛遂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諸奸人挺身同將州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

其詐遂被周斯盛請罷責罪州於是連州徽州既迫陳翰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聞耳九月直裝巨舟遣夷目四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同舟來實以願風損舟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州州方對理疑其望不造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待質遂詣軍門請罪具言其與州戮力伏乞得靖海中自效宗憲待以禮命指揮為其館主給肩輿出入復予蔬米酒肉供膳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保無他故宗憲上狀請赦汪直等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賊入上謂直元竟不可赦宗憲不得已乃審徵按察司收繫直等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二十七

斬之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入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退兵自老遂集諸將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眾後從朋展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先是宗憲以計問麻葉麻葉怒海遂別與陳東合部率倭攻我宗憲偵知之遂謀專捕海道前說客往說海曰胡公欲委心足下誠得足下賜比麻葉陳東示之無疑而以聞國之二人就縛則餘黨可解是足下以一身退數千倭眾為中國功甚大胡公請命於朝赦足下罪授之安東將軍傳之後裔又有仗義之名孰

用明一法

三卷中

三卷中

至令事甚

徐海孫

已非一日

殺戮亦不

止一人

珍寶足

為過但既

降矣又復

殺馬不信

不武義者

不能無謀

皆無動搖

與以寇終。處安危不可知之地哉。因與立誓曰。胡公有言。負足下者。如日。海念桐鄉之賜。又察說者言。非為欺者。遂慨然許諾。未久。以計擒陳東。麻葉等。一百餘人。獻軍門。乞降。時有欲閉城不納者。宗憲曰。弗納示弱。亟開之。各官以次列坐受降。海率眾露刃。雨翌而入。首呼犯人徐海。死罪。宗憲慰以既能擒賊。乞降。前罪可有。海故遊僧。復下堂。以手摩其頂。戲之。賜中國服。與袈裟。而覆以錦繡。併賞其眾。紅絹各一。俾擇所便。以居。候朝命。而海飲兵屯於梁庄。是時趙文華復出督兵。宗憲乃語文華曰。賊首既擒。皆徐海之力。此其功罪相等。宜疏請有。言曰。法得徐海。嘉隆卷四。

海量予一官。為歸義者勸。文華方欲以殺敵為功。力持不可。宗憲復曰。海規兵皆死士。且縛叛乞降者。不顧眾議。而撫之。今安能驅鳥合與。文華曰。海率眾扶刀。入以窺間隙。非納降之理。况阱中之虎。豈可復縱。勝山耶。宗憲爭之不得。華催原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宗憲猶心憐海。未遽議戰。文華與。乃移憲婦人冠屣之。憲不得已。與文華督兵攻梁庄營。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且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入。鵝乃怒曰。若輩不知。海之攻桐鄉耶。檄趨總兵俞大猷。督重兵由海鹽環攻之。其地四面皆水。苦不能登。乃令諸軍囊土。填河。

成路。而用火炮攻之。會大風。火發。風烈。賊多焚死。城中分道出應。三戰皆捷。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卒溺水。引出。割其首。於是其從辛五郎等。皆授首矣。餘眾解散。十月。湖廣酋叛。總督馮岳平之。陞賞有差。

十一月。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官死之。贈。郵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皋落職。○獻倭俘。加大猷下錦衣衛獄。尋發沿海立功。以盧鏗為浙直總兵。此胡宗憲論其失事。承世蕃旨也。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故有是。迨至文武臣。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以大猷忠勇為國。惜才薄解。勿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為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罷職。華冠帶。發大同立功。徽王載玲。以罪廢。自殺。蓋徽之國。開封。鈞州。先恭王箚。殺知州。巡按御史劾之。上謂御史私庇。其屬。逮詣京。廷杖之。及王即位。謂帝庇我。乃益積日。嗾護衛卒。搽羅士民家。映美田園。奇異木石。輒占取之。女子端麗者。強昇入府。為官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小有過。輒箠死。或生啖虎豹。或生蓋棺中。燂焚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變棘繒紳。又挾諸客。微行風陽。留都。又素好方術士。煉女祭為鉛服之。云能延美。時有。

梁散人以羽客山入王門下知上好方術乃竊王鉛  
走京師賣綠獻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胎書  
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為假彼市龍也乃不與散人  
卿之一日 上從容問散人爾遊微邸知王何似散人  
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請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上  
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簪死燬其  
屍安痛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規  
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嚴不貸  
上怒命削王爵廢為庶人禁錮鳳陽邸於是巡撫都御  
史潘恩等率眾圍王宮王懼命妃妾四十人俱薨廷自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  
經王亦經死貨貨俱沒入官先是王庭鍾鼓自鳴後苑  
見羣羊山沒占者知為亾國之兆云○時有建議薊州  
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召之  
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  
復河諉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部督糧督京運乎抑  
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即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  
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  
益練兵也嵩作色怒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貞吉竟奪  
官去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丙辰嘉靖三十六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為南  
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  
理戎政戎政乃 皇上改定罷開營仍復三營曰五軍  
曰神機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  
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軍內外文  
武提督皆時總督武臣為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為  
侍郎謝九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趙文華還京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陞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敘其子錦衣千戶  
○虜酋打來孫擁眾犯薊州諸邑總兵董承勛戰死  
上怒奪王行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食都觀事悉被張  
祉降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視事○雷雨大作火  
光驟起奉天華蓋躡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辨珍珠  
八月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尋褫職編氓子千戶蒲茂檢  
林時嚴嵩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  
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父黨故位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終

建國酒方

至尚書得 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

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

曰嵩有是方不奏文華奏我嵩知之 大懼且恨立召文

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進酒跪示之文華

長跪頓首嵩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山命門者毋得為

文華通當時嵩一睚眦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

山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般

麻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

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侍列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

伏于軒窗之下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廟皇帝

文華嵩嚙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

色微和文華遂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

然而終不能免也至此落職

嵩殺人甚多。大抵原出門下而後去者。此其人得

罪深。天不相知。足為奔走權門之戒。此段出於文定

公筆

○胡宗憲檢獲海寇功加太子太保○命工部侍郎劉

伯躍等總督湖廣川貴木務○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於宣府市藉其家鍊既編保安即隻身至時里長老問

知鍊狀咸大喜助薪柴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

語忠義大帥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慾爭為鍊言相嵩以

没人亦

此段

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

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街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

以遷候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

兵人儻之以為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

患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獲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

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

建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

加校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客非有言責母為

爾鍊怒曰吾向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廟皇帝

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願聞益

患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

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

之窮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

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書楷而使謂順曰幸

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焚捕諸

自運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

兵部無異取中旨修鍊籍其家使人杖殺其二子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暨各藩府及嵩本階助金有

差○倦答子辛愛妻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  
 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脅朝廷  
 歸之猶豫間倦答許歸叛人丘富易之於是遣還辛愛  
 召諸婦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  
 六十萬冠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逋亾淫婦耳失策納  
 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惘惘及為虜所罔而  
 巡按路循受賄隱匿本兵計論比周為奸乞罪之上  
 命逮順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純改南

十二月兗州地震○金星晝見○科臣徐浦劾胡宗憲

額外提編所費漫無稽考戶部覆宗憲欺罔上然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肅皇帝

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共事趙退縮無能憲忠勇揮酒

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憲戎裝立矢石之間以督戰一

日被鳥嘴鐵彈穿過其盔去髮僅一寸亦危矣哉方其

倭圍杭時憲親登城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栗懼為流

矢所加憲恬然視之其膽畧誠有過人者後被追歸安

茅坤上書訟其冤云○柘林賊復犯蘇松任寰力疾請

集永順官舍彭翌南等土兵復督俞大猷等夾擊於盛

墩斬三千級又敗之於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又

一支突人邵分為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寰迫之急

賊漫入川濱恣其忿然為我控扼不得逞由常熟去在

柘林者復來陸涇寰率師搗之獲其三能明日賊復揚  
 帆直上寰以夷兵塞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  
 百幾殲焉餘賊二千自崑山至城下寰率解明道兵與  
 戰敗之又有人在平望者寰以盛墩兵乘之浙兵亦至賊  
 遂絕跡以母喪故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  
 刃傷瘦支體疾大作亾何卒禮科給事中師曾上其  
 事請卹典上命贈光祿寺卿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  
 祭仍任一子原衛付千戶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光祿寺火○大朝等門成

二月命楊博覽徽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蔣驥攝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肅皇帝

之○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即仁聖 皇太后

三月倭夷寇福建命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

賊盡滅○虜圍大同○御史何儀望劾何棟在蔚遼同

玩在蘇松楊順在大同驕縱不法福建巡撫阮鶚大徵

客兵肆虐命逮訊○御史萬民英劾吳嘉會巡撫薊鎮

侵牟築削命收繫削籍○科臣吳時來劾嵩令于世蕃

預政窺規市恩趙文華僥遺數萬猶惡其薄而授草引

疾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購卹王汝孝以

三千而倖得遺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卽轉寺卿楊順欺

君而三廕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廕三遷邊事不振軍

事有驗

以浙江 林門調數 民全活百 萬計

宗憲之功 功在宗憲

賊漫入川

公正大臣

是觀光緒  
御史之始

民困窮、主事張翀、勸其受賂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  
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朝、美官、  
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雷將百萬、  
賓客親識、位俱應顯、云、主事董傑、策云、吏兵二部、選官、  
待、薄任、嵩、填、登、故俗呼文選郎、為家、為文、管、家、職、方、部、  
方、所、為、武、管、家、宜、罷、斤、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之、於、獄、  
命、擬、碎、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滿、成、領、南、  
四月、胡宗憲、獻白鹿、○楊博、奔、哀、總、督、宜、大、軍、務、事、御、  
史、榮、尚、約、言、右、衛、殘、破、宜、大、加、賑、卹、嚴、設、守、備、為、善、後、  
計、上、深、然、之、○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前、鎮、兵、馬、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五月、議、召、選、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  
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鎮、視、事、○大、旱、帝、齋、祝、高、玄、大、  
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地、震、○東、陽、縣、潮、成、圻、  
泐、湧、血、凝、為、片、○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府、地、震、  
閏、七、月、淳、安、諸、縣、雨、雹、○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整、  
壘、接、連、左、衛、溝、濠、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焉、○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  
十、二、月、光、祿、歲、用、三、十、六、萬、上、疑、所、司、乾、沒、命、戚、繼、  
御史、藉、該、寺、詣、費、進、覽、  
已、未、嘉、靖、三、十、八、年、二、月、楊、博、言、三、十、一、歲、中、招、降、至

千六百餘人乞錄請將佐功許之。○雷擊奉先殿。  
高、宗、曰、天、至、成、也、而、天、威、之、大、莫、如、雷、擊、聖、如、孔、  
子、迅、雷、必、變、而、漢、王、充、氏、若、雷、虛、驚、安、曲、辨、悉、謂、雷、  
非、有、神、乃、陰、雷、謂、激、而、成、宋、論、遂、祖、其、說、謂、雷、殺、為、  
震、嗟、夫、祖、乙、無、道、射、天、歐、地、出、游、江、濱、被、雷、震、死、成、  
王、臨、于、沈、潛、震、周、公、天、為、大、風、雷、電、發、全、於、書、以、明、  
忠、此、雷、神、勦、懲、惡、類、載、在、經、書、灼、然、可、考、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八、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工、部、侍、郎、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德、萬、學、併、行、為、儒、者、命、謚、文、不、稱、旨、賜、勅、上、享、  
安、祿、叔、孫、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以、殮、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  
出、陽、月、莊、田、之、數、應、糧、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  
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威、晚、枝、系、未、建、而、滿、派、已、絕、本、  
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已、買、種、  
差、與、歸、順、遠、官、先、朝、給、賞、住、劄、地、七、共、一、千、九、百、餘、頃、  
有、奇、俱、宜、追、奪、從、之、○恐、擬、准、楊、右、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是、遼、人、博、學、強、記、無、史、兵、法、甚、美、無、不、精、通、嘗、  
願、勸、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奉、國、米、令、果、卒、於、官、  
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延、撫、劉、逢、時、防、秋、旱、嘗、還、  
吳、鵬、曰、官、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使、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  
破、江、北、倭、於、劉、家、莊、江、北、軍、悉、屬、頭、飾、制、遂、得、來、捷、

大正幸而  
不為快文  
其等之則  
五事則則  
之生此言  
可味

此等事在  
邊境或有  
之四都高  
事能與

蘇州自海寇興，子輒奮臂買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羣，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請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牆遁，乃縱火焚其扉，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尅期殄滅。○南京振武營兵亂，殺其侍郎黃懋官。南京原設都御史，總理倉場糧儲，後裁革，令戶部侍郎攝之。舊例諸營卒，月糧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折銀四錢，諸軍始怨。迨坤北轉，蔡克廉代坤病不視事，時歲大侵，石米八錢，諸軍求復原額，不得。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皇帝

侍郎黃懋官，以總督視事，為刻削計，月糧半支，本色半折，銀二錢，又停補設軍丁妻糧，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駁駁，經歲時不得受糧，而諸受糧者，遇月小盡，輒除三升，更嚴覈死，士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軍益不堪。又故事每月支糧，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先發半糧，折直，是日振武營卒倡亂，分布諸要路，遮留諸卒，勿赴營，令俱至總督府，以月糧束從之，遂走會同館，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破關擁入，懋官窘迫，踰牆欲自避，匿墮地不能起，其妻先入在樞，請卒出其屍，掠其合飲，及諸橐裝，復索得懋官，竟前撲殺。

之地宜  
自此可謂  
古今異

之搜至大中橋，縛擊坊上，身無完膚，鬚髮幾落，將盡以其銷金紅帳作旗，號召遠近，搶掠諸店酒食，乘醉射懋官屍，慘不可言。時新江口操卒聞城內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復突入內版，欲刺守備官，不得，府部諸大臣聞之急，出示諭，不聽。復召兵部尚書張鑿求賞，鑿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唯爾所欲，眾稍定，翼日九卿大會，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踰牆死，各軍待不當殘辱之，即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應亂軍還，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矣。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皇帝

賞不可得，朝廷在內，爾輩欲何為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折糧餉，眾始散。而都督乃密檄捕首亂周山、蔡忠、劉養廉、彪謝學等二十人，送刑部鞠訊。事聞，上降旨詰責有職任者，不能鈐戢之罪，命擒首事者斬。○劉漢破虜於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人寇，製鈎杆攻城，具時倦，答徒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景等

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  
營于玉林隘為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馳昧爽鼓譟奮擊  
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餘眾奔匿時

富隨虜北徙趙全匪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  
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遂與大兵會翌日入  
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孝友長厚  
篤行君子

○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  
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刑部  
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十一  
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

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  
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所斥其人知忬所與

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衙門阿  
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息全不防禦今

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差錦衣  
衛差官校去拿了粗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

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克軍嵩復稟旨  
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擬律

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  
奉旨處決

庚申三十九年正月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開住郭希顏  
疏請建帝立儲時希顏中考功法削藉里居十餘年至

是見景王裕王金處京師外議紛紛乃上疏請土覽  
至建帝立儲四字大怒曰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

科道集議禮科藍壁等擬造妖言惑眾律斬而聖怒  
不已批着本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約東平旨下江

西撫巡官秘之密徵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  
在家延賓客為子娶婦衣緋待之而適臬亦衣緋來通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十一  
謂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視之出縛

市曹斬之傳首天下  
高汝柱曰希顏官至官坊遇夫被請家居是山林之

人也官守言責皆不與已彼國本之不定自有任其  
責者何以故希顏之馮顯手抗疏于怒身首殊分鳴

呼希顏非不自度言之不能回亦聽也而竟鳴出位  
母亦欲樹德東宮為他日進用地耶嘗取而譬之有

主人于此日修醮祝禱以吉祥適有白頭老鴉飛止  
其屋悲鳴不止主人以為不祥取鴉殺之身為脯醢

若希顏者以不祥之言取禍殺身其鴉之類乎江盈  
科曰世廟議禮諸臣朝貢缺夕被罰如轉左券而  
上以鹽政久壞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鄒應龍總理天下鹽  
政初戶部奉諭計處財用擬遣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  
課得旨報允乃以主事黃乾行上上曰鹽法久弛非



以介夫入  
打散過  
不可感道

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問。戶部請如先年。遣取九  
 黃瓊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往理。吏部乃舉慈。慈  
 卿大學士。嚴嵩鄉人也。倚借嵩勢。開通苞苴。及其進行  
 郡縣。招權納賂。叱咤風生。其妻偕行。裝五絲與。令十二  
 女子昇之。令長以下。膝行匍匐。上食惟謹。至以文務被  
 刑。床白金。餽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途。比至。淳安供張  
 甚薄。其令為瓊州海瑞。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慈  
 卿怒甚。然素知其強直。不可辱。飲威去之。密嗾建。建  
 淳論劾瑞。遂落職。南京御史林潤。劾其貪。月五罪入獄。  
 鹽法。鹽盜聚為亂。動搖國本。斷傷元氣。世蕃為之。潤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十一  
 其間及嚴嵩敗。潤復劾之。於是 上命削籍。南北商民  
 歡舞載道。○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述  
 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大震。屋廡皆  
 煨燬如布帛。○科臣黃文炳。請下兵部議。安民養兵。絕  
 寇。策部覆以安民宜去不急之務。損無名之征。嚴貪賂  
 之罰。若兵宜訓練。鄉兵至。隸行伍者。責之軍。募民開  
 者。責之有司。絕寇宜令沿海有司。嚴有部民與寇通者。  
 即置重典。又無賴子。竄入軍中。託言報效者。平居糜餉。  
 有事冒功。亦將來禍本。悉宜禁革。俱從之。○命侍讀張  
 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還撫亦聽

大禮既定  
去修擬  
實者其  
鹿者其  
按子天  
下思以  
在王金  
則可宗  
大臣也  
焉此乎

黃如事  
之表

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蜀世子宜折進金  
 千兩。銀萬觔。助工。賜以金幣。降勅褒之。  
 八月。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大同總兵劉漢。搆虜  
 帳于灰河。斬奪甚多。是時虜聚喜峯口外。寇犯蔚。漢  
 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徂。西。始有戒心。徒  
 遠其幕。不敢犯邊。○時國本未定。中外憂疑。忽傳  
 嵩等。景王府已成。數載。當遵祖制。令之國。於是吏部請  
 如舊制。行報可。士民無不歡。○上晚年。諱言儲。二有  
 涉一字者。死。裕王在潛邸。朝夕危懼。即 神宗誕。生不  
 敢奏聞。至兩月間。不敢剪髮。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十一  
 上怒而總之。官中股栗。莫知所為。太監黃錦。惡念無可  
 為。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中女官。於殿廷。欄檻所  
 至。皆置俎豆。 上問何故。黃即伏奏。 皇上有喜。上  
 曰。何喜。黃曰。 皇上以思之。 上通題曰。念惟生一孫  
 差可喜耳。黃即呼宮女。頓首呼萬歲。于是禮官始敢以  
 皇孫聞。○刑部尚書鄭曉。聞住。鄭存仁。疏論其欺。曉  
 上疏自辨。 上命鞫。曉閑住。  
 十一月。陶仲文卒。文習祈禳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  
 事邵元節。薦於帝。得幸。賜坐。稱為師。官列爵五等。死。隆  
 文惠。以伯禮。葬焉。

十二月陸炳卒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毅多智驟躡尊寵折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思清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萬壽宮災初年聖躬清肅朝攝雖復猶痰疾時作因為祈天求命計且又冀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

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皇皇帝十四  
死舊碑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克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

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總。督。尚。書。許。於。獻。白。玉。蟾。真。蹟。一。幅。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上。喜。所。司。請。告。太

廟。羣。臣。表。賀。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朮。中。土。人。得。白。鹿。巡。撫。以。獻。

二月朔日曆官推步申酉間當日食陰雲不見有言日

孫植清康  
此數人何  
嘉隆

雖有雲而申酉時不加飭是不食也請舉大禮從之金星晝見○以光祿寺卿孫植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初植為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中官勢益張厥動以懸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簿正裁占役絕可禮尚廉之魏遺亦時為中官所問有太監吹清管目之為缺人而庶孽亦聞於中外時延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為南鴻臚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皇皇帝十五  
大沐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他取議曰中原為南北咽喉而徐州襟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困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為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南京錦水指揮徐繼勳獻白鹿○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傑往天下訪仙術異人符錄秘方

五月朔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極東南亘天。

六月朔日昏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

李本喪歸。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

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內訌未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

黃台吉活處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

為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

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

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十六

機密。

時吏部左侍郎茅瑩身最修偉復以廷對器重上

人屬意而需次亦宜并相瑩後火宜及瑩時最當惡

瑩峭直不附已也。因瑩足有小恙步履不便三日不

入朝瑩例宜給假當預知上欲愛立不俟瑩之乞

疏遂以養病送之瑩方出

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前鎮

宜大退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叁萬

兩分給三鎮為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科臣鄧鍊

奏詔查理勘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郎

中陶光滂劾出納不明狀而笑端有十虛填實伍滿

守家丁偵報不實調遣失宜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

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餉商民將領影射成風其

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鄧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萬壽宮災嚴嵩

請還大內。上甚不悅乃稍屬意於徐階。嵩之肺腑即

有去事階者工部尚書某豐城人也與嵩同鄉乃為前

茅焉一日嵩在直尚書某侍坐嵩嘆曰近日少朝臣承

一二密札遠作驕驕何其不廣若是此老夫二十年所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十七

光景也。少湖者徐階號也尚書即大聲曰徐老先生自

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嵩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

為他人乃爾尚書應聲曰某官一品尚書奈何以語言

辱我嵩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為此態尚書即走白階

階密奏。上報札曰嵩非詭譎乃詭譎也於是自此

嵩得矣。

五月遼東邊外屬夷王泉等導虜入寇。自東州堡一

自核桃山副總兵黑泰避擊徐繼忠禦之虜眾大敗棄

鎧甲術備禦劉普亦敗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捷聞

有功諸臣俱論賞。御史郝應龍劾為子世蕃憑勢

嚴世蕃在內閣時人  
高之謂正  
夏桂州正  
所休不肯  
休歸天不  
肯走直符  
兩麻頭又  
日嚴介路  
人可欺天  
不可欺善  
惡到頭終  
有報日爭  
來早與來  
遲後果驗

專利私。置爵賞。孫錦衣。嚴鴻。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  
羅文龍等。黜彼不法。上令高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  
瘴。克軍。鵬文龍等。戍邊。年錮於獄。應龍。超遷。通政。恭議  
嚴世蕃之敗也。由於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  
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大常博士。職街  
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答。是時天下民窮  
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  
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  
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  
嚴嵩問。答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肅皇帝。十八  
命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  
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答諭  
由神。非我所能預也。况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  
後異答。而私為庇之理。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  
貪狀。上怒。遣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  
七萬兩。賂宦官。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  
藍道行。密傳其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  
行。瀆泄機密。遂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鄒應龍。萬宋。與  
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攀扯內閣徐階。乃  
召他司腹心員外。方來宗。取問之。時閣左右人。進道行

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辨本。說是徐階在直。寃知  
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  
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答一言。姑且遣去。  
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  
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身扯徐階老  
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國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鄒應  
卿。萬宋。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贖銀八百兩。并其牙爪。  
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  
文。博州衛。牛信。山海衛。克軍。監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  
擬斬。繫獄。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肅皇帝。十九  
按高在相位。權勢薰灼。中外果勝。家僅承年。用事。公  
自謂榮幸。方鎮牧牛以下。不得與承年遊。一見承年。  
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  
地。視之。乃一寺。解也。其耳大。其人通。請求。無者  
尤難。釋述。時少傳。徐階。少保。李本。出。直。所。相。訪。停。堂  
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時。足。乃。起。久。  
之。曰。深。酒。不。能。起。以。午。未。相。見。可。也。如。是。以。為。中。部  
院。謂。司。謂。詳。有。傳。至。三。四。日。者。不。敢。示。倦。色。諸。費。至  
直。所以。事。白。高。初。尚。曰。與。小。兒。語。未。至。後。則。曰。與。東  
樓。語。未。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即。不。見。世。蕃。語。亦。不。敢  
失。一。日。朝。貴。以。建。教。就。高。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盃  
耳。高。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宴。及。出。世。蕃。父。與  
已。名。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諭。允。堂。中。請  
有。悉。微。如。掃。前。可。無。可。為。計。徐。階。遂。且。某。且。有。朝。集  
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承。年。等。告。以。故。得。獨。從。後。門  
出。後。遂。退。步。至。前。街。得。與。馬。語。甚。之。駭。然。如。此。有。客  
方。病。肥。蕃。知。之。故。與。飲。飯。終。日。不。令。起。有。旁。門。皆。閉  
共。人。強。自。持。反。上。馬。渡。候。印。時。及。此。番。時。吐。舌。皆。美

香 五

女以口承之。方發聲。辨口已巧。就謂曰香。香。五。後籍  
沒其家。都理方某奉使。歐。在見。稱下。委。素。績。成。後  
此。賊。中。也。每。與。婦。人。合。輒。棄。於。地。終。一。歲。總。數。之。為  
婦。籍。焉。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轉。細。洞。微。有。金。幣。而  
已。然。世。蕃。才。絕。敏。請。燕。國。朝。典。故。遂。事。機。宜。諸。事。務  
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故。君。父。皆。倚。以。為。重  
寵。日。盛。而。勢。益。張。禍。日。益。深。以。任。子。乘。權。衡。  
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魁。何。

六月廣東逆賊張連等。統京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  
廣東江西諸路。不逞奸民。所在蜂起。而廣東尤甚。賊首  
張連。本饒平縣烏石村人。以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宿  
賊鄧八。蕭雪峰。黨。後鄧八死。連與雪峰分部其眾。而連  
為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以冠帶。連益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蕭雪峰 三十一

驛甚。與雪峰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  
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清等城。三省騷動。守臣  
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遽言勦之。璉雖叛。  
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及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始議大  
征。奏言逆賊張璉勢甚猖獗。臣已調集狼兵十萬。與福  
建江西會兵。進勦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巡撫福建都  
御史游震得。駐漳州。南贛都御史陸穩。駐永定。得旨如  
擬。仍令協力進兵。尅期殄滅。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覘  
知福建平和縣單虛。率眾攻城。府知事胡期亨。署縣事。  
與典吏談益。率鄉兵出城迎戰。賊見鼓行甚銳。以為有

大兵至。驚駭奔潰。藉塵眾疾擊之。擒賊五人。斬首三十  
二級。穩疏以聞。而臬亦報擒程鄉賊首王子云。陳福保  
等二十五人。是時。上深以南寇為慮。聞報大喜。下諭  
獎勵。賞臬穩等銀幣。各有差。兵部尚書楊博。因言大賊  
猶在。蕩滅未期。乞下嚴旨。申飭之。至是臬等。以聞。廣江  
西兵捕勦賊首張連。蕭雪峰。俱就擒。斬首一千二百有  
奇。捷聞。兵部請將賊首。檻送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  
者。亟行所司。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功罪。以聞。上曰。  
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賊首就擒。可卽彼地刑之。首臬  
三省。以雪民怒。為正。乃以逆賊平。告於郊廟。羣臣奏賀。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蕭雪峰 三十一

既而論平賊功。加臬右都御史。歷一子國子生。穩進兵  
部侍郎。總督胡宗憲。巡撫江西。胡松。參政譚綸。等各賞  
銀幣有差。○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  
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壞。  
至是命人抄本焉。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燧。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  
懲賍吏。三曰。重科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章下所  
司。○景王薨。時。上止。景帝二王。及莊敬太子。莊敬  
薨。次當繼立者。裕王而。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  
測。上意所嚮。後當冠及婚禮。開講。關臣屢以先裕後

徐階此疏大有益于國本

此際調停大似成祖時解春面

景為請復不允。既冠大學士徐階贊。景王冠禮。借諸大臣。謂於臨保堂。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曰。有上勅座在。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無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邸。階上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堵耳。各位既不別。而替御均泉。能保無開聲。以上塵雍睦之勝。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為寒心也。復留中。迨至末年。上春秋高。言及繼嗣者。愈厭之。朝野憂其端。以為且有所更。謝奸人從而陰為之畫。一旦詔。景王之。威鼓舞。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三十一

慶云。一日。上忽諭輔臣徐階曰。郊廟不躬。早朝久廢。如要。我為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至卦畫之年。止宜安身奉立。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為安美易為之事。不然。恐後。恐後。階惶恐。計大略。謂傳繼之事。臣不敢聞。命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觀之。事必有絕等克惡之人。及有大好大逆在其左右。然後至於。今皆無之。聖明弗慮也。復奉。聖諭。汝昨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復言。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恐是。謂昔人

此際折

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聽也。復奉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蚤思。賢孝難必。言或不甚。長階復對。昔成祖在位久。與仁宗之在位。促皆是天命。其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上道德。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若萬萬無可疑處。階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景恭王上書。以。上不。請。躬詣玄岳。祈。以。嘗上。詔下。問。臣知為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聖。開。臣。聖。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三十一

王既有疾。宜自靜。稱。玄岳之。遣官代行可也。會王。乃止久之。上病益甚。閣臣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其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穆宗猶在。而。傳上。吳。獨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之內閣。閣臣。語曰。誰為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古事而可報者。為我謝李君。二。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慚。遂。崩。當大。慚。之時。階。恐。泄。事。機。不敢。語。同。列。而。至。明日。始。來。諱。乃。借。人。直。詣。大。臣。詣。裕。邸。請。入。臨。喪。下。哀。詔。大。事。乃。定。朝。野。無。不。舉。手。相。賀。且。有。喜。極。而。備。者。矣。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賞  
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因於難供宗藩病於  
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  
賦役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  
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宗室之罪  
罪在宗室  
盜地方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劄藉  
十二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於顯  
陵松樹先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於宮以  
便瞻奉而甘露印以是日降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  
稱賀以昭孝敬之徵許之

孝感所至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十四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昌平自罹寅戌虜變停派寄養馬匹已十三年至  
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停  
派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海寇悉平

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由浙江至福建與總兵俞大猷大  
破賊倭於平海衛海寇悉平時新倭自福清海口入寇  
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接兵不進  
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請府約欲率

顯在解地

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文約某  
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

本兵何見  
而等語

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泰將畢高泰政翁時  
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人  
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  
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虜劫掠  
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聞  
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

咸公此舉  
功第一

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  
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擄賊於平海  
衛盡殲之其別黨閩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  
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十五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十五  
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詔罷江南加派  
兵糧銀兩

五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八月御苑蟲生卵者五

九月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衰願 皇上哀其無告放歸  
子世蕃及孫鶴以終餘年 上曰嵩有鴻侍養已恩待

矣尚過望耶○虜寇遼東時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  
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邊儲郎所傾帝以

巡撫吉澄薦命為總兵照刺盡終報國於背誓以死報  
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師賚有加○

老成人選  
應不小

虜寇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趨諸鎮兵入援  
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  
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  
者疏人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  
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  
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慎乘勝  
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  
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一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京師雨雹○伊王與樸陰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五十七

蓄異志制軍器蓄戰馬按運顏錄上之法司請制重典  
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成國  
三月審獄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東  
以繫劍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  
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為置  
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  
舅則夫體弱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願代  
夫繫獄乞夫送母終年仍趨獄侍罪法司亦為之請不  
聽  
四月大等所得雨表賀

五月 上夜坐庭中御帷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焉  
是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  
答之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積  
計部對曰出入備足相當頃因水賤給發折兌十萬金  
所省頗多初兌之法徵於水旱之歲可蘇災民於米  
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  
裕耀上八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冗  
費而已皆納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五十七

十一月虜寇薊州陷密雲三河順義至於張家灣京師  
震動朵顏三衛系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  
驁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  
輪繫劓獄以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憤恨  
益與虜通遂勾引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選撫余都御  
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塘子嶺選以虜皆往東前  
之紳躬領兵赴塘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  
果窺乘無備突攻塘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  
三河順義諸縣至於張家灣將攻通州北京師以張家  
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會皇趙齊化



門以護京師為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有偏須速回。截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於虜。無一人存者。虜竟得志。復由孺子嶺出邊去。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等。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嚴。而失陷城寨。楊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鞫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輪繫通罕父子。以致畏。勾虜情跡。着錦衣再問。以通罕勾虜入寇。山選致根。而然。即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九升不肯。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上。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尚書黃光昇曰。楊選輪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為逆情由。但通罕奸會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按引奸細斬罪。上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史妻于流二千里。安置楊瀛。後二年而決。徐紳等請總督守牆子嶺。不聽。又自率兵赴牆子嶺。為總督。却回情。有可。原刑部上請。釋出。削籍。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通

好淫詩畫  
皆由游僧  
講經說法  
雜之大妙

文貞一書  
有因天之

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聽所在有司。送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範承蔭。以妖道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聚成。慮遂令禁之。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崇禎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心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聖躬計。二為國家計。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之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上。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幸之議。

十二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請後。與羅文龍乘軒衣。負險不臣。謀謗朝政。假以治第。聚眾數千。乞正刑章。絕禍本。蓋將處以極刑也。世蕃懼。託徐階之客某某。居間求解。以重賄徐階。階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階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眾疑。可也。翌日命下。而世蕃不免。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送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長于用兵。沈機秘算。由人意表。人畏服。戡定之略。

迨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世蕃之伐雷

州也。羅龍文時常私至戍所。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

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烟瘴。因之怨恨朝廷。每與龍文

妄肆咒詈。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逃軍事。發家

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

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等謀。諭令休

生他心。待為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寬宥。或量改

附近衛所待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待看。已恩

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慢無忌。乃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皇帝 三十

托以為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表仇

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眾往合。世蕃為巡江御

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

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高

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為害。慮

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于上司。亟行

趨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怨望朝

廷。黨眾肆害。漸成大亂。乞照國法。以絕禍根。上奏。上

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

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洛與模賂金十餘萬兩。計

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高裁強盜。陰養刺客。請不法

狀奏聞。俱下刑部。擬世蕃悖逆處斬。子男在職者。革任

財貨家產。追沒入官。尚後無依。卒於養濟院云。言官

劾逮胡宗憲。至京飲藥死。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朔。上不御殿。上不豫。

上注意保養聖躬。精意玄術。命監察御史王大任。美

傲四方。訪問玄術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

外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美傲於江西。廣東諸省。只

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王大任。俱授翰林侍講。傲不自

安。乞遷里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信玄。西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皇帝 三十

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尚敢

設中官。飲威無或干諸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

就。與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獻

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

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熱燥。上試服之。遂火發不

豫。

二月。上疾瘳。嚴前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

史。王與宗以直屬。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於雜流冗

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副總兵郭成。擊倭于海中

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

三月廷試賜苑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世蕃之敗也實由藍道行故嵩去而 上忽忽

追思殊不自樂且曰嵩既退其子已伏辜矣敢有再言

者同鄉應能俱斬嵩知 上意動乃密遣人賂 上左

右各十萬金卽袁 煇亦受三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

權諸不法事道行遂得罪後死於獄○嵩之始致仕也

行至南昌值聖誕卽銜柱宮廷道士藍田玉等爲之土

建醮祈禱玉自言能書符招鶴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

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之各曰祈禱文

嘉隆卷五 嘉隆卷五 嘉隆卷五 嘉隆卷五

符及各宗法秘上優詔答焉仍賜銀幣又進表賀併香

檀香燭復賜金幣 ○方士熊顯進法書詔賜冠帶銀

幣顯江西豐城人進法書六十六冊 上令留覽故賜

之而遣還○又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

曰茲所法秘皆出真傳特給冠帶勅遣還鄉添壽又進

法秘乞留寓靜虛觀祈祝道士藍道行以方術見事敗

下獄而陶文仲既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文徒也

亦以奸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快

號稱呂祖以箕校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假成

清霞玉粉丸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齋至京因道士藍田

附書中多

之不放有

道士胡分

宜曰道怪

是大學上

約分宜曰

何謂也道

士曰十日

所視十日

所指安得

不知

玉羅萬象通內監趙樞獻之上覽問曰既云箕書扶箕

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與萬象詐傳密旨復大

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於上且奏永圖書及建宮地

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 上惡之時宮中屢有

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崇欲以動上

上遂欲用田玉等冀清官孽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

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犯而田玉

尤甚本無足取官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

必用此二人官孽果息又問凡當請而何以不下階

素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道使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嘉隆卷五 嘉隆卷五

結得 上旨乃能答不得 上旨不能答耳且請發

揭以挾取人贊不若正以法上悟階又言田玉乃世蕃

之黨長進白鉛其意叵測至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

速斷 上乃命收大順等下獄獄具 上謂不實意欲

寬之復問階階曰 聖旨至重若聽惡詐傳他日夜半

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因併程俱論斬極

獄中○內閣袁煇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

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陝西妖賊李應乾

伏誅應乾甘泉縣民自稱唐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

識賊衆陰約版升版八丘富及冬處羣盜通虜及番語  
 欲謀不軌。匿示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柁府中私製號旗  
 刻偽印封拜其黨。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柁爲  
 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昨城王府無祿宗  
 室睦柁所。樞厚遺之。窮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  
 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祿應執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  
 輕重發遣。逃者各司緝捕。睦柁賜死。睦柁發高牆。閉住  
 四川妖賊蔡伯貫等。作亂。伯貫大足縣人。時有白蓮教  
 妖人曰統。以邪說鼓衆。推伯貫爲主。嘯聚數千人。僞號  
 大唐。旬月間。攻陷合川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登山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十四

二月迫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  
 人歷教官。知縣。陞戶部主事。委督祿宋倉。抗疏上言曰。  
 陛下初年。刻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  
 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兄弟。以猜疑。辱臣  
 子。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  
 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脩齋  
 脩。陳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脩建宮室。工部極  
 力營繕。買香市瑞。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  
 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  
 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以疏投於地。已復  
 取再讀。遠屋而行。曰。其教走了一官。女官主文書者。旁  
 旁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已而召黃太監問之。黃  
 曰。此人極矣。朝臣皆惡之。無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  
 已去矣。上問何以處之。黃曰。彼欲一死成名。皇  
 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徐階復從  
 中營解。上降旨曰。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  
 下詔獄中外。相顧失色。而瑞直聲聞天下。  
 三月以郭村兼武英殿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  
 機密。

五月六日星逆行。留守大穉垣左執法。○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帝心疑之。諭內臣慎火。○湖廣承天衛卒作亂。六月。虜寇大同塞。馬芳禦却之。

七月。南頓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黨構亂。攻掠城邑。眾且數萬。請任臣討滅。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命工部侍郎朱衡。同河道潘季馴。料理所開新河。以備久遠。

十月。命出沈東於獄。先是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等不與。沈東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若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六

愛士。勇敢禦敵。有功邊鎮。嚴嵩操朝廷大典。為市貨之資。上疏論劾嵩。反謂東市私票。旨追東卹。獄具。嵩累

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申固監着。凡繫獄二十餘年。其妻上疏救之。不報。至是刑部黃光昇。開請定奪。上批

旨。沈東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鄔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

○吏部尚書胡松卒。以楊博代之。以趙炳然為工部尚書。

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子。上疾甚。崩於乾清宮。徐階等啓請。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廣天。告奉先殿。

報計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倦倦。唯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詭惑。有負初

心。益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廣知風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請凡附卷。悉稽舊典。廷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迨方士王

金陶。做中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奏進藥物。致損聖躬。下詔獄。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

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監院官。乃是庸醫。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三七

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死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身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妄無實者

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慰今上痛傷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仇。之念。考之春秋許

世子不嘗藥。猶書弑君。則此等身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乎哉。弑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此子殺父律。坐

以極刑。上請奉欽依。監候處決。至庚午八月。大學士高拱等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

不得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

此見  
心矣  
處及  
注好

高守禮會多官鞠於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料給事中趙奮因上言。法司為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為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之譏。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為從。又孰為首。必以陶文仲為首。今已死矣。疏上。報聞。金等伏誅。

高汝斌曰。蕭育論趙奮事曰。袁美將廢君父之美。蕭育匡救。既往之。各。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同。等。防。碼于未能。各隨首。何從。以未。容。及。曼。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進。探。不。然。之。事。計。揭。幽。暗。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在。中。人。臣。不。忠。之。矣。廣。慶。中。國。學。新。鄭。高。拱。正。王。金。之。罪。其。據。與。此。符。合。其。言。大。意。所。關。不。可。易。也。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稱。世。廟。之。名。於。法。不。可。不。依。若。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有。甚。於。此。者。矣。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三十八

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瑞之詔獄也。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及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訊得者。提牢主事知之。夜設盛饌款焉。瑞飽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瑞曰。欲作他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故云然。主事曰。莫僕莫僕。宮車晏駕。先生日夕出此門。進用耳。瑞曰。果否。曰。果矣。瑞大慟。投箸。俯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膝。禁。處。哭。終。夜。不。休。俄。而。有。詔。釋。出。還。其。官。改。兵。部。上。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堊。承。陵。

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清之傳。其為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而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勳貴外戚。凜然惟三尺是繩。雖雅尚玄脩。而遐取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歷。思其宰揆大臣。或有一二竊權搢摩。窺測乘間。從史云。庸匪敢任意。施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哉。

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取。史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明作脩。內治以安。靜。傍。邊。闕。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為。謹。備。而。皆。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三十九

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向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傍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悔艾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六

聖湖 高汝栻 輯 同郡郭維城 參

高 尚 煊 校

穆宗莊皇帝 帝世宗肅皇帝第三子初封裕王太子

于上申五月二十六日壽三十六上徽號曰笑天明

道淵懿克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承皇帝廟號穆宗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

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

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

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注皇帝

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

儋為禮部右侍郎行詔王凝劉奮庸俱為尚寶卿論德

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徐階加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致仕舊制新即位皆有錕帶之

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勅如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勲

于是勲戚武臣重封累贈金紫雜沓幾有灶養爛羊之

謠○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驥楊思忠

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

軌張選袁世榮柯惟栢趙錦張登鳳黃正色方新張價

凌儒申仲王時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康

唐德母德純等宜遵照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

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廕論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

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若王思揚楊時

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斌

應全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墮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

胄李璋豐熙楊慎揚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張

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孫喬包節王宗茂

余翔方一枝劉魁徐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幹章

鎰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其仙御史楊爵與張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注皇帝

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錄

俱從之○陳以勤上議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禮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刑部侍郎

駱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

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燬修葺齋醮官殿禮部

惜其費請止去偏頗從之○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

內 世廟大漸時中外洶洶適胡應嘉過高拱直房見

其家人携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拱謂 聖

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為私計有幸心聞者為之亡

舌會。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拱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隆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故暱此兩人，乃劾部院考察不當，拱持其疏，欲罪之。徐階曰：不可。李春芳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高拱號也。徐階不得已，乃擬應嘉調外。六科詞知華亭，意爭上疏救應嘉，而詆拱。遂復應嘉官，尋以叅議出補。由是拱恨益深，而旨官攻拱益力。章數十餘上，拱致仕去。乃已。○上幸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壯，宗為慶都伯。○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書司丞。○初，上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世皇帝。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為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曉。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而後冊立。○勅禮科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劾內府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二月，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

此數言恰  
中其旨

前修蘆溝橋，便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者，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為太僕死馬者二人，布政司叅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貪緣乞陞。一時冗員沙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廢弟任錦承千戶。○皇后幽閉貞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為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日：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日：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日：名器甚重，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排魚，廢世祿，不可為朝。四日：輪納白楨物料，當合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誚諛，慎題履重，貢題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其增祿候，皇親從之，著為命。○上淵嘿，勿移朝講，漸疎百官奏章，皆關臣條旨，語涉貴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痛懲。故宦監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時亮馮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勸政。御朝不報。○御史羅尚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朝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稱朕皇，誠萬世不刊之典。

群小等  
之變而取  
其珠也



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而臨天下雖為 武宗叔然嘗北面事 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 武宗之右或 獻皇于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為 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遷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 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庭左右視伺百出或以晏飲擊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先是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切直每師事之懋于京師皇明法傳錄 嘉慶卷六 在皇朝 懋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侍君今 上以亮陰禮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治嘿然良久即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堊 肅皇帝于永陵 上 堊 懋 慟哭慕戀甚篤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上御文章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脾優答簡確人心喜忭○ 吏部尚書楊傳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衙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遭謗既平黜陟之典遂放趨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弊使視殘破則思保障

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才頑則移易衝繁則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 上命銓曹奉行○ 罷刑部尚書黃光昇以其擢海瑞死也以毛愷代之○ 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幾致仕以霍翼為兵部尚書○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賤任黃浦為錦衣都督會事尋以罪革後復當處其弟侄為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為浦復用會錦死事竟寢至是大監滕祥復為浦請及其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為勇士允之科道交論其不可 上曰錦效勞年久素著誠慎黃浦特難起用○ 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盡國併劾李春芳勢相併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教凌儒等交章劾康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 上納之降康二級補外康論徐階而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為意出高拱因劾康併及拱而拱不能安其身矣

于文定公口分宜罷事極政人心向慕初登亦廣新廟高拱一入樞府神與爭權陸廣改元新廟自以御日登極又性仇直率與陸廣爭從旁可石華平實不能容廣平人濟東者家門人上疏請華平逐其既逐時新廟勢孤且又康言多謬于是奉朝大臣各異一德請斬高拱及康而高拱事解前自六卿疎

寺下途中皆行人外至潘米凡二十八疏時上  
高用漸興是時張居正與新鄭厚見其不平往  
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居正曰某  
進一言明日為中矣其明年華亭罷

高汝柱曰給扉之地非規闕之場也觀張桂之相  
夏殿之相頌胥至于敗而高徐又踵其轍矣昔楊宗  
喬作縣而為監所特兩不相下勢如騎虎桂古山  
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自無事  
矣愚嘗謂夫大臣而欲保全功名善始善終則于對  
奕爭路之時不可不味饒者退步之論矣

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  
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  
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贈兵

部員外郎楊繼盛為光祿寺少卿謫忠愍子應尾為國  
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克命復原職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 莊皇帝

六月 上即位初允科臣言特遣科臣巡監局頃因言  
官論事多與奄寺忤因潛上怒華至是戶部奉供用  
庫解至錢穀申飭科道查驗而中旨云科與局同遵旨  
行蓋併革也第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

奄寺凌剝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即命御史監之嘉  
靖四十四年因偽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  
之必不可廢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即位以來朝議

日疎人言鎮日遊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  
也不報○御史王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  
今山陵既畢羨壙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

娛樂而言或設淫皆足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  
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督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  
損以全至孝報聞

七月金星晝見○禮科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  
金命司禮監治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  
二員其有逃亾者仍令虛其數○湖廣巡按劾劫太和山

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徹還罷其官下議兵部覆太和  
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  
祥還而司禮復命劉進往科臣言劉進即劉俊先朝守

顯陵以貪酷成孝陵今逃籍名微求復用上悟命更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 莊皇帝

柳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亦言之乃命朝只督道  
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  
多切直侵內豎上怒落職外補○禮部傳旨言官不請

政體屢肆欺誑卿等詳處以聞○傳諭 聖駕十二日  
幸潘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止科  
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論總兵俞大猷戚  
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  
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上然之止召繪還京  
○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窺樂河兵部議

調兵入援，又無定畫，廢厭飽自退。黃台吉路伺近邊，按兵不動，而合零騎四掠。○上幸太學，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取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大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遮典試王希烈孫挺道殿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參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譁難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僉同者，坐戍。遇詔赦宥，各衙門屬風聞一無所問，時又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曰：此事一時臨監，當與本管殊科也。讞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九

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險。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抽木真定，故事漳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印正德中，差內臣民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民稱便，至是李芳奏學廉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

九月 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贖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上在位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宜壹出，大臣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官嘗欲啖市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于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一二錢銀，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買兩金。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戶部奏命中外各陳理財策，○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靖虜諸處，○俺荅入邊駐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諒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相載徐歸，官屯兵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遂乃拾斃虜及殺士民避寇者，報捷以聞。○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遠且。○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王好問疏請不報。○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各言其不便。上怒，徐階等頓首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專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法矣，乞寢前命從之。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廟入掠永平，半朵顏三衛人。○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頭關。上怒，命速緊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

有帝文之

聖王留心

聖訓

聖訓

備邊之策  
施行可也  
邊臣無慮  
玩視無事  
不勤於去  
則功難有  
長策何益

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商禦虜策以聞○  
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  
流三患請為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  
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駭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戢守互異薊州昌  
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為上  
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  
野使虜無所獲即為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八達嶺皆  
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馬門寧武偏頭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均山西門戶屬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  
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罷邊止命各  
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  
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垣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  
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  
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  
仰本鎮地腹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十一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  
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鈇上請 上怒不許  
部以例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麗尚鵬上疏力爭 上

以從謙所犯比于罵父律申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  
從謙劾中官杜泰得死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  
仁于正億仍舊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  
事玄削爵錮高牆至是復國○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  
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  
東行尾跡有光長三丈餘○迨原任宣大總督楊順巡按  
御史路楷于獄先是沈鍊以在平知縣得推錦衣經歷  
也非嚴嵩意嵩欲使鷹犬劾鍊鍊遂先劾嵩嵩票旨拿  
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每出怨言嵩門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牙瓜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標下立功以鍊怨告嵩嵩  
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  
寓舍因使偵事者於鍊處搜出妖書竟擬斬繫獄嵩令  
巡按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於市瑞陞都  
指揮嵩敗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  
論至是下順楷俱坐抵死○詔賜侍郎何塘謚文定追  
奪傅潮朱廷立原職為民王給事某言塘理學純臣夏  
言曾銑究抑宜雪且以煅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故  
追奪原職以慰忠竟時論快之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

先是上已命成國疏請故躬

凡欲勸解人者或當其堅執之時或推其盛衰之下若與與之爭奪其非而伸其地是猶以酒以醜執然也是以聖

師達浙江皆然○金星晝見○上親行太廟禮○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弊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官太監王采盜伐陵樹內官監刑保冠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為問植竟置之○張居正高儀等復疏請立東宮命釋日具儀以聞○命太監李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上曰有成命矣趣予佑勅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阿奉踰禮必致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以朱衡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出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  
千○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糧米四子五百石青鹽三萬斤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綴屢請水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于內宦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稟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

人有取子試探

發也二字

謫外陸鳳儀偶遺聖旨而削籍乞召三臣以延忠直曰察說請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請以欺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開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署之文熙且誓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自巾道交與而下罪五滿死灰者遍天下矣珍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禕發于東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泰鼎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質不欺死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上好乘馬登控捷馳俄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賞之○張居正張南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諸大體者居皇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關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春音清粹舉朝稱慶○新城縣空中迅響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水雹如雞子損麥○廷試賜羅萬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傳諭六月十六日幸上林苑游子只用京營官軍護衛

賢遠好。上然之。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六倉銀十

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賊真水雹霧擊

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納諫恤災邊防守

命實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五月陝西民李良所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荷合為夫

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者

餌災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

皆大水雹夜見火光。○勦遼保定總督譚綸條上禦務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木 十五

長策。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官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室以暢意耳汝不知

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

下有開帷之德。樛木之賢。脫替待巷之規使。聖后抑

構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官暢意豈有夫婦際違而暢

者。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戶科給事張齊初

受邊商賈有所撓戶部格而不遂事且泄乃故為大言

登徐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為奇功

以解階階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諸大臣自

陳一上以非例不聽情益迫遂劾階六事皆御史齊康

陳語階屢疏乞骸。上溫旨留之切責張齊降調外任

已而楊海復劾齊朝廷有朋黨之心階遂致仕下齊詔

獄部以齊納賂事有據請成廷賍發遣。○內使許義挾

刀嚇財逐城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羣瑄憤起之司禮

所欲論亂御史會有解之者乃免而御史欲論亂瑄是

日朝罷其黨百餘微道學於午門外歐辱之都御史正

廷欲上疏亂羣瑄請於徐階階曰我疏即行彼者爭自

匿欲得其主名且轉展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以誣我稱

且匡測先朝事可鑒也使人致言于司禮尚文曰請廣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木 十六

人羣歐御史業何處文俗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

御史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

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

子臨御之所羣而歐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

以時謂其人速奏之即外庭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

上必不怒諸公體放在也文悅以告其長勝祥悉得

其主名參之都察院疏繼上羣瑄窘不能自匿又無可

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百人發邊戍九十

人各杖六十為南京淨軍。○內承運庫以空割下戶部

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

不印不名安辨真偽命如數進○張居正條上六事一  
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 詔命四嚴名貴五固邦本六  
飭武備疏上嘉獎之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諭買貓睛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強奈  
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命工部尚書雷禮致  
仕以上疏劾太監滕祥也○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

之○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二清理侵  
占三查覆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 上惡之諸閣亦共恨其  
正直短于 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十七  
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寬亦命生  
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事

上無禮第錮之○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  
取買珍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

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  
價買人復出循環取利中貴人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

太子少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取買珍  
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絀乏請停

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  
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

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欲致仕去諸所取  
買仍執不行忽內降者閑住去○尚丞監太監崔敏以  
急缺年例黃金奉 旨嚴徵以造科臣李巳言崔敏獻  
詣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橐積財貨以奉私求乞  
罷斥不聽○廢遼王時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廟  
頗驕馴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乃以  
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中洩反謀僅坐以淫刑  
憲廟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樓以為第後復惠朝選不附  
反律謀殺朝選云

吾文體若  
于彼委曲  
從人者視  
官為文體  
矣若體乾  
真可以官  
爵為不帶

已巳陸慶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外議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十八  
罷科臣嚴用和言博自筮仕迄今四十年別歷中外民  
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  
休致非所以存大體乎公論也乞留之以展所長不聽  
○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爽御史劾奏不聽○大學士徐  
階致仕○時張齊等共劾階階再疏辭遂得請而張居  
正故與高拱厚善踰三年適太宰缺乃起高拱以原官  
掌部事明年李春芳乞致仕而高拱為首輔入典機務  
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起矣附庸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  
高拱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為之  
目云○拱之再起也對士大夫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

楊博之法  
以過伏屍

向而為其  
根已伏于  
動後者之  
時矣

一級已露  
一班矣

凡人愛官  
將者便將  
婉曲從人  
紫則許莊  
敬曰官朝  
廷切也來  
若故亦去  
若解帶也

直道之不  
容于世也  
久矣真如  
此無道也

良然一  
死亦不朽

今有恩于我不可忘也或有恩于我不可忘也恩能兩忘則又成薄情入矣

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士奔走鑿空。效奇以博寵榮。于是報吳之舉決矣。迺據摘其遺稿。語謂暴揚。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徐皆斥罷去。廣平蔡國熙者。故徐階門下士也。以講學事徐階。松江缺知府。熙據情請行。至松即風郡邑。刺徐階蒼頭不法。并族鄉人告訐。其占奪田土。通負官錢。事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子為奉常。兩為尚寶矣。其子孫奉承號泣。徐階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皇明法傳錄嘉隆卷末。就皇帝。十九。之平湖陸光祖亦徐階門人。因往為求解。冀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皆為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拱遜矣。○高儀疏請。東官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上命祥查之。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人。二十二營四百餘員。于把總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阻。孰敢自便其私。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

嘉隆九制

時來上保泰九制。一日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日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日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之喪邦。四日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勵。五日習奏事請遵祖制。于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六日嚴票旨。近來旨多舛。盤皆云不。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日慎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大更明。有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皇明法傳錄嘉隆卷末。就皇帝。二十。覆奏以防奸偽。八日弘虛受。九日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排謗。嘉靖末。趙文華殺李默。胡青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御史賀一桂劾陳洪。感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直隸巡按劾鳳陽守備大監趙芬貪酷驕倖。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四月諭禮部。祖宗之制。官中設六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諭戶部。取銀三



十萬進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  
修理官花。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學  
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

百編氓。大學士李芳春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  
南。逾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楊

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鈔。關紅村三萬八百餘兩。

聖朝仁政  
但此項銀  
不知果能  
及民否  
為賑而受  
皇恩者  
及于民者  
能凡

鹽院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  
縣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  
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

此疏嚴密  
始甚更為  
詳密已過  
入於不  
減

知明用當  
四字知用  
人之長

不給。條議區處五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三十一

議旨費。五議禮婚。詔下禮部覆。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  
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以聞。上從之。○科

臣張鹵言用人理財。誠為急務。言不當實。或基禍大。垂  
綸者。一日而協心。扣角者。經宿而授政。以知明而用當

也。乃促柱逼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夾以意見。按名登  
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加賦而上用  
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既虛。民力亦竭。妄持  
說。不本經常。道聽塗說。何濟實用。乞勅臣工務乘至  
公。勿事苛屑。○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高汝杖曰。嘉隆之際。身任天下之重。事繁光。才  
有為者。無如新銳。新銳狀貌瑰奇。文字闢奧。行誼剛  
尤。處前才相之間。雲開善。蔽其所。龍天下之豪傑。為  
之羽。聖善于因時。江陵負。奈。之。木。其。整。齊。操。縱。大  
器。用。拱。之。學。莫。利。居。先。彼。方。制。刃。此。猶。坦。腹。此。其。所  
以。瀕。于。危。耳。在。內。閣。最。有。利。于。社。稷。者。莫。如。處。置。安  
封。貢。二。事。云。

五月禮部股士修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止許請名  
不許請封其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  
妄異從之。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漕運巡撫應天等處  
○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日勅召對二日限輪對

三日容直言四日崇節儉五日正題覆六日復執奏報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三十一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  
魏國公徐鵬舉有七子而無嫡出其長邦瑞為國子生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于爵計請封其母以為地邦瑞喧  
言邦寧參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問

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于適夫人存且

詰命宜追奪獻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  
有私憾植者科臣王顏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

免植生平峻潔處閭閻未嘗有惰容其勘徐氏獄各司  
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罷去士論無不駭嘆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為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疏上 命廷杖下  
詔獄

十二月 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致傷和  
氣嚴衛暗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嚴衛暗訪係國安危昔

創西廠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 先帝首監此弊  
一洗而更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嚴衛者乎且

日暗訪則迹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  
足搗手之禍在今日矣後尋寢○乾清宮尚丞少監黃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 莊皇帝  
雄以香休日私出微子錢關于市兵馬司數以白建城

御史楊松既而內監命校尉趙雄入直較說以旨召松  
驗無實乃劾雄暴橫矯詔雄亦入辨 上曰楊松誣奏

貶外司官編氓雄發南京司香○釋原任副總兵田世  
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

一旦 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  
可矜何功勞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仍付法司以

釋羣疑奏上奪俸兩月○總理何道翁大立上五患十  
二圖謂濱河之民重罹水患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  
以賑之不勝大幸願聞窮苦之狀官禁遠遠有不盡

見聞者乃繪圖十二以獻 上命留圖以覽下其章於  
所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陳以勤疏  
乞骸骨歸因條六事以補衮闕一日慎擢用二日酌久

任三日懲駐吏四日廣用人五日練民兵六日重農教  
上嘉納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

二月大學士高拱至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 今皇  
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體大獄皆 先帝勵

精之政而桀議反異尤非繼體所宜其郵錄起用亦多  
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擯不錄其諸未錄者悉置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 莊皇帝  
例以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熟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  
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南京淨軍○御史陸陞請行

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  
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武舉中式及武學官生之

穎出者泮勵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已陳君德上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

金瑤科欵紛紜 上怒杖已百繫獄君德削籍○都御  
史萬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  
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

就待明日  
冷人易曉

此印練部  
其之意

衛為我藩離耳。而夷情漸異，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練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河，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已于獄為民。○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奔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詞連內臣李得春，得春乃先奏死者以生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拷校。上聞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本 陸皇帝 二十五

釋校而罪承芳，給事舒化請下法司不聽。○大學士高拱奏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領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

此新部論  
疏也  
八年六月  
上命取  
故備錄之

欲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更深，次第推補，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

老成歷練  
之入依行  
老成歷練

何等切至

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苦，使備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事則法傳錄 嘉隆卷本 陸皇帝 二十六

然也。奏入。上褒嘉，並如議行。○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却于俺酋，挾其妻，關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譏曰：此孤壁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酋急之，因而為市，論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得遣，以慰其抵牾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自吉勢不能盡有其象，然後以居者，各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

史補國正  
直人也  
于其位事  
案必有可  
觀者

師助之。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眾壓境。崇古因諭以存郵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嘗臂盟。世服屬無二，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酋各款，塞轉叛人獻關下，誅之。封虜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受封北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與俺酋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酋。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案自吉內江人，素蒙直自用其入關也。又為上所寵，故自負長。居江陵下，聞呼張為張子，有所語則爭。則曰：「笑非爾少年輩所解，江陵內恨不復答，與中貴陳洪、李芳謀，召起高拱以扼之，而奪首輔。李春芳權拱至而蓋與居正相得。」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披顧為河。時漕政大弛，漕船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就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迨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淤。淤既淤，則必漸壞。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非皇朝。」  
上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得其決口，水將自順。多謀以滋多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  
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楨往視之。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而等處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當其即行之，于是內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為武英殿大學士。○浙江礦盜作亂，府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辛未，隆慶五年正月，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

從高拱薦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末復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為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日敦禮讓六曰弘器度上然之○浙江杭州果樹生桃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三十一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華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察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聞以遣京近邊卒餒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而不能歸者

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匪賊之最難者章銀豹據其五子四出擄掠與所黃朝孫林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與廷講調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今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獲甚計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足時銀豹未死祇以窮賊除之其黨竟肯已者斬首以獻其後金柱踪跡之銀豹見銀站生致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銀豹銀豹赴闕下待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京傳費與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鏡護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三十一  
貴州巡撫奏土酋安國亨叛出師勦之久而不克拱偵知國亨非叛也以少卿阮文中往阮狂于浮議語多依違撫臣遂疏請兵糧為征勦計拱曰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復將以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誠何為時在閣思之族床而走既而恍然曰遣科臣賈三近勦之足矣既而國亨聞勦官來大喜曰身既在勦豈便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于是毋子出就理復獻漢夷犯人王寬等輸銀抵罪事遂定

高汝拭曰安酋不反不叛此于流官益土官中較稱忠順誠豈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發賊池都術能託安民舊城安之部落去數二里而近若橫挑此勝挺而走險然賊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難

減此首然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  
西南夷邊裔如安氏者皆當取驅除於輕議兵逆平  
天啓年安邦彥之亂兵連禍結我廷撫至崇禎二  
年前後平國家亦蕭然煩費矣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  
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  
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  
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  
遮洋一總盡行遵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  
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蘄州隸南諸衛兌  
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  
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果少梗而彼塞此通  
皇明法傳錄嘉隆六年 惟皇帝 三十一  
亦思慮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  
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迨先  
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  
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其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遇  
欲養靜願于官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滿志遊  
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謀訓誥以陶養此心親  
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  
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雷震團丘廣利門鴉吻碎  
之

十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壬申隆慶六年正月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東宮  
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  
文華左門

閏二月 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正月下旬 上  
有疾且有脫痞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覲  
朝既鍾百官入班高拱暨居正自闕出北上過會極門  
望見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坐竟往文華  
皇明法傳錄嘉隆六年 惟皇帝 三十一  
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  
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請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拱至色稍平以 手執

拱社甚固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曰 皇上為何發怒今  
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  
之望 皇上還宮為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  
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 上憤恨語曰我 祖  
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  
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 皇

上萬壽無疆何為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  
 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拱當依法  
 處治。皇上病新愈何為發怒恐傷。聖懷。上不答。  
 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  
 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於是內侍設  
 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  
 乃以左手飲數口頷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  
 至乾清官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既得旨乃  
 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蓋自御路前至  
 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雜錄 三十一  
 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拱  
 手拱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上見如  
 此乃釋手拱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乾清  
 官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  
 丹墀有旨上來遂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  
 聽不真意是。卿等詳慮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官  
 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旨着高閣老在官門外候莫去  
 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  
 同留吾為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

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官門外宿拱即內侍  
 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官係大內外臣隣不得  
 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閣內臣房有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舉  
 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閣內房宿  
 明日傳。聖體稍安時府部大臣皆尚。朝宿即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上疾有瘳。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河汎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雜錄 三十一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  
 及東南水發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  
 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  
 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  
 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願條上  
 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侍詔劉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二曰總攬軍機。  
 三曰慎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用忠直。疏上。請與國  
 州知州。

劉侍讀此說言中竅而莫風承旨  
迎公要權尤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曹卒毆死翰林院檢討沈位位持節使肅藩報命踰淮  
沂河而北會漕卒恣橫舳艦鱗次隄下數騎過者他  
舟盡却避無敢前而位舟獨前羣卒瞋目相擬因共圍  
蜂擁入其舟位方靜坐觀書碎殿之創甚信宿而卒事  
聞詔有司捕按漕卒為變者獄久不判至甲戌而賊始  
伏法

高汝斌曰國家以租稅衣食士卒士卒未操戈而  
俸糈難制嗷呼數起嘉靖中遼陽卒變雲中卒再變  
振武之卒入都城變皆成殺大吏幾獲禍本然猶以  
通者出賊失計呼喻之頃而為未足異也至于由  
使勇卒率然無故而賊天子侍從之臣此何為者往  
聞中人言中九棘某要居羣卒與捕火內關謹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肆皇帝  
見遂即共擊之跨地踰月卒益及位而兩何其烈哉  
嗟夫禍患之浸淫也始未嘗不濫而卒乃指天也  
主者謂是適然而處不動于耳日此愚之所深異而  
重為悲也位戊辰舉士吳江人

四月浙江黑書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  
月光掣電水電隨之○安慶江卒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  
江盜後武弁多令僕人負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  
掠其財于是以戍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  
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  
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逞威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

馬負圖以  
指揮而王  
使非首亂

人歎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轉尉及郡卒效  
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  
亂乃平○詔進禮部尚書高儀為文淵閣太學士內閣  
辦事○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時科臣曹大埜論高拱  
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嵩故事特賜罷斥上謫大埜  
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廣德地  
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衛道安隸  
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  
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池  
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剄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肆皇帝  
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  
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  
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為酒 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  
申間有 命召內閣高拱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  
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  
妃擁於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  
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  
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

高拱  
張居正  
高儀



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勳等功在社稷。萬世不  
 泯。拱等讀畢。慟不能勝。即復奏曰。臣等受 皇上厚恩。  
 誓以死報。東官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務竭盡  
 心力。輔佐東官。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  
 上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  
 官亦皆失聲哭。於是內臣扶起。遂長號以出。○二十六  
 日卯初刻。上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時閣臣聞報。哭  
 於閣中。已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  
 省人事。已二三日。於今卯時升遐。而已時傳旨。是誰為  
 之。乃保矯詔為之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十七  
 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  
 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  
 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  
 出。人心大駭。以為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  
 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  
 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  
 為。而莫敢誰何也。人心于是知保有異心矣。  
 中玄日記云。先是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  
 宜赴宮門候。宜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進北有  
 居正心腹吏姚璠。手持紅紙。套內有楊帖半寸許。展  
 封。讀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璠答云。與  
 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璠我而送。且言  
 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居正面赤。惶惶。遂答云。

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為我。當國。凡事當自。我  
 家。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且言於保。平。此中必有  
 播弄之事。故。購我。而於。之。待。看。待。看。至是。拱  
 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詔。乃。知  
 居正。益。為。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宣  
 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  
 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印。而。次。日。即。傳  
 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豈。不。可。異。哉。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  
 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  
 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  
 仁。饒。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  
 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六。推。皇。帝。李。王。入  
 九。月。葬。昭。陵。孝。懿。皇。后。祔。葬。  
 史。臣。曰。先。帝。法。令。嚴。具。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  
 至。如。節。制。謹。度。戒。殺。好。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祿。供  
 膳。必。先。期。之。請。候。上。旨。為。豐。約。上。嘗。裁。取。至。約。  
 歲。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而。責。讓。旋  
 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宵。廬。大。奠。之。表。慕。義。來  
 王。峭。峒。憑。林。之。輩。俛。頸。就。縛。即。史。稱。鳴。鍾。消。澌。懸。首  
 北。關。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  
 之。煩。先。儲。貳。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大學士高拱上疏欲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即與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上下旨逐之時上初即位

其大瑞馮保嘗許故司禮陳洪謀去而奪其位保方用

事居中適拱疏至保意以為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

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

內臣持到閣拱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有從中出者何

也內臣以御批對拱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決政事

者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曰高閣者云

十歲孩子安能決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

皇長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懼

急時居正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親風居正曰當與公

共百世功此時居正方惡拱而左袒保保即欲乘機逐

之乃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密遣人報保保得

為備因言于皇貴妃曰拱實欺太子幼冲欲立其黨

王以為功而已得國公矣又多布金于兩宮近侍俾

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明日召部院諸大臣於會極門

宣諭稱皇帝聖旨皇后懿旨貴妃令旨拱以為事

諫疏行且逐保也甚有喜色或叩曰今日所宣何事

對曰當是雙馬及中使捧詔至拱以手仰接中使曰不也

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宣乃言拱體惟擅政威福自用  
本其即日由京回籍拱得旨面如灰汗陟下如雨至不  
能起居正旁掖之令兩吏携以出乘蹇驟出國門大臣  
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

昭代典則曰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  
廢贊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壯居高拱之下  
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監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  
高而高乃保仇直說以天下為己任體官府絕絕  
秘莫測言於朝曰老臣願膺托孤之命而保宗廟  
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書有  
章奏皆公聽批復傳諸議選有傳奉中旨亦同按  
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於家宰  
之秉復處焉保內極機務交關官閣專恣不可卒制  
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肅官禁居正陰謀於保令  
為計保遂携中旨以少中極大舉學士中旨出  
京回籍於是保與兵者屢敗連一夕還行索保奪

後集述云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  
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保及居正謀去馮保而  
居正疏于保於是高去而張張國健拱皆河南人  
遷後皆漸次李張者潮  
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終

三朝法傳錄小引

或有問于拭者曰法傳之作也子以史自命乎拭曰何敢言史也史亦何易言也昔陳文憲修國史意甚

三朝法傳序

銳奏已請旨時焦弱侯先生分修經藉志大內有藏書請文憲奏付史館卒以築道不成拭何敢言史唐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才是愚賈操金而貨殖也

三朝法傳序

有才無學是巧匠持斤而乏榘楠也拭又何敢言史韓昌黎云凡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柳柳州歷引古以折其非然昌黎言亦自有見拭又何敢言史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

而史獨廢闕僅有實錄于  
臣下事不甚詳載矧史宓  
一入非國家有大鼎革不  
得坐視而區區韋布於朝  
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

三朝法傳序

三

不必究心又安所藉手以  
成則史何容易言也第見  
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  
定論更無他紀以識其實  
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

朝廣彙而已皆緝綴邸報  
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  
較之陳東莞通紀不迨遠  
甚拭是以旁搜家乘野史  
以資漁獵并參互而考訂

三朝法傳序

四

焉不但神祖朝征倭征  
播征哮挺擊妖書楚宗諸  
大事光熹二廟發內  
帑釋纍囚軫念邊關速捷  
寧錦鼎建大工諸大事記

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  
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  
其肝膽豪傑甘九死而取  
義舍生靡不羅網以點綴  
雍熙之盛至兵農錢穀士

三朝法傳序

五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  
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奴  
酋番域處置之宜苟可集  
衆腋以爲裘願期鑄九金

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  
修史者便討論云爾若執  
以爲史試想天子命之宰  
執主之一時文學侍從分  
曹載筆卒以中道而廢裁

三朝法傳序

六

何人斯而敢邀就緒之名  
耶更想崔浩謗魏生則族  
誅沈約謗宋死猶截舌言  
念及此凜凜刑禍之是懼  
矣况豎儒自括帖外鮮所

涉獵奚能考屢朝之典故  
究四方之利病而嚶嚶言  
史也陳壽短諸葛之略魏  
收減爾朱之惡使人不平  
徒生唾棄矣故曰何敢言  
史也史亦未易言也朱紫  
陽論左傳許其詳于事而  
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  
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  
揣摩拭卽事論事無所揣

三朝法傳序

七

摩其書獲附通紀之後陳  
法而傳之斯厚幸矣  
崇禎癸卯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棊敬書於翠紅精室

三朝法傳序

八



神宗迄熹宗三朝續紀

神宗顯皇帝

第一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戊寅六年

第二卷

己卯萬曆七年至癸未十一年

第三卷

甲申萬曆十二年至己丑十七年

第四卷

庚寅萬曆十八年至甲午二十二年

第五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辛丑二十九年

第六卷

壬寅萬曆三十年至戊申三十六年

第七卷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至壬子四十年

第八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戊午四十六年

第九卷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至庚申泰昌元年

熹宗哲皇帝

第十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壬戌二年二月

第十一卷

壬戌天啓二年三月至癸亥三年三月

第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四月至甲子四年四月

第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至乙丑五年二月

第十四卷

乙丑五年三月至本年十二月

第十五卷

丙寅六年至本年八月

第十六卷

丙寅六年九月至丁卯八月

以上三朝計十卷

洪武以下共十五朝共計五十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一

聖湖 高汝斌輯 同郡 吳思穆 閱

西湖 蔣御龍參 張錫胤 正

神宗顯皇帝紀 帝惟皇帝長子李貴妃所生年十歲

月二十一日崩壽五十七上徽號曰純天合道哲肅

效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慶陵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 上諭內閣初七日開日宜起日

講經延冷禮部具儀 高汝斌曰 舊例講經必於元宵節假後二十

一日始開今初七即起 聖心睿學如此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張居正面諭曰父王昔在御日嘗

一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一 顯皇帝

因賜居正金幣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

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

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 上嘉納之

高汝斌曰 居正既稱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思

望未承其為政大約導正權謀吏實故嘗言高帝真

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野法宮之

中朝委來而不亂今 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效祖其

詔草請于 上 旨禁臣 廷劫之詔下 旨 然

輔臣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覽畢因命宣付史館賜居

正等銀幣時 聖齡時方十齡見捧圖冊進喜動顏色

遽起立日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他

日 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言 皇上當留意武備今天下有識者皆曰我 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却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

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 上聽言點頭稱

頌及退謂左右曰適張先生所言文官把筆二句蓋謂

治國常用文也要用武張先生是文官却不護短欲朕

保護武將此真是公忠報國之臣嘆賞者久之

是國自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

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惡為陰為凶故用

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為之直 解以取古人為鑑之義云

上召輔臣面諭欲于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三序居

正不敢違下謙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一 顯皇帝

慈聖皇太后 高汝斌曰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

妃表朝自孝肅 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

二矣茲上冲年即位謙加兩宮尊號蓋欲尊慈寧也

既諭之明日居正于東閣會揖時謂禮部曰故事中

宮當加二字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妨時侍臣王希

烈著禮部印應曰是兩宮並尊慈寧即不加矣

亦不減一字矣愚因是思是時 皇上冲聖虛心以

聽輔臣力爭一言引古曲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

內旨使 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讓者慨之嘉靖初年

大禮之議至于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而此日兩宮之

禮無一人片語可見主氣人心之日 以委靡事若不急所則則甚大矣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

畢進爰閣少憩司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 上覽有



官送字畢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述明  
 白講畢還官○與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  
 廷鞠之貸之死銀之南京○上山乾清宮遇無賴男子  
 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  
 何來曰自戚總兵來時閣中票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  
 茲後禁勿復言戚總兵此自有作用蓋逢馮保意也保  
 以前事恨高拱獲此因置雙劍于其兩掖欲使誣攀拱  
 使入內行刺以圖不軌耳臣既下獄隨有幸儒者與朝  
 夕同處供其男女飲食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高閣老所來欲行刺帝及殿審臣思誣服如所教者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願皇帝  
 然問以拱之狀貌居止城廓所對皆非故刑科知其究  
 請送法司審問保恐事泄踰日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  
 會審是日方晴驟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兩雲不止衆  
 皆駭懼理刑官自一消騰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  
 拱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  
 之禍耶舊例厥術問事必先加刑于是村王大臣央責  
 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保官貴我何曾認得  
 高閣老如何強我希孝等怙逆惡毒都御史等守禮吏  
 部尚書楊博力解居正亦念非微誠保保稍解二月  
 送大臣于法司已中壽啞不能言乃反其辭坐其人以

入官門律起弃市  
 王大臣浙江人以備奴淫蕩入都與小豎墮竊其牌  
 帽入禁門實非高拱所使也是時緹騎已環高之  
 門矣高大恐欲自焚及聞緹騎第迫其僕遂止  
 高汝扶日新鄭既為居正所逐罷歸里中又有此輩  
 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人入京取印中器具居正  
 召僕問其起居僕流涕訴曰王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  
 存居正為之下泣以玉帶解解雜物可直千金者使  
 僕資以遺之及家 有居正所著客過訪乃其門人  
 也拱誣之曰幸煩寄語大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  
 求為于刑土市一壽具度得佳者蓋示以無起用之  
 志也遂得  
 安然無恙  
 以葛守禮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隆慶中守禮為工部尚  
 書高拱去國附徐階者就上疏以媚徐守禮獨否左右  
 侍郎一為桂林徐泰正遇拱之同年一為扶溝劉自強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願皇帝  
 通拱之鄉里皆請葛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  
 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徐劉不得已乃為白頭  
 疏上之已而守禮罷歸養正遷南京工部尚書去後二  
 年高拱復相感守禮之誼因召用之時對自強為刑部  
 尚書高拱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  
 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拱曰葛老先生尚  
 在此耶劉為報然守禮廉直人也拱第以舊恩用之終  
 不附麗拱亦少疎其遇王大臣事守禮又極為宛轉以  
 是不及于福交道始終如舊者世不幾見出筆應  
 于文定公曰守禮素性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  
 之長安中有滑州者惟對前不敢作戲慶幸未東省

迎新即者故事皆當有戲仙史以例備之不敢自必  
時濟南相若在座御史對相君請開其舊向斥御史  
相君曰是某言也葛曰公亦不宜有此言吾所題內  
閣所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使樂以出

二月奔御史鍾繼英俸半年繼英上疏暗指大臣事而  
不明言江陵不敢深罪止奪俸尋以他事請○嶺東平

提開賞賜督撫殷茂正等有差時嶺東有巢日洋烏輝  
馬公等寨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賊伍端等

嗚聚于中蠶食東路至 穆宗時復有藍一清等益為  
巢傑與其黨賴元爵踞盤牙四十八巢晝夜以殺人為

戲樂或剖孕婦或窮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  
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以至此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

萬計其黨皆延鳳等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百縛歸降  
皆詐也督撫殷正茂日往歲舉兵虛往實歸徒名殺賊

耳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  
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巢如故何也乃召諸軍大會

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謀顧養謙吳一介陳奎為監軍  
分三道入自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皆效命

直前協其巢俘斬萬二千有奇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  
脫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等逐

海賊諸良寶等于海崖亦傾其巢云

聖九思日嶺東事多成自隆今承討及大學明經信  
存夫事者必有武備也 漢高帝日追殺賊者備也

股公有功  
子射東

股形已  
故力主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第五

發路指示嚴處者人也不謂善  
論功平卒云出處引裁何哉  
命兵部侍郎汪道昆閣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泉東隣兀堂去發陽三百里方修築  
十公口寬奠堡兀堂十數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

張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雙陽寬奠  
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願遵約束無敢跳梁當是時東

夷目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  
低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大學士高儀于告回

籍以呂調陽為文淵閣大學士調陽與居正行俱而年  
差長秩尚卑以居正引得枚卜然內不甚附居正事每

獨斷亦不咨訪一日遽入居正取調陽所條旨皆更定  
日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由此益輕調陽且緘其鄉人

親厚者呂惟仰屋嘆而已○日講畢 上御文華殿後  
御書大字賜輔臣六卿及講官各一筆 上留心翰墨

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  
殿矣至是復書宅榜保衛四字賜居正同心夾輔四字

賜調陽正己率物等字賜六卿講官丁士美等責難陳  
善各一皆泥金箋也他日又賜居正彌子一人永保天

命爾惟爾葉汝作益梅及貫日精忠又欲為居正書大  
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迺已

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迺已

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迺已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第六

中官亦知  
大信宰相  
可修信耶

六月翰林院吏令中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閣中有嘉  
運發開輔臣等恭獻。上溫旨褒答已而出白燕還之  
馮保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及見居正  
云白燕相公所獻耶此非宰相事不問越裳之雉乎因

千古英明  
得于冲年  
沈雅

送。○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  
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  
器雖妃所有。然先帝賜器不當闕出。答其使。而易以百  
金。遣妃曰。妃家貧。以此給之。其英明如此。○輔臣張居

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  
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帳。造藤密語。上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  
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殿開視。調椒湯賜之。  
其涼。隨冬進講。以種一片鋪地。居正立處。寒  
也。其隆。重如此。○史官曰。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  
大臣不宜受之。重爵。如漢武帝命封金日磾。日磾  
以昭帝年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  
禪有。大臣之義矣。今上十餘歲。踐祚未親大政。居正  
遽逐中州。僕忽自貴。思至隆。重。何其識不如。二。居正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聽。而數  
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皇帝起。即命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上沃面。擊之。登車以出。○茶城河。沿條  
建境山。開并。設房村之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  
港入海。○府江。蠻作亂。布政司揚皮于昭。平。馬江之界

內教之嚴  
其日恭  
聖德皆慈  
先之力也

中官亦知  
大信宰相  
可修信耶

千古英明  
得于冲年  
沈雅

內教之嚴  
其日恭  
聖德皆慈  
先之力也

中官亦知  
大信宰相  
可修信耶

立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東則水滙。西則僊廻。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選相應制。且  
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  
虞書一本。通鑑四本。進呈。○詔起詹事府。掌府事。張四

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煩。諸  
司掌故。皆闕軼。四維極意蒐討。萃然具備。江陵稱服。出  
已所編初記。盡屬筆削云。

二月。吏部尚書楊溥罷。以南京工部尚書張瀚代之。時  
廷推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而瀚資淺。最後。衡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以官保當。自願。驕于公卿間。然居正恐其有才難制。  
至守禮。又惡其慙直。明日。上御講筵。召居正問曰。所

推葛守禮。非年老者耶。居正對曰。是。上曰。置之。張瀚  
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竟用瀚。

三月。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又命建玉女祠。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是時出帑二千。令衡修。衡爭之。內中不悅。太后又  
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衡復按故事。多所裁抑。太  
后頗相。衡保。又言。衡多  
門下。客能。內。權。放。罷。之。

上御經筵。講及秦始皇銷兵事。願論講官曰。可笑。秦始皇  
皇甚愚。不善做皇帝。何用銷兵。彼木根。豈不能傷人耶。

維世宗朝  
事考四編  
論神宗朝  
帝實錄  
身軀板札

聖人一  
勝他人  
其言人  
定

二句何  
自全廣  
天

平都

萬中有  
見於能  
成

重

古三  
相成  
三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皇陵碑讀之。數過

不覺感痛。時欲墮淚。居正曰。聖祖當年苦楚。蓋以天

心為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皇上以。聖祖之心為

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愴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

事尚賴先生輔導。○以右僉都御史曾省吾。巡撫四川

伐西南。都蠻平之。都蠻古瀘戎也。剿掠叙瀘六縣。播

燒暴逞。烽烟直警于蜀郊。上詔曾省吾。省吾口蠻

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為右。凌霄為前。障自謂難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九

拔然兵法有攻取者。乘其易。因堅者奪其援。誠先取發

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為總兵。先進。郭成副之

。顯繼焉。顯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遂破。凌霄。再破。都寨

。直逼九絲。適積雨。阻攻。亦恃險守。死。會九月。蠻賽。賽

。故重。賽聚飲。大醉。顯率勁兵。以夜半。銜枚。攀援。絕。傳

。危。環。斬。關。直。入。斬。首。畧。盡。都。蠻。遂。平。獻。俘。四。千。六。百。有

。奇。獲。酋。王。三。十。六。拓。地。四。百。里。得。函。牛。寶。鼎。諸。傳。傳。傳

。淳。于。髮。器。以。進。上。因。肆。類。誣。祀。告。武。成。焉。劉。顯。束。髮

。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先。是。言。官。以。閩。事。論。顯

淡然

之外

并聞事迫治之。于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蠻自效。○

以吳嶽為南京吏部尚書。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為真

定。嶽。無。見。嚴。嵩。害。嶽。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

數間。薄田一二頃。僅供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

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或留食。飲食不過脯菜三四品

。然不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嶽曰。吾羅吏

家居。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免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

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嚴嵩

罷。徐階當國。收羅海內名望。乃起為御史中丞。報者以

傲至。僕入白狀。嶽方跌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僅首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十

不答。僕不敢言。出侯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嶽觀之

。嶽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至是積為南吏部

尚書。士論翕然。以為得人。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召調陽吏部侍郎。王希烈

充主試官。取孫績等。二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臬。俞。慶。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建文皇帝。人言當

日。逃。逸。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

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縲。從閣道

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新。上

趙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乃知為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殿。之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因命居正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命繕寫以進。○總督河道王宗沐疏。薦山東副使潘允端。移駐淮上。專理漕儲。允之允端言漕政所以敝。由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勅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關。八月並達天津。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未免民運。瓜儀之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一 顯皇帝 十一

果于瓜州建開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則與舉利便無過此者。至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沽。雖道路險遠。風濤叵測。而海運通。則河不為梗。可以佐漕之窮。上是之。允端決策深計。備示方畧。仍躬歷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衆皆感奮。凡為艘三百餘。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後遷去。遂格不行。

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未大祥。事遂寢。○南京戶部尚書畢鏞奏言中。高皇帝豐沛。足食無萊。非根深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有六事。曰清坐。派嚴徵解。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守。下部謀。○時俺達既封。吉能亦俯首受約束。因貢為市。中國以授布官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于是召王崇古入。協理京營戎政。而以方逢時代之。○輔臣張居正率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上御屏。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一 顯皇帝 十一

八月工科給事中湯國衛奏言。白蓮社會。國有大禁。今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事下所司。時權璠慮左道欲引遊僧入朝。建謀浮圖為萬壽堂。條地。台省相視。莫敢發。國衛疏上。工部因持之。遂寢。穆考。神太廟。輔臣議禮。神廟新王。當從左門入。從之時。輔臣以高廟在上。當從左入。或亦問于禮部侍郎汪鏗。鏗曰。故事當從中門。輔臣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遂俯從。疏上。遂允。○上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居

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慈聖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應歡晏而罷。

上初即位。宮中內。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慈聖猶在閣中。請兩官朝。皆設席坐前。慈聖而受茶。迄不敢坐。即侍內。上坐。東閣中。各坐。內閣。每一奏。酒。上自執爵。中官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送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慈聖而起。上與中官。仍跪。請。慈。已乃設小座于閣內。慈聖。帝后同坐。行。慈聖。為家人禮。慈聖大。帝后不坐也。官中內。請之上。座。先朝有奏。慈聖。致語皆詞林撰進。

十月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僊。大臨會稽人。貌不勝衣。而。守。介。為。講。官。謬。以。正。心。室。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案。決。大。計。所。以。皇。明。法。傳。錄。上。朝。卷。一。類。皇。帝。多。得。當。持。已。實。長。尤。嚴。取。下。士。論。賢。之。

穆宗皇帝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條。答。已。得。放。而。獨。出。土。壘。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驕。吐。言。條。貢。事。隆。慶。五。年。寇。連。山。驛。又。寇。盤。六。年。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鏡。面。堡。邊。外。秋。寇。鏡。嶺。又。寇。鎮。寧。因。命。大。築。亭。障。修。烽。火。為。備。甚。具。虜。入。犯。輒。大。創。去。茲。糾。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神。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計。千。餘。獲。牲。畜。無。算。捷。間。論。功。行。賞。有。差。○。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關。預。機。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上曰。同某人等。詳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辦事。欲夷之。僚屬也。四維。悔。悔。若。屬。吏。矣。

首輔。曰。四維之父。買。置。長。地。數。百。畝。而。王。崇。古。其。甥。也。置。在。河。東。相。與。推。一。方。之。利。是。時。部。未。春。惡。其。橫。上。廉。察。之。詔。勿。論。四。維。意。不。懼。欲。引。疾。請。告。然。家。富。于。財。而。歲。時。恭。候。居。正。不。絕。正。悅。之。故。有。命。上。御。講。筵。請。帝。鑑。圖。說。至。宋。仁。宗。不。喜。珠。飾。事。謂。輔。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儻。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官。中。婦。女。只。好。裝。飾。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官。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百。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成。國。公。朱。希。忠。卒。

皇明法傳錄。上朝卷一。類。皇。帝。其。弟。希。孝。例。請。贈。王。事。下。部。議。部。郎。陳。有。年。執。事。竟。傳。中。旨。准。照。寧。陽。王。張。懋。例。追。贈。定。襄。王。希。孝。貴。用。事。居。正。馮。保。倚。為。腹。心。王。篆。樞。部。密。承。居。正。旨。竟。欲。王。矣。驗。封。司。郎。中。陳。有。年。胤。日。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請。希。忠。雖。扈。從。不。過。人。臣。僅。僉。職。事。何。奇。異。可。越。而。越。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倘。非。法。篆。欲。削。贖。因。爭。不。可。卒。以。原。疏。上。居。正。不。悅。意。旨。從。中。出。有。年。即。日。乞。病。歸。

高汝栻曰。令甲非有軍功。不。王。規定。王。希。惟。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清。請。難。祥。符。平。交。陸。又。死。上。木。其。一。愆。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陸。戰。死。其。一。希。忠。也。據。四。王。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鹿。與。

武清等項武清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然後後  
平定之功不為其名至于余忠直以誠謹有餘  
三節元臣遂微異典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保外而  
武清為之左右居正居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  
得言

廣西懷遠縣程嗣苗叛副使沈子木率府江戍兵討之  
連破七十餘營斬首三千級俘其酋募府上功賜白金  
文綺以賞之縣居故無城廓有馬令者奮欲城之諸  
程恐遂殺令以叛子木往討時兵已及瓜皆散去賊甚  
張子木駐節融縣潛約府江戍卒扼其衝尋設方界倡  
勇敢之士鼓行而前遂大破之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 顯皇帝 十五  
守禮山東憲平人素直淡素不為請察立朝稱引國  
事當否徐以數言折辱議然中立不隨人俯仰蓋  
有古大臣風焉

南京兵部尚書劉應節因漕河梗塞輓輸不繼請濬膠  
萊河上允行○以陝西參議李學禮補山東參議協  
理膠河工程上疏曰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績鑿馬  
家壕通淮船建開渠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  
功聖成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渠經安東靈  
山以達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泆達天  
津入會通潞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  
畧麻灣至海滄則三百二十餘里非若海滄千里迂迴

故河者天  
地之中  
絕之經  
國之經  
未嘗以已  
為榮也

也下接三河上接三山海湖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泆  
絕濟強決細流以諸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淤父  
老傳為銅帶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  
迂徙不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  
壕已成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  
者三十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湖所及處脩岸立關  
可耳夫難開石工既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  
會通河積素年之勞動數十萬之眾經數百里之遠深  
惟國家急務建大工不計小費况事倍功半安可棄之  
要而言之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 顯皇帝 十六

北要道諸羣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沂會通河以入  
則漕河歲運可分即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  
斥鹵田卒汙萊民困數道其課通運道則商賈趨廷  
集仰流天下大濬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  
事講習水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  
為難在任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此  
膠故元所開運道曰新河學禮為州守時相度經費以  
其策干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其策毅然必行故從陝  
西調之山東以佐司空事及將有緒而忌者撓之寢不  
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為書三冊首叙分合治

河衛之不  
通漕之  
難維久矣  
然以私營  
大以私營  
公河故道  
之淫由于  
戰國專利  
之士宋濂  
之語傷哉  
甚言之矣

上命留覽廢答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編脩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奉旨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集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議開設館局一議謄錄堂管一議補記訛上允從

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撤却之

千里馬通天方國所獻青騊駼色鹿頭鸞頸耳如竹葉不甚肥大而神駿極奇意欲開遠步之增塊實疑如風一騊駼日千里  
高洪武日道人募養從萬里獻馬使持去以為朝延惜價馬之費必快快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異相賞不則受之以付此處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標其心又于朝延之盛無損而事亦兩益云

武清伯李偉請假自造墳塋事下部工部尚書郭賓奏

世廟章 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翰例擬折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部力持遂如初議

陳仁壽曰：上孝事聖母為所外家之心從優厚處固無不可但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也。其前而必心盡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思不實思不知節而循禮也。乃可久。越分之恩除派之請宜所以自保矣。

五月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遼東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寧前請兵請餉急于星火 上謂輔臣曰：虜寇猖獗深以為憂惟臣張居正對曰：暑月非虜虜在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既而蔣鎮總兵官戚繼光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謀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宜府

探西勝青犯都動靜則本首一向在巢住牧未曾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詐絕無影響云

吳被日兵家之要知彼知已審虛實而後可圖得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說傳之言遂爾舍皇失度則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草木皆具何異故不以虜之來不來為憂喜而以進臣之不知知虜情也

戶科右給事林景暘上聖德十二箴 上嘉納  
兵科都給事中裴應章奏虜勢方張長昂請首數人犯刑取緩急宜中機宜下部知之

六月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河南道御史傳上言三事一日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曰備賦稅以蘇民困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國皇帝

三曰覆言官以關忠黨中引王安石三不足長編又請貸錢救旱用言官趙參魯余意中 命下錦衣衛嚴核

賦輔臣張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先差

應慎厥躬不遵微文指斥未若張居正姓名 上亦不甚怒及左右以居正之指從旁激之曰為誹謗云時居

正方操大柄威懾天下下刑部問狀居正陽稱申救除實恨之尙書王崇古以當罰金對不從故戍之三不足之說其語似侵之矣而請貸錢于暴短所舉用者又皆犯其所忌應慎至戍所八年始召還



其矣以之  
是深天  
皆究傳而  
莊御史給

不遠矣。即雷擊奉天。盡欲上公。而往請若正。正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有雷。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奪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秩二級。補外任。傳應楨。杖日貞明等徒。既闖入獄。門營護。進。乘粥。遲者以開江。

大約權臣  
欲行主  
權必先制  
成以折  
官之氣一  
時御史給  
事皆被逐

陵傳旨。詰御史給事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之曰。應楨直臣。臣等知其無罪。故左右之耳。居正怒。明日。旨下。皆論于外。削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職為民。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拆之。一事不合。詰責相。隨初令其長。嚴加考察。以故給事御史。雖畏居正。而中多不平。抗勁喜事者。出而劫之。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故。奪職。○玉泉科

皇明法傳錄  
嘉朝卷一  
顯皇帝

盜邊副總兵曹蓋樂之。果走東夷。長王台所。曹蓋厚市夷貨。謀果匿。阿哈納。察勤。騎馳。果偽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關。負市夷。急。果乃走。素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添。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獄。序。詔。錄。果。時。台。官。已。都督。諒。當。加。一。品。勳。階。吏。部。擬。上。加。柱。國。傳。旨。竟。授。以。龍。虎。將。軍。秩。二。子。並。進。都。督。食。事。始。果。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勾。來。貢。至。是。邊。夷。覈。果。勅。十。八。道。中。科。勾。即。果。也。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補江廣之  
必路人知  
之矣

高汝斌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蓋夷之長。即假然。稱公。稱珠。乘。一。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號。蓋。夷。彼。以。其。名。我。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謀。起。高。下。于。此。迥。然。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皇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請問。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顯皇帝。二十七。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死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滿成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其。贖。橫。十。餘。事。因。次。捕。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益。應。楨。所。奏。詞。連。張。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其矣以之  
是深天  
皆究傳而  
莊御史給

高汝斌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蓋夷之長。即假然。稱公。稱珠。乘。一。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號。蓋。夷。彼。以。其。名。我。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謀。起。高。下。于。此。迥。然。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皇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請問。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顯皇帝。二十七。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死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滿成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其。贖。橫。十。餘。事。因。次。捕。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益。應。楨。所。奏。詞。連。張。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其矣以之  
是深天  
皆究傳而  
莊御史給

高汝斌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蓋夷之長。即假然。稱公。稱珠。乘。一。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號。蓋。夷。彼。以。其。名。我。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謀。起。高。下。于。此。迥。然。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皇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請問。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顯皇帝。二十七。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死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滿成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其。贖。橫。十。餘。事。因。次。捕。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益。應。楨。所。奏。詞。連。張。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其矣以之  
是深天  
皆究傳而  
莊御史給

高汝斌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蓋夷之長。即假然。稱公。稱珠。乘。一。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號。蓋。夷。彼。以。其。名。我。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謀。起。高。下。于。此。迥。然。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皇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請問。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顯皇帝。二十七。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死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滿成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其。贖。橫。十。餘。事。因。次。捕。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益。應。楨。所。奏。詞。連。張。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欲竟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  
 御坐以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為道臺竟其獄以謝先生  
 于是下臺詔獄詔杖一百論成時物謀頗濬制居正不  
 自安陽具疏為解得不杖奪職為民居正心實恨之後  
 竟置之死。禮部尚書陸樹聲稱疾致仕樹聲登第四  
 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  
 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自其為庶吉士移疾還  
 其後告滿請闕嚴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  
 尤重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  
 當以輸苑予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作  
 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主也為解于嚴  
 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養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首舉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憂  
 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  
 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張治  
 又使同館嚴某介行至門張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  
 自為獻陸大愕嚴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而入一揖即  
 出終不出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  
 具樹聲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嚴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  
 又以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 萬曆改元以大宗

起居之故

伯召還至是與內閣論事不合後稱疾致仕去  
 高亮伏日惟公在華亭嘗問時又同年同鄉華亭林  
 穆後無所附麗其人蓋可知也嘉靖數十年間海內  
 清望必以平泉  
 先生為第一  
 禮部侍郎馬自強為禮部尚書馬自強向為請官首吐  
 高亮上退請畢至帷後噴噴稱善及推禮卿上遣  
 中使問閣臣尚書可兼日請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  
 重不能兼適已三月內閣奏設起若之職以日請六  
 人日直起若御門早朝史官立于朝頭之下 駕出扈  
 從 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頗見史官慮外聞之自失  
 曰莫使起若見見則書矣  
 皇明法傳錄嘉朝卷一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上以 成祖四駿圖賜虞手卷各一幅 賜大學士張  
 居正居正于四駿圖題詠奏之而藏騎虞手卷于內閣  
 上悅以白金賜之  
 六月以感天府尹吳文華為右副御史巡撫廣西  
 時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眾剽掠執孝廉歐陽為索  
 贖贖聞華至俱釋之華若伴為不問者會督府徵帥討  
 羅旁兵監束陰留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  
 乘夜攻下五指白眉諸寨斬首一千三百餘隨招撫余  
 黨二萬餘即其地建管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十有奇  
 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管城

成周將才  
共建自  
有益子國

此等入不  
法可入者  
法

濟南出處  
其解之也

三屯營在遼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培教  
 其中以要貢路示重營城海濱而隘南有境垣為截教  
 管即移鎮府所芟也間有闕關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  
 著兩防罷空營以行去遵化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  
 之隆慶初繼光膺總理之任經營六年次第就緒會  
 即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  
 置衛增營繕建公署次年復繕舊城以備睥睨凡制其  
 具皆後不修云○浙江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嘗為陝  
 西提學籍人殷某來巡撫殷以刻嚴名尤慢傲嘗下檄  
 攀龍不悅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請日臺下以一介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一 聖皇帝 三五  
 來命不則尺隴相屬無不應者似不必徵也殷愕然起  
 謝過曰豈我重去官耶不待報而去後起浙江總憲未  
 踰年旋即歸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敵饋鴉衣一掛  
 就坐無交讓寒賸諸禮以是得簡傲聲客非同調即於  
 席不交一談足跡不入城每苦吟倦因策一蹇一愛  
 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歸率以為常刻意為詩詩可追  
 踪李杜無子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為請所司擇宗子  
 為之後給官田以贖其一妾二婢云○重修大明會典  
 會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再修于嘉靖  
 二十八年萬曆四年題 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

時正當  
時有  
時有

亦出其不  
意耳文字  
皆手如共

其條制大約出洛陽修城之手  
 高沙試日大明會典一書何一事不備何一法不  
 何一時不可遊行此表 朝二祖列宗不朽之鴻謀  
 然一世子存所製述故寧株守太過無寧通融之  
 蓋焉更一尚論古史尤足以見會典之可以平四海  
 準萬世而無貽誤者曰近來時移事更宜重加脩  
 訂應以 政不必脩訂也此書增益于累朝之講筵  
 我定于神祖之初年令既不刊代亦未達凡今日所  
 見行與典制小有不同者天爵浩習之漸非宜皆功  
 令之應改倘或以因仍延就之便稍加筆削其間財  
 成法慮不可尋游移究將何極但能力仍舊實自有  
 百是而無一非也矣  
 七月歲大祲下詔賜民田租并 命歲久重賦度不能  
 輸將者其悉除之 閣臣張居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  
 十分之三 上從之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祲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一 聖皇帝 三五  
 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若元改折則實公  
 裕寬民力兩利之道也○歲與虜互市饒馬則賦太僕  
 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積銀至四百餘萬  
 北三賊橫恣廣西建撫吳文華討平之 北三者柳州  
 賊巢也聚黨萬餘悍善騎射號剽馬賊諸將畏縮無  
 敢嬰其鋒文華日賊強而負同宜智取毋與力爭適河  
 池嘩咳有警迺選卒七千餘俾參將王瑞等往勦既得  
 捷仰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圖在北三今河池  
 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  
 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獲俘獲

稱是當文華舉事時。誅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私人也。遂薄其賞。事聞。祇賜金幣錄一子入太學。

輔臣進。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上命。追原任僉事。隋府下之獄。尋宥之。○隋

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其授業師。某為邑丞。年八十餘。

府欲謀其產。致之于獄。其子上書。訐府不法事。上覽

說。怒甚。使中官問閣臣曰。人之為惡。至于如此。且辱其

業師。大不可容。其迫之下吏。輔臣張君正。復奏以府罪

固不可恕。第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訐告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寢。府魚臺人。四維之門人也。

皇朝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五

山東巡撫某。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帑金。及遷官去。道

中推吏卒金。上命逮治之。時上覽。取持示輔臣。且怒

笑曰。道推吏金。與盜何異。張君正奏曰。方今法紀初張。

而貪風不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

生。須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非覽其疏。此人題

是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居正奏。此人惟自恃進士

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皇上用人

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其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

僚。亦當顯擢。若貪賍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

曰善。

此書最中  
今日尚提  
亦積習之  
牢不可破

丁丑萬曆五年正月。工科給事中。虞德輝。奏言。選制查  
盤。厥庫。請革兩職。冗員。上諭。見差內官。免革。以事之  
繁。簡。欽定二十五員。遇缺差補。軍伴三百名。應役。餘悉  
革。著為令。○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  
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慶禎等三百  
五十名。○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會朝節等  
及第出身。有差。

副榜。居正子也。名在二甲第  
一。上落姓名。按置一甲第二。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賜輔臣以下。纂脩官。銀幣數萬

有差。併晏禮部。○詔。脩慈慶慈寧二宮。旋罷之。時。輔臣

皇朝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五

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不宜時謝樂

盈。令羣臣。噴有頌言。上入告聖母。因得罷。○戶科。尤

愆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

其地焉。等則有三。壞成則之宜。至銀差。則額役之遺也。

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

役。無與于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

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並鈔并之于地。而丁反不力

與焉。商賈。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于民甚不便

高。故。試。日。陳。論。兩。稅。之。立。惟。以。資。產。不。以。身。丁。不

惜。資。產。中。有。收。丁。徭。銀。發。儲。而。人。莫。能。免。有。積。于。地

圖。固。愈。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諸。息。而。終。歲。無。利。者。一

豎。什。計。算。精。宜。其。夫。平。長。偽。而。是。務。輕。資。而。樂。轉。徒

兩。唐。按。長  
所。以。配。等  
定。稅。調。其  
二。稅。及。他  
賦。徵。皆。以  
稅。錢。爲。準  
此。亦。官。條  
條。所。由。也

者恒脫于... 乃謂之為... 條數... 此疏與宜公所... 陳大器相似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

以問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 以問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 以問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

怒甚 諭內閣欲革武清爵... 怒甚 諭內閣欲革武清爵... 怒甚 諭內閣欲革武清爵...

狀張居正力為營救... 狀張居正力為營救... 狀張居正力為營救...

官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 官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 官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

而山 御史郭恩極言江南... 而山 御史郭恩極言江南... 而山 御史郭恩極言江南...

水開孟賚以通舟... 水開孟賚以通舟... 水開孟賚以通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尚書凌雲聖督撫嶺西時... 尚書凌雲聖督撫嶺西時... 尚書凌雲聖督撫嶺西時...

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 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 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

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 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 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

以雲聖往師號三十萬... 以雲聖往師號三十萬... 以雲聖往師號三十萬...

喇五百六十有四件新... 喇五百六十有四件新... 喇五百六十有四件新...

捷開賜賚有差 輔臣請... 捷開賜賚有差 輔臣請... 捷開賜賚有差 輔臣請...

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 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 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

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所以運行雨露雪霜... 所以運行雨露雪霜... 所以運行雨露雪霜...

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 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 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

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 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 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

閏八月徐州河汛宿... 閏八月徐州河汛宿... 閏八月徐州河汛宿...

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 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 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

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 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 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

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 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 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

似亂定詔戮守廉傳首... 似亂定詔戮守廉傳首... 似亂定詔戮守廉傳首...

間茶市御史李時成言... 間茶市御史李時成言... 間茶市御史李時成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張居正指字句仰... 張居正指字句仰... 張居正指字句仰...

講道讀論語至色勃如... 講道讀論語至色勃如... 講道讀論語至色勃如...

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 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 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

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 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 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

故官中皆憚保即 上... 故官中皆憚保即 上... 故官中皆憚保即 上...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

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高汝欽曰... 高汝欽曰... 高汝欽曰...

不待申縮... 不待申縮... 不待申縮...

可故世徒以... 可故世徒以... 可故世徒以...

以敗也... 以敗也... 以敗也...

翰林院  
天下是  
必正已而  
後可正百  
官正萬民  
安可以不  
奉個字

九月封少師張文明卒。文明，居正父也。計至辭朝。上御文華殿西室，居正墨縵入見，涕泣叩辭。上亦為之收淚，既以手諭宣慰，遣中貴慰問，視粥，止哭，終釋道。帝與三官賜賻，金幣麻絮，炭甚厚。于是居正上路。疏請乞守制，御史魯士楚給事陳三諷上疏乞奪情，視事。事下所司，居正之喪。上亦未嘗有留之之意。起于其同年李幼孜倡設詞，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去。遂以奪情之說進。于是居正之心始感。大臣倡台省繼之，保為內援。于是夜深已下，二鼓，特旨從中出，留之內，暨將司禮之命，絡繹且受。意于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三十九

高汝斌曰：江陵之喪，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此謂何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用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欲歸，人主涉泥拜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異，相傳至爾。太岳先生又過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于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憾，不以為榮也。

十月朔，桂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下詔百官脩省。

大內火。大學士張居正疏請暫遵諭旨，青衣素服，帶入閣理政。及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從之。

上命司禮監魏朝借居正子編脩副脩，馳往代司喪。迎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諭一二日，即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窺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後四出，咄其長為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發，各有伏關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旋轉問曰：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仲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譁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徵淺錫。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三十九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諭一二日，即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窺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後四出，咄其長為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發，各有伏關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旋轉問曰：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仲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譁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徵淺錫。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三十九

部尚書李幼滋曰：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勿滋。答曰：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旋也。師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拆逐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教而起者，誰與中行遂出前疏，相示用賢，亦出袖中疏閱之。且請且計曰：此所謂嘻笑之怒，甚于殺罵者。若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為。中行領之曰：齊心舉念時業，已辯此矣。兩人淚潛潛承睫而別。十八日，中行書首上，即過居正所投揭。

或謂所吐  
語正不  
之也無  
之也

不不自  
立必于  
天威犯  
怒者亦  
動未非  
古倫也

心死一  
說者謂

皇明法  
傳錄王  
朝卷一  
顯皇帝  
三十一

曾士建  
城軍公  
謀而私  
及至情  
而信與  
已痛七  
之不明  
生而居  
後此言

帖揭帖入火之傳語曰。道本不要上。中行曰。業已上傳。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中行曰。道本替老爺陳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作柳榆以退中行。中行後過學士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強處。各投揭帖。蓋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錫爵曰。我已籌之。恐不止于無官。當有罪矣。時已薄暮。自強接揭。亟索燈讀之。將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我。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辱。特以地位相逼。為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史。廉瑛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備之。取入慎勿道我。時瑛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自強因書刺皇明法傳錄王朝卷一顯皇帝三十一。尾云。此老之病。必不越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理理著聲。今若此。古云。蓋棺論定。信哉。因顧中行曰。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趙用賢之取上。二十日。中行借刑。同赴關侯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居正之怒甚盛。招編備對。城入恭語之日。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為伊。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王。先生立各可平。昔又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許多忤逆。劉城因道吳趙所請之。謂若好名。不宜以虛主為餌。中行曰。不

五阿  
會者多  
以特進  
合之官

四若下  
四大理  
耳原不  
得罪手  
罪不  
罪不  
罪不

天在  
聖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王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戮我。足以攝服人人。固有視死生如且暮者。王錫爵知居正怒。合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居正。拒不見錫爵。乃徑造喪次。日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寬宥。居正曰。既留中。我不得預聞。恐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忽屈膝于地。舉手索刀。作劊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驚。遂趨出。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席萊侯于東長安朝房。兵曹蕭已歸宿。居正家僕門。變衣裳。伺察者。旁午道。歸以且皇明法傳錄王朝卷一顯皇帝三十一。迨曉矣。復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一疏。時居正亦彷彿遺。乘騎走卒。何都諸曹中。稍涉形影。至屬其所私客。怙諭以阻之。家人游七。徐爵往來。密勿者。數十者。而謀始。始皆履易。屢重。初傳四人。皆依成。後下刑刑部杖八十。滿成。兩翰林杖六十。削籍為民。是日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朝房隘不能容。至壞樞殿。權而入。晴照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餘驟失光。兩翰林辭色從容。笑而入。刑刑部。復有許雪。杖畢。兩翰林曳出。至長安。以板圍昇之。歸刑刑部。加錄。且禁獄中。三日始食。發成。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開正氣。天地開正

氣云時停讀荒志皇于復行張位李長春田一雋等  
有程救之奉召不入吳趙儼宵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  
者避卒飛騎一一記籍之殿衛之命限僅二日褻創去  
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  
緋懸玉與吉典矣

時庶子許國錫玉枉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下生  
涉英英者何蘭生氣道之珠之示成屏錫屏杯一以  
贈用賢曰交半一角其理沈默不惜  
刺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者  
都中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學氣提尾翰林雙鳳  
齊鳴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  
行道始全善文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自干  
我定須傳  
高汝然曰故事閣臣有喪同館輪一人治之時中行  
在事察居正哭之不哀心慘之及居正奪情心愈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因上疏受杖杖畢血噴鼻面昏黑山都列明日息猶  
奄微也適秦中書挾賢至投一七始蘇用賢謹記而  
性激烈林後劉去肉毀十齒大盈尺深入者十餘及  
愈竟空一殿云其妻陳恭人脂而藏之後用賢遇事  
嫉惡輒怒所贈肉示德兩人出浴河妻于流離行李  
零落病次旅棧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洛河偶遇  
賈張文定遂逐風塵成爲周旋始得  
歸居三日厥衛之進逐猶不已云

罷吏部尚書張瀚以王國光代之初廷推瀚瀚名第三  
上越次用之張居正自以爲德希瀚報奪情事起遂徵  
中旨屬瀚留居正亦自爲積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  
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勿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請  
三尚書密語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詔切

責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于備保各仍保  
留之謀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且怒嗾臺省劾  
之以爲昏髦勒令致仕○觀政進士鄒元標奏言亟勅  
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甚者  
一日進賢未廣二日夾四大濫三日言路未通四日民  
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  
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  
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禍也今居  
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  
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難辦也是  
其心蓋自爲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日薄俸則曰喪  
心可謂非常人耶至 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經  
罪人欲雜其間何心哉蓋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  
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  
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  
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縞豕心同犬羊可勝言哉疏  
入命杖八十論戍貴州都勻衛

任袁華日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  
知惟得罷一峰一顯振已論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



此大有關係文字與舊二項以綱常二字為主反覆發明之親切確實若鄭南阜原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羅一案同。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恣情申收廷杖鄒元標等嚴旨切責勒令罷歸鄒艾諸臣廷杖鴻謨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御內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取鴻謨日母多言死矣遂草疏申收語甚委切江陵欲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歸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部請舉大婚詔以首輔張居正

克納采問名使副敷臣授冊遣聘○戶科給事中李涑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顯皇帝

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

命不允先是居正以有服不與慈聖亦疑之使中貴

問日果難易吉乎居正跪其事乃日國之大事孰有

重于此者且受上厚恩即令赴湯火不辭况暫時易

吉耶于是被紫橫玉以山矣涑疏上居正志甚命吏部

處涑尋補按察司僉事以去○二月上行冠禮

三月大婚禮成加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懿安慈聖

加昭文慈皇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牌子知道我

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爾輩奉侍務要萬

分小心督率答應的并各執事宮人勤謹答應不可斯

觀此三論  
則慈聖初  
禮之嚴與  
無窮百未

聖

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必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

匹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捏造他人是非暗圖報復恩

怨如有所聞罪之不忍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

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

受先帝顧命中外倚畀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

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

臣萬分留心務引君子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

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

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奉寧衛酋速把孩窺盜

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顯皇帝

擄劈山去遼三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嘉禮遼東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原

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士和鳳陽人嘉靖辛丑進士通籍五十年特以狀元

與時補整家食者居半在公宜以滿果去在新鄭以

卿二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

以為難進易退得大臣體焉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乞假歸葬從之遣司禮監張宏供

帳郊外以餞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既辭朝上召

見于平臺撫諭之日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

以恐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

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為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為之哽咽墮淚因辭慈寧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

寶六十兩賜之 慰諭有加 命尙寶司少卿鄭欽錦衣

衛指揮使史繼書護送以一月為期純白金為印記日

帝資忠良賜以劍得密封言事其行也原以奔喪參用

克禮有司飭白羅傘帳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

以依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

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率易彩縉一新費復不貲

按二司自前朝設部詳宗院疾瘵有歲至朝房私第及

所經宿分二司通而後者十之五六意猶未嫌還朝

先遣親屬太尉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照見部禮于

是無一不長跪者使越界趨避果即身為前驅約

東史卒于親 飭尉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某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聖皇帝 三七

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休息旁設兩廡各設童子而

左右侍立為極寢室在香几用辛三十二人昇之始至

州邑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其之日吾至此僅得

越權更撫

以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東閣大學

士○以梁夢龍為兵部尚書李刃收為工部尚書殷正

茂為戶部尚書王篆為吏部左侍郎

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

以聞且召還朝居正具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

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臺省上章請赴居正

上遣錦衣衛指揮崔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貴侍其

以秋日取水路上至期居正就道汝敬先具疏聞

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賓王禮過南陽唐王亦

知之○五月大學士張居正奉旨還朝居正既抵郊外

上遣司禮監何進宴勞于真定寺口 諭先生以午入

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原明見兩官亦遣大瑞李奇李

用宣諭 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菓醴酒百餘復郊

迎以次日原明入朝 上延之慰勞 且訪以途路所

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仍賜銀幣羊

酒新鈔于休沐十日而後入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高拱卒拱穆廟初出祔師拱為講官斯時兩宮雜處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聖皇帝 三八

言肆出拱周旋中竭盡心力者九年及拜相慨然以

以天下為任最有利社稷者莫如處安國享與俺答封

貢二事第其氣英銳勃發議論鋒起而性迫急不能容

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迂觸之 存每張目怒視惡

聲權之即左右皆為辟易嬰視百僚朝登暮削以故邪

習忌其柄權同官肆其齟齬幾蹈不測當其歸忽忽不

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策蹇敝袍或從十

餘騎遊獵笑傲自王大臣之獄以後驚成疾而卒時乞

卹典保尚不肯予居正怨忠止給半葬猶列其過于祭

章後二十年 上念摠嘗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

太師蓋文襄廢一子尚寶司丞

許重熙曰拱之卒其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  
郵典因齋于金器物獻江陵江陵却之僕泣曰夫人  
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兼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  
遺謹以獻相公相公見此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  
憐之乃盡給其所願翌日與下  
高汝扶曰與化諸公既去衛居正與拱在朝兩人相  
得益歡後新鄭徐文貞嘗與居正論不也下  
其諸子於撫按監獄中文貞亦與居正居正從容  
為之言拱心動稍緩其事而容之交備于問者謂居  
正得文貞則三折金拱信之而拱無子居正子而  
且多拱誠謂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  
曰多子多費甚為衣食憂拱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  
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新鄭曰外  
人言而未知之耳以故兩相疑而客從中入察商自  
此生矣

八月司禮監魏朝奉張居正大夫人取江路真州上將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顯皇帝 三九

抵京 上遣司禮監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先驅鳴鼓

用列旗旌橫穿御道而過 上復遣中貴賜金累絲珍

珠寶紅寶石首飾雜色蟒蟒帛羅九四襲白金百兩兩

官之賜尤厚 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十月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為

保門下筆札人也遂高拱論通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

又使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

徐爵爵以達焉保保有所謀亦知之

高汝扶曰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勝道左右用事言  
者請破邊城一家可勝軍二年邊城者履之親吏也  
如今江陵紀綱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勝一軍  
二年之費耶又元載為相有主書卓英備稱權用事

士之求進者非得其情無由自達其家貲可數千其  
中書省吏謂之堂後王言最為親密此輩外扶宰相  
以要士大夫內扶中貴以鈔宰相一賄不得  
則血脈不通政多阻滯今日徐爵正其人與

宗藩事律要書成發示各親王宗室 嘉靖末徐階執

政李春芳在禮部忠室宗日煩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

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而有司裁抑未必中程相

與計議為宗藩條例書未成階與春芳皆去位至是又

勅禮官著為令典宗伯潘晟定宗藩事律徐學謨定宗

藩要例於襲封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嚴為之限凡

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大節或擬議不

定或一事而一予一奪或一令而旋止旋行或事與理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顯皇帝 四十

舛錯窒礙難行或情法乖張輕重失當者皆蓋正之

高汝扶曰如樂戶樂華則戚則太苛如親王故絕繼

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封有帝孫王孫之異

房屋一柴斧給則親無隆殺郡王墳塋侍給則恩無

大薄郡王故給者不與而罪華者得與皆軍中封無

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室入名親

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則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道

正書成諸王有  
見而感泣者

罷禮部尚書潘晟而以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學謨曾為荆州守居正編脩時為德善厚故居正在

政府起之田間凡四廷爵是職自以成百餘年來未

有禮部不自翰林者世宗朝徐階書以議禮常意由

他曹廷言路政之不止學謨之擢無敢出一言者其

威攝可 ○大學士馬自強卒贈少保謚文莊 自強山

人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為請 三朝續紀一卷終

官時上殊屬意他人莫敢望焉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二

西湖 高汝棻 輯 四明 李國標 閱

張召璋 正

百來治河之不得其地者無其十來解率之閉北流北而南回之使東與其智功無如之何也

孫從東水與宋人同河東流之罪有別然時築時潰不能修百有有限之計其無災之疏論其究忽與

已卯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沙淮楊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山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之郡歲費治堤金錢萬萬及大決又從小河口挾永桐諸水直通泗州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

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奏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使。上降璽書拜季馴都御史使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入任責成出帑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諸方命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懼

恐塞崔鎮口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與桃源縣馬廠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又自古

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淡水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

今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繞壩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勢既不及陵寢田廬又已盡山數十年來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

堤之斷云

以不注非而華一御

歷無進則必隆時以卒益則堅錯亦有猛于國

上上切中

戒勅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革其職為民。居正歸湖廣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而得代中悔恐獲罪居正上書移病歸。先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移病非撫臣代請都察院密察以聞此久視為故事莫有舉行者時僉都御史王篆佐院要協其長陳於使論應元首斥應元為民中外咸憤於是用汲上疏言趙應元以候代不得送葬觸居正之怒故其謝恩疏無應元名則其有憾可知已。矧仰承風旨宜斥應元宜留其詞甚峻居正疏辨上攸詔褒美累百餘言嚴旨戒勅用汲然居正意猶以不追用汲為快快也。○他答入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

貢以兵西通回夷使使烏思藏進國師鎮南堅錯創招提以若之鎮南投書政府乞賞而侑以大士像璫增金剛結事聞上褒悅勅受其侑而別為賜

堅即開化王答賴喇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咸濟為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五年在榜切查黃台吉約倫答遜之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各以奉堅錯教無滯

戶部進御覽錢糧數目大學士張居正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罷飾浮費疏留中上漸備六宮大舍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因戶部進揭而奉之曰萬曆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金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矣  
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六年所出至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  
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歲此不可不留意也王  
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待非  
常之事况財用止有此事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  
樽節則其用自足上嘉納之

四月傳旨工部置機進用旋停鑄上以賞賚缺費命  
工部開局鼓鑄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  
錢不行舊錢人情甚為不便閣臣力請罷之○上御平

皇明洪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  
臺召大學士張居正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積蒸上  
尊等物時上病疹初痊御朝羣臣廷賀居正以持服

不與上特召見執手使視已顏色居正稱賀因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官

俱未宜召居正叩頭而山戶科給事石應岳奏請節  
財省費事下部上諭取歲進金花銀萬兩季取太倉

銀五萬兩及覽應岳疏上曰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  
官中用度委與先年不同額外之取甚非得已已戒內

監加意樽節務有利餘待數歲之後積貯稍克即行停  
取仍復舊額○工科都給事王道成等奏言蕪於大水

民救死不贖清醜戒織造段正上命減半織造○命  
內監出守太和山乘輅軍民并請收勅給旗牌兵科都  
給事張鼎思奏言此係世宗親定聖書奈何輕變請毋  
給旗牌事下部遂中格○江南歲荒輔臣請蠲積逋曰  
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  
辦豈有餘力積逋哉今歲之所減即為來年之拖欠見  
年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連年誅求民不堪命况頭  
緒繁多征票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騙適增窘蹙之欲  
孰若施曠湯之恩蠲與小民哉上曰各處帶徵未完  
錢糧若累小民者戶部查積年所欠幾何悉行蠲免止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

其理財也  
近于桑孔  
其誠朴也  
起于韓中  
民而此皆  
言民之情  
大內已除  
故而官吏  
不行者也  
則謂積逋  
是除一大  
害也  
行考成法  
廟時享原設九帝冠服祝文內止稱五廟五廟內實止  
三廟祝文則多稱二廟太常卿溫純等開送閣閣臣疏  
請時享祝文通列九廟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庶得情禮  
之當上允行之○詔行考成法此法既行正賦不虧  
府庫克實皆以徵解不爽為定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  
上海等縣各恃其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與馮  
海蟬螺之民錯居莫能辨拆因命選擇大吏精悍者嚴  
行督責賦以時起自是奉行者速小民不勝楚朴相率  
而歸怨于相君

蕪於大水

皇明洪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張濤曰考成之法守令之殿最係焉故以徵令焉科則天下之官盡驅為進呼之吏陸野所歎為立意既承樂初滿廣夏稅後期都新請罪郡縣文皇不許曰苟罪其官必急責民此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劉宋之時元嘉責成郡縣而民困富後遣臺使督責而民殫產是也高皇帝之論曰有司有倚二稅焉各麥方吊旗而徵夏稅殺方秋節而推秋稅必死無日此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宋祖之選官益京畿者及詣諸道受租調有裕克增羨者抵罪夫市是也夫寬郡縣以寬民則守宰不以功令亂其心而得優柔以從事責郡縣以寬民則慈惠之長務為明察而吏卒不得因緣以為奸固知考成之法尤非祖宗之美豈良法也哉

十五年天下土田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五

者久以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張若正請行清丈允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天下奉行惟謹焉右僉都御史蕭彥上疏條陳清田事宜極言清丈之弊各省不便因列三款一曰期限之當寬二曰土宜之當審三曰稽查之當慎至差憲臣清查田畝以專責成以防推委恐憲臣四員其勢不能遍歷天下即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或不能久留特差憲臣不免搔動莫若仍責各省撫臣給以專勅定以期限聽其便宜行事旨下部議○調國子監司業張位於外

八月工部尚書李幼孜予告回籍以曾省吾代之幼孜與居正同年為人善媚後與通姻由郡守不十年而八遷既與殷正茂爭寵因嗾言路糾殷歸王篆入吏部又與爭寵因短之居正遂乞歸斯時六曹欽心于居正始諛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以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是以中允高啓愚以舜亦以命禹試士當事者目為勸進云○詔贈鄆治河運同黃清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伉直積官嘉興府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與人言未嘗不自稱其名支河工銀四萬餘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六

庚辰年又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上有天下太字四字拭之不滅張居正曰此瑞也請上臨觀上見之曰此偽也不擇而罷

高汝斌曰嘗攷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史館以師和議之功古今詳飾其暗合如此然江陵曾考宋史必不為此又唐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遺腹曰天子萬年諸國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刺盡漆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瑞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為昭德所笑而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倘詢石上假字益以龜屎書之入寸許即擊去一層亦自不殘信家戲法類能為之

張居正服除。上御平臺召見命司禮監張宏引見。仁聖官門叩頭賜白金文綺尋見。慈聖慰獎循至賜予更隆命張宏侍宴而後就職旋詔加太傅若正辭從之。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府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克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謨等及第出身有差。

懋修居正次子其第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得禮部主事時人為之語曰首甲幸有三人云初僅此二子或作僅言者而黏之官場。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七

高汝扶曰懋修之得為元也蓋神宗親置之首乃論居正曰吾以此報先生耳嗟國家一錢公道止此科舉之途少存儲羊今以純純乳臭之子領神宗士是以開門之典為醜功之具也昔胡宗炎以應格引見宋仁宗仁宗驚其年少官給三階最後閱其家系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仁宗嘆曰寒賤安得不泥濘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令入官此唯恐失一寒賤也取上者當以此為法。

奪戶部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作亂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前事未復下兵部問狀給事李選請論之以為玩旨之戒。上命免其官。輔臣張居正扈。上謂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上。上慰留懇切。此後手書傳。慈聖只諭張先生親授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慈聖口諭皆為保所備也故中皆不可不

左道惑眾 區家第一 亂端而士 夫往往迷 于其宗而 不覺何也

無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標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于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眾靖州守李淵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為罰款人益駭尚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五開。儀封人曹崙作亂自稱三乘教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崙走鹿邑生擒之下詔嚴行禁革左道。行藉田禮。工科給事萬象春奏言內侍諸臣內而禁庭有供奉之役外而各監局有綜理之任左右僕從罔不備官此朝廷之體如正陽等門門正等官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八

始不過四五人今增至四五十人矣以各門例之能無冗濫乎即以嚴庫言之益甲王恭兩廠舊例內臣不過數人後遂溢至數倍伏乞恭以祖宗之制量加汰處定為員額疏入不報。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一曰選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選進不廣則士風銷索有榮衛枯槁之患驛傳不寬則賢豪解體有經絡窒塞之患大辟不省催科不緩則民命不堪上干天和有毛髮剝落之患臺諫不振則國是不定有耳目壅關之患

左道皆中 卷正書中

之或

事下部因出為楚府長史

世卿居正所舉士也或上居正以為記已操切恐甚欲請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謹之是成其名也且以動上聽卿之請尤為公任然不若遷為長史以杜其遷徙之途既而大察復校意與當事者去之

遣御史劉臺戍既卒於戍所王某旦夕侍居正知其不什意於臺臺既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使御史賀一杜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事江西巡撫王宗載因實

怒之遼東巡按於景昌又為傳會其事坐臺遠戍而追其賍竭產以償比至戍所方飲於主家歸而暴卒或曰

戍主有所受毒也○起南京操江僉都御史陳省巡撫湖廣既以平苗功晉兵部右侍郎大豪胡國瑞假鄉約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九  
旁眾日以猖獗至驅逐守備火其居自知不赦誘苗夷共反省討平之因進秩

高汝栻曰肅皇帝起承天懷德湯沐屢欲幸楚會

唐陵垣傾述失計行命工部侍郎張守真太監袁京

補臣徐階心憂之而不能爭省將以御史按楚上疏

曰楚中災珍甚重人民流徙不宜用以大役且礦徒

妖聚苗民偏種南北布滿何窺窮發若乘與一動禍

業必生此處未之而入要將何以支累數百言上

心動遂罷役守備命至楚即欲盡撤承天殿宇省

爭之力守真忿然曰上若詰連命所由吾不能庇

若省曰某自其分類何敢累公至是守真亦感泣曰

微公吾得罪于天下矣○莊皇帝登極尚書曹禮其

梓人徐杲以與作阿先帝意廢天下財力省劫罷尚

書藉投杲又劫罷承天守備占民田為皇庄者大和

守備恣虐橫飲者惟瑞由此少緘後數年山理卿晉

會都上四罰百官國同輔臣往問御史毛伯温可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二

他日 上罷朝問左右適有宦官奏事音聲容極

此為謹左右以省對遂有是命後以遠下宦籍別世

子常冷事省疏劾遂幽高塔居此未與遠有隙後遂

府又向居正宅八是以疑省為張鷹犬張取登省以

去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謚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處

逆建退讓上嘗手書機樞老懷何心大衛揚之

以右僉都御史蕭大亨巡撫寧夏大亨在寧夏大典屯

政游漢唐以來諸渠脩築靈州花馬池玉泉諸城○上

御文華殿煖閣召太監朱儒切脉切已奏曰聖體病在

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 上首肯 命左右

此時聖知

開故以幸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十

或傳旨命和劑以進嘗奏功 上喜賜食內殿諸暨至

上曰朱儒勤勞特與一席其見寵遇如此○建夷提聞

陞賞督撫梁夢龍周詠大將軍李成梁有差成梁子世

伯爵王兀堂犯殺陽寬莫復入犯永奠我師追逐出塞

二百餘里至鴨兒匪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已而復以千

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

七級兀堂等道伏建州自此衰弱提問會 帝春祀併

欽紅土城功遂各陞賞如格

辛巳萬曆九年正月輔臣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

直應和文章侍 上清謙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



故事從之

杖乾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太兵仗領局周海等俱削為淨軍馮保內侍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御替殊苛峻小與上

狎者輒牽下加笞責俸孫海等不堪之甚乘上飲西

城至醉以言激上上怒甚現視其側有二監皆保

養于使歌新聲辭以不能取劍將殺之諸閣勸止截其

髮馳至保所保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

扶歸寢至晚保亟趣謁慈聖為膺受語慈聖召上

詰責之上哭謝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使保

捕海等杖而逐之遣諭輔臣具狀切責且勸罪已御札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十一

呈覽發行太后召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

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霍光傳入覽上心大恨海用

削為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上裁去

留復疏勸上戒遊晏等事上迫於太后不得已

皆報可焉

于慎行曰天下事持之太過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

輔臣張居正奏請命儒臣纂輯高皇帝累朝實訓

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使詔從之上留神

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

後編纂成總計四十款皆脩德致治之方略焉遼東

大捷加輔臣張居正太師進其子指揮僉事者為同知

張四維加少傅申時行加太子太保武義孝子王世

名刃父仇赴官請死官貸其罪世名不忍廢朝廷法不

食死世名金華武義縣人年十七父良為族侄俊以爭

產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田議和

九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伴受之錙銖罔不

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室朝夕泣拜

購利刃銘報仇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手書忠孝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十一

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為母妻曰吾已

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解其謂一日王俊飲于其鄰

醉歸名世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仇號于

眾歸以白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

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官曲宥以全其孝世名曰非

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死

張鳳翌曰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悻

師者殺以報仇而卒免于罪報師仇且兩死報父

仇于黃倫元慶之復父仇而自囚諸官也議者以陳

子昂之議為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為是良自以也孝

了以也也父痛且接父仇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足

續修四庫全書第 42 版反內

易三六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  
公之奉送亦不過此恭老而能忠矣

四月十八 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

殿講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奏江北

淮鳳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

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

告灾何也居正奏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當大破常格

急發賑濟以安之即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

乞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以賑濟之不虞則南京見

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 上俞允○上躬行大閱

五月初一日 皇長女生命取太倉銀十萬兩光祿寺

銀十萬兩以克宮中喜事之用兵科給事萬象春奏言

皇文誕生誠天潢至喜然亦止于賞發諸費而已取銀

動踰十萬豈 皇上瘠已以肥天下之意哉乞俯念民

膏深思國計維于內帑加贈銀兩斟酌量取庶乎好用

有節儲蓄常盈疏下部○大學士張居正十二年考滿

上召吏部諭之曰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

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闕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

宜厚尋使司禮監張成賜白金絲弊坐奉瞻峰酒鈔饌

羞羊豕棗果之類以千百計手勅張諭至有精忠大勳

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部因加上柱國太師支伯

近見山西

邸報有文

教子夫殺

妻而食者

且聞立人

市以諸物

皆其難人

亦大可惜

怪觀之詞

皮尤無者

與有同矣

居正在神  
廟可謂  
無所不  
至之威  
其已既  
其矣夫

爵俸錫晏禮部居正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蜀人楊文

學詐稱寧王之後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用黃白術

炫惑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獎謁巡按御史張文熙

熙繫治之走使詢石城王云多獎死已久文熙 上其

事梟斬以殉○命行人賁 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賜

葬服金幣甚厚復蔭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張居正奏徐

階 世廟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

慈貧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

賢一時朝政脩明官常抵肅 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

一日忽有疑于先帝 命檢 成祖於 仁宗故事階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 十四

從容替解其疑乃釋及 先帝副登大寶階為聖戴首

臣 皇上正位東宮嘗刊冊立大議先後勞績俱不可

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故有

是舉○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

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宣宗皇帝玄兔圖令賦

詩併 命輔臣以下皆有賦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

十五人進 御書名於軸並得自用圖記 上覽悅

命常熱趙固圖其副而勒之名

此宜廟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圓其傍以碧空滿川上  
有鼎桂花天鹿垂下有瑞草作紫白兔兔圖中毛  
是神物

善陽子者  
錫爵文也  
王世貞為  
之立傳非  
慈寧之於  
則二王為  
為所中矣

給事中牛維曜御史孫承南參翰林學士王錫爵大理  
寺卿王世貞以崇陽仙去為詞語甚危事下都既而寢  
之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欲以此媚居正省吾為  
之具草尚書徐學謨亦從中煽譖而慈聖在西宮聞  
之不憚使中貴張宏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而言  
路批劾之居正由此意折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  
二人者皆君鄉人事甚小不足道學謨報然而退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吊祭長子黃台吉襲封更  
名乞慶哈俺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益  
香燭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十五  
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康僧使宜言果報萬家環羅  
拜頌擊地如萬杵登登有聲

王崇古曰俺達之雄心平於奉佛中國因而勝之  
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淫淫成俗虜性於變為和中國  
為變而虜性於變為和中國

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宜勅邊臣加意  
儆備頃之虜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驛四門  
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家分  
北門西門擊之虜奔 河徐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避

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遁  
壬午萬曆十年正月吏部左侍郎王篆疏請錄請戍兵

營兵之變  
也始於大  
同之支解  
李遠後送  
有張  
文淵明將  
其紀于前  
其紀于前  
其紀于前

者鑄名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可  
王世貞曰諸或人皆非外察不當從觀察而或者已  
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口安能以例杜其用也  
人謂居正氣識人也而不悟蓋已知其不久矣

二月鎮江府甘露寺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及大乘  
志元海注等傳造符勅煽惑平民妄稱弘開元年南則  
報恩寺北則天寧寺檄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  
號約日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順盡收捕  
伏誅

高汝栻曰國初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  
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精通經典者不得給與度  
牒非未有勅者不得私創寺院者在令甲今之琳宮  
梵宇所在輝煌滿黃之流滿布中外士大夫翕然從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十六  
風守其戒律助其資費日以四方三乾為事天如令  
與內滿理釋道二教一狀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  
大可容身者一所居之不得雜處于外遠者治以重  
罪又一狀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剃髮之僧捕送原籍  
治罪如律今承平日久禁令漸弛駕言問道者食四  
方藉口募緣遠遊犯禁所在寺僧相告隱禪床聯席  
黨類實煩齋供廣張靡費不費或身犯不避而假之  
以逃刑或志在行劫而托之以混跡通都下邑無處  
無之語曰天下之患每起于微禁止之道當先其  
本妖法傳播糾眾兇徒寧止為射利盜竊而已哉

三月浙江營兵大噪辱其巡撫吳善言事聞勅令還里  
聽勘既而削其藉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  
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故少保胡宗憲倚之起戰功  
餉資至不貲趙文華來代稍稍裁縮然猶月糧一金其  
兵分九營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朝廷議

營兵之變  
也始於大  
同之支解  
李遠後送  
有張  
文淵明將  
其紀于前  
其紀于前  
其紀于前

法不可太寬也亦不可太嚴人無以自安則從而走

法不可太寬也亦不可太嚴人無以自安則從而走

汰冗費。因及兵餉請減管兵廩三之一。復以新錢半搭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號于南台。撫臣不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怨語。莫以恫喝。吳持益堅。有黠鬼馬文英。楊廷用。構黨噪于治餉。僉事衙。繼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窘辱萬狀。兩台使為之請命。稍解。然猶責吳自書。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之資。乃縱之歸。其明日。馬楊糾其黨。自相團結。陽自縛以詣吳。及兩台使者曰。吾二人實為首事。他無與也。請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可誰何而退。具其事。上聞。上勅吳還里。而命侯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十七

文與市大僧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弗聽。意忿忿有怨色。以言動諸大僧。大僧亦心動。會仕卿以他事生法。囊三木諸大僧。遂喉眾奪之一人。號召響應千人。謂一二縉紳能免役者。焚燬其居。切財帛以送。於是遂破台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佳胤方抵嘉禾。而聞警報。因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遂抵臺治事。諸無賴。嘯聚愈眾。裹白刃而向張者。可二千餘。張問其故。眾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張曰。易也。下令除之。眾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十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十八

是時亂民皆歸附街

四月。浙江市民變。巡撫張佳胤討平之。時文網漸密。令尚東濕。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風。諸土著戶。捐錢粟。募遊手克之。茲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請受役者。既不堪。藉有力者。以免。遊手曠失。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舞

六月朔日有食之朔三日慧出五平口。往星以南。○輔臣張居正有疾。上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高汝拭曰。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月一朝賜第。尊榮。史記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皆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半批不與。則此與江陵大相。似昔。謂其在。次。不出。則與。呈。署。文。書。又。不。伴。矣。若。除。所。以。罪。按。游。七。家。知。歸。朝。政。則。必。不。留。堂。中。應。龍。之。比。矣。宋。雖。未。棄。猶。翁。處。以。正。法。典。而。聖。朝。乃。使。徐。游。老。死。獄。中。姑。息。之。與。何。甚。于。宋。乎。

王台既誅。王景果于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華。孔華子仰。奴。暹。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邪。翌之後。二奴欺台老。台于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怒。王台之。皇明法傳錄。王。朝。卷。二。顯。皇。帝。二十。

威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暹奴助之。虎兒罕借兵王台吉。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縊。虎兒罕亦死。阿台投暹。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總兵李成梁。掛征虜將軍印。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湖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術。指揮使。銅印一顆。

女直有三種。極東曰野人。女直不入貢。亦不冠邊。東。方。建。州。曰。建。州。女。直。其。夷。為。仰。加。奴。其。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稱。北。關。王。台。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稱。南。關。時。王。景。既。誅。其。子。阿。台。潛。倚。台。子。虎。兒。罕。朝。議。方。應。聯。命。暹。加。二。奴。欺。台。老。與。虎。兒。罕。相。仇。後。阿。台。亦。怒。王。台。父。子。情。逆。其。父。某。日。夜。伺。隙。殺。

復因奴奴侵邊云。開原。孤。懸。地。近。有。背。東。建。州。四。沈。德。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并。殺。令。不。得。命。是。忠。順。因。聽。其。祖。述。語。或。有。都。督。為。之。長。仰。選。二。奴。父。都。督。視。孔。華。為。台。叔。王。忠。所。殺。李。汝。并。季。勒。素。及。台。以。女。娶。仰。加。奴。邪。翌。之。已。加。奴。結。婚。西。虜。哈。吧。沈。德。太。勢。漸。張。欺。台。老。日。何。陳。俯。怨。台。子。虎。兒。罕。好。殘。殺。殺。台。老。子。白。虎。亦。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素。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吉。他。如。嚴。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給。東。南。關。勢。漸。盛。台。境。以。憂。死。上。嘉。台。忠。特。賜。論。祭。給。幣。以。旌。厚。也。

泰寧酋速把核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梁。逐。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核。中。勝。隆。馬。蒼。頭。李。有。名。斬。之。抄。化。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正。太。師。居。正。病。甚。疏。乞。歸。上。優。詔。慰。留。稱。大。岳。先。生。皇。明。法。傳。錄。王。朝。卷。二。顯。皇。帝。二十。

居正度不起。上使人問後事。居正存尚書。梁夢龍。潘。晟。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荐。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策。可。六。用。上。黏。之。於。御。屏。二十。日。太。師。張。居。正。卒。於。邸。居。正。侍。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氣。絕。矣。上。愴。悼。輟。朝。兩。宮。賜。贈。優。厚。遣。大。僕。及。錦。衣。

內監護喪歸。贈上柱國。謚文忠。方。居。正。之。病。也。由。于。多。御。內。而。不。給。則。日。傳。房。中。藥。發。病。而。喘。則。又。飲。寒。劑。津。之。痔。腫。交。病。不。能。進。食。上。時。下。論。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江。陵。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祝。禱。已。翰。林。科。道。繼。之。已。史。禮。二。部。屬。禮。之。已。他。部。局。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五。旗。兵。馬。七。十。

二術。經歷之類。之。子仲夏赤日。身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司。香。宰官。大僚。其。中。當。拜。表。章。則。長。跪。竟。夕。弗。起。至。有。路。道。士。仰。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錦。其。前。後。皇。江。陵。江。陵。深。居。不。出。其。家。人。以。求。一。啓。尚。或。見。而。領。之。取。筆。書。其。罷。語。一。二。自。是。爭。慕。詞。客。不。憚。金。帛。費。取。其。一。領。而。已。不。旬。日。而。都。做。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自。是。山。陝。楚。閩。淮。漕。運。撫。按。潘。臬。無。不。醜。者。一。御。史。行。香。頂。香。益。于。馬。首。諸。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牢。籠。御。史。大。驚。罵。曰。若。不。聞。吾。為。相。公。齋。耶。索。何。以。肉。食。餉。我。聞。者。笑。之。

高汝材曰。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調攝中禁。親御工。其功不無可錄。然卒不免墮敗之禍。身名兩毀。而人。其聰明。強斷。絕人。而不明。於。盈。虛。消。息。滿。損。謙。盈。之。常。道。若。元。龜。七。十。二。卦。而。不。失。而。不。免。余。且。之。綱。亦。事。之。不。可。知。者。李。情。以。後。自。知。人。心。不。與。而。操。切。彌。急。且。未。知。老。臣。輔。幼。主。之。道。見。時。謂。其。性。剛。則。昂。然。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三十一

血。上。其。子。講。席。賜。羹。竟。不。下。拜。者。主。上。春。秋。長。漸。積。不。平。特。以。威。權。不。在。已。悉。隱。未。發。耳。而。猶。持。以。固。寵。使。孔。氏。捧。符。甲。而。兩。宮。有。劫。朝。堂。明。言。欲。其。十。年。所。國。人。謂。其。待。剛。子。以。績。已。推。推。下。口。也。昔。秦。持。柄。其。子。請。於。高。宗。欲。以。已。代。相。奏。華。營。謀。之。同。如。此。倘。能。切。土。於。生。前。尚。欲。垂。於。身。後。我。道。身。將。就。木。得。損。速。盈。而。取。禍。非。不。幸。耳。

起禮部尚書潘晟為武英殿學士命行人即家召之晟已至臨安御史雷士楨疏其不堪輔弼兵科張鼎思疏其衰劣已極會有疏辭遂允之時晟委頓逆駕下操江巡撫胡價及太平同知龍宗武於獄旋適戍先是寧國諸生吳什期與沈懋學善懋學移疾歸里什期欲為萬言書以上江陵懋學止之書未發為太平丞龍

宗武所何。以白操江胡權。權知仕期為懋學友。使宗武捕仕期。禁引懋學。以悅居正。居正不欲彰聞。置之。宗武已斃。仕期於獄。至是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發其事。因并擯而論戍焉。

起原觀政進士鄒元標為吏科給事中。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以余有丁。為文淵閣大學士。○皇長子生。頒詔赦天下。○詔加上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康靖皇太后。慈聖加明肅皇太后。○首輔張四維進。少保中樞殿大學士。申時行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進。太子太保。仍文淵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三十一

閣大學士。內監馮保加恩三等。錄一任。都督僉事張宏。以下俱廢。子任。錦衣衛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七月。兵科給事張鼎思奏言。遼前三鎮要務。日練步軍。日養戰馬。日酌脩堡。日一馬價。日覈市冊。下部議之。○

編脩張嗣脩等具疏。陸辭。上報以手諭。仍命司禮監。陳政護喪歸。其軸重九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名。前後十餘里。不絕。○浙江督撫張佳胤斬前亂兵馬文英。楊廷用等九人。疏聞。上大悅。進秩。起其還都。監司而下。遷資有差。民亂既戢。佳胤陽歸。功于馬楊二兵。予之冠帶。復榜與營。曰。還而餉。餉如趨尚書。不以錢累若也。成

以實勤之  
蓋以刑誅  
之象示九  
首不動言  
色處置得  
宜則朝一  
經濟手

國家之設  
高爵厚祿  
以待賢也  
豈為內瑞  
作人情弊  
小爭獲之  
物哉

居正也馮  
學也徐

帖服始馬楊二兵。彭舉辱火中。承當自縛時。又要眾以  
一死。飲眾贈金。為棺殮給妻子。既而免。不復反。眾始  
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買我。張廉得各營  
倡亂者名。而極監許建牙。誓師前嚴。而遊擊徐景星。以  
名捕營各一人。陳得勝等。後及馬楊二兵。張謂二兵曰。  
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膳食而驕于眾。又  
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遂斬于轅門。九九首  
馳使。使赦七營卒。士民惟悅。浙自此無警。雲南道御  
史楊寅秋。劾罷吏部尚書王國光。以梁夢龍代之。始馮  
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詰曰。爾由誰得令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真皇帝。二十五

保未太后  
德旨夾持  
過當上已  
積不堪印  
瑣事可  
馬筆塵起  
一日上  
以所御  
裁殿中  
處戒左右  
非此致  
保見保  
汗四馳  
之不得  
一見馮  
瑤衣大  
色衣其  
問日何  
得此方  
密能印  
馮馮親  
納之印  
諸湯乃

回保收為腹心。冒濫功次。擢至錦衣。曉夜共處。且房。批  
閱章奏。九重機務。謹密軍機。未經。御覽未送。閣票  
者。爵已先知之。漏泄于外。又窺視。聖上起居。探聽  
聖母動靜。戲言褒詆。無不聞宣於外。奔競者慕其威靈。  
倚賴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而入見。或納重賄以招權。  
其門如市。權傾中外。如夢龍既拜吏部。謝恩之日。郎往  
拜徐爵。爵留夢龍。款洽。舉酒相酬。二鼓而回。肆無忌憚。  
一至與此。是時保聲勢尚盛。朝臣知而莫敢先發。有  
上故所幸。閩人張誠者。見惡于馮。上不得已而斥之。  
因使密伺保所為。及居正平日事。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真皇帝。二十四

家文結恣橫狀上。上心動。馮保又以止郊天及選  
婚事得罪。左右浸潤其過。惡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正  
恐為保傾。得此遂使東之論焉。上曰。徐爵這斯克軍  
在逃。冒濫秩。竊入禁地。罪犯深重。下鎮撫司訊問。  
十月。江西道御史李植。劾司禮監太監馮保。十二大罪  
當誅。上曰。馮保欺君。妬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  
皇考付托效勞有年。如謫奉御。居南京。上憫念東。皇  
儲。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分投賑濟。詔贈原任御  
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禮部尚書陳經  
邦奏言。明經貢舉。乃國家盛典。學校人才所出。宜稍寬

假以作與士類諸非令甲而創新例過為繩督者皆一切去之上報可

江陵秉政一切操券貢生廷試多駁回餽于廉者試四等即停奪大比彙送既服名又大為降黜督學承風競以刻覈為能庠序喪氣自有此疏海內稍稍仰息矣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國十二大罪上以輔政十載姑貸之命錦衣衛鎮撫司

迫其惡僕游七訊之遊七者霍家之子都梁氏之秦宮也一時臺諫多與之結納密者稱為兄弟一二大臣亦

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甚而與通婚姻至邊師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又有宋九者九之聲勢不及七而

皇明法傳錄主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五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五

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富事且以清謹為名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也東海漁人作五七

九傳志之

一月有給舍過宋九通一邊師五何儀元老先通何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其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即云煩兄通息願與交歡王五笑曰世有此等

十月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請臣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父喪不奔恐化

清議奉旨廷杖遣戍為民有差茲納御史李植之言斥馮保納御史江東之之言藉徐爵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

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皇上本心也乞循資錄用至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工科給事余懋學河南

道御史趙應元傅應植南京浙江道御史朱洪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脈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准復原職上

命建言得罪都著起用○前吏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外藉為民罷吏部尚書梁應龍○命藉馮保家產入官

保金銀百餘萬計珠寶異以萬計宅舍田產等是時內載一時克初上聞其得公卿大臣皆有饋遺惟刑部侍郎嚴清無名上甚重之

皇朝法傳錄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六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謂其以私撼構

遼庶人憲卿獄其如金氏復上疏辨庶人庫金珍寶萬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部右侍郎丘樛司禮監張

程錦衣衛指揮梁給事中藉其家并勘其事

遼王憲辯者其父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為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警親且與王同歲召而寺之賜之食命坐王憲解下太妃謂王曰而不才終當為王

死居正心叩之然王播虛橫居正似此報復第以其府第為宅所謂金寶者其使語也張程等行居正請示焚毀其奇貨禁物刑州守令以御史言先期錄其人而子女避空室不及餐皆則其門餓死者十餘曹為犬所殘食長子懋爵自縊死家人亦多有從死者刑部右侍郎丘樛至江陵籍大學士張居正得藏黃金



將萬兩白金十萬餘兩長子懋修誣服寄藏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等家 上命追往

以炎涼為從違請此

侍講于慎行遺書于慎行曰江陵彈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深機結志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敗言其過今日既改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敗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又云江陵平生顯為名高而陰為厚實以法絕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路塔人則不敢債帥而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賄小吏則不敗得其門而人者則有賂外臺則不敗此其所入有限矣且彼以蓋世之功自奉固不甘為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關通物借不過范登馮斯二三鼠輩而其父第索居或以其同隙似有所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恨寬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累又云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累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于事罕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慶之居恤以立推之恩使生者不致為樂爾之族死者不致為若輩之鬼可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二十  
高六扶曰此書詞義美正開國家大體情乎丘之不納也當江陵府權四方士不指而擊疎不齒而獻禮慎行獨以角件去其失勢莫不操戈下石獨若至親輒發力為維救意懇詞麗其人不可忽也

祭未萬曆十一年正月起傳應慎為河南道御史

應慎成定海八年于茲矣江陵敗部起原宿旅歷大理寺丞戊子棄贈右少卿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為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上救時綱領要務四劄曰保國

曰裕民曰法祖曰聖脩 上允行當亮在兵科時虜陷

石州請 莊皇帝面詰大臣蓋以先帝登極來諸臣不

發一語耳越二日 上講罷印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

不虞虜賊深入 上囑嚙唇吻間若有所商略而中官

國朝閣人之榜極矣進聖明尚以況下此

名

王本者輒從旁設罵曰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怡陸鳳儀實欲借此呵喝臣僚 上怒本日憚之本猶詆刺不休其黨喬朗者肘之始息 上不悅而罷時亮退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未幾罷歸至是始起後官至刑部尚書以道學名恬約之品也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二十八

有差○御史魏允貞疏論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不改張居正之舊轍而私其子後先預荐疏入奪其三級而調之於外

時申張二公子並舉于會試允貞係陳時妻因言廷試關臣為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方可預試張四維不悅允貞既外李三才救之亦貶

大學士張四維以父喪馳驛回籍時四維與時行意成水火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與上左右張鯨

張程諸用事者使為問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為之殺露 上頗心動久而察其無他乃

釋○起升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右贊

善仍兼翰林職。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聖書四代詰命，以罪狀布天下，謫其子編脩嗣脩。成。○陞李植大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大常寺少卿。

四月以吏部侍郎許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降四川道御史孫繼先為臨清州判官。

繼先，幼兵部尚書張學顏。其後故御史劉臺，上以臺言趙之吳門與滿奴構隙，滿奴意在盡逐張，免繼先與滿奴同籍，意其有所授也。故俟其既去而有是降。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易名者，惟盧蔭與唐而兩危身極。感于臺等，遂漸定例，秩于盧蔭，第小用滿奴，取承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三十九。

物情識者不無遺焉，若其未寫。凡几。羔羊素終不待不誰華亭矣。

以戶部尚書楊巍為吏部尚書。  
巍之代王國光秉銜也，處與茂茂妻江，新安，諸公間有權茂而無柄擊者，以身代受射而不傷，在銓七年，兩計天下，更人皆服其平。想丁未年八十卒，葬豐人。

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斌請起侍讀趙志臯張位主事趙世卿，事下所司。○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謚文毅。四維負能文章，實有幹才，於楊博為鄉晚進，而王

崇古其舅也。二人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明習之。為舊

輔高拱所器重。其父監鹽長蘆，累資數十百萬。御史邵永春巡鹽河東，怒兩家橫，疏劾之。四維引疾家居，後居

正喜其博學，竟得大拜，至是卒。

若正禮權，若徐案，四維等事之益，及江陵陝四維知海內，悉深一切務，為案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復與吳縣參商，變伯之地，變為荆榛，良可慨也。

周府穎川王睦，採信陵府，鎮國將軍。睦儀承寧府鎮國中尉睦，辱歐宗正睦，上命該府會議責切睦，採

等逞兇玩法，置睦于高牆。先是睦，素行無良，乘周王病潰，世子勿冲從中，諛諛得用事，偽置牙牌五十

而給散諸王，又置本牌二千面，給散各宗，焚香誓盟，相約有事，傳牌為號，利欽宗室銀二千餘兩，名為打點進

本使費，又作匿名帖數十張，榜于衢內，有齊黃復出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三十九。

語日思噪動，欲起變端，且娶娼劉東菊為妾，乘任死，窮分其貲，併收其妾，二女皆娼出，捏作嫡妃位下，惡長史

異已，假傳王旨，告其家人軍伴，種種過惡，蔑視王章，不止。歐一宗正也。撫臣上其事，命睦，檄發送高牆。

命調南科給事馮景隆於外，吏科給事鄭元標疏救不報。景隆劾總兵李成梁生事邊疆，上以其言之失實，

故調之。元標疏曰：天下習見者多，真傳聞者少，實事在

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金陵去遼海數千里，遐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風聞，亦在可原也。

高汝執曰：今朝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今與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文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此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遂互相  
彈劾率起後波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令功  
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不稱况以風聞武后之  
令蓋器無告密之別名耳承平之世習為故典不知  
其出于此也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請減  
織造以寬民力從之○四月 上躬祀山陵○起沈思  
孝尚寶司丞王用汲大理寺少卿○聖駕將閱壽宮方  
嚴蹕道河南道御史傅應楨言遼薊軍中數有火光火  
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且六飛一駕  
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苦輦轂諸縣勿行便 上優詔報  
聞○上閱壽宮 駕幸勤草嶺賜扈從輔臣申時行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一

茶植○上擇壽宮禮部尚書徐學謨荐廷臣習堪與者  
三人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政梁子琦命事  
胡宥與內監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眾  
議不合獨獻地入處 上臨閱其地在斷崖深谷狀時  
備仄中乘輿歷涉危險 上意不悅並報罷既而定仄  
形龍大峪兩山 命定國公徐文壁輔臣申時行及司  
禮監張宏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  
謂其好勝喜事前所奏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疏  
劾學謨 上勒令閉住  
五月太寧酋伯言把都料花大及大馬眾五萬騎入塞

攻鎮寧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山兵伴為北伐夜遣李  
得全馳入鎮靜為內應旦日親自博戰李寧以刀擊酋  
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哭失聲而去  
既而伯言復備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  
二十有奇李平湖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電  
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走出塞○戶部請改  
折漕糧三年 上命暫准一年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  
年計部恐其多則滯澗而大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  
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  
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一

目前之急從之 宋繆曰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  
有不給從何處厝處 足今見少許處餘便欲改折一旦脫  
此老成長慮之見也  
六月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七月陝西巡撫李汝奏言飛氓故無虜患自款市後倦  
刺川之訖香食不止漸及內地昔東勝未徹虜以河為  
界套內晏如迨火篩入而套失遂成不拔之毒今洮河  
之虜若不亟驅番部且折而入虜是又河套之事也報  
聞

白面先生

九月以陳經邦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冲年

向學。俊禮儒臣。經邦為講官。儀度非雅。進退雍容。詞章

華瞻。上嘗呼為白面先生。而不名。自史官至正卿。皆

直講。未嘗輟。既典春官。條畫整勅。皆關典禮。壽宮役典

輔臣。與言路議異。經邦奉命履視。不盡如輔臣。指坐

此被言。再疏乞歸。後上篤念舊學。時問白面先生。無

恙否。卒不得大拜。歿贈太子少保。蒲田人。○降御史曾

乾亨為海州州判。先是劉臺自遼罷歸。宗載撫遼。欲以

中江陵。歎汚坐劉臺。賍私以上。江陵出其手狀。示人曰

劉生爾爾。而以我飭賄何為。劉負我。我不負劉。宗載以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四

路公誦江陵。乾亨久聞而憤。至是上疏劾之。宗載已為

兵部尚書。故有是請。○遼東大捷。擇日獻俘告廟。錄督

撫周詠。李松及大將軍李成梁功。各陞。庶有差。加成梁

祿米歲百石。阿台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

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虎皮驛。授之虜

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遼渾河口。徐行去。李

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里。直搗古勒寨。寨既峻。三

面壁立。壕塹甚峻。我兵用火攻。衝其堅。經兩晝夜。射死

阿台。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毛憐夷子。莽子寨。將海

誅之。海與阿台。兩相濟。惡自是。呆子孫。靡有遺種。東夷

震懾去。一蠱賊云。○以魏允貞為吏部員外。李三才為

南京禮部員外。允貞論張申內閣公子中式。故貶。及四

維以憂去。于慎行謂時行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

亦能攸容。但科場事。鮮有摘及者。今允貞奮言。及之比

得嚴旨。各各袖手。而三才獨抗疏。以救兩人。直言於此

攸容。方是真攸容。又為言於選司。孫鑣。仰日具疏。權之

上。駕閱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御史李植

江東之。與梁子琦相厚。欲以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共

疏言。大峪山非吉。并劾太監張邦垣等。欺罔。因遍行金

錢路。上所親信小豎。當時號為十俊者。數以蜚語動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四

上。時鑿與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又鉅萬。九卿皆有憂

色。各疏請。上獨斷。上特命擇日興工。○遼東巡撫

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率兵討海西諸酋。設計盡殲之。

捷聞告廟。遂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借西虜。優免。恍惚

太等。率騎萬餘。騎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反商。日尋于

關。時遼方勦。王呆遺孽。阿台總督周詠。因念及商弱。猛

骨字羅。嗣立。眾未附。請加勅。以便彈壓。報可。而十二月

送仰二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字羅。大掠。把吉諸寨。

巡撫李松。再宜論。二奴益驍。挾請貢勅。於是定計。李伏

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之上。先期命

將夾伏四隅。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曰：如虜入圍。撫則張幟為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今。叵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詣四門。頗橫恣。自白虎赤。劄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軍中砲響。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哈兒哈。及馬。自是海西。虜服。踰數年。逞加奴遣。卜寨。仰加奴。遣藥那林。字羅日。夜圖報父仇。連西虜。以兒。仰。侵掠夷部。及。商。數人。威遠。安靖。堡。而。那林。字。羅。允。任。詩。挾。索。貢。勅。如。二。奴。時。捷。聞。告。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顯皇帝 三十五  
御史詹事講疏請從祀先臣陳獻章王守仁于孔廟事  
下部議在廷諸臣疏凡十餘上咸議為當祀惟大理寺  
少卿王用 光祿寺寺丞李楨嘗其非夏疏入不下

三朝法傳錄二卷終

皇明三朝法傳錄卷之三

高汝拭 輯 同郡 顧賓 閱

申萬曆十二年

高鼎煒 校

崇王翊錫奏請改封庶弟二子南陽王常澤為世子命該撫按查覈先是世子常澤于萬曆十一年七月病故所生一孫甫及二週于本年亦故請以庶弟二子改封世子。上恐膠靡奏請情弊下部行查而巡城御史談羅奏其承奉高朝等在京打點持賄廣營朝等潛逃命五城兵馬司緝擊重治蓋王府積弊相沿已久每請封費輒不貲矧茲改封吏胥需索則行賄打點實有徒而中城兵馬將倫乘此邀功不俟御史檄文凡部科承行吏役一槩撲捉強逼成招是以禮科萬象春疏常澤雖當改封不空使員役營幹乞根究潛藏寄頓之迹而儀制司郎中趙世卿亦疏禮科失察之罪彼此參商。上以不必爭執解之。江西石城瑞昌二王府宗室棋栢等挾支祿糧鼓煽圍繞南昌府屢辱南昌道王希元巡撫馬文煒奏聞官是萬曆十二年常祿八萬四千有零該于十一年支給本年奉詔蠲免三分見徵止有五萬八千八百。指置不給有司亦無可奈何。劄奏夏

二季已全支秋季方在議給各宗必欲挾秋冬二季齊給諸司不能徇意棋枰多熖等糾合鍾陵臨川棋枰多料等既嘗辱知府尋赴分守處講支適遇巡撫一齊擁近噪嚷亂拋磚瓦幾及于身橫行街市暴戾恣睢法紀凌夷可為寒心

張溥曰南昌王之謀叛歸張士誠而冠桐城而死也谷德王於金川門之功誦蜀王共為桓文而至閩戶自焚也漢族人高煦反于秦安而後死通城也安化王寘燔以寧夏反仇敵會之而伏法京師也寧慶人宸濠發兵徇南康下九江王守仁破之而東南底定也此皆宗室之大變也然不增特而即服者以風宗立法之善也惟立法之善即大變且頃刻而平況區區宗室祇以祿糧鼓噪者哉豈則革職重則高城誰敢奸之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上以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分封地方未有欽定應建府第未見題請 命該部及時舉行以昭盛典○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請張居正蒙 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乞 聖慈保全餘尊 上命留田百畝以贍之懋修等各戍邊

于慎行曰華亭之富等千分宜與門之富侖于江陵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與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 高汝柱曰唐德宗既股肱奔欲藉其家陸贄諫曰在法五逆者盡沒其財疏汚止微所犯德宗不聽竟賜斧死而藉沒其家蓋藉沒一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何無恙從而藉之不相中矣江陵之事在庭諸臣無引贊語以進

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隆劉延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糜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

九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王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矣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達用事之臣恰台吉不肯陰王扯力克以兵收比妓

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達死娘子富屬黃酋黃酋老病三娘子意嚮之將別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其老酋何用乃令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女不歸一胡婦耳

于是三娘子迫利害乃歸之比黃酋死扯酋富嗣洛又論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入三娘子帳中合婚

更部左侍郎陸光祖乞罷從之時江東之論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楊勳光祖言其有氣力以撼大僚汪應蛟

劫之故罷○遼東總兵李成梁自以身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上疏乞休 上准其子李如松

山西總兵辭免成梁溫旨慰留○慈寧宮災○調兵部

內官秀才

閣內持

學之門人

王事董基于外復左遷御史郭惟賢為大理寺評事內  
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為詩嘗在 上左右 上愛任之  
呼為秀才命掌兵杖局 駕常幸局觀所造兵器時玩  
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命內  
監勝兵者咸肄習之于是有先朝內教場者蓋指武廟  
時事也 上欣然命立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摘選  
內監二千餘人分班操練如三營操練法每以五鼓從  
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閣臣以為言 上諭不  
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基獨言之則切故降之惟賢  
上疏申救遂得左遷○江西巡撫曹大埜劾臨江知府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四  
錢若廢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 上怒命撫按追治時  
上已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覽疏大怒疏下趙  
閣臣從重問擬及勸上者以承成擬 上意少之欲處  
以極刑 上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三執奏若廢所犯  
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宜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  
體發育生物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廢多許人  
命都是秋後否奈何不體生物發育之仁閣臣無以對  
上揭力救始得監候取決之旨此本朝第一盛德事閣  
臣恐開輕殺之端故再三執奏耳威恩並用海內無不  
仰服○迨平樂知府周祈并追兵備武應隆守備葉朝

若止注官  
其不正  
良之罪  
少造軍士  
效不而起  
將有起  
禍置之慮

獲得江陵  
本心

奉太后問  
關山陵

陽等官下詔獄旋釋之平樂軍兵皆招募烏合之衆驕  
悍難馴聞廣東餉厚遂欲散歸無以起蒙藉口累月久  
糧逼迫無聊遂殺人行劫叛入徭洞事聞 上命迨治  
以閣救得釋○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言內庭火災延  
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 聖母憂勞 聖躬但天下未  
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則禍患立  
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日保 聖躬以寡慾二日  
親臣工以召封三日開言路以虛受四日諭百官以款  
款為戒五日節財用以難繼為懼六日拔幽抑以寬罪  
宗放宮女為仁不報○丁此呂請召逐臣馮景隆孫繼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五  
先等追論馮保罪御史范雋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  
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才養士氣清武職此呂  
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亦以命禹命題為可  
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部尚書楊巍駁此呂以賤昧中  
人大辟 上怒命調此呂于外而繼先信各奪俸半年  
朱國楨曰神廟宮中自設禹廟崇奉命題以此使居  
正果有異國何用如此露狀于人耶○于慎行曰當  
時士論洶洶以為居正必有異圖余獨覺其不然自  
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正十年作事大槩  
行魏申之術與人結怨又諸子連舉  
與甲以為榮寵其志量固可知也

○上奉 兩宮太后同閱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  
行不由中道及山頂遙望兩宮輦前 主上立侍臣下

見之心甚不安

于慎行曰兩宮輩出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導為名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退居別帳亦不必侍立宋時明憲肅太后與仁宗同幸幸慈寺欲乘車先行魯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遂命輩後乘輿冬至帝幸羣臣朝太后于內殿而范仲淹以為為自宜行家人禮不必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使范魯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之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是一關典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恩殿東室命降李植等

三級先是植等劾江陵已得陞卿寺矣至是左祖梁子

琦力言大峪山非吉上怒降植為員外江東之羊可

立為主事而壽宮之議息○刑部擬定懲貪律例上請

上是之命者為令○漕運總督傅希拳奏知府董用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一 皇帝

威等貪贓上命刑部定其律例部以貪官科欵五百

兩銀以上者都追贓還官情重引例發遣情輕依律問

擬遂下各省直永著為令

于慎行曰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

宰相朱王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

可謂重矣近世雖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法

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兩不過罷免又肅宗時

宦官受財為人求官于宰相者如取如構續遇事不

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構續遇事不

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聞連及宰相者蓋今人情

似刻而實緩今之法紀似嚴而實疎也

○禮科都給事萬象春奏革除之陵廟宏復 景皇帝

之廟號宏尊事下部議

高汝栻曰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墓陵廟建文帝故

此二事亦關典制

歸臣民至四五年為一代詞統之正首乎革除死事

諸臣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廟又充言官之請凡諸臣墳墓苗裔咸修治治則建文君之清凡諸臣墳墓苗裔咸修治治則建文君之清凡諸臣墳墓苗裔咸修治治則建文君之清

○代王聘鉉奏祖母代昭妃周氏病故蒙給賜祭葬准

命太監一員前來主行祭葬禮禮部駁之曰正統以前

有行之者至成化二年議定親王妃祭免差內官止令

本府承奉行禮雖正德嘉靖間一有行然數百年來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一 皇帝

惟眠府周府二三處近年以來所絕無者查萬曆四年

崇王妃宋氏七年眠王妃王氏八年晉惠王妃郭氏准

恭王妃虞氏止照例奏討祭葬並未及內官部覆亦不

差內官禮貴遵時法貴一。代府不遵會典妄奏故不

許○中軍都督府帶俸永年伯王禕乞恩賜與 上從

之先是 上恭謁山陵傳為居守奏云同事都御史趙

錦肩與乘駝併行不便 上特恩准與

高汝栻曰國朝之制以侯伯都督皇親駙馬不分老

少俱不許乘駝載在令甲故勳戚大臣濟濟在列雖

老年自首出入未嘗敢離駝馬惟定國以陳乞得之

然班首重臣且繫封年久即陳景行為 仁聖靜皇

太后父李禕為 慈聖肅皇太后父專養兩宮推恩

所生特加與駝詳舉至感何得遠此往年駝馬都尉



許從誠具疏請給肩輿。穆皇帝嚴旨責其無敬。慎之意。今俾雖微。恩逮例甚矣。驕淫不日滋也。故。

○以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

東閣辦事。○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謚文定。春

芳丙寅與徐階同受顧命。奉 穆皇登極。因贊襄錄忠

直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翔鳳樓。取太

倉羨金。增織歲幣。徵牙。算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

易閩帥。許虜酋款關。乞首。此尤其制禦之大者也。○雲

南巡撫。擒岳鳳等九人獻捷。命午門外受俘。戮于西

市。鳳之擒也。原許以不死。及入京師。政府于射堂鞠勞

以花幣。日且有爵賞。既而命斬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于慎行曰。中國制禦夷狄。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密。或用權滿。朝中政體。則實正。大。不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蘇定方之言耶。

乙酉萬曆十三年

巡按御史鄧鍊條奏。請停止燒造磁器。有 旨。停減。然

尚有未停減者。次年巡撫陳有年。稱燒造繁雜。將各難

成器皿。如屏風。燭臺。香盤。花瓶等項。計一千五百六十

四副。對費使錢糧雖多。竟無堪用者。于是 上命停止

○東虜炒花。把兔兒等。犯蒲瀋。汎河諸堡。右僉都御史

顧養謙。總兵李成梁。拒却之。○兵科王致祥。乞罷內操。

疏畱中。○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奏稱在外守令中。有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驚悍。慢吏之因循。巧吏之恣肆。

五吏為蠹。以故傷和。致災重為民困。因請差官。專董荒

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特疏。斥逐。事下部議。

部議。以特遣不便。不若專委。撫按督察。各省司道。中定

委一員。專董荒政。○文書房傳奉 聖旨。壽宮工程。浩

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

助工。贖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

例。是否可行。白明說來。工科給事。陳與郊。奏言。世廟時

曾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御。勢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不得不朝夕。急其時。虜患方殷。故為一時權變之計。若壽宮吉典。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賚。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畱中。○工科左給事。陳與郊。奏。潞王府第告成。請遵 祖制。亟命之國。事下部查得。

本朝故事。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孝宗朝。

益王未二十而之國。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景王

府造成數年。因內閣之請。傳示擇日之國。今潞王受冊

已幾年。居邸。又復數年。府第告成者。又復幾閱月。乞擇

日。亟命之國。

四月京師旱。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

予詣郊壇  
仍步還宮  
可謂誠敬  
之至

今日教職  
竟考試之  
無一二矣

○一年京師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註以聞。上謂左右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災旱。朕謂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于幄次。諭輔臣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大雨。○廷議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試官。俱用甲科。有司克之。教職十存二三。禮部上請。允行。○伯言把都復連。結部兒台古。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以二字繼進。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皆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得名首。扯征。李來十三人。戰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九十三人。○封扯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奴為順義夫人。○起海瑞為南京僉都御史。旋轉南京吏部侍郎。復陞南京右都御史。上勵精。治于江陵。所建置大有更變。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上雅熟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一歲三遷。皆

其意與此  
願佐相似

此覺太甚

具于五城  
兵馬各有

司于民事  
尤所關切

每下一令  
都人塗傳

無不凜凜  
肅然于首

有妙法  
頌紀

為公家那  
顯得私家

尊表之至  
聖為大孝

特簡也。然南京為養望地。官號更隱。右都雖長御史。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王瑞以御史表百官。職刺舉。南台亦猶北也。約束諸御史。其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台。即論一人。至迨訊。疏。有御史為戲宴者。召而責曰。爾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釐革苛細不平。皆洞中情弊。無不凜凜奉法。然太嚴肅。竟杖御史。以為大厲云。○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六月慈寧宮成。上悅。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新宮。○四川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命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南提學御史房寰疏劾都御史海瑞。大好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疏寢不下。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復奏海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竟納賄狼藉。聞瑞

之風安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咄之何也後復事敗則  
奈瑞瑞食不少借欲發策除事策逆知之乃先恭瑞  
瑞瑞瑞上廷責責而留瑞吳人號號為後房公  
為同房官賦以志恨號瑞  
為海瑞以其到前少恩耳

○朵顏酋董狐狸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  
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譙之狐  
狸叩首稱冤願按實事使得奉撫賞○東虜長昂闖入  
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至九月遣其母妻詣撫院  
告款

十月刑科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請清革  
董其昌曰周視敘蔭自款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相  
蒙功實實亂遂事大壞端在于此一變陋規復萬曆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 十一  
三年已行之制  
有望于謀國者

○御史李棟奏言功臣敘逐外議不平特疏理尚書潘  
李馴之冤初李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著績河上祇  
以居正故奪官故上疏理之不報

高汝拭曰與之波連大有冤處如康海為李夢陽  
而交劉瑾沉陸終身當時無訟言者棟獨理李馴  
功其狀有之訟陳湯耶不為  
時論所明有與御史恩焉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作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陸有義  
兵討平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六科查察考成以稽查勘合推督未完六科本司

六科查察考成以稽查勘合推督未完六科本司

六科查察考成以稽查勘合推督未完六科本司

不過四十件摘察止五件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時  
上治勵精政先綜要 命撫按事件有未完者從重處  
分閣臣申時行揭請寬罰不必過求云  
說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  
月遠近之任事之能臣萬曆之政衰矣

○進遼東巡撫顧養謙為右副都御史領事如故東虜  
炒花把兔花大等復聚土蠻犯前屯時糾集十餘萬眾  
睥睨遼陽廣寧間顧養謙與李成梁分兵為二一出塞  
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更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  
堡出塞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倖虜不  
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遁成梁遂兵繞出虜後與養謙兵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 十一

夾擊之虜大敗誠其大酋斬首千餘級得名酋虎兒把  
禿等二十四人○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 上曰  
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命立鄭氏為 皇貴妃

○西虜內犯言者欲罷故議戰閣臣王錫爵奏言款不  
可罷戰不可輕當驅摩勿絕而內自為防塞 上是之

○南京大理寺寺丞傅應楨卒贈大理寺少卿給事姜  
應麟等累荐楨望隆重不宜久置閑曠尋起即卒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既滿臺亦以  
參江陵成疾先是二人未第時盧州府推官張某夢  
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  
與劉傳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奇其事又榜  
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表應楨之慶日乾  
坤正氣後有同樹碑煥卒符所夢云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既滿臺亦以  
參江陵成疾先是二人未第時盧州府推官張某夢  
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  
與劉傳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奇其事又榜  
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表應楨之慶日乾  
坤正氣後有同樹碑煥卒符所夢云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既滿臺亦以  
參江陵成疾先是二人未第時盧州府推官張某夢  
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  
與劉傳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奇其事又榜  
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表應楨之慶日乾  
坤正氣後有同樹碑煥卒符所夢云

聖心久定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降戶科給事中姜應麟極邊雜職吏部驗封司員外沈璟降三級調于外時有冊封鄭貴妃之旨應麟以慎封典重儲二慰人心為言上曰這冊封非為儲二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窺探上意疑君責直降極邊雜職次日吏部員外沈璟復奏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脉上怒命降三級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為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意以壞公論欲置朕于不善之地耶○禮部侍郎沈鯉奏言既封鄭氏為皇貴妃宜並封恭妃王氏上曰待元子冊立行恭妃王氏元子母也後進贈孝靖皇太后

張鷟曰神宗時貴妃得寵其父兄鄰國太等日夜謀毀構成離間使夜請于上加害太后家落若攝在則元子冊立內臣置于外殿請太后出外自取貴妃令腹心內察探訪捧膳者何人既而垂危思光宗一面以與承別不奉貴妃之命不敢答問遂阻光廟哭于宮外至氣絕方請光廟入已仙逝矣其髮鬚懸坐而不卧無伏后禮幽苦不可勝言光宗登極始進贈出王昇奏既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宏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內閣原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屬大

學士許國讀卷音楚士不擇置二甲第一拔進呈最末卷舒弘志為第三弘志巡撫舒應龍子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不敢顯置前列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得人焉

高汝栻曰古來英主皆晚文苑如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漢武帝不得與此人可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嘆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眼孔何如超卓承平中孝明覽班固買達等文異之比于金玉廣陵一檄天后太息曰有才如此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他如情場恨空梁于道衡梁武他德事于孝標忌則忌矣而未始其佳况我祖英明天縱超漢唐而上者

奪南道御史孫維城俸一年以其請定儲位教言官從僞等也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三 顯皇帝 十五

○戶部尚書畢鏞子告回籍時鏞已七十餘引年乞休上念其老成 詔留之忽入朝步履遂許辭去上遣中官賜餼牽存問云○庶子趙用賢上理財策一曰田賦之數二曰混派之弊三曰征稅之則四曰偏重之派五日白糧之運六曰兵餉之實○大學士王錫爵奏陳泰交要務言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斯泰道可期報聞○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為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價五百兩○畿內大饑御史柯挺奏救荒諸便安詔撫臣賈三近行之

文格著述  
空多

七月各處水旱異常。災傷疊見。上出帑金數十萬。命官分道賑濟饑民。并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無尊。委圖善珍奇之好。獨嗜古史。為祭酒時。猶彈力編緝。竟夜不寐。時已上疏乞骸。以履端不得已。強起。會大官設春餅與晏。比歸。猶儼然存故事。厥明。溢然逝矣。子州。謨官至禮部左侍郎。

○禮部請復建文年號。修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祀。移太廟侑祀親王及功臣于四廡。進世廟諸妃。奠金山者。配食永陵。安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墳所祀文。

稱謂之未妥者。上報可。先是太常寺卿裴應章奏。高皇帝當日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侑享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十六

四祖。帝后廟後。四祖祧。而侑享如故。夫侑享已非。是況功臣何可與母后同堂也。安移之兩廡。肅皇帝定六陵諸妃。原寔金山者。罷勿祭。而祀享各陵殿。肅皇帝

廟諸妃。祔享。莫為請者。宜祔享永陵。至是部覆。惟建文年號。景帝實錄。尚有侍。○削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

遵古。顧允成。諸壽賢。章職為民。○降刑部山西司。王事孫如法。廣東潮陽縣典史。如法奏言。太子乃天下大本。

大本未定。天下皆為引領。天下恒見陛下。於閣臣之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若以為早

耶。英宗為太子年二歲。武宗為太子。尚未週歲。若

以為勞耶。官中不過一受冊。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候屠體兒實。次第舉行。未為不可。又曰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豈毫無敬奉之勞。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何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人。不能無疑也。上怒。降邊方雜職。○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為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為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為書院。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十七。舊參方解任米萬鍾。謙之有忿言。以激軍士。梅林王所等。鼓眾譟亂。毀學牌位。逼軍門。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雁。以新選守備至。謂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雁具庭參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雁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眾悚然起立。鳴雁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雁亦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領之。兵所請十二事。內凡不便事。宜文卷勒取。門外燒毀。上疏歸罪。府道之員。疏必經閱過。未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諸事李隱忍從之。鳴雁止材勿督。出徇。因請委令。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雁伏劍。還部曉諭。論

鄖陽兵變  
既復營兵  
其月復改  
其府第軍  
生未克有  
也兄有奉  
以導之  
鳴雁才氣  
俱可取

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

宜自為計眾皆感泣已而材所允十二事與丁惟寧議

丁惡米之激也厲詞責米萬春曰各守兵將擁汝為主

帥耶所請非分易得許米大怒擁眾喧亂使兵士詭謀

丁匿走破灶中鳴雀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誰為

首者當前決死眾復退鳴雀因出丁而匿之他署室中

夜亂兵圍繞他署聲言必欲殺丁鳴雀乃出家丁三十

人擁空輿出城言丁副使下缸歸襄陽鳴雀身自前導

賊不敢逼僅得免李避走襄樊事聞廷議推裴應章往

代應章未至先為檄諭以禍福語甚切復以好言慰米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十八

檄至軍中讀之有泣下者亂卒計窮自縛至數前至外

迎乃集眾斬其魁梅林王所等餘無門亂遂定

高汝斌曰軍伍之變已非一朝嘉靖時一見于甘州

再見于大同三見于南京振武營至萬曆後而紀法

愈凌夷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且報于前鎮報

于粵西頃那陽又見告矣一歲之內後先接踵事

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紀法治天下

若是者尚有名義紀法耶當事者日登其處養奸則

國紀大削伸法則事交立起下是苟且姑息之習多

漸精明作之政少矣善乎戶科吳之暢疏曰朝廷無

輕察之體若使任其積習成風過變曲處今日將一

○京師大風霾四塞

上諭閣臣命有司去妨民生之

滋蔓難苗可不為亟亟哉

水漸不可長及今不為之計

滋蔓難苗可不為亟亟哉

滋蔓難苗可不為亟亟哉

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

郭正域曰風之萌也養物成功首帝風經云謂長祥

和天之善風也折摧奔騰天之怒風也怒則飛砂揚

塵發屋拔樹喜則搖枝動柳順物布風吹則歲美

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之首也康

物不以風成熱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按尚書洪範曰蒙風若

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飄風暴怒至春秋繁露曰王

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

子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旱

則歲多大風五穀不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

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無其事安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戶部尚書宋鍾奏饑民嗷聚可虞請勅當事臣工綏

輯地方勿泥常套不妨再為蠲賑便宜設處務期盜息

民安下部院知之時江西巡撫陳有年直隸巡按劉懷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顯皇帝十九

恕等奏饑民糾聚搶亂不但黑夜強劫白晝公行搶去

倉米航麥松江常州等府搶掠不殊二省山東濟南東

昌兖州三府亦如之○大學士王家屏丁艱馳驛回籍

丁亥萬曆十五年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殿門

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

弊切于民生的卿等可深思詳議又云民間有冤抑事

情撫按官不為申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

冤獄以安民生卿等議該行的來看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斃

上聞諭閣臣取視事下禮部尚書沈鯉疏奏麟已斃矣在禮當被除不祥何可塵至尊況官司拘驗在所傳送擾累實多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德事臣不敢奉詔 上復諭云麒麟鳳凰世所稀有朕欲一見耳鯉報奏如前 上不憚遂命飛騎取進○常燕布衣許士廉以民運白糧至京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輔荒田不報

陳仁錫曰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未滿百戶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事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輩數之下鞠為茂草歲仰給于千里外竊以為當國者失之無策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一

○福建道御史潘士藻上修省六事命降三級調邊方用 上曰連年各處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寅亮天工之責近來言時政者值于一途歸咎于上以責已直好生無禮其餘貪官污吏欺蔽壞法不行查責奏如打灰生員妄殺無辜威激民變勢奪縣官者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這所故借天意肆言賣奏降為廣西按察司照磨

後四年召選原官至尚寶司少卿師事羅南成取黃安李溫陵景後為邵文潔所深知與焦弱侯諸名家為緒帶交

○南京天策衛卒以儲釀腐滯鼓噪兵部尚書吳文華

法正理直人心自服雖最再詳

杖而戍之事遂定文華召倉儲諸役及卒魁六七八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為庇已也匍匐謝文華文華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譴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具在爾自圖之眾咸股栗哀祈文華曰今姑貸若薄懲乃痛責徒戍他所并黜其長焉

○以曹同亨為工部尚書時工役繁興冗濫調進奸商每鑽求豫支乾沒無算乃定工部條例藉其甲乙而次第給之積弊盡祛 上命著為令

七月大聖風詔發臨德兩倉粟數千萬石聽以常直于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一

民風雨所過地皆赤齊魯燕趙兩河間饑饉甚 上念之故有是詔民全活無算

八月虜騎入犯闖入城堡巡撫顧養謙奏言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今相侵凌空勦以杜後患詔可之○河南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河流衝決輔臣議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踏看稽察催督興工 上允行先是河管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





褒答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故有是請  
○降四川道御史高維崧三級工部尚書何起鳴既去  
上着吏科問十三道灼見何人堪用即推舉來說不  
許推諉崧以凡大臣員缺惟大臣得以奉旨會推今  
不敢以台臣而侵大臣之柄 上以為推諉支吾故降  
之

高汝拭口朝中推補各員缺有立推生推走推如推  
內閣吏部兵部總督總兵副總兵五府九卿六科十  
三道松樹下九卿西向五府東向六科分而左十三  
道分而右皆北向故謂立推如各部尚書侍郎卿佐  
支待房內坐推如腹裏巡撫常朝舉行過御橋吏部  
請戶部同議邊方巡撫吏部請兵部同議謂之走推  
巡撫出行時腹裏邊上戶兵二部分主錢此定例今  
使御史推舉是以小臣而侵大臣之權矣臣維崧之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三 願皇節 二十四

○降吏科給事鄒元標為刑部照磨○降吏部員外顧  
憲成為桂陽州判官以其救鄒元標也○南京右都  
御史海瑞卒于官詔贈太子少保諡忠介遣行人護喪  
歸葬

瑞所然而長方願豈下耳雙垂容滿可掬性剛直守  
清廉執法持平之日都御史王用汲入視高神像  
永有寒士不堪者其其德德十餘金十大釀金為飲  
小民下流罷市任天冠送之百里不絕其撫吳德惠  
世以方周  
文襄云

戊子萬曆十六年火落赤等擁眾犯洮岷副總兵李聯  
芳禦之全師覆沒是時虜整居于中鎮撫隔絕于外刃

微不通西鎮危如孤注南京刑科給事徐桓奏言甘肅  
孤懸絕塞最稱積弱自俺達假道西牧十兔台吉部落  
牧于西陲已懷窺伺非一日矣今扯首復踵故智與三  
娘子移帳而南以迎佛捨番仇瓦刺愚我實則為盤據  
謀不及今一大創之將來日侵月削其患有不止于是  
者是不可不為寒心哉疏留中○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  
要曰唐太宗多有愆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  
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  
纂要大學衍義二書報可○起右都御史潘季馴總督  
河道河決偃師侵淫諸郡遣科臣勘視督責諸撫臣畫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三 願皇節 二十五  
地經理然莫能統一台省交章言季馴故習河數任事  
有功以讒去非其罪可棄而使也乃以右都御史總理  
往至任按異時所畫章程次第修舉視瀕河諸堤地弗  
治者增培補緝當水衝者砌格堤以限之專建鎮口古  
洪內華三石開築築泗州祖陵石隄塞單家口決經營  
拮据不遺餘力工成詔復原官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賜白金文綺優寵之○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贈太保諡  
襄毅崇古歷事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  
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策俺達功最著初虜雲集塞下  
日跋朝命而文皇之臣方且踟躕顧望首鼠兩端把漢

所持筆  
以筆語  
上卷錄

推下法  
事上不能  
強之民  
亦不能私  
厚于我

叩關或疑其詐以為老首寔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  
川事阻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靖中擁兵

挾軍吏朝登壘而暮寒盟如漢金縵宋歲幣徒以辱國

搖動衆心莫能堅決而崇古定紛持重冠帶名王屹然

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精蓋亦偉矣崇古山西人

○武靖伯李輝卒其子文全請贈國公部議世廟遂正

國戚封典無贈公者聖母孝思無已議贈太傅文全

又求襲侯部議輝既封伯而子襲侯侯之國典非制酌

之人情非體始令襲伯爵一輩從之○上召輔臣申時

行等示以御史董子行疏謂撫鎮官宜親巡歷巡撫宜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六

久任邊方司道宜優異沿邊佐貳官宜慎選用破格遷

除輔臣且拔且奏上從之○閣臣恭進太祖高皇

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裝演以進因請法

聖祖宏綱細目無不周詳大廷深宮無時暇逸上喜

晉覽○上命查取累朝寶訓實錄稿凡纂修實

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送皇史宬尊藏

副本留內閣其原稿閣臣會同防禮監及纂修各官于

西城隙地內焚燬益崇重秘書恐防泄漏也今奉旨

查取無憑呈進聞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寶訓實錄重

錄一遍見藏奉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

莊皇帝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閣

臣疏復上命開皇史宬查檢並無想世宗請去西城

萬壽宮被災燬耳閣臣查太祖起及累朝訓錄所

存者改從書冊勝寫裝演以呈便于觀覽且省費云○

黃梅賊首梅堂劉汝國作亂汝國故斬陽門子隨大盜

梅堂詹三漢白書槍掠斬州知州徐希明慮左右皆盜

黨致居民能幹者曰潘案托以擒盜設計與吏目蕭芬

于宿松縣右直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

盜蹤跡次年正月汝國等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白晝

張益入縣沿燒亭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七

王樹觀殺人劫掠開倉放穀其黨近三百人都司周洪

謀進兵至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湖廣軍門約

操江都御史合兵討之分路並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

州縣吳淞把總王夢勳深入為賊所敗而太湖縣鄉兵

張維忠誓眾復前生擒汝國及其黨余孟新黃梅賊平

○四月歲大旱上禱郊壇時欲分遣大臣禱于名山

大川禮部尚書沈鯉奏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

是重困也不如上肅三日以告文授太常之屈致之

上允從○嚴嚴雲南日功官員先是雲巡按蔣璿核

平建南

四

則視邊備

亦徒其去

中工三和

問太公  
子即非黃  
典試舉首  
亦其分內  
故以由于  
黃所為聚  
指日耳

此項功次原係蠻莫思順諸酋功劉天俸既其績李材又妄報其勲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疾扶同結勅書奏詔逮李材等撫臣劉世曾亦上書自劾上降世曾為庶人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建南夷糾五哨大哨及黑骨諸夷稱亂按察司上川道武尚耕討平之耕擒五哨于昌州追大哨于阿六出箭射殺焉建南平○江南大旱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刑科右給事吳之佳疏言南北游災穀價騰湧空令有司積穀散如常平法聽民立社倉以廣儲蓄上是之○遣京朝官各邊一人閱視邊備款貢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九

日久三歲則遣京朝臣閱視之廷議恐其擾民請屬之接臣而科臣以按臣與邊臣仰即有功如山莫肯先發徒具文耳仍遣京朝官往 上是之故特遣京官往各邊一人○禮部郎中高桂劾右春坊黃洪憲王試順天所取解元王衡與李鴻為有關節詔查核覆試

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尚書朱廣命郎更檢閱儀制司郎中于孔兼因攝其二卷以呈一王衡湯嗣之子一李鴻申時行婿也或有勸廣者曰公當即奏不奏即當密止府猶豫久之密以百二相因寢其事孔兼復封送禮科令其奉劾禮科苗朝陽時行門下也亦竊不奏孔兼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遂上疏劾黃洪憲王衡與李鴻而并及鄭國望潘之置屠大壯等一桂任家初李昂凡八人

○貴州宣慰司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欵賞安國享閱

以一事同  
而收玩夫  
紀綱已為  
可怪况因  
其言併道  
愈錄重失  
朝廷之休  
衛生遠人  
之志矣

平原會

每况更夜  
進兵破賊  
附知元濟  
之檢非原

之亦其本願採大木 上一體傳諭給賞及貴州三運木起解各隨而進驗無安會大木故巡撫貴州郭廷梧劾之半年後曾反上疏云大木起解在途巡撫委商何貴恃強凌奪槍木先運 上怒欲逮巡撫閣臣申時行申救曰土官乃敢叅巡撫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乃止

十一月臘首撤假與中鎮夷白祿連結為黨殺死指揮李獻中我師三道分兵乘墟搗巢破賊斬撤假白祿拔營十九效首功三百復侵地四百五十里兵威大振賊酋者黑骨種名撤假也連夷白祿為亂副使武尚耕進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九

兵官廖河賊迎戰我兵以天全首陽上司兵擊之而潛師亂上流繞出賊後賊為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送冷溪河獲渠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我兵進奪其積儲以餉我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時方大雪度我兵不能進稍解我師冒雪進兵遇險即躡附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厝鋒纒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進破之○上道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殿議事語次及之閣臣請勅該部行撫按官查問禁戢 上是之 命守清伏法

開河

洞○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 上召輔臣  
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須在得人既而輔臣以河道利害疏奏 上嘉

開河

案渾河水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橋至天津直  
流入海當其流漲亦有衝決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  
猶未為深患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  
門止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  
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覆入海當其壅閉則  
數丈之渠遂成平地及至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  
皆命重臣經理今之治河者為淮泗祖陵則防其西  
後為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徒為淮揚數郡生靈則防  
其南決其責任甚艱 聖諭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  
務可謂一  
言盡其狀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一

大倉運詔  
林休有容

十二月御史馬象乾劾奏太監張鯨兇惡并指閣臣王  
錫爵阿從失職 上怒下鎮撫司訊問而王錫爵封還  
詔旨具揭救之僅奪俸一年既而給事李沂復論鯨  
惡倍于馮保 上下沂于鎮撫司杖六十削籍為民○  
原任閣臣王家屏服闋 上命遣官敦趣入閣辦事仍  
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甘肅石灰溝等處天鼓  
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大將軍李成梁從威  
遠堡出塞卜寨棄其師人那林字羅壁因縱兵直搗城  
下發大砲擊堅城盡裂中輒洞貫二首斃促乞哀開原  
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歹高進十寨那林諭之諸

成進令歹  
商以叔事

首以祖  
母事溫姐  
古陸死時  
感國家不  
殺恩屬溫  
姐亡骨李  
羅無百天  
朝與首亦  
非所獲者

緜山原非  
江陵子之  
匹必以父  
之故而并  
殺之慘矣

首並服亾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  
林南關之猛骨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歹商遂與建  
州奴兒哈赤婚

已丑萬曆十七年詔禮部查核關節舉人時禮部尚書  
朱賡稱病不出以左侍郎于慎行仝掌院吳 副院詹  
同覆試試畢分二等不定去取照甲子例也以七人  
為平通一人為亦通舊規亦通者黜迺二相周親屠大  
壯也掌院見屠在黜列懼無以復三相與諸臺省爭憤  
不能出身于慎行謂刑其間具疏曰覆試既經多官會  
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疏奏 上准爾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一

以朋奸疏救准 上怒下之獄旋削籍為民

時科部高居張王攻擊二相院中吳詹臺諫黃首皆  
左袒之為公論所扼院行委由其間猶有相爭者  
因想牛李之黨起于對策成于覆試蓋宗閣對策議  
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有郗及楊汝士  
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李之薦為其所嗾而宗閣之摺  
及第故德裕文昌等皆以科場攻擊王司宗閣之摺  
于是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後括所發  
惟借科場以相傾軋古今事體大畧不遠如此

西虜侵掠沈河廷論宜令九邊 欵決戰以蕭大享為  
兵部侍郎總督宜大并力西討○奸民以開礦與利為  
言下撫按官勘覈適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 上  
遣文書官問閣臣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

覆閣臣極言開礦之害 上是之議遂廢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王弘誨克王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奏急缺金兩珍珠寶石 上命戶部買辦送用以潞王之國取用金寶戶部尚書宋纁言

庫藏萬分匱乏請停減買辦蓋買辦必須召商召商必

須厚位取給于太倉銀庫今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有奇已盡數湊解遼東今所買價計用銀三十二萬

於何取給乞悉行停減不報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三

差○道潞王之國時道通州守者供帳未備羣瑤大譁

訴于巡按順天徐申宜加彈劾申曰瑤勢如虎奈何又

彈長史以助其虐乎旋解之戒前途治具以待凡八日

而王出境所部晏如

四月輔臣請 上御經筵時召對報聞

上自二月以來僅一出朝遂踏王再出行太廟時享

禮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久已不開疏

疏中經時不發冊建吉查無明 示而深居高拱之端自此始矣

○上祀山陵閱吉壤每登階命中使扶掖而行有項傳

旨體倦且息一日輔臣等請暫憩半日以午刻就道

宿輦華行宮不報翌日幸東山口抵暮方還輔臣等奏

經理荒政

山氣更寒陰氣易襲未引伯益戒舜晏子戒景公語 上曰是誠愛朕詰朝回鑿○江南大旱以吏科都給事

楊文學經理荒政○黃河初漲隄岸潰于徐泗工科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提防

五月總督宣大蕭大享疏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

逆為長策即西虜內訌聲其非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

端而并絕之橫挑邊警委邊抵于鋒鏑令軍興耗廢無

已時非勝美也疏上會 上召問閣臣對如大享言

詔允行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逐兩川空無虜帳而

洮河謐如○陝西提學副使許平遠荐江西舉人鄧元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三

錫劉文卿于朝下聖書徵聘○以于慎行為禮部尚書

進士薛敷教劾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

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

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

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

道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論之科臣以

為阻塞言路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論其

黨議定向視僚友為重視朝廷為輕且日二三輔臣陽

托飲醉之名陰置登壘之實貌慶曆之和氣而掩其爭

齒貞觀之忒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峻土以新

老成之見

愛國之真

絕無私意

進小臣令回籍

高汝試曰昔元載為相請百官論事先自長官宰相  
定其可否然後奏聞愚以御史有所論列先自長官  
宰相則言責杜矣以職在言責者事無所不當論也  
郎吏職在官守所守之官即長官之職有所建白當  
容長官長官不行然後開之 上故臺諫不自長官  
謂之盡職郎吏不自長官謂之越職藩臣御史也不  
送揭于堂或于舊規少紊  
而于言責豈可厚非哉

萬壽聖節

上御殿受賀○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應

龍反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介川湖

貴竹間六長官司統七姓世為目祀嘉靖間楊相寵庶

于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

即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四

職以從征喇麻諸番等賜金幣萬曆乙酉進大木六十

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自是漸驕蹇輕

漢法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

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因屠其首于是妻叔張時照與

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

疏請大征而蜀撫王撫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附

勤不赴黔○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及商先入貢且

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 上命陞為都督同知王果

不道殲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以為鄉導遂梟王果於

遼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果之孫婿也因以果之餘地果

是時應龍  
止殺妻耳  
未有停屍  
因家實地  
何據而證  
大征也

哈赤雖盛  
之始

遺編遂廢

消清不  
遂成江河  
其是之謂

他失使為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時闖入塞報有寇獲成

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海西橫毛憐助海西

為虐而速不駭跳梁于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

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

速兒哈赤在耳奴與速同為俘虜給事于成梁家奴乃

伴謹其身以自媚于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眾

界之且加為龍虎將軍亦謂柔可馴鵠可制卵而翼之

庶幾遺毛憐海西方張之寇耳豈其包藏禍心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聘其詭譎混同諸部自此坐大矣○哈赤

既嗜崇糜即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羅兵後盡食張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三 顯皇帝 三十五 卷之六

色失諸首漸稱雄長

十二月大理寺評事維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

其四箴曰酒為性藥所不礙心志內情或儀外狀

神馬疏飲發詔與陸晉師街杯積丘成風連藥性下

曠國成湯不遇享有遐壽漢成龍年不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色簾後修錄錄不判公帑稱廉

私家塵下貨賄勿使財賄心惰場利天命難

進藥陛下貨賄勿使財賄心惰場利天命難

孔彰進藥陛下貨賄勿使財賄心惰場利天命難

事若欲謀不欲陳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

此疏言雖切直近于陳矣昔曹操欲立植廢丕問

胡胡然然操問故謂曰為有所思操曰何思謂曰思

求本初劉景升父子相讓遂不易唐方慶為相于在

眉州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速對曰盧陵陛下受

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近因知隱隱之功大也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

聖湖 高汝栻 輯 會稽 王 晉 閱

高 鳳 羽 校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 上御毓德召閣臣申時

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出評事維于

仁疏于袖中謂以朕為酒色財氣所使觸怒致疾聲色

俱厲命迫治之輔臣奏小臣雖信失其疏久留中方仰

聖度攸容一旦嚴譴翻成其名以疏還寘御案者三反

覆寬譬 上怒少解命削于仁籍為民○大學士申時

行等蒙召見言維于仁事畢因奏云臣等久不瞻親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四 順皇帝

願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今蒙 宣召臣等敢

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請希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

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敷敷煩勞起居但一月間或

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慰羣情之瞻仰上

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輔

臣 以冊立東官係宗社計請 上曰朕知之朕無嫌

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

子猶弱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後請日 皇長子年已

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朕已

皇上聖元 聖明示臣 皇長幼之 濟矣決

上和毓德 臣召天時

聖母生恩

知之時行等出 上遣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

長哥來與先生每一兒象輔還至官門 上令內使親

申闕老等喜否時行語內使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親

景星慶雲 上微哂之有頃 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

至御榻前則 皇子在御榻右 上手携之向明正立

輔臣等注觀良久因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表嶷嶷非

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 祖

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曰 皇長子

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

矣時行曰 皇上正位東官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四 順皇帝

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後指 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

不能離乳母遂手引 皇長子至膝前撫摩顧情時行

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 上曰

朕已知之時行等叩頭而出

二月命罷寺觀勿禱令諸寺部觀不急之征及額外經

費又詔各省省刑簿欲多方賑卹嚴實蠲免毋務虛文

○兵科給事中張貞觀奉命巡視山西條上安撫十八

歲時五臺山礦盜張守清為亂貞觀檄降之所條皆善

後事宜也下部知之○時首夏已過亢陽不雨祈禱未

應疫癘流行殿內失火延燒太多至風雷先示于關中

聖母能創 海也

聖意該爾 遲遲

天下豈有 請受偏執 之理與群 臣激厲

火光繼報于延緩地震大作于西晉天鼓復鳴于平涼  
 災異頻仍不一而足禮科給事王三餘請弭天變以恤  
 民隱不報○右論德陸可教上盛德頌頌十有二章章  
 二十有二句各為小序首述聖祖明訓後致已意謹身  
 心第一嚴祀第二講學第三勤政第四家法第五身教  
 第六御臣第七納諫第八崇儉第九恤刑第十散災第  
 十一憂危第十二上嘉納之○火落赤擁衆入陝西  
 殺死副總兵李聯芳全軍覆沒先是洮河邊外皆番族  
 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  
 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皆不能支俛首屈服誠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四 四 皇帝 主  
 輸款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傑  
 點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  
 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傲奎即單騎馳之不介而馳  
 虜初來特輕自白奎輒拔刀而斫虜大噪射奎創甚還  
 營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之虜遂入犯洮河副將  
 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所乘損傷軍士無算廷議紛紛  
 謂虜已敗盟順義寔助逆洮且陷臨危若累卵因疏  
 勅本兵歸各政府上命戎政尙書鄭洛為七邊經界  
 使魏學曾三邊總督鄭王和魏王戰廟堂主鄭臺諫主  
 魏迺下九卿集議○九月詔停刑

高汝斌曰時廟堂自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名以  
 塞諫諍之口且若論正理虜若入犯無縱賊不擊之  
 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  
 去不窮也此等小夷輕管可使乃以和為名耶當以撫  
 前代之即川兵討請光曰戰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  
 可輕下而和納大羊就我秦哺安得以和為說故轉  
 臣後易為款云與日日本之役王有陰為和親之計  
 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移也  
 上御門視事畢召閣部九卿于皇極門內暖閣商問  
 方畧時行曰虜酋侵犯只是搶番無意內犯上曰番  
 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  
 上乃切責督撫平時夫于預備臨時不免疎虞時行  
 曰此係武臣信地與文臣無與上曰古時文臣如杜  
 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功又曰選謀勇將曾經戰陣者  
 委之然後可時行曰今時少有上曰重賞之下必有  
 武夫可選選廷臣推舉諸才望者在監之時行曰款貢  
 乃皇考聖斷通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  
 曰款貢不可久持若專媚虜使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  
 時後論本兵申飭各鎮而退  
 十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占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  
 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治幸玩一旦封豕生心舉  
 朝惶怖止辯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變下求安  
 專籍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



此論已  
昭然明白  
而群臣之  
請上冊立  
請道于上  
有何也

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抗揭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遺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竊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效死矣。○御史萬國欽。劾奏首輔申時行。奸貪誤國。虜再入塞。破軍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為萬全策。而劉永嗣之。糧沒。臨鞏搶掠一空。堅清之言。何以自解。時行上疏言。兵難遙度。火酋皆約當戰。他酋未合謀。當撫。責成督撫。論虜王無助。逆革火酋。撫賞密圖。

此  
從生察已  
然之勢其  
策必出于  
此

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四 順皇帝 五  
勳處。豈嘗專主和議不戰。事可否相濟。計慮宜周。若輕以主戰。迎合眾意。安取巨勝。是不明大臣之義也。請召九卿于庭。質以得失。無榮惑視聽。上曰。申閣老。調度正合。朕意無復。妄言眾服。不敢諂器。遂降國欽一級。調外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卒。贈太子太保。○九月。詔停刑。○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官。上諭。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瀆擾。明年冬。傳旨冊立。再瀆擾。直待十五歲。○皇貴妃第。鄭國太。特疏請上冊立。上曰。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御史荆州俊。劾刑部尚書陸光祖。審訊徐性善。通

賄事情。下九卿會勘。京師有巨惡。徐性善。故父徐良佐。本以棍徒謀進。御用監書寫。交結馮保。改磨內庫冊籍。盜出馬蹄條金。不可數計。又盜出成化間工造鎮庫填。青字樣。寶家中見貯十二窖。每窖約有一十二萬餘。兩睛綠異寶。見存數坛。性善原名徐德。改名從善。又改今名黃綠。光祿寺署丞。以金寶萬餘。拜徐爵為義父。爵。敗又以重寶。拜邢尚智為義兄。因而結交張鯨。羽翌聲。煇恃勢害人。打詐解官。張邦憲。舖戶韓鎮。被首在厥計。窮毒殺其父。以圖滅罪。又謀殺伊叔徐良相。強奸幼女。擯姑良婦。種種惡跡。難以筆述。已涇河南道御史黃卷。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四 順皇帝 六  
疏奏奉。旨差官籍沒。下厥訊問。已審明。送部。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審當。光祖至任。特署名題奏。而以通賄誣。之會勘事。無寔。上命光祖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從之。○浙江巡撫傅孟春。疏請改故太。傅兵部尚書于謙。謚以揚勲德。以慰忠魂。下部改謚忠。肅。謙原謚肅愍。孟春請改忠愍。時禮部尚書于慎行。主其事。改為忠肅。其說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奏忠功。其孫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浸升都督。○請江。西道御史祝大舟。戊。三月。以工部尚書宋纘。為吏部尚書。隨卒。纘老成練達。

有古大臣風從大司徒秉銓東明石星代爲司徒欲振  
剔好蠹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總待漏  
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  
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縲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  
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  
生侈心不如且莫刮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默  
然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省條陳曰此套子  
即有自言激切指斥乘輿者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沽  
名耳卷而封之或有稱上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嘗  
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纁獨慨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  
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要。做。省。若。  
一。弊。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  
皆。服。此。後。數。年。凡。百。章。奏。一。切。留。中。人。咸。思。宋。纁。之。言。  
○巡按山東御史鍾化民部行登萊海上諸郡下養老  
之令詢訪二郡境內九十八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  
至繪爲一圖中間有九十以上者凡十人焉  
高汝栻曰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  
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酒有古意  
近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五百歲而長大不知者  
老老之仁務無存矣化民此行可謂奉行天德有二代  
之遺焉而時俗日趨迂  
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以吳時來被論去也○刑科都給事吳之佳  
等合請冊立豫教上怒命六科之長皆奪級一秩○  
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巡視河決事竣疏論淮黃強弱  
之勢堤堰決塞之由洩水固陵之策事下所司○內閣  
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元輔中時行等有差○  
慧星見西北方在甘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  
室壁宿度分尾長二尺○南京祠祭司主事湯顯祖星  
變陳言參輔臣申時行改葺等事上怒其假借攻擊  
振拾詆誣命以極邊雜職處之遂降徐聞縣典史○吏  
部接出聖諭諭云邇來風尚賄賂事尚趨附內之效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四 顯皇帝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道好生欺蔽前者天垂星示羣奸  
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  
等于常時每歸過于上市思收整輒屢借風聞之語  
訕上要直若幣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  
聞官中府中事皆一體汝等受何人之爵食何人之祿  
傍觀避禍無片候去逆之忠職任何在六科十三道本  
都該擊問重治姑且從輕罰俸一年○御史周盤詹事  
講請釋雲南舊撫李材于獄立功貸罪先舉材與鄧天  
俸有旨饒死充軍未蒙批發今劉天俸以火器試驗准  
遣立功材與天俸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得獬材先曾

出兵攻緬乞於宥立功。上以為民宥之。○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為潮陽縣典史。先是建儲事。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責擾。俟明冬俾後年冊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詣司接見。亦此以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仗。時行在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噤無一言可平。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聞之大愕。別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九

貯閣中不發科。而是疏與諸疏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因位而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而謫大紘于外。

高次哉曰。自古建儲。皆人主獨斷。而宰臣從中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爭者。神宗聽明英杖。官閣肅如。皇長子天序。默成。宸衷獨正。閣臣嘗見于疏。德官。上手携。恭前。賜愛。特至。無纖毫可。而道。詔。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母。愛。子。抱。事。未。可。知。外。庭。章。疏。毛。而。送。上。怒。遂。加。譴。斥。言。者。猶。未。冊。立。遂。至。十。年。而。後。定。夫。非。諸。臣。有。以。激。之。哉。

禮部尚書于慎行。力請乞休。上報允。以李長春代之。時慎行在禮曹。疏請冊立郊廟。齋雨及宗游條議。諸大典

其言冊立。最懇章。無慮十餘上。上意默定。不欲人言。屢旨責讓。持之愈堅。至是宜推京考。諸臺臣。統以為不便。御史何其。又以為言。部議仍用京考。拂其意。山東疏上。遂論其預洩典試主名。嚴旨詰責。奪俸三月。慎行力請。九疏。允賜金幣。馳驛以歸。○大學士申時行疏。請乞休。回籍。凡十上疏。溫旨始允。差官護送。馳驛以歸。

山東荒旱。蝗蝻為災。德平知縣曾士榮。為民請于撫臣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十餘人。載敗未死。蝗走。撫臣所呼冤。洵洵幾亂。應昌遂劾奏。士榮給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邇來下吏。可以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十

挾上官。訛言可以宜內地。上是之。士榮方舉卓異。遂鐫秩去。○兵科給事張棟。奏言。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脩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謀卒勇。士飽馬驕。虜至輒稱無兵。無餉。則所閱者安在乎。八事果脩否乎。報聞。○反商死。猛猶請補雙貢。那林。李羅猛。骨二酋。請復都督。許之。先是。卜寨。以女許反商。那林。李羅妻。則反商姊也。而反商。酌酒好殺。眾稍二。反商往卜寨受寶。因過視。婦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羅思哈射商。乃歸罪。羅白二夷。執羅以獻。總督侍郎郝

杰謂及商與那卜有風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難深求請梟燹夷示法及商子驤台住等並切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而那卜二酋亦以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猛骨亭羅脩貢惟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構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順義王捨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捨力克兄安兔塔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四 題皇帝

吏部尚書楊巍罷以陸光祖代之時部推刑部尚書先祖以同鄉趙錦老成重望可堪是任但春秋高耳御史

陳具疏投劾

上怒降為立城縣典史○大學士

許國予告回籍○命尚書趙志臯侍郎張位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議食者必曰加徵今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餉乎宜選強壯者更番訓練拔為將材有司紙贖定罪入穀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贖論則州縣皆精兵而積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太白晝見經天星月相去尺許非星犯月即月犯星久之星漸近

此章可行  
第請司不  
肯行耳

神廟已修  
助音諸臣  
展摩詳之  
神之心

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見者相顧駭愕五紀論云太白少陰也不宜專行故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星經天晝見太白者並不數見若經天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疏奏洮岷一破各鎮驛騷而甘肅而回原而寧夏而延緩又進而山西而大同而宣府又進而薊鎮偏頭武寧崖門永昌等處無一非虜所必窺之地亦無一而非我所當備之疆顧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習兵兵不習戰行伍太弱芻糧廢耗萬一虜騎長驅誰則禦之庚戌之事可鑒已經畧大臣鄭洛歷任邊疆熟知虜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題皇帝

事矣三送番僧如今則親自渡河拾番掠漢一網打盡矣且虜西牧一年餘計已遂謀已飽不歸何待既不能正扯酋負國之罪又不能復火酋殺將之仇虜盡東歸市貢如故莫敢誰何惟縛帳下厮養以塞責不其支吾旦夕而已哉事下部  
壬辰萬曆二十年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降旨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 上怒會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

聖不為國  
未見其然  
妻于教夫  
孔門明訓  
何不深味

學承恩作  
亂

請轉門求  
自效拜圖  
技亦亦願  
杆丹紫勿  
甚靈焉作  
矣

詠等章屢上。于是兩日之內。嚴旨叠出。或奪俸。或謫官。或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為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冊立為言。且加杖一百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收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上以扶君沽名責之。○寧夏卒叛。勾套虜入犯。宣太總督蕭大亨。檄寧武諸將守關隘。遙為聲援。以計誘虜使不得出。諸部為賊誘者皆數挫。大敗。○大學王錫爵以首母乞假。王家屏于告俱命馳驛回籍。

時家屏以封還內降傳示御札得罪故去

二月寧夏土酋哮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其父拜嘉靖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廿三

中亡抵朔方。號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已丑。巡撫梁問孟請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辛卯。洮河告急。上遣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而尙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并拜義子。哮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萬曆十九年。火力赤。大入靖海。經畧鄭洛微。夏鎮調發。開府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請洛輒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營以其自薦。弗喜也。故于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不如其兵精。

刻核太甚  
則生不肖  
之心

維忠既不  
能強壓而  
海之區又  
以畏縮開  
端安得不  
致我心平

結制款是  
淫意

賊平。馳還。取徑虜地。虜辟地不敢逼。遂有輕夷夏心。恣睢凌下。巡撫黨馨。每加裁抑。且欲嚴詰海虛糧。以此恣刺骨。會哮雲文秀甚怨馨。馨御將率嚴刻。銖銖之奸。繩以軍法。眾亦不附。是時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勿給。拜承恩。遂激眾亂。推軍士劉東陽為長。入帥府白事。帥張維忠。鮮威望。為眾積輕。見眾入。驚悸不能彈壓。眾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黨馨急。匿水洞。素得劫至。書院同。繼芳修之。拜合許朝等。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劫總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併劫。僉事隨府。東賜稱總兵。承恩許朝為副總兵。文秀哮雲為參。挾代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十四

請賞罪分兵掠城堡。通政穆來輔請招來。以緩師。高汝質曰。攻城之法。有緩急。在我為者。所在彼為之。竊一而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可必敗也。激之則。敗我師。師敗。則不逼急之。則變從內生。不戰而。以。彼得為。其功。故不可不。而。不。以。何。不。此。重。夏。哉。二月會武。以禮部侍郎陳于陛。詹事盛訥。克正。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總督尙書魏學曾。聞。做。這。標。下。張。雲。請。寵。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投。我。總。兵。許。朝。等。參。將。專。備。寧。夏。不。者。與。虜。俱。馳。潼。關。也。由。是。承。恩。狗。玉。泉。營。等。慶。河。西。望。風。靡。平。虜。城。參。將。蕭。如。藹。堅。守。不。下。賊。又。率。兵。過。河。欲。奪。靈。州。齎。金。帛。勾。虜。首。着。力。兔。等。許。以。花。馬。

池一帶聽其駐後廢遂入犯堵截官兵邀奪糧運學曾遣將揭巢以牽制虜衆虜亦搶掠延綏等處以牽制我師虜賊合謀勢甚猖獗

高汝斌曰唐高宗時李謹行爲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高宗嘉其功封爲燕國夫人亦健婦也寧夏之變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詔封焉楊氏故大司空肅旌楊氏女

陝西狄首縣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內灾

三月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階顧天璇等及第出身有差○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十五

軍以麻貴代副總兵李黃都御史葉夢熊同督撫併力討賊時諸言者謂李氏跋扈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其忠勇可任且請戎服督戰故有是命李黃爲副將非衝邊才起麻貴自戍所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慶能慷慨令同併力云○兵部尚書石星以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皆所當防者奏請陝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可其奏○御史梅國楨投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廢

大凡我畏人愈我人愈我求我我求我

我亦不自其海彼事之五其

寇朝

朝鮮韓爲中朝屬國故亦曰附日本

倭寇賊錄登且中子遊援之勢也義也備不獲

集軍聲益振寧夏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虜給虜衆以爲聲援梅國楨至樹一受降白旗於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

亦芒矐目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國楨進而與東陽執手折論朝露亦擬之國楨笑受賊亦不知其勝之下也賊終狡甚欲求鉄券世守西夏自此一力攻城矣

五月倭寇朝鮮 朝議命將出師以援之倭酋平秀吉即所號爲關白者薩摩州人奴也竊其王柄以梟傑推

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姻因問國王李松瀆于酒馳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四 顯皇帝 十六

備因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尙過釜山鎮王倉卒弃王京今次子

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入王京毀朝鮮國故墓擄王子陪

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倭且暮渡鴨綠錯趾請援廷議以馬國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滸諭

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至且撤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搆倭穴先遣侍郎宋應昌往經畧賊抵平壤鮮

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遊學史儒等兵至不諳地利復霖雨馬奔逸不止備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

霖雨馬奔逸不止備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

宋欽定  
元非道  
志非道  
之鼓舞  
致先

餘不能  
城固守  
欽定

生而過  
長生可

月水攻

渡鴨綠援之僅以身免○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  
魏學曾惑于招撫 上怒詔逮下獄 太僕寺卿王汝  
訓又上疏頌學曾之功謂即有罪亦當未減旋釋之削  
籍為民○陳州指揮陳王道原與李承教有隙後垂涎  
管屯喉令軍眾討求月糧兵備副使楊友仁慰諭解散  
陳王道因見趙貞明比試乘機糾率二千餘人竊縛州  
同擁關兵道放砲吶喊而事聞科臣劾王道鼓眾倡亂  
之罪浮于李承教伏法○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  
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後總  
執府係獄○侍郎葉燾督總兵麻貴李如松進討朝  
自明法傳錄三朝卷四 顯皇帝 十七

稍退官兵極力攻城賊亦極力守禦延三時不克官兵  
死者幾萬人葉燾計用水攻相城東北岸卑下處築  
堤千二百餘丈決大壩水侵城入九丈都司胡世顯所  
築堤堦衝壞斬以殉再築再灌城東西二面崩百餘丈  
樓塌二座賊懼用小舟赴堤樹控以洩水官兵擒斬之  
賊自是有畏心○寧夏賊勾虜入援着力免以八百騎  
入鎮堡又擁眾萬餘人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裨將  
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  
張亮堡遇虜傳戰虜正銳如松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

癸舟直  
其家部  
與四縣  
與其下  
城以應  
都自父  
如松擊  
兵以絕  
獲者大  
類

惟散至  
城行長  
牙將以  
與迎之  
桃北平  
秀吉為  
大

如璋等兵亦至張左右翌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  
奔至賀蘭山虜盡出塞如松以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勝之而行長等頗習兵  
詐謂不敢與中國衝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  
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謀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薦其妾  
父黃應賜可用人有言其狡者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  
帖諭朝鮮王別令將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  
君自號大開王改天正二十年為文祿元年  
沈惟敬市井無賴人也依影附形往來遊說憑口取  
至倭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行長與僧玄  
蘇宗達亦各發兵守要害為解援獨以天向寒海難  
以進取沈惟敬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  
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蓋歸無耳惟敬既馳奏  
廷謀以倭多度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上急趨應  
昌等統兵進營  
置惟敬于標營  
將楊文穆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浪兵亦至賊居民  
內變我兵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塵戰  
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  
散總督遂入勞撫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急遣張傑下  
城懸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使關民李登執原給劄  
潛諭李氏許殺劉以自贖  
高汝栻曰倭之求撫也謀不決遂墮門斷壁勵眾益  
周適有賣油李登者跋而取負墜擊木歌于市日暮  
之不急而狂于病危舉不覆而令集止監軍梅國楨  
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領縛木渡至東門見承

李登國是  
一人物

日監軍以李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對首并誅。洋州  
院借軍中非乏所使。以登發民不賦。視聽有密記。授  
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思  
若劉許急。赴而出。從問道。見東陽朝。亦各致詞。日將  
軍故漢臣。而首亂。在李氏。何積身與人。嬰禍。鎮卒几  
何安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陵乳雀。而聞。群。所恃不  
過。廢。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勝。親。土。李。目中。豈。有。將  
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為。福。也。自。是  
承。朝。恩。東。賜  
各有異心矣

頭軍調監軍。參將楊文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李拜。拜  
繼死。閻室自焚。李如璋。步卒。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子  
承。寵。等。寧。夏。平

高汝斌日  
對許字之  
參商也  
始子鎮民  
郭坤有  
乘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皇帝 十九  
國柱。因。兩。院。一。雙。聘。馬。朝。亦。往。議。妾。日。受。周。家。聘。矣。  
朝。問。國。柱。日。該。有。之。朝。怒。其。直。遂。不。能。辭。相。讓。街。之  
會。承。恩。聞。李。登。之。間。方。惶。惑。召。所。親。伴。石。棟。問。計。棟  
日。國。柱。見。事。審。而。夾。後。雖。東。陽。臣。然。與。朝。有。怨。豈。呼  
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陽。朝。飲。醉。誅。之。國。柱。日  
病。家。前。後。左。右。百。戈。鐵。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  
軍。當。計。誅。朝。城。用。柱。乘。間。取。東。陽。也。承。恩。然。之。運。明  
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榜。訊。見。而。急。誰。日。將。軍。何。暇  
問。此。有。密。事。登。該。議。之。席。衆。下。日。將。軍。知。周。國。柱。有  
異。心。乎。百。將。與。將。軍。勸。其。首。語。未。竟。承。恩。疾。卒。世。富  
大。宜。避。日。外。營。向。樓。無。宜。人。駐。此。承。恩。疾。下。朝。既  
後。從。大。宜。撤。之。梯。半。世。富。抽。其。佩。劍。所。之。首。領。梯。下  
四。檢。下。悉。結。之。國。柱。見。馬。廬。遂。起。有。兵。劍。聲。知。事。洩  
也。東。陽。驚。起。從。朝。望。國。柱。自。後。所。之。不。死。走。入。厨。房  
支。戶。國。柱。引。足。破。戶。象。其。首。出。衆。譁。日。國。柱。何。故。賊  
將。軍。國。柱。此。日。奴。不。避。死。走。官。軍。並。斬。汝。誅。一。逆。賊  
何。弒。之。有。衆。盡。散。以。其。首。級。獻。大。軍。葉。夏。熊。以。呼。拜  
獻。獻。俘。闕。下

西事定。調李如松為東征提督。宋應昌與如松將諸鎮  
士馬四萬餘。乃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  
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家出沒雲海。將吏揮涕而泣。監  
軍劉黃裳慷慨而言日。此汝曹封侯地也。何作兒女態。  
耶。夜共如松畫策。平壤日。此箕子舊都也。而城乘山。又  
箕子墓傍。多茂林。可伏。倭守小西門。從別道進兵。出其  
不意。可以逞矣。平且泉。薄城。倭果守小西門。我師攻東  
南。鼓聲震天。城頭石。弩雨下。募敢死士。援梯。鉤而上。殺  
數人不退。倭悉眾距伏者。越小西門。有赤幟出。堞上問  
為誰。日。某某先登。蓋陰攻其堅。賜賭其瑕也。是日大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皇帝 二十  
雨。晝冥冥。海水昇沸。我師遂捷。倭趨走大同江。追及開  
平。復有新獲。次日阻臨津。而陣。且收餘眾。奔王京。碧蹄  
去王京三十里。如松將騎數十。群倭遮之。奔中矢。且盡。  
劉黃裳率兵馳援。射殺奎甲。酋圖。前解。倭偽為書。約矢  
射江。畔。請降。黃裳以為給也。經畧信之。于是議異稍左。  
先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參志臯。虛以馮引。楊一清。崔奎  
故事。欲經畧東陞。志臯固留之。不果。及如松至軍。文武  
大會。將吏皆言。惟敬。惟敬。惟敬。當斬。參軍李應試。請問日。籍  
維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遂誓  
師東渡

漢唐征討  
四夷兵  
動至數十  
萬不知恨  
何供需今  
方渴有驚  
進一將將  
數千人性  
輕以出  
為感優之  
投軍征大  
下兵不能  
四萬今  
物力何以  
相懸至此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皇帝 二十一  
平復有新獲。次日阻臨津。而陣。且收餘眾。奔王京。碧蹄  
去王京三十里。如松將騎數十。群倭遮之。奔中矢。且盡。  
劉黃裳率兵馳援。射殺奎甲。酋圖。前解。倭偽為書。約矢  
射江。畔。請降。黃裳以為給也。經畧信之。于是議異稍左。  
先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參志臯。虛以馮引。楊一清。崔奎  
故事。欲經畧東陞。志臯固留之。不果。及如松至軍。文武  
大會。將吏皆言。惟敬。惟敬。惟敬。當斬。參軍李應試。請問日。籍  
維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遂誓  
師東渡



刑部尚書擬時承恩極刑餘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  
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田租併 喪慶  
王妃方氏

方氏不受賊  
法亮主答中

給事中劾穆來輔隨府依違命緹騎追治之竟戍邊

外史氏曰其矣陸氏父子狡也初發難說劉許以為  
名事成而君之罪不成則殺劉許而歸陸亦不失仇  
敵之功此其本謀故方恣肆時人稱帝帝劉王道  
劉許已誅時氏猶稱揚揚謂上賞云

大賞寧夏功臣葉慶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

功李如松第一加官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等各

加恩有差魏學曾致仕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一

給事中羅棟劾勲臣徐文壁率眾起變勲衛滅俸一節

徐文壁具疏力折其非復因兵部覈議不遂率領眾官

赴訴閣部因有激變之語以相恫喝部臣邵陞台臣賈

希夷等已劾之茲棟復交章論壁命奪俸六月

十二月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

重懸賞格以募勇士○迨播酋楊應龍請重慶討薄繁

論法當斬應龍願將兵征倭效報詔可釋之時議輸金

贖斬御史張寬鳴方駁問而徵兵檄至應龍請自將兵

五千報效已啓行尋報羅巡撫四川王繼光至提勘結

遂抗不復出繼光一意主勦

稅征呼種  
倭之亦民  
傷財也則  
庶能之願  
報效宜有  
以寬政矣

存君如此  
將士統為  
數家何也

天會寧夏  
勞臣

刑部王  
光而抗拒  
如是耶

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奏言今天下兵疲于東西之交困  
財盡于師旅之煩興而南北並荒民窮盜起敢言致變  
之由反之即是弭變之術郊廟不修足以致變者一宗  
廟不享足以致變者二萬幾叢挫厲階是生足以致變  
者三地天不交何以成太足以致變者四至如長夜之  
飲自甘伐性淫刑之逞動至戍生計利析于緇銖思義  
寡于骨肉尤足以召孽而滋毒者也不報○倭寇朝鮮  
朝議調播酋楊應龍兵救之又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  
道搗其巢穴以為奇策

高文拱曰東事作 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攝  
發暹羅以助之夫播酋奉澳法阻兵拒命 朝廷遣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一

使節詞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  
入中土窺我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之  
方至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  
使搗其國都是以騷擾入昇也區區如此縱播酋恭  
順暹羅勝強勢亦不能何也出蜀至邊一經兩海水  
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  
之西二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假虎符而往將安同  
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  
敗何為 國家福德  
天實默佑非人力也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禮部侍郎趙用賢上禦虜安

邊十大策疏畧云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

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緝紳之士日夜持籌而計北

事介胄之夫日夜批甲而捍北方益岌岌乎不知所終

請以禦邊十策為當寧籌之其一曰失戰陣二曰重將

朝房而原  
其用無者

諸臣心事  
懇切直至  
使人難辨  
敬畏

三王並封  
並封密  
大舍自謂  
將願元  
謂其巧伺  
費地何  
者多以出  
閱為功  
詩者竟以  
主德為

禮三日用土兵，四日足兵食，五日息邊民，六日分兵伍，  
 七日利器械，八日招擄，二九日飭法度，十日用間謀事。  
 下部申飭。○元輔王錫爵還朝，首以建儲為請。上報  
 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  
 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為便。錫爵請以皇長子即  
 母官中可，不必以非出為嫌。上復諭云：豈敢背違  
 祖訓，學前人之假借，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論禮部三  
 子皆封為王，以待將來。工部侍郎岳元聲謂科臣張貞  
 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論適錫爵密而進者。  
 元聲復詣儀郎陳太來合兵科許弘綱儀郎于孔兼，咸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四 顯皇帝  
 在商所以入諫，弘綱屬元聲，元聲曰：某方論錫爵若言  
 謂有成心，反敗迺事，其以元聲為後勁可也。弘綱不允  
 元聲謂許附阿元輔，元輔阿附貴絕，以累 皇上明德，  
 不可遂歸草疏，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陞至，遂聯名上  
 本約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 莊皇帝  
 不設為未然事，以遲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  
 朱維京、疏繼上。光祿少卿除杰、丞王學曾、儀郎陳太來  
 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論成杰、學曾為民，元聲允  
 成納陞得寬旨而並封，前旨好致元聲與張顧于陳，暨  
 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顧德煥、許錫爵于朝房，錫爵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四

到非著平  
案案案

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官，  
 侍嫡之例乎？曾語少遜，元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  
 老先生在眼前，胡說錫爵屬聲者三，元聲亦厲聲者三，  
 錫爵容少霽，眾起欲出，元聲曰：大事未曾講定，如何便  
 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定，老先生亦難改口，  
 惟有廷臣逼迫，老先生告之。皇上除挽回二字，別無商  
 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  
 為首杖戍，惟命，老先亦何苦終日周旋去國之臣也？錫  
 爵曰：初意 皇長子出閣，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  
 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四 顯皇帝  
 疏自劾三誤。上旨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  
 錫爵謂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罪，于  
 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為言。上不允，降陳太  
 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于外。  
 江蘇雜曰：三王並封之議，原侍郎某進于斐江，斐江  
 因有是議，明旨一降，舉朝大開，連意攻擊，斐江幾無  
 完膚，然絕口不言，其故感以為得人臣之體。○疏上  
 陳萬言，或謂張子房李長源之功，能高曰：留侯與  
 而權矣，顧令商山之老，既出而漢高心不折于羽嬰  
 之威，可奈何？且羽嬰非人子，所自感也。舒王之爭，不  
 至于鳴咽流涕，則德憲之代，皆不能正其終始，故曰  
 人臣之業，難矣。侯為正元聲位，不尊于郭侯，而抗言正  
 爭事，竟得寢，遂令 聖子神孫，太山而四維之，當事  
 者，倘不急酌曲突徙薪之功，不令洛陽少年嘆息無  
 已時。

妖人許油馱借王以術蠱淫女稱后山東右奉政顧雲程收縛寘之法巡撫李三才欲坐以謀反雲程力爭竟坐左道律李不悅已而徐淮張大妖人趙古元功噴有頌言李揖之日今日發蒙曠然已昭矣○陸光祖罷以

南京吏部尚書陳有年代之

有年當銓選時書開僞遺剗除殆盡及位家宰清肅苦節視前益甚中貴私啓曰可以情白否有年曰彼此公忠休因他不知也諸中貴皆退除斥言臣與當路有隙當路迎上意鋼禁之有年無日不請至再至三與古人補遺而陳者無異又求復國初銓臣體陛除不閱自當路當路益不堪盡掣肘其行專仁聖皇太后崩喪至山陵上以足疾不能送吏部侍郎

孫繼皋奏言 皇上孝事母后天下所聞今駕輿就道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四 顯皇帝 三五

而斬一攀號即數于步可掖而行也何可苟一時以虧大禮不報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畧

高汝拭曰滇中在玉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蓋以內川節度使遙制全滇兼長不及馬腹實固宜矣入我朝二百有餘年永作屏藩神宗朝勦苗匪殘連六慰侵我金騰巡撫陳某用兵勦之助之役殘破不支馴致六慰效順歷承樂間例寫金葉表具方物入貢金騰之閭高枕無虞考其用兵與餉皆取給于滇視王靖遠麓川一役費天下大半者其功不知誰茂而費不負麓川十一可謂謀臣苦心矣削禮科給事張貞觀籍為民哥立之肯原以二十一年行屆期復爽比廷臣有言又變而為三王並封未幾又變而為待嫡說屢更而意念不可測有愈嚴而降削愈

未有已貞觀于是草疏為其夫人高日吾所爭者大或忤上意重則杖死輕則削籍為編氓為我製青布單衣以待至是遂服而行首下奪休輔臣論救上怒命降邊方雜職後復黜為民

巡鹽御史基才題罷從前京掣事例

京掣一舉正以控淮而之咽喉而顧淪其源派係益致之資係今罷京掣仰有掣而不于京城於是地非要命委非專官私載易于閃躲泊船更無閉防因而販運既既乘風四達或遠往以開提或低價以防商道商船既到彼停開經年于錢日蓋倍增堆壘無從編警彼進商則微推膏完念給引實年無故于爾彼那茂又苦于銖求此其商之所為受病也至三十八年付宗阜題罷之

准敬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齋封典過肅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四 顯皇帝 三五

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快耳行長令親信小西

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且行長屹風月樓候騰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莫敢先入形遂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而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還龍山且日如松上首功遂以提聞○遼人之竊級多朝鮮腐首朝鮮人恨之以倭夷王京通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

白石之原

多勳忍痛  
殊無定局

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圖之僕夫李友揚力戰援如松出圍遠兵趨橋者盡死友昂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闕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四川巡撫王繼光一意勦播與總兵劉承嗣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兩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昭等約降因統前兵據關衝殺我軍王之翰履因撤兵委棄輜重畧盡○王繼光罷以譚希思為四川巡撫勅與總兵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御史薛繼茂勸應龍應龍上書願撫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願逆懸殊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一

行嚴查毋姑恕

高汝斌曰漢高帝之為天下安用腐儒此言誠通然天下事為廷措大所策者不少試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下符罷其軍使之還農田氏遂陰聚之以波三軍之怨遂合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激之也應龍向已請郡對簿驛斬業已輸服况朝廷原無意必誅自維光至而榮驚不度卒至喪師夫大臣專任萬里之外不以朝廷威德制制而激之反幸國家法制嚴密伏不敢動即動亦不敢動夫此誠臣之元罪則臣明瞭學之問化為結草與木亦不敢不和大休誤國家事往往如此方外一向皆然不知大休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三月春甲午陞太僕寺卿李化龍為會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警狎至兵食彫妙廷推撫臣眾遂巡莫適任以屬化龍化龍曰食焉而避其難無為貴臣矣驅車就道

封貢之

首請補缺餉給駟馬無以管馬供郵傳明斥埃嚴偵備控要害籌攻守與總兵董一元請營中選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曲而矢之曰居平虐下者臨敵怯懦者有如此酒遼虜土酋子卜彥吉周罕速把亥子把鬼兒其族炒花花大最驍悍知遼兵以征倭疲分東西道期廣寧南合圍化龍語總兵董一元曰諸虜環視我不戰益取輕勢且無遼一戰而遼可存死猶為之况未必死耶西虜卜彥眾數萬難與爭衡所就就在右屯右屯有備足自保東虜炒花把都眾財萬餘併力禦之必敗偏敗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化龍策之更遲兩日虜呈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一

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復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查真畏我率眾疾驅過之未半伏四起呼震天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奇弃牛羊駝馬偏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西虜至右屯張穹廬城隅指揮傲倪又分眾犯懷武殺我師而守者先於城外築牆城外濬濠濠外多品坑攻五日技窮復募敢死士三百人襲其營虜俱而却未幾虜復報忿命銳師敗之靖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方堡虜遂乞市許之上陞化龍功遷兵部右侍郎任子錦衣衛千戶○東師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經畧宋應昌急圖結局惟敬之教始用

于慎行曰國家制如吏有正體封貢之典我在  
禮官征討之法我在樞府管如青島司春玄鳥司夏  
各不相紊如西哈容南文趾北順義皆樞府所有事  
而封貢題請則屬禮部右司馬欲以封貢歸禮部  
補敗身任其事不以相聞宗伯亦欲避難解誘亦不  
言職掌在本部兵部題請以成封貢及事敗兵臣伏  
罪禮臣無恙自為善矣其如取掌之奈何

並封之  
此停止

閣臣王錫爵請定冊與以信初詔 上怒甚曰俱不必  
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之旨 大學士張  
位疏曰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乞  
歸禮官從隆具儀 上請 上曰豫教還候旨行

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  
十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九  
航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

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  
等軍臨津而自東西調度間倭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

萬我兵從間道縱火焚盡之倭乏食○封叅將蕭如薰  
妻楊氏特勅褒獎○封貢起倭果遁 上諭朝鮮王還

王都整兵自守兵部議宜留南兵善後云○李如松欲  
乘倭情歸擊之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送法以退去

七月星變羣臣請 上出御朝講彗星漸近紫微垣于  
象為君于地為藏神布政之所羣臣力請 上于視朝

臨政之所慎起居謹宮中言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

小西飛禪  
守康原如  
安一人政  
止稱小西  
飛或稱守  
康和安

所見略詞

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為脩省之實上通降勅反躬自責  
兼勅大小臣工痛加脩省○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  
小西飛禪守來請款倭佯請款隨犯咸安青州逼全羅  
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京為界然全羅沃壤南原府  
猶其咽喉如松命將扼南原後移師駐南陽陝川

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  
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倭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  
制征勦報聞○遼前巡撫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

輕許下部議勸○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  
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維忠等南兵二千六百防守加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九  
劉綎總兵衛吳維忠等並聽調度○諭令朝鮮世子臨

海若瑋居全慶間督師○經畧宋應昌遣沈惟敬復入  
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命併撤吳維忠等兵止留劉綎

兵防守○以顧養謙總督遼左石星一意主款議撤兵  
省餉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繆依違

其間然倭多詐而終無實意○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  
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

恩累次差官降諭救起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  
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 皇

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爵對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爵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人言動搖。爵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說，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日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爵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舉行。部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頗召

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上嘉其膽畧，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儀制郎中何喬遠等請罷封貢，給事中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奏，甚有謂祖訓絕其封貢者。本兵石星、張皇甚，恐不能羈縻關白。上亦切責羣臣阻撓封貢。高汝棡曰：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從論事理。至日本治亂，絕不考究。謂祖訓絕其封貢，一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誰者笑之。洪武初年，雖絕日本之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賜日字勅命。若千號，六年一貢，齎合而後，至人船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一耳。奈何謂二百年來，不與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朝野可考知，亦不問其類，而從一二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初造，未經肯構者，元非四夷封略在禮部客司，大同馬石星，彼欲取效目前，不顧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亞庭之言，皆如夢。以此集難，何以國為，可為仰屋竊嘆者矣。○權不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廟堂，株之空誅之口，則分閭擊府，豈得焉。勝算哉。三則皆于欽定筆塵所紀。

賜爵既退，上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上諭曰：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

詢于卿等。今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言欲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故諭。○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俸一年。劾南刑部主事孫繼。繼有職為民。迫南吏部主事安希范等。來京究問。旋釋其逮。革職為民。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禮科給事中趙完壁。疏言。性者倭奴託貢之術。以覘我重輕。幸賴皇上格寢其說。茲又假封之名。以賞試我。夫倭之所嗜者利。利不足。以誘倭。而使還經畧。惡其以利啗倭之名也。不得不託之為貢。貢不成。則倭不退。經畧又見貢之不行也。故不得不易為封說。雖三義則一名在此。而實在彼也。又曰。臣不知經畧出都之時。行色何壯。而今億孺至此也。逐虎之法。轟雷之砲。戰車巨艦之修。費水衡內府百萬俱付之。有而僅僅市一封臣。以為此舉也。是入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下部知之。○各省災傷。降諭切責。有司。司道撫按官。并責科道官。不用心參駁。

已行舊例。備東宮出閣之儀。每日相應照常。上允之。皇長子年僅十三。岐嶽不几。舉止。礙重。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雙銅雀。故事。叩頭。畢。從銅雀下。轉東西面立。閣臣。誤出其。上皇長子。屬內使。曰。移銅雀。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照。諭。一。日。講。巧。言。亂。德。節。講。章。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對。曰。寧。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謂。剛。德。明。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其。詞。而。舉。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宏。叩。頭。請。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皇。貴。妃。願。助。賑。濟。傳。諭。中。官。各。出。貲。以。助。聖。諭。閣。臣。云。朕。覽。饑。民。圖。說。特。有。皇。貴。妃。在。侍。因。問。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是。刑。科。給。事。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余。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朕。速。行。賑。貸。皇。貴。妃。聞。說。自。願。助。賑。銀。五。千。兩。朕。言。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官。等。朕。傳。諭。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卿。等。又。能。捐。俸。薪。以。救。甚。見。憂。國。為。民。至。意。○河。南。御。史。封。進。饑。民。所。食。雁。糞。更。苦。首。輔。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上。以。彼。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懇。留。因。出。帑。銀。五。十。兩。命。靈。濟。宮。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伏。懇。辭。上。遣。行。人。護。送。錫。爵。歸。里。上。辭。朝。疏。一。勸。御。朝。云。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兩。

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三

此有畫不出 皇何

封進展表 聖諭切

次一事。勝于手勒百言。一勸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可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按則廢人二款最切。

三月朔

三月朔。聖夫人金氏其夫都督同知某卒。請以好妻。禮部執奏不可。事遂寢。命光祿寺寺丞鍾化民兼御史。賑濟河南饑荒。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并勸播茵入蜀。部署將士若為繭絲者。然酋大震懾。命吏部會推內閣。時部以冢宰及御史大夫名。上并起舊。閣臣王家屏詔已。點用二人。隨有嚴旨詰責云。以後宰。帶奉特簡。不得專擅。先是。聖諭有不許拘泥。資昂為。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四。皇。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起用。為不稱。又云。堪任。臣為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誤以已任者。並列。皇上。又有通寫來看之旨。故以世達前次推用。并列上。上覽大怒。降處司官空曹。以去。于是吏部尚書陳有年。奉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則將來開私竇無已。時因而乞歸。命馳驛回籍。以孫丕揚代之。以沈一貫。陳于陞。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吏部會推以沈一貫。王家屏。及陳有年。孫丕揚等上。而不及陳于陞。上億于陞。性嚴。嘗有所推。擢令並列名。蓋特簡也。因責該部專擅。逐去七郎。陞遂爽。

敢拜命再為請謝而後敢拜。

降湖廣布政司左布政武尚耕三級。既而削其籍。舊例楚貢魚。鯉。鱒。鮮。如令甲。而上以近詔徵直。增額。何以不遵。故譴之。先是。尚耕治兵。鄂上時守備太監王某。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田四萬七千有奇。耕案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去。代瑄孫甚遵尚耕戒諭。稍戢比。長楚藩孫政以上供事。與鍾祥縣構。祈耕左祖。耕不應。憾甚。托其黨傾之。坐此降級。命下台省。奏貢在詔前。非格也不宜罪。輔臣疏爭甚力。上益怒。竟削籍。總督顧養謙奏言。講貢之說。貢道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釋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四。皇。才力武臣為使。論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廿三日夜。東北方有星大如鷄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有二小星。隨之。後有流星數千。四面紛紛交錯而行。福建巡撫朱運昌亦奏。八月二十五日夜。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聲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圍轉一半。身旁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燥爛雲時。變為五聚成堆。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為一。血紅如初。至四更復分為五。至五更總歸為一大。如米籬。俱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大。



朝鮮國王李昖疏請許貢保國 上從之 詔小西飛  
 入朝決計先是朝鮮疏至 上切責羣臣阻撓封貢本  
 兵不能主持○及總督差伴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  
 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馬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  
 一勅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倭俯從  
 以聞 上復諭于左閣詔加用後大畧如樞部旨  
 十月罷浙江巡撫王汝訓迨浙江巡按彭應參烏程知  
 縣張應望至京詔下獄 浙江大姓董份范應期素以  
 賢雄倉頭輩魚肉里人訟謀如山汝訓取應參聞于朝  
 彭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復請張應期俱獲死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一  
 吳氏諸關訟究上怒故迫之  
 十二月封議定 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  
 楊方享充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原有  
 王未知存亡闢白或另擬二字或節以所居島封之行  
 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  
 金印行長准授都督會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誦被梃且  
 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  
 王為信長所弑互異適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  
 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而樞部遂謂封事必可行矣  
 ○以侍郎孫鑄為東征總督責虜復化遣大將軍董一

元以兵匪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衝墻而進  
 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死遁  
 逐之斬首四百有奇仲言中流矢死把都重傷空馮而  
 逃是夜虜奔如在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  
 以郭維賢為右冷都御史巡撫湖廣維賢以順天府丞  
 陞任時苗酋雷晟聰以丈地故噪邑令其黨有護舍者  
 晟聰刺殺之令以叛告惟賢謂夷人相仇殺治之不備  
 用漢法用漢法是粉之也屬湖南道紳致晟聰杖而殛  
 詣境計所殺傷令償牛畜如夷法邊境帖然○兩營  
 石柱王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單氏單上書曰臣自從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四 顯皇帝 三十六  
 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  
 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處劉我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先年楚全洞舍謀某事願以  
 聘就吏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五

聖朝 高汝杖 輯 淮南 李長科 閱

高顯宗 校

深中情事

妙者不用  
可附

楊首之反  
李由好  
片激成之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  
 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  
 部量封秀吉願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  
 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將計時封使  
 已發竟不從○四川都御史邢珣乘傳至蜀察永寧西  
 陽陞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  
 計先剪其枝黨以撤賊營應龍會水西安臣羅爾與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願皇帝

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應龍就吏得黃罪疆臣  
 奉札至播招龍謂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  
 購而頭而早為計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  
 方亡命閭匿其間又幸龍反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  
 中阻總督復使使請應龍所問狀且撤撤茶江烏注兵  
 論奏民勿擾龍自是有悔心矣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張位吏部侍郎劉元震充  
 考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選擇尚王子弟三人入  
 見上親以其名呈皇太后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取  
 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履之送入春曹其兩人者賜

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序○廣東道御史祝上進泰大學  
 士趙志卓袁魁昏贖伴食模稜乞聽速去不則返照之  
 罪無多攝魄之符且至必待與屍以歸不獲首丘之願  
 悲哉 上以新進姑罰俸六月

應龍所長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  
 有差○重慶府知府王士琦奉總督檄請茶江縣趙應  
 龍安穩聽勸士琦屬茶江令及經歷等往宣諭應龍使  
 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備郊迎叩頭致饋資饋如  
 禮日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  
 穩多奏民也使君幸在車騎時况松坎敢布腹心茶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願皇帝

應龍如此  
蓋似亦  
小心惟謹  
矣其於不  
後也豈遠  
史之生事

令具連其言于士琦士琦即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  
 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  
 及罰金獻廷中士琦為請總督委兩贊畫請安穩應龍  
 囚服郊迎蒲伏得獻貴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  
 應龍斬以夷法得計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  
 棟以土舍受事貴光等最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  
 氛未靖大司馬欲緩其文用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  
 向有積勞可其奏○以霸州副使蔡可賢兵備甘肅經  
 畧互市俺荅素傑每臨市場遊邊臣出覲儒者率俾  
 行輒多予金緡以免可賢慨然曰國家方鞭笞四夷而

如此然後  
兄中圖考  
八

示人以怯不武。虜既輸款，稱外臣而遂其詐，不信使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筭也。乃令軍吏前阿，策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其威，畧竟市一無所求。取歲省費無筭，可賢。又作塞下曲，勒石市場，制府聞而壯之，以為有汾陽單騎見虜風焉。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季馴卒。季馴當世宗朝，即

副工部尚書，朱衡治河有功，及至是，四受簡命，與河終始，及復故官，四上疏乞休。上難其代，固留之。餘年無病篤，始得請，慨然嘆曰：去而令代者無懷，伎無見奇師。

吾意不易吾法，即漕渠可無大患。後徐州守開堤引水，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

水侵不得洩，言者遂謂河故道不可用，宜更鑿渠。礪山出于房山下，仍徙鎮口開，毋令通河易開，又謂淮水漲，浸泗州。祖陵以高堰故，宜破堰以洩水，或又言二

洪淺阻，宜濬之，使深。河身日益高，宜抑之，使卑。吳議濬起而譴及之矣。李馴烏城人。○削總理河道太子少保

舒應龍職為民，降工科都給事劉弘寶為馬邑典史。南

京工科給事中陳洪烈為廣東惠來縣典史。先是直隸

巡按牛應元奏言：祖陵水患日深，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會同總督河漕及各御史從長計議，作速隨宜疏洩以安。陵寢毋得偏執私見，諉循人情。至是御史

遂自哈赤  
題之始

攝應科論：勸河受賄者，陳洪烈對弘寶、彭應參。上曰：河工挑磨，每年糜費內帑不下百十餘萬。工程再無堅久完報，反滋浸淫之患。總督河漕等官故意遷延，希圖糜費。大家浸漁，故降弘寶等，而削應龍之職，并追究潘季馴等。○總督侍郎張國彥奏：奴兒哈赤身率三十二酋，保塞有功，且鈴束建州毛憐等衛，得陞都督。上命陞為龍虎將軍。○降吏科都給事楊東明三級，調極遠邊方。奪戶科給事中鄒廷彥俸一年。時東明參都御史沈孝思，而廷彥繼之。上以東明主使教唆，故降東明而罰廷彥。○京師地震，有詔勅臣工痛加脩省。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四

高汝柱曰：火災、地震、海潮、震于霍州、連震于京師、及昌平、通州、而雨雹又見。告矣。是時講筵久虛，將就勿繼。禮記屢稱精誠勿違，龍樓問寢，溫清或缺，封事踈于此答，而宮闈遠隔，端緒倦于廷對，而啓沃門闕，骨鯁難入，而誠懇易究。民譽擢矣，而賜環無日。寢典無常，而夜氣清明，或特喜怒失平，而使令權壞。大甚，如舞雩歌步，德而瓊林太厚，弗戒。凡此皆足于和召災，而僅備綱文故事也哉。

永寧土婦奢世績。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危我。也。請以白就吏贖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績

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績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上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為諸生，竟得嗣

職，從討楊應龍，戰力甚有功。上于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績為之請。○勳衛李宗誠，表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在

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歸。美女二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後首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重書。夜逃。北明失路。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享。檄聞于朝。臣隣聞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享爲正。惟敬爲副。立限渡海。○戶部郎中楊應宿。行人高攀龍。上疏爭辦是非。減否人材。有旨。部院該科會議。二臣疏中。在位去位者。不下三十餘人。而部勒止及應宿。攀龍。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五

東林名目  
由此而分  
至天啓末  
年而更  
亂矣

劉四科。顧憲成。李宜春而已。東林名目。由此而分。應宿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降楊陽縣典史。顧憲成爲民。○直隸巡按趙文炳。疏彈銓司。將時馨。証甚明。亟宜罷斥。時已奉旨。着九卿科道會勘。而時馨伏出。疏辨。波及京營都御史沈思孝。浙江參政丁此呂事。上以強辦。濟擾。黜之爲民。而思孝與孫丕揚。成水火矣。思孝謂此呂建言立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貪婪。跡跡豈得以建言輕恕。并以此呂劾單一十四紙。隨本進呈。上命追此呂下獄。訊問。丕揚稱疾乞歸。上溫旨。爾之

于慎行曰。丕揚請罪也。平生建樹。表儀。取信海內。及李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數。願夫大體。如以訪

單揭帖。按丁此呂之。雖罷免其官。此未爲過。及見丁黨交攻。急于自白。遂將原揭帖。進呈。御覽。以明不妄。而揭帖所開。職至數萬。致激。聖怒。丁適成。江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其位矣。且揭帖察。巴夫公平。至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帖中。至數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罪也。故按丕揚爲大理寺卿。不附江陵。回籍。出京時。單騎一。行禮。蕭然。不懼。不作。居然有大臣風。及還。其知府。與按院。迎合。權奸。必坐丕揚。以賤。知府。受帶。數端。當以重譴。而投文之。吏。路。爲。虎。所。暗。及。其得狀。再申。不揚。罪。而江陵。去。矣。此其人。甚足。爲。重。但。其典選。應。內人。請。托。難。于。從。違。大。選。外。官。立。爲。舉。其。法。官。中。相。傳。以。爲。至。公。小。民。亦。翕。然。稱。頌。至。今。尚。隱。行。其。法。而。君子。以。爲。非。體。也。古人。見。除。吏。餘。格。却。而。不。似。以。爲。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于。一。吏。之。職。而。無。所。乘。成。亦。甚。陋。矣。

降河南道御史馬經綸。工科都給事林熙春。三級調外任。時籍沒張誠。霍文炳之產。言官逢 聖怒而謫者。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六

時三十四人。故事分疏申救。輪該刑科侯廷佩。首列職銜。廷佩畏不置名。斯時 聖怒不測。先旨止于朝外任。而大學士陳于陞。疏救。遂降雜職。吏部孫丕揚。又救。竟爲民矣。諸臣陞辭。青衣小帽。絕無一人敢用一馬。一遞夫者。長安青瑣。蘭台。幾于盡閉。于是馬經綸。林熙春。抗疏請。攸容。言官。悉遭貶斥。而直聲亦大著。先是廷佩之。衆張誠也。上惡之。旨曰。何先無一吠之忠。及經綸被斥。京師爲之誼曰。侯吠不如犬吠。馬鳴爭似鳳鳴。則其櫻。益可知已。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下廣東道御史曹學程于理。

承封之局  
不兵欲使  
侍于急就  
公論大碑  
遂激 聖  
怒欲重創  
以上詳而  
帝侍御危  
矣

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惟敬又  
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璽善冠。及地  
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  
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誘子。詠親從言。倭臣淵乘夜繼  
死于。是廷臣請罷封。而學程言尤懇。上責其抗違。下  
之于獄。○三月初九日夜。乾清坤寧二宮。災。下詔自責。  
布告臣民。詹事余繼登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  
官。疏入不報。○大學士陳于陛卒于官。贈太保。謚文憲。  
于陛計聞上命。皇長子曰。陳閣老侍若。謙讓若宜。卹  
其喪。乃遣中官致金帛。此國朝所未有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七  
按性父文端公。本朝父子。取高第者。自陳王。皇朝  
外。雖成。都之博。未。免不理。于。以。獨。一。人。皆。皆。思  
特在。翰。屏  
不久。惜哉

起禮部尚書。沈。大。學。士。入。閣。辦。事。○。令。御。史。陳。邁。文。高  
舉。嚴。勘。總。督。賽。達。薦。賄。皆。証。惟。債。師。吳。維。忠。一。事。自。有  
坐。吏。部。尚。書。孫。丕。楊。都。御。史。吳。員。吉。復。奏。達。楊。智。能。行  
情。慄。蒙。怨。咨。極。身。無。二。請。侯。終。制。召。用。報。可。○。楊。應。龍  
勞。餘。應。土。吏。毛。乘。雲。棺。殮。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場。焚。劫  
餘。慶。草。堂。二。司。逼。及。興。隆。偏。鎮。都。勿。各。術。已。又。遣。兆。龍  
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喜。一。家。應。龍。再。及。寬  
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姓。七。司。奴。輩。若。我。必。盡。力。刀

廷釋念而次子可棟。贊于獄者又死。則益心痛。分遣夷  
目。置。閣。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民。  
劫。掠。屯。堡。無。虛。口。厚。撫。諸。苗。用。以。推。鋒。名。硬。手。州。人。稍  
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茶。苗。諸。苗。願。為。出。死。力。  
八月。吏。部。左。侍。郎。趙。用。賢。卒。贈。禮。部。尚。書。賢。生。平。慷  
慨。激。烈。剛。方。勁。直。被。杖。歸。江。陵。怒。未。解。海。海。將。具。大。獄。  
因。適。會。得。免。後。起。家。禮。部。疏。建。備。疏。有。言。官。李。沂。疏。對  
中。官。張。鯨。侃。侃。丰。裁。且。夕。將。入。相。會。監。生。吳。鎮。軒。奏。遂  
有。中。傷。者。亦。有。暴。白。者。昌。言。滿。庭。甚。有。掛。冠。去。者。賢。稱  
疾。疏。十。上。得。允。至。家。嘔。血。數。升。死。崇。禎。元。年。贈。少。保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八  
議。益。加。師。○。九。月。大。學。士。沈。鯉。陛。見。具。疏。言。感。恩。圖。報  
望。上。以。言。圖。治。又。極。礦。稅。之。害。上。褒。答。當。長。至。節

經。諸。官。門。稱。賀。上。使。大。瑞。矩。宴。之。輝。及。開。礦。事。鯉。言  
洩。山。川。靈。氣。傷。陵。厥。脈。關。保。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時  
上。已。使。小。瑞。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以。實。對。上。領。之。其  
後。卒。罷。鑛。○。十。一。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鳥。撤  
益。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  
呼。禮。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謀。遣。光。海。君。致。賀。已。而  
聽。雙。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為。賀。秀。吉。告。惟。敬  
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人。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後封使人  
稽至欲媚  
上以珍珠  
繼紙又防  
東殿官漏  
言百計彌  
結是掩耳  
偷鈴之計

以甲官徵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

吉日今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

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

海至朝鮮廷議留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

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非眾皆以為

飾說後皆敗露云○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董其昌曰歷代理財之專無及礦場者書稱大禹任

土作貢惟金三品而宋臣劉形曰古費多而有餘今

用少而不足者乃古取山澤而今取諸民也豈即礦

類耶此疏請先開一方以試蓋開亦不過一二月即

給事中戴士衡奏言內監陳增招權橫行漸不可長乞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顯皇帝

賜杜絕以遏將來不報○河決黃烟口有言宜塞者有

言不必塞者謙濟沂河以濟徐邳運道砌歸仁堤擁護

陵寢以都御史楊一魁總督之一魁即請緊要水司官

行久任之法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雷火焚長陵明棧亟食諸陵

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橋及諸邊牆台榻損者過半

○戎政尚書塞達上疏自免以謝災異并乞太僕十萬

金通倉米十萬石以賑罷礦稅釋累囚賜環諸臣以言

責官守得罪去者又奏工部通薊昌遼保餉金八十餘

萬兩部既匱乏兵又不能束手就斃請發內帑濟之不

報○湖廣苗變湖廣寶慶府步城縣楚之西南絕傲控

五洞六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崗一路縣所

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地產之利苗獲

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

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狀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免其清

丈糧米惟任自辦苗崗之外逼近廣西古田天水一帶

皆散苗盤踞出沒為崇知縣元某違崗丈田崗苗雷戾

聽等糾黨阻丈厲詞惡聲深受窘辱體統掃地後獲印

照磨榜蓄詐條議撫苗方畧順其土俗治開蒙諸奸取

苗之傲鷲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知縣改官去○苗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顯皇帝

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能報去年從釜山渡海

倭于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

禮又微所以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

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據二

百艘屯機張管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

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前邊改麻貴為備

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命都御史楊鎬駐天津以申警備

許重熙曰先是總督孫鑰別令其下葉請國致禮清

正約役行長付封與清正成功為清正所斥孫鑰阻

乃欲壞破封事與石星相訶刑部尚書趙大克欲代  
星位。抗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  
道爭論星等。辱國就逆。拜鎮亦  
罷職。遂以那玠為總督云。

皇極三般災。下詔戒厲羣臣。并下罪已詔于天下。庶吉  
士劉綱上疏。謂天災重見。譴告可虞。語侵趙志臯。掌院  
侍郎曾朝節。謂其誣及首輔。以考察銜秩。劉竟恚死。

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即皆及乘輿不顧。死比肩事主  
者。平庶常無言責。以忠憤行此危言。至沒身可惜。

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株木之害人。  
夫度瀘觸瘴。死者遍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沙板為奇貨。

○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爰免入犯遼陽塞。副  
總兵李如梅與賊身被十餘矢。僅却之。○經畧朝鮮邢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十一

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索朝鮮地圖。是  
以決意用兵。然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

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開水戰。是以請募土漢浙川兵。  
并調前遠宜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挺督川兵。

聽勦。貴密報。候宜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  
玠以為奇着。乃徵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刑部

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害。

時戶科程紹。亦言開礦事變多端。九三四上。俱不報。○

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因山鼓鑄。以  
資軍興。又言招市。

示朝鮮朝鮮

朝吞併。以地土嶮嶮。為辭。遂寢。○吏部尚書陸光祖  
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見儲議未定。巨璫張鯨。懷

二心。因與耿定力合。疏斥鯨不法。狀復救給事中李沂  
復疏。請建儲。誅鯨。以明示天下。光祖貌不中人。而癯。復

不脩飾。邊幅取與一介不苟。聲吐洪亮。雙眸炯炯。

上嘗呼為着。破靴郎。中後請謚于朝。科臣趙璧。循以前  
推闕。臣事為疑。然輿論難違。遂得謚焉。先祖加興人。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崩。放

九如雨。藏朝鮮郡守安弘。圖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

熊川。沈惟敬率管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檄楊元。就其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十一

管執之。縛王貴。管玠以楊元運用如神。令守南原。

倭奪梁山。占三浪。遂入慶州。侵開山。夜襲恭川。虜統制

元均。風靡。遂失開山要隘。○開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

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來

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放順。經畧檄且。哨

且行。赴陞山。協守開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圍南原。守將楊元。聞倭至。

驚起帳中。乘城跳足。而遁。城破。而州民爭竄。夾城去。倭

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逸人衛楊元

潛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奔王京。退守鴨

綠江海防使蕭應官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  
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朝廷。王畫云  
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  
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  
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即退矣。因請使李大諫  
于長行。馮仲履于清正。玠從之。○議降順天副王考焦  
宏。是年卿試所取士多。用老莊語。文覺奇僻。中式者。華  
黜停科有差。因併坐。剛考焦宏。○總督邢玠徵兵皆會  
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上方劍。便宜用事。而以御史陳  
效監其軍。兼按邊。邢玠因請發臨清德州倉米。堆放天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皇 主

本見倭來 刑其督送 策馬而奔 何惟快也 主將如是 何以令眾

清正自砲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重柵。垂板。楊錦密  
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  
鳴金收兵。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訛報  
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  
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  
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蔚山大  
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正。止稱百  
十人。贊畫丁應太問蔚山之敗。悔悅。請鎬問後計。鎬示  
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  
太怒。駁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皇 主

送達得 以舉其經 舉達後斷



其文羅格經史貫穿百家與之處如遊瓊林武庫是  
由子元子出閣定講官六人統與焉時因太倉有  
宜勅一書進覽結遂慕三上三多三不惑并於正  
說未上講官不說結亦不復理後陳矩至適于案  
刑部侍郎呂坤茶閣一書索序于結結有數語置  
案 皇貴妃弟鄭國太見之乞取添入后  
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遂以此請官

統以文行為士林泰酒二十餘年年望六始魁天下  
其文羅格經史貫穿百家與之處如遊瓊林武庫是  
由子元子出閣定講官六人統與焉時因太倉有  
宜勅一書進覽結遂慕三上三多三不惑并於正  
說未上講官不說結亦不復理後陳矩至適于案  
刑部侍郎呂坤茶閣一書索序于結結有數語置  
案 皇貴妃弟鄭國太見之乞取添入后  
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遂以此請官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工部尚書溫純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東征失利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  
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經畧邢玠分三協為水  
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  
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十五

董一元代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禮部侍郎曾朝節  
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迨雲南都御史陳用  
賓下于理阿克者其先武定酋也郡守失請夷心遂謀  
為亂守逃至會城委其印于藩司克隨以兵聲言武定  
故我土也于我印則罷兵不則且虔而躬人情洵洵多  
謀應賊自鎮城而下皆惴惴請于用賓用賓曰姑于印  
遂以武定印予之而兵退用賓反以捷聞謂斬首四千  
四百級俘獲一千三百人零星擒賊者不計用賓撫滇  
已十六年至是言官論受賄通夷阿克尚不知下落武

定印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科臣段然謂用賓黃金  
至京打點入其珍玩者許以票據始敢上疏 旨下止  
于奪俸後言者益多遂以喪師失地迫而下之于獄  
三月廷試賜進士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  
有差○河南巡撫曾如春奏言河南逆黨豎旗倡亂驚  
駭地方奸民位世身勾領異端張掛黃榜上書起首先  
奪陳州後奪汴城疏入不報○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  
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為銓郎時以成國封王事與吏  
部侍郎王篆不合即乞休客有以硯硯難者曰小臣與  
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吾愛吾硯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十六  
硯矣及為冢宰與當途枘鑿後疏歸議之者曰既為大  
臣何不能忍小也豈其硯硯者始終一致乎有年曰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意謚為介也宜  
哉有年浙江餘姚人  
四月科臣戴士衡指閩範圖說上言苑枯之形已分語  
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  
以為鑒戒而都督鄭承恩疏辨曰為二衛以激 聖怒  
命請成○禮部余繼登疏請 聖明早選淑女以舉行  
婚禮不報前禮部題請已奉明 旨迄今三月未蒙傳  
示差官故再上疏促之○奪保定巡撫等官李春盛黃

紀賢  
五月戶科給事包見捷疏奏開礦之害 陛下謂徒取

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聞九所經臨慘毒萬狀吏

科給事趙完壁言之陝西道御史許聞造言之河南巡

按姚思仁繪圖貼說又詳言之不蒙採納提鑿入山者

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勢極時危安所底止不報

○戶科給事中郝敬疏東師久役振旅無期直陳安危

緩急之宜華夷輕重之勢願熟計之事下部○陝西巡

按許開造疏奏五行泊陳上干天怒乞省悟改圖即未

能傾內帑歸度支而姑停金珠闡權之使即未能行郊

皇明法傳錄入三朝卷五顯皇帝 十七

祀舉朝講而姑存畏天法祖之心即未能定冊立成大

典而姑從加冠婚選之請即未能盡還播矣而姑池不

許朦朧之禁即未能慨然行取而姑容陸續推陞以補

台省之缺未能嘉督學程由突徒薪之謀而姑放還鄉

俾忠智之士不至以學程為戒疏留中

九月劉綎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

計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

為綎而綎詐為卒挑壺觴待令軍中日祝吾出帳即放

砲圍倭眾亂斫翌晨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偽綎著折迎

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綎驚

此疏移而  
存其而詳

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

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

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晏綎亦

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

遣使遺綎以巾幘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

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矣軍通覆舟溺死者萬餘綎

璘互相訐揭玠樂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

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

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僵

屍四十里勅科徐觀瀾開報大罵諸奸奏奏四路喪敗

皇明法傳錄入三朝卷五顯皇帝 十八

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

立功初上見丁應太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

此人者昔其名于御屏一貫俱賄賂玉熙官宦官知文溪

演東征戲文焚惑聖聽 上乃震威復召一貫入閣而

臺省急攻志舉註籍不出○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奏

請下考選罷礦稅釋係累諸臣不報越一月溫率大寮

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左右以左都御史溫純對

上乃震威宣旨曰徐常檢發衆呼萬歲而退○命進山

東益都知縣吳宗堯赴京訊問稅監陳增權稅由東籍

勢作威毒派黔首宗堯故與之抗摺因訟于朝宗堯降

伏闕之舉  
我朝內行  
之俱備  
以此獨  
厥而退  
故聖度之  
汪洋矣

徐觀瀾本  
直臣也不  
肯按察為  
功

平秀吉之  
死耳不則  
和珅諸君  
亦未必遂  
能報命

處。于是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將罪狀二十餘條。跡如山。置之不下。及命捕繫宗堯于鎮撫司獄。孫丕揚罷。以李戴為吏部尚書。○平秀吉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欲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俘。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宣捷。上言諸臣欺誤狀。師危不至于敗。何更矜謝。貽天下笑。上絕然抵疏于几而罷。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十九

君親屬者  
少欲橫憲  
上臨可謂  
有持操矣

十一月勘科徐觀瀾抗疏。參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四克黨和賣國。疏至長安。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俟冊完復命。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車危之一貫、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差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以上二條俱出本朝要紀。  
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時兵備副使王士琦往征。倭而應龍益統苗兵。調原奏仇民。宋世臣、文燾及羅及恩。

與虜倭等  
最為可恨  
人言率為  
太平大母  
作難亂人  
良然

金人代罪  
蓋蘇文戲  
府大宗者  
仍假借拜  
請大臣其  
未敢耶

惟漢乘其  
氏之發覺  
有曰土部  
謀請殺以  
和稅使難  
治一方

等知。孳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捕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鑿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酋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于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愈加橫肆。巡撫貴州江東之疏。請防禦。而四川巡撫談希忠。請于合江、茶州各置遊擊。扼關門。安穩處。○安南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進代身金人。乃為立向肅容狀。禮部關驗。嫌其僞。令改範。俯伏。錫其背。日安南黎氏世孫。惟潭不得蒲伏。天關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二十

高汝楨曰。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恒。遣使入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救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至此蓋再貢也。按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于鎮關外。黎王貢天兵。遂罷。乃廢其王號。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部十三道。改為宣撫使司。十三名。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濂。方濂子福海。福海子安。安子漢。漢子茂。治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至此推潭復云。

巴亥萬曆二十七年正月。罷貴州巡撫江東。之以郭于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師兆龍等。迎于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因誘我師。殲之。國柱死。應龍初無意。反既殺我師。遂不可止。我師決欲征勦。命東征將。

任告捷

宗朝取

督稅太

監惡不可

以到任十

六日之官

罪而詳錄

之可憐矣

其妻以夫

子于刑

終于直

更爲可憐

取解捕

定至終

雷月

士制綆麻費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征○征倭告捷上御

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等傳首九邊○江西湖口

督稅太監李道參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

朋謀抗旨大肆詭譎僨侵國稅戕殺厥役七命上怒

命錦衣衛迨至于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

廉平有聲繼任南康奸瑄庸愆久錮園扉其妻陳氏送

至半路悲慘不勝竟自縊于檻車之傍○上命錦衣衛

驛象所干戶常慶麟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

處店稅徵銀六萬兩有奇按季解進上以湖廣荊州地

方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瀋竊據收稅後有居正因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五

已私意乃爾革免且租稅俱被土豪侵費殊非法紀着

原奏官會同撫按作速奏明不許徇私隱匿于是湖廣

巡撫支可大奏湖楚爲聖祖龍興之地內錯江湖外雜

苗商土力瘠磽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綠縵綺繡之奇也

厥貢非有珍珠珠貝之珍也比歲災後游珠凋瘵未起

邇遭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海內虛耗之邦未

有甚于三楚者查得本省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前有

遼府後有張居正各店房先年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

屬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

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等項每歲徵收內

前切言之

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造葬之資大之供官

軍俸錢科舉兵館之需小之作紙制公費工食衣糧之

數其全書揭報紀載甚明今復奉差內使督徵稅課若

併前各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絀復謀

加派則下民其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而其民

則原題所未及爲其不與商稅等也今差來官民一入

楚境口口以處虧稅額爲辭而左右之撥置者既多奸

宓之投入者羣集頭會其飲秋毫必悉行貨有稅矣而

且筭及舟楫居貨有稅矣而且筭及廬舍米麥菽以治

養稼也而有稅雞豚以供肉食也而有稅耕牛一農具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五

耳而稅焉騾驢一畜產也而稅焉搜刮于十五郡之中

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白役煩差絡繹道路廩糧

馬匹應接不遑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計雖欲不

擾地方不可得矣以故旬月以來羣情洶洶衆口誶呼

居者闔廬而徙行者納屣而避弱者俱怨于言強者輒

怨于色臣等百計安戢終然靡定楚習故獲得以以橫

政虐之恐將來多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伏乞皇上

收回中使停罷權徵仍照各關津事例條立款目一遵

明旨如客商貨物販積店房者各分經紀槩行抽稅用

以輸課不報

吏部右侍郎薛以謙卒。贈尚書。謚文榮。  
讚江西新建人。自翰撰。領銓曹。俱以在家強起。至再。三而後拜。洞徹性體。蕭然陋巷。凡案床榻。塵埃。滿座。而神像容。疑海內重之。

○自吏部尚書楊魏與內閣不相下。故文選郎數見譴逐。人以銓部為懼。是年主察。屬員外魏切金。適上將四司告假。官一筆行勾。而切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于是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竟得考功。御史牛應元疏論之。○戶科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礦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貼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忌之。降為典史。未幾歸。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十一  
清百姓亂。歐稅使馬堂幾死。朝廷之威大養。而見捷之言。若左券云。

四月雷擊太廟。秦晉齊地皆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禮部尚書余繼登。上疏言變異。上以深自警。揚并戒。羣臣增脩其職。○前遼總督邢玠。劾齊畫主事丁應太通。死監軍御史陳效。初效同徐觀淵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會言及應太疏。山乃曰。吾為羣隗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閣老書來。吾悔無及矣。至南原。又曰。麥庫下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坐。言談舉茶。遠仆

此來慶可  
惜功請效  
之疑為感  
太所過不  
勝悲感以  
激 聖怒  
可耳即  
氣全即  
說交後  
詳言說  
是非自見  
勢如出柳  
死雖不志  
武臣有此  
功節

功罪明則  
人心服  
征之師大  
有可商  
非至今未  
定

頃刻而死。○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承也。趕水。猶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宜撫與貴州。○五月遊擊張良賢。房嘉龍。敗清。綦江失守。賊劫令。縱囚。乘勝長驅。出綦江。庫。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以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臨江。下水。為赤。先是。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嘉龍。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勝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嘉龍先殺其妻。與賢良赴敵死。應龍退屯三溪。止言爭界。猶與曲宥。時重慶密通無備。賊遂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險矣。○內使高淮。上言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十四

遼寧御史徐宗濟。劾其越俎于政。漸不可長。淮非知兵。全憑參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遠為管。與規鎮守。七月。給事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會斬。邢玠所奏。邢應錦。衣世襲。世德。蔭子入監。經。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叙用。陳效亦廢。于。觀。不與焉。

八月。刑科陳維春。具言京畿之內。羣奸滋漫。時。奸。寇。雜居。布滿。即寺。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厥衛。上大夫。為其奔走。為其陷傾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敢動。

後王樂諸人。至京。論。為。侍。郎。允。升。快。殺。之。最後正文言。師其故。和。迷。貽。緝。紳。之。禍。焉。

小人言利  
如石拱水  
若子言  
如木拱石

錦衣衛冠帶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銀爐山原有金銀礦洞請 欽命御馬監右少監李先同去開採金銀併丹沙等物悉數解進奉 旨歸併陳奉督率開採科臣郝敬陳聚民開地務本生財至計○吏科程紹秦輔臣沈一貫票認錯誤一貫雖自認錯竟以紹為民○陝西狄道山崩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長一里其下沖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罷雲南巡撫薛慶雷命該省撫按議勘阿克子印時慶雷為廉憲力爭以為不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二五  
可其右伯則曰事急矣毋以妄言撓遂予印茲以此罪雷漢人在京師者領言于朱慶旨遂擬勘而暫聽其歸勘白而慶雷逃矣斯時稅瑞楊榮暴漢諸司束手瑞欲以事縛臬司椽併繫朱布政墳有奴歐主反構瑞籍其貨慶雷一裁以法嘗與瑞飲諸僚俱其毒多孽孽墨往慶雷慷慨浮白不設猜防瑞亦以此服之一日恚甚欲以稽遲稅証奏慶雷其黨環泣薛公得漢人心訖薛公則禍立至瑞懼追寢其奏慶雷候官人○降襄陽府知府以下李商耕趙文煒高則巽各一級調用迨推官華鉅經歷車任重至京訊究稅監陳奉參案臣曹楷陽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五

陰害抗旨撓法等事併參李商耕等斯時奉至黃州圍風鎮輒有射人溺人之舉撫按業已會題奉疑案臣主之故中禍諸臣方其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噪者數千人拋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扼其衝殫力防護獨推官華鉅以公事偶至夷陵疑其避嫌潛屬又謂其禁革差官之冠帶阻截司役之書箒故受誣獨烈黃州之稅先為湖口太監李道差委經歷車任重徵收與陳奉爭界未定奉旨停徵及稅課襄陽開徵未久而商人三百六十行聚眾鼓噪知府李商耕治其眾隨等至于荆門一州原非巨鎮強立稅課自無商船往來而日知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二六  
州高則巽不容晝行舟行稀少則稅無從征而日則巽肥吞入已究哉○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欄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劉綎兵已至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據偏橋等山掠與隆鎮遠實為要害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矣議置勁兵萬餘通道總督郭子章為諭苗雜書招慰賊黨  
山東巡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形  
董其昌曰遼左失事情形  
扶同不獲寔 上聞寧狀君父不取怨于朋友  
廷流從而知之如業弘  
可謂克舉其職者矣  
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即日解印去官○

可大有

命應天府取市屏龍旗龍簾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  
 言費將鉅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  
 報可○ 武功衛右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因湖報  
 湖廣一省及京山縣等處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併  
 進地理圖樣乞差御馬監右監丞劉恩前往開採 上  
 允其言而歸併其權于陳奉 是時首開興國州之銀  
 爐山得鉛未得銀繼開麻城之李家山又得砂未得銀  
 工費浩煩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而苦于奉行  
 應村以武弁狼貪籍口爭尺寸之利國璠以猾吏蠹毒  
 假公報罪贓之仇欺罔聖聽以圖僥倖巡撫支可大疏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二十七  
 參欲置韓應桂等于法 上免其罪而撤回焉  
 雲南道御史葉永盛疏奏差瑣條議播害無窮乞兩賜  
 停遣立誅首禍不報  
 高汝欽曰武弁一類馬承恩等有京口儀真麻店  
 設攤之請原京口無道而儀真等處之稅如故已  
 科臣逆疏崇允大監暨祿條議藉口復舊稅請獎疏  
 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  
 物並容統屬覺察 承恩日沿江上下祿日各府州  
 縣承恩日要津通衢祿日內外河道則內外盡歸統  
 屬而益天地開皆  
 所稅也蓋亦異哉  
 兵科給事侯先春疏奏天朝擁全屬國恩至厚而士馬  
 物故軍興之費不貲奈何復戍守疲中國以重異域乞  
 撤兵 上從之○始撤朝鮮戍兵先是邢玠世德與朝

朝鮮王李焞議留兵善後

鮮王李焞議留兵善後必固拒不從日不戰而去何必  
 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致怒日不留兵豈成  
 戰局因強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部尚書陳渠  
 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  
 方可議成署兵部蕭大亨心知朝鮮若此遂議撤之  
 始倭去王京也釜山首尾約五歲如釜山之圍形則  
 之者日倭初因糧朝鮮於入不反兵倭朝鮮破  
 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徵輸碎  
 難取給航海運糧風不利倭乘支一年有進無退或  
 日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制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  
 自謝小人厚因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其可  
 無戰或日倭懲于壞控鏡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  
 千釜山等處與夫全慶東來等州聯絡角可攻可  
 守倭因滿營退以愚我撤兵盡撤乃借發朝鮮負約  
 伏誓立空死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檢船橫海之師四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二十八  
 將軍二十六編裨賈余數百萬竟收一死關白  
 而猶留水兵三千以此必非計也茲得旨盡撤  
 司禮監太監田義請罷礦稅抽採之役疏留中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  
 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言  
 議事道鸚鵡溪土官安民志部率五百拒守被擄吏目  
 劉玉鸞借妻子並死于賊  
 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分爲八路川從  
 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八貴從馬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時  
 楊朝棟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攻數陷  
 陣朝棟驚走幾爲我獲諸路提督相繼

三月移 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

臣不得實覆○童元鎮率兵前突烏江賊誘承順兵斷

橋淹死我師無算我師一克桑木關一克烏江關再尅

河渡關陳璘擊四牌賊各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

至此爲其所誘遂敗績事聞迨總兵童元鎮下于理○

通政沈子木奏言建文帝御宇顧不得一孟麥飯下同

齊民于誼未忍且 文皇帝嘗以天子禮葬近奉明詔

褒死事諸臣臣皆有祀而建文獨不得祀于德意未稱

宜詔禮官定議于南都或祔食 高皇帝懿文太子之

嗣以彰大義以秩大典下部議處○總督李化龍大集

聖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皇帝 三十九

文武於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部署出師是役也分五

監六師以入道進討推官高折枝以甫川兵進據桑木

師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琪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

賊巢帥劉綎進基江破三洞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

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州開降安羅三寨

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樓賊于四而還

斯時八路 兵大集 下營長 四之應 守然 進雖 合水西 諸將

信賊子

責戰益急六月綎連破外關廣奔潛師攻圍遂入大城

應龍自縊死權其妻孥黨屬俘京師播賊平

進兵總百口獲賊巨魁一生成諸郡部落酋千一百

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賊十二萬六十有奇

獲牛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

一十二萬有奇拓地千餘里

湖廣騰驤衛百戶仇享奏與國州土民徐昇等朋搦黃

金巨萬內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楊氏請命金牌金童金

香爐等物尙有左右金銀窖未開 上日查明銀兩一

半留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一半解進應用

徐昇之福也在西塞山地名古基係元衛公呂文德

其夫人係楊氏止得金盆一金盃一金牌一金絲扇

一銀兩定計二十七兩蓋緣程氏葬衛國公之側意

謂夫人尙有若許之金銀及亭無殉葬之物亦人捕

合肥人智 破賊通情 逃其者



延緩界西則卜石兔屯套河東則莊禿賴偏頭關則剪  
牙氣愚弄諸虜為患汝壁悉核其情形制禦中窳齒炒  
忽兒犯孤山擊之痘其愛子火落赤犯寧塞擊之生  
縛百餘人已復犯懷遠擊之前後斬級甚多虜卒受款  
市市賞有差不過予

內監之乘  
橫板夫而  
乘更者

吏部尚書李戴請查革本部積弊吏獎之多皆因四司  
官速轉不及詳察以積年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  
總歸廢閣乞裁頂首減冗員○湖廣稅監陳奉厚歐襄  
陽府通判邸宅奉徑提宅至府毀裂冠裳蓬頭赤膊立  
于本監二門之外要打五十知府盧學禮知縣江興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十一  
跟入又得襄府承奉三人當面救解始放本官憤惠歎  
死

皇長子出  
兩講學

奉明旨內原無制府官之語乃敢擅自編局令  
既足亂髮無異因諱國家紀法至此事然矣  
禮部尚書余繼登卒贈太子太保謹文恪  
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講學出閣時幸以漏下四鼓為期  
遇嚴冬大雨未嘗傳免長隨內官每用綿袍把持而出  
講官至為淹涕 皇長子夙夜其勤將就罔間經書熟  
簡精通寫做務極端楷對屬確中音律每講畢侍班司  
禮入奏 皇上喜動天顏做對每用御筆圈點是日之  
講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暖耳未賜爐火亦未舉

皇長子出閣  
講學

皇長子方出禁甚講官郭正域傳入大言 殿下宗廟  
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大  
甚唱班役速取火禦寒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  
率不敢明用聞郭言而效出火環向講事完 上聞亦  
不罪也○吏部等衙門奏言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  
易中使楚地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也今天下最為  
民害萬人所指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  
厚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天  
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皇上請以王忠代高淮  
不然則張燁亦可請以魯保代陳增不然則錢祿亦可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十一

請以李徽代李厚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永  
不然則黨存仁亦可楊榮之差則以萬里孤懸之鎮付  
之鎮巡官照額代進亦可如此可救蒼生倒懸一半收  
天下人心一半不報

十二月戚臣鄭國太疏請 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  
王士昌糾之界禮部朱國祚以國太顛倒其辭與 明  
古相皆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獻播苗俘于闕下刑部  
尚書蕭大亨請到應龍屍礫朝棟等于市象示各夷併  
戮田氏馬千駒等從之○總督李化龍條上播州善後  
十二事其地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

播州

十二事其地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

一日真安州縣四日遵義。接陽桐梓仁懷平越領州一  
日黃平縣二日涪潭餘慶。維安龍泉所改縣石阡又專  
設播州兵備。延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  
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  
及它甌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國子監司  
業傳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從之。先是關里孔廟。歷  
代以來。咸脩廢墜。至大學士李東陽致祭。言後簷下。皆  
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官可擬。  
至巡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至是  
易以琉璃。奕然一新。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崇爾督稅  
而兼操舉  
功并專游  
推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遼東稅監高淮。恃寵恣橫。劫  
罷總兵某。兵科給事侯先春。奏言。本朝鎮帥皆廷推。  
設有不法。撫按交章。兵部議處。以俟。宸斷。今以橫瑞  
片辭。徵中旨。黜罷。則將權日益削。邊事日益非。上怒。  
謫爲廣西按察司知事。○陝西稅監梁永。擅奏威陽知  
縣蒲朝薦。藍田知縣王邦才。滿朝薦爲令。甚得民心。與  
永相齟齬。被逮時。縱騎止滯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  
固永署。永害甚。有司爲誰楚計。以脫永。又多方解什。  
朝薦得就檻車。邦才砥勵廉節。發奸剷毒。亦與永相左。  
故並逮之。

高汝斌。日永之驛。擾地方也。卽夷虜盜賊。不足以論  
其橫門。盡畫扁。加之木石。市無行人。惟支房馬戶。以  
有司供應者。率反縛倒懸。村以馬。無數。梁山一帶。  
原非曠地。永奏報開採。要挾虛認。年年征解。民甚苦  
之。至解邑。質廷不便。立有數處。會場。或不過幾日。皆  
民間粗賤之物。永聞知。差參隨虎棍。任意搶掠。有販  
羊毛人。用小尖刀。刺股數處。創甚。昇以見官。竟無可  
誰何。及商賈。聞然羣起。始稍逸去。他日仍持縣官。索  
賄而後已。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  
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大學士趙志舉。致仕回籍。以  
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  
差。○兵部尚書蹇達。疏奏稅監高淮。招納亡命。數百人。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以寒月行。逾士庶產不及中人者。推牛曬酒。以獻。小不  
如意。席捲相載。其家如洗。甚則榜笞如雨。暴骨草野。父  
子老弱。保虜相隨於路。每言上。許爲鎮守。其威內挾。其  
勢外布。籍口入貢。從五百騎。悉環甲持滿。次廣渠門。遠  
近震駭。進退不請。拔行不顧。逆節萌生。雲焰必張。遠人  
莫保首領。有走虜。聞匿耳無遠且無。如京師何。又曰。  
淮徵稅三萬有奇。私賦倍之。每虜市奪其善馬。騶者。強  
勒堡軍。以重價購。遼人正怨思亂。請亟召還京。治其羽  
翌宋希曾。不報。○雷擊折天壇燈竿。  
起工部尚書曾同。享爲南京吏部尚書。先是九門成亨。

已加太子少保廷推吏部尚書命且下會其躬乾亨上  
 疏裁定武弁之冗濫者衆詎而御史以爲言卒引病乞  
 歸戊戌且起南冢宰五辭不就茲特起前官三辭不允  
 適嘆曰兩召不赴非人臣也遂入留都與乙巳內計○  
 松虜寇邊陝西督臣李汶約宣雲四鎮兵禦之遂空松  
 幕復其地虜大巢三日套日海日松聲勢相倚又東結  
 搆酋西挾番爲援汶疏請宣雲督臣約勒塔酋毋黨虜  
 以計詭降諸番五萬餘卽用其酋長并力賊虜而內聯  
 終四鎮率然響應一鼓殲之別創城堡據要害以蔽非  
 涼關爲內地而盡撤舊戍黃河以外無煩亭煖虜亦相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顯皇帝  
 率叩關悔罪○總督尙書蹇達疏奏內臣不得豫政典  
 兵祖訓炳如日星高淮矯制侵官開蒙與戎嚴爲禁錮  
 庶無養患達方與撫臣以西虜班白二酋連東虜入犯  
 而所以制禦之策而淮怒自疏其按邊調度兵食指揮  
 諸將務謂功伐達怒甚故有是奏疏人不報○國子監  
 祭酒楊道賓請東官行齒禮不報○湖廣武昌兵備  
 僉事馮應京參內監陳奉大逆十罪疏留中陳奉亦奏  
 應京故違明旨撓阻多方受賄陰蓄打手假兵焚劫  
 微服私行等事上曰馮應京抗違阻撓凌辱飲使降  
 雜職邊方用○華知縣王之翰通判別宅爲民迫僉事

經

馮應京至京下于理○南京吏部尙書裴應章卒贈大  
 子太保  
 應章聞之清流人當在兵垣論兵事情皆鑿鑿可  
 見施行又以尺撤定即卒之變說者擬于郭侯陝州  
 入軍云  
 雲南緬夷莽達刺侵逼三川煽誘岳鳳順寧士舍罕度  
 爲莽內應上遣調鄧子龍劉綎兵禦之緬夷恃其險  
 遠兵力強盛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  
 折入緬中于是據隴西破順寧滇中大震二將至子龍  
 先復順寧劉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關下  
 緬夷平○羽林指揮王遇桂與奸民吳良輔等請括椒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五顯皇帝  
 寧稅契上命守備內臣邢隆往勾核良輔扶詐欲與  
 偕行巡撫曹時聘疏爭迺止奸弁王遇桂又以稅契及  
 高淳馬場爲言隆復欲往勘且治行矣時聘力言亦較  
 小稽劉璉者聲言被隆徵旦暮當出時聘告各邑璉果  
 出毋得給一人一騎其從役皆追治璉竟不敢出嘗是  
 時璉入深聞無算禍不可言○姑蘇札戶以加稅歐死  
 委官王建節有司緝獲亂首葛臣服辜事旋定礦稅方  
 行中貴人在山無所得則謾令民包賠民已洵洵思亂  
 殺入程守訓者以無賴子附麗璉縱橫肆暴至反噬御  
 史志得文張等安嵌弄江南稅事并屬璉造孫龍不特

遣而一時罷開官吏多援守訓進所在關津各有委官

而王建節據封門外之滅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即持豚

鷄疋布入市皆為剝削眾不勝憤憤乃集數百人擊建

節至死併燔其室廬城中大擾太守出撫諭而葛臣者

挺身服辜眾稍解○長陵明樓火

按是時中官扶利權鑿山伐冢莊園剝膚海內呻吟

愁嘆自監司郡守及青衿士皆無辜收係禁獄意長

陵在天之靈慘不忍聞

故雷火見異以相警耳

緬酋平 上御門樓受俘陳諸市傳首九邊昭示天下

○奴兒哈赤請補雙貢自哈赤日益強潛有并吞海西

意北關那林亭羅與南關猛骨亭羅方酣于鬪猛骨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

支以子女質奴首請兵那林忿布飛語謂猛首且執部

夷以激怒奴奴信其言遂執猛首置寨中盡掠其資尋

獲猛首妾三人日法賴日松代日速代射殺法賴而留

松速迨中朝宣諭願歸猛首次子革把庫及夷部百二

十家願以女女猛首長子吾兒忽答于是撫忽答保塞

那首亦願歸榜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加故事然忽答

名雖婚寔羈之南關不絕如綫奴益旁嗜諸夷矣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疏言世宗朝羅內臣鎮守及珠池

貢物授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謹戍不貸備在寔

錄寶訓幸能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皇太子

十月十五册立 皇長子為 皇太子暨册封親王瑞

于惠王桂王詔告天下○加慈 聖宣文明肅貞聖獻

皇太后○存問大學士申時行○二十八日 皇太子

加冠福瑞等王并冠

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禮席于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為 皇上臨御進官之地則席移于殿之

東序在 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親王冠禮舊在皇

極門之東廡若 皇太子于文華殿東序則四王之

禮又不得不移于文華殿之西序但西序勢逼窄百

官班次不能盡容相應候價 皇太子禮畢百官賜

吉服文武大臣堂上官及近侍官拜于西

丹墀內庶僚拜于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

以內監審保司兩淮鹽政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勅與

關防禮部持為不可侍郎郭正域往白內閣內閣曰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

勅去矣正域曰為之奈何朱廣日勅中多勅戒語正域

又日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勅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

于閣退而具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替保欲

任二職部兩地倘請閣效尤以請將誨爭無已時非禮

也下其事關防得無給○上徵稅監高淮還京總督蹇

達迨其黨宋希曾徐文勝二人眾撲殺焉斯時淮以進

方物為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當事以聞

貴淮毋得妄動乃召淮還淮還而宋希曾度遠

途人不容謝病廣寧將竄奴酋為中行說達上論淮先

撤守臣懸購兩惡下獄其黨徐文勝陰結力士奪希曾

衆知狀。木石交下兩。奸駢死。淮之未歸也。辱監司。郝太  
獻弟。衆憤而噪。甘心于淮。迫脅主事李如楨。通判王修  
行。蔽以行。又達命。參將米萬春。李登。監淮至登州。二十  
里。遇淮。淮潛居延壽寺。關。上意。兩人以君命不敢宿

促之。欲入死也。達知其必藉為口實。上疏言淮駐私軍  
萬皆。其家寶。之能。高或轉寄京師。其惡黨尚數  
十人。并請速治。淮遂誣奏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  
掠其貢物。○又憾永平知府高邦佐。不為禮。并誣  
之。上命  
提騎追訊

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九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六

聖湖 高汝楨 輯

壬寅萬曆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冊妃郭氏。○增選  
東宮講讀官。○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  
火。厥房殺榮。撫案以附。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  
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上為震  
威。得無株及。○真人張國祥。以國慶請給三代。命申  
官傳上語。欲予之。禮部執以為非。事竟寢。○禮部尚  
書馮琦。請回中使。亟罷礦稅。疏畧謂西北之水天設。此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神聖朝統  
歷因出所  
在生心不  
致有聊木  
楊等之重  
皆皆由祖  
宗德澤宏  
深聖主  
明仁厚耳

險以限華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徐淮之  
下流。寒裳可涉。運艘不前。洮河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  
三尺。謂秦監梁永作惡已極。致此咎徵。要之河自關天  
下。不獨秦分也。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厥房矣。粵以李  
鳳釀禍。欲刺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  
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  
蕭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在見告。試觀此等民情。  
亂在旦夕。皇上寧獨無動心乎。不報。○倉場侍郎謝  
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難至。所有調停之法。莫如存  
舊糧于倉。暫放兩月折色。蓋銀係輕齋。可不時而來也。

臨德二舍所積宜先解之京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即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米價不涌又無損于日後也

下部議覆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無所濟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變見川原堙塞蓋難以類言也

孟夏朔享大廟日有食之禮部疏奏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赦日翌日享大廟○西夷來貢以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市人不得直長跽泣道傍當事聞上命承運庫與其直而去○上偶違和詔所司召輔臣一貫入論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時政所急如罷稅礦起廢等事翌日 上安諸事適寢時都察院溫純與吏部尚書李戴謀即日奉行仍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繫須再請次日 上意變天下惜之○河南道御史劉九經以日食陳言語侵大學沈一貫不報

九經素人執政不能無少望而謀孽者遂謂都察院溫純與閣臣沈璉及家宰李戴或同鄉或同譜風相厚善而禮部右侍郎鄭正威又為密友其于二三輔臣不無左右袒形迹愈顯不可復合矣

榆林卒變詔案治首亂如法巡撫張士佩乞休亦罷榆

對鮮啤捕三大征皆得已之兵而卒至于不可已此誰為之故曰安能以終禍也

林鎮城迤北積沙與城平下令餘卒除之總兵某與士佩有宿憾號其眾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邊沙其可盡乎卒乃甲而譙士佩開門諭之曰吾令若除邊沙防寇蹂躪汝耳誰敢為此語以焚惑眾心者眾旋定言者以激變歸士佩士佩上疏謝過求罷詔按治首事者士佩亦卒于官○稅監梁永遣人至鎮豎幟開樵總督李汶擒而詰之隨遁去永又請鎮守請理鹽法請開馬市沒一一論奏永為氣奪○稅瑄魯保請以應天馬場變價守臣力距之廼止時大風拔富家樹成穴瑄誣以盜礦諸奸磨牙操椎斧者無數將逼及近地諸山府尹徐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力白富家寬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犯者無赦瑄不能奪  
閏二月漕運總督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內誣呼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在席之赤子勤瘁海之外夷勞師百萬費財六百萬其于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勤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馬之志至于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六百萬何哉天不厭禍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加河恐不足恃漕運可

憂治之而不復故也。百萬之費，數百萬之夫，將焉用之？今大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所以救災拯溺，出于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疆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貞乎？畜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三月吏科給事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尚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燹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六 顯皇帝

之夷，誘之為俘，驅之就死，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打點之說，又見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冤死李先著，更博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賂之厚，士儀之貨，敢干褻君，褻功之敘，滔及瑞稅，小人之惡，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廁？二條俱出本朝紀要 ○存問大學士王錫爵錫爵上疏謝恩。○湖廣進鮮粗惡，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鮮之進也，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舡十二隻，皆布政司獻進，弘治

二年四月，始命內臣造辦，如七年數，船止十二隻，至是則屬之有司，而數之增加，不必言矣。正誼與陳增相左，增免其黨，譜潤其間，故有是奪耳。

高汝斌曰：嘗聞劉御史九經，巡城禁鬻蝦蟹，蟹蟹之類，一日鬻蟹中有蟹馬，上問劉御史，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上曰：今後勿復進，以犯御史禁也。可見聖明一示，一奪皆政體所關，豈以嗜味為喜，怒也，羣小之為，亦良甚可畏。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嘗熟縣生員，試於郡，以小忿辱其知府某，事聞禮部，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詬悔，庶有懲艾，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敕封琉球。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六 顯皇帝

壬寅當請封於朝鮮，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出使琉球，至丙午年方歸。河決運道阻，以李化龍為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奏言決河驟挽非易，河之害一，而治河之害十，請開泇河，歷陳利害，無以吝畜失事機，無以節省貽實害，計費三十萬，上報可不半年，泇河通，增水駟，行李無留滯，設關啓閉，以時漕艘與官民舡，魚兵分行，黃工亦成。

泇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水，下流南通淮，廣衍應嘗，鬱滯其中，作而能通，東星在事，欲成之會，卒未果，化龍至是議開，竟成功云。

二月卜酋封事成，先是虜王近塞下，初騎出沒，獨石新平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總督宣大馬鳴鑿，盡罷去。

之曰奈何未見敵而先自疲也第修明法令宜朝廷  
威信虜卒不敢動亡何虜王死其孫小酋應嗣封虜法  
凡嗣封者必先與虜婦婚而首婦有孫素囊欲擅市賞  
利每教首婦以年老為辭往復久之終不決或欲置婚  
事勿問且予封鳴鑿曰不然王印首婦握之不婚而封  
彼必不予印印在彼而封在此是二王也卜首王而市  
賞當盡歸之首婦必不甘若歸之首婦則利在素囊卜  
首必爭是封事成而虜變起未見其能輯諸部也夫取  
夷之道彼求我則重我求彼則輕為貪一時速封之名  
而不恤其後非忠于謀國者所敢出也後卜首竟與首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顯皇帝 六  
婦婚諸首具狀以請封事遂成○兵部武選司郎中沈  
朝煥奏錦衣世襲官冗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目曰祖宗有親盡之祿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  
功爵非直職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貴有日增無日減  
登利世爵之權亦傷時  
害民之益也  
五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時奎襲爵已三十  
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使儀賓袁煥奏楚王非真恭王子  
楚王亦劾宗人併辨其事蓋華越之疏至也首輔沈一  
貫語通政使沈于木無為通及楚王劾宗人疏至一貫  
問計于禮部掌部事侍郎郭正域正域以宗人疏未上  
當行楚撫臣勘及華越來云匿疏狀通政取其疏易日

月以聞事下部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于武昌詢問而  
禮部復以行勘請一貫曰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郭曰  
其與楚王同城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不勘則楚王迹不  
能明各宗人罪不定王疏勘各宗疏不勘何以服人且  
王奏華越殺孩婢迫死王氏歐傷胡氏棄毀黃僉事呈  
辭情易見事非難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  
神人共憤罪伯十倍于華越但二十餘年迄今始發而  
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  
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  
華越罪不啻如王奏請下楚撫按勘正域武昌人右楚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顯皇帝 七  
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  
書謝杰獨謂王非假楚王不能無懼適持百金賄正域  
許以萬金相謝正域欲執其人以金首念事在楚設有  
反覆得以藉口第為書覆云云自有公論有國法非可  
私也宗人亦疑正域左袒王相與約曰俟渠歸鄉人持  
一炬焚其廬石碎其顛耳已見正域疏始豁然○楚勘  
疏與王辨疏至上以其有異同令九卿科道詳議禮  
部上其事科臣姚文蔚奏劾禮部侍郎郭正域故王護  
衛中人去其藉王嘗笞其父正域又奪王地以此謀害  
王正域疏辨改藉奪地事皆誣并劾首輔沈一貫通政



沈子木御史康丕揚且檢楚王往來書帖進呈以妻其証楚王之証 上曰楚王真假之事何復于二十余年後始發覺至以其妻見証豈可憑信于是以王為真而正域乞休去

高汝斌曰予嘗讀總督薛三才疏而重有感于楚事也其時三才為湖廣左布政嘗語楚按潘之詳書謂楚王與王秀才而貌酷似後詳發其言三才曰不但曾與詳言之亦曾語按二臣併有詢及楚事者亦不詳也謂楚王假者通國皆言是言蓋從王氏抱養者也故才始終不敢謂楚王為真且曰當時撫臣趙可懷按臣應朝卿會疏請遣法臣覆覈下九卿科道會議何嘗便謂楚王為真哉中旨一出遂難及汙矣及楚獄既上眾議盈庭以溫都御史之方執且不能于眾申其從輕從重之說才亦安能必行其說于撫按而使停刑上請也噫斯言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六月有投匿名妖書于各署語涉東宮東廠奏聞上覽書怒甚閣部諸臣咸具疏待罪 上立限廠衛五城捕獲傳諭內閣曰朕自承繼祖宗垂統每思太子乃國根本朕心慈愛教訓皇太子聰明孝友純篤其諸皇子俱好學親賢時率謁見 聖母喜悅倍常且朕心忻慰可謂國家其慶矣近見皇太子成婚已近二年未見子嗣心切念慮已面諭慎擇淑媛內即以廣後出益斯又時逢陽長適遇 聖母萬壽節朕心歡悅正欲特諭卿等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共圖化理不意東廠訪獲奸書一本具奏事件朕一見怒恨何嘗有

神聖子先 帝所以處 父子骨肉 之際仁慈 家之慈孝 之極不無 可以置家 即當年母 愛子抱外 兼謹詳然 雖有城社 雖有城社 卒不以是 其祖訓立 長之序則 愈足以見 神廟之明 聖元帝之

意念已着密訪其實奏來重處究治今日覽文書見為卿等所奏及印刻奸書相同何乃駕捏虛言無形生影汚亂廷閣官禁離間父子兄弟親情誣陷大小臣工坐以將天覆地之罪而首領卿等一網打盡忠良使朕

孤立于上首謀匡側朕心愈加忿懣必有主使之入同謀黨類卿等可傳示便着廠衛城捕緝事衙門嚴行訪拏在外即行撫按等官緝拏俱要真實具奏務使必獲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等為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遜墮中奸計驚危社稷卿等即出贊理以分朕憂以絕奸心特諭卿等知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時兵馬等官已在條巡城者人人驚恐兵部遵旨定立賞格奏請上以罪當大逆不道宜照軍典事例命與實按指揮命事賞銀五十兩其餘以次遞敘  
錦衣衛都督王之楨奏言奸書之作由本衛僉書周嘉慶旂衛崔得緝有兵馬劉文藻緝有吳縣沈令譽下詔獄命官會同巡城審實具奏  
令譽 聖人也 上所授吏部主事王士驥荐于王立書於令譽家該衛以聞 上命 削士驥籍  
迨湖廣罷官吳化至文華門外下化於理并勒禮部侍郎郭正域在藉聽勘時一貫方以楚事恨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為之刑科給事錢夢阜直指正域所為且及輔

是時玉石 不分惟意 之所欲生 耳幸有一 能公道故 能處比無

臣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波及正城同年胡化巡捕提督陳世忠又緝獲正城書辦毛尚文在逃家人何重郭慶發卒圍正城舟復捕其乳媪龔氏陳氏面審供詞不一再下法司究問。○楚宗人蘊珍等徵湖廣巡撫趙可懷楚事既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幣謝諸貴人楚宗知之率眾邀諸途周應治鄆人也恐事露率驍騎盡縛之械繫于獄明日可懷出視事三司使者環列宗人尋而許于趙可懷可懷譙責之時可懷起至溜下欲訊審稍俯躬珍等遂以手械急擊其首因仆立殺之餘宗盡起編擊諸司皆踰墻走周應治亦被傷諸宗既殺可懷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十一

乃揚言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因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趙免于是騰寫榜文曰假王盜國汗我廟堂而貪官受賄以假作真復將予等非刑拷柳歷數可懷之罪謂其黨助親王云。○上命司禮監太監田義戒諭皇太子宫中內外局與執事人等近日偶有奸書流言關係國本朕知此書必奸臣欺陷忠良假借宮闈為此妖妄絕無一毫影响之事恐皇太子過為疑懼朕已有諭旨了爾等宜以理開導使安心進修以保齊體以進睿德故諭時方嚴捕妖人上復召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

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開門仍遣司禮監太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宜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自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惡逆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等旨意今日宜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十一

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吏部尚書李戴乞休回籍妖書之事以動搖國本為言執政請于上務窮所由來旨大索長安中遍及海內敢匿者族發覺者封萬戶侯人情惴惴且暮不自保王之植嫁禍于錦衣周嘉慶戴與嘉慶姻親憾之者不能無疑因十二疏請告方允

戴服除改工部尚書家宰缺吏部推可任者七八戴名居後獨被用用任事六年兩計內外更秩滿加大太子太保皇太子孫少師少保少傅少監少師少保少傅少監存問嚴給與諡方給原米云

推前京通政使楊時喬為吏部左侍郎喬至即署堂印

吏白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時，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喬曰：若爾，置一選司足矣。安用過公為語塞而止。○都察院御史溫純上書，誦言郭正域、沈鯉無辜受害時，正域以楚藩事忤執政，已出都矣，而附和者遂謂沈鯉、郭正域為密謀，選卒日夜環鯉第，偵伺之，縉紳皆引避，不敢及鯉之門。○以梁應龍巡撫湖廣。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湖廣巡按御史吳楷奏言：楚宗蘊鈐等殺死巡撫趙可懷，劫掠倡亂等事，奉旨許盡法擒拏，及通行各省直協勦，楷連疏皆描寫諸宗反狀，是時楷出巡荊州，止據道路流傳之語，以聞，故部議皇明法朝錄主朝卷六 顯皇帝 十二 紛紛召四方之兵，楷亦先檄洞庭、澧陽、三江之兵入防會城，以待諸宗之變，而左布政薛三才慮多兵激變，不許一兵入城，第以兵舡次于三十里之外，後楷入城，紛紛兵甲亦隨之入，蓋疑諸宗有甘心焉者，而以兵自衛，且欲自審其疏中前語，然諸宗固安然不動也。○沔河功成，加李化龍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既而復敘播功，進柱國，少師，徵入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加郭子章都御史，劉繼等各陞賞有差。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三司

司會言於京畿道共審毛尚文、沈令譽、周嘉慶家屬，同長班張仕忠等，而內監高淮復奏有揚于世一起，蓋于世亦嘉謨之親，東廠最後又獲咬生光一起，斯時御史康丕揚給事錢彥昇等皆欲坐侍郎郭正域而御史牛應元等指天為誓，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告輔臣朱賡，既得生光可以具獄矣，賡因勸一貫如廷機言事得稍解。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湖廣御史梁應龍奏言：蓋獲蘊鈐之黨，分別五等罪狀，以聞，擬蘊鈐等處斬，華雋等勒令自盡，英謀等俱發高牆禁錮，蘊鈐等間宅禁住，蘊鈐等華爵革職，有差會勘時，左布政使薛三才與撫按二臣力辨，諸宗不反，梁雲龍忿然作色曰：世有不反而敢公然殺一巡撫大臣者乎？獄詞既上，溫純亦言：諸宗今日之罪，其最重在毆死重臣一語，遂執以斷斯獄，眾議帖然。○朝議以楚宗既平，欲告廟宣捷，大學士沈鯉力言于首輔沈一貫曰：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此猶為比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毋凄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覆其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勵，則体而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為允。

定。噉。生。光。捏。造。妖。書。寘。之。極。刑。生。光。被。有。刑。刻。詩。板。眾。官。第。據。詩。板。與。之。反。覆。面。折。且。稱。彼。從。始。至。終。不。妄。板。一。人。亦。見。公。道。又。曰。汝。實。招。後。饒。汝。兄。弟。妻。妾。子。女。如。何。徒。受。苦。楚。生。光。大。哭。曰。誰。做。事。叫。我。替。死。日。後。此。書。必。有。發。閣。日。子。那。時。却。不。笑。我。枉。死。厥。衛。見。情。詞。參。差。益。不。伏。是。役。也。會。問。不。下。十。次。厥。推。之。衛。推。之。厥。厥。衛。又。推。法。司。諸。臣。多。避。忌。人。人。自。危。即。會。審。已。定。猶。莫。敢。先。出。畫。題。而。御。史。沈。裕。援。筆。先。畫。然。後。次。第。畫。馬。獄。題。定。嘉。慶。正。感。乃。得。無。事。○。協。理。戎。政。尚。書。李。化。龍。上。疏。整。理。經。營。十。二。事。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朝。皇。帝。十。四。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急。君。之。誼。凡。人。必。結。其。心。乃。可。以。得。其。力。必。同。其。休。迺。可。共。其。戚。今。之。整。營。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之。糧。盡。得。及。于。身。而。潤。于。其。家。夫。然。後。約。結。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怒。編。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免。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不。報。○。兵。部。侍。郎。許。孚。遠。辛。贈。南。京。工。部。尚。書。

孚遠德清人以餘郎出為建昌守江陵惡其講學也屢驅屢起蔡自石謂其一伴出世胡莊肅因其出南朝北人見其言一死其子猶甚于茲再見撫閩講明理學詞旨遠洽人心風教大行

禮部侍郎李廷機疏請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天曠之中等于無告故疏及之○兩廣總督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澳九夷貿易番船所騰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勸界事難結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約其靖邊等地疆臣于楊首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首亡之後遂快快不服○大學士沈鯉予告回籍鯉念時事艱難天聽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主乃列謹天戒恤民窮等十事書之于屏每入關則率兩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朝皇皇帝十五

房官拜禱願天啓聖聰或諛鯉為詛呪上大怒立命申貴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護者曰其詛呪但不出聲耳上默然不應妖書之事因嘉慶與鯉有連危甚賴天子聖明素知其心得無恙出都日猶有護其衣紅袍駝騎閱邊者賴大璫矩為解廼已○客星變上釋詔獄等官何棟如華鉦等二十四名為民回籍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劫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一船貪漢財物為奸商所誘而來久之欺給盡沒其貨夷為具告守土大吏不辨侏僂之言惟恐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

高汝栻曰予聞金史頗有一事相類時有銀珠哥大王者留守燕臺有奸民負僧金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通事得其厚賂欣然許諾僧既陳陳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積百姓銀珠笑即書條尾稱寒疾者再庭下已有牽權而驅之者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疫者好也狀行矣須臾出則則遁

吳生至  
如邊  
天都  
如此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其牛黎憤殺數人去叅將其伴功聞于兵備道姚善率眾掩之大敗督府遣師援之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入深險莫可奈何得老弱首數顆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措賞已行措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之主張故疏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六 顯皇帝 十六 及之

董其昌曰汝栻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識國休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十之三控制之法寧畧無詳如養廉然不至于害人而止則善矣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楊時喬而一貫怒其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一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執政使人語喬曰此番計事凡舊嫌夙怨當一切破除又曰各屬賢不肖一聽其長以受成于明主不得有所侵奪喬嘆曰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耳及疏上久持不下請罷不許降給事中錢夢皋於外既察處投之黜籍中旨留之

楚宗事起夢皋左袒執政眾論甚喧吏部出之于外以四明庇得留用于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請外

龐時雍曰國家之有黜陟德之采宰亦以凡在大體大阿之列者皆得以考功從舉夢皋以妖言誣大臣黜之外而留考察後留則凡職名與席者皆可管脫也豈所以警官邪雅國紀軌事之大者哉夫朝論斥一小臣而釀成列講張為幻勢益殖使怒者髮指笑者齒冷此者士大夫負意氣標門戶勢成朋黨有論共憂然破朋黨必大臣相成心而用舍實大礙一貫既以身為朋的復又成心未化至于高宗反謀無迹見以單詞轉易重文橫入折律二端深不台臣以爭楚事論既為王叢怨科臣以攻台臣幸言路解體何利而為此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予告回籍○以江西新城知縣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六 顯皇帝 十七 高江為直隸東光縣教諭湖口太監李道騫暴其爪牙

虎而冠大肆威福江與揖抗禮議稅江曰新濱江瘠壤商賈不集何稅之有道索庫金江曰新無積儲後民膏以為中貴人歡令實不能道大怒慢罵去復檄新城包稅江一切拒之新民某所居山不數畝下為廬以居上葬其親道欲繫之江再為牘白上官爭之力道黨王金吾復至新求賂語侵江江不堪忿抑獵纓起曰鼠輩豈以吾重去官耶吾歸矣遂上牒乞歸御史史弼欽其廉明慈愛再三懇留江堅執不得已以收教題請去之日民攀援羅拜且有下淚者後補東光教諭署吳橋縣事

編審後役親為勾校大服民心大增盧受延之賞雪體  
 寒令吏索衣未至出貂裘衣以衣至解還之璫日表值  
 百金而少之耶江莞而笑日子思不受狐白裘于子方  
 吾貧不若子思君裘不啻子方故不受耳璫任從俯強  
 衣之江拂袖而起其介直大都如此江仁和人萬曆乙  
 酉南榜之魁○命曹時聘為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加河  
 之功前河臣李化龍已有成畫次第程督運舟可以無  
 阻惟大挑黃河塞蘓莊決口而後可故時聘上疏曰河  
 性湍悍未有久而不決決而不塞者顧其所經行之道  
 南有陵北有運稍有侵軼便逢其害治之之術雖多然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六 顯皇帝 十八  
 其大要必出于南北適中之路自蘓莊決而河遂北注  
 沈豐沛沼單魚暨南陽蕩金濟其勢之大可憂者三而  
 而機之不可失者二今宜導河自朱旺口以達小浮橋  
 合于彭城之故道度用金錢可八十萬緡疏三上乃下  
 部議後報可而經費置彼此爭執與役之人仰給于縣  
 官者至二十餘萬人無所得精錙稱寸量唇舌為疲聘  
 獲鹿人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奏言自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  
 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奉差諸使各圖其私  
 跟隨徒役動以千百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說使使  
即之忠曲  
無遺

皇上欲愛民而彼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  
 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  
 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蓋近  
 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自有成奏假武弁  
 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  
 行之運謀如鬼賊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病貧  
 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  
 之喉至于富民加彼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買礦  
 砂誣以典販私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  
 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六 顯皇帝 十九  
 窮而怨民力猶堪不然而窮民心猶同今以刺骨之窮  
 抱傷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  
 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飽乎  
 疏奏 雖謂中而罷礦之止實由此疏始  
 馬一言之重重于九鼎其此之謂耶  
 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  
 礦稅雖罷而諸閹肆橫如故且推升行取業本成命  
 而考選故久不行臺諫員缺直指罷遣或滿不待代  
 或虛無人而候選諸臣勞瘁尤甚外則藩臬郡守不  
 得補除有司歷奉最久不得轉遷諸臣言之如以冰  
 炭石也奈何  
 國事何  
 十一月十四日皇元孫生是為 熹宗皇帝 上喜得  
 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命

皇太子正官封妃餘皆才人俱照皇明典禮一書所載  
 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覽上各欽降一部為定  
 式○聖母壽屆六袞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徽號曰慈  
 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恩中  
 外○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田地棄新疆為  
 既脫時奴酋勢甚張浙過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  
 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縉即于愛陽清河諸沿邊  
 田土灘派給賞總鎮蹇達巡撫趙楫布政中鴻及總兵  
 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兒哈赤賞○泰州  
 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鎮  
 皇明法傳錄 王明卷六 順皇帝 二十一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南京教場夜隕星或  
 墜地化為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福建稅監高宗激變閩中民大開  
 巡撫袁一驥輯定之宗肆虐于民一驥時為左轄已力  
 扼而制之比開府又盡捕其爪牙置之法會粵璫灰  
 上使宋兼筦粵稅案故垂延粵既被命則造樓船餘艘  
 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闖出與諸夷市而躬自  
 往粵閩人麋集其門索市直不予民大開宋所殺傷百  
 十人射火箭焚民居無算閩大擾又率其黨介而馳關  
 入中丞驍以請救為辭一驥叱曰爾虐吾民何救為時

蚤衙初散一驥方坐銓閣治文書旁無侍者宋挽之出  
 至通衢則介士畢集將殺宋一驥目止之後觀察兵道  
 聞變自白刀馳至以大義責宋宋得歸署而民心少輯  
 定○遼東巡撫李植屢疏乞歸留中不報植撫治衝邊  
 素敢任事緣虜騎突入與按臣王業弘相持氣激而爭  
 爭久而各標一隊部院議速更業弘之差以查勘付之  
 後暫解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疏經兩月終未批發  
 云○督理礦稅太監張忠參夏縣知縣韓薰才力不及  
 經擬量調簡僻事下部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道府之  
 公評訪里巷之輿論其也賢其也不其才地不相宜者  
 皇明法傳錄 王明卷六 順皇帝 二十一  
 據實上陳猶下吏部題覆而後處之今中使而可以參  
 人則朝廷設撫按何為哉此舉實出部民李成業庸受  
 之愆即忠疏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巡按訪察而抵解  
 刑繫者蓋其本情也其意可知矣後部覆竟以韓薰應  
 調與否聽撫按查實具奏云○大學士沈一貫揭帖為  
 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速賜考選以光聖  
 德 上以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咨  
 之併命查候補起復的分別奏用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十三道南北百四十八  
 今在北者或一人而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案  
 患病不得請差滿不得代侍班借及于中翰監禮取  
 盈於蘇徐况行取已奉徵齊雖借任而集闕下既不

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得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  
之詩從如此。其價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此社  
宗以來所  
未有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上防邊任將十六事不報。○上命  
欽取南京戶科錢根供御署部事吏部侍郎葉向高疏  
奏。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  
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今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  
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  
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根。繼此不已。則戶部之帑  
立空。而枵腹之變可立待矣。况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  
實則羣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二十三

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濫。吏書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  
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  
百金。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朝廷被  
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若無米之炊。旁伺者。幸  
不耕之獲。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知之也。乞額外欽取。  
盡行停罷。卽歲供物件。悉心節省。不報。○兵科給事宋  
一韓。參總兵李成梁巡撫趙抃。棄地哨虜。事下部奴。首  
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倉廷請  
兵設防。故兵科有是參。

九月。從家私以紅毛夷人市貢。閩南路屬有紅毛

夷人不知其何種。駕巨艦如山。至近島求市。且請金錢  
數十萬上供。而厚爲稅。瑞壽大喜。私許其市。參將施  
德政聞之。謂此市開是延寇也。力言于御史。御史奏之。  
謂若許其人貢。禍閩將無已時。一上可其奏。瑞大恨德  
政。會德政召入禁旅。或語瑞是其案中多珍異。肱其饒  
可富也。止可釋憾。瑞然之。遣人禦之途。發篋。糜金數兩  
而已。復藉以還之。而傳聞者。遂謂德政爲瑞所撓云。○  
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參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  
求植。攘尅貪濫。下部院參看。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  
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孫朝奏疏中。至欲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在。聖上之前。尚且如此。嗚呼。其平日以盛氣加  
撫臣可知。始相疑。繼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  
臣。雖下部院參看。明知內臣之非。然畏以蜚語相加。但  
有和解而已。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二十三

十月。日本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奉朝鮮書。尋盟。盡  
誅行長等。移秀吉子秀賴于太原。并縛送據王京時。發  
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來探。以家康云。王辰在關  
東。不預其事。關東卒無一人渡海。而朝鮮還人報倭諸  
島。築城對島。以主和事。獨獨倭言和事不成。則下十  
六州。盡往朝鮮。王以聞。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



款不絕。○應天府等生員辱南京祠祭司主事葛寅亮遂投劾歸。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利有賜田者稽藉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與補墜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而時諸生噴其盡翻所為因辱之寅亮遂投牒歸。

十一月長至日南都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兵部報有賊萬人殺諸司官據城僭號閉九門者三日會操口次日擒劉天敘等四十九人時天敘妄言法術而豐城侯李某告之內外守備張大其事然皆尸流下幾萊備賄麪人也兵部尚書孫鑣欲以捕反為功擬磔七人餘皆皇明法傳錄主朝卷六 顯皇帝 二十五斬而操江都御史下賓署大理姚詢其詞妄言者坐磔一人斬一人餘充戍無辜追捕者悉得活。

丁酉特身 法則加意 民用嚴恕 各得其休  
焦並曰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者也自言有法術能畫地地能指天天能隔且知人之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為顯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携與同去行淫如是而巳南京衛軍士某頗黠欲誘而取之陽禮為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謬言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宜各躲避何暇試法益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操江報之兵部耳。

十二月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邪子章藉疆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時論頗以為非。

朱國楨曰安疆臣奉朝命惟謹獨撫番蠻里欲取安氏為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嘉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劫前院王象乾而去

戶部員外龐時雍疏參大學士沈一貫十大欺罔十大誤國。上怒降而謂之于外先是劉元珍朱吾弼參論一貫事關遠密有無真偽皆不可知而一貫辨疏左支右吾欲飾辨以謝人言且卸已過以歸。皇上是以時雍參之。○降禮部主事鄭振先四川永寧宣撫衛經歷先是振先疏論輔臣沈一貫朱賡李廷機為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從風而靡或鄉曲暱厚或賄賂相結或出于其門官于其里密受衣鉢顯露封章甚且比之為李林甫盧杞秦檜云于是大學士沈一貫沈鯉致仕回籍振先亦京察去官。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六 顯皇帝 二十五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吏部奏言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未還任者則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未任正相半懇乞速賜點用以修實政。上是之。○吏部催請考選諸臣點用台省疏留中既而下考選堪任部屬官等共十六員。

住族行取一年一次茲則獨選往族考選科道官或百餘員或七八十員茲則獨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二年半下憂去者三人終養去者一人病去者又五人六人絕後科道未奉點用惟族部屬者得旨一時中

外敷  
傳馬

二月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大學士朱賡請益置閣臣上特召起原任大學士王錫爵欽點禮部尚書于慎行吏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辦事先是廷推閣臣七人以慎行為首而未及錫爵至是特諭內閣云朕思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吏部承旨加少保建極殿大學士遣官敦趨入閣○上一日檢發舊疏點用撫臣者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顯皇帝 三十一  
三司道者五通國歡忻仰誦 聖明圖治任人之美○晉府奉國中尉新敏許泰汾陽知府崔士榮以無辜繫新敏以越訴首煥就命行該撫按從公查勘然奏雖新敏之名而被實臥病數月方起聞知此事力辨不知何人匿姓詐稱敏名預乞案候移文撫案體勘具奏云○廣東巡按御史顧龍楨與左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相擊事聞命行撫按從公嚴勘到之日從重議處

高汝楨曰其矣休統之紊台綱之壞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印府抗御史矣彼猶禮節間耳至泮則觸之使怒號之始爭爭而至毀冠裂裳據臂相加為尋釁矣則其休矣極矣泮日王泮陽為移文求歸而以其事具疏馳奏及龍楨疏至而泮助然龍楨交泮之氣甚厲而奏對之詞反平泮呈請

之文甚恭而許奏之說靡辨一則遇在舉動一則遇在心術後勘明各回籍開住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吏部尚書李戴卒贈少保謚 戴河南延津人軀幹宏碩腹如瓠而善容無貴倨態時言者醜詆遂即以嘗之上詰責甚厲戴不為動第引咎自責即得全他部中有相閱訊之者謂用劉襄之為中書舍人有私戴疏請廷臣覆試果才子也其敦厚持大體類如此神廟自海豐以來家宰數不稱有不能安其位而戴滿六年內外大計人無間言六卿中不多得也癸卯以妖書事謫越五年而卒

原任大學士王錫爵聞命特召具疏謝恩懇辭不赴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顯皇帝 三十七

上復遣官敦趨○下工科都給事王德完于鎮撫司德完所疏之事言涉中官上曰官闈嚴密且中官侍朕起居親藥餌有何疾肥德完輒敢狂肆逞隱妄言是非必有主使之入下鎮撫司訊究後部聞疏救得削籍回去○降吏部司官王永光一級其餘罰俸半年以陞何喬遠逮中止也二人原係欽降官員一以直陳時事而降一以本衙門不列銜署而降未嘗有不許朦朧推陞字面吏部尚書認罪乞宥姑留降級骨事○于慎行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入東閣隨卒贈太保謚文定是時慎行風疾陡發徵有所苦既就道趨起不欲行以請向

高相促勉抵京。陛見之辰。怯寒拜起。紆緩司儀者。欲無糾慎。行不可。仍自具疏請罪。溫旨慰答。令人關視事。遂臥病數日卒。

高汝楨曰。真行。東阿人。年赴鹿鳴。深沈勁挺。不為時。大為正人。所倚。信方。江陵之世。士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千人而九。當其奔情。行以日。講草。疏欲。純。為桂林所止。江陵知而。登之。遂乞病歸。及改。言者。振。其罪。上震怒。命。刑部。侍郎。邱。同。內。瑞。往。籍。其。家。行。圖。移。書。于。丘。引。大。權。調。護。營。救。極。其。切。至。天。下。稱。其。仁。盡。

吏什。姚士慎。言。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為。務。

閏六月。京都大雨。如注。晝夜不息。京邸高廠之地。水深

二三尺。各衙門皆成巨浸。平陸成江。內外城垣傾塌。二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二十八

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

盡衝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若干。死

運軍若干。雨霽。三月。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波濤洶湧。

輿馬不得前。城墜不可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

酌量濟救。仍照甲寅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以濟

飢民。大學士朱賡疏。奏。礦稅之擾。章疏留中。即閣揭

不荅片語。一槩停閣。其末云。時時戶外。羅無對証之冤

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又曰。兒童走卒。無非怨

詛。臣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之狀。按劔相視。許語

請。如。輔。州。之。地。真。苦。海。矣。山。西。巡。按。御。史。趙。文。炳。題。已

故右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加贈京銜旌表。上命

贈太僕寺卿。

溶。別。歷。中。外。久。著。風。猷。以。覽。磨。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楨。紙。贖。書。充。公。費。可。謂。廉。吏。

福建督稅內監高家。荐福建布政陳性學。堪陞福建巡撫事。下部。

高汝楨曰。巡撫係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皇上。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推。雖。衆。人。共。推。亦。不。能。定。何。人。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家。亦。不。俟。皇。上。裁。擇。指。定。性。學。一。人。應。為。巡。撫。寬。大。不。敢。也。此。端。一。開。其。若。以。市。恩。私。者。進。退。大。權。為。私。瑞。所。操。可。不。為。深。慮。耶。

十二月。順天巡撫劉四科。奏言。擦推子。隔在本臺根抵

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八號。擊碎旗杆一根。擊死本

臺百總湯明之子。又提小孩子一名。在臺外放下未死。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

卿。應天巡撫。各揭帖。地方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

以至蘓松常鎮諸郡。皆被霖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

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快苗將種。而寸土難藝。圩岸無

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淒涼滿目。棄妻失子。

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官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

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偏于陸地。魚鱉遊

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詔留稅銀五萬兩。

二十萬  
賑濟可見  
聖主心存  
濟世以取  
之民者還  
以予之民  
也豈設益  
慶而後而  
不救者哉

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  
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禮部侍郎楊道賓上修省五  
事一日葆夜氣二日勤召對三日下章奏四日慎內批  
五日去形迹時中外封事多留中間有一二從中出者  
人頗以為疑故疏及之道賓為祭酒時表進三國志五  
代史多所規諷人傳而誦之然疏入不報○福州軍籍  
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二月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疏糾李廷機之執拗總  
兵李成梁巡撫趙楫敗壞邊事請狀留中不報○禮部  
尚書馮琦疏奏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全楚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三十  
帖然無他今天下最為民害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  
增廣東之李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監惡不減  
陳奉乞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併就近  
內臣管理不報○ 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為給  
事中黃吉士為御史行取諸臣到京三年羈旅已久吏  
部陳請四十餘疏不報一日忽傳新命滿廷無不歡呼  
三月戶科都給事李應榮題趙壽祖先被論劾回籍聽  
勘投書乞憐卹卑無耻尚書蕭大亨奉旨革去官銜以  
敘功而復歷考滿不當前後通理部郎馬大儒串通情  
弊 上命革壽祖籍閣住准大亨復銜通理大儒照舊

供職而嘉應榮舉發私書着與記錄○命順天府通州  
于瀋縣永樂店創造景命殿成勅中官護守

永樂店聖母誕育之地茲舉也慈聖出祭金不煩將  
作右為佛寺左為漢壽亭侯奕谿宏壯足以昭地靈  
章濟發亦一奇觀也

四月左都御史溫純卒贈少保謚

純以諫垣開府浙中歷御史大夫在南北四真內外  
大試以御史劉九經與四明不合遂成水火已  
內試純黜錢夢皋等數人中  
旨特旨用純遂致化至是卒

江西巡按史弼奏泰大學士李廷機在部不奉朝命遣  
使通夷上怒黜之

高汝斌曰廷機在部時因建首被劾日甚故遣序班  
李維恭以書諭之謂序班于勤索可以口舌折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六 顯皇帝 三十一  
其夫在朝不奉朝命耳其心原為國為民初無他意况  
者藉藉謂奴酋之作逆李書實招之凡有仲淹元昊  
之論此甚過當世言其偏執則然至于謂變機謀掩  
人善水此則斷乎在所不為葉向高與顧天煒言曰  
不佞可以一子三孫明  
其不然噫斯實錄矣

五月大學士朱廣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廣山陰人其遺疏請  
補閣臣忠悃可掬

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首領賞禮部案驗得

實時奴酋已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  
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  
伐其狡謀戎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  
高淮擾民激變以為奴酋之資吏部侍郎馬時喬力言

建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還京。大學士葉向高疏奏。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迹。又曰。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工部又以貧夷無厝。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恣相尤。又曰。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以流竄。每聞號訴。盡為酸心。叩其受害之故。牛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額皇節 三十三。為舖墊。半為奸胥。于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豁。整其亦倒置之甚也。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為我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不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達卒。達為人碩大魁岸。美鬚髯。聲如洪鍾。策事百不失一。其督前遼也。高淮張甚。蹇劾不下二十餘疏。如水投石。因乞骸歸。三日而疽發于背。猶草疏傳檄如故。為書與長安縉紳曰。民力中乾。虜情外狡。兵餉久乏。稅使日橫。封疆之臣。計無復之有死而已。後。上卒采其言。撤淮歸。人謂其功萬千。誅虜焉。廷推大司寇。大司空。皆不報。

傳以為淮實有計。阻持之。達四川重慶衛人。○撤回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為之相抗。謂之上。上為迨治之舉。朝論救不聽。至是中旨撤回。○禮科邵庶奏言。旌郵濫請成風。乞嚴禁之。  
按高皇帝首諭。衣揚節孝。本以嚴賞。幽隱。風勵音民。高閣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由。何待表揚。近來請乞。多歸縉紳。而閭里寒微。遺漏者多矣。  
 御史金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清錢。繼止有此數。兵馬登得。擅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上戶兵二部。以為優。○戶部尚書趙世。言用人各有職掌。無所不統。而推擇。司官。及倚耳目。推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六 額皇節 三十三。  
其其昌曰。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吾人。當丞。廢。罷。上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省。世。此言為家。亦當如。是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七

聖湖一高汝斌一輯

建武 余日登 恭

高禹楷 較

巳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避難兵部請申飭經營添設  
哨探事下部

民間傳言 聖上曾于禁中登高臺而望謂烟塵未  
起祇是虛傳後果然

○前遠總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恐生中變不報○起原任吏部郎中顧憲成爲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七 顯皇帝

光澤寺少卿累辭不赴○兵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  
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  
能應目前之急舍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督那移令其  
日後補還不報○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獻追至涼  
師

二月大學士葉向高疏請點用禮史二部尚書銓衡典  
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不報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  
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  
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  
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藻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

舉行何事  
略也無涉  
事必廢化  
其亦不平

郎楊道賓在事供職又陪祭時忽服什壇中至今未醒  
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能兼攝嗣後復以孫丕揚上  
請乃特點之

四月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長往顧天  
峻等出都咸不候命議處有差○戶科劉文炳請召直  
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

五月復起孫丕揚爲吏部尚書丕揚以受事兩月所推  
上大僚疏一槩不報春夏選 官吏以吏科無官不得  
領引因自劾求去 上慰留之○河南道御史史學遷

奏請枚卜空訪之在藉在朝不分南北不必詞林擇其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七 顯皇帝

才猷夙著雅爲物望之歸者盡置揆地弗以 祖制爲  
辭不報

葉向高曰此是天下公共之官何必以一途拘定惟  
是言者皆以 祖制爲辭則恐不足以動 上心蓋  
祖制此官原不稱相只備顧問故以詞臣爲之如楊  
文貞輩起自他曹然皆以編修檢校而後入即以  
世廟之眷張桂亦皆如此其以外衙門經入者惟王  
毅愍楊文襄二三人耳以二百五十餘年只二三人  
遂以爲 祖制如是則不考之過也故今日只言輔  
臣當求賢才不拘內外衙門則可必以 祖制爲辭  
則失之矣

南京御史劉蘭奏言李廷机以一籌莫展之身值百口  
交攻之際啓通夷之大釁當揆地之前才罪不可追而  
職無所效亦安用此具臣爲乎

廷机拜辭一月而人言蜂起屢疏懇辭留中不報最  
後伏闕辭朝寄居蕭寺計半載有餘乃得予告告大郡  
清介之品或以器局備後而次之者遂至冠蓋金載  
王行貽與後欲併其一生成禍禍故御史葉永盛極辨  
之昔後漢卓論沈鯨貪污不稱而日貪污之罪臣  
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異日廷机易名文節而永盛  
之論

御史鄧澄參大學士葉向高以票擬為尋常舊套向高  
疏辨奉職無能請以資序為據將一切本章發次輔李  
廷机票擬 上溫旨慰留

高汝斌曰閣臣止有票擬一事諸疏不經簡付若付  
之票擬不當施行之票擬閣臣當首任其責然多留中  
使閣臣無可擬票或擬票矣未經批紅傳發又或具  
得相能並寢不報且奈之何哉此亦時勢之最難者  
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順皇帝  
南京御史曾陳易奏言 祖宗付託至重 東宮廢學  
堪受懇乞 皇上亟命 皇太子出閣聽講外選二三  
官條諭之講論經史之外更輯古今治亂具亾之迹逐  
款開說不報

高汝斌曰 皇太子深居春宮弗親講筵五年矣閣  
臣請之不得部臣請之不得台省諸臣累疏請之亦  
不得誠不知其何故其廢聖風成道與諸王異故若  
荒僻分而儲位益定一日 聖壽同諸王入賀 賜  
以玉帶即下塔作舞謝 上 上顧謂諸王曰汝凡  
讀書禮義汝當效之又一日 賜以慈慶宮居住潛  
遣內侍視其坐向 皇太子北面謝恩誌遠遊西向  
坐內侍回奏 上亟稱知禮知禮 上心愛 皇太  
子如

山東巡撫 楊報牛妖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牦牛二

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前遼總督王象乾奏言遼虜  
得徽請給兵餉西虜頭目十人共聚精兵五萬餘要犯  
鐵嶺衛等處暗扼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  
者加以重罪其勢甚兇倘更與奴合謀東西並舉遼東  
孤鎮奚以支吾 上命發帑募兵以拯之○奴酋遣子  
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闢入靖安堡聞那  
林字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之已勒騎往撫順開費  
莽骨牛酒已又勾西虜等賽煖免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日夜告急時熊廷弼按遼議添募兵及改三協允寺馬  
廄鏡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南京御史蔣貴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順皇帝  
泰內監陳永壽夙稱姦狡肆行無忌冒破工程物料侵  
欺御用錢糧賊私百萬的確有據即 皇極門工自許  
承包秋秒工完今既徂秋涉冬未立一柱罵言 皇上  
不允而遂之以為利伏乞大奮乾剛嚴刑正法不報○  
御史王萬祚疏言國勢傾危亟圖消乳以終盛治是時  
齊魯淮徐流民載道荒蕪罕治民樞五月不雨三農失  
望長條現而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場之稼無入土  
之麥陂隄在葦盡充蠶食爾望皆禿村塢壞垣半是鹿  
場逃亾殆盡及至兩浙閩廣江右游說肆虛洪濤漲天  
幾為蛟龍窟穴秋試改期二百年未嘗見此晉楚宋豫

此亦遼虜  
惟遼西為  
可憂而遼  
東空虛性  
變遷甚速

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救飢寒洶洶誠可寒

心○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朝議于

金山港開市東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

嚴勅舟師以待○虜入錦州屠戮遊擊李惟喬擁兵不

戰總兵杜松希圖冒功名為搗巢實今內丁中軍亂斬

塞內士民婦女郎中充數狀極慘毒是時士民六百餘

家皆為夷鬼生員李天戌妹逢兵欲奸之願斷頭不願

脫衣而死遼人恨惟喬入骨縛草為人書其姓名跪于

虜所殺死官民之前罵擊碎之旋置復擊李反以杜松

援引之力報功轉陞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張爾日予因是而有感于萬里遐荒之外武弁之惡

雖隨其肉不足盡舉貴州永赤普市摩泥惡弁張神

武掠劫淫姦敗壞地方諸士之妻孥產棄遺棄殆盡

生員吳加臣因而請賜請命為其所執夾打至死其

生陸登嚴鎖禁五年矣必其命竟無敢白冤者豈不

痛哉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

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

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塔二千

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傾壞無算山

東煌旱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福建鄉試

臨期大雨以十二日為初試浙江初試日大雨水滿三

尺士子多為校死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大學士葉向高請 皇太子及福王出閣講學不

報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相繼封印出城事聞

上命各冠帶閑住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國充主

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南京御史劉蘭素言議論多

岐囂譁乳政負病舍垢藉建白以遮身蔽頭隱形黃泥

遇以欺世若吳道長等類是烏測之墨也葉向高之不

可去李廷機之犯公惡此耳目之所共明顛倒事情眩

惑視聽若守俊等類是駢枝之說也金士衡老成持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重見義以為段然修潔自好人所共信奈何妄議者便

已之私乘人之急不顧分義圖為箱制若錢策等類是

含沙之射也身凡失足且從旁而致破甕言或及已又

乘露而肆狂鋒事體乖張法紀倒置若蔡獻臣等類是

鳥窮之喙也議益一節務道宿集議于先吳道南對酌

于後總得竣事始有歸者乃據拾浮言混淆公道徒徇

私意妄騁機鋒若鄭材者是乳蛙之噪也祛私懲錄是

在 皇上一再移耳疏上留中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等之舉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

差○工科給事段然恭內官楊一魁畏罪架棍誣語中



傷乞下 明古懲奸以清積弊事下所司○戶部尚書  
畢儲卒

緒形貌不踰中人瘦若山澤之癯年九十二三府存  
同別歷三朝尚書四部大臣中尊而且久莫可儔焉  
史部尚書孫丕揚於朝觀休深各官一為朝廷存舊  
章一為地方省勞費一為銓部通選法下部知之

舊例州縣官歷任二四年即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  
州縣入九年不轉新進士應選無現缺故不為設法  
留題

前遼總督王象乾報虜賊四五萬眾侵犯遼陽該地方  
道臣田立家未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  
另推就近才望官員立令到任辦濟邊防疏下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聖母  
四月京師風霾蔽天早驟作祟自畿輔至山東河南山  
西巴蜀等處兩年無雨三農久廢蝗起河竭天鳴地震  
妖異出現殊甚可駭上命發帑五萬冷粟登十萬石賑  
濟飢窘○遼陽巡撫李炳奏言遼首願去車價減貢夷  
退還地界奴兒哈赤差遣火真京驗貢本又續求回話  
朝貢事宜炳以奴酋慕義相從相應准從以安反側姑  
行緩宥的確事聞于朝部覆遂許之

自以上以至  
聖母之德  
聖母之德  
總之聖母  
之仁德

利乃又勾串西夷彼亦何畏而求降我亦何恃而  
違信其降且就其未文釋之如日我夷吃着穿用保  
望中國爵祿衣糧其安已見又稱青天王帝神之  
照鑒祖祖輩輩業卷俱存明者我以不費又誌  
言草地人役知道甚厚甚厚然露露首部落避之志  
辨我以不厚不厚賞賞貢夷入關計一千五百名隨  
從釋其莫知其數今擬請十人准二人則尚有數百  
入關選而來是開門延敵藉寇兵而添盜賊也增火  
不滅遂至燎原異日撫順之蒙大都隴于此不知幾  
臣何故而遂許之

正陽門箭樓穴正陽門雄峙百雉即季樓不能登且磚  
石交砌即祝融不能入况店棚一星之火始起甚微遂  
能烟焰踰日悉為煨燼蓋此門為朝廷華夷御臣民而  
設豈以 皇上久不臨御故以此彰傲耳諒非可誘于  
適然之數也○ 上傳 聖母傳諭欽降銀十萬兩給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聖母

該部差官賑濟自春至夏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民飢  
饉故有此欽降因命務使小民得沾惠惠以仰體憫息  
元元至意 上復撤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  
萬兩及中宮等各出費劑之資不等並給該部差官賑  
濟又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廠等處  
各相俸資進助賑濟亦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  
大學士王錫爵卒贈太保諡文肅錫爵灑然若不勝衣  
而強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廷核士大夫遠避扼損執  
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為假借憐才愛士推獎後  
進如不及江陵奪情事起為吳趙二翰林營解至卒詔

數言定當  
十箇百泰  
疏矣

上用粗面  
下得其精  
上則少而  
不得其多  
上欲然而  
下受其其  
刊語語的  
飛字字透  
製

直言有所不顧。及廷杖贖而送之。比及江陵奪情出錫。爵乞省親歸。人謂州君不有父而君顧省父以形若短。君何責相君之深也。錫爵曰。吾自知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自有情而自奪之。即從吉。吾意其額之有泚矣。其後為東朝事。密揭而入。取揭而去。微有人言。亦不知真偽否也。錫爵太倉人○南京御史王鶴祥奏言。御用監咨部備辦門殿陳設等木料。姑舉其卑中一二言之。如三千斤之白檀香三百七十株。丈餘之花梨二百二十株。丈餘之紫檀一百二十株。徑尺之烏木二百二十株。長二丈徑二尺之鉄梨長五丈。百二十株之川楠六十五。皇明法傳錄。主朝卷七。顯皇帝。九。萬之貼金。諸如此類。皆海外嶺南之產。樣式甚大。不比尋常。無論湖關部庫之銀不足。即足矣。必至非刑拷比。使百姓納銀于官司。若紳商人。令買易于險遠。則無歷無翼之物。何緣登重屋華廡之前。况粗為上用。精人私囊。其二三為上用。其七八又入私囊。該監享實利。聖上受怨言深為可恨。○大學士葉向高以章疏不下。東宮不講讀。枚卜不行。起廢考選。邊餉皆置之不行。屢疏求去。台省遺書向高責其不能率九卿勲戚。每日伏闕。慟哭于宮門。又欲其以死爭之。向高曰。伏闕事。我朝兩見。未嘗一聽。每次杖死數十人。大損正德。况正德

善故事之  
不可過激  
也老成之  
言固多下  
體問

才情氣魄  
六字奉出  
三才伎術  
強抑不用

嘉靖間。止爭一事。其餘盡置不講。今之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抑將槩言之乎。毋論上之不聽也。幸而聽一二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則又將伏闕乎。久之亦以伏闕為故事矣。則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于文華門候旨。稍如伏闕之事。冢宰以下咸以然。故泉喙遂息。○淮揚巡撫李三才上疏乞休。其疏言曰。臣于八月初三出示停止。文移。令淮安府收貯。候代者批決。擬于八月十二日移。臣境上不意臨期病篤。寸步難移。又復中止。惟皇土憐而赦之。于是南道糾之日。三才明以不欲去之心。伴示不欲去之狀。其聲言移駁者。不過以欺下官小民。其皇明法傳錄。主朝卷七。顯皇帝。九。駕言病重難行者。且併以欺陛下。又曰。不言去。則不見其恬退一移去。則不可復返。是以謬為稱上。騙留之數語。形之章奏。冀以結此套局耳。○兵科職方司郎中錢策劾淮撫李三才貪污已著。并劾南京工科給事金士衡。戶科給事段然。黨附三才。乞一併罷黜。三才被論以來。糾者保者。紛如聚訟。勢若對敵。繩引蔓延。卒無寧期。總之三才見義必為者也。如魏允貞之舍寬。則申救。陳增之壽民。則推挫。權奸之誤國。則斥逐。氣魄才情。儘堪揮霍。然檢押不周。防閑不密。酷好古畫。出于天性。以大刀潤斧之精神。責以皜然不滓之純操。不能矣。士衡段

能行古直  
出三才

國一命  
征中肯實

二部關係  
皆急

形似社漸

然力保三才而科臣劉時俊與金段互爭。因爲橋  
 托故策有是疏。○大學士葉向高請補戶禮二部尚書  
 蓋戶部事務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  
 無人批收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  
 困急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其所典如進貢番夷六七百  
 人送至停滯不能發遣留一日費光祿寺一日供給此  
 關係最急故屢請。○吏部侍郎孫繼皋卒贈禮部尚書  
 高汝斌曰繼皋無錫人時妻江有女仙化乞爲之傳  
 卑固謝不取謂無神仙也。又曰人主春秋方萬歲事  
 出大臣家勢且上聞吾恐安期美門之說從此興  
 矣八服其速議。

十二月二十四日 東宮第五子生是爲今 上生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一

選侍劉 是爲孝純皇后

高汝斌曰崇禎七年十一月右諭德許士禛上疏言  
 帝王之世系不可累實錄之掛漏不可解本朝實錄  
 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中提綱章目最  
 重且大莫若聖明述作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紀之則  
 父子母后之倫書之必其各分統之則兄弟同官異  
 廢之序書之必其明惟明且修乃爲實錄此定體也  
 朕崇原錄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先帝  
 第一子生命廟諱某孝和皇后出此是廟首生之自  
 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帝  
 第二子生命名某孝和皇后出此是廟首生之自  
 年已酉七月先帝第三子生命名某選侍王氏出三  
 十八年庚戌十月十六日先帝第四子生命名某選  
 侍李氏出凡諸王適生之自所當書者也迨至我  
 皇上鳳乳龍興之瑞 幸純皇后初天懷日之祥  
 實在萬曆庚戌則聖母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隆錄  
 中國當詳載 皇上躬親之年聖誕之日定名之與  
 崇禎之荒錄中尤當表明蓋必如是而後倫倫序明  
 今開實錄有非可解者則問以 皇上神教之年聖

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禮部之職不書也更考  
 聖母所生之自族受何世號不書也而且編及諸王之  
 生與所生之自花帶相輝之盛焉焉華向之仁不書  
 也所書者三十三年乙巳先帝第一子而已夫先帝  
 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  
 竟選其三使諸先帝實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  
 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帶輝映者更果幾  
 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書  
 而而莫辨也職所不解者此也又曰宮闈更有大典  
 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自皇后先帝之元配也迎  
 青宮承華春則當以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書辭御  
 原正其終今錄弗書也天下後世考先帝配元之始  
 將何徵也考和皇后燕廟之所鍾發也承事愚矢  
 之辰末已于萬曆二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  
 至景殿驚殿之久必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辭  
 御以著有卒今又弗全書也天下後世考聖廟祭禮  
 之始末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日月已載  
 諸禮典而其年勿著于錄中此又當職載者也職所  
 謂總紀之欲其條分紀之欲其明者也此係 皇朝  
 世系言之極其詳其錄錄之以待修史者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一

辛亥萬曆三十一年

正月吏部請考察日期兵部請考選軍政考察日期原  
 擬正月二十八日 聖諭以在二月初二逾數日又不  
 下院部待此 旨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以一體  
 考察既已遲延必至耽悞至考選軍政以上兩月未得  
 允發外奔乘之而爲非人心因而疑駭豈可泛常視之  
 而不以爲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不候命下擅自出  
 城 上切責之舊制大臣四品以下官請告每一疏即  
 允三品以上請告至再疏三疏至四疏五疏而極並未  
 百十餘疏猶不聽者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如輔

臣李廷机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歲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嘆息廷机又屢次叩關莫回天聽情極計窮此李楨所以飄然長往也

高汝斌曰嘗觀神廟時大臣數被攻擊極病求去盡廢面辭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啓行惟車而去故舊官僚或不及面且疏辭謝送送自謂得請故作出焚之想皆內合悻憤外示狷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况未奉君命掛冠而去乎楨雖重病不能步履然而擅自去職迹于無君矣不知在高帝世宗時果何以處此

兵部尚書蕭大亨卒贈少傅兼太子太傅久歷邊陲廷攬譖度凡地形險易軍儲贏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然當西陲主戰東事主款皆與石星抵牾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五

嚴旨切責而卒不奉詔其持平秉公類如此大亨臨○御史喬允升疏參錦衣衛掌印都督王之楨因聖躬違和親提禁兵權傾內外安危利藹包藏禍心大小臣工危疑惶眩莫知所厝疏入下部查問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灾怡神殿者天子之宮也上應

勾陳高殿深遠一燭之火亦豈能燎而竟燬于一夕此必有神物憑之當其烈焰方張人力莫救內震慈寧外走百執下動六軍萬民都城如沸舊歲皇極門城門箭樓一時俱燬今怡神雖係空殿然去奉先甚近祖宗之靈不無震驚未可為細故而忽之○南京御史張

本原因覽  
和也亦有  
六備設耶

養正奏承天守備太監杜茂不法諸狀自承天有儲監鄂人呼為太府從來問左齊民性命家產任其壘粉罔不如意間能勉強支持不受傾軋者一二青衿而已自杜茂入境倚藉璽書虛張聲勢知縣李來命講禮不合以茶扛事問之罷歸擅造三百斤大枷枷死陳鑑等十餘人校丁陽忠等犯該大辟借旨威迫府縣悉從寬假凡諸生有完租細事語言相觸者輒便噴奏司房簡鑄等以數十萬家財索于里欲邀諸生色笑咸鄙不與遂耽耽虎視結心傷乘陳奉入部激變遂請族杜茂以鼓噪為名陷生員范宗周等二十餘人進首就迫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四

家破人亡繼成數百年未有之獄縱指揮校尉大肆掠殺守道萬振孫幾于不保一時守令飲恨吞聲疏上中○大學士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濟許之○命削御史金明時籍為民明時奉命巡閱吏部侍郎王圖之子為寶坻知縣屬明時監臨明時疏劾之其中偶犯御諱丕揚與王圖皆東林也遂舉明時犯諱以聞時問臣向高知之三次移書勸止又命中書官取出其本而不揚堅執不肯從且有怒言不得已聽其自上日暮時中官送本到閣傳聖意甚怒即令定罪向高曰一時失于檢點非敢故意

向高此等  
足見其  
心寬恕

輕忽不足深罪。即有微罪，亦當下部議。問臣安敢定擬。內官謂如此，則不敢回奏。往復久之，乃去。次日，文書官復至閣中，令傳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忽閣中，如何不肯定擬。向高再三為解，始擬降級。再下改票削籍。聖怒始釋。是時明時亦俱有不測之禍。托人言于向高曰：苟得脫身，削籍為幸。自明時削籍論，丕揚者藉藉矣。

五月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時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又復過當，苗稼盡為損傷。○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乞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五  
休。上出溫旨慰留，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時

王國為吏部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記事行。南京吏部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留。先是史記事行，察典未行之前，極論內閣。日時行錫爵一貫，廢廷杖。衣鉢相傳，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教等違察典。既

舉御史金明時，名在察中，乘留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國，并及其子。又波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國及李三才。顧憲成、丕揚怒，明時撓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者

明時罪，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兆京、曹于汴、已而奏。遂攻王國，以救明時。舉朝分為二黨，群起交攻。攻

東林者，以王國、顧憲成、李三才為戎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趙維成、徐紹吉、歸子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廷登、趙典邦、元詩教、孫光裕、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鈺、毛一鷺、趙宗孟、韓浚、金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兆京、丁元荐、徐良彥、馬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兆京、丁元荐、徐良彥、馬孟楨、吳忻、吳炳、張養正、喬允升、沈正宗、洪文衡、李邦華、曹于汴、吉人、賀煥、李村、錢春、周起元、劉策、李徵傑、宋若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朝廷秉訟者，幾年至令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六  
未息。○工部侍郎劉元霖言：錢法凌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示銅商，買無彈于官買而私買者自息。

八月，遼東大捷，兵部請先發銀二萬給賞，不允。○南京戶部員外曹師建接管銀庫，清查西庫，該銀一十六萬零，止存一十四萬六千內，少銀一萬二千。尚有老庫未盤事聞。上命離任者聽勘待贖，有歸者後分別輕重議處。東西老庫三庫錢根不下數十餘萬，歷來相沿舊規，未有差滿不交盤者，而起自荆之琦之琦聞計告歸，發官劉可法亦付不問，及可法滿而史啓元、周崇憲莊

詩經解題

毓慶陳幼學。匪襲不一清理。茲師楚與幼學交代。宛得就裡破綻。銳志厘奸。乃始覺察。在蔣十餘年。祇憑紙上空言。百萬錢糧。竟爾委頓。法紀廢弛。弊孔多端。一至于此。○御史張邦俊請。增浙閩秦魯四省解額。比歲南北。畿以選貢不常。時有增減。而貴州文學浸盛。奉旨廣屬。特增五名。遼東亦增五名。則浙閩秦魯。極于常例。不稍為變通。非所以為平也。邇來鼎甲之盛。莫如閩。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之盛。莫如關西。而齊魯得傳南宮者。獨甲于江以北。空于浙。福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于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額。於陝西增十名。比廣東之額。事下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七 部議。

九月兵科給事宋一韓請。皇太子出閣講學。皇太子春秋十有八歲。輒請讀。六年閣部臺省諸臣。屢請。茲宋韓疏及不報。○朝鮮連歲送還漂海人口。盡係通倭之徒。兵部覆准。盡發西北極邊充戍。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間猶是好抵射利杆罔。今良民且為之。積漸不止。非但倭能禍閩浙。閩浙人皆倭矣。閩浙當事者。亦條陳其意。部以此輩法當重處。以閱說者多。故不得已。循例發回本省。御史李邦華上疏。以言此輩明係是盜。本國其受其害。若發回本省。是送之還鄉。為害何已。其言甚切。

請上御殿 延元華臣

充戍極邊人心快甚

十月 皇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親已久。時惟孟冬。禮空頒曆。閣臣因上揭奏請。謂 皇上御極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適逢五十。聖母又將屆七十。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延見群臣。維新庶政。上竟傳免。○工部請 皇極殿門擇日。暨柱。以便明歲接續典工。時左右二門已建。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為可惜。今西寒已迫。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暨柱。年復一年。更復陰陽拘忌。延愈為無期。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十八 時豈堪此哉。○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廷緩大捷。與前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厲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一舉。以激厲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一舉。以激厲邊將。四次發擬。俱復留中。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甘肅之捷。功敘。而延緩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前鎮宣大獨否。此非但人情。因此厭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兵部屢請。轉揭繼之。其如天聽之高何哉。

此番所敘總督如塞達馬鳴鑾。四科連標。霍爾等。已物故。河清難候。人壽幾何。可勝嘆息。十二月 上以遼東警急。命戶部發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

王貴妃即  
孝和皇帝  
母也

戶兵二部共七萬兩赴解以為募兵充備之用并命移  
復屯田以助兵餉 聖上計及邊餉嚴勅加意屯田真  
聖明之遠慮但諸邊告急奴虜又最強而可慮年來奴  
之教訓已久選士練卒非丁壯不列行伍法在必申賞  
在必行苟騎射之精工解裝而衣割愛而妻無不得人  
之死力邊臣忘其奮禦忽其易與遂釀孽端是以嚴旨  
申飭息緩○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 巡按  
遼東御史熊廷弼奏請行屯田法自謂以常平法積穀  
至十餘萬而繕城砌臺修濠築牆為遼人建數百之利

上溫吉張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順皇帝

十九

高汝欽曰屯田之法雖屢旨督責何人舉行能免  
帝曰弗曾行嚴旨欲得一事者其可嘆也外臣凡百  
不足誠請內帑此在 皇上同 國計以濟一時之  
急然為國家而專業內帑豈是長策古人有屯兵十  
萬不濟斗糧者屯法行也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  
于轉輸而絕不講求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謂窮  
哭而泣

牛無尾

陝西臨洮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金毛金  
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

一隻人頭人面羊身○山西繁峙縣曲河都上寨任人

李宏臣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

人程

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高汝欽曰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夫胎言前也重  
身之類謂之孽孽猶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害

也惟人謂之病病則言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  
謂其災異在牛羊妖孽之上  
兵部尚書李化龍卒贈少師謚秉毅化龍在遼連破虜  
以斷倭首尾卒以破倭既又平播布地數百里至治河  
乘樞苦心深計隱然稱中朝守不為昏既平 上問輔  
臣五等之爵輔臣執議謂此典久曠有三中丞六七大  
帥莫與適也事遂寢卒年僅五十

化龍長垣人帶最魁偉音吐如鐘四夷觀聽形神俱  
偉節達大度有容人之致雖僮僕不妄加杖責焉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宰翰林院王圖給價回籍北察告竣與論藉藉秦  
聚奎復繼金明時議處臺省咸謂鄙夫眼熟為王圖勸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順皇帝

二十

是以希首功圖是以請假歸既而孫丕揚蕭雲舉許弘  
綱俱去群臣離散皆以察典之故而說者謂王圖為禍  
胎云○兵部奏言考選軍政業已及期 旨未蒙下總  
係王之楨一人為梗舉朝憚之不致動明知為大害而  
不去如 祖宗之制何又言之楨為其父所怒絕無

父之人何知有君妖書之事陷害同嘉棟壽深禁術禍

生肘腋甚可畏也○吏部尚書孫丕揚疏懇乞休不允

掛冠以去○禮部奏福王藩封典禮殷煩乞早定吉期

以便治辦 上曰福王之國期在明春○以趙煥為吏

部尚書○南京中和橋馬草場積糞舖戶草堆火起燒

者大臣中

已三四見

矣不但非

國體亦豈

草五萬包。蘆蓆二萬五千片。杉稿二百根。又延燒糞典。草堆計草二萬五千包。蘆蓆一萬二千五百片。杉稿一百根。兵部奏言。草者軍馬之性命也。戶部發銀鋪商領買一包價銀一分一厘。每虛報堆數。至放日賤買軍糞。抵塞。然前草未完。又希圖再領。後價以完舊價。舊未得完。而新仍掛欠。年久數多。溜雨積爛。放未及半。露出荒原。不得已而鬻產以賂之。賂之不足。則逃逝不能脫。則死獄。一人逃。眾人共賂。計出無聊。于是付之一炬。以滅其迹。但曰天火。此救留都人人知之。亦人人切齒。二十五年。金川門草場報火。三十八年。本場又見告。廷視會。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顯皇帝。三十一。場御史請下法司推詳鞠究。照邊場事例。以徵後來事。下所司。○雲南巡撫周。疏言。沐府庄田為害。以為此事不處。則滇人不得安生。乞歸有司代徵。下部覆准。黔國庄田子粒。以庄丁為盜之故。滇人甚苦。該省撫按屢爭。是時議以雖不能據歸有司。令有司定其租額。毋使重征。備其庄丁毋使為盜。是亦救備補弊之一策。下部令有司代徵。米復懇自收。明旨將允。是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閣揭斷以為不可。○禮部左侍郎。郭正斌卒。贈尚書。謚文毅。正斌為人正直。不為人請托。然見日既者。必救妖書事起。告歸舟阻水。遲卒圍之。忽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七

一卒上舟云。九卿意在大人。請自裁。正斌曰。即有不可。知當一言而死。何就草外自屏。又想李卓吾。不勝匹夫之憤。引書刀自殺。生平說無生。講最上。而小境當前。便墮溝壑。道安在乎。使其處患難。死生當無異。安常履順。故不為動。事後卒解。正斌江。○命法司審究罷開大同。衛所鎮撫史晉。部院以晉違禁妄奉。撓乳祭典。奏聞。上命加號一月。發口外為民。晉浙江餘姚人。原充陝西。漢中府推官。宋一韓書辦。及一韓歷陞兵科。賈緣武職。至三十九年。一韓以浮躁降謫。晉亦被斥。欲圖報復。遂上疏疏中。蔓引株連。由大察至庶府。無不醜詆。且遮捏。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顯皇帝。三十二。仙叟夾雜怪誕。當堂考晉作疏一字不通。則前疏決非自作。因究主使之人意。在一韓。晉固稱與韓三年。罰別音信不通。嚴鞫不承。罪止晉一人。而正直諫等處。監稅魯保卒。撫按題請裁革。上命歸併馬堂。待三殿功有次第。奏請停免。馬堂原任札天津一。聞是命。竟發牌上。任以此為利。附堂者復藉堂為利。先是在臨清肆惡。咆哮人間。其風。魂魄銷阻。由淮抵陽。虎而冠者。創肝益膳。香爪磨牙。所過無不抄搶。邑鎮為之罷市。鹽商逃竄。山陽等縣。門被其打壞。縣令逃匿。揚州城門。數日不開。父老赤子。呼天扳地。巡視江防御史。恐激變地方。疏請撤



回天津不報

五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台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以請不報○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王氏發引○陝西

增解額五名陝西增額開○兵科給事疏奏

衣衛王之楨注籍已久斯時借名撥派突出視事臨朝儀杖圍宿燈子等役玩違侮慢全不成禮貴妃之殯久

沉不發而發引之儀亦復簡慢加真器錢糧內監冒支

鉅萬及至發引粗惡不堪墳工所費不貲盡為內官穴

竊其中胃破塞責喪葬大禮奸帥關人欺罔侵漁事聞

上一槩懸閣而帥暨反得庇護輕重不倫大為中外不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平○河南巡按曾用升劾周府承奉徐進橫行無忌殺

人以逞種種惡態疏入不報

七月內監趙進朝與梁盈女毆駙馬都尉舟德讓於府

中既而復毆於朝門吏科等曹于亦疏劾婦寺恣橫

極懇乞奮乾剛速正典刑不報進朝毆之于府也公主

舍惶往救進朝動罵無恥至今公主進室跪謝德讓入

日三疏皆不得達究其故巨璫虛受李思用事進朝以

數十箱金寶篋之因而塞救多方阻絕進朝反得單詞

膚受上第知兩璫回覆東廠奏報而駙馬屢次避殿與教習官賈之風御史耿鳴雷各疏言國體凌夷之極

者不得上達是以駙馬掛冠于長安門而進東廠以聞上大怒下旨切責錦衣衛尋訪奪其父職為民併討教習主事賈之鳳俸

八月各省主試官未得旨俞試期更易

應天試官之至已在八月二十日改二十二日為第一場二十五日為第二場二十八日為第三場浙江各

省無不易期亦變局也

代王鶴勿奏稱于嘉靖四十四年册分新寧王奏選進

氏隆慶四年册封為妃後病故無出繼選張氏封為內

助邊氏在病臣納侍妾裴氏於隆慶五年生庶一子遂

先邊氏一年卒臣兄定王題作張氏所出賜名再消後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七 顯皇帝

張氏于萬曆十三年生第一子緣前已報一子故作第

二子奏報賜名再消後臣兄慶封臣為代王張氏隨封

為妃是再消為嫡請立為世子上命行撫按查勘

按代王元配無子無人承繼生再消王以其母處令夫

張氏母之張有寵遂為次妃後生再消至是人攻廷

關臣李廷机在禮部署事時主立再消至是人攻廷

机遂有立長之說主立再消故刑曹郎李春熙等請

速廷机之去以存國體以請人言毋緊藩國而廷机

即出都待命上猶批發彈疏留業向高時以稱

進言机已出都上甚怒詞禮亦不敢言後見机釋

然下溫言以慰之行

九月大學士李廷机得旨回藉○以翁正春為禮部

尚書○四川建昌夷獍作亂十一月十一日以長至節賜群臣宴○南京兵部尚書

一第277 野 實參四庫全書第 8 版之內

那玠卒贈少保玠在陝西當治兵靖虜嘗有穴官以既  
脫地不為禁姦民數其中潛通虜騎若枚升矣玠夜  
集兵馳圍之擒其惡而降其餘焚虛封塞而還甘州孤  
懸西鄙五國錯處多反側玠設間謀每先知番夷動息  
以亢亢夷犯土塞則山精騎馳擊之擒斬數十還其歸  
路焚下馬乞哀水耕地于絕塞外兵民焚草積其中莊  
首時竊掠玠以蓄何之虜益深入焚燉四合先于水口  
設伏以待虜見火驚走礮等齊擊殺數十人別部者  
攝史車屬夷二酋也為東虜朝免誘出邊復掠火燉堡  
督府懸賞購之玠計虜王方求市急可借以要也使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三十五  
告虜虜即聽許移帳近邊給史車來會事突出伏兵縛  
之傳諭赦其部曲獨獻犯堡殺人者而貸首以不死至  
于朝鮮之戰不能無說再詳訂之○日本冒琉球貢海  
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徵琉璃挾其代請互  
市又聞越叻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  
檄與書語多狂悖時琉球已為倭所併其貢使貢物俱  
是真倭寔為窺覘中國間擬受其常貢御其倭物論來  
使以後勿來直俟彼國平定然後再處屢擬屢寢 聖  
意真不可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伏  
使兀利諸酋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饑虎三四自

林申突出搜其半以去○南京御史王萬祚奏為福王  
年齒已長出府數年不令之國以營建府第尚未完工  
今工竣矣一王就國則完一大事陛下念安矣乞將  
分封一應事宜論大臣盡數舉行輒日就道不報○御  
史田生金奏告廟宜擬 肅皇帝時邊臣保首領者十  
不六七受世蔭者十不二三今邊臣不以提聞者幾何  
人其不獲世蔭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勝于昔耶  
南京督理鹽政御史傅宗臯條奏淮南鹽法請復京掣  
事宜大明會典開載京掣一差與南京石灰山有關龍  
江批驗有所南京大小官員九月折俸有塩事皆與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七 顯皇帝 三十六  
塩相關皆是國初以來事非嘉靖年間運塩例行也况  
詢之沿在居民稱從前開掣塩船泊內河不受風浪從  
無漂沒自二十一年罷改後商船初泊青山後灣浦口  
皆倘祥大江之中四無抵岸風濤不測萬曆二十二年  
六月黑風大作沉折塩船一百三十餘隻泔灰人命數  
百溺沒商本十數萬一時船戶商人皆呼天振地願伏  
京掣是以宗臯題請直隸御史彭瑞吾爭之宗臯以其  
越局兩相奏辨後其章雖下部卒中止不行  
御史曾用升言河南宗室之橫苦于法之無可施窮于  
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  
三朝七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八

聖湖 高汝拭 輯

高鼎煊 校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正月戶科給事官應震疏奏開輔  
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向高嘗云士大夫當利  
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當權任則共推閣臣于事外閣  
臣空口空拳乃取天下事而悉加之于其肩少有不得  
莫非其罪嗟夫悲哉李廷機亦云近世君子除却建言  
別無人品其為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雖有激清  
亦近似前者向高日請文華門叩首請補閣臣時上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命催取莊田四萬頃租銀十二萬使自行徵收時張家  
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皆封禁而南京差船二百五十  
隻船戶數萬嗷嗷索食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是以羣臣  
乞擇吉啓行早完大典

高汝拭曰滿封莊田祖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  
頃之例始景濂二府今滿濬亦如是此雖難從  
然昔中查各廢府遺地照濬王見行事例之說但  
廢廢地盡清以與王至民田必不可奪且細查濬王  
租銀實數詳開奏開據此為準上亦無以難也若  
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會典云說王原有額  
設官按察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又曰王府官  
員內使旗校管庄人等預撥置并補自差人下府  
州縣備徵撥管庄人等預撥置并補自差人下府  
監候奏請發落若補進及布按巡守備各不準併府

分封已定  
官俸有必  
割之屬  
土田有制  
雖受無  
溢額之恩

州縣聽從差人驗接者俱參  
刑部聖祖制謹敢好之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克王  
考官取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首輔例不主試况開止一人  
入閣原擬不便再疏辭不允

○吏科給事梅之煥奏言代事愈辨愈明邪說轉窮轉  
熾代王之子鼎潛當嗣鼎潛不得奪嫡此事部覆止據  
毋妄奏選之說欲與鼎潛諸臣勸議執兄弟長幼之序  
欲與鼎潛事關藩封難以臆決部復輯勸單議冊恭進  
御覽請行代府裁處疏入兩旬不報諸臣大闕歸罪先  
任李廷機及見任翁正春疏內云黃金有力白日無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蓋指之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  
有差○禮部請速行瑞王婚禮桂王選婚不報時桂王  
年已十七瑞王年已二十有三淑女之選已四年開館  
尚待聚室無期臺省言者數數禮部催請不啻再三疏  
屢不報○革應天巡按荆養喬職為民提學御史熊廷  
弼回籍聽勸養喬之告病去也有子身孤危一疏諭十  
日又有學臣庇奸殺人媚人一疏上下其前疏都察院  
復其後疏業已奉 旨而其故起于湯賓尹與梅氏宣  
淫一事彼時養喬甚不直賓尹以通學諸生公舉呈為

是及廷弼巡歷回留而諸生復以公舉謂熊熊即駁梅  
振祚之擬徒又駁梅宣祚之姦狀問革寧國府生員蘇  
望海等復杖生員芮永縉等永縉不日而斃事與養  
喬相左養喬遂謂廷弼殺人以媚賓尹葉向高與謝工  
部書曰梅氏之事學使固無心矣然批駁文移當就事  
論事何為而妮妮干他事乎彼當日之所稱烈婦者或  
稍溢美然果可與今日之淫婦例論乎是亦學使者之  
稍失于檢點也但以為殺人媚人則謬耳○南道御史  
張邦俊奏惡瑞梁永虎噬于秦中高淮狼獾于遼左魚  
肉小民流毒遠近而咸寧知縣蕭朝薦廣寧同知王邦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三  
才情百姓之遭荼毒剪其羽翼以示裁抑無非安靖地  
方而盡效忠之職分乃聽其卑詞捏誣反置拘禁已几  
三年茲者莫莢再更猶然未蒙疎放非所以為平也疏  
入留中○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以  
年登七十也○下錦衣衛百戶王日乾與其儕孔學於  
獄曰乾與孔學構擅入皇城放砲進本為咀咒太子又  
刻木為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葉  
向高語通政司具奏疏與日乾疏並上密揭此奸人所  
為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  
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但當靜

若少平喜  
事又不  
知生出  
多秋節矣  
前孫璋已  
去私私網  
又以人言  
乞歸九列  
空虛業向  
高熱誠實  
之不報

以俟之勿為所動動則反滋紛擾上初覽奸疏震怒  
彷彿真知所處掀翻御按左右臂易及覽閣揭則默然  
沉思天顏頓霽將原疏手緘而積藏之時皇太子在  
東宮遣內侍向閣臣取揭閣臣對以皇上既置不問  
則殿下亦無庸更覽內侍回奏皇太子曰葉先生良  
是凡危亂之事宜付之不見不聞之中尋御史以他事  
恭曰乾下之獄○都御史許弘綱乞休回籍○順義王  
扯力克死其孫卜失兔代御史李若星疏其抗旨回巢  
尋嗣封順義王  
董其昌曰兵法言母恃其帶來恃吾有以待之即有  
備何論虜受款之遲速也以虜之受封為邊疆安危  
大計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四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入閣辦事工科給事張廷登  
疏請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未竟其用上特召鯉  
并起在籍吏部侍郎方從哲禮部侍郎吳道南同入閣  
辦事○禮臣請福王之國之期俄傳旨云 聖母七十  
在邇留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還封御札言 皇上以  
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留愛子之私計不可福王  
又需莊田四萬閣票二萬乞即行裁發并先以禮諭福  
王明春之國○ 慈聖太后 聖體違和 上日夜恭  
侍藥餌復虔禱穹蒼願以身代○奴酋圖其婿卜台吉

對

先後策奴  
者多有中  
被會處無  
宗三三之  
見歸之  
專決也  
叔之取干  
為逆皆前  
向者有以  
長之

卜投北關金白二首匿之奴首登聖南關曠土諸管諸  
通告急以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 收日久  
請奉約新舉樂能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關近開二舉其  
一建首求婚北首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伊通婿其一  
謂金台失有女為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日金首  
故殺那會妻即宰賽乘 挾求老女賄罪曹文煥盟北  
關將援之奴會計廢我兵以第七子巴上海入撫順關  
願留質廣寧濤甚修其功奴會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  
北關十九寨總督侍郎薛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  
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水恩曹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五  
頃之御史翟鳳麟新入遼疏稱奴會意不在婿與女以  
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棄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  
急救以完開原奴會又怨無他意時北關為西虜抄掠  
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即金會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  
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  
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福王莊田原命四萬頃部以土田  
不足奏 上曰福王膳養田土量減一萬以稱體恤元  
元至意其三萬頃命該部查報意候其足以定啓行之  
期後王以四方水旱頻仍九邊糧餉匱乏復辭一萬故

事失出母  
夫入在尼  
民且然况  
宗室平賊  
代際在  
此一舉向  
高相案于  
前有利

部以一萬二千頃上奏云路王之國田僅一千七百頃  
較之今已不啻六七倍矣 上不得已而允之  
二月初九日午時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太學士葉  
向高等奏刑部開列楚宗一欵當日計奏楚宗戕殺巡  
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謀反  
則人以爲寬謂其當赦 上准寬釋時重辟者六人請  
宗禁錮者十年今都察院王象乾等議英孃等二十三  
人俱禁高牆蘊芳等二十二二人俱禁遠處閒宅盡宜釋  
放至善良被誣仍復原爵追逐混入者懲創日久亦量  
與養贍一二不馴者出而逞兇不妨付之宗正嚴為緝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六  
約。上是而釋之  
請釋楚宗談者相繼宗伯孫漢行亦謂釋之則人言  
自消 恩詔擬稿時合九卿科道共至東閣相見皆  
無異詞故向高與方從哲再三參酌據刑曹所開而  
條之仍附一揭言當日重處原不為過但懲創日久  
當與寬宥以示優卹天潢之意初未嘗與前  
事相左也得蒙允行真 聖主如天之德  
三月二十四日吉期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上命  
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慈  
恩卹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詔起廢道建言謫戍等官  
分別敘用○命存問原任大學士申時行沈澗○上  
聖母徽謚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新天祚聖穆皇后

各省稅額  
民間賦課  
多平因苦  
已極前經  
去二萬今  
減去三分  
一尚存  
福王之國  
各省稅額  
民間賦課  
多平因苦  
已極前經  
去二萬今  
減去三分  
一尚存

任侍手足  
親親之義

勤謹場樂

五月十五日詔王堯。祖制親王妃薨率遣內官甲祭。給與勅書若親王薨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上念親親之情命禮從義起。閣臣因擬勅一道破格收恤。勅令王妃管理本府事免其奏請。上悅如閣臣所擬云。○禮科給事周永春奏庚戌科會試場隔房搜中情弊顯然。上以科場大典豈容奸弊。命嚴行勘議以肅紀法。湯賓尹係易二房所中廿四人內十七名隔房搜取首韓敬次王滌孫枝秀王宇王仇馮汝京丘兆麟陳應元趙昌期楊昌嗣馬呈德夏嘉遇朱童棠史孔吉石惟楸楊之璋周士臯。○聖母梓宮發引。上以足疾未痊恐弗成禮。捧請神帛請告祖廟等遣官恭代遵奉。慈命用人扶掖。奉送因命候拱宸潔虔敬慎奉行。○大學士葉向高六十二疏乞休始允恩禮有加。○吏部會同都察院科道勘議庚戌科場事擬韓敬不謹冠帶開住孫枝秀等亟宜昭雪周士臯久已物故免議。上是之。會議之日科臣余懋衡備言賓尹避難于杭州之朱家韓敬拜賓尹實于西湖之昭慶寺後歲時問餽不絕賓尹心德之迷場中搜于徐鑿房中謂鑿云此必是敬卷誇誦得獲至于韓敬窗稿端首序出其情即此是自供之券案也復述長安歌謠以實之有一科臣

大斗湯韓壞科場當治。禮臣謂賄賂未彰且無實跡。雖坐閉節而科臣置許不已遂議敬不謹冠帶開住餘俱議罰。○以刑部郎中沈琬為東昌守琬清廉素朴食未嘗副衣未嘗帛每自嘆曰吾家自給諫登朝食皇祿者三世茲承乏東魯受吾皇分民雖糜頂踵尚不能報敢以身口上負聖明哉。僮僕某輩者咸告去治民以孝弟禮義為先有訟至庭為開陳曲譬令歸自省不事刑罰後一年父老誠其子弟曰母生事以勞費太守漸至獄庭生草吏卒不親獄具尋遷充東道直早蝗饑民相食恟恟思變各司道咸給假挈孥去琬并治各司。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八

道事出必載印。繫繫指俸借庫銀以散饑民民感德懷惠曰宰死何敢有異心三年麥稔即告致仕民勸哭挽留家為設祀焉。○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煖兔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煖兔于締婚蓋奴酋詐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流聞多賣蜂蜜以備糗糧凡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為寒心都御史張濬惑通官借大成之言以質于為奴所輕乃曰北關開原本親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十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為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以虛聲喝奈何以極廢之兵極匱之餉為北關守老女通塔且北酋為

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為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思是謂無策當事者非之已而奴曾復耕前罷墾地恭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新蒞任遂統集標兵赴遼陽示虛聲奴兒哈赤遵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還大書番字碑陰有建州夷部盜襲陽馬奴曾即戮之于碑下以示恭敬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大學士沈鯉卒贈太保諡文端

鯉河南歸德人其在按地率多騎馬與元輔沈一貫互異水火至待中官九峻總大權馮保張誠張鯨等相繼長司禮券張善卒未嘗與交言投刺是以鯉之阻視疑之妖書佗條以歸至四十一年特旨召起疏辭年已八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九

禮部郎中洪世俊疏奏陽和布令儲教宜新 皇太子

子美質英挺豈遠遜于夏落而講幄塵封青宮雲鎖此于遠紹之義何居 二祖當于戈控惚之際銳意儲教而 皇上以承平之時坐令玩揭此于法祖之義何居

皇上冲年踐祚朝夕典學今雖深居靜攝而中外情形洞若觀火不示之以初年之勵精但教以近日之暇逸此于身教之義何居帝王之學不獨望其嫻習古訓亦將望其練達政務何不令儒臣敷陳古今得失之林俾 皇太子博通經術而熟暗世務之為愈也且不特

皇太子也 皇長孫年登十六亦古稱出就外傳之

時今 皇太子以廢學為當然則 皇長孫以不學為固然夫以 聖子神孫茫然不知學問此可為盛世景象乎疏留中

五月初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赤挺突入東官門傷守門者直至前殿簷下為內官韓本用所獲付東華門守備收之追其名曰張差次日 皇太子遣韓本用奏聞 上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以差言語顛倒

迹涉瘋狂部審亦謂其氣極因顛而提牢主事王之宗于二十一日散飯獄中至張差詢之曰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差見飯招稱張差是蘭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

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我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

跟走到一大宅子內有一老公與我飯喫語涉龐劉二中官因牽鄭貴妃之案奏言張差年力壯強不願不狂有心有膽請窮其事戶科給事中何士晉上疏亦請窮

治 上大怒命刑部十三司會審因提龐保劉成對鞫問臣謂姦究叵測行徑隱微請究主使之入因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

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卒贈太師諡文定  
萬曆七年入政府又三年江陵物故又九年漸政歸又二十四年八十卒始以進士對策擬第一一世宗

此以虛文

自風頭之言出而等紛紛本與鯉生對元功之疏上而青藤切案于無斷矣

上垂拱將  
五十年  
如安  
已獨  
今矣  
一石  
天  
聚  
聖  
希  
與

親親為第一及拜相先後召見書宮病關德  
宮者七除觀渾河命作歌以紀其事其稱病也  
上命中人及馮驥寺宣諭又命家宰論溫  
手召九皆上親灑宸翰中有教唐晉書上詢中  
涓申閣老道佳否時稱曰閣老曰先生而不名  
八十存問始終禮遇使濕文臣中不多道焉  
工部侍郎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延東  
南民困○四月廿八日戊午上詣慈寧宮太后几  
筵行告慰禮悉召羣臣入見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座  
身俯白石欄橋百官至御前叩頭司禮傳跪上連呼  
日前來各官稱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整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皇孫及  
皇明法傳錄上三朝卷八  
皇孫女雁行立左階下上即傳諭曰朕自聖母升  
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  
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  
風瀾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  
許多閑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刑部郎  
中趙會栢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  
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  
愛惜他譬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愛惜時御史劉  
光復跪于後班於眾中大言曰皇上極慈愛皇大

子極仁孝語未竟上聞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  
史劉光復對光復猶操南音聲高上疑有他斥之至  
再光復不聞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上顏色勃  
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率下時承  
旨者見上震怒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  
房待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對望霽天威  
怒稍夷從哲等因奏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上  
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  
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從哲等復奏皇長孫  
出講亦當並舉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皇明法傳錄上三朝卷八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  
別意何不干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也且福王既  
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彼能插翅飛至乎因命  
內使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皇孫俱  
圓帽青服南面拱立上又言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  
奸臣言之再三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請臣豈  
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跪  
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上又曰止照本內名  
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



國太心處  
其術臣皇  
人之所以  
不能無疑  
耳。上曰  
不許阻証  
皇太子  
百不許株  
連誠恐各  
化相弊之  
及也  
皇太子曰  
爾輩為無  
君之臣令  
我為不孝  
之子二種  
極妙真是  
失才心勝

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什么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廟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闕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欄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相對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皇太子未眾俯伏謝 上乃目從香等速作論來從香等叩頭承旨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太后以此介懷至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三再 上若為傾聽者時 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 上猶東向謂從香等速作論來無誤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案也當時罪人既得請朝諱然使先考復執之堅而皇考又無辭于外庭官府之間必有不安者顧光考以恬處之

○命錦衣衛送御史劉光復下刑部從重擬罪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仗之罪坐之 上以擬罪太輕着以所欺大不敬論死請疏救者甚眾俱不得請○決張差於市斃雁劉二侍子內庭事遂寢○降太常寺

少卿史孟麟五級調于外時張差罪案已結孟麟復上疏爭之 上以陰懷險邪故降之○駙馬都尉王昂上疏申救劉光復曰御史當進諫時言氣激烈聲高膝前寧服計生前祿位死後榮名得 旨拏問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死不朽矣又曰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為名即與後宮事無涉可箝臣下乎誤矣 上怒以黨救識諂誹革其衣冠押回原籍為民○北關白酋以老女婚暖鬼子奴兒哈赤未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離一失奴酋與暖鬼合而邊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于暖鬼適為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四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宜論我督關兵陰約煖鬼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願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特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

董其昌曰奴之圖北關其意蓋在遼陽也借口于家老女邊臣朕其為鴆鮮而恬不知儆卒中其謀惜矣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游藩女主當國請莊田自行營業不許游藩租派楚地者征解原派有司因見福府贖田之局未結遂有是請撫按交章懇奏留中而游藩之疏亦不行○京師大雪

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之跡杭州清明後六七日城內下雪珠灑人透齒巨。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劉廷先充考試官取沈同等等三百五十名

沈同和吳江人家饒財物議會試放榜居然首選其鄉里下第舉子憤憤不平或泥汚其名或聚眾聲鬪及閱舉卷首執時刺也於是科臣亦其懷挾而本房亦具疏檢舉士論開然遂波及同邑第六名趙鳴陽上命禮官覆試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許等及第出身有差○禮科給事中官應震奏言福藩之剪桐也田二萬頃分派於河南山東湖廣屢旨令行官業不許擾害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順皇帝 十五

業有明旨而福王禁授亦有令旨近見各撫按具疏言遍地貂監成羣小民如赴湯火其保其命乞諭有司代征以安上下官民之心以免意外巨測之禍并陳三說一日情愛不可偏溺二日貨利不可偏殉三日閩人不可偏任疏入不報○京師大旱上勅禮官竭誠感格以祈天澤

高汝拭日上天譴告不一而足遼東火後伏報系抵湖廣又有兩頭之異塞下之虞核實方駭乘虛可慮而都城內外左道盡行人心煽惑紅封大成等教通滿地方此非細故君臣不能一德交徵廟堂不能和氣互修而日泄泄焉有承角帶禁着止法祖以為常戒惡蓋之疾耳

○削會元沈同和為民并黜進士趙鳴陽同和復試之

開國以來未有會試始見于今日百大也民能也故

日禮部出明君必恭儉以禮下同和問曰是書乎是經乎是論乎其座師大怒曰暮几于曳白於是發刑部訊問杖而徒之其卷皆趙鳴陽筆遂削其名是科會錄無元吳人為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以鳴陽中第六名也○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出海探倭為倭所留明年以計給之遂歸板以為海口裨將○陝西道御史劉廷元奏今年各處天鳴地震時時具見咎徵亢氣狂風人人知為凶兆即日食暮春九于純陽近者白晝隕星日色無光又見吉矣因言當戒諭福王并瑞王刻日完婚為諸王陸續選擇以旨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順皇帝 十六  
修再天變時 皇太子十餘年不講學瑞王年二十五不婚惠王年廿二桂王年十九不選婚獨福王隨請隨報屢請屢報况其請也多非分之希求而其報也多不經之寵登如鹽店則請鹽井則請蘆田則請沒田則請茶稅則請馬店則請竹木炭廠則請天下之利權欲聚于分封之一人其孰甘之至貂璫如李浚劉洪馮進朝草鴛鴦于輦轂陳奉陳增楊榮梁永高淮李鳳董魚然于稅場即中多物故而或以病死或以激變死未聞特

歿于三尺法也近如高宗在四兇之首法宜效兩觀之誅乃奉 旨回京猶然潛匿劉清源一疏再疏營求回

監管事不勅下法司而濫給數降信任此曹極矣是以  
福王習見 皇上之信任此曹也則而象之往廷則驛  
遞受其凌錄守催則佃民任其誅求丈地則肥可為瘠  
征租則多可為寡惟所欲為莫敢誰何災異之告有自  
來矣疏入不報○升李汝華戶部尚書

巡撫南德計十四載茲以  
侍郎九年考滿進秩尚書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會部落殺掠御史王雅  
量疏叅遊擊馮有功生事戴罪以需後效允之

六月禳蝗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封羊豕禱神凡  
禱之家止嚼竹樹葉蓋不及五穀有朱姓者性強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七

具見蝗已過遂獲須臾蝗復逐集朱田凡七畝盡嚼  
而去隣田不損一穎相傳有書投于路日借道不借  
糧亦一異事

○起居注之職向有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  
領之然向高工于筆札歲月亦微有登記至從哲遂廢  
有以日後史事為從哲言者從哲云要亦何用不得已

異日纂史官自帛各部本章閱之足矣內府藏籍甚多  
自焦竑遭謫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縮閱而書皆為

史役竊出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感類  
曰此多事矣從哲以循默苟容中外惟以叢脞相尚不

但一史凡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出本朝紀要

若任文定  
賢多平乳  
之功不為  
賜名何也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  
得謚者四十四人彙請候旨擬謚四十五人者雍太畢  
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凌陽賀  
欽朱冠談太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  
茂烈姜洪黃華汪宗初林綵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  
李中盛訥會朝節黃鳳翔姜廷願何源陶望齡劉一儒  
傳新德沈節甫周怡梅崇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  
馮應京敖文楨計四十四人○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  
疏請釋崇臣劉光復嚴旨切責○革刑部河南司主  
事王之寀職為民之寀以挺擊事得罪為科臣徐紹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八

臺臣韓浚所糾部虛坐以貪污至是復以中旨削其  
籍○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疏叅陝西套虜乞款邊臣許  
其帶補前經革去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  
補完金緡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凡六十萬取  
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為芻牧之費則士飽馬  
肥即以長驅虜庭可也不宜示弱至此疏上下部議○

正言正集

動之不能  
盡數必  
用權權之  
未可遽  
又必用  
而至于  
貴州苗仲肆虐黔撫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我兵分  
擊賊巢由五路進攻普回蒙兵花鴨孔擺韋蒙等寨斬  
賊一百二十有奇績攻宗角生烈翁忙者貢賊巢亦斬  
賊一百六十有奇其餘險勁賊寨如大箐圍廬山木瓜

不成... 後米可... 功...

大華麻响四司程番等十二司賊巢尚未掃蕩巡按貴州御史楊崔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為固守之需以二萬為善後之用不報

軍民錯壞而居加以殺山深菁易道半賜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凶命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難二提兵滿萬無二大將錢難四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合終不能張網天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九

四月貴州巡撫張在鳴奏勅川屬土官

董其昌曰川屬土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計不出此而討苗計安日蔡于茂川原山谷厥肉流血者何人哉

○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威院恩施不宜太濫乞遵祖制收回成命時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駙馬侯昌國比例乞恩得都指揮使皆于祖制有違也收回成命四字大有力量疏入不報○直隸巡按王應麟奏應天等處大蝗蔽天食禾將盡懇乞勸賑下部議從○正陽門箭樓成

二縣混合乃差錯于初分正隸

白五月下旬十萬成羣密尾... 嘉興秀水嘉善田糧不闕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于是嘉秀里老叩闕辨訴夫田糧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播亂通同皆宜窮結精弊各置之

道南時務書于所遺

○纂修玉牒成○大學士吳道南丁艱回藉道南以拜

特許可用施行實亦大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二十

前場獎為臺省所攻擊疏請二十餘疏溫

以丁艱行在政府未及期年經翰朱展撰次政書欲進呈會遺疾而卒贈太子太保○礦賊高二集眾千人流

切靈寶縣獄庫知縣石某却之已追獲伏法○延緩悉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為虜操乞寬文法以責成之虜常協邊將日我一犯搶爾罪立空

故邊將往往嚼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其鄰故忠士特為疏請○命代潘虛

懸世子位以待歸藩之子

○賜清... 謝... 以請李廷杖止據母妾奏選之說左租

與涉至是行勸... 不當立也... 世孫又未有罪至是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太子第三子堯○路簡妃李氏

請恩襲封其子賜名常勞温答有加○虜犯喜峰口等

處我兵敗勦巡按御史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承天守備太監張文元以病求去

祖制凡中外本章進經御覽必發閣臣看詳擬議取

自 上裁遇有未當再擬以上設有事體稍碍難以奉

行者封還御札請改此相循舊規縱有從中出不由內

閣者必細微無關大體事亦當防其漸 神宗朝中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二十一

旨漸多視為常事或不時批發或中夜傳宣至于 明

旨雖下必由該部抄發後行今太監張文元告病疏中

插入別項人犯取中 旨以一等字該之盡為釋放內

閣不得與該科不得問亦不知何項罪犯何起事情大

學士方從哲上疏爭之不報○西城御史薛貞劾大學

士方從哲之子方世鴻狎妓致外人命詔法司理問世

鴻與生員楊可久設席相款以院妓蔣存兒侑酒狎昵

存兒不遜隨加忿斥隨令家人霍應良用馬送回身外

說者謂世鴻欲奸宿存兒不從將脚踢傷藉口應良從

馬上挾袍存兒馬驚失脚墜地身歿御史薛貞奏法司

召見雖被 女世鴻報 黃公子無 身外以情 法難行遂 以應良試 傷了事 嗟應良亦 何辱或宜 發人之念

以成也耶 者實代人 會問以需 應良抵償 世鴻可久 律杖○尚 寶司卿熊 尚

文奏言金牌失落數多會典一款錦衣衛當駕三日輪 班上直各赴尚寶司關領金牌凡領金牌夜巡點閱看 班滿繳入所以嚴關防肅禁地蓋以重地方也今 天 子深居高拱二十餘年直宿僅存故事繳領金牌日久 事廢該司查參 旨下部查議○湖廣御史彭宗孟奏 小江老毛些等處畔苗糾聚數千攻圍施秉殺傷貴州 馬都司十分危急下部知之○奴兒哈赤犯撫順執遊 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 撫李維翰赴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奴兒偽敗誘我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二十二

之生要也 遺不支兵 李永芳自 承其罪 承其罪 承其罪

○吏部尚書鄭繼之乞休回籍復起趙煥代之 三月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 四月廷議大典問罪之師詔罷李維翰起楊錫兵部侍 郎經略命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撫順順天撫臣 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御起廢將李如 涪總遼東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

事有從違 言議被領 金牌自是 言官官事 又何待報 議也

軍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登傳調明楊花亦屯 鎮靜邊外粵東西馳動京師震恐○計官五十員軍 丁三千五百五十八名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此兵皆 標營挑選精銳與諸將領戰家下同時併命慘若長 坑

奴兒哈赤 承其罪 承其罪 承其罪

○計官五十員軍 丁三千五百五十八名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此兵皆 標營挑選精銳與諸將領戰家下同時併命慘若長 坑

赴京調度

閏四月，奴酋差夷歸我漢人張儒紳等，賈夷又請和，自稱達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聖為辭。今願赴貢，求我一二人為質，若不從，兩家之兵，未能已也。

工科給事元詩教，奏言：泰爾小醜，敢以悖慢之詞，肆行反間之計。夫欲用反間，必先行交通。如所云張儒紳等為酋送進，乘以馬，引以箭，付以印文，此等情形，非素識奴酋，豈遽至是。當嚴行訊究。况云係東廠所差，則問其因何差遣，從何進入。既云故有放之，則問其受何財物。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皇 二十三

賜何事體口詞，既具，特疏奏題。如涉別故，不妨另處。果係交通，則當徑坐以交通之罪。械赴關外斬之，則奴酋之胆寒，而反間之計破矣。不報。

奴酋數萬，由撫安堡、老虎川入境。三岔堡兒口深入白家冲，放火延燒房屋，剖殺堡官。又克去三岔白家冲二堡。會夜大雨，河水泛漲，賊退出境。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廣寧衛民孫登妻涂氏生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身上有毛，不全，落地隨死。

高汝斌曰：生猴一事，歷觀載籍，前所未有。武帝天始五年，有男于七十生，角者，謂為趙王倫之亂。後同大業元年，有男于七十生，角者，謂為趙王倫之亂。後同行，得日，婦人陰象，角兵象，乃下反上之應。是後兵下

其入亂，今婦人產猴，猴生角，又在遼東用兵之地，其係巧便，在頭後，頭後之猴，不問可知。其在南首者，其類猴之能，張牙鼓吻，類猴之能，猶有類者。其沐猴而冠，不顧作我龍虎將軍。如此，實異，豈可於常視哉。

○南京燕宗屠煉等，以辱中京戶部主事張三杰事聞。屠煉等收高牆禁錮張三杰，吏部議覆。

屠煉等，齊庶人之技，曩先始分之，以不守紀法，交結無賴，私借名號，故文皇帝廢之，而居其子孫于合肥。至崇泰三，間始得獲于南京。今淫賭放債，恃酒逞兇，以部官而揮之入室，去職告背，禮部題奏。其宗之無忌憚如此，上命。

○論總兵杜松、劉綎等出關，給問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皇 二十四

七月，奴兒哈赤從鴨綠關入犯清河，將都儲賢遊擊張禪死之。恭將賀世賢於毅陽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遼陽之六清河也，計三百五十里，而奴之攻清河也，花牆之法甚巧，用其四輪車，以厚板圍以皮，每車下置鐵二三十名，以車板擊之，城下砲上，張木礮石，不動，又用磨扇捲砲打之，亦不動。城上殺死不美，城下逃攻不已。自寅至未，墜東北角，砲戰，賊賢遙見，亦方大罵，而城內中，擄兵六千四百，唯束手待斃。為賊殺者，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此七月二十三日也。至三十日，奴始由營子谷川境去，事聞

上曰：該鎮再失城，堡勢益危。當由大將統率，不嚴以救，若將全無，涉備戰至束手誤事。若此，遣羅何賴李如柏，嚴罪，以贖前愆。索將奮忠賢於毅陽，嚴擊之，查明依議。

兩淮參議吳鴻謙奏遼事危甚，凡此必深溝高壘，以拒之。毋待臨戰以蹈不測。○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

立等統兵請 勅從征并乞稍黃許之○以李光榮為  
援遼總兵移駐廣寧

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自  
突河旁柳葉兼與半爰合眾近十萬北關喘喘不免  
西虜乃變炒花  
等進犯長勇堡

○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追總兵麻承恩詔獄  
以失援  
清河也

○奴兒哈赤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潘陽  
遇賊數千騎拒却之二十五日奴復從撫順入會安堡  
殺掠千餘而去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及星尤甚彗主兵而  
星隕地震相類又海州遇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八 顯皇帝 壬午

直軍賊上

以夷攻夷  
即兵家不  
廢而宜宜  
中國弗克  
自藏小醜  
乃以實能  
之始克從  
事勤數千  
亦亦大矣

○北關夷會金台失以男得兒華台州勦奴酋一寨來  
告詔賜金幣以風勵之時御史陳王庭按開原知金台  
失所最曬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  
整兇惡輩且旦夕勦夷受賞能以千金金會刑之遂有  
是捷○太僕寺少卿吳綱助遼銀一萬兩戶科官應震  
言綱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羣臣

事下部  
董其昌云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  
助餉者聖書褒獎進階遼事起惟毅國公沐昌祚及  
綱而已士大夫固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郡  
會不忍捐一文錢濟國家之需若猶復坐致高官如

某等自謂得計  
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兵邊兵更調以練膽勇  
高汝斌曰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  
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嘉靖時虜犯京師輒多  
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不得已則調山西  
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延綏若寧夏則已  
遠况甘肅遠在萬里者豈不然嘗以邊兵入衛而亦  
暫出關營兵分戍諸邊師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  
矣今營兵多而下練虛費無益願  
令邊兵輕京師立國家之利哉

○命賜張承胤謚巡按御史張銓奏言奴酋罪在必討  
又言大將以克敵為功一尺豈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  
定夙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予世蔭  
予謚○革李維翰之職為民○賜楊錦上方劍勅聽其

便宜行事○戶部主事洪啓初奉差李坡言黔滇當加  
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紀要日時議謂楊錦丁丁類虜情狀張承胤果  
于勦民飾功楊錦北禦准賜兩無時事可知已

○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兵部員外董承詔言唐九  
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  
遼事尚多可憂

皇明法傳三朝卷之八 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

聖湖 高汝棼 載

高 尚 校

已未萬曆四十七年正月 上命山東巡撫李長庚以

戶部侍郎督遼餉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大學士方從哲書楊鎰趨殿鑄以二月十一日誓師

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山

邊趨開鐵及都司實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杜松率

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

率參將智世賢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繼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平都司祖天定等從踪馬佃出邊趨寬其及都司喬一

琦督朝鮮之眾攻其東計兵十萬瀋陽路最衝以保定

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慶麟金謀獻下更令原任總兵

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俱策應誓已泉撫

順逃指揮白雲楚列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考

試官取莊際昌等三百五十八人。二十日京後 天色

忽變黃塵蔽空條忽之間滿天盡赤項之有光射人如

血已昏暗如夜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及第附身有

馬林杜松  
劉繼  
將亦名將  
心無分  
彼此以此  
果何戰  
不克乎

差

宋集英殿  
唱鼓吹林  
遺當傳姓  
各不識姓  
蓋字以安  
學被數近  
世士人以  
經表致有  
諱書誤詩  
者何限軍  
獨際昌也

時際昌進呈卷子有別字有洗補科臣楊濂川以狀  
元而有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  
洗補必三百進士皆與白  
可一時以為名言

四路攻  
各邊之精  
銳盡而全  
遂之戈甲  
空矣

吏部尚書趙煥奏通者風霾晝晦象緯告愆占候之家  
名曰忠臣不進政令不明關部台省咸勃焉變色相戒  
以用人行政為諾乃忠謹鬱結至於數十人政務停滯  
至於六七載則今日變端實由於此考選一事合當亟  
行即使天不雨土風不揚塵言路之氣亦當使其常伸  
況今天變日艱邊事孔急師期迫告災異迭呈此乾坤  
何等時也人定勝天誠無過亟下考選諸臣候命七年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已值理窮勢極之會臣等催請雖亦不啻舌敵額禿矣

臣中。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  
萬餘忽遮衝我師為一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殲  
馬馬林改山三岔出寨翼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  
攻亦敗績開原食軍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巖灰之劉挺  
獨出馬家寨口漢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堡朔四日賊詭  
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挺及軍鋒劉招孫等並  
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界令箭撤回獲全

高汝棼曰

高汝棼曰。經界令箭。牙旗折  
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充天。三。而  
師多鳥合。溪入。虎穴。謀者。預憂之矣。是役也。諸  
各以威名相埒。善先傳當奴賊。越首功。直前而往。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聖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順皇



經畧意亦若兵寔不在戰。張提代莫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而於疑。負膽力有聖王庭之志。遂轉戰。漢入松。遇伏而敗。林開於亦。對天也。至。縱直。播。奴。果。奴。號。泣。震。天。幾。已。成。功。還。兵。自。救。偷。援。絕。而。擊。戰。必。當。是。時。令。諸。將。互。為。犄。角。首。尾。奴。分。兵。而。我。兵。應。接。相。接。兩。將。軍。必。不。相。而。奴。可。授。首。矣。惜。乎。不。能。和。將。士。而。委。於。不。救。也。如。栢。一。軍。雖。以。經。畧。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藉。口。節。制。似。非。退。縮。若。使。賈。勇。前。進。為。劉。綏。之。援。成。功。豈。願。問。哉。毋。亦。其。世。居。遼。香。火。情。深。支。吾。報。成。事。耶。吾。為。惜。之。

發卷四十一  
萬壽殿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上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吏科給事張廷登奏言東事敗衄之後各邊之精銳幾盡全遼之戈甲一空見今乘勝補伍者悉殘於鋒鏑之餘以戰則士氣不揚以守則人心不固非急遣科臣稽核而整頓之則遼之壞將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顯皇帝  
有不可收拾者不報○李如栢以逗甯獨全有旨候勦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廷議以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士人擁戴恐為唐季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起前御史劉國縉為職方司主事充替畫○虎整兎慈從佛延寺小盤嶺至虎頭關正北台札營離邊止十五里差夷使赴關挾賞遼東巡撫周永春奏言廣寧一線為全遼咽喉之地處處乏兵萬一狡謀狂逞於西建凶隨繼其後則三韓之危不忍言乞令督臣住札於關上上從之命汪可受移駐山海關申飭前冒防備○諭經畧楊鎬戴罪視事趣宜鎮總兵劉孔胤

李慶諸酋  
並甘奴斯  
族居方治  
河野故惟  
金台失其  
費其抱死  
陣歿來皆  
以其恨之

就近出關應援○起御史熊廷弼以大理寺丞馳渡邊宣慰軍民○奴兒哈赤許借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自以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京城宣武門外響關至東玉河水復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卒以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績代之○有詔徵宜鎮營兵總兵劉孔胤抗旨不赴令營鼓噪巡撫周永春據法題參命迫孔胤下於理○大學士方從哲以推補閣臣一事候命文華殿計六日○上命該文書官兩次口傳諭以知道即有旨下又曰朕思客勿之任非比他員是以詳慎未即允行方從哲曰臣聞祖宗朝凡閣臣請事或疏章密進或造膝面陳至於平台煖閣從容訪問商確移時又我皇上初年履行之故事也今深居九重臣求見既不可得疏揭又不報可連日匍匐殿門趨起躡躅號呼流涕祭置不聞臣不足惜皇上試思當日禮閣臣者何心諫行言聽宛然手足腹心之證者又何心而今乃使臣至此極耶上以溫旨褒之且曰朝房視事豈成政體令其還閣俟旨○奴酋擁衆數萬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李如楨方引衆出防孤城遂下踰日復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潛鐵奔潰○超擢熊廷弼食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

畧改差御史張銓。巡案遼東。遣司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巡撫熊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關原。上賜勅令刻期從事。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有旨畱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兵部尚書黃嘉善予告回籍。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波及嘉善。并及職方。遂以人言引疾。

抄花攻剋十方寺堡。奴酋聲窺鐵嶺。既而從三岔堡天遂陷其城。

自開原既陷。潘鐵道窺空。奴所最工者。在開原。應而我偵防甚疎。聞敵胆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熊廷弼南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乃以所募兵八百禦之。熊官兒屯以掩關。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顯皇帝

八月初二。熊廷弼入遼陽。斬逃將劉遇節。設壇躬祭。極言伸正義。登催戰之失。陳王庭亦極論楊鎬李如柏喪師失地之罪。

張爾曰。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將出。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一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揭揭常事。其謀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於關上。遣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害。即此舉動。已合陷松之毒矣。乃警師時。如柏伴與松。灑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嘉落丈夫。慨信不疑。買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置奸人。為松向導。誘其入。奸伏。蓋奴之素所畏者。松與劉。疑也。先得鑰。示遠。選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以密松。松果為向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不

首論及寸骨。不存劉。亦復血戰。一時。賊賊。是松之。張承胤。願叩門。一見而不得。倉卒赴敵。后陣以。兵難免。首事之。誅。如。雖先。雖經。仍當。以謝。三。難。

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自是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爰免抄花。數十營。○棍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

重其昌曰。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勇六十萬。費。臣相。願。管。緒。未。畢。一。黃。中。止。至。於。招。募。四。出。生。際。千。萬。無。一。勝。兵。而。後。展。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所。任。事。之。財。可。嘆。也。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顯皇帝

工部侍郎林如楚。杜門乞休。屢辭不允。拜疏沿途。候旨。御史楊鶴。亦掛冠。竟去。吏科給事張廷登。卷之。

高汝拭曰。近來紀法。凌夷。官常。隨。奔。在。差。瓜。滿。者。爾。建。崔。爾。進。河。南。張。惟。在。俱。不。候。代。科。長。趙。興。刑。忠。病。屢。陳。亦。徑。出。城。此。其。風。始。於。尚。書。李。棟。嗣。後。許。以。編。孫。建。趙。煥。繼。之。夫。陽。環。則。來。于。瑛。則。去。者。明。主。之。權。肩。與。出。城。五。鼓。潛。行。未。宋。之。習。豈。當。盛。明。之。世。屢。由。此。道。益。可。慨。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眾膽壯。可保萬全。由是。瀋陽築垣。借水為險。大始有固志。

後。袁。應。太。變。其。法。以。兵。二。萬。守。遼。陽。而。分。兵。五。萬。與。賀。世。賢。守。瀋。陽。孤。懸。斗。絕。及。奴。攻。遼。陽。世。賢。救。兵。不。應。應。太。竟。以。城。下。之。兵。二。萬。守。遼。陽。而。分。兵。五。萬。與。殉。甚。為。可。惜。

兵科給事中晏文輝奏言外夷孔熾內地可虞乞亟圖  
 備撥實政以安社稷今達酋肆虐敢逆顏行致張承胤  
 全軍覆沒皇上赫然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出關以  
 安邊左之心留撫臣移鎮以杜援遠之勢先聲誠足以  
 奪人之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後實乃能運成筭而奏  
 膚功今所起之將果能兵以聽其驅策乎就使帶有家  
 丁為數幾何進難以以退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  
 縱有所調亦未必可用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漸在教  
 練然後可以應敵為今之計宜令接遠敢戰之將招募  
 全遼強力數萬習見夷虜之狀者厚其糧餉教其戰陣  
 法傳全錄 三朝卷九 顯皇帝 又六  
 以應遼東之急今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趙武勇十數  
 萬厚給禾糧勤督訓練以集山海關又廣延謀臣策士  
 以資其畧遍召驍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謀以離  
 西虜之黨或內應外合以繫東夷之頸或撤北關教期  
 鮮以尾其後而搗其虛或立起熟知遼事習察夷情者  
 與經畧同心一志以共滅此賊此數者非數百萬金不  
 可宜大發帑金百萬外庫銀九百萬以飽將士而壯其  
 膽斯外攘之遠圖而內備之實政尤不可不講者又曰  
 王道以人心為本則至撤邪端罷權稅緩惟正之供以  
 足國家之用斯收拾人心輔安內亂之一大機也

徐光啓奏兵事百不相應非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  
 年決不可用  
 董其昌曰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背嵬為之先  
 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釋致河朔少年荆楚  
 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為率又有  
 扣戚而予刀衣也皆在其中惟甲用游毛無復生疥  
 定計於遠方始應募雖得百萬亦一計也  
 何益光啓此疏查實歷語也  
 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免諸管持諭  
 帖激抄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收郵將士以帑金  
 二萬并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不報  
 十月雷震廣東  
 十一月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奴首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顯皇帝 又七  
 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道會遼左大雪  
 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駝各路聯絡以  
 扼賊衝以糧置撤回遼陽就食  
 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有餘  
 即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實甚不費  
 奴酋築城撫順邊外且堅守牛毛寨萬遼嶺廣造攻具  
 結連蒙古煖抄虎整諸酋黃衣稱朕意甚恣既而聲犯  
 寬奠鎮江告急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於獄  
 戶部尚書李 奏言遼米開洋難挽謹陳海路便宜以  
 免違悞疏上。部議海運原議登州運至霸三牛起剝二

十里至金州城而止去遼和稍遠陸路脚費頗多今查海路另有一途自登州開洋不入旅順惟望鐵山西北

口至羊頭凹至中島至長行島至此信口又至兔兒島

至漢井至蓋州套即於蓋州口灣泊該道再撥漁艇等

船由水剝運一百二十里至娘娘宮起旱至廣寧一百

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是陸運不過百餘里每石

連費金運多不過一兩少不過八九錢初除買價外費

脚二兩今且減半蓋甚便也况陸路少而商船又可僱

登萊米價賤此必當行者也第庭議紛紜未必不成集

令耳○總督漕運王紀奏揚州府江都縣民武悟空專

行白蓮左教以紅羊冊煽惑人民招集徒黨因與奸人

唐進忠駱玄機謀為不軌應照妖言惑眾之律即時處

決其協從應發口外為民從之

高汝拭曰白蓮教之興也俱以闕里遊俠方外邪流

始以吃齋事之為名而實則聚賭而賭則聚賭以飛

劍凌空之術駭眾驚愚而竟墨深聚眾入財而不顧

其貪奸人妻而人自甘就刃其既聚心胆轉雄尊貴

冠以主盟結壯士為死友或借星皇異九十九數

屬於未來妄擬八極玄經等語批瀛渤出世紅巾標異

利刃橫磨寶女整誓作犛牛之戰場有城幾雅漢

血之慘瀟誓師已朝奉著逐鹿漸露其乃若真主

將與佐命有屬掠淮揚以收錢貨標建業而控長江

按其事介在可疑信其言真是如詐如狂孰知

禹禹一照而羣奸莫能遁形官兵南臨而元兇即為

校首罪人既得誠言自消首惡自應伏誅協從亦宜

此奴使奸細以焚之也

朝神口內出火奇事

先是本州三不步

麥苗未發一旦遭風

一且遭風

須爾變

被陸壞且

雨土終日

狂風撲木

黃風從西

北起沙土

嚴日怪風

異常不特

一神口大

由也

遼鎮新兵全伍脫逃○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

京師嚴戒○山東巡撫王在晉奏泰安州岱廟配天門

東青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烟光相雜將

神扯倒運水救滅未至延燒

高汝拭曰神像口出火烟通在志乘為從來未有之

災毋亦以齊事觀之其艱難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

野而傳傳守碑之聖人服從戒而鳴鑼流備之未

息是焚林之災也候糧在累望唇市以鳴鑼其斗空

懸渡蛟官而輪粒是沸湯之煎也問問括窮士之毛

加編至再苦杖流凶年之血至無休是焚膏之症

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畝能耕而流以係行舟長年屏

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暮而不知其危其危其危

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沐其危其危

夜閉戶以疎同室未見縷冠是焦頭爛額之危也

且西天昆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宮金碧

拍索針頭則鐵鍊求及眾施之金錢保固則金銀兵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 頭皇帝

藉十方之香火官祭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於斯

九典禮工費等項靡不取給於斯而文科館以爲地

以息無已之求此神明有憐然欲吐之衷物然不手

耳此巡撫王在晉疏語最切併錄之

四月初六日皇后王氏崩○經畧熊廷弼以兵力稍集

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酋佯誘虜脫河西徐圖乘敵釋

宰賽往會兵遣子同叛人李承芳時引輕騎出沒發偽

榜招降詭侮無狀○戶科官應震疏言舊相張居正以

申韓之學志富強之功一時能者在職朝無佞位久而

後定伏乞昭雪事下部○四月十一日午後因大行皇

后喪閣臣從哲率百官往思善門哭臨畢詣仁德門問

七六一

安親至御前恭候少頃內使召入見於弘德殿御榻東向。上側身臥從哲西向行四拜禮跪致辭云聖體違和。外間不能盡知。昨聞御醫傳示不勝驚懼。又值中宮皇后崩逝。聖心哀悼。伏望皇上寬慰聖懷。善加調攝。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因叩頭。上曰朕知道了。國家多事。先生可盡心輔理。從哲對曰臣蒙皇上厚恩。儘可圖報。敢不盡力。上云朕自昨歲三月以來。時嘗動火。頭目眩暈。五月後。又中暑濕。肚腹不調。嘔吐幾次。脾胃受傷。至今不時瀉痢。身體軟弱。因瀉多。下部腫痛。難坐。時常湯洗。又濕疾流注。右足動履不便。每日文書俱廢。朕親覽柰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難以細閱。因目司禮內臣云。都說與先生。又昂首視從哲云。先生試看朕容。挽出手腕。令看從哲。跪榻前。仰視聖顏。果然清減。又奏云。皇上一身百神呵護。但加意調理。自然萬安。又云。如今遼東虜情緊急。又值皇后大禮。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因實難支持。皇上將已點二臣。即賜簡用。上云。遼東兵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閣臣本已批了。因朕壽節。文書多。不知安在何處。待查出。即行從哲。又奏云。簡用閣臣。乃今日第一要務。皇上蚤賜查發。上云。待朕體稍安。即行從哲。叩頭。又云。見今大條科道。

缺乏至極。當此多事之時。望皇上盡賜補用。上云。知道了。待朕稍息。即為檢發。先生可回閣辦事。盡心輔理。不要推諉。從哲伏申前請。上即閉目就枕。微云。知道了。從哲叩頭而出。時自言病狀甚悉。語多不能盡憶。又上患耳痛。日久不聞。從哲對語。每回。願左右。令其伏奏。云。從哲出傳賞酒飯一卓。  
高汝栻曰。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太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王與關張。若臣之隆。義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相節制。故羽之受禪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然而無可奈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隳矣。陸賈云。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難有變。而天下不搖。嗚呼。此數語者。千古不易之格言也。  
論也。神祖文武不和。和一語。洞知此矣。  
 上召皇太子。皇長孫入見。手摩長孫頂云。過翁勝。祖天顏大悅。賜皇太子銀二千兩。  
 ○大行皇后崩。遣官計告。不請勅。而給札。御史左光斗。參禮部尚書孫如游。詔令一書人。宜尋討。如游遂自檢舉。旋補勅。遣官計告。時如游問祠祭司。郎中康新民。新民曰。會典所載。禮部請勅。差官而舊歲抄本。則曰。勅下禮部。差官考之部案。孝定皇太后喪禮。無勅稿也。但給札而已。意者勅誤在闕乎。及詢閣中。亦無勅稿。詢之典喪禮內臣。亦曰。無勅稿。給札。其時諭德張翥。拂然曰。

得機發於  
即此二事  
八心致

官寮豈給札耶。如游往甲寅，出御史左光斗手書，謂  
 當候勅以行。游曰：勅稿既無，考昔孝定皇太后有遺詔，  
 可賚。今以聖諭禮部者，騰黃費往，亦無不可。其時已黃  
 昏矣。次日早，駕以皇明詔令所載二勅稿示游，游以示  
 從哲。從哲愕然曰：此閣中事也。旋即補勅。  
 其所請者何書，所歷諸者何朝之典故，從哲以從哲  
 君子所以不可不學耳。張益公之議萊公正在於此。

御史倪應春奏輔臣蒙召見之寵，咫尺龍光，寥寥數語，  
 遇巷納牖，未得于揣摩，應對未中，背際虛此良遺，不報  
 奴酋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渡至渾河，總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順皇帝 十二

兵質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七月上大行皇后諡曰孝端。命皇太子才人王氏  
 附葬於郭妃墳園之側。上命吏部侍郎劉一煒禮  
 部侍郎韓爌入關辦事。二十一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  
 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定陵。皇太子令旨命礦稅  
 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瀆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  
 回。皇太子念遼東缺餉甚切，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遺  
 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解赴經畧熊廷弼，備賞軍士，務  
 需實惠。又命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

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  
 騷擾。賜通共銀毋入太倉，差官印發。

光宗貞皇帝紀 帝神宗皇帝長子，貴妃王氏所出，萬曆  
 壬午年生，辛丑年十月十日冊立為皇  
 太子。至是神宗崩，以八月朔即皇帝位。  
 在位一月，建元泰昌，壽三十九。上尊  
 諡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  
 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庚申八月初一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泰昌元年。大赦  
 天下。上王皇后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媿天  
 毓聖顯皇太后生母王貴妃尊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  
 慈恭天毓聖皇太后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昭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順皇帝 十三

恭和章懿王才人為皇后。戊戌，頒大行皇帝詔，昭告  
 天下。夜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命考  
 選散館各官，悉遵道詔補用。卽於是日下巡按巡視省，  
 直兩關，鹽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九十五員。遵遺  
 旨命內閣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神宗彌爾有封鄭貴妃  
 為皇后之旨，至是禮部尚書孫如游曰：先帝念貴妃之  
 勞，不在予無名之稱號。陛下體先帝之愛，亦不在施  
 非據之尊榮。本朝無例。上曰：朕遵皇考遺言，是朕篤  
 孝之心，該部執奏不行，使朕有違道嗚呼，孝感何在。輔臣  
 從哲曰：帝后二字，金稱非正位，必無此號。先朝有貴妃

進封如慈聖皇太后者因誕育聖躬母以子貴若但侍奉勤勞輕議此號則事出初開例無可據禮臣守在禮禮所執如是遂停封○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湖廣荊州府桂王改湖廣衡州府○命吏部侍郎史繼階南京禮部侍郎沈淮以大學入閣辦事○戶部尚書李汝華開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合備銀一百萬兩○上御文華殿門諭閣臣曰朕今早御門見班行後隨從多執灑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慈居即聽散班官於會極門尚聲喝道朕御極之初淡恩治

神宗久不御朝初後

玩物得此一論人心肅然矣

主高以東劉光復而

教兵勇之

初也

起用建書注誤等官

聖朝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十四  
理朝內本當嚴肅豈容慢乘至此本該重究姑且免罪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各官指名恭來治之○閣臣方從哲等揭奏駙馬王昌諱在周親乞體先帝遺意復其原爵從之○上以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畧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詔吏部四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量材起用○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神宗遺詔一款建信廢棄并願我廷

起用東官

誤諸臣酌量錄用其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乞召用與錄上曰此卿部內事也可即酌量以行○西首來貢時西首卜石兔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惟挾表印為爭講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首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欲遲將素之役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款局不能保其無變○上命吏部加恩東官講官范謙等三十五人見在在籍者依權起用其故者郵賡以示講曬舊意○戶部尚書李汝華言邊地坑旱能極軍民倒懸可虞遼東經歲需米豈二百萬皇朝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十五  
石今時值旱荒非截漕召買不可以濟且夕上從之○吏部給事周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行仁三曰斥遠嬖佞嚴旨切責降級調外內有停止金華銀兩等語上以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善等語費用之難減故降之兵部尚書黃加善奏將四十八年七月已前拖欠未徵錢糧悉為蠲除併言通灣店房遺害請查豁免從之○起升鄒元標為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朱國祜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以王佐為工部尚書○起鍾羽正饒伸萬建昆承榮李劉文炳滿朝薦等部寺等官○上駕月夕壇祭祀恭

順侯吳汝胤言陪祭者寥寥僅六人。上怒嚴旨切責。

○上命議減刑疑改擬犯人七十五名口。法司又奏赦。

放過徒杖等罪併監禁日久犯人共五百四十一名口。

時上召刑部諭以恩詔頒行既久職司何事未見

議審之疏刑部尚書黃克績審錄以上三日之內滯

清。上御門以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嗽不肅諭內閣

建皇極門殿發內帑二百萬出給工料令欽天監擇日

與工。○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樂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

引姦賊不去嘉禾不生為喻時論偉之。○督學御史周

引姦賊不去嘉禾不生為喻時論偉之。○督學御史周

師且極論士風方競于賄教化之地不宜賄進請罷餉

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疏下部。○御史張潑言雷同非

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志爭執自化是非

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遇至於不能容人甚至不能

自容則亦何益之有。上是之。○御史舒榮都言獻治

安策三字二字在廷臣曰虛公一字在。皇上曰嚴大

都謂遼事初典起揚偏於田間而以李如柏佐之非為

戰也本無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

各路之傳宜似有心於買國鄭之。察處縣令黃綠入

遼虐修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起劉國縉於黃書

治安東三  
嚴之一字  
尤當極究  
沈從來積  
玩弄破私  
交絕斷斷  
得忠誠實

廢節十有餘萬一朝逃脫空乘此時。大創以洗從來

積玩不報。○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并卻放老廢

宮女不報。○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為國本建言得罪

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有旨議用起王德完並養浩

等為卿由是廢開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各寺皆滿

幾於貂蟬盈座。○以袁應泰為遼東巡撫以代周永春

○上不豫不醫官陳璽等診視聖脈天學士方從哲

等奏言大行皇帝寅天哀毀備至。八仙登極大慶典禮

殷煩宸衷不無過勞以致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

底萬安茲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家傳免租十二日為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 眞皇帝 十七

御門祝事之初十三日為常朝第一日伏望慎起居平

喜怒加意珍護以承天眷。上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

暫免俟調攝稍愈擇吉行。○吏部請冊立東宮。上曰

立東宮謹遵遺詔於服釋後果行。○上命欽天監擇

冊立吉期監以九月初六吉舉行冊立大典從之。○湖

廣道御史王安舜奏言養身六要一日養心二日養氣

三日守中四日慎獨五日主靜六日主敬。上嘉納之

○順義王卜石兔下番備喇麻請給勅命予之。上

御東暖閣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御榻前請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

然此時起  
又廣而  
名聲多



江稿

八相

感寒證調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廢煩。悲傷勞苦所致。服藥無效。令羣臣須傳此意。以杜紛紛之口。又諭封選侍為皇貴妃。禮部尚書孫如游對。以東官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羣臣叩頭而退。○總督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解。充解疏救御史劉光復。神宗怒其違例。奏擬。錮係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至是上從紀請。宥之。○台州海門兵譟旋定。○南郊園丘。因先帝久不親臨。頽壞不修。太常寺少卿姚宗文。以為言。勅工部修之。○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柏。誤國之罪。○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劄一燎。轉燬各尚書。東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十一

關大學士入閣辦事。復命召舊輔葉向高。尚書朱國祚。同首輔。佐理內閣。金拜八人。前此未有也。○陝西臨鞏道。臣奏黃河清。數十里。○擬進大行皇帝謚號。先是閣臣擬定。顯宗恭皇帝。科臣魏應嘉曰。恭乃前朝末運帝。謚於先帝大德不稱。乃集議東閣。改今謚。○上再召輔臣。方從哲。韓爌。劉一燾等。并兵科給事楊漣等。共七。三負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仍諭冊立事。輔臣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空。移近。蚤設吉奠。以慰聖懷。仍諭冊立貴妃。選侍李氏。被韓。越。皇長子啓。上。上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

他為堯舜。及國家諸事。當盡心分憂。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遠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諸臣叩頭而出。○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開闢營運。事從之。○上宣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進朝。於視聖脈。問進紅丸。上服之時。諸臣問安。上即問進藥官何在。方從哲對曰。有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召進。診視。其言病源。啟進紅丸。取奶乳。可灼和藥。以玉碗進。上飲畢。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官門。傳聖體較前舒暢。至申末。可灼又進一丸。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十九

後。煖潤舒暢。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日。晚。輔臣邀詢之。傳安如前。至五鼓。宜召急。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上疾不豫。外庭傳言。鄭皇親。以貴妃命。進女婢十人。上強雷其一。御之。得疾。於是兵科給事楊漣。奏言。本月二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不覺手神頓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太醫官。進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見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有小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訊問所以。大不安之由。乃知外庭所傳。進御不節。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

漢論傳  
一字一血

賞之何名

候所。致。職。等。恨。不。食。用。藥。之。肉。頃。蒙。召。見。大。臣。親。問。天  
 語。兩。夜。未。睡。米。粥。日。夜。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  
 職。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醫。者。傳。聞。為。內。官。崔  
 文。昇。也。然。則。前。日。所。傳。流。言。曰。與。居。無。節。侍。御。墨。感。必  
 文。昇。藉。以。益。其。誤。藥。之。好。與。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  
 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  
 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又。曰。皇。上。腫。少。食。少。不。是。大。小  
 諸。臣。共。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訊。諸。臣。中。知。醫。者  
 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謀。求。藥。餌。多  
 方。勤。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貞。皇。帝。二。十  
 發。司。禮。監。空。問。重。處。備。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  
 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奉。旨。褒。答。下。部。知。之  
 魏。應。嘉。曰。先。帝。病。重。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  
 直。之。而。漢。不。姓。斧。鉞。歷。血。首。陳。批。碑。料。九。廟。神。靈  
 且。為。震。怒。忠。惟。帝。聖。心。有。天。知。歸。後。以。七。品。小。臣。同  
 受。顯。命。於。閣。部。則。風。裁。骨。鯁。斷。難。磨。滅。者。何。如。哉。  
 命。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  
 九。月。乙。亥。初。一。上。崩。於。乾。清。宮。諸。臣。將。哭。臨。科。臣。楊  
 漣。排。闖。入。有。內。使。多。人。持。挺。亂。下。漣。厲。聲。曰。皇。上。崩。  
 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諸。臣。因。得。入。哭  
 臨。與。羣。瑄。恍。惚。諸。臣。問。皇。嗣。所。在。諸。瑄。張。口。不。對。良。久  
 遂。侍。在。內。王。安。抱。之。出。寢。門。羣。瑄。猶。然。擁。蔽。及。由。英。國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九

公張惟賢捧御右手。閣臣劉一燦捧御左手。拜呼萬歲。  
 皇長子。稱不敢當者。三尚書周嘉謨力請御文華殿。  
 諸臣奉出乾清門外。至文華。先叩慰。請正位。行五拜三  
 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降  
 令旨。郊祀諸大典。禮未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上疏請李選侍移宮。畧謂。選侍  
 雖有撫養之恩。不無形骸之隔。近議先帝梓宮。安設於  
 仁智殿。選侍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  
 清之後宮。亦無不可。上旨。命待擇日行。御史左光  
 斗。上言。內庭之有乾清宮。猶外庭之有皇極殿。惟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貞。皇。帝。二。十  
 上。御。天。得。居。之。皇。后。配。天。得。其。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  
 又。非。生。母。儼。然。居。正。位。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  
 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爾  
 爾。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仇。儷。之。名。猶。可。行。於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者。倘。至。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日。誠。有  
 不。忍。言。者。奏。人。以。有。旨。答。之。給。事。中。楊。漣。上。言。先。帝  
 升。選。人。心。危。疑。謂。漢。宮。中。有。先。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  
 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故。力。請。陛。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

見使諸內  
便賜祭

遷之然後奉駕還宮今諸臣靜候五日卷極已定明日  
矣既登寶位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理而怡侍寵靈妄  
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實為非分非法又口以今日  
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  
之例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  
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日我貴妃我哥兒以冲主作此大  
不敬語空勅命恪尊天語立刻移入一號殿養老自別  
是為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三朝奉養之  
恩有以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幼冲上方三尺  
不足畏也李選侍移居噫嚶宮先是鄭貴妃歸乾清  
皇明法傳錄三朝奉九貞皇帝 二十二  
官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約諸大臣以移官為請周嘉  
謨遇養性於朝危言責之養性疏請乃移入大內李選  
侍與鄭深相結乘上宴駕諸內侍欲邀皇長子母李  
選侍而同居乾清漣聞之大駭必請選侍移而後可即  
位及皇長子已登極選侍猶未有移意內傳已邀  
皇長子盟且迨治光斗輔臣從香議皇嗣暫返東宮俟  
五六日後選侍移去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  
居東宮之理選侍不移亦無有移之日呼內使李進忠  
等責以羈辭即日移宮

請楊漣跪詞嚴義正宜足寒奸雄之胆而忌者捏為  
選侍侍先帝時系不加禮王安為恨與義子王文言

周朝瑞恩世揚左光斗深相結納青木小箱入直房  
計領選侍又日王安是日手持對帖人投一紙其語  
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等語科臣范濟世等相顧  
駭愕頃漣與光斗忻然受之同登寶駕力以排選侍  
為功漣揚漣三家召對隨大臣後與漣頗餘銀幣之  
願特荷寵恩悲憤所激申此以效涓埃萬一耳若不  
思尊天子而尚備怡寵之宮火  
無禮於君九廟之靈將殛之矣

九月紅夷沉舟粵海曲江縣撈得銅鏡大小二十餘位  
廣東舊案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今原鏡尚在彼定着  
兩廣總督令省火器者演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  
倘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蓋大炮一位  
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云○禮部進冊封皇貴妃後  
并啓九月初六辰時皇長子即皇帝位三禮難以  
皇明法傳錄三朝奉九貞皇帝 二十二

行合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令旨另議具奏○初六  
日庚辰皇長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天啓元年頒詔  
大赦天下○御史王安舜奏先帝之得病外庭所知也  
雖纏綿未應迅速乃眾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  
紅鉛一九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復賞銀五十兩二  
表裏以堂堂皇體方外下吏不奉眾論敢以無方無製  
之藥駕言金丹反願以賞何也疏上罰李可灼俸一年  
併詔司禮監查崔文昇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奏  
處

朱國禎門員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准  
後倘能延見群臣傳宣取藥親奉玉盞若以溫平之

刑緩後滋。於自然平復乃進。行結助火藥。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誤加於天子。則大不。故。矣。當如。何。擬議。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通見。益挺擊一按。事干官。閣。豈可推究。揆。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按。所。多。在。一。宜。譬。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謝。而。遠。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官。一。按。自。是。開。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日。後。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

進初服十

右春坊張鶴進初服十事。一日養身。二日養性。三日勤學。四日敬天。五日法祖。六日親賢。七日納諫。八日信令。九日恤民。十日特體。上嘉納之。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貞皇帝。三十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四川道御史馮三元。劾經畧熊廷弼。無謀者。入欺君者。三總歸之。暴而自用。闢而寡謀。實無濟變之才。徒有凌人之氣。鼯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上命廷弼。回藉聽

謂其無濟變之才則不然

兵部議勅。以表應泰。巡撫遼東。江西大水。兵科楊漣疏奏。言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惟萬全之無策。為廷弼者。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看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以報君父之恩。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弊之病軀。必

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庶幾得罪。絕不願自家聲名。辱。總云。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空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錯認。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國家。疏入報聞。東虜從會安堡。連刀灣。港。濟。陽。城北。又一支自滿河北。地方至大。鶴等臺。兩路添入。勢甚危急。事聞。上命本兵。作速料理。堪在經畧者。添設兵部侍郎。會議具奏。○兵科給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不報。○熾鑾宮災。以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勤。宮。與。熾。鑾。宮。相。隔。甚。遠。差。人。守。護。熾。鑾。宮。殿。選。侍。暨。皇。八。妹。俱。無。恙。下。諭。輔。臣。知。之。○選。侍。既。移。宮。熾。鑾。宮。小。復。以。李。進。忠。等。偷。盜。傳。代。庫。藏。珠。寶。金。玉。為。奏。於。是。遂。下。劉。選。李。進。忠。等。於。獄。錦。衣。衛。審。得。盜。珠。寶。者。八。人。送。刑。部。部。據。衛。審。除。監。故。二。人。以。二。人。擬。斬。四。人。充。淨。軍。上。以。黨。李。氏。責。該。部。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貞皇帝。三十五。先皇龍馭上升。皇上潛龍未見。一時臣工驚怖。叩宣請朝。而選侍固圍不出。此其意欲挾。皇上以為選侍有窮。惟自恣之心。及。皇上既出。居於慈慶。而選侍居乾清。諸臣咸抱不。至。初五日。朝見於宮。日。侍。擇。有。別。官。科。臣。楊。漣。問。內。官。王。安。誦。言。攻。之。安。付。之。一。紙。皇。上。伏。加。敏。移。後。處。之。職。為。官。天。厭。其。德。愛。美。誠。誠。不。忘。而。八。妹。在。前。同。氣。空。為。耳。至。於。盜。珠。寶。一。事。不。無。可。疑。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祇。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之。賜。乎。况。姜。昇。禁。不。持。持。寶。器。者。同。駢。首。而。就。戮。矣。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九。貞皇帝。三十五。先皇龍馭上升。皇上潛龍未見。一時臣工驚怖。叩宣請朝。而選侍固圍不出。此其意欲挾。皇上以為選侍有窮。惟自恣之心。及。皇上既出。居於慈慶。而選侍居乾清。諸臣咸抱不。至。初五日。朝見於宮。日。侍。擇。有。別。官。科。臣。楊。漣。問。內。官。王。安。誦。言。攻。之。安。付。之。一。紙。皇。上。伏。加。敏。移。後。處。之。職。為。官。天。厭。其。德。愛。美。誠。誠。不。忘。而。八。妹。在。前。同。氣。空。為。耳。至。於。盜。珠。寶。一。事。不。無。可。疑。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祇。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之。賜。乎。况。姜。昇。禁。不。持。持。寶。器。者。同。駢。首。而。就。戮。矣。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

皆歸於法。彼方無此刑部尚書黃克績。於皇上也。既而嚴旨切責。謂其黨李。不願君父。恐亦率盡出於黨。而後。

御史賈繼春。道書內閣。責其違忤先帝。逼逐廢母。願命輔臣。漠然不肖。維持匡救。於是御史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官。其理明白。易足。移官之後。存以大體。捐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非小臣所能臆度。給事中周朝

瑞。直攻繼春。曰。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曰。保全選侍。益亦人情之理。非說服旌旗。驚心題目。父子相繼。狂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思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預謂

之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羣鬧打搶。華其已進儀註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父老行伶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嬌婦之未亡人。維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先帝一妾一女。遂不能庇也。兩人揭駁不止。遂成葛藤。

高汝斌曰。揚忠烈於後宮之。亦向諸臣。昔言之矣。其言曰。移官自移官。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此。二祖列宗之大。賈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受大臣於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言猶在耳。連之議。移官者。如終如此。豈待繼春之揭出。而後仁至義盡哉。自此揭出。而三按之大獄成。忠烈之熱腸。豈不大可惜也哉。

十八日 上郊文華殿門視事。罷兵部尚書黃克績

房山縣民陳槐。奏認皇親。因言其母劉氏。有物為記。下部研究。○南御史傅宗皋。奏太監盧受。通東有據。納賄有司。若仍前。則席司禮。藏身禁近。將來潰敗。決裂不支。乞下法司。明正通夷之罪。不報。○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特傳聖旨。命禮部尚書孫如游。加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賈繼春日。禮部如游。生平無他。謬戾。第傳奉入閣之旨。突然中出。以光明正大之尚書。來受賄。賈錄之。公。雖拜命。旋即回籍云。

命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往遼東。會勸熊廷弼。弼功罪。閣臣揭奏不便。以科臣朱蒙童。往。先是科臣魏應嘉。皇明法傳錄。王朝卷九。貞皇帝。二十七。

張修德。馮三元。各有賄彈。廷弼屢辦不已。故遣三臣。勸之。閣臣復奏。以言事之人。勸所言之事。有所未便。部院以蒙童上請。故准易之。○以鄒元標。為刑部左侍郎。以陳禹謨。為刑部右侍郎。○工科給事。霍守典。啟陳安邊足用之要。自撫順一脈。遂至敗壞。不可收拾。調募者如

驅精衛。以填溝壑。輸輓者。如執漏卮。以沃焦釜。乞行綜核之法。下部知之。○苗仲。哨聚劫掠。搔擾地方。上命上婦者。杜輝。土同知。安邦彥。勒令擒獻。○陞原任工科給事中。王德完。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延綏總兵。蕭如

薰。奏請防邊。東虜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槍黃裡。其實陰

懷異志、按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零竊、今聚  
兵祭旗、乘我徵調空虛、狡鳥鳴鶴、蠢動為借、兵端、報稱  
夷地爭姻、彼此起釁、先年吉能有母、大虎娘子、外甥女、  
啞不能言者、先許婚、延緩、大落赤男、麻記、吉台為妻、後  
大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女、改婚與河東順義王下、益市  
小頭目、爾雷拓不能男為妻、比爾雷拓不能帶領妻男、  
在明愛台吉帳內、畢姻、火落赤聞知、憤恨、暗使男抄胡  
兒等帶領部落、二三百騎、擒爾雷拓不能之男、回巢、明  
愛知覺、報知吉能、吉能亦差人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  
落赤、堅執不與、爾雷拓不能既被伊男捉去、即帶部落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二十九  
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故如薰有是奏云、  
十二月 上命王昇封爵、大學士方從哲、奏侯城審後  
定、上以孝和皇太后世系、於乙巳、丙午、兩年、奉皇祖  
查明、登載玉牒、即擬勅行、從哲復奏、聖母世系未明、欲  
移文查核、上曰、皇祖皇考、傳諭明白、卿等輕聽道路  
之言、固疑二聖相傳之旨、且朕再三詳論、卿等全不體  
仰、以報聖母慈恩、亦非大臣實心任事之意、王昇封典  
照王天瑞事例、速擬來行、

高汝法曰、今日最不可干之大賞、莫如王昇、御史徐揚  
上疏言之、尚書黃克縡、嘗言有不決之疑、使上篤  
眷親、親加惠、聖母不在、而在、真箇為他人所竊、冒  
則自此將木本、木源、終無是、天之口、故聖母竊親家

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竟王昇父  
子、便可立得、此不可不慎者也  
命司禮監太監、蕭受、王安、御用監王之元、於北京、順天  
府等處、太監李實、內官監馬監、於南京、鳳陽、淮安、徐州  
河南等處、擇選淑女、○兵科給事楊漣、奏述移宮始末、  
上曰、登極事情、不獨君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所共見者、極公極正、賢奏殊、朕心著昭示中外、以什  
羣疑、楊漣、當日竭力盡事、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南京  
振武營軍、挾賞鼓躁、喧嘩於府部衙門、因而燒燬、科臣  
公署、劫詔勅、爾都自黃茂觀之變、當國者、以庇李侍  
郎之故、草草完局、亂無所懲、而軍敢為、雲近來、坐鎮南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二十九  
中者、又必凌、娘行之、取鳴、駑子、遂致、欽賞、可以、挾求、官  
舍、可以、焚燬、詔勅、可以、搶劫、階之、為禍、漸可、長乎、事聞  
下部、勘之、○下諭、數李、選侍、之罪、幾、數百言、大意、在事  
聖母、不恭、遇皇上、失禮、十字、江西、道御史、王業弘、奏旨  
內情、詞、不無、有可、斟酌、乞、收還、原論、召、輔臣、等、面、商定  
而後、可、播傳、不報、○大學士、方從哲、予告、回籍、恩、禮、有  
加、○盜、挖、塔、窟、窟、水、滯、盜、去、祭器、等物、事、聞、命、嚴行、拏、訪  
○吏部、尚書、周嘉謨、刑部、尚書、黃克縡、同日、杜門、上疏  
請、旨、嚴旨、切責、福建、大同、大巡撫、九卿、科道、咸、往、松林  
會、議、黃克縡、意、欲、將、布政、張維樞、推補、大同、司官、耿志

煒一時偶誤以起復候補董可威上而以維樞陪福建  
冢宰即云閩人安得陪閩志煒即用浮簽貼蓋改正克  
續大怒誼於閣下又出揭爭之兩人各具疏求去上  
以君臣大義何得恣然不顧責之○崔文昇因下藥之  
誤上命降為南京孝陵衛淨軍種米○以胡應治為  
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商周祚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兵科給事楊漣奏言移官一事本末甚詳聖諭詳詳備  
言官關凌逼之根因詳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量同  
天海孝隆唐虞矣但微臣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舉  
其不安者一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九 貞皇帝 三十一  
貪天為力其不安者二受朋友之虛譽尤愧過情叨君  
父之寵加能無深愧其不安者三臣引分自循惟有决  
去一着而已上以不必過於引避留之○奪禮科給  
事李若珪俸上遣司禮監李實劉克敬恭選大婚請  
隨帶推筭官役并請勸合若珪抄參謂選婚之法必由  
粗而後精先擇淑女之儀容以及本家之籍貫由州縣  
選之府由府選之司道司道選送撫按而後推筭八字  
即徵於地方隨選隨筭姑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為便審  
擇既當彙選進京然後用欽天監推筭舊制也今民窮  
財盡勸合金行民愈不堪上怒曰大婚吉典遵照祖

宗成法遣司禮監恭選尚未起程如何便沿途發擬欽  
天監官推筭皇命皆係舊制該科不結典制欲降謂之  
既以閣教罰俸半年○下詔戒諭朝臣紛紛求去志國  
厚恩致亂朝政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  
聽部議如有不聽部議私自去職下廷議治罪  
時冢宰周嘉謨刑部黃克縉以一事小嫌忿爭求勝  
輒欲乞身輔臣如游復以微言求退科道各官章奏  
浮言推動以致國  
是混漭故有是論  
○中式舉人錢敬忠奉父若廢寃先是若廢任臨江知  
府以酷坐重辟垂三十年敬忠登已未進士因父繫獄  
不就廷對泣長安道上上疏請不敢明父之非酷但明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九 貞皇帝 三十一  
酷吏之罪不至於死疏奏下部議既而釋若廢于獄  
高汝拭曰時敬忠欲以身代父死就未上蕭州見之  
曰子代父死之事國初有之今久不聞恐入反未必  
信况公論自在何妨釋免後不受辨時請成未晚也  
于是改代為為辨免囚服叩首塔下奉朝制然疏上  
下法司廷臣互相推諉莫肯任事敬忠旋轉周旋通  
懇當道蕭德成疾唯血盈斗三年而得自放歸歸甫  
十八日而若廢卒于家。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十

聖湖 高汝斌 輯

高 昇 燦 正

熹宗哲皇帝紀 帝光宗皇帝長子，王才人所生。時年十

也。在位七年，壽二十二。上徽號曰：達天剛道。敬孝

德。為友章文襄武端節。穆莊哲。皇帝廟號熹宗。葬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朔大學士劉一燝請開經筵日講

上以十二日開講經筵于二月內舉行。詔戶部九卿

科道官會議邊餉務求盡一長策不得動以請帑為名

大學士孫如游入閣講事。以願起元為禮部尚書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熹宗

御史郭如楚劾其癡病。雖登秩宗可以養病外理耶

上怒奪其俸。吏部尚書周嘉謨疏救釋之。

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去冬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如游之門。其大拜也。疑漣為之。漣于是上疏乞歸

然然死之。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馬逢早。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居功之。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之封賞。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呼萬歲。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上移官。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官者。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相繼有。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下。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之。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罪瑞未。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

此疏極通

微明白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〇

而講 聖躬者。已為江上之客。世所共也。其意總焉

移官一事。夫移官何罪。其罪則以移官。亦非罪。借

日有罪。在。夫移官何罪。其罪則以移官。亦非罪。借

小宜。留。宜。去。去。則。忠。者。退。而。邪。者。進。矣。

命大學士韓爌。請天壽山覆視。光廟占地。并請。皇

祖陵寢。〇戶部尚書李魁元。借發帑金九十萬。救遼。

上命發五十萬。解經畧。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那用。

高汝斌曰。時泰昌發帑。已解六十萬。又有新餉。併

救六師之危。而罪三韓之色矣。未能解。庭掃穴。先致

表地失師。遂之。前。史。又。何。顏。以。對。皇。上。也。

正月二十二日。上行冠禮。二十六日。升殿受羣臣朝

賀。〇以黃汝良為南京禮部尚書。〇復騎馬王島勝養

租田。〇海運遭風。命撫。祭。告。海。神。〇草場火。〇免親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熹宗

藩貢馬。〇陵軍挾賞鼓噪。長陵軍原係五百名。監開一

千二十八名。匿多。寡已。屬支。吾。又。開。下。監。各。項。軍。士

四千三百九十九名。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天壽山守

備。下。城。標。軍。九。百。四。十。五。名。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

六千二百四名。皆屬。疑。似。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棍

坐地。指。使。陵。輅。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討。籍。伍

書。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則。又。妄。稱。舊。制。先。事。阻

撓。因。輅。輅。逃。而。不。使。行。道。臣。項。良。梓。一。意。清。查。不。憑。諸

監。所。為。諸。軍。劄。營。等。遂。羣。然。鼓。噪。無。復。體。統。事。聞。下。聲

等。為。首。者。于。燾。陵。監。李。受。等。責。降。有。差。良。梓。卒。以



相決

此事去官海內究之

二月初二日正辰刻日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光白焰甚為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帶形如連環狀其西面與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色道微淡如月在籠日暈上并圈中約有數丈許精彩青紅如虹狀其幻形有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高汝栻曰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月于時大庚歷日生時視該變毫無差別未几擄虜報陷四十七年二月邊上四路進兵一日在固大作拔木發屋日色紫氣當晝舉火未几王師覆沒殺戮更慘是歲正月已有日暈茲且再暈况無日不風無日不雪不見天日者始一兩月未几西河淪沒赤子罹殃且二交風亦三告矣時有犬某在日下不似夷狄也蕭端之禍起在君側矣予日何以言之友日兩傍有耳

法司定楊錦失機軍機李如楨失陷城寨律各斬秋後取決上從之○陳槐冒認皇親混淆真偽刑部審

上命從重擬罪○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建言得罪降斥

謫成諸臣請召用郵泉舉趙南星等○遼東總兵賀世

賢收納降夷二次共四百三十名有奇下部參酌慎用

○奉旨嚴責御史賈繼春以其疏有李選侍雜經皇

八妹入井二語出于何頃勒令回奏繼春以風聞對

上削其籍為民○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神宗光宗

風聲

兩朝實錄○京師風聲上傳命兵部九邊嚴加防備

務保萬全禮部恪勤職業共圖銷彌

初三日風聲初六日又大風聲俱從東

兩方美位上未黃塵蔽入時不解

東夷大舉入寇滌人虎皮驛潘陽消息不通商騎先哨

將近遼陽河西兵半撤東赴西虜打喇漢塞令等近邊

住牧差夷乘遠挾賞事聞朝廷大震○召選科臣

李若珪○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

伯○吏部會議移宮始末李御史張慎言為弘圖王大

年俸有差自賈繼春揭出而紛囂不已下部會議張

慎言等為兩解之詞王大年不俟會議先敢繼春上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聖皇帝

怒初欲重處繼以輔臣疏救止奪俸○保定應撫胡思

仲薦原任按察使那雲路精于曆法宜起用時雲路年

已七十有三推算太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

果然人多異之○二十七日昭和殿災

兵科朱蒙童勘遼事上熊廷弼功罪上日廷弼力

保危城功不可狀聽其回籍復有及時起用之旨

高汝栻曰自廷弼去而遼事不可支方其任事時十

餘月遼陽之類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從定至奉集滿

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崇童入遼官民士庶

延泣而思逃道而代之為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

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切刻期奏報報紳青衫

彼無割免又捫打各余斥逐臣是以流言載道形

容過矣耳若勝心所激屢疏廷弼終失晉爵定幸

聖心已洞

遼陽所付  
為務嚴者  
全在德舉  
二紙而港  
較奉集更  
重從此百  
餘里直走  
遼陽中無  
險阻可抵  
矣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原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斥弁鼓煽乘東南空虛。逞亂焚殺劫屯。攻堡議者以海運入自益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請兵防守。并勦殺渠魁。招安竹從。為是鎮守李光榮等。遂議分營圍山谷口。忽報賊至。坐營童毓秀迎擊。斫傷却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選。將胡國臣復迎戰。國臣中傷。光榮聞急。率眾奮勇合戰。我兵一擁上山。銳砲齊打。賊不能支。奔回巢穴。大兵追入峪內。焚其巢。吳金祖死。于軍中而賊平。○上命褒卹。遼左陣亡諸將。劉純等。賜謚立祠。文臣潘宗賢等。賻賻亦各有差。○奴酋十一日。犯奉集堡。監軍道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五。

高出與參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城廂砲擊之。尋遁去。十三日。攻潘陽。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賊李永芳。遣二夷持書來招降。賀世賢斬夷。上。火。其書持鉄簡。獨當南門外。橫殺奴甚衆。力罷。退保南門。賊衝入城。遂破。世功死。城下。賀師從西門遁。眾軍城上發砲。裝藥即噴。賊蜂擁過濠。潛既陷。奉集亦失。遼陽驍卒勁兵。半萃于此。是時。遼兵不滿萬。朱萬良。姜弼。擁兵駐虎皮驛。為奉集聲援。俱不戰。獨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收自標賊。又敗黃標賊。最後紫標賊。圍我兵。使有應援。賊必不支。萬良等。觀望不救。世祿敗。兵遂殲焉。我兵畏奴如虎。一

深入卒。不亦。之。潘陽無。餘砲。皆入。則我。技。或。奴非也。

見心裂。無敢戰者。十五日。敗報至遼陽。始催各路兵守遼。而賀世賢屯立木山。山當華夷之界。眾議以賀降。為恐。經畧手書自谷。使使招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遂城疑為西虜。遂舉烽。世賢駭遁去。第使人來云。得當以報也。後遼亡。賀無依。遂為眾所殺。○東夷攻克潘陽。遼鎮益危。上命會議。目前防禦。應急長策。并趨輔臣劉一燦。餉務尚書李汝華。急出視事。○裨將周致吉。吳文傑。石柱司。秦邦屏。大將鄧起龍。與奴大戰。覆沒。潘陽報急。裨將周致吉。直前薄賊。謂內外夾攻。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及潘陽陷。諸將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六。既渡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擊。斬賊二千人。賊却復前。如是者三。後虜至益眾。諸軍饑疲。遂被衝殺。吳文傑。周致吉。秦邦屏。皆戰死。鄧起龍等。奔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甚眾。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大將裨將一時盡沒。○起鮑應。為祠祭司郎中。劉宗周。儀制司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起川。原任兵部侍郎。熊廷弼。命地方官。敦趨。即日就道。并推升尚書。許弘綱。侍郎張鶴鳴。王在晉。

此天助奴也。朱萬良所統之兵。精選。起。賊。李友。引。賊。

不能保

奴之新案

不道木橋

亂石造穴

尚完奴之

兵馬即稱

備得數亦

有限總之

取之人心

一我之人

心但奴與

背用命我

兵善進解

故因循進

賊幸王不

取耳

遼日有事  
以生江兵  
征陶築通  
海內主戰  
王守德無  
劉義武下  
賊境封疆  
即髮帶父  
野馬可恨

起王之案刑部浙江司主事○奴兵犯遼東經畧表應  
 太巡按張銓監軍副使崔儒秀何廷魁等死之十八日  
 奴渡渾河十九日至四里舖袁應太督催總兵尤世祿  
 等領兵拒敵斯時遼陽士民等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  
 今欲守遼必須力戰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應太軍  
 容劍佩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  
 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各道有傳令箭撤所伏兵者  
 于是賊徑渡太子河廿一日賊眾擁砲車過河在山東  
 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應太捧向方劍趣諸將以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香皇帝  
 下驍勇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相對發放火器之  
 兵不支經臣急退入城先是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當斬  
 萬良乞贖罪自效寧死于敵是時遂深入敵陣而死應  
 太夜宿軍中二十二日昧爽傳令城中散米晨炊給戰  
 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應太  
 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扇城門如故誰  
 傳賊已入城監軍高出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  
 從西北隅夜開洩水官軍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  
 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第掠輜  
 重糧食為久駭困城計我兵欲與賊奴遂以騎兵攻東

門應太趨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兵攻小西門列快  
 牌河西岸縛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  
 我兵力迺縱游兵掠入門板桃秋實欲併橋夜渡城下  
 應太抽別隊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已暝乃出各監  
 軍催督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耀從小南門突圍被  
 賊斫射落水扶傷而起城上土兵大驚亂至二十三日  
 韃賊東西兩處夾攻甚急張銓偕守道何廷魁向應太  
 慷慨矢死應太曰太不才微尚方龍靈固誓以身死  
 按無間外專責尙可收拾餘燼為退守西河計太死且  
 不朽張銓曰銓血性男子盡節急公不敢後人死誓鴻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香皇帝  
 毛而敢汚腥血耶各門併攻益急火器已窘小西門火  
 起遂有開門應者城內大亂應太知事不可為亟使人  
 送接臣出城自身佩印劍引力自裁監軍何廷魁沈妻  
 女子并以身繼之崔儒秀與徐都司痛飲自縊遂亡  
 迺按張銓既出城旋回畧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  
 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奴  
 遣人來迎共擁之出既至奴責以拜銓張曰大呼曰吾  
 天子憲臣豈為賊拜奴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汝小醜不  
 久滅亡吾豈從賊胡不殺我奴怒令人持去 兵之比  
 出復呼曰又以好言慰諭銓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舉

此地位  
到地此位  
會生者那  
得不望風  
七降三  
起四降  
曲論而  
斷不肯  
餘從此  
必如矣

力登關  
府無一日  
之休息者  
以爲遠也  
而今其已  
矣

千維耀  
器木扶傷  
與高州之  
下城出光  
羽越遠矣  
應太之死  
分因應耳  
熱十餘生  
靈於絕  
清四海物

古云士死  
無名不  
謂之  
也死于  
也死于  
也死于

忠信可行  
之謂乎

忠員亦勇  
吳我

刀欲斬。銓引領以受。奴子手縮。奴曰。送汝歸。何如。銓謂  
力不能殺賊。無顏歸。連死為幸。奴知不可奪。令輿送。不  
就以馬送。不就。令二人扶之上馬。還署中。諸生及衛役  
從者。尚有數十人。至署門對署。八拜。遂自縊。死。奴謂李  
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遼人及奴部。皆嗟嘆  
息。立廟以祀。○遼城既亡。賊入城。出示安撫百姓。令李  
永芳。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統兵在  
外者。見勢不敵。乘夜西奔。至三岔。南至海上。賊且四出  
。擄掠。士民冒鋒矢。板崖。幾日無煙。三岔以東。盡作  
腥。三岔以西。拾獲奔潰。蕭維一撤。廣寧因而風鶴悲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九

破兵與南  
樹美節猶

伏

遼叛將金玉河。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先剃頭待矣。  
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  
選中官。選定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命  
修山海城。其城原脆薄。砲打即裂。無廊無池。計難持守。  
議于城內。相厚。舊城之半。城外築廊。以護廊外。里許自  
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引海水入注。置聯橋于上。緩  
則設。而急則撤。以大木為鹿角柵。聯置兩岸。建鋪窩。潛  
具火砲。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云。○叛臣黃衣。伏  
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收糧于遼。遼陷不死。剃頭降之。  
逆芳引以見奴。奴衣以大紅。麟衣。與一頭。同三僕。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

夫。○四月。丁丑。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  
政。○賊尅遼陽。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散  
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  
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慘辱。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  
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  
又籍東人家有五人。出三人。三人出二人。隨營給配。復  
殺遼人。狀貌可疑者。俾其頭目坐西門。點而殺之。有生  
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斫殺一頭目。諸子持挺共  
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亂走山。五六百人。  
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夷復命其子領眾操標。探河涉深。

張新詔曰可與哉日陰奴之計而不自覺賊境封疆  
一海內王統守元利謀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  
亦緩其寬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  
寬奴急而我緩也奴急而我因之急其  
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我阻我城堡兵不血刃  
勾連西虜捷同應響滎陽陷而遼陽亡長安堡破而  
三岔河路便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  
顧山海以東及乎恐  
非我國家所右也

升薛國用巡撫羅遠東病辭免命王化貞代之

兵部請郵船馳赴難撫按道將等官張銓尤世功陳策

崔儒秀何廷魁等從之○十九日 皇上行加冠禮

二十七日大婚禮成羣臣慶賀 三十日文武命婦朝

皇后于武英殿各 上箋賞賚有差 冊封王氏為良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一

妃段氏為純妃○磔大逆劉保于市劉保舊充兵部長

班再蹏遼中道撫素與李永芳通好遼陽將領籍為宿

穴與奴傳報寫提塘名色稟稟驗放出關報銀每月一

百兩併其答永芳書獲之因磔于市其子於翰等皆斬

黨與妻孥以次誅戮○上以龍飛首科開廣解額

熊廷弼既蒙復召通上疏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

真心實意愛國籌邊早圖恢復并保繫臣高出錄用

上優詔答之命降高出二級戴罪立功○道原任布政

馮盛明兵備吳副使瑞徵

遼事倖急二臣先後引去  
臣承之盛明內劉馮廷賢

賜祠額劉純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  
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上遣  
御史方震孺賚金幣出關賞賚使郵將士官兵

六月几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同  
加脩省夜半甘霖千里○大婚加恩輔臣劉一燦韓爌

等○禮部請臨幸太學初部擇八月初而 上以先皇  
在礦郊祀尚未躬行命于來歲舉行○黔省苗仲猗猗

總督張鶴鳴蕩除報捷叙功加恩有差○推漕運尚書  
李三才左僉都御史王德完劾之時吏部會推九卿集

文華殿鄒元標欲用三才御史房可壯復力薦謂在國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一

家無事猶可不用有事之日不可不用又曰楊明好雄  
終懷戰慄時諸臣謂三才用于外則可用于內當以白

簡從事旋請松棚直房畫題臺省先分不與二字如出  
一手時元標見眾不與欲畫題而猶豫諸臣遂不畫而

別德完上疏曰昔人稱曹操亂世之奸雄操沾沾自喜  
三國至今九千年豈又有孟德耶又曰大臣望重何得

首鼠兩端元標謂為譏已遂欲于熱審後乞休  
按三才有才而狠人多畏之是  
以彈章相至不能安其位焉

發遣盛受于鳳陽孝陵衛充淨軍 劉保也

御史方震孺以章奏繁多致府去暇過問請以翰林四

上冠禮  
大婚禮成

諱奸細

開廣解額

真心實意  
四字臣子  
肯用者他  
國家受用  
不也

康樂古人  
雅敏之書

員分閱章疏以收協贊之益。上不允。○削姚宗文籍為民。調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于外。上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本于三元回籍。由于宗文故降。削有差。

七月加熊廷弼為兵部尚書。經東賜勅書。尚方劍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發帑金以佐軍餉。并賜一品服色。加資銀幣。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官倍餞。隨行將領各軍咸賜銀幣。於七月十三日起行出關。○

直隸巡按李凌雲奏言。援遼官軍。枉道擾害。下部知之。高汝斌曰。援兵捕惡。在在見告。初猶于途途驛。進耳。斬假擒掠。至于任宦。青衿布行。鞋肆碎門。需索搶掠。一空甚則。索金錢不足。刺及衣服。奪鞍轡不足。傷及馬匹。最可駭者。扶枝于解神之門。流連為三日之飲。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十三。

職官朝廷  
之名譽也  
皇上如從  
侍之或賜  
金帛或賜  
若出管正  
理其廷臣  
此何為貴

然非三尺法不足。懲極重之勢也。凌雲之奏。良有以夫。詔奉聖夫人。客氏男。侯國典。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贈官。先是上謂客氏。撫侍勤勞。下部褒錫。宜厚。部以累朝典故。並無此例。上曰。既云無例。你部所存。是何典故。着比照別項恩例。推廣具奏。部伏以。穆宗皇帝。乳母。柴氏之夫。余寶授指揮。同知職銜。神宗皇帝。乳母。金氏之夫。王鑑授指揮。僉事職銜。今客氏既已無夫。皇上自為量酌。又言。細查往例。大婚之後。乳母相應出宮。今客氏當循例出居私第。上遂寤其子侯國典。錦衣衛指揮。

進忠忠節  
之備名也

安賢內相  
也。五如杜  
死。道。道。

高汝斌曰。客氏之戀。內庭不即。或去也。上若念其。曠昔不忍。遂割者。恐。臨。寒之念。易生。而。凌。道。之。嫌。亦。易。生。漸。至。安。身。無。處。孤。獨。可。憐。未。可。知。也。聖。主。賞。功。之。情。至。是。窮。矣。知。房。所。好。遂。鐘。鼓。初。和。何。物。么。麼。敢。于。觸。諱。造。言。多。方。離。間。捏。誣。不。已。令。聖。主。暗。移。而。不。覺。母。后。亦。自。憐。而。不。安。雖。寸。斬。何。足。蔽。罪。耶。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并請傳國。以原官駐扎。廣寧理糧餉。從之。○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出鎮前邊。撫馭西虜。發帑金十萬。以佐軍需。賜坐莽銀幣。設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以王體乾。掌司禮監。釋內監田詔。劉朝等重辟。隨以劉朝。提督南海子。方履受既降。王安奉旨。掌司禮。辭未赴。體乾即欲接奉。因進忠。以危言動客氏。客氏曰。你。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難。流。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十四。

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進忠素畏安直。每欲殺安。未決。故客氏云云。忠遂咬給事。霍維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冤。于是矯旨。降安南海子。淨軍。而以體乾。掌司禮。○殺前太監王安。王安者。光宗時。服役于青宮者也。皇考憂。詭畏。訛。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皇考。頗。任。用。之。然。剛。方。梗。介。不。肯。順。使。于。李。選侍。選侍之私人。曰。劉朝。李進忠等。故以移官。銜恨安。進忠。又欲殺安。遂以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為南海淨軍。每令自裁。安。然。不。應。遂。調。回。調。補。以。逼。安。禁。絕。其。飲。食。村。民。不。忍。安。饑。或。私。貽。一。餅。一。餌。無。不。遭。毒。責。者。安。竊。

其離落間，蘿薇食之，數日不死。于九月廿四日進忠令數人手，捧黃匣，口稱有旨，各執金刀，將安跟打，立斃。塞于淺土，逾數日進，忠未信，仍刷尸驗視，搖撼而板髮扶日焉。崇禎元年，本監曹太淳上疏鳴冤，奉旨准伏。原官仍賜御葬，立祠以祀，祠名愍勞。○太學士沈淮奏：遼左用兵方急，明旨原欲蒐募山澤之人，臣世受國恩，召募材勇，損費獎率，伏候明旨，委科道一員查驗實數，着落何衙門收管，訓練各材官，量授職銜，俾得約束士伍，勇士厚與糧餉，隨班操演，以作向用之心。上依旨褒答。○遼陽失陷，京師震動，宣大督臣董漢儒特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五

挑選標兵三千，令尤吉馬騰統領入衛，比時兵少，議令暫住通州，嗣後添設巡撫，招募日多，一城斗大，既苦不便，月糧費多，難于久住，况宣大三鎮四營之兵，紀律不一，難以統馭，部科欲于三千內，挑選一千三百名，隨經畧赴山海，各兵聞之，遂于夜半披掛上馬西奔，事聞下兵部議，謂法紀凌夷，宜軍法從事，但未至驛，駭槍掠，不可盡律以逃，亦不可不正潛逃之罪，仍令馬騰帶回本鎮，為首不聽招撫者，行撫按梟示，為從者，捆打貫耳，併罰馬騰約束不嚴云。

八月辛巳，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言，標下練兵遊擊，毛文

龍領兵恢復鎮江，解獲叛黨斬獲首級，其南四夷承風響應，井文龍為參將，聯合進取。○議：祀廟禮，光宗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議祀廟禮，部照累朝典禮，議祀憲宗太常寺卿洪文衡謂：睿宗以藩入宜，祀奉玉芝官，禮部侍郎鄭以偉疏言：凡祔以近而屬遠，祀從遠而超近，是入當原其始，而祀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祀一法也。文衡曰：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宗以偉曰：是議改而非議祀也。不在入廟而在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以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遂祀乎？疏奏。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六

上命照原議行。○陝西產麒麟，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關寡婦家有黑牛產犢，犢身廣而偏體，班文天成，鱗甲下地，連叫數聲，婦以為怪也，擊之而死，守臣事聞于朝。○詔免行刑。○奴襲金州，奴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襲之，既絕我往來之路，寔陰整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耳。

九月壬子，廣西肇慶府西門外居民王體積，廳地血水噴出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體積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因掘深四尺，下盡皆水，無他物。

此何異也 前文未盡

議祀廟禮

皇祖陵工造成加恩輔臣劉一燝韓煥俱少傳兼太子太傅進中極殿詹子中書舍人何完彦朱國祚沈確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詹子入監讀書原任舊輔方從哲詹子中書舍人孫如游詹一子入監讀書各銀幣有差○上以容氏保護 聖躬効有勞積着戶部擇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以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御史王心一劾奏 上以不諳天體責之

王心一疏云梓官未壞先規容氏之香火陵工造成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此漸不可不防也請極劾切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七  
大內謂之內廷凡萬餘人內下各有親丁餘丁合之教萬人與容氏同謀殺光廟選侍趙趙故與親客不協遂踏向趙趙出光廟所賜金珠等物陳列于案沐浴禮佛兩向遙拜上飲食閉道中偶天雨雨伏樹簷下數口而絕上飲食閉道中偶天雨雨貴如久失龍成如間侍上飲食閉道中偶天雨雨之籍皆封絕飲食先是成如鑿裕妃骸死密于磚木暗結儲各食物遂得竊食自活數日忽降官人姚亦不知所坐駕言急病立刻掩殺肆惡  
免湖廣災傷田租○鎮江復陷毛文龍逃入朝鮮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金賜衣帛以恤東征將士報聞○經畧熊廷弼奏言三方控制有名無實于邊無益不徒無益而又危之廷弼

意在慎重謀襲蓋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馬督責鎮道勦兵抹馬以待西虜之至守而後戰也王化貞意在乘機故謂襲蓋之謀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或可勉圖不欲守而欲戰也戰守二意經撫互各有主水火之勢成而邊事決裂矣○十月癸未朔享太廟 上御殿頒曆○降吏科給事侯震賜三級調于外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已傳容氏出宮不兩日復降諭召入朝敬震賜上疏曰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于容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為萬不可言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七  
何也官閣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褻之身何得驟混視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鈞連借輩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明徵足垂炯戒王聖寵而婦江京李開之奸趙媿寵而婦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胎宗社良可寒心 上怒降之同時倪思憲朱欽相馬鳴起相繼疏劾皆得降謫

方梓官之出也百官匍匐送喪萬姓角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輿然象中道路指日成日奉 聖夫人容氏無不舌橋眼張首 又聞禮臣問道登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姬長跪路旁伏塵號慟問之婦衣駭思恭曰此先帝保姬恩寵未遠是以悲耳夫同此披髮阿乳之功適當先後繼述之際何厚何薄猶為一也



上日講畢留輔臣於文華殿問終十年劉國縉胡嘉棟等閣臣出向吏部尚書周加謨相商曰終十年等皆熊經畧所舉用籍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不知 聖上注意若輩悠悠忽忽不竭心力終必誤事為云奈何兵部尚書張鶴鳴知之因致書熊廷弼以道上意廷弼具奏即以鶴鳴之書為証極言佟英偉不允嘉棟高才沉識劉國縉慷慨任事可與功成等狀疏末又云將終十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督責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勅議罪等語蓋有所疑張也鶴鳴遂曰昨審佟養真云佟十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近族何疑言官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九

既言 皇上既疑遂置十年于廣西以展其施使嘉棟立功贖罪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樞臣經臣自此恭商矣 ○大逆佟養真伏誅○奸徒陳有繼倡言採礦 上曰前者戶部言惟稅賦不忍小民重苦今以開礦啓釁命嚴訊正法○上命發帑金百萬給發川湖新調援兵并加賞其統領將目又發帑金二百萬兩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十月以王三善為貴州巡撫套虜入犯延安槍掠焚燒俱盡且投漫書要挾撫按以殺杜總兵遠近震動又掠延長縣熬子原等處從來槍犯未有如此之甚者

高女被日套虜驟入烽火達于甘泉其震起于遼後零勞故虜後設言欲殺杜文煥夫虜衆圍遼入不能堵截以繼其醜總兵何祥以解綏大將為虜所劫平且必非解虜何或曰文煥不擊則款不成解虜成亦不困不几諍笑四夷光光虜既仇文煥文煥豈宜解兵避難尤當採馬駟兵務保明春無事耳

虜酋銀定等犯甘肅鎮 等處恭將王承恩率兵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以捷聞事下部

蛇山賊作亂 蛇山界遼瀋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其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等處西南即浙江之台溫界過陳錢下入金雞舟山等處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對河崇明遠遼遼江即象山等舍及江陰五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九

百餘里前溪木可食可種植可窠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列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駛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至姓王積三百餘家皆為盜今流入吳淞地方險與吳淞大姓達道叛形岌岌將作

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經畧既以終十年事與本兵水火而本兵乃左撫而右經故撫臣決意渡河鎮江之事諄切更甚捷報獻俘既不會稿不送揚似與經臣無涉至部復催其出關廷弼怏怏不悅及議三方討兵餉不與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又置熊疏不覆廷弼愈怒化貞遣熊書曰 人心大奮西兵亦然若乘銳氣過河則遼陽可伏即不然

亦可保廣寧無事。能復書曰：我輩今奉天征討，當堂一戰而復遼陽，未可知。然所守之法，與所以禦之道，不可不先為謀。若第掩取為賊所追，襲後一段之光景，尤宜深想。此十月二十日也。至二十五日，撫臣遂傳檄河上鎮道將官，爰辨以待走馬出關。廷弼謂諸將曰：此行師作河上聲援，非催戰也。及熊奉青催征，止謂甘肅大同兵一千五百，給與行糧犒賞，勒令出關。川兵五百，聞重慶有變，忽生歸想。前調近鎮之兵，將兩月又無至。斯兵至天津，川兵入北直，又不洽。塞情不肯東行。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三

往東廷弼止住扎右屯，去廣寧一百五十里，南路杜家屯一百里，北路鎮武一百四十里，名為犄角，應援以斷奴歸路。寔是淹留觀望，大非同心為國之誼。是以上命會議之。

會謀以所既不容，勢必重任其一，以早避尊當令。撫臣退步，專聽總督臣第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費寧必消。西虜必解。總督亦特賜劍加銜，以廣寧。撫臣而經臣酌酌推用。

高汝斌曰：遼左之事，上之托經撫者，何如于保而或以意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合勢為兩可，兩可為責成乎。細觀此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朝廷封疆莫供，匪賊之報復數萬生靈，莫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屠吻。長門戶之請，惟河也。

刑科給事孫杰、劾吏部尚書周嘉謨、輔臣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鼻息、內閣仰王安之鼻息、以致中旨錯出、用表應太高、出胡嘉棟、佟卜年、致悞封疆、周嘉謨上疏乞假、准馳驛回籍、以左都御史張問達代之、鄒元標達掌院、元輔葉向高、低調定慶、二陵、選恭進詩章、上命宣付史館、以太仆寺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事、四川、蘭、西、倡亂、巡撫徐可求、徵兵、援遼、永寧、土司、看崇明、其子、奢寅、久懷悖逆、至是、授意于土把樊龍、樊虎、名為統兵聽點、其寔挾眾煽亂、所統止七千、冒充一萬、可求嚴為點核、比校、汰革老弱、已啟戎心、後素行糧、不能全應、輒生悖逆、龍走馬舞鎗、直刺可求、可求立死于是一擁而上、殺道臣如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叙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王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科道明時舉、李達、通判王天錫、重傷踰牆而走、左右批事一時伏尸遍地、斯時土兵入城聽點、江岸擺列數千、露刃以俟、城內砲嚮城外、應之槍擄商船、燒燬民舍、戮辱士女、劫庫縱囚、據城稱帝、兵屯數萬、欲襲省城、又發兵四出一支扼夔州水口、一支占綦江、遵義、一占廬州、一支把截川西棧

道全劇震動○貴州四面皆夷土瘠民貧苗仲得僦徐老休老之類寔煩有徒永寧宣撫司鎮雄烏撒東川烏蒙四土司安籠司泗城州據其西南南路益據思南二舟兩江紅苗據其東北酉陽石阡平太邑梅據其西北而黔從楚入永從平填四衛一線之路乃滇南之咽喉川湖之手足也黔一動滇即與川湖俱動蓋連鷄之勢痛癢相關如此各夷種田納賦則為良民刊木嘯聚則為叛賊趕場交易與軍民往來人不致問獸聚鳥散入峻嶺深箐人不能追劫虜焚殺掘人墳墓淫人妻女道路戕奪官商神宗朝總督張鶴鳴入黔報賊傲者日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三

數次道路不通者已八九月鶴鳴五年于茲苦于無糧借撫為名因以班師彼寔不知兵威不畏國法至今蠢動兩江紅苗與楚蜀相關動為掣肘姑置而不動奢崇明奢寅久有異志乘調兵援遼乃重賄亡命奸徒及捕州餘孽聲言伏王榜保舊民一時蜂起遂將沿邊管帶殺散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奔竄時鶴鳴已轉本兵知府杜天培物故縣官未任署印通判袁任携印逃之烏江賊入府城遂陷

高次試日苗之亂非一日矣賊當初起時必禁侵必誅備有所畏乃今日後一盜日甚一盜實之花紅其說皆後之保也我以此自思即子亦不能無有遺之

不能撫者遺之張何個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馬戶店戶不知其劫掠也○先是為苗覓者歸營于之異焉同知之苗應試青冷僕遺扇而手被解甚老架舞嬰兒刀刺孕婦淫支解上官壁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願生者千餘命使其可化而悔禍何至于今日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無用不劫專屬者且不能制其死命而況無兵無餉之庶縣又可知也賊攻合江其勢蔓延人民望風逃竄賊守無一足恃納溪瀘江安江永州長寧諸州縣燒劫一空惟合州知州翁登彥江津知縣周禮頓兵堅城屢挫賊鋒不能犯○賊逼成都石碓土司女官秦良玉勸王時良玉聞重慶之變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舉行糧率弟明屏邦屏等捲甲疾趨倍道榆城扎營于南坪關賊聞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三 良玉兵至押銀六鞘迭求應援秦氏斬其使而留其銀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燒賊船以阻泛舟東下○賊據重慶時苗兵聚船百隻夜襲瀘州因索馬于白驛不得被居民毆死九人次早盡殺此村七百餘家共重慶城門或開或閉而時時于鼓樓痛飲酣歌笑聲徹外且擇城中婦女之美者龍等據而淫之其次分給偽將士醜陋者令出城汲水在內造飲○以張我續總督提調川湖雲貴四省軍務以祁伯裕為南京都御史○上覽吏科甄淑逸情疏論兵戶二部曰這本說得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協極危疆如彼此偏執

皇極殿

內外推委致誤事機罪責有歸于是差部科往諭禪悉心擔當毋致敗壞并諭道將等官不得規避交嬖

○日暈風異十四日蚤天色黧淡不類常時及向午日

輪上值中天光不射目仰觀者見日上恍有一物其體

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歷日土東西磨盪非煙非霧

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溟溟通天皆赤太陽除在雲

中再有何物可奪其照既而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撤

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撮起為難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

坤失色此亦非常之變

壬子天啓二年正月 皇極殿告成元旦 上御門百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三十五

官朝賀○蘭酋攻犯四川城都巡按薛敷政告急嚴

旨催撫督刻期應援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奏言遼局

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邊五要一日用短不如

用長一日用雜不如用精一日用多不如用少一日用

禁不如用專一日用舊不如用新上以所奏切實嘉之

下部作速議覆○撫臣王化貞將渡河攻奴遣發標兵

部署諸將以高出守鎮武胡加棟守盤山杜學伸以車

馬守劉征以騎為戰康應乾左輔出沒柳河以牽制奴

西虜步騎近萬精銳者三千遺同知萬有孚監其軍以

鮑承先兵二千五百濟之倭奴一渡即直搗黃泥窪經

布置雖好見奴便落匪矣

皇極殿

臣兵直至杜家屯又恐柳河兵單薄復益車兵步兵預置河上以為聯絡以周守廉哨卒過河誘之各道以誘其來非計也遂止

江秉謙曰朝廷起廷歸為經界節制三方者也則

三方之進戰退守皆一當朝廷指揮部署乃化

貞欲進則使廷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隨

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隨進不知所以

進退不知所以退是化貞操節制之權而經界未嘗

有節制三方之權也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

經界哉

禮科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薦鍾羽正趙南星熊明

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

一出而表像察察界限華夷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哲皇帝 三十六

論短徒令知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

之謂急惟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國家之急上

從之

奴酋率兵五萬直抵西平守將羅一貫死之時奴兵五

萬又益新兵五萬分兩支力攻一日一夜不下我兵砲

打傷賊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

能上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也樹招降旗以招之一

貫在城上大罵日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

監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貫

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屠○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

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光鋒劉渠為主師正交戰得  
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豎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繞交鋒  
得功帥眾先奔劉渠兵見前帥奔隨而潰渠墜馬被殺  
此時得功便降奴奴尚不信其為實按兵不進使撫臣  
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開陽飛馳廣  
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孰意先去以為民望也部  
道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不可復禦矣

高汝斌曰西平不敵奴決不敢越六十里而趨鎮武  
今鎮武兵盡撤以趨利前屯一帶又無兵卒奴且入  
無人之境矣此一役也遂陽官舍並朝王朝王第  
一夕降奴者九人奴因以知我虛定放火燒之  
奴酋自楊林子從轉灣窮過河圍周守濂守濂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 哲皇帝 三十一

樓出牆韃賊經奔沙嶺守將以西兵應之陣方交西兵  
遂道賊乃冲殺我兵潰○升考功司主事周順昌為文  
選司主事○詔三法司訊毛文龍所獲奸細何國用佟  
十年劉一獻

一獻廷賜標下旗鼓官尚書張鶴鳴疏奏  
一獻為開臣劉一燦崇傑因此致致仕去  
上憫遼民流移發帑銀十萬兩解賑着撫按料理以備  
撫恤之意○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行邊視師加太子  
太傅蟒玉尚方劍便宜行事○慶陵功成加恩元輔而  
下效有勤勞者進秩蔭子有差○升何棟如為太僕寺  
卿贊畫軍政解帑金三十萬至山海關○奴犯沙嶺

甚危急經撫聞風逃奔關門奴據廣寧時總兵劉渠兵  
潰陣亡廣寧城內人民慌亂畏其來者奪門而逃願其  
來者將封府庫火藥庫與生員拔將俱刺頭結彩荷歲  
龍亭迎奴且聲言要擄撫臣王化貞見賊有西將江朝  
棟聞之急入化貞卧内化貞方簡書聞言大怒呵責之  
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  
匹皆為叛賊盜去止馬七匹家人半多徒走行李四箱  
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奪去一馱化貞  
曰此往來書札無他物也羣賊破看果無所有叛賊將  
刀欲斫化貞誤中隨行親戚一人朝棟等馳至持刀禦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 哲皇帝 三十二

之賊散化貞得免經臣聞聲自右屯趨開陽此時奴尚  
在沙嶺也化貞與廷弼會于驛中並馬過寧前因駐中  
前所商議以保難民沿途遼人數千假扮西虜阻截劫  
掠于前屯寧前諸處難民不得前即前者又恐內藏奸  
細經臣至關身率親丁杖劍彈壓收放兵民各以次入  
化貞此舉全恃西虜謂遼瀋之關西虜乘機掠以  
致沙嶺高平軍民逃散故遣使謂之日吾且西從承  
與爾絕梯化聞知遣使要我母西即許納款所以不  
得不乘和驛際加賞三千六百有奇定盟而去虎愁  
免惡遣人來言助我殺奴飲血為誓又給銀一萬兩  
化聞之文率其五大營來取亦加銀一萬兩彼留  
候騎為我哨探嗟夫費許多金帛一旦奴  
至不得其半臂之九期何益哉科臣夏之令謂言遼  
棄謂在慎重不在輕戰至西虜助兵  
目前貨費百萬如投無當之信信也

西河失守大學士葉向高等請二十六起至二十五日具青衣角帶待罪上曰西河失守皆緣經撫不職道將等官望風奔逃以至潰敗與卿等無涉仍傳示大小臣工協心併力共圖安攘

二月奴酋猖獗京師嚴戒計借士子束裝先歸仕宦家眷托故還鄉商賈罷市米煤蔬菜翔涌九門晝閉人心惶惶降諭嚴禁○升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界遼東熊廷弼回籍令經邦代往經邦上疏一而再語侵問達上怒因經邦避難甚失臣節

華職為民○大學士劉一燝乞休回籍以孫承宗為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禮科給事周朝瑞奏言經界

不可輕議更置乞皇上追還熊廷弼回籍之旨勅諭兼勵守關便宜進取聽其弘濟時難不從○命錦衣衛追逃通監軍高出胡嘉棟下于獄○上諭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開正法道將等一體同論○駙馬正昂清招練京兵上以忠義嘉之○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羅一貫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高邦佐以身殉難尼媿始生上命查明卹錄併諭失事各官戴罪防守候經撫題請

定奪○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充經筵講官尚書張問達侍班○命追失事巡撫王化貞至京訊問經界熊廷弼革任聽勘

謝文錦曰經臣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開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數後與撫臣並營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撫臣伏誠廣寧專制一方或賊固其壯志未見確有成謀初意慮恐外助李承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墜計其中乃復催兵浪戰辭又口經臣責任雖重事推定輕不幸與本兵相作擊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冥冥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聯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詔詳器陵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規激成水火之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  
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彼游局外乎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楊茂基出鎮寧夏吳守德出鎮延綏○元輔葉向高輪俸助農上以為憂國憂民深嘉之○以王紀為刑部尚書○以大學士何宗彥顧秉謙充考試官取貢士劉必達等三百人○奢酋兵至萬縣扎營于石梯橋我兵禦之斬其大賊頭并得級十餘顆次日為賊所誘三十餘人俱為賊斃又次日奢復因我兵指揮賀民望出敵刺殺其將名白鷓子者因而奮勇前進斬獲五百餘級俱是騎馬辦髮者又次日奢兵二千有餘與黃總鎮交戰郭推官放白杆子出陣兩兵一

攻將奢國困草叢中因放火焚之賊敗往錦州退路  
大兵潰奴仍在沙嶺扎營聞河上有水其標杆已東指  
矣叛將請十王子李永芳進至廣寧奴首不敢入先  
人搜城後入因分其城中金帛至錦州錦州已為西虜

所據奴盡殺虜驛其百姓子女而去○案奴所為信若

動兵必問天神不許則不動又李姓者解興人為

奴看太乙數言正月初一日寅時動兵則大吉賊是

以二十七日夜潛發兵三千至海州二十九月大

諸偽將初一日約八王子兵盡屯海州逼牛左十八

日臨河十九日渡

河遂得勝而回

奴進廣寧伊子領兵抵關至十三站馬驚墮地死用

紅毡包裹屍而行虜皆流涕奴以為不祥遂罷兵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哲皇帝

高汝扶曰民善馬而馬蹶皇天后土寔佑皇家此

一聖也何異博浪之推胡卒之犯殺

監軍道高邦佐赴松山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

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

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

絕也高永等慟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

遂自縊高永亦感激後繼于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為

歸其樞乎徒步入京為佐任世彥道之因扶觀歸

高汝扶曰邪佐以身殉難足堪命生身死身無窮冠

之兒堂有八十四歲之母憐愍赴難從容就義真烈

丈夫哉若邪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沒劉渠後賊甚

得洛馬而死羅一貫砲打賊傷三進三卻卒以自刎

皆武臣中之○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一

聖湖 高汝斌 輯

高鼎煒 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

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文震孟傳冠陳仁錫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巡關御史方震孺出寧前考校距廣寧

四百里我師敗績鎮武報至馳回塔山已報賊在廣寧

矣芝蔴灣有餉實多且通菊花島斷不可棄震孺零丁

東去過八里舖更歷寧前與副使張應望夜無燈燭相

與坐敗垣中達旦次日抵中前見西虜二十餘騎擗到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哲皇帝

西門城樓在開廂放火見震孺放箭射殺家丁之馬從

者急阿曰按院至虜遂遁去斯時死屍填塞皆遼之叛

民所殺西兵也至芝蔴灣給守關將士親聞外人相斷

絕前此無烽火中前無守兵欲遣出探聽人人啼哭而

震孺獨偕祗輿七人同往

禮科給事惠世揚擢恭應天舉人高如麟順天舉人張

惟勤查廷樞浙江舉人錢千秋各卷俱有關節事下所

惟勤以表中有關節上考添改批語查係買人代

筆千秋三處清矣無愧高科然首場七義每一作熟

尾一字牽強支吾及合七作順序念元是一明平

步上青天說為關節千秋遂成已可亦奉條云

于秋同才

士也何難

二科其人

刑其其克

首其其克

帝揚生長  
遠地以著  
英猷  
直取極方  
正為一時  
之範

起原任叅政聞鳴太為山東叅政兵部主事袁崇煥為  
山東僉事俱山海關監軍○改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總  
督倉場馮從吾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命贈巡撫徐  
可求左都御史分守道孫好古大理寺卿路日升光祿  
寺少卿各廕于世襲本衛正千戶仍與祭楚  
三月禮科惠世揚等疏言奸相與兵內監與兵外戚與  
兵劫大學士沈淮以募兵一着為進身之地并為護身  
之符且羽林禁軍原自不乏淮陰使其門客晏日華潛  
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日進奸細名為養批實為蓄  
豺虎願使 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 國家動巨款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聖皇帝  
臣原不同途助臣世為將種聞詰兵戎惟有外戚不可  
今鄭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厚募死士馴至長史  
招兵親王亦招兵職不知引賊入室意欲何為疏入展  
肯切責世揚而以溫旨留淮○刑部主事王之寀奏言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總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  
之術即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撥無非深怨積愆  
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乞處分通夷者進藥者  
主使張差進來者京城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茂之  
徒無使滋蔓至于卒不及圖也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此國案詳  
在事之臣

四月四川土司彭象乾等督兵赴援一門戰沒上以  
其義烈可嘉贈象乾為大理寺卿弟象國等都司僉事  
○升兵部侍郎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經畧  
遼薊津萊軍務賜蔣玉尚方劍優詔獎勉升何士晉右  
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李長庚南京刑部尚書經畧汪在  
晉上言東事板離一壞于消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遠  
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  
至于四壞捐弃全遠則無何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  
山海此後再無一步之可退故人以此為弃官之地亦  
以此快報露之私臣竊材黃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視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聖皇帝  
險噦之顛蹶又羈勒紫甲直令跋躅之難全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  
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其人  
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  
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又曰天下事決烈至此諸臣  
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以自愛  
也○自重慶兵變殺戍院道郡邑諸臣富順為賊所據  
資陽內江蘭州望風奔潰賊兵如入無人之境長驅威  
逼成都巡按薛敷政與左布政朱熒元遣指揮阮世崇



雷安世罹英周邦太張愷分兵二千堵截險隘邦太先  
 至資陽遇賊逆戰下馬投降各兵半隨半散丹世烘至  
 九泉扎營賊已扎營山上彼此勢臨高山眾寡不敵我  
 兵阻陣丹世烘雷安世罹英死之張愷未及進賊兵數  
 萬已至城下懸旗備號四面夾攻放火焚燒威焰不可  
 响逼城內健兵二千分布防禦賊兵薄城攻打我兵矢  
 石砲銃飛射奮擊賊鋒愈熾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婦捆  
 載蜀府庄田米穀為持久計又恐會城信息外洩于道  
 口扎營壘空處懸鈴續索以防夜走近川一帶棧道驛  
 遞官民間之多竄錦官城距京師六千里而遙烽火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世宗皇帝 四  
 達者數月○賊既圍成都復破遵義賊首符國順公然  
 四出招降約期舉事傳檄下思南石阡等處浸淫無已  
 滋蔓難苗蜀且不支黔顧堪此乎奢資往冠成都其父  
 在巢觀望成都若下便思颺麾向黔又聞有楊三者欲  
 自九股引兵往會奢酋夫九股諸界聯三楚屢煩征討  
 無能得志假令與苗打成一片橫衝直撞誰挫其鋒如  
 苗仲慳賊窺黔貧弱生心已久合併招呼同為煽虐○  
 調御史侯震賜于外以其劾閣臣沈淮也○奪御史夏  
 之令俸半年織染局內監馮忠生事之令疏恭奉一旨  
 嚴責奪俸○御史梁之棟請練鄉勇○駙馬王昂請招

練鄉兵 上以忠義嘉之○滿婦諸子及罕不來世伯  
 彥等沿邊要挾賞賚自西河失守羣虜生心滿婦慚已  
 生心諸子擁眾窺塞而罕不來諸酋又伏肆憑凌總督  
 王象乾上其事○湖廣道御史吳之仁劾登萊巡撫陶  
 明先前後用餉百萬有餘又按動梁之垣援海銀十萬  
 兩何棟如募兵行糧二十餘萬領馬價一萬七千全無  
 下落下部勘之○命宿將杜應魁募兵訓練蕭如薰等  
 分營練兵○四川安綿道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  
 程領兵合攻新都時集陝兵毛兵共六萬餘毛兵者昔  
 年征揚應龍登海望行步如飛跳澗上下者也奢賊盤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世宗皇帝 五  
 踞新都將城增高五尺四門扎營欲為困守計因魁  
 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保寧人心震動而芬謙等  
 會集于子來鋪因攻新都時矢石如雨人莫敢近造雲  
 梯亦不能攻我兵移營至牛頭鎮奢營領馬兵三千步  
 兵一萬來援我兵從後出秦良玉催兵從左出上官談  
 大孝兵從右出安綿建武鎮遠兵從中出四枝齊發賊  
 奔入城城內協從乘隙而逃遂克新都賊退入蘭州○  
 經畧王在晉上疏奏祀稷山河之重根基命脉寄于一  
 九隄防疎密安危立判請陳六略一曰防內志二曰詰  
 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

印人相堂  
有口亦難  
辨別

應上報聞。御史江秉謙疏論罪樞急宜正法。曰。樞堂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件。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恨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日機會可襲。何日可渡河。而日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所不顧。是崔鳴故壞邊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機軍機之罪也。上以樞臣奉旨視師。苛求以阻勇往。調外任用。○薊州緝獲奸細杜杜兵部張鶴鳴奏杜茂。題李永芳所差。且招修下年通李永芳。皇明法傳錄。王朝卷十一。世皇帝。本。芳往來踪跡。命嚴提從公究問。○調刑科給事熊德陽於外。刑科主僉駕帖。擊問奸細杜茂。特傳。旨到科。不細開名數。止云李杜茂等。德陽因詰官旗等之一字。包含最眾。恐承行人詭捏。那移。波及無辜。兵部尚書張崔鳴。挾其睚眦。據拾上聞。上怒。抗違故調。○南京太常寺少卿。區大倫。進聖學三札。日定聖制。一聖心明聖德。而歸之法。堯舜。下旨攸答。○北城德勝門。甕城內。玄帝廟前。大槐兩樹。東西相望。枯朽已久。在西者中心吐烟。在東者亦如之。况風勢甚大。恐致燒燬。隨令鋸倒。而滅。蓋德勝門。甕城之內。非人烟湊集之所。而火突發于

招回大壽  
至今得大  
游之用  
震其力也

先帝令德  
孝性日不  
宜謂因藥  
致府被不

槐樹。實為不經見之事。茂以為異云。○巡關御史方震。招回祖大壽。時覺華島有米豆二十餘萬石。人民散。萬船隻器械無數。祖大壽鎮守之。賊知遂欲招祖。是時賊兵前哨。將至寧遠。兵圍塔山。塔山去寧遠僅五十里。奴輸糧于數百里之外。以攻山海。自不能持久。若因糧於覺華島。則山海危矣。假令以覺華島之船。招降祖大壽。則山海愈危矣。震濡欲遣水營都司張國卿。招回國卿。曰。此事關重大。非按臺自去。不可。震濡與張崔鳴。密議。鶴鳴亦言。國卿不可輕遣。即招回大壽。恐無安頓處。須再作商量。震濡嘆曰。此剝膚之憂也。毅然寫牌。諭以利害。并諭潰回將士。免以寬政。島上士民。激以忠義。適有吳良輔者。祖大壽之妹夫也。震濡因遣與國卿往說之。良輔等去八日後。見國卿。駕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云。奴酋正欲遣人招降大壽。意在猶豫。而我適至。大壽一見良輔。知按院在船。不覺痛哭。生員人民等。數百聞諭。亦哭。遂糾眾歸順。先載大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大壽仍駐島上。搬運糧草。其救回兵十萬。餘人。器甲牛馬無算。○禮部尚書孫慎行。劾舊輔方從哲。略謂。李可灼。藥進紅丸。致損聖躬。引許世子不嘗藥之律。以罪從哲。縱然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

漢之名而  
當日在內  
視病者焉  
可以積勞  
發虛之使  
投以收魁  
之測是以  
討奸者情  
激而甚其  
詞乃底奸  
者併顯而  
逸之謂君  
父何人臣  
子可以倍  
背而會世  
字由有大  
經雖當紛  
驚靡塞之  
日而人心

名難免。弑之實。主皇貴妃欲立皇后。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疏請免。乃止。從哲視此。非常大變。沒無主持。而又以議上尊謚。稱恭皇帝。恭者亡國通裔。晉恭帝。煇恭帝。周恭帝。如此。繆戾實。呪咀君國。等。于升髦矣。選侍欲垂簾聽政。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者。幾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妨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板也。毋怕諱忌。諱忌即從哲所能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哲皇帝。八。公詳議。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詰問。寘之極刑。事下部。據實會議。光祿少卿高攀龍。疏言。咸晚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太主謀。劉保謀逆。實係蘆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後伏誅。尤謀必敗。敗者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為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

注引特罪人之休與朝廷特大臣之休兩

藥試也。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涼師意欲何為。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文震孟曰。昔唐憲宗設杖殺方士柳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昔彼豈不欲主之長生。而柳泌不效。殺之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致聖駕震天。殺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受即肆之市朝。亦人情所共憤。乃與願命同賜金帛。屢登論劾。僅作回春。又何解于天下後世乎。  
○三司法會審。經畧熊廷弼。遣撫王化貞。廷弼曰。我起蘇田間。伏任經畧。原議駐扎山海。並無駐扎廣寧字樣。都御史鄒元標曰。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明旨內云。題審二字。又有確審二字。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哲皇帝。九。反得罪。朝廷。廷弼曰。我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我下獄。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校。暫時同到天仙巷。住一日。我上本請。旨定奪。鄒元標問。王化貞曰。我苦我自知。袖取一揭投上。王紀曰。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遂散訖。次日廷弼上疏。自請詣獄。事下所司。

鄒南華曰。王化貞。生來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廣而反為。廢用。用而反為。其叛逆如孫得功。華。日。付左右。而不知認賊作子。伏。備。已。見。方。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明。箭。一。鳴。風。鶴。皆。兵。聲。鼓。鐵。騎。尚。隔。百。里。之。外。而。稱。廣。寧。如。做。展。區。區。有。幾。國。之。心。而。無。謀。首。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熱。心。人。也。熊廷弼。言。我。兵。不。宜。浪。戰。而。勝。不。足。盡。遠。承。方。降。情。之。匪。謂。廣。寧。人。心。之。

不周。語若持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真。爾。剛。復。之。性。虛。情。之。氣。年。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爾。費。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氣。遂。方。爭。鋒。舌。戰。相。守。不。已。而。蒐。乘。調。幸。厲。兵。林。馬。悉。置。等。閑。使。戰。不。成。戰。守。不。成。守。豈。不。負。國。恩。而。貽。笑。于。天。下。乎。

五月京師旱。禱雨之後。伏值寇異。

三春不雨。上惻然軫念。齋居齋禱。且勅群工修者。未。俱。碎。大。小。禾。稼。毀。折。下。令。修。葺。

御史蔣允儀奏。迺者兩厄之災。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霜。更。甚。而。陰。類。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軼。辱。于。首。夷。此。何。如。儆。邇。乎。以。伸。誰。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發。省。之。丈夫。而。開。通。于。婦。寺。此。何。如。卑。賤。乎。以。藉。叢。煬。龜。之。奸。而。托。之。奉。公。黎。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謹。論。能。為。皇。上。發。舒。陽。氣。脉。脈。鼓。其。壯。而。疏。其。滯。將。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言。乾坤所以不致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好。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

南華此賦  
與孫宗伯  
高宗送三  
疏並讀三  
案自明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一

文宗皇帝  
先帝册立  
一事自前  
曆十四年  
以至二十  
八年廷臣  
有罪則本  
朝亦有違  
成廷杖  
身殉國九  
死不獲  
臣亦何利  
于已而為  
之於小人  
乃以小人  
日之耶  
廷臣取禍  
案案此疏

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祖宗。柳。風。沐。雨。一。片。遠。東。地。土。盡。屬。夷。人。又。曰。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若。臣。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又。曰。臣。讀。學。士。公。彝。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官。者。為。小。人。不。言。東。官。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翌。此。真。實。錄。真。史。筆。也。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難。危。疏。入。溫。旨。褒。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十一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遠民。又發銀十萬兩賑卹之。六月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疏言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按內臣窺伺一疏。近日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責。責。成。謂。與。家。之。也。其。可。謂。議。者。皆。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忠。應。有。何。遠。謀。又。曰。耳。目。與。笑。之。取。漸。與。相。親。官。庭。禮。法。之。事。漸。若。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百。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等。語。中。外。見。者。否。

三法司會審。逃臣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等。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王紀曰。身尚在沙。領高出。胡嘉棟等五人。附風先逃。卷七。七百里。而高出乃敢倡為。捕弄。廣永之。等。

或人心。其說因法罪更存于嘉棟無勝算以固。吾出乃預。一。裝。以。為。主。人。玉。則。之。計。若。驚。鳥。之。振。林。而。惟。恐。或。後。也。生。唯。恐。陽。之。盾。光。難。者。繁。繁。河。西。之。而。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干。薛。完。血。化。碧。為。心。凡。肆。死。生。也。高。出。等。携。手。同。行。四。服。等。海。龍。年。何。面。目。見。非。法。于。地。下。耶。

定李維翰鄭之范泉斬如律

法司審維翰金玉其表胸中全無甲兵。奴以李永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奴以五市為札。我聽其款。開而不知。一旦變。是舍卒。彼方屠城。而紅旗一催。二三萬無辜。赤子。利鐵。穿身。自。亦。刺。胸。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尚。恐。言。說。鄭。之。范。泉。危。道。為。金。八。衙。署。道。為。襲。斷。即。復。取。官。督。一。範。姓。私。恩。藉。別。強。胡。應。受。防。守。預。備。置。而。不。講。者。其。開。門。而。揖。盜。賊。以。夫。亮。逃。之。首。罪。之。魁。也。大。義。不。食。其。餘。矣。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切要之議內言內供錢糧及奉

聖夫人事 嚴旨責之○蕪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奏松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上 哲皇帝 十一

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府同知楊姜瓜定物價不行給發

致悞職解 上怒其抗違各奪俸有差○刑部尚書王

紀奏劾輔臣沈淮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

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台瓜辭已賦同文館

獄將興又曰臣指其為祭京而淮不肯認試取惠世揚

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

為京以鑿括于此矣疏入 上責其煩言傷雅

時徐大化疏參廷弼因及周朝瑞等王紀以其堂官

於此巧能移奪人主是今之祭京也何不出補中彈

文以擊此賊蓋巨楊維垣黃紀半吞半吐紀于是直

糾准

升高攀龍太常寺少卿滿朝荐太僕寺少卿○詔前降給事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併給事郭鞏俱復原職應嘉等原以言違事降調今其言既稔左都御史鄒元標以疏荐故准復職○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彥作亂兵圍貴陽我師告急于湖廣巡按御史舒都來都榮代聞其事于朝時安酋之亂也勢甚猖獗聲息不通自龍里甕安俱被焚劫徑圍會城巡撫李懷守東門巡按史永安守北門布按都三司守西南門總兵張彥芳援兵住于新添調遣遵義獨山等處速赴應援先是逃奔昌言省城已陷兩院自縊兒報一傳辰嘗士民紛紛逃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上 哲皇帝 十三

實按院出密帖止于四寸與湖廣巡按言黔滇中走

報人役俱已得賄撫按印信亦能雕刻重餉往來尤宜

限防且奏疏一出賊兵截住不能達于朝故舒代為奏

云

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天朝招撫得隸凡隴臣世

職荒臣之妻日奢杜輝于安位堯臣死位猶存子耳

其旁技逆賊刑責欺其孤寡導以不臣自天啓元年

以奢崇明授進洛舉遂放尤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

省城沿城扎營四面埋路把寨尸骨遍野致令佈種

無地運米無途城內軍民餓死無數殺恩石道副使

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鼎揚駐鎮

畢烏同知楊以成進西守備王慈德是亂也安邦彥

倡之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彥會連安若山陳其

惡陳萬典等和之遂成是亂云

四月副使徐如珂督率各兵將攻取二郎關佛圖閣賊

云

天臣父攻

殊傷國體

指之日奸

寫之日賊

金黃進道

陵夷矣

衆大敗樊龍等堅據重慶重慶者三面皆江春水泛漲一望瀾漫我固難渡賊亦不能飛其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閣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一十七大管宿以重兵數萬我兵環江而守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圍攻城出奇取勝巡撫朱燮元日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使賊首糧路斷絕應援難來必成擒矣檄下各道徐如珂等出各土舍募兵精銳分布以圖據關而女將秦良玉等亦從省城下援及至關男婦浮水來降者日至皆言城中米價每十二兩飢民無從覓食自縊死者無數賊糧雖有數倉兵多食衆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四 僅支半月賊聚于城中日造小船數十陰藏江邊土漢官兵潛與交易因通消息我兵于夜得奸細斬之是時總兵杜文煥亦領毛兵仰攻佛圖閣兩軍相搏幾入其壘柱石宜撫司秦明屏逃出賊營奮勇扑殺賊兵大敗我軍入閣殺死三千餘人尸積深溝兩岸皆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空女將秦良玉縱火以焚一鼓奪關樊

賊雖盤踞重慶我兵勢若建瓴賊衆自是寒膽矣樊龍等既據重慶乘勝長驅所過焚劫無遺直犯成都所造雲梯早船諸具賊歷堅城勢如山墜千里沃野列寨連營以斷天外援疲我兵力風聲不通守臣失死尚存出奇用計巧發敵中垣杜茂重卜之兵以勁旅乘夜由間道攻入聲勢一漲百日重圍一朝頓解據渝城不能進賊分半城一而始得解合義復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五 星爲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馮從吾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江西逆棍程鵬自號西山布衣刻有西山草所載皆天文兵法織緯妄談計書十八本三十三篇皆言國運修短至于氣數篇尤爲大逆不道城中突起流言附耳偶語紛紛籍籍一時士民惶惑不知所爲往往潛移城外避居鄉村若將變起且夕者巡撫房壯飛偵探其倡首之人立斃杖下懸其首以示衆衆迺定○四川白蓮妖賊洪象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六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墓特諡准其妻附葬原籍祠宇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七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九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二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四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五

山東白蓮 賊匪作亂 石土司 齊布 關以逾者穴矣 山東白蓮教逆黨徐鴻儒于文啓攻鄆城破之知縣余子翼逃于汶上賊殺其二子并典史先是鉅野縣有白蓮賊楊子雨兄弟各倡異教曹州亦有李太張世等聚衆千人持挺拒捕俱已就擒而餘黨未散鉅野復有教首徐鴻儒號衆數千徑圍魏家庄鄆城縣又有教首于弘忠糾黨千餘圍梁家園梁家園距縣二十里縣官新任不知設備城上無人固守賊至城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路皆紅巾殺人如刈戴紅巾者皆是白蓮教所暗伏死黨之人也裏應外合知縣逃去城陷○升趙南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五 星爲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馮從吾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江西逆棍程鵬自號西山布衣刻有西山草所載皆天文兵法織緯妄談計書十八本三十三篇皆言國運修短至于氣數篇尤爲大逆不道城中突起流言附耳偶語紛紛籍籍一時士民惶惑不知所爲往往潛移城外避居鄉村若將變起且夕者巡撫房壯飛偵探其倡首之人立斃杖下懸其首以示衆衆迺定○四川白蓮妖賊洪象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六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墓特諡准其妻附葬原籍祠宇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七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十九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二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四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五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六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七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普皇帝 二十九

表一隊今  
特查續修  
新二百年  
辨神之意  
增千萬年  
倍久之基

有司修整。○安邦彥之謀叛也。楊酋餘孽王倫石勝傳  
與之合謀。洪邊上。司宋萬化為之羽翼。在王石二賊聚  
眾十萬。連結江前。授我思石王越破滑潭。安謀抵偏  
橋。下襲沅水。以斷我軍。在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扎三大  
營。盤據龍里。上下要害之處。使不得通。鎮臣張彥芳等  
將兵二萬。赴援俱隔龍里。月餘不能進。近入會城。賊兵  
合圍。少兵少餉。更得遣總兵一員。統軍一萬。直抵遵義  
以制王石二賊。為妙。王三善上疏乞。勅湖廣撫臣督  
住辰州。彈壓。以為聲援。廣西雲南巡撫。各住境上。分路  
進兵。為之犄角。征播時。設偏沅軍門。今雖罷罷。欲給關  
星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十六

防尚在。暫賜以料理軍務。事平。奏撤從之。○以鍾羽正  
為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白蓮邪術。聚攻鄆滕。陷之。  
白蓮焚香。聚眾二千餘人。至鄆縣右。堵社。蜂擁掠城。  
中防守閉門。至次夜。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城中內  
應。斧斫城門。城門自開。縣官查照。衙役止二三人。賊遂  
進縣。開庫劫獄。知縣管其。倉卒無計。任其放火。殺人。踞  
城自固。縣城賊五方聚集。一時驟發。尤在白。日官兵至  
退入城。以保巢穴。至鄆勝之。阻。隔。相。村。落。之。邪。徒。哨。聚  
成羣。又吏書門皂之。奸。究。潛。為。主。謀。失。在。昏。夜。署。印。通  
判。郭。一。杰。知。縣。姬。文。胤。懷。印。逃。去。○奢。酋。攻。陷。長。寧。等

至聖書門  
電音既登  
則前在左  
石無非賊

吳况內賊  
難防守

注後才担  
也。此。權。則  
有。之。然  
神。廟。時。多  
其。力。復  
之。賊。走

縣賊扎營于茜草。其勢復張。與文縣知縣張振德。閻門死義。詔贈光祿寺卿。蔭子  
祠。謚。謚。烈。愍。

振德。南。直。人。以。鄉。貢。調。選。令。歸。清。廉。慈。惠。三。者。色。兼。  
所在。尸。視。值。逆。首。之。變。振。德。甫。出。練。圍。急。赴。還。邑。幾  
三日。而。賊。眾。奄。至。督。戰。力。盡。勸。哭。入。城。率。妻。錢。氏。長  
媳。顏。氏。次。子。張。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面。拜。誓。投  
烈。燄。童。童。不。顧。英。等。長。幼。二。十。二。人。條。既。同。殉。長。子。張  
祀。以。應。試。先。歸。得。免。事。聞。詔。與。何。廷。恩。例。同。卹。故。部  
戶部侍郎陳大道。奏復舊輔張居正祭。謚。謚。蔭。上。以。其  
輔。政。十。年。天。下。久。安。功。不。可。泯。從。之。文。忠。之。謚。着。議。改。  
六月庚戌。星變。山東巡撫趙彥。奏。天上日。明。當。午。東。二  
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山東都司廖棟。破  
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妖。賊。盤。踞。巢。穴。動。以。數  
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  
又。燒。毀。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賊。胆。甚。寒。勢。窮。蹙。悉。奔  
梁家樓。又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  
北之賊。漫天冲踏。我軍先以砲攻。後馬步兵繼之。賊不  
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撤兵而回。賊垂涎兗府。尾其後  
襲之。我軍復捷。稱連勝云。○造青冊。  
時。不。作。領。典。番。外。解。甚。急。而。使。冒。奸。弊。百。出。利。議。各  
造。一。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  
科。互。相  
覈。察。

侍郎王德完卒。○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請。禮。奪。明。罪





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其短噫噫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為亂賊乎阿後官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公邪媚者為忠義乎臺臣馬逢舉科臣張鵬雲貪憤不平連章責奏皆為宗社靈長慮至深遠也疏入降廷元

三級調外

江日彩以張差肆不軌之謀是開宮之擊罪誠大逆然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先帝固無恙亦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窺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廟否神廟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縱甚有明行之法有不能明行之法直以行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勇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真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二十一

七月以錦衣衛都督許顯純鎮撫司理刑管事○戎政體與選○陝西總督李起元題本處北門三更門鎖連响三聲其聲甚震鎖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踪○副使劉時俊回籍張我續劾其遣人往賀奢寅及賞銀回帖并為逆賊投遞訴辭上以時俊素受國恩此事亦未可輕信着查明具奏○妖賊攻陷夏鎮夏鎮者亭長發跡之地河賊出沒之所呂梁適急根運舟楫

尾斜度京通開津所攸賴者也從來糧運過洪當在六月巡漕使者與漕糧道會合發運未濟則設祭以乞靈既濟則設宴以共慶復為具疏以報慰天子今兵戎阻之南船必不可渡南糧必不可來軍士必不能飽人心必不能安矣○聊城鉅野妖賊蕩平事聞上以如未解散合力勦除并責該撫平定鄒滕之賊○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勘紅丸事謂行等恭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李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不知至奉皇考宜詔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乾清宮候之丹堦輔臣與臣等共言可灼之藥或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二十一 又宜臣等進宮內跪于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等官李可灼在何處趨詔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復進一丸至中又問聖躬安論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之保安急迫倉遑悽然共切殷

逆二字何可忍言恐言在諸臣故諒輔臣無是心也但以 皇考調相慎養之身丸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注度信月 廣行從容 兩道也當 日親見名 宜來証也 先帝果因 可灼而果 大可灼果 由從而 進藥未末 見其能祈 張六國公 劉二 皇考 董六尚書

見在法行  
皇憲志苦  
志如師手  
機獲切味  
道使其誠  
實會來細  
常可明議  
論可定何  
至為勝乃  
亦

進之輔臣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同候于宮門外均有  
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以票擬罪從重可灼進藥之  
後造 皇考賓天之期中外其痛之恨之乃先票罰俸  
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則即投其輕而罪其不  
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  
法輔臣乃于辨疏後自認其罪乞削奪以自明其心而  
并其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尔也  
上命該撫按解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文昇  
軍舊輔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

王紀曰先帝潛邸艰难先景該之令人歎歎泣下迨  
其未也罷人之盡欲惟文昇之亦刻李可灼之紅丸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一 卷皇帝

同一批輔臣夫紅丸之藥純火之鉛也而可以嘗試  
平既妄進藥以致九五龍升此時正宜計賊而可  
灼以賞其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罪後復可灼以養  
病而崔文昇者代委之干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  
年忠肝義膽所羽製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  
吟之竟拜一旦成于二賊之手從者反從而護之真  
無人心者春秋書趙盾為賊惟其不討賊也不討賊  
何以即名為賊以其為正卿也傳曰漢賈執政之臣  
從者縱隊長三尺難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鄧  
元標之言曰誰秉國事可謂于載獄余矣嗟嗟國法  
國文交相垂戒禮臣憲臣互為發明一則扶君臣之  
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今之信史老臣忠君愛國  
防微杜漸之苦心未  
可為庸涉者道也

○下登來監軍佟卜年於法司究問以係佟養真叛族  
也○戎政尚書黃克縉子告馳駟回籍加太子太保○  
鄒縣賊會合直冲官營統領都司楊國棟大敗營內糧

兩月之閒  
身上一以  
託管禁法  
煩其于防  
檢社新自  
不得不加  
嚴慎印不  
然而以新  
天子假然  
避正殿  
一先朝

草火炮器既盡行搶劫自進賊潛稱大乘興勝元年集  
有十數兵有十萬欲先取兗府次取濟南聲勢甚銳總  
督陳道亨疏請登萊兵盡數防充益恐糧餉有失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勸移官事當日選侍欲垂簾聽政  
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昇華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  
急欲進宮守者猶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畢即請叩  
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  
遂擁護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  
先叩謝 皇上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走云此事何不啓李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一 卷皇帝

除萬世而  
下萬是固  
本何此極  
運等急於  
以移官請

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在乾清宮斷無回慈慶宮  
之理而吏部九卿等即公疏奏選侍移官科道等官又  
各奏移官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摺奏移官 皇上允  
其奏今即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  
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  
撤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屈  
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賊首奢寅借據江  
安總兵羅乾象率眾禦之一時潰敗擒其偽參將等官  
斬獲不計其數○賊在夏鎮搶奪直船偽總兵賈槐率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一

衆打造鎗刀各處令集兵戎時總督部院統領官兵至鎮賊出對陣先立死地官兵奮勇斬其賊衆并射殺買槐生擒賊三十餘入其巢夏鎮遂平○御史喻思恂奏言海道猶多關畧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大學士沈淮予告回籍加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賜銀幣如例

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張霍鳴予告回籍○上嚴責刑部尚書王紀徇私賣法誤國欺君革其職爲民

紀劾淮與孔誦魏忠賢交通後此攻訐此時忠賢已將用事矣故假口對一疏杜茂事關忠賢已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睿皇帝 二十四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堪憐情狀上命酌處錢糧速行修造并賑助傷害人民○詔贈遼東死難

御史張銓爲兵部尚書謚忠烈道臣何廷魁高邦佐各爲大理寺卿卹廕廟祭加依張銓者張五典之子也仗節殉難忠義特甚上嘉之着并何廷魁高邦佐建祠

都門之外春秋致祭特賜祠額曰三忠○大學士何宗彥等上揭申救王紀懇乞曲賜攸容

原職不從

八月升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妖賊冲營都督兵敗尤擊張榜等皆死之○刑部右侍郎楊東明等奏

西河失守經撫罪不可逃已經會勘明確各據律坐以大僻鉄案已定職守無虧條皇上感御史之言下伏議之旨臣等仰體聖懷豈不謂承平日久法紀廢弛不震雷霆誰起積玩故懲一儆百用以勵世磨鈍轉移世道之大機也疏入從之

五月二十遼陽城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墮下火光滔天人與畜燒死幾盡○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音直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我兵

前往對壘賊首于弘志見戰不勝脫紅袍換綠袍倚持刀馬飛舞而來被我兵斬于馬下賊首被殺餘俱四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睿皇帝 二十五

被靡又生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白家屯者白監生之宅頗有形勝中有大樓外

有磚堡賊又另挑深壕伐樹木爲寨柵以爲固守計

有賊劉永明者係屬縣一派分於艾山艾山者名曰趙大焉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我者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合鄉等處共十七枝及獲劉永明開刀祭旗臨刀尤稱其人受享已眾但弟子不來教云云其強如此

六月御史游士任奏言本月十六日未刻黃河清自宿

遷起數百里許鬚眉皆照物以烹茶潔淨無滓

家語曰黃河清聖人出聖主已當朝矣安用再清焉

七月初五萊州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

此天不祚一方也

瓦皆動。次日怪風大作。拔木伐屋。黃河岸。有被風浪。掀送在岸者。初七日中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忽成一入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久而不散。清不為。昔見天變之異。又不能不備矣。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開講。劇金立院之非。標吾上疏自理。上依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與治。具疏復劾。內有比擬妖賊等語。上責其狂悖朋謀。奪其俸三月。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骸。溫旨特留。標即移家出城。封印者所。上咨于告回。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上 皇帝 二十七

藉加元標太子太保。馳驛而去。  
高汝栻曰。元標忠孝大節。風者海內。從吾一意躬行。規言非動。不欺暗室。二人臭味相投。必餘講學。苦無棲坐。乃于賦隙官。出假相。借道命司。務呂克孝。為工改作。所費雖出諸臺臣。不逾幾百金耳。于是為三元。朱童蒙等劾之。一老。強。去。國。林。因。是。而。有。故。焉。天下治亂。係于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昔。隆。慶。下。卯。庚。辰。徐。階。當。國。舉。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三書。與。諸。人。相。商。度。未。嘗。以。此。少。階。之。相。業。也。神。祖。朝。癸。未。乙。酉。間。願。憲。成。郭。正。城。開。講。于。黃。東。所。時。執。政。中。時。行。亦。嘗。過。從。元。標。建。書。院。為。名。蓋。為。利。立。為。道。豈。為。子。孫。世。守。之。業。不。過。以。夷。虜。交。訖。邪。教。披。猖。假。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耳。先。臣。王。守。仁。當。兵。戈。性。德。之。日。亦。不。廢。講。若。日。講。學。一。事。但。宜。于。斥。逐。之。臣。以。流。其。壘。礪。清。其。抑。鬱。非。救。濟。之。良。方。視。吾。道。亦。大。輕。視。休。下。諸。人。亦。太。淺。矣。

大學士孫承宗。條次諸協兵務。并言經臣王在晉。精勤

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舉閩鳴泰王。文經李三才可。用下部行之。

承宗行邊。因京。適。值。經。筵。之。期。講。畢。陳。奏。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云。

立祠歲祀。○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初九日。文華殿日講。十二日。經筵。十一日。幸內教場閱操。○以南京禮部尚書顧秉謙為禮部尚書。經畧尚書王在晉為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經畧山海關。巡撫遼東。以黃漢儒為兵部尚書。孫璋為刑部尚書。陳荐為南京吏部尚書。○上命大學士孫承宗刻期赴關。鹿善繼隨任。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上 皇帝 二十七

并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承宗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即陛辭。不帶兵將。止有南兵護送。至通州而回。三法司擬奸細杜茂。劉一。獻。劉得功。實承武等斬罪。總兵達奇勳。什放立功。總兵薛來胤。回衙門。稟。勸。從。之。修。十年流三千里。上着另議具奏。十年之獄。凡三讞矣。因部伏有逆族。萬不敢保之奏。是以有瞻顧兩端之責。復命確訊奏伏。○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于江門白杆營。死之。其時楊愈懋。鄧茂官。郭象儀。三營在門鎮。而愈懋不待兵齊。輕易深入。及賊至。兵貴談大。孝先逃。各營聞風。皆走。兵器亦甲盡弃。惟茂官一營全。

而歸之

信王即今  
已教李氏  
乃其親王  
信王者也

八月禮部擇二十二日冊封 皇五弟為信王次日於

尾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冊封選侍李氏為莊妃。

御史張論進善擊飛石人員八人以備效用有肯着京

營撥兵演習遂發山海關應用此蜀中所稱七燒炮及

獨甲虎百步之內飛之無不中者和州千戶步上達制

造論以獻上旨以人員未請飛用故復解進善打人役

季進忠等○以黃汝良為禮部尚書王永光仍以戶部

尚書管南京都察院事○原任經畧遼東兵部尚書王

在晉予告回籍○議郵遠左戰亡將士劉渠初乘忠贈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香皇帝 二十八

少保左都督世隆賜謚立祠張斌贈都督僉事從祀附

祭○浙江巡按傅宗龍上救滇之策欲于建昌開路下

部伏行○山東巡按董羽宸奏言官兵勦賊大捷恢伏

滕城○安邦彥因圍貴州省城巡撫李榕御史史永安

副使劉玄錫死守總兵張彥芳率敢死之士救之○二

十八日那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升朱燮元兵部右

侍郎照舊巡撫四川升李榕兵部右侍郎史永安太僕

寺少卿仍着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翰林院

修撰文震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 皇上昧爽臨朝寒

暑靡懈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

明何由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

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

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

職條奏者條奏劄折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

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踟項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庭諸臣亦且可以觀其氣節

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執

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

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躬旋進反疏畢朝儀安取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香皇帝 二十九

此為行身總樞玉腰金為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備敘文詞

第如家師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日周通

職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開闢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居九重而情形

畢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蔽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

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象亦總而欲休經傳典

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務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疏奏

數日不下庶吉士鄰上疏曰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

私慶有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遐思。溪倍立見施行矣。乃侯之決旬未蒙報聞，臣以章奏之批答，官府開之騰理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又曰：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羣轉圓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有藏寒心未得所謂考之本朝故事，此奠惟武廟與神廟末年最多。在武廟時，皆因權璫之煬，靈在神廟時，則係奸輔之籍，叢其故皆有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三十一

上怒以朝儀大典，輒肆輕褻，比擬僞儒，藐視廷臣，如戲。鄭鄂黨護，窺探俱降三級調外任。太僕寺少卿滿朝，荐奏陳乞骸，建言邊榮棄城，緝奸諸事，種種顛倒。又曰：此顛倒也，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滌，縱而番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徂狩者，觀望而密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弁視。遂以祖宗輝金玉煥之盛典，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摧折于劍履戟奉之毒螫。以祖宗御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睚鷹美犬之樞索。溺于計專施，淫婦口善，方人疏入，落職為民。河南開封

滿朝為款  
與文如三  
說竹人所  
得不降削

府禹州雜城四十里，壬店以此有山一帶，名曰岫嶺。迤西為大隗山，又西為軒轅洞，山勢崔巍，諸峯秀麗，有鳥高六七尺，渾身彩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此山，隨有大小羣鳥，俱來隨拱，四面旋繞，東南西北皆古，滿眾往視之，各鳥張翅，立向人作勢，令人不敢迫視。是日天微雨，至十二月飛去。○四川獻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黑蓬頭，倅詔以何若海處決，樊龍等到，碎傳示四夷，昭布天下。

十一月御史楊維垣劾刑部員外顧大章受贓四萬，創為八議之說，以脫熊廷弼大章上疏，請下部勘議。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三十一

升趙南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獻山東妖賊俘徐鴻孫等，到屍梟首有差，傳示九邊，昭布中外。○刑部擬光祿寺丞李可灼發遣沙溝守備王文輝懸首，索街從之。○詔賜大學士孫承宗督師總鎮等官王象乾等各貂皮有差。○南直巡按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升余茂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周應秋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事務。楊述中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貴州兼制湖廣雲南等府。○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庶優升京堂。十二月發帑金三十萬，以餉滇黔之師。○督餉巡撫江

武帥趙俎  
吳敏孫開

宗室開科  
如此

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竊效  
 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  
 臣與大宰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  
 海防各道及于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武  
 帥趙俎深駭聽聞乞勅其練兵乘隙掃蕩奴穴無節外  
 生枝自累功名○大學士何宗彥等奏宗室開科此係  
 特典足光天璫上以為甚得風勵之意命著為令○陝  
 西地震如雷肅夾山嶺等處地震天鳴星殞○蕩平妖  
 賊加升趙彥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  
 各升右副都御史○大學士孫承宗奏老臣當體時事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三十五  
 當嚴保留總督王象乾撫順西虜終完其局從之○命  
 朱國楨顧乘謙朱延禧魏廣徵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命道浙江舉人錢千秋戊戌主考錢謙益分考鄭履祥失  
 于覺察各罰俸有差○巡撫王三善解黔省之圍三善  
 在平越候楚蜀兵不至不得已詔諸將諭之曰省城不  
 能待矣外援之不至吾輩死于法亦死死于敵亦死尔  
 其效之乃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  
 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為左部撫臣自  
 將二萬兵道臣向月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  
 不行師者三善斥之遂于是日窺日之力欲抵新添人

三善親身督率兵卒  
 身先士卒  
 以勞而得  
 脫十萬重圍  
 是奇功何  
 必更論斯

言部署未定蓋候諸三善日毋庸兵貴神速初二次母  
 猪洞初三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是夕合營大驚賊賊  
 至就退兵三善日退則蓋粉耳吾以死之按兵不動  
 李無賊知為奸細說言使站立不定耳初四命劉超為  
 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眾  
 股栗欲止三善日前驅當賊誰敢退者吾當後至遂策  
 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日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  
 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何成號身  
 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趙撫臣  
 之兵後至大噪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三十五  
 之初五任龍里眾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  
 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三善曰此行暑數日糧為必死  
 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兵多寡宜急擊之初  
 六侵辰策馬先進眾隨之賊視者始知新撫自將意有  
 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眾曰吾當增兵來  
 助竟遁去賊眾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冲  
 之險初七進兵畢舖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  
 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格率烏羅司兵  
 如牆而進賊亡奔所棄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  
 營于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日移營宅溪賊遂遁

陸廣河外

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奇之者曰天助。夫以二萬餘里之兵。提發于一旦。及龍里而賊不。孤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裁。不慮狼飢之。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眾。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疆。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而雪存于。何。謂非天。使人長奇着。必尋平着。長險着。又尋穩着。此及平穩時。求險城官民于枯魚之肆矣。然則三善。下奇險之着。乃恰達此。或然之。豈值天作之。則。天之幸耶。愍于是而服其立志之一。發机之。堅。之。誠。敢勇之氣。夾策之。審焉。以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月。衝鋒之定力。表而出之。為勇功之定。按云。

吏部遵例請行行取之制。列名上表。上謂言官多且。暫停。今次酌定年期。以垂永久。吏部又奏業已行文。欽。取勢難中止。請照。神祖朝留部之制。俟科道缺員。另。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香皇帝 三十四

行特請。上命暫停。已取者伏任。以後三年一取。○。師擊殺逆首。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上嘉其才。侯事平攸序。○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損貲助餉。獎勵以白金文綺。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福建紅夷猖亂。紅夷寓居東海去。麻球不啻萬里。從來貢賦不通。九譯不達。自萬曆甲辰。七月。紅夷常麻郎粟葛等。聽高采旬外。以千人為巨船。索互市于澎湖。至毀軍門碑。示將沈有容。孤身往說。送去。今復有奸人勾引。唱以漢物。一日從大洋。飄至彭。湖。縱橫海上。焚劫鄉村。漳之士民。患切剝膚。撫臣商周。

晉唐高宗 神子子孫 後者其 是百年 之歸齊人 有者其 以地者 妾子曰此 不足慮 見勾星伴 而能修 武禁於

率將吏用心驅除併命廣東協勤

二月。提督操江。熊明遇。奏上元江寧等縣地震。應天常。鎮揚州。復稱地震有聲。蓋根本重地。豈宜作震動之象。毋亦。高皇帝之靈。動乎其有不安者耶。咬夫田。女。方。疾耕力織以佐。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顯。派。大。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衝。不能操其壘。入為出之。弄一不安也。吏道履。難。道。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無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馮。氣力為行止。而田夫野叟之。公。拜。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香皇帝 三十五

產於不得上聞。二不安也。箱篋空虛。民以飢餓。自。貴。為。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有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聚劇由役。專累單家。剝。產。蕭奴。搥手。錮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壩上。而將吏貪不受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枕。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敵。巧法。割。貧軍之。糈為常例。半不可破。開天首善。會無武。盡。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畫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侯。便其雄。又能象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短。長。槍。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一



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鴉何之才者無不橫金張  
 卷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咽喉  
 梁豫大牙五湖清淨吳越盤互羅丁盛徒非民非商所  
 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按不平搶攘立見  
 六不安也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反身修行  
 思其咎無益不亦善承天心仁愛也哉○刑科解學龍  
 奏請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轉躬盡  
 瘁毋以開着作急者 勅中外各官精白一心毋以民  
 財作已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帝 三十一  
 刑科沈維炳奏言時事百無一恃所慮者 主聖臣直  
 之盛事或獲亂于在旁時或亦獲之若求或獲落于以  
 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難之罪不報○江西道  
 御史陳必謙奏言都督鄭養性父子所以業疑積恨于  
 天下者為先帝聖母與通奴三案而已恭釋 明旨似  
 謂推 皇祖之愛不忍加誅夫 皇上顧念 皇祖獨  
 不念 先帝乎即 皇祖而在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  
 付逆賊之乎而况 皇上身為 先帝之子者哉試深  
 宮靜夜追維思省其銜悲更若骨肉至痛當伏如何悽  
 惻何以慰 聖母之深憫何以洒 先帝之遺恨通奴

之案甚確昔年蘆受私紹參之利豈無因而至前即今  
 王忠梁單開結奴內應之事窮盡于虛烏有至結奴進  
 前呂鵬雲於去年五月初四日上疏點破初六日鄂城  
 之難作太名濮州一帶奸黨劫輒云奉鄭督教令為辭  
 而白蓮教之在北直河南者盡納丁銀於其家臣願  
 皇上之恍然思之而有以處養性也 上命鄭養性難  
 脫都門擇便住居不許棍徒詐害○太子太傅工部尚  
 書王佐卒詔贈少傅祭葬蓋謚如例  
 按佐初起水曹出守南郡督學西江別力肅清再  
 開府神廟時水旱頻仍兼以稅增流弊及後佐嘗  
 于兵革佐鎮撫茲方銳意調停若必請命殺賊  
 而不敢退詔既足其額收事柄而還以無故南力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帝 三十一  
 浙江人  
 詔賜總兵毛文龍尚方劍聖書閱防加其弟毛雲龍  
 衣衛職銜○大學士孫承宗疏奏陳邊計勸守機宜部  
 署將吏溫旨放答○貴州副總兵劉超兵至陸廣河與  
 羅兵大戰殺敗羅兵首仲過河泅死者不計其數斬獲  
 首級百餘墜崖死者二百餘人生擒男女五十餘口事  
 聞敕詔張答○蘇杭太監李實欲以屬禮責之有司前  
 已劾知府張宗衡等周起元疏辨事下部部復云查得  
 萬曆年間司禮太監孫隆奉旨織造蘇杭待府縣正官  
 皆以賓禮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禮然尤周旋委曲不敢

孫承宗附  
實內相也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反文內

妄自尊大李實心地慈祥性質謹厚惟是名下長隨司房知貪利不知為國為民以為不激發內監則不足以犇動朝廷不協制有司不足以魚肉百姓始而參舖商始而參機戶始而參驛遞既而參有司多方撥置廣行剝削遂使一年數萬金之厚貲歸于司房三省數萬姓之嗟怨歸于內監蘇杭等府皆朝廷錢糧之淵藪國家根本之重地適因賦煩役重以致民窳財盡變生意外若再加激變一旦挺而走險弄兵潢池東南之半壁天下不知所終矣不聽○以盛以弘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長庚為戶部尚書李三才南京戶部尚書○工部尚書姚思仁回籍以鍾羽正代之○禮科成明樞奏請禮部速修易名之典我朝洪武至穆廟時得易名者五百八十餘人神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議定二十九人自三十八年彙至四十二年及四十五年又有四十四人合前請 古未發至 皇上龍飛元年二月九禮臣之請各予以謚雖出自 皇上而實神廟四十四年以前所定者也國制五年一彙名議謚今已逾期禮臣應自速舉各省撫按亦宜將近日應謚者一體發訪事下部○水寨斬獲功多賊奔據後山洞死守洞門火攻賊眾俱成灰燼軍聲大振○兵部奏孟承先一門

義烈不愧賢裔下部奏贈攸卹○奪福建道周宗建俸三月時南臺徐世業劾周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鞏劾其邪黨橫議宗建亦劾其橫議愈肆奉有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辨之旨宗建又上結黨巧借一疏 上怒其互相攻訐駁辨求勝故罰其俸時忠賢用事疏內有交結宮闈獻媚進忠之語愈深其憾與日寃沉獄底夫非此跡為之崇哉○以吏科給事李春燁往登萊查勘巡撫陶朗先并募兵御史游士任兵餉數目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言申明舊例御史者滿堂正官發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卷十一 三十九 河南道查核考察不稱其職奏改斥疏入 上甚嘉之使著為令○水西提兵大集我師渡河深入陸廣將楊明楷王之時死之我師渡河視賊大易被賊所誘迫敵不支賊斷浮橋我師多有墜死者總兵楊明楷陣亡次日賊又迫戰鴨池河張金二總兵各退守威清龍里土官見我師失利復據龍里○刑部尚書白瑜卒以孫瑋代之○永平府永領東門失火自火藥樓廬及草場城樓窩舖女牆火藥甲仗盡成煨燼城內外民房軍屋盡為瓦礫遭壓焚死破損焦爛者不計其數

此二役也 不止者即 而且夫也 夫

時火勢飛梁檣柱近者百步遠者里許火箭到處便焚此應解山海火藥暫寄城樓移放時誤以誤投

石不上火星有藥一時焚起又日銷銷而起細究云結錫者乃訛傳也

總兵劉志敏率兵至大水塘攻奢酋斬其首長宋萬化

生擒其妻子姊妹并偽軍師劉洪祖廿二人焚燒賊寨

一百餘處生獲不計其數○虜款告成前遣總督王象

乾奏聞上以籌畫綜核費少功鉅答之

解元標曰表心無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

落錢肥家子孫寧有受凡益指年未募兵給餉者而

言耳至若款虜一事亦屬腐之策世勇加餉至于

百萬之多且年復一年雖有節制而能供給野火不

必東商至而自困矣今象乾以少費而能供野火不

象之福然須嚴與之約期在今年或明年以廣其國

我賞知之不然不能如數進可壯者牙耳此言極為有見

升御史左光斗為大理寺丞○貴州巡撫王三善督率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卷皇帝 四十一

道將冲殺賊衆錄龍里追至陸廣河斬逐羅賊招撫苗

仲賊遁歸巢

高汝拭曰自陸廣失利賊將楊明借被擒王之時等

陣沒我之聲電俱損噶池一路為賊冲散總兵張彥

芬歟兵入修道路梗塞黃沙河一帶皆宋萬化所據

苗仲諸夷蜂起助惡龍里一帶復為土得中時通依

都司章有功等退守新添噶咽寨生靈塗炭則浮根

昔日危城中光景昔日尤有偷米需者今則浮根

一空寸粒無存城中士民皆無日忍督臣遣制沅州

勢不接濟一置各路又無兵及乎殆矣幸有此

舉危而復去非社稷

湖州葉朋生反知府杜喬林密得其狀緝平之

葉朋生之黨其間皆雜種不檢之徒嗜聚成林約日

意究矣現其去任已久此之長也

天給地為喬林控訴于按臣也

調刑部郎中周以典於外奪其三秩

倪文益內庫財物雖已三次論擬殺罪矣忠賢必欲

處決因責其家處回奏仍委刑司從重擬罪而降以

詔朝儀各款查照會典酌定依行其開朝一欵仍照

皇祖朝例臨時命司禮監二員同科道鴻臚寺錦衣衛

衙門官分查上臨朝武臣自元勳文臣日九列參參

數員其餘庶官易于躲閃班行殊寂竟不成禮御史王

會嵩待疏糾參故有是旨○輔臣葉向高朱國祚來繼

階等屢疏乞骸上宣諭頗留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一 卷皇帝 四十一

大學士葉向高奏言貴州危急已極撫臣王三善請帑

金三十萬事勢不得不應伏乞 皇上既發上允其請

搜括內庫十萬又于隣省措五十萬着于南部協濟十

萬戒經管侵欺以後急需不得專弄內帑

天下財賦之區非撥減于祖宗之舊也兵興以來加

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印以及一切瑣小事

例無遺策言利又非折秋毫也朝廷節次發帑以

千萬計法居益下又非不浩蕩也試思自來軍餉之

費有如此之煩多否乃援遠援蜀援黔將士之多無

有三十萬也所入之數苟足以供所出即師旅頗興

尤然不矣為前足之天下而何以饑軍之鼓譟日隆

大會之積財如法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

部寺刑部者數人雖如濕束此何以故則法臣利者

父之危乘封疆之憲設爾天禍何以六復取致國家

空虛至此極也竟及所願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

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軍

事結局無期。國家懸望益甚。大可憂心。宜申國法。

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足以登壇專問時  
兵部郎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王帝之勅  
旨朝天帝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繼謨以為難則  
日一萬亦可繼謨請試其法則日法不可試試則法敗  
惟待臨時做出繼謨遂黜之

御維其日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實不常有其  
餘術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多起卒伍偏裨積累為  
將然胆智才力絕人起世豈常談神說鬼說者哉  
尤作法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涿鹿  
斬之漢張角晉盧循孫恩元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  
神邪說惑眾竟至于敗我朝永樂時之府憲紀廷  
日之徐鳴儒皆以妖術伏誅即永府金人犯關利  
賊于鄭亦之說謂神術作法可生擒金人劉澤等六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七 時皇帝 四十三  
夫選將不以相舉而以鬼神世間寧有此理哉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二

聖湖 高汝棡輯

沈自顯參

甲子天啓三年四月

京師地震欽天監占候失誤 上怒嚴旨責禮部尚書  
書盛以弘疎誤司官以下失于覺察降三級調外任內  
閣葉向高揭救旋什之○大學士朱國祚予告回籍○

聖駕親詣 太廟行祀典蹕旋至夜二更忽然地震屋  
壁動搖踰更迺止○澳夷遠來奉 旨嘉其效忠准與  
朝見犒賞以示攸厚○都察院都御史趙南星疏奏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七 時皇帝 四十三  
款一特點河南道二員專心憲務院中事務一任查議  
二巡案濫舉貪酷之吏者先行教誨使自行檢舉以為

夕改之功慢不為意則繩之以法三御史巡方每乞寬  
限畫錦道遙有一差而議升者今三差之例縱難倖伏

必兩差已滿咨訪稱而後議升報聞

先是南星有申明憲職一疏 上嘉其公忠而令載  
之憲綱以垂永遠茲復補贖其未備云

升鄭三俊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內官趙  
進忠韓文遠毆辱兵科給事賴良佐事聞 命司禮監

查奏嚴 旨詰責良佐

朝儀舊制外朝非係面恩不入內班病嗽退班迴避  
一時良佐患痰嗽隨例退班又署掌科印于五門外謝

思突遇二人詰問以實對即以柳條撲打衣冠裂裂語不己訊其名趙進忠韓文遠也官非直隸安州人于青嶺答非失儀頗受辱于內

安首破烏撒其衛指揮骨良相死之水蘭之未登難也

巡撫李標標下有骨良相者密稟於公曰水蘭逆謀已久奢氏既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

出標曰吾已移張總鎮于平越遣黃都團團兵遵義

為犄角良相曰總鎮儒將也黃都團能辨小敵不能辨

大敵平越兵可用遵義兵不可用標曰然則奈何曰城

中且招兵萬人積二年糧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

曰力不能既許成名已遣往安莊良相曰至少亦須兵

皇明法傳錄王朝卷十二 哲皇帝

五千糧一年待新院至更作區處標銜之其後良相以

祖母病乞假去別而泣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仇

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

長策保此一方標亦泣而應曰必不可支吾有死而已

良相去後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操軍以給散月糧稽遲全營鼓噪恭順侯吳汝胤疏

聞上命嚴查首惡治罪下部并查給散稽遲之故○

以林堯俞為禮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上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遣官宣諭復賜銀幣羊酒攸厚之

五月朝鮮國擅廢李暉立其弟李侁事聞下部議助李

李暉李侁

李暉李侁 大過甚已 十五矣何 且速解 罪不至重 具奏天朝 特宜勅布 告明正其 罪初竟以 連族而廢 之耶

李暉次子以序得立李侁親姪也走馬試劍謀勇

著聞常在暉左右用事管理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暉有

痿疾遂起逆謀謂平山節度使李貴兵馬五百赴于京

防禦又密約繼祖潛入太妃宮中舉火為號侁率貴以

救火為名領兵入宮逼暉投烈燄以死并其世子官眷

皆行殺慘太妃 旨數暉之罪侁遂即王位

高汝棻曰朝鮮亂來不絕軍與往來給其饋之

釜山之役我實為彼覆露使李暉世世守之無疆今

不稟命于朝竟爾易位暉國祀之意是基立之好也

查洪武年曾有李成桂之事維時恭愍王之遣使

權以禍主國事而昏暴日恣至飲與師犯邊成桂以

為不可不禍自知負罪乃遜位于昌國主瑤後瑤不

後國人非之請于恭愍王王如退瑤而推成桂具奏

自前皇帝因我定而可之三百宋奉命惟暉李暉

皇明法傳錄王朝卷十二 哲皇帝

不比于暉而李侁軍可比于成桂又聞朝鮮成桂

奴事念昔年邪異之恩晉報中國崇又保倭者廢立

之舉寔借倭

禮部尚書盛以弘子告回籍○四川將兵會勦者首攻

破麻唐坎觀音菴青山崖天蓬洞等處因而五處發兵

進攻永寧與賊戰于土地坎奢寅親統大眾五股來敵

我兵殺敗賊酋追至老君營涼傘舖盡燒賊營寅身中

二鎗斬其偽總兵等官樊虎亦被殺死復攻橫山八甲

中第三澳處又攻青崗坪等處斬級甚多次日又攻土

地坎賊黨敗退于永寧城下四面截堵城中火起軍民

四亂我兵殺入于馬上生擒周邦太等出降二萬餘人

將官之食  
歿非一日  
矣正運  
清一人

跳城赴水而死者無數者，首送其婦女上江崖，即于江崖扎營，我兵亦扎營于江崖之對，江門一帶自此漸清，餉道亦漸通矣。報捷于朝。○貴州巡案侯恂劾都司僉書黃運清前以謀殺冒功，為按臣楊鶴所劾，茲提兵入省殺人禦貨，擄掠屠殺，貪殘不可勝言，部議追贓二十萬，如律正法。從之。○微遠東巡撫閻鳴太回籍聽勸，以其與孫承宗不和也。○貴州總理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徑入賊巢，擒土司何中爵，宋萬化而斬其諸酋，羅文化等。○奢崇明父子自知罪逆，陷天構結鄰夷，經年冲突，自長寧大敗，黨與亦漸潰，乃借水西諸夷以冲遵義。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四  
而我兵敗之，尤假西賊烏鎮陽之兵為背城借一之舉，四路埋伏，以待我兵，兵至，扎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妻石牛酸草等七國，素稱天險，天兵曾未有至者。推遠東經撫韓策命下旋以張鳳翔易之。  
先是銓部會推遠撫，以韓策首上，而上心不悅，戶科給事羅尚忠劾其才長氣浮，不足以帥三軍，乞令他輔舉以自代。上謂銓部曰：爾最為要緊，爾次推舉已自不堪，今須加慎。又曰：所推之人，若各明開才畧，何如何人堪用，何人薦舉，以憑裁酌。于是部以張鳳翔、郝名臣、程鳳、傅、策四人上，係兵部尚書董漢儒吏科程註、御史李時榮所荐，上遂欽點鳳翔云。  
南京皇城與慶左房承福承壽二宮災。  
留都官禁制，不許重修，其內堆積枯朽，椽柱，家無人到，野草滿地，不知火從何至，想枯木成灰，風

侵日晒故老相傳，未能生火。  
自焚之災，信或有之。  
御史吳姓請舉視學大典，上以明年舉行，下部知之。  
六月，川湖總督張我績報貴州捷音，獻戰象二隻，并象奴一名，時總兵張彥芳率眾提兵至羊耳箐林叢密，關口列馬步數千，後繼之以象，我軍統督連發，賊敗而逃，至鴨池河四散，我軍奪其戰象并奴，斬級二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羣集工部堂上喧嚷，工部尚書鍾羽正奏聞，內官冬衣銀兩原係工部職掌，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時內璫橫肆，欲破格先領，以致喧嚷，殊非國體。上曰：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五  
各官冬衣銀兩自當厝處解進，部堂公署不宜羣集喧嚷，事下司禮監及御史田惟嘉疏論，然後有嚴查責降之旨，復督司官慢事招募，次日降諭，咎起驟之，張守仁責而降其三級着役。  
七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疏言：臣力已竭，欲移鎮遠候代，上命吏禮二部酌議，黔圍既解，兵勢漸振，督臣楊述中撫臣王三善勦撫具意，便成水火三善謂安圖強梗，逆我顏行，元兇未擒，不可以撫，如剿以為撫，則扼其吭而剪其勢，以撫為撫，未免吞魚之餌，養虎貽患耳。且三善有言，餌既不足，即機會有可豈未敢輕發，亦未嘗專言

勅自述中夾意用撫而三善選托疾欲去

按安位母子與進士田景祿公文乞降聽燕又差漢把劉光祚生員田應谷投鳴冤冊于鎮遠總督楊道中述中烟曉諭福刊害更責釋解與土酋父子方准議撫表紹等隨授降供狀願擒容實父子自贖述中仍發紹等回巢紹等至省釋留未發而撫按會謀亦勅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者實父子出獄然後請旨治罪出撫按之意大都主剿謂版章其地郡邑其土為國家百世之利將安位母子偏置楚邊皆撫之意謂點首子遺與發破郡縣尚難振起開疆拓土恐未易言且兵食未能卒辦不若議撫之為愈也勅撫信有異詞而餘事不支

詔八月十五日開內操○兵部尚書董漢儒丁艱回籍以王舜鼎為工部尚書詔以趙彥為兵部尚書黃儒炳為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陝西道劉之鳳奏言 皇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卷皇帝 六

上起開內操竊抱腹心隱慮彭鯤化言之皇上諭以不費錢糧宋師裏又切痛言之皇上諭以稽查嚴密不必疑慮臣以視為不必疑慮者乃正大可慮者獨不慮此紫禁肘腋是為何地可容特鋒露刃者時馳騁其中又不慮縮虎符握重兵是為何權而可輕倒授于巷伯之手以素不知兵之人統素訓練之兵即問之提督能自保其不伍諱而什躁乎能保其無投充願替奸細雜進乎以盜柄之人而得撻大阿之柄迫羽翼已成至尾大不掉雖欲制之尚可得乎哉昔劉瑾之變不旋踵而束手就擒者正以未握兵權耳假令當日給方寸之符提

甲士三千滿朝文武有環視而不敢撻者矣 上以資擾嚴責○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劾司禮監太監王體乾駕妄說以撻公愚臣循祖制以盡職清查光祿寺錢糧節省過多 上以所奏皆係祖制照舊遵行不必爭執

高汝柱曰國家方日憂餉而年來議加派議增稅議舉例議抽典舖一切苛且之政無所不為且各官捐俸以資消滯多不謂滋養之極乎乃冒濫所在一涉內監堅持不破不知此輩日食君祿即光祿一項歲額二十四萬益供 皇上玉食每月不過千金中宮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獨內監食桌一貧銀三萬餘兩米至一萬餘石此外虛月又不可紀極其所取國家者何啻而誅兩偶流轉起相爭世事至此可為長嘆

湖廣黃梅縣田義明煽亂知縣戴文箕平之義明以巴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卷皇帝 七

東細民素習邪術妄稱彌勒佛祖下界與其黨佔據塔苑化眉伏龍三山聚眾百餘夷漢人等日每剪觀觀象約得萬眾有僧寺欲去其座几被伏劍殺死眾救乃免每執刃鎗火炬沿鄉驅嚇不如意即放火殺人叅政蔭瑛田多方解散猶未已也文箕押兵擒捕之擒時果有陰風揚沙撲面大血洒之伏沃其膺而沙塵方息義明之外有談春喜田宗偉等所稱大童子三童子天符靈官童子又有火車童子諸人先已遁去惟義明斃于獄云○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于南京朝以盜室罪瑤寅緣脫獄亡何以戎政內宜給事中毛士龍嚴為抄參

旨凡中寢復以閣授遂得提督三千虎旅至是以罪發  
免屏逐師大宋師襄奏言今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  
虎旅安在乎將聽其無統乎抑另擇一人提督之乎夫  
此三千人者皆朝之腹心親兵也代提督者不與同心  
則提督危如與同心是又一劉朝也况乎三千之外朝  
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也皇上但知去一劉  
朝其害已除而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  
蓄怨深怒之人潛布親信腹心之士于左右能保其不  
終為患耶聚之則內官即為內兵散之則內兵還為內  
官脫危甯而珥瑤卷旗車而陞職明示以聖明不伏用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帝皇帝 八

且令反側得以自安不亦可乎  
廣西交夷入犯巡撫何士晉督率漢土將士驅逐平之  
奏聞 上嘉獎○貴州道御史王會稽奏失去庫銀乞  
勅嚴查以清風竄先是老庫十數年前被人盜去銀二  
十九錠天啓三年查失一百零八錠是庫也四顧垣墉  
屹然重門封識儼然庫外之人誰敢擅進半步則庫銀  
之失必典守諸役朋謀乃爾後先監督諸臣俱有賴眉  
豈作此行徑昔楊紹震議及此事云此庫本是不清驗  
四五年間有一不肖者入庫盜銀為守者所執即以盜  
去之銀均分以符口問其人堅不肯吐第曰總四五年

聞之人一問可知也是以會稽疏聞後終莫得其故○  
工部尚書鍾羽正予告歸里時內官逼取冬衣喧嚷  
部堂羽正受不堪之辱封印出城奉旨勉留再三堅  
決不從至是始允其請

高汝斌曰天下不法之事莫大于凌駁官府蔑視憲  
臺况尚書何官部堂何地即皇上特以不名而內  
臣敢呼罵而逼辱之其所損益不小也夫去不宜乎夫  
羽正之去不足惜朝廷失一清望之老成與名流之  
借矣

大學士史繼階予告回籍○上大婚禮成加恩近侍司  
禮大瑞王體乾王之棟朱晉等俱廢世襲錦衣魏忠賢  
更以青宮供辦聖母膳羞之故廢姪二人其他梁棟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帝皇帝 九

不可悉數于楚吏科程註奏言世襲太濫祖制非軍功  
不襲兵科周之綱亦奏世祿原非國典濫予不符舊例  
上兩次旨下咸以近傳敘勞原有舊例且以伏行速之  
○登來巡撫表可立偵報奴酋內潰情形先是復州偽  
總兵劉興祚即劉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賁送密  
稟求登撫免死加卸牌票登撫因給與之命總兵沈有  
容率兵出海接應劉愛塔屢約獻城至六月款約更確  
定于某日先取復州而復州守備王丙以舊仇發愛塔  
之事于奴慙慙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去因盡驅  
其民北行而永寧蓋州南衛四百里之地盡失可圖之



機矣。後愛塔復歸鎮江。○麻羊守備張應收復金州。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復等處遺民盡行殺戮。逃難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紫接遇。盤招撫遺民以四千計。並無尺布遮身。于是逃選丁壯。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遠賊五六百名。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丁。助張聲勢。晝伏夜行。齊至金州南城門下。舉火吶喊放砲。軍聲大振。遠賊從北門逃去。盤進城。得砲銃硝磺等藥若干斤。大小鉛砲若干。遂復金州。○貴州巡撫王三善。獻安賊偽軍師劉洪祖。偽總兵宋萬化。家屬妻丁氏子。宋祖胤步玉。妹宋氏四姐。水銀敵管事。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曆皇帝 十一

偽總督陳勝偽總兵何中蔚。妻任氏。偽守備何中勝。何應良等一十八名。口陣斬宋萬化首級一顆。原頒敕印。與其僭製龍虎旗傘。刀弩大銅鼓一面。諸葛銅鼓二面。羅鬼袍等項。獻俘闕下。上命會官取夾何中蔚等五名。併梟示衆。祖胤等五名。另議。時陳勝等八名。于途病故。祖胤僅二歲。步玉等皆在垂髫。部議當從三宥。沒入官爲奴。

新草史根。不聞平。獲爾奴首。蓄以孤雛。運至滔天。當事者何可不留心也。

升余懋衡爲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吏部右侍郎。時會推南銓。李三才爲正懋衡爲陪銓。式馬馮從吾爲正于

汴爲陪。上以三才尚未起用。馮從吾回籍未久。故俱點陪。二臣辭。上曰。此係朕裁。不必猜疑。煩聒。

九月。聖駕將于冬至郊天。內監請用民馬。發監調習。歷。上許之。大僕寺卿柳佐言。舊例。聖駕郊祀。各監局及各衙門。隨從騎坐馬。俱御馬監應用。萬曆年間。始請討寄養馬匹。况堪大等處。共馬九百餘匹。御馬應有馬三千餘匹。其費不啻數萬。而不以之供一日之用。何也不報。○革招練副使劉國縉。職聽勸李春燁。奏其冒濫也。○戶部尚書陳大道。予告馳驛回籍。以李宗筵代之。○吏科給事李春燁。奏勸登萊舊撫臣陶朗先。監軍。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曆皇帝 十一

御史游士任。招練副使劉國縉。各兵馬錢糧。費餉朗先。爲重故。先以朗先一案。奏報。計朗先任道。任撫已踰五年。數十萬之餉。盡屬侵欺。疏入。上命原籍撫案。解朗先至京。法司勘問。追贓。○升錦衣衛千戶王朝龍爲都指揮僉事。以皇祖妣懿親。故特升之。○起升兵科都給事楊鏈。禮科都給事。惠世揚。禮科左給事。魏天中。

九月。經筵畢。因進。光宗皇帝實錄。上面賜內閣。韓臣葉向高等。各馬鞍銀幣有差。○吏部尚書張問。達引疾乞休。命加少保。新銜歸里。○直隸巡按御史。崔呈秀。劾知州汪心淵。侵冒錢糧。事下部。○南道御史。解鳳翔。

疏奏紅夷作亂就彭湖築城協我互市而副總兵張嘉

督率將吏悉心備禦驅除一切安攘事務許便宜行

高汝斌日紅夷非我族類橫處海濱但一葉中流

且俄然勝維甚至要挾互市驅役人民劫掠盡舍斷

絕商賈半多內地奸徒與日本往來勾引今不早為

處置恐與化之變即在目前而浙直閩廣俱為搖動

可為寒心

升左光斗大理寺左少卿

十月東省寇平加恩元輔葉向高上柱國韓爌左柱國

何宗彥孫承宗少付建極殿朱國禎顧秉謙朱廷禧各

少保武英殿魏廣微太子太保文淵閣庶賞加陸趙彥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帝皇 十二

太子太保歷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陳道亨等各加俸

一級銀幣賞賞各有差○奪刑部司官余繩訓巡風主

事洪聲遠兵馬段果各一級是時會審李維翰楊錦李

如積熊廷弼王化貞達奇勛實承武高出胡嘉棟等皆

入長安門扭捺長板俱令家人持弩風聞于上上降

諭切責因以奪級

舊列犯人係山東司管印部中掌管巡風主事驗明

出部之後帶領兵夫押送則南北三城付兵馬及至

長安門帶領所押進則歸衣衛于戶部也凡在刑部

諸犯倒于出監時上扭捺押該司票封長板而後解

出山長安門魚貫入審惟輸九人則謂曾列衣冠囊

頭可憐遂乘昧爽之時自內監點出徑不入司印用

此亦亦玩 注之一端 紀法便 極矣內監 尚書門 效法以 御史其 都察院 以政行 此事之 甚者

迨南昌府知府湯道衡下刑部獄查盤老庫錢糧既而

戶部劾明切還原職先是道衡為戶部員外典主事楊

某同管太倉老庫及道衡陞任南昌御史王會曾聽楊

紹震之誣而而許之及道衡就訊該部視詣太倉驗視

鐵門重肩草木叢茸匙鑰收之總督經年人跡罕有到

者是以得為昭雪○十二日戌時 皇第一子薨追謚

懷冲太子○以御史熊則相請召還刑部尚書王紀併

御史方震孺游士任 旨以沽名市恩責之○禮科給

事熊奮渭疏言謚法關係甚重品評宜公條列禮樂文

章事功節義四款宜加申飭事下部議 詔中外直省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帝皇 十三

暫免行刑以官中喜事臨遇又復郊祀首舉大典遵

皇祖例也○登萊總兵沈有容三路燒燬賊糧併火炮

打死奴象賊聚眾復仇我兵設計截堵斬獲甚多賊尋

遁○門軍虛冒御史趙廷慶奉 旨查革軍士因兵部

檄下操西營將領羣嘩而起至趙私寓混打拋撒擁圍

不去御史微服而出其執旗號招者一人執竿而前者

百人至後張拳晉罵漸至數百伏至部門譁噪不已西

城御史熊則相發牌諭令解散隨聞于上旋命首惡正

法該管把總分別究處○南京廣東道王允成奏累朝

應謚未謚名臣仰祈補謚伏見 皇祖御極二十年來

部科酌定八十一臣應為易名者悉賜欵點近伏有會  
 議五年以內謚典之旨南北諸臣各有論列臣等嚴加  
 詳核自開國以至嘉隆共舉十五臣而近世止舉三四  
 臣大都詳于舊而畧于新者時除革除靖難方孝孺鉄  
 絃陳迪暴昭黃鉞已經先後闡揚奉 旨部伏外開國  
 謀議之臣二人日學士陶安御史中丞章溢開國死事  
 之臣三人日南昌府知府葉琛日縉雲伯胡深月陽男  
 孫炎內閣翼儲之臣一人日左春坊解縉兵功之臣四  
 人日都御史高明日工部侍郎孔鏞贈光祿寺卿任寰  
 都御史朱統撫綬之臣二人日都御史黃綬都御史徐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新皇帝 十四

恪直諫死事之臣二人日素察使周新贈光祿寺少卿  
 蔣欽行人贈御史孟陽近世四人日光祿寺少卿顧憲  
 成光祿寺少卿涂承兵部尚書王世揚都御史王象恒  
 事下部伏○戶科行考成功令當革職者南昌知府黃  
 元會等十人當在倭者青州府知府柴寅賓等三十餘  
 人共五十二員尋釋之

高汝栻自錢糧征解出自州縣而府為監督之官。備  
 司則考其成者也。行法自上而下。則首當及于藩司  
 次及府次及州縣。行法自下而上。則當及州縣次  
 及府次及藩司。茲獨責之該府。則是自府而上。甘  
 為受過。自府而下。未蒙顯戮。以前既屬漏網之魚。以  
 後盡為驚散之鳥。况革職之法。原以獎貪。墨罪。以行  
 催科。彼貪墨者。更若何法。以處之。此令一行。人各愛  
 其官。誰為愛此百姓者。不肖有司。借以快其婪婪。日

以賞其清。天下  
 于其子無民生矣。  
 待郎余懋循。曾于清。予告回籍。時會推四人。正推者既  
 不用而得旨者。不免坐交通之疑。二臣內不自安。回籍  
 ○二十九日 皇子誕生。詔公侯駙馬伯。文官四品以  
 上。武官三品以上。并 皇親官員。俱于閏十月初二日  
 赴會極門領賞

頒給費用等項。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銀十  
 五萬兩。順天府銀五萬兩。凌奏給賞。當財用。匪繼  
 之。待備此。以充餉。蓋亦甚便。而諸人之賞。非萬不可  
 已者。關其源。不若節其流。有未哉。

閏十月湖廣巡撫薛貞。奏派州府。沅陵縣。清水坪。民家  
 母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賞卽剖殺。二心三腎。甞坪溪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新皇帝 十五

民家母猪生四子。最後者。一長嘴猪。身人腿。隻眼。腿皆  
 無毛。異聲驚人。隨斃之。○套。毋要扶不遂。我師出兵。應  
 之大捷。奏聞。詔于十三日辰時。告廟宣捷。○總兵毛文  
 龍。添入勦奴。大捷。詔賜銀。蟒。仍發帑金三萬。充賞功之  
 費。○改孫瑋為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鄭三  
 俊為左副都御史。楊連為右僉都御史。俱協理院事。張  
 經世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升張鳳翔為兵部侍郎。  
 以妖寇蕩平。調度得宜。命其切也。○廣東道御史李  
 去。疏言衙門最緊要最關切者。無如吏曹。而吏曹中。最  
 濫觴。最破壞者。無如銓選之法。為甚。近日請選者。無論

痛欲言之

此詩之  
所歌頌

鼠

正途雜途人人站立不定有牆壁者托居間以開說無  
 牆壁者行賄賂以鑽求打點既到方上卯而得官安排  
 未及即經年而守候望選愈急則賣求者愈力京債成  
 千成百不顧也候選益久則使費益多展轉而與承典  
 子不恤也未出國門一步先謝貪官之根若到地方之  
 後那肯做愛民之事此吏治之日汚銓政之日壞也銓  
 政之日壞由選規之未定也選那無非賢者但沿襲日  
 久幾成痼疾且司官兩月一轉速如傳舍整頓之未遑  
 若不及今清楚一番仕路終無宜朗之日事下所司○  
 詔斬鼓噪門軍首惡張文舉等梟示其協從不究○進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十六

封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為新城侯男王國興升錦衣  
 衛指揮同知甥土國太錦衣衛正千戶○以李起元為  
 南京戶部尚書○南京廉宗睿監生陳鼎相謀逆○  
 十一月初一日冬至 聖駕親詣郊壇行郊祀禮畢  
 上念天寒軍士守衛勞苦即還宮○薊遠總督王象乾  
 奏言屬夷遣使叩關從前撫賞故詔答之○冊封慧妃  
 范氏為 皇貴妃以其生皇子也○陝西鼠怪鳳縣東  
 關外飛鼠成羣在地食穀甚速居民捉獲一隻狀若捕  
 鷄之狸自首至尾約長一丈八尺闊橫一尺兩旁肉翅  
 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爪趾前四後五毛細軟深

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能飛行  
 不甚高命屠剖其腹而黍粟飽滿幾有一升事聞按院  
 憲牌仰縣捕捉復獲數隻本院臨驗其首若兔其尾若  
 貂兩旁肉翅與前相同第視前更大顯色皆白與家鼠  
 之黑色尖尾者又迥別嗟夫怪鼠雜生山谷剪食禾黍  
 共作災青是亦大異已○奴首犯牛毛寨總兵毛文龍  
 設計斬獲生擒解獻關下○雲南巡撫羅汝元奏沐府  
 莊店宜割屬有司 上曰莊店仍歸該鎮責其出力封  
 疆特嚴行約束不許倚勢害民

高汝栻曰沐氏莊店西南郡邑向苦其擾也萬曆三  
 十一年當事諸臣議割而歸之有司矣沐鎮安享其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十七

富樂滇民安享其恬熙利莫大焉頃有狡黠之徒依  
 借勢力徵實管者沐氏具奏得旨于足中外惟恐  
 汝元具疏上請 上乃仍申前旨嗟嗟沐氏子孫生  
 長富貴未必如西平昔自之聲靈能鞭笞諸夷也第  
 聖明若念世臣賢歸管業則沐氏之拜  
 恩何幸哉亦宜自為之計矣

工部尚書王舜鼎奏言今日治河以疏汎河身為第一  
 義河身訊深即以所訊之上幫築隄岸河安故道庶幾  
 河可無事而議者謂費大未易動嗟嗟使河而不至大  
 壞倘可相安于無事只恐欲省費而費不可省將來且  
 什百于此耳故為目前計則堵築夾口并力接遙委在  
 所急為久遠計則疏汎河身元伏故道亦以難緩從之  
 十二月雲南洱海衛等處地震雷聲如雷樓管崩裂城

梁震制者五百餘民房倒塌者不計其數日夜連寢五

次同日五處皆震○戊李可灼○以喬允升為刑部尚

書○吏部尚書趙南星疏奏割露良心大都謂在內之

講升講調以及于存人在外之咨升保留邊俸以及于

調煩向方習為固然今覺大為非是議切時弊 旨溫

張答下部行之○山右哈喇慎部夷郎素貴英作亂程

輔孫承宗遣總兵馬世龍率兵勦捕賊潛遁先是永平

道張某稱字只素報郎素等三十六家夷人于前月回

巢留達子三百餘騎在于遼東城外打圍暗要作反又

孫坐門夷人讓李召台報山右作反係郎素三家達子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十八

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為虜中頭目住牧喜峯山小

近扶賞于關門鴛鴦狡猾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芻

徹去坐門夷人除與水以東為拱兎坐門不徹而高臺

江西既徹而歸獨先靈寺地未歸也此在九月二十六

七日至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傲備

雪夜潛逃○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謂舊例差滿

御史回道咨訪考察上命開載憲綱永遠遵行○叛逆

奸細韓宗功等伏法宗功原任副總兵今叛歸奴至登

來州代奴探路聞山海有兵馬因從喜峯口進在張家

灣潛住探聽巡視西城崔奇觀獲之原與逆犯劉保通

竊盜之弊 已大別 修果文若

此南星右 密職之中 明也

三善可謂 勞臣亦可 謂龍臣

謀往來京師劉保已誅宗功逃脫今復捉獲并獲其子

韓板桂真達子董成俊等遂下法司戮于市

乙丑天啓四年正月王師進揚大方大捷時王三善同

總理魯欽等領兵渡渭河深入大堤洪江島崗等處賊

眾潰散奢杜輝安位焚毀大方老巢窠入火灼堡賊首

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洗蕩賊巢安氏衙門在夾盤嶺

借擬王府較先年楊酋堂室奢侈十倍撫院按轡而入

收拾灰燼整理廬舍民間風來投者日以千計漢把都

等乞降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董兆麟遵義同知

張玘鵬及著避洞夷難民是役也我兵自涿山雄所連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十九

得大捷之後賊胆寒黨潰所借烏芸等郊夷望風而奔

勢如破竹竟成灰燼

高汝斌曰王三善解會者之圖厄十八大戰而黔中

所保咽喉無若洪邊十二馬頭與龍里一帶蓋十二

馬頭西接安酋水外六日之地綿亘數百里當有會

之胸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若布數百寨而抗省會

之吭安邦彥敢于跳梁特有此也復有朱萬化劉洪

祖以佐之故邦彥圍城之初潛入城中圖從內潰侯

隱於見走壁飛簷懸于金賞令萬龍里王與何中與

得忽而躍出犯平越破龍里自稱龍里王與何中與

一箱一負飛而食人致令全黔火斷烟消一望千里

橫尸流血白骨如丘燐光夜燭其噴聚首作數十萬

解圍後請苗義勳所在見告邦彥捲土重來涿山第

剪滅無遺功亦鉅矣哉 劉遠巡撫伴解妖首王好賢等至京下法司訊問妖首

王好賢者其父乃王森家居深州以救一妖狐狐能言令森斷尾藏之自有異香襲人。人聞其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響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羣然附和。約以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詞連好賢。至是爲劾遠巡撫所獲。刑部擬以卽付處決。餘黨悉宥。○命李從心爲三邊總督。馮從吾爲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田惟加請召還科臣毛士龍侯震陽熊德陽賈繼春江秉謙等。至者選宜速年例當減。下部知之。○大學士何宗彥卒。○原任吏部尚書鄭繼之卒。○議停推選總督。時東首爲逆。兩虜紛紜。督臣王象乾以兵部尚書行邊。任撫事。極力提挈。遂有端緒。似乎專主于撫。每恐防者生事啓釁。而主防者亦苦于主撫之說而難防。以兩相成之事。至于兩相防。以兩相兼之人。至于兩相卸担。不便甚矣。夫既有督臣。不必有經臣。經臣既能任事。督臣卽當罷遣。是以大學士孫承宗有疏乞休。上攸詔曲留。至是乾象以憂去。位例當推擇以往代任。衆議紛紜。或曰宜推。或曰宜停。卽欲推而難其人。有其人而無敢任。故部有暫停之議。明旨直曰邊事重人。督師承宗。既自請担任。總督官且

不必推

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北京戶部侍郎鄭之俊。之俊等皆欽點。惟元標未下。踰日。旨從中出云。鄒元標年已衰老。前在朝中行禮艱難。朕所日見。况留銓重任。亦要胡陵謂廟恐非所宜。還着另推來用。○詔十二日開講。○盜殺長興縣知縣石有垣。主簿徐可行。隨獲賊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石二房。及窩盜許畫匠。實之于法。有恒族人來縣干謁。有恒薄待之。因與白蓮餘黨吳野樵等結連于除夕五鼓。乘其拜牌。執而殺之。并殺其主簿。天明民兵漸集。賊無所往。從縣舍後逸去。隨獲正法。○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不及。議以清查其項首。而案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爲率。又限某年月。而更替之。富該以三年分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爲率。滿則出缺。行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中有奉功令。文無害者。不易其人。必易其契。而照稅如前。庶可補稅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也。時未能行。大學士葉向高再疏乞休。先是神廟時。閣中止向高一。人處官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愁悶。每中官到。與談宗社大計。輒爲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官老成者。亦爲之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被別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八年間。未嘗一日伸眉。幸神宗憐念。放之歸里。有如更生。至此時事。又不如前。所以再疏乞休。

其疏辭曰。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之所不免也。每見去者。便艷為登仙。自審行能淺薄。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之奔馳。而欲徵一日之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于林下。只願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便是臣續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矣。

上遣鴻臚堂上官。宣諭慰留。○巡撫周起元奏報。織造錢糧。欵額。并辦府佐。姜楊無罪。被誣事。下部。後削姜楊之職。○兵科給事胡永順。劾兵部尚書張奎。鳴為本兵時。一籌莫展。但阿附舊輔。拜廟焚香。呪死奴酋。陰蓄固寵。及當出視師。以頭撞柱。流涕破面。激發罵朝。賴元輔。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三十二

以正言折之。遷延而去。盈庭自簡。公論難容。且及其撫。滇費餉無算事。疏留中。○貴州巡撫王三善。自大方回省。墮首詭計。以兵潰落馬。自刎。副將秦明屏亦死之。道賊安邦彥。奢杜輝。既敗而逃。撫臣留駐大方。邦彥日夜借兵于各土司。斫指為誓。以祈伏仇。漢把陳其愚者。目把中。猾棍也。詐降。撫臣信之。每出與其相度。某處可府。某處可州。可縣。至是自大方回省。其愚已易名為嘉謨。鹿傳謨。山後遇賊。撫臣勒馬回救。嘉謨故勒馬衝。撫臣墮地。于是繼鬼蜂擁。將我兵盡圍。撫臣自知不免。將印付家人。囑令護持而去。乃袖機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

從者奪其刀。撫臣斥晉大罵。賊遂割其首以去。經營三載。一貨驟功。賊勢復張。甚為可恤。

按其愚與邦彥之策。邦彥最契。去歲偽徵一通。字皆出其手。中間一段。指斥至尊。尤為可惡。自負精通地理。故探家以禍。賂人監軍。道安。傳為其所愚。相為可用。所以撫臣信之。在貴陽。作水西。耳。且城中。實秋。毫皆密輸之。身雖降。而心實在水西。後督臣蔡復一至。便其計。陷撫臣。奉尚方劍。誅之。黔人歌舞。

升左光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屬夷。縛獻生。夷人求款。抵賞。罰贖。且悔罪。輸誠守哨。悉加舊約。上嘉其威信。著服。控。取得。宜。仗賞以酬勞。○加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總督官。旂。緝。補有功也。更賞以羊酒新鈔。魏良材。照例升給。爾耕。尚書。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三十三

田樂之孫。以軍功。補。蔭。錦。承。賞。綠。忠。賢。之。門。遂。得。美。擢。○總督王象乾。丁。艱。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回。籍。象。乾。行。目。軍。民。擁。道。遮。留。三十六家。伏。地。痛哭。不起。蓋。德。望。威。靈。素。洽。華。夷。故。也。今。去。而。議。代。難。其。人。有。停。擢。之。議。既。而。謂。不。可。已。因。急。催。代。○山東。道。御史。王。尊。素。直。陳。時。政。十。失。復。言。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而。羣。臣。每。言。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也。又。云。阿。保。重。于。趙。奴。禁。旅。近。于。唐。未。蕭。清。之。憂。係。于。伏。莽。毫。末。不。戒。將。尋。斧。柯。 旨。責。其。天。下。誰。之。天下。等。語。謂。其。極。恰。煩。言。別。無。謀。畫。奉。奉。三。月。

三善此處 未免疎虞

○刑科解學龍疏劾川貴總督楊述中觀望不救引維陽之副賀蘭進明阻兵為證又云鎮道而下皆並轡而歸被執者獨撫臣赴賊而死者獨秦明屏乞勘明議處旨是之○聖躬偶感風寒宜輔臣及太醫院官至乾清宮診脈輔臣恭問萬安上賞銀幣仍諭入閣用心辦事諸臣叩頭而出○詔復推劄總督以吳用先任之

三月京師地震○妖變銷除地方寧謐升馮嘉會兵部右侍郎蔭子入監○四川道將擒獲貴州叛酋奢崇輝崇明妻安氏偽丞相偽都督等官器械戰馬無算奢貴

統城有六  
劫火者皆  
出於新民  
者什三出  
于舊兵者  
什七

實匪隣土為招降水西偽侍郎羅擢魁等六千餘戶○浙兵鼓噪仁和陸某張燈失火延燒居房各營兵以救火為名因而搶掠反與市民爭諸民訴于把總兵遂海湧攘亂杭嚴道因朴責諸民以謝亂兵亂兵折毀更樓撻辱把總兩游吉跪拜求之得免兵驕不已則思還旣得逞而且媚之長此安窳耳當事者所當深念也○福建道御史李應昇奏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陳十害五反乞早禁革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允推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平明之治又言修省莫切于修身修身莫先

于有心伏讀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長飲之歡蓋聖祖誠意正心脩身者如此伏願皇上毋謂體已康而足恃疑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敬推之深宮燕閒之中以宣醫藥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臨出入淵凜則祈天永命之第一義也又曰宸居清禁生氣所聚且宗廟社稷之靈在焉而銃砲雜喧震驚地脉魃魃之象地寔應之似非所以安神靈而保和氣也即皇祖故事曾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皇上三伏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旨以

皇明通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二五

○詔貴州總督楊述中解任回籍另行勘議江西南昌府德安王校尉撻辱生員孔胤愷時諸生鼓噪事聞上命查革為首之衣巾本府通行停科命參處知府提學撫臣韓某奏言提學王元會新轉未任請及寬政止將長史府所呈有名生員不許應試從之○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南星上再伸良心一疏謂臣老矣良心尚在所謂竭志力于陛下者不過大小臣工各以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又曰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



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又曰天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為之防乎臣以為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于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至一百且有至二百金者此皆何從而來謂宜以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然而後具奏追贓正法如有所囑受賄曲為庇護者臣忝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兵部議設立標營命于京營選鋒壯丁內擇取二千名馬六百匹詔從之

按標兵做制于留京准法于邊鎮咸有親兵以備緩急兵部職守禁廷爪牙王室亦不為過第率領大隊官副將王承恩修建帥府者所正陳大同提督則以車馬司主事劉永基無論禮節給關防工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二十六  
製辦旗牌紛紛多事何如  
乃舊三大管之為愈哉

刑科阮大誠遣吏部尚書趙南星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又曰升轉請告者皆引下首相代外人有項首之謠南星欲革此弊久矣見書毅然有振作之思遂上疏曰吏部四司惟稽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以為文選考功之用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及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于是南星遂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勳司以儲他日考功以管外察維璉江西人原任主事吳羽文亦

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例杜中去維璉終不敢復任求其故刑科傅繼互有煩言上疏微刺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其疏微傷過激以致紛紛相爭復及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引故內臣王安中書汪文言以致諸臣或辦或解或參駁同室之中互起戈矛廟堂之上幾成聚訟是何光景也上曰中外多事大小各官當勤職業不得爭論口舌更不得私憤攻訐致傷善類

按守太微州人原係武學不第元年納贖入王安之幕本年即輔忠論劾奉旨提送刑部問從三年更名文言仍伏入監遇纂修實錄題授官常從兩關中書性來于大老之門致身于顯耀之地內外交通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二 哲皇帝 二十七  
爭未必無之然卒以此傾左翼諸君  
雖成大獄豈不冤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各疏自辨并乞休以謝言者上曰左光斗清望協侍風紀心迹自明大中新擢吏垣到任供職  
葉向高曰世路如水微風吹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平即馮夷海若亦束手而莫知為計矣自唐漢宋以來一有于此便與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弭至使人共嘆息謂去河此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之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牢不可破日甚一日舉士大夫無不習此習不肖精神命脈皆歸併于此而又公然講說毋知畏避有不遂意恣語憤生觀此光景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之為高也  
做漕運河道淮楊巡按并道將平妖功

陳仁錫曰東妖發難銀野鄉...

災甚制府使其無罪...

之功宜也而崔呈秀為淮揚...

同徐士璋以其受賂...

解于是乃軍流民張天錫等...

震生解散旋就寧謐...

藉以許顯純代之王恩敬...

百公墳下鎮撫司問...

受賄賂且以問汪文...

撫翟鳳翀奏榆林兵...

足一首也而分身為二...

年有豕八足後有劉...

修省宜急也

以蔡復一總督貴州...

戶詔大理寺卿升戶...

此異數也故有後不...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

聖湖 高汝杖 輯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

柳下者六十七人就...

豈無罪疑惟輕帶累...

可傷也 祖宗設三法...

雖犯與死比猶肯泥...

投囚扉而竟已落重...

議亦須苦楚備嘗血...

遂晏然況坐密之門...

經可慕恐設獲之人...

狼毒而不悔也動煩...

軍奉駕帖而往羣虎...

至市根因緣為奸假...

官府知而緝查蚤已...

攻旅順堡都司張盤...

盤守金州探得復州...

敢。西。復。州。移。兵。于。旅。順。三。山。山。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泥。欄。米。豆。十。餘。石。兵。民。賴。以。存。活。今。正。月。奴。奴。又。率。兵。來。攻。旅。順。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使。招。降。賊。帥。斬。以。殉。于。是。圍。益。急。賊。設。伏。南。北。兩。山。夾。攻。虜。大。敗。而。去。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入閣辦事○大學士孫承宗稱病乞休舉兵部尚書趙彥自代 上懇留之

○贈長興縣知縣石有恒太僕寺少卿王簿徐可行湖州府通判滕縣知縣姬文胤太僕寺少卿各磨子一人入監讀書○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以壯猷

以畫加之

六月內監魏忠賢逆黨怙勢作威擅權亂政欺君藐法無以無天右副都御史楊漣憤其大負聖恩大干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祀制撮其罪之大者二十四款以參之其一專法首意

多出傳奉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誼讓政事之堂幾成鬧市其二交通孫杰論去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急汗

剪已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其三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

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

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莽玉以贈其行

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其四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鏡

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

構陷之削藉去顧于側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其五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

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出立真欲門生宰相乎其六爵人于朝莫重庭推推皆照陪致一時

名賢不安以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美不測之機權其

七滿朝荐文震孟等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

難饒其八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淹魚其九裕妃以有喜傳封忠賢以抗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附已屬其私比捏無喜偽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

上之面其十中官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紅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其十

一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治成堯舜不可謂無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

護防衛亦不可謂無效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

海子其餘大小內臣無故而拉殺拉逐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也其十二今日討獎賞明日立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變近河間府毀民居以建牌坊築愁築怨引恨吞

澤其十三今日檢中書明日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其全疏其  
在疏附其  
不疏其  
讀其全疏

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

臭語劾之館目不知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  
疾七貴何以加茲其十四手滑膳粗用立枷之法以示  
威前歲枷於皇親數命其枷號家人者欲排陷皇親也  
其排陷皇親者欲搖動三官也若非問臣力為護持  
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典大獄矣其十五良卿生員  
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致之次其廿  
六伍思敬胡遵道侵佔收地徑奪黑獄三次拷掠身無  
完膚草菅士命其十七周士朴執糾職監一事原是在  
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寄其銓除信  
不得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致使士朴因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以去其十八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  
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藉其十九科臣魏大  
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軍忽傳誥責及回話臺省  
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組其二十東廠原以察奸細  
非常不以擾平民也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  
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  
投畀打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汪文官不  
從閣票不令閣知不從閣救而應星等造謀造意尤日  
夜未已勢不至典同文之獄刊黨禁之碑不已者當年  
西廠汪直之惡恐未足語此其二十一韓宗功潛入長

魏庭之聞  
都城之內  
只知若思  
賢不知有  
皇上大  
小臣工  
感之所切  
亦知有  
忠賢而已

安打點實往來于忠賢之家事露始今避去其銀七  
百兩更剗肅寧新城新城可作塌場不知九門內外生  
靈安頓何處其廿二謀同奸輔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  
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處西藏  
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發于肘腋可為寒心其二  
十三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鉄騎之簇擁如雲璘玉之追  
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洒道人人駭為駕幸涿州及其  
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四馬羽幢青蓋夾擁環遮倏然  
乘輿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其二十四  
忠賢今春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賊子亂臣只  
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于肘腋  
間乎疏成意欲于午朝期而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  
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  
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說回曠嚴拒不  
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幹遂令廣微條旨  
廣微忠賢素以同姓固結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一語  
微謂其侵已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嚴疏先下備極  
溫慰次日迺下漣疏切責不少貸漣更憤激冀袖裡補

有異已成  
駭虎下  
大阿例持  
三朝卷十三  
言及于此  
可為寒心

斯時忠賢  
惟久之念  
愈深將  
成之術愈

此可補忠烈之未

乃出皇極門上刀劍倍于往時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叩關無路而虐焰坐張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王安之後無田不借新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王安之後無田不借新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王安之後無田不借新生...

以禮部尚書黃汝良掌詹事府事 皇考資天時汝良家居見邸報有進世集及紅丸者不勝痛心... 以禮部尚書黃汝良掌詹事府事 皇考資天時汝良家居見邸報有進世集及紅丸者不勝痛心...

大學士葉向高乞休上遣文書官郝隱儒捧給勉留向 皇考資天時汝良家居見邸報有進世集及紅丸者不勝痛心... 大學士葉向高乞休上遣文書官郝隱儒捧給勉留向 皇考資天時汝良家居見邸報有進世集及紅丸者不勝痛心...

言者四... 元輔意... 謂德而... 謂德而... 謂德而...

高哭訴苦衷備述病患與不能不去之情言與淚俱求其轉達天聽隱備伏命且以精神甚佳為對向高又以疏辭曰魏忠賢一事議論紛紛皇上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責備于臣者又不能得之于皇上以且暮去國之人居此兩窮之地緘口既難開口亦難即使無病亦萬分當去況躬難醫之病哉溫旨勉留如故○皇子薨○京師大雨雹○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奏先帝嘗命楊漣等輔陛下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受顧命又感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忠于陛下之職分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敢妄有牽誣又曰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庭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徒念忠賢今昔勤勞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美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爾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家法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問將如祖法何疏入逆璫深惡之

先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漣奏疏忽奮擊扼腕曰嗟乎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位大臣不克為言者即日辭出歸院九幾諸大臣其此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劇切皆道亨等也疏入數日

切貴道亨嘆曰此何時向可在公卿  
間耶乃具疏引疾遂得自馳驛歸藉  
杖屯田司郎中萬燦于午門外尋卒燦初授管繕司至  
事尋轉屯田則先管寶源局而陵工其職掌也目擊銅  
斤匱乏因問局中日有何術得購銅入局咸言有內官  
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  
至燦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細訪迺知忠賢怒云外邊  
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燦遂具疏特請查發廢銅鑄  
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寢閣先是  
燦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一十餘兩以助陵  
工開報亦若罔聞燦憤恨甚有陵寢工用甚繁權璫造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意故違以申前疏之意略曰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  
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  
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  
目當其心而亦必以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拏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  
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  
并列墳墓碑石彷彿陵寢祠宇佛堂懸耀星日等事  
奏入忠賢捏旨以為借事資擾命于午門外杖之百輩  
職為民時六月十七也巳刻 旨下午刻隨有內侍數  
十輩蜂擁燦將燦粹髮牽衣而去自燦寓至午門不

以忠公之  
命為好而  
命于古共  
命于古共

燦燦燦于  
杖實燦于  
辱燦之殿  
也

聖主

未受廷杖  
而先受命  
于中府  
手故速出  
都門權也  
然律以臣  
子之過大  
于物議  
此一連也  
傷多少體  
面多少

止三四里一路拳踢棍辱不可勝言至午門時已氣息  
奄奄矣及行杖痛加箠楚視歸水米不入至七月初七  
日卒遂併其妻張氏子塔囚獄追賊至今 上昭雪命  
解到賍銀給還家屬贈祭收卹云  
七月詔錦衣衛逮御史林汝翁廷杖汝翁巡視北城時  
有曹大與郝大爭嚷服毒身故曹率眾毀郝之屋而掠  
其財用牛推以椎之挾制官司幾成黑獄及翁審供出  
曹進傅國典等五人進因自咎曰愚璫無知甘受笞刑  
求免參奏翁信其無他也即笞之十五而去次日翁往  
謁客忽一窳璫乘馬截之于途橫骨無已翁收而審之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九  
捏名趙應初不知即傅國典也自願伏辜請罪翁笞亦  
如曹進例數日之間二璫見萬燦被逮已斃遂膚剝于  
王體乾體乾以聞閣票罰俸內傳降級彼此爭執往返  
數次復 命廷杖者見燦畢命克奉因踰牆而出偃臥  
隣屋一晝夜迷日暮往朝房席幕侍罪無有覺者及聞  
內閣兩揭撤回中官因潛出都門竟入順天巡撫鄧漢  
處自請係獄懇其具奏事聞仍杖之闕下削藉為民○  
撫宣侯朱國弼奏言奸宦之情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懇  
乞立賜處分以清蕭牆大禍 上怒革其任罰住祿米  
三年仍詔錦衣衛追其代筆書寫人役并掌家李太周

汝杰等刑究○羣瑤同大學士葉向高之寓陸擘鼓噪  
搜求御史林汝翁向高揭奏溫 旨褒答并撤回內官

着該衙嚴緝汝翁

內官求汝翁不獲也率得騎數十人碎權向高之門  
謂汝翁係其外甥逃匿在彼狂呼遍索及夜行人皆  
被擒捉向高前後門皆有人圍守羣瑤之  
橫如此皆忠賢作之備也皆可勝言哉

○四川總督朱燮元生擒賊首奢崇明史都長矮老虎

安氏等併承甲器物偽造印信關防等解獻以彰天討

命擇日祭告獻俘○江南水患異常浙江巡撫王洽南

直巡撫周起元各疏奏聞 命量酌賑卹○ 冊封光

廟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康妃禮部疏奏國家有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易之典章亦有不可紊之次序今皇六妹即日選婚選

侍封典委宏舉行若皇八妹年未及笄婚期尚遠選侍

李氏不安併封即前年莊妃東李氏之封亦在既婚之

後事有可循例難驟越不聽

傅氏皇六妹之母李  
氏皇八妹之母也

○詔錦衣衛擊汪文言午門前廷杖一百革職為民○

大學士葉向高奏楊漣劾魏忠賢臣等言漣一人之言

容有過激尚可調停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

省九卿復有公疏矣舉朝惘然始無寧日即臣等亦被

指摘甚者疑其為忠賢黨策投驢當與焦芳同傳矣臣

以數十年  
不行之廷  
杖三見于  
初日之朋  
萬綠已亡  
林汝翁江  
文官射擊  
言者不無  
過激而後  
以阿諛所  
節多矣

阿諛此說  
所譽得謂  
忠賢能彰  
其言則後  
日固無疑  
禍矣

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甘之

惟是忠賢之心終無以自白其勢亦終不得安 皇上

固難以不見不聞之法處此也 皇上誠念忠賢則當

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曰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

且歸私第遠勢嫌疑以安中外之心而天下曉然知忠

賢之無他 皇上攸禮而厚待之其于轉禍為福轉謗

為譽直俄傾間耳又言內操一事則 祖宗朝所無而

聚數千之兵甲于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

日終屬隱憂萬萬不可畢竟停止為便疏上溫旨悉數

忠賢勤勞之功責澤臣附和猜忖之疑○通州兵士討

糧鼓噪事聞命倡首正法督撫官通行申飭及查治侵

寇王使等情○山東叛孽戴世奎聚眾萬餘徐泗鄒滕

復亂道臣徐從治平之兗州妖平之後餘孽無幾至是

因泗水鄒滕缺官山賊因而哨聚時出劫畧道臣徐從

治招撫賊首戴世奎等其強梗者緝獲而寬之刑事遂

平○徐州大水時黃水洶湧魁山堤潰四散冲决徐州

東南城平地水深丈餘墻塌陷者一百六十四丈房舍

傾倒者八千六百九十間漕米漂流者三千五百六十

餘石預備倉積積新穀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軍民男婦

灰于水者闔城人民去三之二浮屍枕藉水濱有司以

百禮一事  
其來舊矣  
關山多田  
少故仰京  
于學地豐  
原王政之  
所禁以陳  
有年六賢  
行之江西  
式不免下  
古備似好  
比既涉濟  
災以逸厚  
利自當謀  
我以示教  
禁耳

聞○李廣東布政使饒景暉以下俸各四月廣東米價  
涌貴歸咎自膳眾民因許于知府程光陽光陽語少激  
眾悶然思逞知府因趨入按院眾隨之而入知府越牆  
逃因聞按院陳保太保太又趨入布政司布政使饒景暉  
等以錢糧關係閉門不納保太幼之是以布政而下各  
奪俸程光陽降二級首亂泉斬示眾其餘責而遣之○  
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加太傅廢發收禮馳驛歸里  
高初相時稱可以展布自擬瑞專枝奪其票擬同事  
者更亦意阿旨向高強半註精疏三十三上而後得  
請况願之欺戰守異議難未靖復勸進生枝動  
即解肘人言屢被蓋有不能安其位者至汝滿逃枝  
情愈疑是以決去云

皇明法傳錄 二朝卷十三

六科廊災

上天譴告災感為災自有此  
火而六科廊之冊藉一空矣

○以朱光祚總理河道升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上鼻劾召內閣韓爌等五員進乾清宮大殿正中 御  
座前奏恭問 聖躬萬安太醫院官五員 上脉奏  
畢爌等再奏珍重玉體調平性情飲膳起居倍加珍重  
上答知道了叩頭山至官門外傳 賜燒剖甜食○  
以南師仲為南京禮部尚書李維楨為南京禮部右侍  
郎○復召內閣英國公六部吏科河南道掌印官至乾  
清宮大殿正中 御座前眾臣問安畢 上諭朕因鼻

此豈憂也  
朝以爲小  
而念之備  
不問消用  
之流遠哉  
江河耶

初視學着政明歲舉行各官承 吉記侍太醫院官二  
員診視 上脉奏畢大學士韓爌等奏 聖躬關係甚  
重伏望慎重起居清心寡慾靜攝診調 上答知道了  
各官叩頭出○吏科給事陳熙昌奏蒙境叢好更甚酌  
處澳夷事下所司澳原無夷非如崇之有苗仲與齊民  
襍處也自佛朗機貓眼兒挾背而來無處棲泊暫借浪  
白互市然猶海外也亡何而移入揀境澳則距香山縣  
治僅數舍而遙而其初止搭窩舖以訊爲期今則孳家  
至焉盤踞其中建屋建寺建鏡建風訊廟又于海中青  
山建一大樓堡藩育日多驕悍日甚殺民動以十數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司莫知問掠民子女散而歸國獲值數千倍積研礪繕  
戰具養倭兵設番哨種種逆謀隱然成一敵國矣又有  
華人接濟爪牙彼尚未悉中國虛實即或不逞猶得以  
漢法從事也乃壘斷之徒肩摩較擊緝遠澳中謂無可  
結衷心得夷利則夷言夷服習夷教幾于夷夏一家多  
方引誘代爲經營令于住房外據地以爲疆租民以取  
息每歲所入不下二三千金夷無斗無尺無秤則與之  
較輕重挈長短夷不識字不諳文義則與之延師訓子  
甚且掃藉納監以竊中國衣冠舊年紅毛番報警則與  
規畫地基鳩工築城名爲防禦紅毛其實沿海一帶並



新堆土依山為壩屹然成建甌之勢乃若蓄噴流毒地  
 方擺槽行船者皆沙灣市底等村人打造銅銃銅彈刀  
 鉦千船萬艘皆徑河塘馬浮坑尾等村之人小民借此  
 趁食任從招搖奸民敢干包攬一呼而應堂堂漢官不  
 難玩弄于股掌沿街調猶曰非武弁即雜流至市舶  
 司奏委抽盤任其重負勒屏左右請以單車往一何襄  
 也夜半忽放火銃如霹靂聲令司驚怖不暇細盤未達  
 且而返經過三巴寺徘徊一望不得其門而入如此聲  
 勢如此詭秘恐石勒劉聰之禍復見于今日矣說者嘗  
 云彼有什一之利慮無不受我籠絡正惟利之所在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必伏焉苟意滿志移萬一鳴張先香山而及省有不忍  
 言者是在當事者急為之耳○都察院右都御史孫瑋  
 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傅

瑋未卒前一夕有遺疏奏上冠上旨治平之策莫  
 如固結人心廣用善類因存舊制一舉憲臣御元  
 標尚書周嘉謨等可用未歸之案欲以保聖躬勤  
 學以進聖德攸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決政治皆切時  
 務君子謂瑋可謂  
 必不忘君者矣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疏糾霍丘縣知縣鄭延祚遣人  
 總儀六十兩奉旨下法司提問并以公嚴獎大中○  
 降浙江巡按張養素為行人司副以其荐舉非人併疏  
 揭遲漫也○詔定明年夏至親詣北郊再明歲躬耕藉

皇上帝極乙于三年先南郊矣原擬北郊藉田故舉  
 因神壇器服未修改示明歲親詣方澤藉田次第舉  
 行查舊例藉田萬曆八年舉行先祭地而後耕藉耕  
 藉在初春祭地當盛夏二季之內大典並行則禮節  
 廢多聖躬勞頓禮  
 臣上請故有是命

○升高攀龍為左都御史劉策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總憲缺僉謀以南憲臣馮從吾調補旨以大計在選將  
 在朝見任資俸深者推補諸臣廷推以大司馬軍國重  
 寄大司寇朝審期過司農司空皆被人言攀龍以刑部  
 右侍郎欽點○升李維楨為南京禮部尚書王之來刑  
 部右侍郎○河道工部尚書朱光祚予告辭朝上疏致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先行刑

其語寓規下頌  
 其得吉君之體  
 九月詔以甲元之首賜德方亭免行刑○北直豐潤縣  
 西北起四面疾風暴雨搖動房屋拔折樹枝本縣城內  
 外并路途行人奔避不前凍成百餘薊州于中秋日驟  
 然暴風大雨滂沱迅雷霹靂聲匝衢震空中黑暗四望  
 晦冥宇舍搖動屋瓦飛擲大樹吹折者過半四面城樓  
 與寺觀牌坊俱次墮落兼之水雹凍成男女無笑  
 九月十六日寅時祭告卯時獻俘東夷豹敗等處決成  
 夷戮尸梟首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沈惟炳曰數年以來告廟獻俘行慶慶矣諸臣藉重  
為功名而所糜朝廷餉銀已百萬不計況所俘者皆  
無如小子相盡愚民嗚呼一將功成萬骨枯所謂功  
者何功乎捕一逃孽即後然稱能驅除數十小寇亦  
守土者常事而動輒日奇功如今海外所獻之俘果  
奴之子若孫耶抑奴之心腹將領耶恐未足損奴一  
毛而奴且笑矣于遠矣居然引大捷之例頌祝廟之  
文不知奴運既衰遂土派復之日又當用何典也且  
毛帥捷疏所稱文武將吏固皆共事有勞未可株殺  
但捷功則關外制之而擬秩除官權在吏兵二部程  
能錫爵恩出朝廷彼公然謂某人宜受某官亦知有  
越制據權之嫌乎夫敘功之既寬則當有議論之嚴  
以救之非常之典已聚則當有議論之嚴  
慎重之說以俟之時以為確論

○詔加南京大理寺卿張五典為兵部尚書予告終養  
五典張銓父也以  
銓疾節故加之

○太常寺少卿鄒德詠上列 聖講筵芳規八條以備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歷覽上嘉納○御史李應昇請念夙諫之臣作敢言之

氣謂 皇上寬仁恭惠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

請劔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贖遂觸震怒然恭誦 明旨一則日從輕一則

日為民懷之罪不至于死矣今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

尺之孤流膝入甸之母倚闥旅視無歸遊魂返闕臣僚

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

時琴璫橫擊血胤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

逆拽跪踏摧殘故出于此繼而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

周洪漢劉廷佐等各有所疏論忠賢令 皇上有殺諫官

之名其惡又倍在二十四款之上上以不必責投答之

○以太常寺少卿謝應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東道御史陳九疇疏言山西缺出原欲推河南左布政

郭尚友論才品也又推原任撫臣魏允貞呂坤劉策稱

純美也應祥不與焉不知何故得推且其八亦不堪用

章下所司○大學士孫承宗請成慶臣楊鶴熊廷弼王

化貞不允○大學士魏廣徵請于偏沅大設兵將以防

偏沅巡撫原為按察照漢而設皆開府于沅州近歲  
住偏橋偏橋者全黔之衝仰給川湖而必出于此地  
此地若不設兵將防其劫掠賊偽糾合  
高伸斷我糧道扼吭之憂必不免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泗川賊史言等倡言在亂四散搶掠鄒滕臺動微報

踵至巡按御史魏光緒擒之立刻下獄復請集親論歸

降事旋平○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

議革職回藉透支銀數下撫崇勸之呈秀奉命淮揚貪

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

至一萬四千兩各縣倍補其苦其荐運同談天相樊尚

巖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賍私又荐霍丘知縣鄭廷祥吏

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僞造禦貨儲金播問壟斷一身

兼之高攀龍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閣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議恭修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

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十月朔有事太廟。皇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獨閣臣

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

科給事魏大中劾其無禮曰。皇上以是日卯升殿。頒

來歲之曆。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頌首奉行。其矯命

雄行。獨建奴奢安耳。廣微執政。近臣何以驚焉。不拜。正

朔也。皇上于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

後至。其無禮于皇上也。亦已甚矣。廣微上疏乞骸

溫旨留之。

大中指稱建奴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恨之。入疏。異日媚璫同謀。其之。地。則此疏為禍。其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起余懋衡為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南京右都御史。

○玉璽出河南。臨漳縣。務本庄。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

耕種平地。忽起大風。旋轉半响。隨見河崖。灘場聲震如

雷。祥光旋繞。有青衿王思直等。向視之。開出黃白交映。

其大如斗。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四寸。厚三

寸餘。重一百一十餘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

昌。撫臣程紹開其事于朝。命入覲。官資進登于天府。

高汝弼曰。秦併六國。得楚下和氏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昌。遂廣以

還。遂製為傳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劉石。不可伏覩。宋

元符元年。段文舉朝陽。宋宗。崔成。楊桓之徒。迎合。寧

宗。附會大妃。假傳相。見于李徽之。楊升。卷所辨駁。班班可考。又聞玉璽。漢平帝時。此缺一角。今乃全物。

言為天子。皆與神靈。完固金。唐堯舜。王之。至今存。明作以。罪尚後。政。上無。反是。星。反。事。

○御史李應昇疏奏。閣臣魏廣微。疏辯不過。罪止失儀。

云耳。夫行禮悞錯。如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悞朝賀者。

笞四十。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可視。顏入中書之堂。

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

罪。聞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露馬

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抱漸見指摘。輾自張皇。若十手十日之暴。其隱也。廣微

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

可見乃父于地下耳。上以借端輕侮責之。○降吏科都

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于

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科臣

沈維炳疏救不允。亦調于外。時山西巡撫缺。南星見有

行德以求者。故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可稱其職。

欲以處之。適言于選郎夏嘉遇。嘉遇因述。冢宰意于河

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大

中曰。應祥。曾令嘉善某。亦知其才守。遂會推馬。御史陳

九時私有所憾遂請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兩相  
許辯有旨會勘勘後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上

大怒以含糊偏庇責部院而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  
皆引罪辭去大學士韓爌等力救云以一事而免兩大

臣降處諸臣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閣憲臣一疏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聽聞不報南星等狼狽而去國

高汝拭曰二臣之去國也亦視浮雲自遠冥鴻之遠  
志第使九列大臣竟與燕秦同逐于國體得毋損乎  
前此大臣或清議不容或昏耄不任而所以優禮之  
者恩蔭弄玉加之且郵其道里之勞馳驅有賜今二  
臣蕭然去國則遺簪散履之思惟蓋犬馬之念誠有  
惘然不安者矣斯時聖旨有用謀結黨之論夫諸  
臣方比肩事主同心報國誰為此言以告皇上者  
從來小人禍國必指正人為黨蓋攻一人者止去一  
人而黨之宅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福建巡撫南居益奏紅夷屢敗乞宥厥折城隨遁去  
隔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  
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澎湖風濤洶湧  
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居益  
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將士開駕  
令守備入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  
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南院亦發兵策應舟師夷猶然  
不去我師慮師老財匱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發兵  
將到娘娘官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百臨海惟藉上

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列守空先攻舟後攻城舟  
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于六月誓師進攻直趨中整  
札營分布要害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砲城夷舟又  
移策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  
進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投本院並無作反乞  
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拆城去撫院許之夷果于十  
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所  
居尚留戀不忍乃督兵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  
隻俱向東番遁去地方寧靜○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  
回籍○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連左僉都

御史左光斗籍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  
代署西臺以楊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又以註  
藉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又責以  
仍是南星之私人并責楊連以註籍驟閱袁化中以挾  
私扶同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許舉卿曰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路即向日  
大小臣工常滿公車未嘗有齒馬之嫌前及言官不  
意雷震之怒迭見摧折統鈞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  
一抱取老成人世所望為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  
去乃爾夫謂院之長咄嗟而去百司之官攜手同行  
身輕似葉固休實傷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材之德豈  
空如是沈維炳等既以言獲罪則後誰肯為  
生庭之賦立杖之陽乎天下事大可慮矣

○大學士孫承宗以壽節伊邇入朝恭賀并以禮餉不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三

接欲與諸官面商。上嚴詔止之。○降御史房可壯三級調外。吏科許崇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調外。○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調外。光前南入署二旬，因家臣憲臣後先奉旨以去，乃上疏曰：臣若暗中躲閃，緘默不吐，以為苟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以崔景榮為吏部尚書，李宗延以吏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時吏部會推八臣，以李宗延居首，崔景榮第四。上欽點景榮起吏部，宗延以吏部掌西臺。○戶科陳良訓奏言：皇上聰明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五十一

刷千古，急取崇官，無誤計典，但恐循此不改。祖制蕩如今日，以為推安他日，以為故紙，則在皇上防其漸耳。竊觀古今，惟典章可限人，而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越。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祖宗成憲，無少易變。庶存舊章，于勿濫，留清議于一脉。奏入降三級。○降戶科給事陶宗道二級調外任用。時宗道上勵精四事，一日慎起居，一日去疑衷，一日慎王言，一日鑒下情。其慎起居者，有曰：陛下春秋鼎盛，意頗舒張，列在深宮，何求不足，而簡約節省之念，一刻不存，則精神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溢怒之類，生亦非養心養體之良

法。其去疑衷者，有曰：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魑魅魍魎之徒，且紆青拖紫之人，何故造犯法干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打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賞罰隨之。取世之法，如此而已。慎王言者，有曰：若上有所詰而據之，以為名則傍有所規而竊之，以為號，倘因諸臣之紛錯，遂致天語之頻煩，欲淨欲潔，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鑄，化其畛域，如彼此之互異，一并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劫譽獲名，機閑及復，夫虞臣斥陟，不過賢奸，唐宋未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五十二

可為股鑒，其鑒下情者，有曰：陪推蒙點，正是聖度虛公，既入啓事之中，豈日斜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點宸聰，遂使九重漸生疑厭，乞于形迹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談，遂謂其心實然，勿以一人之虛張，遂謂其徒實，甚當知跋人之躑躅，志在求前啞夫之嗚嗚，不過欲語審其無他，盡從蠲宥，若果豺狼其人，臣輩自行烏集之逐，疏入上怒其旁蹊等語，且引唐宋末季為言，故有是降。

○紅夷蕩平，祭告獻俘，以原任戶部尚書李啓元為

高宗憲孫  
又曰之意  
見于言表

戶部尚書喬應申為右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左僉都御史謝升為文選司郎中。大學士韓爌以申故抵觸嚴旨切責。即日上疏投劾。稱病間藉諸輔臣揭請賜禮如例。不從。其辭。陸疏曰。願皇上慎出入起居之節。理性情喜怒之平。奉列聖之宗祧。麟趾螽斯。登昌胤祚。遵先帝之貽命。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擴成虛之度。而容賢納諫。需解澤之施。以厚下惠民。至于封疆之安危。實係社稷之重輕。邊蕃忝之廟美。雪恥為急。除兇固圍。用以殿邦綱。縹空先捷。伐思流將吏。軫雪霏楊柳之勞。力秦安攘。成天保采薇之治。○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燮元兵部尚書。仍總督川湖等處。○大學士沈淮卒。贈少保謚文定。○上御內殿。受玉璽。羣臣行慶賀禮。賞河南巡撫并進重官。該府縣生員銀幣各有差。○陝西鞏昌府兩當縣民姚相傳天寵等殺縣官牛得川。巡撫以聞。

往年安定縣辱邑令。此又戕殺縣官。則以鞏昌窮邊人。向有夷風。習為詭詐。縣官以催征之故。一切法懲。窮民計無所出。遂得甘心。噫。虜虜焉。民上者。豈何居哉。

○原任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李汝華卒。○詔起朱蒙童。郭允。太子太保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

理寺右寺丞霍維華刑科給事中王志道兵科給事中郭興治工科給事中徐景濂浙江道賈繼春湖廣道楊維垣雲南道

諸臣原係例。尋奉中旨。一則曰。廷言排擠。都着升京堂。一則曰。各官多有為人排擠的。好生不公。都着升亦難解者已。

廣彙記曰。嘗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律。則無擊一按自宜從。神廟處法。而進業務官。業經會奏。屢奉。明旨。總之。光廟為明。堯之入。所誤。非求。長。生。皆。金。石。以致。病。者。可。比。何。必。以。不。得。正。終。為。諱。若。實。好。格。此。無。不。可。解。者。矣。若。夫。宮。未。移。以。前。當。為。其。變。既。移。以後。宜。安。于。常。茶。經。手。花。租。于。情。不。無。曲。為。調。停。誅。心。者。嚴。于。法。未。免。濫。于。已。甚。是。以。當。局。者。無。居。功。之心。而。旁。觀。者。已。多。推。戴。之。論。遂。致。眾。議。紛。更。屢。論。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三十五

○浙江道御史張訥疏糾舊冢宰趙南星奸欺為衆論之所棄。一日壞選法。二曰壞推升。三曰壞會推。四曰壞察典。五曰壞臺規。六曰壞朝常。七曰壞官方。八曰壞典制。九曰壞吏治。十日壞臣節。降旨削奪。○詔削南京御史王允成吏部郎中郭維遠。程國祥。夏嘉遇籍。○復追汪文言。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言。部院諸臣之斥逐。皆由文言肆謔。遂以致貞邪混淆。即廷杖豈盡厥辜奉。旨差官旂。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是役也。為一時羅織之張本。縉紳殺身之禍。胎。文。言。人品。心術。不足。數。特。使。勤。勤。此。謔。奔。走。公。卿。間。即。謂。其。意。不。善。而。未。免。外。示。揚。侈。小。人。情。狀。于。古。一。轍。意。為。奸。詐。傳。射。之。的。是。以。君。子。貴。憤。所。與。也。

○詔寧前兵備副使袁崇煥墨衰視事不得堅求守制  
 ○平遼總兵毛文龍保罪撫王化貞得遼人之心可謂  
 異日之效 旨以威福出自朝廷不得干與責之○廣  
 東御史李蕃劾輔臣朱國禎歲月不遠則前日之事當  
 思 聖諭如昨則次輔之嚴 旨更當念也又曰入心  
 未殊廉耻尚存黃扉何地道揆何官票擬何職伴食依  
 違何品可蒙袂而前掩耳而往哉國禎疏辭乞回 止  
 恩置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左都督李承恩上疏乞恩乘轎以便朝參供事 止批  
 之中軍府都督承年伯王明輔新城侯王升都督張國  
 紀俱比例乞恩詔亦咸允禮科給事霍守典以違例妄  
 請恭駁之

案會典武年間一欵內云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  
 老疾者乘之景泰四年一欵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  
 其餘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在弘治七  
 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 旨及文武  
 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轎其兩京五府管軍井內  
 外鎮守守備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  
 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又萬曆三年奏准武職衙  
 門及勳戚等官俱不許借用四人惟輪與肩輿及擅  
 用交牀上馬違者聽科道及巡視衙門參奏重處指  
 揮以下京衙門外衙門調邊衛俱帶差操此令  
 與之明例也今法網弛矣二三勳戚入則稱疾稱老  
 乞恩于 聖前出則東趨西謁賜得意于道上不  
 思會典斷不可紊而  
 規諫欺若猶可恨也

○原任副都御史馮從吾致仕以黃克繼代之○禮科  
 李恒茂奏京堂壅滯已極勢當設法疏通平心酌議舊  
 藉科道吏部三衙門循例久任不得速轉巡撫內外兼  
 推俱係 祖宗成法下部知之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奏請好煩陪  
 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  
 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  
 汪文言許念敬過付關說王安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  
 響應而後為旨則旨真外矣 皇上焉能有其旨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書吏事又乏斟酌虛中閭閻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  
 繩束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之委  
 轡不收溢于搜括而銀贖之徵輪過急量行調處事下  
 所司○起用原任御史崔呈秀命其回道管事先是呈  
 秀奉命淮揚事竣高攀龍糾其貪污無行透支錢糧下  
 部查勘禮科給事李恒茂曰透支為接骨通病不空論  
 罪呈秀又以青衣小帽持賄賂而叩逆璫結為乾子遂  
 出中旨謂不必行勘回道管事○蕪松兵糧道朱童蒙  
 上疏乞骸有 旨特開兵科給事李魯生遂劾撫臣周  
 起元克險絕倫負其鬼性借題殺人肆其毒手下部一

呈秀之起  
 原也田子  
 許乘乘  
 奏故石元  
 獲家于  
 呈秀為  
 卷五因  
 卷年交以  
 賄于  
 為乾子  
 後大工  
 開便  
 語不  
 久父子

知之。○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原任太僕寺少卿劉宗周藉。○奪首糾叛苗楊應龍之喬合攻

遵義破之隨攻桐梓夔門白帝城滇中嚴戒。○詔科道阮大誠等十一人終養告病者即與起用例博者仍補

科道。上御經筵畢面諭吏部衙門等官近來百官結黨徇私朕已處分你每還傳與他每以後改過自新姑

不深究衆官承旨隨下諭劄申飭。○慶陵工成軍恩首輔而下五人并舊輔業向高加廕銀幣有差

是恩軍及向高夫韓煥去在尚高後亦空一視而獨不及者以忠賢深恨之也

○兵科李曾生奏言都城書院宜改為忠臣祠凡文武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三十一

刑部尚書南京禮部尚書李維禎予告馳驛回藉以重其昌代之。○工科給事中張惟一劾舊冢宰趙南星科

臣魏大中矯而詐程國祥矯而險夏嘉遇矯而善借事下所司

二月副都御史喬應申奏吏部尚書趙南星之迷李三才之橫併及魏大中鄒維璉諸人 旨下覆劾李三才

托汪文言行賄內地管課起升房可其特疏起荐乞取各官參疏保疏俱付史館明白紀載下所司

應甲既凡十上總以東林得准推助暗有所恃准給得來快則兩有所挾意在訓分門戶肅者病其可焉

服開連當 舉流曹于 外以數等 皆在論列 之中

○調湖廣山東江西福建四省考官編修顧錫疇檢討

丁乾學吏科給事林士淳兵科給事董承業禮科給事

章允儒戶科給事熊奮渭吏部文選司郎中孫必顯于

外奪其三級并將中式舉人艾南英等停科各有差

逆增且不識了馬知試錄中作何語遂迎其意者乃

明為指點故增怒其矯旨日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

山東江西福建等省門內措語粗狂狂恣肆間有

毀朝政議刺朕躬違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雖

黃之口誣毀罔所顧忌皆因大臣納賄主持于中故

各者考官願旨占風附會于外壞作人之盛典失

祖宗之美意將正副考入人俱降三級調外任

○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談月者等八員引奏面加獎

實吏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見在者錫宴禮部以示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三十二

勸○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場積弛之情

其政略謂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

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未定我議奴

以為老而欺思而病者雖勝之談也議聞以為今

聖明日固者堂卷之憤也倭聞賊急候而不急又

見之喜也推官會議推備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

會議茶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

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為催官之符尋題

為脫却之計自同之便也論駁不以餉土而以記

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例行之法也并請籌

三方接應之略以及兩情之分合選情之善敗全在

張其弛氣而杜其取變

張其弛氣而杜其取變

詔差官存問李誌本處撫案存問丁賓劉楚先沈應文

○左都御史鄒元標卒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元標江西吉水人以親收進士功補臣張居正李情

張廷杖滿成凡七年江陵改名并吏科詔以內火



○刑部署事左侍郎饒伸奏請另委官勸問陶朗先之

○諭御史劉廷佐于外尋其三級

命重慶推官某汾陽縣知縣某以無罪被察推部屬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案期先到部藉口人冊未齊難以懸坐是以刑部既

于中旨之頻催又不得不候冊籍以定法雖日既結之

案不過立限追贖而証據未明終難引律此饒伸有另

委官勸問之請 上嚴旨責之○大理寺寺丞徐大化

劾楊迺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等事命侯文言速

至審明追贖○廣東道御史崔呈秀奏巡撫樂和聲緝

獲妖首王好賢首事之功昭昭耳目臺臣袁化中以元

兒之門生故吏為其牙爪嘍囉未得好賢既參和聲為

縱妖既得好賢又參和聲為張大洧亂功實而解勞臣

之體 上命攸敘和聲

○下詔奔御史周宗建李應其黃尊素張慎言職為民

知縣吳煥降三級安伸以原官起用○工部主事曹欽

程奏周宗建原任仁和縣私狼藉恐人發覺力調其至

親同社素附東隣黨吳煥以繼其任遮護其非及鑽入

言路即首荐熊廷弼繼荐劉時俊私庇其黨沈萃植乃

委身于張慎言而因以通好趙南星復歸命于汪文言

而轉以合黨于魏大中即今宗建通書長安為奸黨吳

煥謀臺省以報前日之護持而啓後來之接應慎言荐

起南星刻有籍錄一書以圖報附已者之私德慎言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此恣行無忌當其屯差報滿正貴州輪差之日驟托病

規避而以卸之安伸安伸剖白反遭重處其原任曹縣

侵盜庫銀三千兩被後任知縣石三長查出恨之入骨

乘其鄉同年張光前入京掌選處以王官李應昇專為

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合沙隱語以排擠正人惟承援其

東林大教主高攀龍蹤跡要津召號其黨而尊素等顯

背 明旨俾攀龍以不數月之亞卿忽躋總憲重地黃

尊素本附正文言倖冒堂班力荐其座師鄒維璉于文

言求轉吏部文言王使趙南星倡一省兩司官之議而

尊素之計售矣維璉一入吏部專以博學善類為首功

介邪結黨

排陷正人

所懷者小

人之心中

故者小人

之等所注  
字者君子  
之名是以  
皆謂未積  
君子始小  
人爲小人  
亦稱君子  
爲小人  
滿既積小  
人指君子  
爲小人  
子不取積  
小人爲小  
人至不取  
指爲小人  
便於子殺  
人奇夜行  
頗自日肆

助攀龍之虐焰佐魏大中之鴟張且私囑文言力主繼  
理坐定考功謀掌乙丑察典因以橫肆其毒以上諸奸  
跡其所爲同于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  
名埒于奴酋奢安之荼毒云○謫順天巡撫鄧美于外

奪其三級速監軍道何棟如下鎮撫司獄  
○起太子太保王永光爲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南京  
吏部尚書畢自嚴南京右都御史薛三省禮部侍郎

○初六日上駕幸園子監躬行釋奠禮命祭酒李康  
先司業李國楫坐講各賜銀鈔有差○刑科給事霍維

華劾閩縣知縣盧化鰲托汪文言尙謀銓部而望風承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旨如劉璞余世業黃公輔萬言揚隨線索以默轉傳粉

墨而登塲命劄劉璞徐世業黃公輔萬言揚盧化鰲藉  
爲民○刑部會官勘問陶朗先侵盜餉銀四十萬二千

七百二十六兩一錢五分其京邊十萬移文登萊查補擬  
斬知府徐應元同知宋文奎等罪各有差○迨汪文言

并許念敬游士任孟淑孔等下鎮撫司獄有 旨嚴刑  
究問照原恭數目追贓

高汝拭曰汪文言織人耳駢汰已甚其罪以喪羣  
賢誠有大罪然一段義氣亦自可取初審詔獄婚中  
涓者即欲致之於死幸有諸賢猶在要路爲之周旋意  
氣尚爾不撓及再下詔獄綴練兩月餘弗與有旨杖  
一百其甥悲夫聲文言此曰孺子真不才歟豈真我  
哉而效死女子相泣那未嘗下獄疑鞠者四酷刑備

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即視許顯純曰吾日終  
不肖汝心任女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語則諸  
賢之賦文言驅起日天平寃哉以此道清廉之士有  
死不承特爲諸賢受兩夾棍數百穿校嗟夫匹夫狗  
彘猶必求亦足以  
魏晉級之庸庸者已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言隣首安效良擒其亦佐逆賊  
安應龍來降安應龍者係亦佐縣安定營之長應龍令

浦鮓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知縣封府庫而借亦佐  
以十一月圍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因借羅平之

半天啓三年四月我兵移平越師羅之兵覆其巢穴身  
撤屢發兵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因安效良具文稱  
降責其缺浦鮓應龍然後可許效良計誘者經年始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應龍來而浦鮓終未獲也蓋在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  
既俘談科李賢今年七月再敵張世臣所存者僅鮓與

龍茲復生擒應龍亦可以了亦佐恢復一案矣○刑刑  
部侍郎王之冢官督餉御史楊維垣論其始不過貪汚

縣令察處主事耳何以躡躡今官則以張差挺擊一案  
夫固以爲有功先帝者也夫冢亦何功之有不但無功

而且罪先帝儲位久正夫何能捏即捏亦捏于三王  
竝封之時不捏于福藩之國之後 皇祖于先帝止慈  
止孝又何危即危亦危于狂豎持挺之時不危于囚首  
就縛之日是在 皇祖無漢武事後之悔而宋更無車

相感悟之一言在先帝不類史皇孫溯厥之生之宋更無丙吉教養一事宋亦何功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只間有以理論未間有勢劫者也投鼠者既不思器則騎虎者豈復知釋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誠未見雷霆之怒反惑于博浪之椎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宋之一激也果爾即碎之宋之罪豈凡贖哉疏入 上曰上負 皇祖并負 皇考且罔朕不孝身職顯官耐心何忍幸職為民及岳駿聲復奏挺頓始末命追訊追賊○科臣田景新恭大學士朱延禧因予告馳驛回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三十四

自魏廣後與瑯琊謀大獄而延禧入直力爭極言已甚之不可為二魏惡之如仇以為不肯假借一字之褒又不肯從趨坊撰罪之請且為橫為阻撓是首為翻局之人也因嘆田景新恭之  
高汝斌曰廷禧之在朝猶一關堅耳雖口含天憲孤假虎威猶未敢飛而食人也自二三輔臣居為門貨欲借以倒番世界擅其富貴輒揮拈奉之甘心歸閣宦之提衡且以輔弼大臣供推好之茹吐不營情于去就亦且休志于死此時閣臣但有體肅鳴從聲高一入直內便如抱木寒蟬不又如有線他偏學之斯勁欲尚公則尚公矣欲則封爵矣欲建祠則建祠矣欲內鎮則內鎮矣欲殺則誅矣欲威風雲月露之詞無日不入絲綸仗威已盡其者肆過身之鱗甲橫滿腹之戈矛借力以快報復假手以嚴禁錮三木無情慘楚  
一腔熱血難顯此時尚復有天日乎

此法可通

○巡江御史張繼孟勵精肯治條陳江防八要其疏一日察官吏以明激揚邇來謬拘資格曲徇情面甲科不遺薦舉鄉貢多掛彈章夫天生賢才原不擇地豈至擇途而分賦哉惟以兩眼看承彼蒙白眼者自覺前途太窄得不卑污自處耶今除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領會暴不職者即時斥逐外其各府州縣印官清廉正直者雖鄉貢必列首薦治行無狀者即甲科詎能曲庇務期各官以廉潔勤慎自矢倘有不顧官箴者當以白簡從事二日清盜源以靖江海查孟河地方江海交匯素為盜藪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濫二三壯丁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三十五

此法可通

駕小艇詐扮漁船傍晚泊于岸邊偶有越船孤客探有貨囊賺入大江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違禁雙桅沙船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裝客貨至于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船或謀殺商命甚至夾帶硝磺等物出海通夷不可不慎究其所自皆錄不肯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為厲階又如江南吳淞劉河等營正與江北狼山諸營對峙出巡官兵每遇賊船對敵追趕賊船拋棄財物不肯官兵利其所有縱放長行養盜貽害今行各該江防海防及有司官嚴令江岸遇晚不許停泊小船攬裝客貨仍取具各營并埠頭經紀有無違禁雙桅沙船在境月

開公以... 周以... 戰修... 可以... 世名...

兵將會... 古今... 兵將會... 古今...

報申臣衙門查考各營哨兵有能潔身任事論拿孟河大盜一名者先賞銀拾兩仍行紀錄如因循積習此營縱盜被彼營拿獲者官兵定以兵法究處...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江上以張軍威以銷盜警法甚善也邇來將官懈怠總哨偷安預將哨單差一兵持一帖齎赴有司請印至期亦令一兵執簿填寫了事今何時也尚可泄泄怠惰乎...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冷補熱補之法一遇巡閱緩則借彼應此急則募民充兵彼原非行伍中人欲其曉步伐也得乎臣嘗委附近有司不時嚴查或有空少及年貌不對者開冊申報以憑究處又查得各營衛兵糧原編有司徵給邇來歷年應給兵糧全不依期給發以致軍兵泣訴至於所報支解數日漫無稽改惟憑紙上盈縮除臣另行吊查外仍令各掌印官速查應給糧餉盡數徵給毋容奸胥糧解侵欺如仍前拖延定行提究至若附近有司奉委放糧必須親臨會放抽封較準逐名唱給務使兵有實獲而後可如管官放時尅減放後科取許被害兵據實赴告

先肅鹽捕  
是根本案  
源之論

練兵人皆  
知之練  
一法尤為  
活畫

以憑拏究。尤在有司嚴遵法紀。大破情面。正於此。此風力耳。六日肅鹽捕以緝盜徒。訪得沿江濱海之處。鹽徒公行出沒無忌。名為鹽徒。實行劫擄。事發自認私販。配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鹽徒即強盜也。近如蘇州府青草沙地方。鹽快秦茂陳宇等。坐駕小哨。盤詰為緝打劫客船。今已擒拏發究。是鹽捕即強盜也。欲緝鹽徒。先肅鹽捕。今責令府州縣印官。嚴行鹽捕官員。晝夜巡緝。遇有鹽徒船隻。即時擒拿。發究。如有縱容。并借稱盤詰。而反行劫掠者。事犯日除。將正犯究罪外。各鹽捕官定行參處。至于各信官兵。職難星列。而鹽徒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能擒勦。一旦鯨鯢作孽。安望其折衝禦侮。以清海甸。耶。以後信地鹽徒事犯。則溺職官員。另行疏斥。兵聽究革。七日嚴操練。以鼓士氣。國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開習武藝。用防不虞。然効力在兵。而將兵在將。必為將領者。熟於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練習。誰不率從。邇來各營將領。博帶長袖。貌同儒紳。其于鞍馬弓矢。漫不諳練。間一乘馬。兩僕按轡徐行。若不勝憚憚然。夫不自開習。而徒責之兵。庸可冀乎。今責令各營備步。皆要潤四尺。高八尺。閱操時。除各分派試藝外。各將領須是騎射兼試射。以觀其巧力。騎以觀其騰威。騎射俱優者。給以

處食人  
等處如議  
不除直可  
水無洗賊

上賞。仍行紀錄。如兩不相兼。並漫無一長者。定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八日剪民害。以靖地方。訪得蘇松常鎮淮揚之間。有等喇虎天罡。結黨立盟。名曰打行。又有一等鐵棍。把持衙門。綽風捕影。夥告夥証。名曰紫火。國又有一等賭棍。凡遇幼年子弟。誘嫖圍賭。一入其彀。不至于準折田房子。女不止。又訪得三吳間。更有一等神棍。投為官奴。倚勢騙害。或吞人產業。或謀人妻女。窩訪賣訪。無所不為。以上三項。光棍悉聽指揮。苟觸其鋒。即假虎威。直至傾家喪命。欲尚未厭。今責令各掌印官。嚴諭鄉約保長。坊內如有此輩。即填入善惡簿內。朔望日送該府州縣。嚴行究處。仍置木扁釘其門。首明書某棍某人之家。至于窩訪窩盜。土豪勢要。鹽徒衙蠹。併令各府州縣。及理刑官。訪實賊証。密報拏獲。如徒空文圖。護併以萊備擔塞。定以罷軟參處。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三

文章最鉅者。無過秦疏。賈太傅治安。偉矣。惜未見用于時。古今扼腕。讀張院入裏洞。達利弊。整鑿可見。施行。恨為道。所阻。然其疏已日月垂矣。公矢心天日。壁立千仞。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人但欲其正。直爾。及為兩浙。轉運使。適值盤錯。萬難措手。公志在足。國政。先利商。不數月。而鹽井烟清。遠來近悅。則有儲。俸存焉。寧獨飛。無虛盡。哉。時事孔棘。朝野望以拯濟者。久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三 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四

西湖高汝杖輯

乙丑天啓五年三月削少詹張魯甘肅巡撫李若星湖廣巡撫熊明遇籍爲民削遼總督吳用先冠帶閑任降御史喬承詔於外奪其三級

以爲詐病要名養資驕慢若星通賄於汪文言謀升巡撫承詔錯舉解經刑差滿不回道考察用先則王其論其黨庇游士在也

起文球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張曉爲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詔肅寧縣建坊賜勅旌獎東廠大監魏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哲皇帝

忠賢并廢其弟任一人督會事銀幣羊酒有差

先是緝獲李承恩拔用龍衣已廢其弟希孔爲正千戶矣茲崔呈秀素其捐貲修城功高保障故有是舉○又聞忠賢托朱廷禧轉定巡撫張鳳翼爲具題坊延禧峻拒之曰此人性執言之無益璫意拂然呈秀遂壞臂上疏劾廷禧去

刑科給事解學龍言聖治維新寰宇向化因視學大典俯獻芹曝畧謂叩魯壁之琴瑟對闕里之衣冠而思夫

水有瀾木有本而能不惕乎緝熙頌謔之前而思夫禮從周樂從韶能不動夫祖述憲章之想而思夫簪紱抵目於鼓篋儒林昂首於廣弦而能不觸夫菁莪造士壽考作人之念而思夫期門脫劍以習經術奴遣子而人

侍而能不履夫文德幸與異類咸賓之感以至理財無策捉衿不支乃屯政涓滴之所入既不足當一飽而墮策鼓鑄方期收子母生生之利詎意又有攘臂言差以壞其成者矣則生財有大道國計不可不周也東西烽火騷動不寧乃師旅不知早防既有覆軍殺將之慘而黔局輕進取敗危於累卵邊將失策逆肆喧傳相威辱國莫此爲甚則一怒而安天下廟筭不可不周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乃三吳水患方殷人人有廢箸之嘆而省直旱魃爲害微雨不足以爲潤又迫迫乎有倒懸之憂也任土均平於禹貢憫農注念於商風則民依不可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哲皇帝

不惜也誰司人牧惟有司是賴乃火耗嚴矣而府而司而部層層勒允此仰遵 皇上之明禁否乎逋負寬矣而預征而帶征而壓征頭緒不清此仰體 皇上之德意否乎虞廷兼資於九牧戰國猶戒于繭絲則吏治不可不勅也○上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御馬監太監胡良甫齎捧詔諭冕服冊封李倅爲朝鮮國王道反皮鳥賜毛文龍銀蟒等物以示眷酬并搜括御前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等服段以備賞功之需○黔師至谷里總兵魯欽劉超黃越等故違節制上兵首倡叛逃我師敗績撫臣蔡復一自疏六罪致 上命勉策一效并下

部議而言官文章論復一失棧回籍聽勸以川貴總督朱熒元代之。起工部尚書白所知戶部尚書李長庚俱以尚書管左侍郎事。逮徐州知州汪心淵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崔呈秀論其冒破各項歲銀十九萬并論廬州府推官徐日昃受賄枉法為其開除銷支瑞出中旨而逮之。

高汝斌曰心淵值妖寇渡河勢將席捲南下人心震動城幾不守竭力倡率多方調度兵士用命賊始退其保岸江淮之功誠有過人者手妖之獲毫無餘氣而反身惟羈縻此勞人所以懷心也

禮科給事李恒茂奏議裁革登萊漏沉巡撫并御史巡方寬限事下所司。大學士朱國祚卒嘉興秀水人由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十四 哲皇帝 三  
世元入相清貧無異寒儒壬戌主試說者疑其旨從中出言論紛然遂去位

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劾四川僉事徐清貪毒異常上命撫按追賊究問。遣錦衣衛官校逮楊漣左

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來京究問遣賊。免李可灼戍。升魏良卿後軍都督府僉事施加升右

軍都督府同知。三法司會鞫戚臣李永恩引盜乘輿服御物例斬詔報可承。皇帝寧安大長公主所

嘉興秀水人由

元老也

行八座也

刑籍不

而復加

刑國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出也承襲指揮加升都督始為于佑所告既而家人陳才復首其不法事情於東廠因追出先帝賜主龍衣龍盆等物遂坐重辟。貴州御史周嘉謨劾一燎護庇王安以星招引王之宗結黨煽惑周嘉謨劾一燎護庇王安以至度旨罔。上疏入命削問達嘉謨一燎韓煥孫慎行藉既而復有該撫按提問追贓之旨。

兵科宋鳴梧曰自舊輔韓煥罷相大權如運于逆璫而不可收其紅丸引咎一蹶足以斷專恣其陸璫賢輩足以泣鬼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即止者也工

科祖仲輝曰韓煥中立不倚守止不阿當群情沸騰之際一言定國道隨燭熾天之日獨力回瀾逆璫

限最深朋謀斥逐不惟煥煉成獄殺其無辜之家

和且一燎折逆璫始于熹先韓煥回在瀾于既倒周嘉謨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十四 哲皇帝 四  
之去與一燎同忠趙南星與韓煥之砥柱恩節

合諸賢之論一之而煥與一燎等之品見矣

奴文旅順守將張盛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地等

逐擊其歸路斬殺有差兵部奏聞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

勝海蓋兩近登萊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所必取張

盛遂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曾有功駐師三山島

皆毛帥所撥守百里恭布鼎足傳烽三方自可為聲援而有功不奉鎮撫之命擅約張盛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盛力戰被俘朱國昌罵賊陣亡奴兵至旅順破城殺戮

不日發  
本而曰  
王之來何  
其巧于借  
也

管子天下  
才也其所  
處宜先者  
也此其不  
在孔子且  
惜其才大  
其功其德  
所處原之  
公論不必  
在重欲入  
之罪轉而  
懲其失也

人民有功潛匿四日復扁舟至旅順長城焚火藥擄婦  
女則前為誘陷後為坐視矣。命削兩廣總督何士晉  
籍養馬當差以其黨護王之宗也。○陞御史游鳳翔為

廣州知府尋復其原職。削都御史高攀龍籍為民其弟  
舉人高如麟問革遣戍鳳翔在南道資次俱空勞轉是

以擬陞廣州府知府此時見高板龍見逐於瑞遂疏言  
板龍資絲起用值臣有天恩濫厯廢官濫起之疏漢中

其忌及其胞弟如麟辛酉應試南畿願人代筆幸得中  
式臣實司外場搜檢令疏糾之以此恨臣一登總憲遂

屬夏嘉遇陞臣知府疏上忠賢見板龍之名即傳旨復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五

鳳翔御史而削板龍之籍。○特賜聖書褒美錦衣  
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資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

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土七十餘頃以  
佐縣官之急故下聖書美之有志數同仇雪恥不以

廉行而志國郵者常自汗顏等語  
御史郭興治劾原任監軍御史方震孺黨庇熊廷弼失

陷封疆 上命錦衣官校迨至京究問  
高汝斌日廣寧敗劾之日震孺職在總方無擇禦之

寄當瓜及適赴關之期時廣寧尚無恙侯代前寧  
關廣寧失陷憤躍直前獨住河上與奴再計日交

甲五月已來奮勇厚半寸衆將無不感泣入關時  
番然就道而猶出居游島此其心若神開氣雄力足

之一字果  
足以當不  
勝之大弊  
否也

雲登活酒品降若合符節今以其黨護而道  
之不几仄志士之念而冷勞人之心耶  
大學士朱國禎予告回籍尋卒。○御史顧宗孟劾兵部

尚書趙彥殺良民以祭鯨鯢觀久在人耳目至今道  
路喧傳其父子互開徑實堂屬各啓賄門如濫用三科

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托通賄樞臣哀如充耳職方司  
郎中方孔昭貪鄙頑鈍空並獲職若趙彥之子昌胤長

安有掌樞之誼亦宜逐之以清輦轂事下部削孔昭為  
民胤昌以病去官後亦削奔趙彥予告馳駟回籍

五月削翰林院少詹錢謙益右春坊葉燦光祿卿錢春  
按察使張光祿科臣程註藉為民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六  
刑部擬熊廷弼謀國欺君罪在不赦秋後取決從之。

以刑部侍郎周應秋為刑部尚書。○上命禮部尚書  
周如盤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禮部侍郎丁紹斌黃立

極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少詹事馬銓陞禮部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各官陳鶴額出入虧欠之數戶

部轉輸接濟之艱奉 旨着九卿科道集議長策本部  
條列十三款以上一屯種宜責成武官一清查監生官

吏班辦納銀及裁革効勞冠帶一議裁運府州縣佐貳  
冗員一清查督學衙門空虛學臣一議整頓雜流不許

侵免一查核稅契一督改長三六六一著各鈔開錄銀



一申飭事例一清查兵餉銀兩一查嚴茶法一嚴行考  
 成一鹽法鼓鑄兩事 上命着加意修舉○陞王瑛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陳九疇為大僕寺少卿○四川  
 道御史曾應瑞疏劾張我續通夷盜餉等事 上以事  
 關重大不得懸坐下所司查明議處○御史周維持奏  
 言 皇上嚴斥邪黨正以崇道學臣嘗伏讀欽勅學政  
 內有一款不許別創書院羣聚徒黨乞勅中外并將舊  
 日所創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事下所司○  
 挑濬旅順金州城池已為奴酋削平而孤懸旅順難以  
 自圖議開城南一百三十里引海水以成天險則進可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世宗皇帝 七  
 戰退可守且地堪耕牧屯聚言牽制則毛帥牽制於東  
 此復牽制於南首恢復則毛帥直搗寬奠此復長驅遠  
 潘然所用錢糧原以登餉十萬為抵近因閉門新增議  
 裁前言遂為寢閣尚有登撫清汰六萬可為挑濬之用  
 兵部以請復議濬亦無與為守遂止○御史崔呈秀議  
 革三協遵化道山海府驛併議保河民兵銀數萬鎮江  
 等府備倭銀數十萬貪官侵匿則當嚴督追贓之法令  
 軍民人等捐貲輸粟以弘捐助 上命差風力官催解  
 併查侵沒等弊時工部議差司官以往而議者以旨中  
 不旨指定衙門躑躅不前歸併本處巡方案臣查實解

是○削吏科劉弘化藉為民南京大僕卿吳燭冠帶開  
 住○工部主事門洞開劾本部郎中徐在中買銅冠銀  
 數萬又打造硝黃三眼銃明甲尅商人價銀受其賄賂  
 贓私狼籍皆有證據命削其籍下部聽勸并置商人沈  
 允慶於獄○調山東巡撫魏光緒於外奪其三級○以  
 御史崔呈秀巡視殿門工程○御史崔呈秀劾副使徐  
 良彥命降三級○戶科給事陳序劾太常寺少卿甄淑  
 附勢反覆驟躡清卿光祿寺少卿張光房冒濫京堂投  
 身門戶且與程註同作越南星之牙瓜命削甄淑之籍  
 而光房冠帶開住○詔川湖督餉御史丘兆麟回道嘗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世宗皇帝 八  
 事其督餉事空歸并漏沅撫臣時何士晉劾奪丘兆麟  
 出疏申救 上怒其黨護嚴旨責之曰何士晉貪汙著  
 聞贓私狼籍劾奪未盡其辜丘兆麟反覆稱揚不啻山  
 口耳目之臣豈宜如此故撤回道○禮科署科右給事  
 楊所修奏言擬擊紅丸務官三案奉有宣付史館改正  
 實錄併詳載願未播告天下之旨第實錄金匱石室之  
 藏外廷不得而見倘復各實不符一時且有傳疑干載  
 何以示信請刊實書頒示天下以釋中外之疑從之○  
 浙海官兵擒滅盜寇撫臣王洽以捷聞外洋大夥劫賊  
 偽用寬和年號日圖將軍元帥等旗幟自稱紅夷弟連

還送國回  
盜不止一  
延爾而已  
也

餘入犯我兵用命燒燬其船而掣沉之斬級擒獲其四  
十餘人紅夷諸賊赴水溺死海氛頓息○建徐州新城  
於雲山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廟社衙宇之應  
建者二十有取舊增新費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山  
東大盜橫行劫去起解鞘銀若干御史邢紹德以聞  
國家起解錢糧軍餉所須最為關係天啓二年磁州  
已劫去數鞘茲於沙河又劫去二萬餘數數十人既  
歌馳馬而去蓋亦盜之鉅者矣當事者欲行  
保甲之法噫名爲法而弊之數也尚何益哉  
罷原任禮部侍郎徐光啓都御史智鉉論之也○以喬應  
甲陞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劉可法右僉都巡撫浙江  
范濟世南京右僉都御史管理江防○陞高第爲兵部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九  
尚書先是吏部以吳崇禮王在晉催上以邊疆多事本  
兵需人甚急崇禮等路遙不便到任着於在朝諸臣多  
推幾員來部又催張鳳翔李啓元高第中旨欽點高第  
亦異數也○澎湖既復福建巡按姚應嘉陳善後事宜  
下部知之○詔緝事衙門不許一人潛入監禁偵探消  
息貴州道御史智鉉劾延福道遙囹圄布散刑揭往  
來交通故有是禁并有嚴拿究問之旨○十八日 聖  
駕北郊大雨如注寅初雨止天晴 聖駕臨軒拱候奏  
請內使喧傳太常寺官至再至三竟不到儀註一狀云  
一正祭日免朝 上具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堂上官

聖駕復奏

奏請 聖駕請方澤致祭然後 聖駕啓行是日太常  
卿胡世賞因天雨恐駕已出又恐悞 上執事而錦衣  
衛競傳駕已御門無處可奏不如先去又有從內出者  
傳駕由文華殿後徑行不御門故世賞不及奏請又復  
後期給事中楊所修劾其死怠 上不究○奪情起用  
原任宜府巡撫王之臣總督蘄遼倉場○福建道御史  
汪若極劾啓事府禮部侍郎李標延緩巡撫翟鳳翀  
上諸標而削鳳翀之籍○禮部尚書蕭雲舉乞骸 上  
念其修之勞加太子太保馳驛回籍○刑兵部左侍郎  
張鳳翔籍併削其廕○陞王紹徽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十  
事○大學士朱延禧控辭陳情奉旨予告回籍○兵科  
蕭基奏東西用兵機宜其策熟事有三者一專管轄一  
神鼓舞一審布局要○以坐困○爲操○築之機括策遠事亦  
有三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要以幸制爲恢復  
之根抵時稱石畫○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  
張鏞曰巡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  
詐降何其開而疎於謀也罪何容辭倘總督諸臣高  
牙大纛推符分關何乃於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  
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收據又何以後羅鬼蜂擁之時  
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也在述中以  
水火之見來奏越之視在魯欽等紀律疎於平日臨  
難惟有退縮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尹伸輩之  
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惠泰輩於地下哉  
漕運總督呂光熊擒龍孽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先

龍澤妖黨

是龍華妖黨有李英者發覺於沛邑前督臣李養正具  
 題請大索於天下茲獲妖首金科等妄意窺伺詆蔑聖  
 明托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妄指神通出世剪紙成  
 兵之術侯伯具有姓名神腿多稱善走妖書妖言偽旗  
 偽印符籙勒札無一不具溯其源流始於京師大奇人  
 之傳授繼以潞州五摺山之衣鉢盤踞多年發覺一旦  
 逆按昭彰請正刑典。差歸衣衛官旗建高陽縣知縣  
 唐紹堯并調御史劉思誨兵科胡永順於外降其三板  
 時序班冉世魁太監之族在也其族叔冉東告魁歐叔  
 於唐然世魁家私頗饒見紹堯持之急與于監生冉應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昔皇帝十一  
 甲道去紹堯愈怒將其兄冉時柱責而監之因稱其產  
 業係內瑞遺貨燕而入官以充進餉申樞部道院咸以  
 未奉聖旨不敢擅收為辭紹堯計窮乃倩兵科胡永順  
 達之巡按劉思誨思誨以上下告竭之日亦可助軍餉  
 一時之急因而題解司禮監韓世能乃其周親也疏奏  
 世魁未犯大逆未奉題請何得擅用黃封抄沒侵剋因  
 派及承順思誨故降而逮之。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  
 劾御史倪文煥違制逞兇擅責官軍 上怒勒令回話  
 工科王慶尹申救釋之仍命鎮撫司究治吏書之罪九  
 門官軍惟兵部京營科道管轄等官出入迎送例也其

向以爲實  
 獲延明而  
 以失陷封  
 之罪也何  
 對之

他則否文煥巡視南城出宣武門外官軍不爲之禮煥  
 怒責百戶張應舉十下良輔遂露章劾之內監而敢於  
 劾御史太監之橫可知御史而被太監所劾御史不爲  
 萬燦之續者幾希傳言文煥即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  
 入瑞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爲魏忠賢義子閱數日  
 卽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瑞悅自此入幕用事○  
 命錦衣衛擬御史方震孺從重新罪 上以震孺自任  
 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與熊廷弼同罪從之  
 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  
 司以其納賄招權攪亂朝政移官一事罪惡滔天嚴比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昔皇帝十二  
 追贓限五日一回奏  
 吳禎曰時廣徵其得申救日傳諭崇禎外另擬一票  
 請爲寬宥此揭實出崇禎景崇禎寓中三日力  
 強而後出者故未獲其黨論崇禎亦  
 罷去則知此揭非出廣徵本意矣  
 高汝斌曰初獄上擬連以移官一案羣小相與謀  
 日不申入移官則題目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連賊  
 而破其身家再行復訊遂改爲黨熊所脫杖觀連與  
 左光斗書曰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畧及事敗連又  
 日封疆爲重何碎伏法然聞恨入骨髓此豈受請爲  
 之罪何患無  
 魏忠賢手抄  
 雲南巡按朱太禎奏言官兵恢復潯益城池潯益之爲  
 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夷之爲營大者四十有八錢  
 本驛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手受成事焉其十一

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自天啓元年閏二月設科。烏撒後所官軍棄城逃去。而州丘據矣。茲以計擒設科。則叛夷失其頭緒。始可議恢復。布條列款。而四十八營。始知有赴州輸糧者矣。事上降詔優答。○水蘭烏雷三逆。令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臚州之親。其順逆惟水西是視。自效良獻安應龍以來。伴為恭敬。不意遣來獻功之人。頗回文還。途中被劫。效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背。吮拊拒之。勢而水烏益成騎虎。自分終不得生。乃乘截擊之餘。遁南向入滇。為寇。蘭烏雷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千。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十三

九營其衆殆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於霑益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以破之。按臣上其事云。○戶科給事楊文岳奏言。視朝之地。禮法森嚴。上有所懷。未可據問。下有所見。未敢據陳。上下之間。俱憑章奏。敷行之內。其間機宜。豈能盡達。職訪古內朝之制。復祖宗召對之典。古者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露寢聽政。夫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體。聽政而適露寢。所以通上下之情。此在祖宗朝。每多於便殿舉行。至今稱盛事。職願 皇上或於其前。經筵之暇。或於朝後。隨御文華殿。召見大臣。工將

此空谷之足音也。豈非之幾。焉矣。

此等事。從來。何至今日。而

朝政得失。人才進退。生民疾苦。各邊利害。並陳。東西嚴守事宜。隨賜咨問。至於一切奏章。有關係重者。惟聖明裁決。旨以據拾。要名責之。○傳出 聖諭。刑部犯人。陶朗先。游士任。方震孺。唐紹堯等。既在禁中。當穿囚服。容他角巾色衣。盃酒笑傲。成何法紀。於是刑部提牢主事。林曾上疏。認罪。嚴旨切責。而宥之。○刑科給事杜齊芳。請敕郵貴州巡撫。王三善。旨以三善剛愎自用。卒至潰師。與楊述中。無干。因責其偏護同鄉。○北鎮撫司五日。一比楊漣。魏大中等。賍。漣等初意不欲承賍。又慮媚內。許顯純。酷刑。筌楚。決無生理。於是左光斗日。彼殺我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十四

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鞠以懲之。又或陰戕於獄中。餘以病聞耳。若初鞠。輒服。便送法司。或無成理。於是靡焉承認。執意仍着鎮撫。追比。以五日為期。外魏倅。請付法司。以解於衆。故令內魏。雷中。以警。臺省之將言者。是以慘苦。更甚。比校時。繫紫。列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相。則受。拶。弛。錄。則受。夾。弛。授。與。夾。則。仍。載。枷。繫。以受。棍。墨。棍。所。中。結。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溪。坎。溪。坎。上。微。累。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藥。裹。為。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滴。零。落。肉。墮。塔。塔。者。塊。如。碎。迨。其。後。更加極刑。審訊時。不能跪起。荷。極。梏。平。臥。堂。下。額。髮。垂。

可憐可憐

其用心可謂其計亦可謂其

覆身肩半露羣蟻嗜膚不能擊刑畢投人斯時豈但無刀圖生亦且無暇求死矣

高汝拭曰天下事固有不可測者州山奸人心此雖良平豈能料之哉伏梁公承反而人服其智諸公承匪而人同其幸不幸焉或未必易輕議也諫者又謂追北之日何不一以結句哉鉤黨禍起陳蕃劉劭李膺光亦惟是一死以結句哉鉤黨禍起陳蕃劉劭李膺謝弼之儔死掠案者不可勝數虞詡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自引謂日寧夜既刀以示遠近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幾不得與絕吮之息夫躬爭優劣矣卒况

東廠魏忠賢奏神奸蔣應陽出入禁監包藏禍心移受妖書浚懷不軌見追疏稿揭帖及弓箭腰刀等物

命鎮撫司究問蔣應陽乃兵部考取將才咨送遼陽熊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卷皇帝 十五

廷弼在任時以才官守備札付與之廣寧失陷廷弼聽

勘隨差應陽前往廣寧偵探及至京廷弼已下獄矣因

與廷弼投遞辯明揭帖進監左右之東廠緝事者欲獻

功忠賢因而捉護追由廷弼疏稿揭帖併遼東圖畫與

札付等物又稱弼子出入監禁營謀匡測至腰刀弓箭

馬匹乃武職本等之物誣為演習不軌遼東圖畫亦指

為妖書 上命重辟而加廢忠賢羊酒銀幣賜之○樞

輔孫承宗汰閑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冊封任氏

為容妃○兵科給事羅尚忠工科給事顧其仁連章劾

總兵馬世龍貪冒召亂請罪○遣何棟如茂○吏部尚

書崔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日下鎮撫飲而佛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蛆身膿發變情以血凝衣裹置棺內後檢屍無寸土

可置置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任子城樓男婦

樓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贖嗟嗟此父顧命卿奸犯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贈一節

高汝拭曰連刑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謂身一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卷皇帝 十五

都督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日下鎮撫飲而佛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蛆身膿發變情以血凝衣裹置棺內後檢屍無寸土

可置置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任子城樓男婦

樓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贖嗟嗟此父顧命卿奸犯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贈一節

高汝拭曰連刑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謂身一入

都督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日下鎮撫飲而佛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蛆身膿發變情以血凝衣裹置棺內後檢屍無寸土

可置置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任子城樓男婦

樓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贖嗟嗟此父顧命卿奸犯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贈一節

高汝拭曰連刑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謂身一入

都督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日下鎮撫飲而佛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蛆身膿發變情以血凝衣裹置棺內後檢屍無寸土

可置置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任子城樓男婦

樓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贖嗟嗟此父顧命卿奸犯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贈一節

高汝拭曰連刑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謂身一入

都督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日下鎮撫飲而佛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八月兵科給事吳國華糾工部管繕司員外曹欽程薦

實堪稱知縣周詩雅元城縣知縣熊江 上法國華顯

制任意簡其精而并削熊江周詩雅○驍門軍士以馬

乾恭終之選琴相鼓噪事聞 上命首犯正法以平日

其怨詰資將領并命樞輔不時恭處○譚張板戍守旅

其怨詰資將領并命樞輔不時恭處○譚張板戍守旅

其怨詰資將領并命樞輔不時恭處○譚張板戍守旅

其怨詰資將領并命樞輔不時恭處○譚張板戍守旅

順東鎮將張善繼

順東鎮將張善繼盡撤本地民兵於三山麻洋鐵山灣住守不放一兵禮科葉有聲四川道汪裕疏劾之

夫旅順為東鎮信地登鎮藩籬牽制奴酋之咽喉故特設遊擊以成聯絡之勢張弁既領命而往繼善盡撤其民兵萬一奴騎突至束手莫應其何解于任事之責乎

四川道御史倪文煥劾東林渠魁兵部侍郎李邦華那

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任御史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文選司員外周順昌切附東林營

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蒙童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謀逮過姑蘇雷連十日

以女許配日中不知有國法至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香皇帝十七

二大船貨負充斥壓沉一舟狼籍河干自鑿暴露通州之人至今掩鼻林喬枝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

世於私藏菴觀收銀買官鑿鑿有據上命俱削籍為民着撫按提問追贓其私創書院扁額書記毀壞以為

聚徒植黨之戒○浙江道張訥謂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西財賦而為之脩建孫慎行高攀龍輩窟穴其

中肆行淫穢辛酉鄉關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願高子弟並列賢書閣中書院原係稅監潘承私

第也馮從吾占為書院所侵官地民田計千三百餘畝盡歸席捲通書京邸協制當路張牙露爪謀欲翻案等

語又云徽州書院則富家巨賈所建以余茂衡主之草不逞之徒附之鄭三俊畢茂良皆於此中得力江右書

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議所自出而鄒元標山山潦倒反氣勢於東林靠引於西北至劉一燝操

柄誤國攪亂不清妮妮千言上命削元標慎行從吾茂衡之籍茂良三俊開住○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

於獄其子生員學那旋死之大中氣甚低落不受盛曲卓然以名教自持故在吏者陰孽已萌堅冰將至而猶

以高陽昆陵在事適列人才進退之地正欲舉會墨吏一大創之孰意羣奸之側目也刻若一生家徒四壁而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香皇帝十八坐以三千三百之贓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

坐熊楊之案竟哉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縛署殷雷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脹而黑面

與鼻平入斂時慘更不可言矣方大中被逮其子學泐徒跣攀號欲隨以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

碎無益也學泐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北抵國門選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籌萬死一

生之計而獄益急務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搥登閣上誓自刎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旅覓邈邈誰托削鬻飲血

扶藪而歸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哭盡

而舌枯家人以漿進竟不入口以灰 天子改元剪除  
大逆大中得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錢士升曰寅卯之際名教扶員謁者有見鬚眉無父  
亂賊相踐踵矣惟是忠節諸公凜凜生氣孤行於清  
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學洵為綱常維一綫詎非  
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斯言也可謂魏氏之實

錄

高汝栻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分也忠孝成於一身  
或萃於一家則難矣若忠節擊奸而死於忠其子痛  
父而死於孝古曰未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恩曰求孝  
子必於忠臣之後昔卞氏殲賊隨父赴難而顏忠節  
之死常山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尸歸  
葬長安時稱其孝忠節何異卞顏而學泐茶若似泉  
明指生似眇眇求之  
古人邈焉寡儔矣

逆德傳曰  
六月錄在  
封本分開

八月二十八日詔斬原任經略熊廷弼於市傳首九邊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十九

示泉二十八日五鼓有駕帖至山東司主事張時雍聞

之以為必斬廷弼也恐有伏毒自盡之事令獄官設法

誘出彼已知覺乃從容盥櫛整衣而後出房曰我大臣

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延挨久之而中貴與其遲也

捧駕帖而去時雍亦懼獲尺大書殊票仰獄官速拘出

彼猶澗步上庭曰侯庭上說話既至庭時雍迎之曰熊

芝問今日數盡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說廷弼默

然無言見胸前懸一執袋時雍問曰何物答曰謝恩本

日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

也時雍語塞隨送出先廷弼刊刻有象遼東傳值八月

者王休定  
梁懷季永  
身等也凡  
開切者鈴  
以自慈又  
指一指甲  
重無高論  
宋員等以  
次即誦而  
體比為之  
廷賜賜祭  
封本亦如  
之每先帝  
是竟文書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皆事神子

二十一日  
文華殿日講畢  
輔臣顧秉謙等五人獻一冊  
於上  
上覽之怒曰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以  
營脫上覽之怒曰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以  
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盈滿罪在不赦又刊書惑眾情益難容因傳諭示刑部等衙門着  
便會官速決了至是正法蓋八月二十八日也

高汝栻曰廷弼慷慨有餘誣謗溫厚則不足前  
言雄氣不肖下人世多以剛愎虛矯目之自有遼事  
以來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  
敵舌與人爭言大計現因事如其家事弟以經撫見  
左復與中樞風怨動輒掣肘憤激坐視遂膺顯戮悲  
哉然當事者亦無意便殺自楊左事起而廷弼之先  
次矣故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廷弼之先  
吏而死於廷弼之先吏而死於廷弼之先吏而死於廷弼之先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二十  
與大獄不以封疆受賄諸臣則不能作清流之階  
奔不殺廷弼則不能借題論進無影之雙如諸臣以  
身後之誅夫計謀封疆伏法何辭然終不死於封疆  
而死於時局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時局不死於封疆  
下月不  
順耳

前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二十四罪  
疏上內有宰相門生四字執政等甚惡之時有僉王其  
者謂執政曰楊漣文親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執  
政曰不知也僉王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  
者繆昌期也公若肯承當取旨如寄吾為閣下足了此  
事矣執政首肯遂與訂盟因咬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  
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官為偽孝垂簾為阿黨定

也時雍語塞隨送出先廷弼刊刻有象遼東傳值八月

元勳為居功。猶以難於坐賊也。再行覆按。改為封顯。給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復誣受謝薦紙贖等賄。窮治其家屬。崇禎元年。上憫死事之忠。贈右副都御史。廢一子入監讀書。

高汝斌。日。光斗以中秘擢御史時。其父寓書詔之日。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載國公。當隋之亂。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聲震抗東。海雷疾。維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異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天子之寵。震以澄察。捫刺何所不得。勉之哉。是以光斗當先帝。鼎成聽政之謀。起於宮掖。昭瑞神叢。因與楊漣排閹。叫關使天日重。期其視。譽進留侯。何如也。雅稔庭訓。益自為發舒。惜乎遭讒。以死耳。

詔杖江西道御史吳裕中。於午門前一百。革職為民。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普皇帝

二十五

逆卷傳日。方能經畧之刻。遼東傳也。丙有馮。甲。政。父子奔逃。一回等句。涿州見而耻焉。遂借妖弁。壽。惠。賜。殺之。閻。擬。聖。諭。歸。于。乾。所。體。乾。永。貞。等。日。原。是。小。兒。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于。原。稿。奏。請。都。軍。增。入。罪。等。面。奏。出。諸。袖。中。八。字。而。能。辟。矣。御。史。吳。裕。中。與。之。相。也。涿。州。令。私。人。咬。吳。日。內。意。薄。丁。矣。及。于。賢。則。交。之。日。吳。為。能。報。仇。也。于。是。裕。中。疏。論。貴。池。而。忠。賢。給。旨。日。廷。既。既。伏。厥。罪。神。人。共。歎。吳。裕。中。乃。以。鄉。戚。見。女。之。情。輒。乘。起。空。乘。機。逞。其。罪。孽。欺。肆。任。縱。誠。尋。大。臣。顯。與。廷。竊。一。樣。肺。腸。與。廷。何。異。命。杖。百。裕。中。死。五。門。工。成。加。恩。輔。臣。及。百。官。有。差。五。門。者。呈。極。門。先。完。次。弘。政。宣。治。二。門。又。會。極。歸。極。二。門。自。輔。臣。太。監。禮。部。尚。書。而。下。京。營。監。察。等。官。太。監。欽。天。殿。衛。司。房。拾。掣。千。百。戶。加。恩。者。幾。千。餘。人。加。輔。臣。孫。承。宗。願。秉。謙。原。任。大。學。士。魏。廣。徽。左。杜。國。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樞。殿。承。宗。

魏恩廣而名於未也

天啓朝杖

秉謙廢子尚寶司丞廣徽廢子中書舍人周如盛丁紹軾黃立極各太子太保文淵閣馮銓陸禮部尚書文淵閣各廢一子中書舍人銀幣如例。刑侍郎趙秉忠御史劉方練國事李玄王祚昌李謹劉懋等籍為民賜東廠魏忠賢金印一方文曰願命元臣忠賢一顆以褒元勳。

所賜印方二寸金約百兩玉筋象四爪龍紐。以金雲龍。印又賜客氏一方文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其金篆紐。印亦如是。萬曆中兩宮災。皇后之室焚。福藩之國中宮例有放論。王如勅。神廟命御用監刻木代之。終孝端世竟未補造。乘越浪費。至是極焉。前陝西副使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從之。自遼左陷。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普皇帝 二十五 五年封疆失事之臣至壬戌春始盡逮奉旨下法司皆刑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虛無一人尚書王紀以福建司員外頭大章署其事斯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上揚之沉之舉論不同之極致大章會勘日論事則化貞為罪之魁誅心則廷弼誠難未減至八議之說不特大章有之刑部各司亦有之台省亦有之四月初一三法司會審司官二十人在坐廷弼因服長跪置對塔下審畢眾日應監否大章日俟堂審定罪請旨後監蓋以廷弼大臣未經掣解但令法司問明亦無送法司字樣也及堂審鄒元標等



以廷弼夫陷封疆難以入議宥遂定化貞廷弼重辟訖而徐大化亦刑部員外給假不任王紀惡其久廢職業而重大章公正無私也大化疑大章交構其間遂嗾御史楊維垣劾大章唱入議之邪談緩頰而繫大獄又得婉轉美詞以大章由刑曹調兵曹是時又陞陝西提學副使故嘲之耳彼此辯訐不下十餘疏最後言其得廷弼四萬金遠送家中復遞佟卜年花憲臣不相蒙之事以誣之命勒賊證無實有詔復大章職矣楊左之禍作大化復乘機串入謂夥壞封疆逮而下之於獄審定秋後取決追賊四萬田爾耕董任意敲扑因卒於獄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二十三

主御極事白贈太僕寺少卿○魏兵馬世龍開奴酋領

兵西來海耀二州等處收割田禾從右屯等衛經過乃議前鋒三營協將各統兵襲之遣副將魯之甲會同參將李承先出哨柳河左輔領兵三千有奇至杜家屯應援又以遊擊金冠領水兵接應既議定及之甲河守候二日不見船至乃看河東地勢欲聯葦橋以備緩急適有耀州赴義難民周生員等萬人云四王子住錦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渡河遼民當印殺王子殲其衆以歸二將欲邀功而輕信之不知為敵計也乃以漁舟先渡難民約號城下招呼城中開門以應既渡我兵至

州城下寂無一人招呼不應第聞鼓掌大咲城上矢石如雨伏兵四起我兵雖奮勇斫殺突於溝內穿甲奴酋數百蜂起城內又出夾攻我兵奔潰賊追趕至河魯李二將陷足蘆葦雖欲放砲以拒竟無立足之地北岸列兵數千無船不能飛渡李承先中刀死之甲仰天自恨投於河中軍錢應科亦落水死計喪兵五百餘名馬騾不計其數事聞上命世龍戴罪立功

此一舉也分明誤聽奸細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不度彼此不審進退俛俛以掩其不備不知已落奴酋中矣伏兵四起張皇奔北遂至淪亡如驅羣羊以例猛虎其悲慘誰可勝言幸也左輔一枝以未動得全賊前屯得安然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二十四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陸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

戶帶俸○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起原任府丞邵輔忠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給事中丁詩教赴與那御史李徵儀卒志變朱一柱候北都李養慎候陞右布政徐國昌改北缺章光岳改京銜○削福建巡撫南居益籍為民○直隸巡撫請改徐州為府兵科陸文獻疏言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夙稱要地宜固堤保城不必改州為府其搜括銀八萬雷四萬以備修築四萬進助大工從之○加大學士孫承宗特進光祿大夫馳驛回籍○命錦衣衛官旗速御史惠世揚

平不獨傳  
左也

來京究問  
世揚乃楊漣一輩人，即其首參客魏，非勅倡率內攝  
之沈儀，其持論凜然，風猷夙著，可知也。所言者，若逆  
知有今日，而預為曲突徙薪之計，容魏根之入骨，故  
借移宮一按，擬為青衣小帽之詞，欲與楊漣同置之  
死，在漣不幸而死，已不可伏生，世揚幸而不死，是再  
生之楊漣也。胡光廟不諱之時，舉國縉素，世揚欲出  
入內直，及青衣小帽以自別于人，其誣不辨自明。  
崇禎元年十月，皇上獨斷，賜以起用，見今復推選  
撫，蓋神宗朝諸臣，玄黃角戰，賢奸猶未盡流，迨至崔  
魏而足，非附極矣。至今見魏雲消水落，石出死者  
鳴者，胡可緩也。是在當事者，力為推較耳。

浙江道御史潘汝楨，劾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  
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使陸完學，為東林之道奸，俱命  
削籍。○詔遣原任按察司僉事康丕揚，發邊遠充軍。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著皇帝 三十五

先是丕揚有疏，辨明楚藩，書二事，下部會議，覆  
上降旨，丕揚掃門權相，邪知貪賄，久掛察典，一削籍  
未盡其辜，命戍之。

二十四日陶朗先卒於獄。○禮部尚書薛三省奏言，仕  
途壅滯，門工加恩太濫，嚴旨詰責。○陞楊慶袁太常寺  
少卿，孫杰大理寺少卿，崔呈秀大理寺丞，李養德光祿  
寺卿，呂潯太僕寺少卿。○命遠御史夏之令，中書吳之

瑞，通判吳士科，下鎮撫司審問，追贓助工，削周道登，張  
問達，孫居相，于玉立，梅之煥等職，并追奪誥命。○上

宜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尚方劊坐，蛛玉帶，銀幣，  
經畧遼東。○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吳懷賢，下鎮撫

司獄時，息賢為窺神器中，禍官關，傾陷忠良，市威符劍，  
懷賢目擊不平，每與抵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十  
四大罪，疏擊管，痛快送加，國評方註曰：當如任守忠，即  
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侵冒，忤璫撤回，懷  
賢以同卿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  
之句，辭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  
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忠賢嫡甥也，聞之，入告  
忠賢，而番役恭布，左右陰誘其僕程遠德，斃以東廠富  
貴，盡以懷賢圖註疏，稿及書底，盡送於璫，璫大怒曰：甚  
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他死。徑差校尉百餘，至寓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四 著皇帝 三十六

懷賢并其妾丘氏，子監生道昇，西席程于古，皆繫之去。  
懷賢曰：有事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也。於是于古得免  
到厥，嚴刑箠掠，體無完膚，命楊寰孫雲鶴，輩串入東林，  
賄納左光斗等事，卒送鎮撫許顯純，非刑炮烙，旬餘而  
死。妻程氏在籍，驚鬱以死。舉家離散。○聖神首出，道昇  
上書鳴冤，得贈工部主事。○陞徐兆魁，黃儒炳，吏部左  
右侍郎，朱一桂，刑部右侍郎，起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  
書。○尚寶司丞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為  
不啻藥之論，妄疑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為不計賊之  
說，輕詆。皇上不獲正其始，奏旨一覽，實錄乃成于古

之日臣  
子之臣  
功之日  
可灼揚  
皆然耶  
以服天下  
之心矣

誦史矣。向高身為元輔，不聞一洩此言。卒令以百足之  
虫，生還里閭，近復以三窟之兔，繆與廷推。向高寧負  
皇上，不負慎行。令漏網僉壬，得廁身揆席，以玷辱綸扉。  
哉併連冢臣，張問達乞將進藥兩疏，宣付史館。○刑部  
獄火。○刻宗濬限祿嘗成。

十一月初一日獻東夷俘。上御門受賀。○大學士周  
如盤子告馳驛回籍。○陞崔呈秀工部右侍郎，兼廣東  
道御史，以大殿升梁告吉也。○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  
恪職。○陞呂兆熊為戶部尚書，劉志選尚寶司卿。

○詔錦衣衛差官校逮揚州府知府劉鐸來京，與妖僧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二十七

本福對理，此錦衣衛田爾耕所緝獲也。本福江西吉安  
人，潛住京師，縉紳多與交往，而爾耕希忠賢旨，狂為東  
林淵藪，希圖乘機造謗，捏為與揚州知府劉鐸熟識，在  
寺往來，有詩字見證，其詩三首，語多譏刺，故有是逮。○  
吏部尚書李宗延予告回籍，以王紹徽代之。○罷禮部  
尚書薛三省。○廷議撤遼撫，更置登撫，登撫武之望，以  
張攀守旅，而毛文龍使張善繼，竟撤其兵民，登撫捐采  
助登，以救饑荒，提有功以正究奸，文龍甚為不快，且朝  
鮮又與文龍不睦，是以兵部上疏曰：國家兩大局，一在  
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

而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  
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文龍也。駕馭毛鎮者，登撫  
也。傳云：以怨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詭詐之事，起以  
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鎮臣與屬國  
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此奴之利，中國  
之大不利也。乃改武之望為南京兵部侍郎。○以楊麒  
為總兵，鎮守山海關。○詔遼東前驛營總兵馬世龍回  
衛，既而傳旨謂世龍勞苦三年，着回府遇缺推用。○詔  
一切黨人不拘，曾分處未分處，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  
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哲皇帝 二十八

成書，榜示海內，乘示將來，以永保清平之治。○命修葺  
信王府第。○皇子百日內閣議名。○廣西道御史趙  
胤昌劾輔臣丁紹軾，先是柳河之役，遠避震驚，於時丁  
紹軾有危闕失事一疏，及內傳問閣中東虜已報墊河，  
世龍為何杜門稱病，馬世龍可用否，紹軾曰：臣等在閣  
中公議，正議去之，尚未定及再詰，乃曰：去留取自上  
裁，臣何敢知。是以胤昌論其反覆不忠，曰：一人而模稜  
兩端，一言而倏忽同異，紹軾上疏乞骸，仍溫旨留之。○  
欽降工部司官呂奇策等三級調外任用。  
于街石一節最為難煩，再三山度過，處處橋勢如長  
虹下太空，洞悉重難勝，是以該司既採衆論於橋下

流南明別築土壩以便運石駱馬之行視保橋工費  
所省甚多及黃克績上其事內有保壘之語上曰  
橋道是在運石何必再行保壘且天寒地凍保壘  
非時顯是司官計圖侵冒者降三級調外任用

詔推順天等處巡撫該部以郭九厚等五員疏請上

日郭九厚李逢節孫杰馮三元李春燁俱賜環召用

着京卿用以李嵩為會都御史巡撫登萊○工部尚書

黃克績乞調理回籍 上准其馳驛去○錦衣衛指揮

俞事高守謙歐死翰林院檢討丁乾學

甲子乾學與試江西策中有汪直劉瑾等語觸怒  
忠賢降級調外矣先是乾學為孝廉時有兵科書役

高守謙恒貸其貨生理既而忠賢勢盛守謙即領役  
門下資緣為理刑百尺侵廉錦衣衛指揮俞事及乾

學未滿象居守謙以前日往來迷托言為乾學解釋  
于忠賢須得千金為謝其後而道徐復陽疏奏那士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四 帝皇帝 二十九

帝能事無與試名目忽傳旨削奪乾學乾學亦知  
守謙造謠無可奈何隱忍以待而守謙特轉一約索

通計一千二百兩乾學不承兩相爭執候忽二十餘  
人推入稱駕帖禽捕乾學俯伏就道將磚石亂擊一

命稱惡諸親屠戮財物跪奉請罪請棍得財一推而  
散始知非是騎也乾學骨折心傷憤結不舒而卒

新主即位其弟承伏源  
血鳴冤詔贈翰林學士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五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

西湖 高汝斌 輯

丙寅六年正月以周應秋為左都御史以徐兆魁為刑

部尚書○下戶部主事李柱明于獄究問追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製禦十款伏乞 明旨嚴加申

飭責在必行

○削太僕寺少卿曹欽程藉為民

欽程先與付應星結為兄弟引入魏良卿之幕而并  
臣楊所修荐之遂為逆璫乾兒自劾奏周宗定等五

人之後忠賢悅之即秩以部郎璫升卿寺管陵工  
木版偶與其黨不令觸怒忠賢而忠賢厭薄其人變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帝皇帝 三十

藩士聞科之選責其敗舉不檢而削其籍出都門時  
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迷惘

哭失聲而出後 聖主登極被逮正法云  
案欽程令吳江時沈萃植為郡守其人以清嚴端介

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不能恣意陽呼悞  
矣及醜聲日著沈曰是安可一日令民上書入告

臺周起元使之善去以全此牙遺維時吳江周宗建  
吳煥兩人與金郎周順昌同鄉吳煥諸君子節持松

人多造間諺訪欽程于是致疑已之醜狀皆周吳諸  
非其之不知彼以雅厚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邪不  
君發大夫之義而為此曉曉夫亦口碑巷議實不能  
使掩遂投進黨乘機報

○命修三朝要典是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成  
書皆于斥廢殺慘諸臣留一罪案多出于崔呈秀劉志  
選之意

八五七

黃汝良曰：要與一書，送瑞進，憤報怨之書也。天啓四年五月，楊廷選參魏忠賢二十四罪，由是左光斗、魏大猷、報無由，乃以楊廷選等曾請移宮，假為題目，而進治之。又恐人議其後，事久變更，瑞曾編纂成書，由通延擊紅丸，移宮為三案，取富貴者，嗜進通內，頌德祝釐，以君父與厥臣並稱，而加防微杜漸，愛君愛國之臣，為誣謗君父，將使後之為臣子者，容誦聽君父之自弱自危，乃為可乎。又曰：施龍絡之術于君父，矯誣藉制，以毒害忠良，禍不可言也。交亂白黑，混淆萬世之信史，使人以忠義為永戒，禍尤不可言也。楊景辰日逆瑞月不識丁，安識孝慈為何物，惟不幸有結黨之崔呈秀，教之遂至矯誣天語，逼協史臣，無非欲借為相，掩諸賢之具，故其復罪諸賢，惟此書不足道。瑞之意，亦此書而史臣因以還署，亦復不少。孫慎行揚等言，當日持議不無過激，然皆一念之忠愛，所欲發而而言，言吹索節節板板，且斥之為奸，為邪，為無忌，恨賢豪受冤，極矣。至崇禎元年，侍講倪元璐疏奏，當毀輔臣亦揭其必不可，至五月，初上命取皇史宬原藏者，與各處所有書板，盡付火燬之。字內稱快。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哲皇帝 上

○孫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直隸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并劾御史黃尊素、周宗建、編修

廖昌期、吏部主事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東林邪黨，與

周起元臭味相合，大肆貪婪，疏入命除周宗建、廖昌期

已經迨解外，周起元等五人解京究問。

崇禎元年，迨李實究問實跡，誣陷五臣，係魏瑞差人

至杭將司房前日新印空頭奏本，令實鑲之。以上後

恐事泄，仍殺日新以滅口。其本皆李朝欽、李承植、屬

稟而孫昇書之，殊以墨蓋可辨也。今上命實與承

植面質得實，實減死充軍。

大學士周如盤卒。○夏之令卒于獄，詔提家屬送之。○

奴大舉入犯寧遠，寧遠者，閩門之要害也。門以東則滿

洲，河經

長江，淮敵

五，即上日

海為浩嘯

人心善幻

成風第傳

賊于劫掠

作奸營營

驅除不意

內監復操

舉動如此

世界轉運

流覽風氣

每為浩嘯

桂西則左輔門以南則祖大壽北則朱梅而以參政袁

崇煥總之

二月奴酋大舉過河圍寧遠去前屯白二十里前屯白

去榆關止七十里 旨下會議議者欲棄永寧以予敵

內保榆關夫永寧一棄則榆關立危矣時永寧止袁崇

煥一師虜眾五六萬人晝夜力攻始攻西南城角崇煥

命將大將軍核几郎神鎬烏統西洋火夷等炮奮勇焚

擊前後傷虜約數千人之會復南攻推板車遮蓋以斧

鑿數處我兵捆柴燒油并撓火藥選徒丁五十名從城

上以鐵繩繫下燒之至三更賊少退又用棉花火藥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三

物將賊戰車燒燬賊計窮退出城外五里于龍官寺一

帶札管約五萬餘騎其龍官寺收屯好米俱運覺華島

遣下爛米燒燬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渡海賊鋒少

挫我兵先是以紅夷將軍滅虜炮身銳迫風可箭打灰

夷賊數萬奴酋大頭目長孫哈兔打灰落馬用紅布包

裹眾賊扛檣放聲大哭而去又打灰牛鹿大人五十餘

人得級二百六顆賊俱從灰山往東奔奔此正月廿八

日也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推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

肉烹以享士故士多感發奮勇云○二十六日 皇上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閣門緊急當博收

葦策虛衷商確會議司禮監具奏○遣前吏部尚書趙南星成部以星年老收贖 上曰南星奸黨渠魁依律遣成不准收贖

按高邑當萬曆甲辰在文選時慨士習之不端嘆民生之日蹙土割露良心一疏多所切為忌者所然歸里至二十一年復起考功管內察極意澄清不徇情面削藉而去泰昌起廢以郎中陟卿寺陞總憲振刺風紀益勵初心有再剖良心申明憲職諸疏會味一清奸回屏跡輔臣集廣徵之故每于部政星正色却之節義相砥廣徵以通家之故每于部政星正色却之徵外雖執尊稱內實快怏因暗挾忠賢謂楊璉疏係南星改定值高攀龍論呈秀食汚異當星復引說大舟遣成之例于是同惡交煽遂毒手一日在弘政門遠適參璉與馬南星頌言針砭遂銜恨會巡撫之推唆陳九疇劾璉夏嘉遇璉指旨責南星那謀結黨竟逐南星與板龍首輔韓爌言兩臣不宜輕去并燒而逐之至是張訥梁夢環追論其事遂致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提問進膳將其子滿街擲玉中麗兩日間各責枷鎖俱擬遣成于歸暑淫徐中立推南星赴振武清衛赴莊浪中麗赴永昌同日出門復追其夫人湯氏追比而疾南星當 聖明踐祥蒙恩赦免其時巡撫留難回文遂于丁卯十月十七日歿于成所其子清衛鳴完得 旨准復原官給祭葬謚忠毅錄清衛而廢之上以寧遠賊退下諭獎勵文武將士命戶工二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詔覆權稅于閔津渡口商賈奏集之處用濟急需

二月升袁崇煥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實授海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竇陳○命兵部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刑

曾汝石魏士前郝士膏熊奮涓丁學乾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李維禎籍為民復以土膏賍私狼藉行撫按提問追賍從重擬罪○削御史田惟嘉石三畏籍○山東巡撫呂純如疏荐舊督臣王象乾素得虜心方其謝事東歸虜人有泣下者今年齒雖高精神尚旺所謂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 旨下以象乾年老所舉不賞貴之

高汝斌曰與刑在望佩若著龜鼎羹在列護若寶老成人譽之松栢節久愈堅誓之畫桂性久愈茂之二年西虜既梁 朝議推數行邊老成何也崇禎言官以馬老難之天子不為動及召死一平臺象乾趁勝開眼條對精鑿雖借箸之善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上賜賜賜印佩龍文而出西虜休于先聲退兵六百里非主上神武獨斷義為言者所誤始知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強弩之末能貫七華老成人蓋可輕乎哉昔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日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王嘗謂楚兵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慮役精神而決嫌疑吾殆壯也宗汝濂為判磁州年已七十九能止康王之敵獨勸進王酒泣降刺盜六七種屢戰屢勝使其不戒兩河可復德遠真彰甫年不及也觀三公而益知老成之貴重矣

○刑部擬惠世揚重辟以先帝賓天之日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績賈繼春論列罪狀甚明及查串通汪文言入王安宜方表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通近侍合擬重辟從之

世揚身居重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祐忠義之人卒脫之唯幸矣哉

故不其數

○直隸巡按梁夢瑛劾諸臣奉旨何士晉久依門戶右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賍私狼藉彼處撫按照原

名着削藉為民程良等程註之子除名永不敘用

高汝斌曰通鑑竊柄時報復之害甚至父子兄弟親戚朋友橫加殺害如程註及程良等因孫居相及孫陽相因楊廷選及楊金通因魏允中及魏光緒因劉

因張光前及張雲鵬因劉大受及王心一此類未可枚舉其禍蔓延愈廣終令人其可於嗚嗟嗟舍軍

而報無端之思怨國家何賴有此臣子哉

削科道范鳳登姜習孔孫紹沆傅梅吳鳴虞籍為民

奴兵焚掠右屯覺華島議願撤凍糧惟當事者苦脚價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哲皇帝 六

奏處之艱又奉有凍糧視緩急行之旨刑部給事段國

章上疏言明 旨所謂緩急者必奴衆遠退過河歸巢

姑從容以俟舟運之便今奴扎營近地宜不拘何項錢

糧暫那為脚費將露囤漕糧悉急撤移京倉河開則水

陸片運水堅則陸路單運事後或准并銷或候抵補蓋

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恃河路無糧則奴首無所因此

一舉而兩得最要緊之着料當事者謹切懇公自有以

辨此也不報○起張雀鳴為南京工部尚書仍加太子

太保○削禮科給事李恒茂籍○賜寧德公主駙馬

有福冠服○西虜搶犯三山堡趙率焚禦之戎其

惜小費而

備極夫策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餘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而止○升李思誠為禮部尚書董可威工部尚書畢自嚴南京戶部尚書

○寧遠解圍賊至覺華島屠焚右屯聚眾城中拆舍舍

以焚總兵楊麒虜去不追虜入不拒殘破城堡不辨報

上命制糶于是命經畧尚書高第亦上疏求去覺華島

與右屯之糧共七十萬聽其燔燬裝賞楊麒既不救援

經畧亦似無用科道交章第不自安乞去 上溫語慰

留所以後效

高汝斌曰奴犯寧遠虜衆五六萬人援兵並無一至

青劉兵道楊總兵要統兵出援議請多時挑選兵馬

經制兵將將將制節制宜速寧遠自能堅壁不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七

為因敵之弱即開兵不可支敵恐終為饑虎之投耶

幸而寧城鎮遠焚擊有方而虜退耳萬一怯陷不支

又為遼東之續議執其咎至出援復又徵回如以出

開為險不應委道臣法如以出開為是不應又收兵

回總之義不容諉兵實難用不救不可救亦不可此

議講所以多時也為經臣者將言往事已慈慈慈

實不甘心夫亦有所不得已矣

起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管監工程崔呈秀疏言東廠魏忠賢動慎

悉公清廉勵操以調年例彰朝廷飾愛之仁免風迪救

黎庶饑寒之苦一心為國百廢俱舉緝獲每著奇勳

建更多勞績 上嘉悅賜勅旌獎慶弟任一人督督銀

鈔半酒彩段若干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是時總督

心也何所  
不手哉

按崔呈秀之通賢也。自許乘奕始乘奕。故石元雅。家于呈秀。為居停主。因結忘年交。將錄同志錄。天鑿錄皆乘奕傳進。賢聞之。而善奉為聖書。日在案。我替我出。其報仇者。此也。勸賢封王。一帖亦乘奕所傳。天鑿錄凡三等。首東林。崇德。向高。等三十餘人。東林者。從孫。與相等。一百餘人。次與。心為。不附東林者。願乘。與。廣。徽。等。一百餘人。同志錄亦如之。又益陳宗。契。等。十六人。點將錄者。托塔天王。李。三。才。也。及時雨。宋。向。高。也。浪子。錢。鏞。也。聖。手。書。生。文。震。也。也。白。面。郎。君。鄭。和。也。碎。塵。大。惠。世。揚。也。大。刀。楊。連。也。黑。旋。風。魏。六。中。也。智。多。星。穆。昌。期。也。神。机。軍。師。顧。大。章。也。鼓。上。皇。在。文。言。也。凡。一。百。八。十。人。及。大。工。既。開。便。騰。款。諸。有。家。人。父。子。之。誼。焉。  
不藉乘奕矣。 出逆奄傳。

○以來宗道為南京禮部尚書時推錢象坤為正內以象坤曾為言官論劾着冠帶閑住○造薄簿大駕成部擬加恩効勞各官武職田爾耕等文職童可威等銀幣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候轉升之日加升有差然不及內監璫怒捏旨罰兵部司官俸三月重責其吏書  
○上朝日壇文武百官于皇極門送 駕賜內閣等

官餽食盒羊酒等物○戊張慎言  
三月詔會官凌遲奸細武長春李應誠等即時處決長春原係遼東武職因嫖娼李瓜兒情密遂以娶之後在京日久盤費告乏因以瓜兒當與樂戶薛應奎竟由寧遠回遼時奴攻寧遠袁崇煥防甚密難以出城遂同

之費可比  
新於案類  
之功何所  
謝道爾

亂民進山海復遇相知贈以二百金因往薛家田贖鳳兒彼此相爭証以為叛賊李永芳之婿長春懼逃出京東廠希功遂擒以為奸細擒之○下前御史周宗建于北鎮撫司獄宗建入臺即劾客氏客脫魏而嘆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首杖八十既而免巡視光祿復與司禮王體乾為難論票廷杖然卒不杖 壬戌秋京師久旱 聖上所禱忽而雨繼以雹人

以 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能諳其大義耳目頻笑之際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以相告等語忠賢大恨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于文華殿微講之時信信晉罵摘一丁不識兩語為詬辭之狂走號奔願乞為僧以屏言者狼聲直達 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華許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程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証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華楚較眾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緝紳尚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奉睜眼以大豕罵之曰此時尚能說考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

心一請朝房以公義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



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合淚而出瑁命釘以鐵釘不  
灰復令着綿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  
身婉轉兩日而灰追駐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為其立簿  
募緣未了其半新王龍飛洞察其冤一體獨坐賊仍給  
五百以昭惻卹贈太僕寺卿瘞子庭祚入監讀書

高汝拭曰人臣立朝無所忌畏其首畏身無餘  
凡惟其赤心為國不惑于非成敗得失之數者  
廷其豪傑也宗建揚揚而象勁其所建自定是非明  
賞罰折權奸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肝胆何如其言曰  
王聖弄權宋娥專寵令直盡職朝恩未叛重賞招夷  
逆振逆瑾取整弗遠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  
之事無以庶登品騰文武之才其言痛矣推瑞買易  
報復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以危詞  
關德吉以德吉發痛詞魏父客母之日誰其容之耶  
宗建居官又言七日可輕今果輕七日也七又輕而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世宗

三月采顏等衛夷人炒采兒進貢朝鮮陪臣全堤等慶  
賀○經畧高第以病免從之○中后所災

火燒殿舍糧火藥器械  
若干命嚴究失事之人

○以內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陶文紀用鎮守山海左  
右提督忠勇管孫茂林武俊王溢朝分守中軍俱住扎  
于山海軍中戰守一應事務命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  
清查糧餉器械馬匹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務宜據實  
直寫密封不時星馳走報

時聖諭數百言內有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疏  
宜鎮守分守等官後因有司察職奏進至于神祖

末年全遜固沒恢復何時始知祖宗朝設立鎮守內  
臣原非無意未裁之先連像雖頒而金既無失既革  
又日歷選前代以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域  
者不可勝紀噫誰為  
草此詔者真可咲也

○封魏良卿肅寧伯給四代誥命養贍地土七百頃  
案忠賢初掌惜薪司內府供用處提督寶和店三年  
宰東廠前後溫旨無美獎勅約百道兩臣撰勅全學  
不得出休乾選切口寅申不入不遇宿節二年賢未  
敢遠出至四年後外處刑翼遂至琉璃河派州等處  
招遠議補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備待于停驂所在數  
千百騎紛紜不絕民戶焚香頂禮又以與夫連駕四  
馬與青蓋羽幢環遶疾于飛鳥凡一節前番要  
章疏承負等遺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逐  
也每日銀臺到本分閱者王休乾梁棟李承貞石元  
推徐文輔凡閱切者鈐以寸紙又控一指甲重負為  
議承貞等以次期請而休乾為之註馬馬屬票封本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世宗

亦如之嚴然天帝矣即伯爵之封亦其  
借途豈甘心于此哉 出通卷傳

○詔撤 御前帑銀四十萬券衣膝襪二百疋 神廟

昭如中宮皇貴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官銀六  
十萬并軍前火器砲銃弓箭等即令劉應坤賞發關外  
賞軍應用○大學士顧秉謙等揭請收回鎮守成命

諭曰昨遣內官出原以清查糧餉軍馬綜核防守無非  
法 成祖以來曾有之例且使恢復封疆之大計卿等  
既以議妥擬諭施行今何得以外廷羣小之言輒又阻  
疑

唐以一節朝思為觀軍容使以討安慶諸賊以遺處  
況李郭為崇尤不克其首于福州今六中臣並出聖

將吏之肘腋任事之  
心其有不敗者乎

陞徐大化工部左侍郎督理大工

按揚漕運等六人初借移官為案後伏改封疆大務  
宮但楊楊左耳與碩大章等無異也其體色用朝服  
若廷駕而碩大章與楊維垣相讓辨楊左四人又尤  
與也忠賢既款報二十四罪之恨我廣議又欲修糾  
論失儀之仇以封疆中人移官此津之至張黃正有  
日發廣徵發際而指示在徐大化也大化浙人胃格  
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三年驟顯尚書始以能廷  
一教棟其親乃逢其惡某宜成某宜進某宜制奪一  
成廷工民無筭最後私受劉尚原兩那借錢銀二十  
萬崔呈秀惡其專利始力詆於忠賢奉令賜住大化  
以此觸逆與表任楊維垣密謀首泰呈秀以為當身  
轉劫之地新王登極  
大化始投大解說

○四月命道前左諭德繆昌期下鎮撫司獄昌期自湖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廣興試策語侵瑞瑞已心銜恨矣及楊漣草二十四罪

疏成昌期為之改竄心愈恨之猶以其文冠當代陰收

人望遂轉其春坊瑞管坎于玉泉山碑石崢嶸情所知

說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規模雄峙非榮也必得如椽

一言可垂千秋矣昌期嘆曰而言曰吾生平齒為諛墓

豈肯為瑞願指那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噬耶壽寧事

可鑒也昌期大恚此日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

在瑞聞大怒至是紐為邪黨竄入織造李實疏中與周

順昌等同詔獄為許顯純斃于獄底後贈詹事府正詹

事錄一子入監讀書○以劉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薊

遼○削刑科給事周洪謨籍為民罷翰林學士成憲命

冠帶開住○廣東道御史劉徽稱魏忠賢緝奸除弊節

用惠商剔盜儲之積習以清庾府擒逆賊之細作以清

禍源等語 上嘉悅故詔答之○改南京兵科給事袁

玉佩為兵科給事中時刑部尚書徐兆魁疏荐其才可

授北科或加少卿銜皆任監軍與崇煥從長計畫○御

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

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履

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

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

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不慕義自勉故 旨答之

○御史牟志夔奏張問達東林邪黨宜提究追贓 上

以既經削奪所奏准豁姑着損贖十萬以助軍興

上命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將 神祖朝妖書並封之國

三事宜付史館列其大槩本末于要典之端○封西洋

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遺官致祭○魏良卿

請第宅朝房工部議照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

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以孫杰為

協理工程工部侍郎崔呈秀為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

御史○大學士丁紹軾卒○道前吏部主事周順昌錦

○

○

○

○

○

○

○

○

○

○

○

○

○

○

○

○

○

宋唐矣  
元部收郵  
深日順昌  
表影無特  
心曲備特  
亦足歸全

衣衛差官張應龍等激變地方。擄傷旗尉。隨從李國柱  
身歿。舊例一犯官一駕帖。每一帖則官旗二人。錦衣衛  
千戶張應龍文之豹。其奉命者也。而偽從五十餘人。假  
其虎威。沿途索詐。傲慢凌虐。殆不可言。周順昌居鄉清  
謹。吳人素為愛重。一旦被逮。大拂民心。比其開讀。蓋在  
三月十八。先期沿途士民。傳香盟眾。欲以訴冤于撫院。  
及開讀間。擁擠入堂。左右未免阻叱。士民疾聲大呼曰。  
爾太監。何以擅自拏官也。假捏之旨。安得妄行。官旗擄  
掄之人心。當憤激之時。復又遣官。旂之叱。憲堂下喧呼。  
勢若轟雷。官旂把捉不定。欲趨避之。眾遂攘臂擁擠。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聖皇帝 十四  
從李國柱受傷。越二日而身斃。當其鼓噪也。昌乃鞠躬  
謝眾云。原係不肖。致干聖怒。與若輩何涉。倘有所損。愈  
甚我之罪也。眾方帖然。尤逸護不散。撫按許出疏保留。  
無煩爾眾。眾意稍解。隨送昌順于別署安輯。而散。  
適胥門外。又有北來往浙者。至郵傳與馴子爭。旂以屠  
夫。又以賣肉被奪。兩相搏毆。許爾成偏袒一呼。顏佩章  
等。嚮應。叢以有司擁護。始得出境。然失散駕帖。抵關無  
憑。照驗。浙人竟閉門不納。而去。當事者不罪緹騎之激  
變。而反責蘇民發大難之端。竟置顏佩章五人于法。○  
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少奢寅。來降。隨後逆賊遺首。以

獻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着巴乃寅。騎引馬之奴。李老  
松乃寅。看茶之奴。與寅同居。藉舌填上。寅妻在黃林山  
上。相子。二三里。奢崇明。住克仲填。相距三百餘里。寅子  
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  
攻南雲。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兇淫。附近夷  
人妻女。凡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強索其錢。不迷  
即打。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手下夷人。阿引  
等。自有外心。與總兵李惟新。歃血共圖大事。阿引復被  
寅責。因勾合苗老虎。拍登。李明山。議事。適奢寅與都督  
樊虎等。飲酒。深醉。歌畢。登林而睡。老虎伴與寅蓋絮。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聖皇帝 十五  
寅睡。方躬持刀。斫其臂。寅大呼。李明山。伏助。斫身。砍腸  
出。明山。乃折偽總兵等。闖入。而苗老虎等。驚走。竟往等  
中。罕寅妻。妻已聞變。逃矣。期時賊黨。追趕苗老虎等。其  
窘至一碗水。值官兵接。者。夜降。總兵。李惟新。因率兵同  
往。藉舌。尋取寅尸。一半燬焚。一半埋于克仲填。趙七等  
私掘藏于寨中。至是投獻云。  
中國長技。火器。稱最。往賊寅之攻。圍城。都督。早。紅。一  
雙。高。距。其。上。俯。窺。城。中。合。抱。之。柱。四。寸。之。徑。而。堅。而  
巧。暗。中。用。牛。二。百。隻。拖。拽。距。城。二。十。餘。丈。比。用。大。鏡  
并。七。鎗。砲。十二。架。更。番。擊。之。蓋。裂。賊。遂。氣。阻。不。敢。過  
近。城。垣。此。七。鎗。砲。需。石。大。小。若。下。用。之。無。不。中。凡。擊  
車。雲。梯。挨。牌。鈞。鎖。俱。能。擊。碎。此。勝。算。防。禦。之。一。奇。也。  
○詔究問錦衣百戶王道行。需索激變。併勅蕪州。

聖部飲紅  
淫口攀龍  
忠維報國  
看足辨奸  
以塞謬之  
身信會分  
方張之始  
劫灶煎天  
處辨從卷  
于止水奉  
擬騎動地  
米祇憑帶  
于州羅浮  
前聖親  
榮亦曰  
榮龍有請  
功聖至考  
追錄之疏  
晏廟之臨

地方官密拏首惡以正國法○左都御史高攀龍卒迨  
其子世儒寃問洩漏根因時有旨相解攀龍官旂未至  
龍即溺于園池身故 上以預先知覺乃行自盡誰人  
漏泄故迫其子也攀龍之殺機種于崔呈秀呈秀按撫  
淮南有狼藉聲攀龍發其罪欲按律遣戍卒為內魏所  
持竟得復職遂以拜其辣手龍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及  
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提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  
固以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之乃給家人曰汝輩各自寢  
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  
自有處分耳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于園池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哲皇帝 十六

○以寧遠大捷加恩元輔顧秉謙等并東廠太監劉忠  
賢劉應坤王體乾等官級恩賚銀幣有差○迨周順昌  
至京下鎮撫司獄追賍先是詔使至郡檄縣官自詣至  
名府邑令陳文瑞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  
勸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意中事爾毋效楚囚泣其  
夫人吳氏知之號泣昏絕者再昌神色自如意氣浩然  
其友朱祖文曰范司隸屬于數語千載酸鼻若獨超然  
耶昌曰毋事亂人懷也收束書帙毅然登車祖文陰隨  
之以往斯時合郡士民情懣不平攘臂官旂欲出順昌  
于難昌鞠躬求衆以解越四日夜半寂無人知隨提騎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哲皇帝 十七

輕刑而去及下獄顯純極刑筆楚拷比更嚴一擊下則  
一呼聖祖列宗隨嚙指睜目厲聲以罵罵不絕口忠賢  
恨甚誣以二萬餘贖尸出穴時無寸絲掩骼止見頭顱  
髮鬚英氣凜凜逼人耳祖文隨之往晝伏夜行潛達京  
師其得一當以脫昌于虎口志卒不遂亦解縛抱憤卒  
新王褒忠 命從攸郵部議贈太常寺卿諡忠介元  
兇魏忠賢崔呈秀許顯純倪文煥曹欽程伏誅李實遣  
高汝斌曰聞順昌行時人謂之曰公不幸遭清流之  
禍忠貞無全者胡變因公起恐使自若昌嘆曰以我  
一人貽禍桑梓歎且日不瞑豈不知自裁然昌小臣  
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赴都必死以副所

高皇帝述種元魁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為我作忠臣傳可取近江都傳言倪文煥家白日見昌冠服空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煥家大驚越數日而文煥認誤矣至忠賢出張儀門時見揚建詩公恍惚前後益精其未散耶抑冤仇報復之不其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不忘武安刻忠賢文煥德罪過武安昌等不遜除為國家除賊耳真神不混炳輝古今蓋虛語哉

命鎮標司追究官旂毛文明等需索楊連程儀等銀二千二百王道行等需索周宗建繆昌期一千四百兩

工科給事虞廷陞疏言我皇上庸覽獨裁特簡史臣考訂三案彙集成書條約簡擬命曰三朝要典灼見羣喙之煩蕪道之曰要更痛懲臆見之搖惑核之曰典要典集而君臣父子之倫貞邪功過之案詞嚴義正昭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世宗憲皇帝十八

如日星邇乃相傳有所謂天鑒錄外又有點將錄初終同心錄石碣錄偽鑿錄等本不一而足伏乞嚴禁盡行毀絕以培植正人護持元氣從之

肅遠總督疏奴酋夾河一帶欲冒謀犯想其見覺華島嶼之勝美而欲來乞令毛文龍統舟師屯水寨蓋州套以嚴防守報可

以寧遠奏捷加袁崇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除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總兵滿桂趙率教等俱升左都督與部督僉事有差

總兵毛文龍奏活擒真夷二十九名并馬騾夷器盛甲

肅遠總督疏奴酋夾河一帶欲冒謀犯想其見覺華島之勝美而欲來乞令提兵毛文龍統舟師屯水寨蓋州奪以嚴防守報可

寧遠之役奴擁衆入犯而終有內顧之慮者殆支龍牽制之力歟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命清查京營兵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奏參

時地方失盜查補營額軍一萬止五十應役營馬盡各乘坐至是起視科道查奏奉旨清還

削太僕寺少卿史弼籍大理寺寺正許志吉疏劾御史張繼孟命削籍着南京法司提問追贓 吏部

以積勲司缺郎中推員外李自春突 旨削籍為民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世宗憲皇帝十九

或放故口此時制者皆好修之士悉以門戶處之或有被論者有推升者有無故而檢出中 旨者而壬夫會士一時駭頭更以操生殺予奪之權何怪乎芝蘭剪而荆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迨御史李應昇至京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應昇初人臺即有海內民瘼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一疏以責東撫次有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一疏以責南臺

甲子正月又有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一疏以陳三患三病而歸于明賞罰三月又有縷析民情仰動天心一疏以陳十害三反而歸于恤畿民先是欲上文

通內外一疏以劾忠賢會楊漣疏上遂易稿以奏有大

斯特別查 遺禁全以 門戶二字 也局原籍 著之字左 右之祖原 可不分期 廷臣一家 之私則禁 皇之說何 謂聖定矣 凡其知悉 而最畏也 札部做郵 疏曰昌言 可泣鬼神 一死不忘 若父

奮乾綱立加斥逐一疏以感悟聖心于是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環有疏劾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于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趙父于地下一段氣歎迺已方駕帖之至也昇獨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微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毫無悲愁悒鬱之色臨危手書誠子讀之一字一淚聞者傷心焉

一子入監讀書

高汝楨曰應昇請願慷慨激切言膽炙字字憂危實語語語誠也所論者非三事大臣即左右近習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內閣揭奏修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應昇送鎮撫司

竊惟國家設刑部而又有都察院大理寺無非欲其詳刑明罰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也今諸人誠有罪矣然不無輕重一槩送鎮撫司拷訊榜掠之下何求不得身非木石豈能久延故有甘自誣服以少緩須臾久者矣亦有情未輸吐而身已就斃者然罪狀未明輕重失等非法之平也不聽○成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安邦彥率兵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總

兵魯欽禦之賊勢甚銳漸逼官壘廂始孫官堡被燒劫各兵逃散

五月王恭厥火藥為災火驟發沿近屋舍因而象房震倒羣象驚逸出不可控制官中獸頭冲下打从內官兩員火烟燭天不可撲滅下詔修省

○改御用監外西廡房為安民廡王恭厥之災也其初聲若轟雷山裂管殿太監震倒半响餘監皆焚成止存吳二等數人問其初發旋風一道內有火光致滿廡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河南道御史王法等奏言天心仁愛變不虛生

約潤十三步深二丈庫中軍器盈甲火箭如故第沉埋于地耳震倒民房一萬九百餘間人民壓成者五萬七千餘人被磚石伏掩者又不計其數茲因工程煩費難以修造因以版房三所共計二百餘間願安神器錢糧等項○崔呈秀奏言工費無厝將在京尚書以下在外州縣正官以上及捐俸薪一年其公侯駙馬伯五府升律都督等官翰林院史館等并在外首領佐貳免捐從之○河南道御史王法等奏言天心仁愛變不虛生

此亦有以爲言者

茲者火燭震厲掃焚數里伏壓數千命 皇上克謹天  
 戒體上天好生之心凡大小獄情一付法司推問如律  
 不得已而灰之使灰者心肯又曰合計海內人心隱隱  
 尚多鬱象鬱而火伏焉鬱而明陽搏擊焉鬱而殿舉勃  
 發焉此震恐之天變不可不垂意也不報○總兵張雲  
 鵬與安邦彥戰于趙官堡大戰二日小戰二日所殺無  
 數水內水外之賊奔逃潰歸道路復通復斬河沙壩之  
 羅鬼白納一帶之夷盡爲奔氣○革經畧遼東樞臣高  
 第麟玉○削歐陽暉爲民知府劉鐸復職鐸與僧人本  
 福同鄉僧欲借名結紳以題詩扇鐸不長于詩乃倩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三十一  
 題之而識以己之姓名圖書然僧貌寢陋形復不揚異  
 言異服爲廠中緝事所擒疏聞下鎮撫司訊問福招與  
 鐸往來有詩三首相贈時鐸已赴任揚州矣其黨閹詩  
 謂多訕刺譏切朝廷因迫鐸至與僧面質鐸言歐陽暉  
 所作復追暉至而暉即承之因削暉籍而復鐸之職○  
 朝天宮三殿兩廡火共焚房一百三十二間○兵部尚  
 書王永光奏 皇上者天所鍾愛而不忍加怒者也乃  
 一怒而地震如雷萬象傾覆再怒而祝融爲虐朝天宮  
 付之烈燄矣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兵墟以千官呼祝  
 之壇盡爲灰燼卽行路盡爲怵情况臣子能不痛心

思水旱盜賊之變猶待章疏奏聞卽日月薄彗星反逆  
 行亦須太史之占候茲獨譴告于都城之內迭徵于旬  
 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水雹隨之乖辰之象 皇上亦  
 既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乃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  
 稅之外率未能恩免何項寬卹何人樂以知道了三字  
 應之夫委之不知尤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  
 蕪息之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敢爲 皇上與諸  
 臣交誦之疏入旨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責之○周順  
 昌周宗建先後並卒于獄○忠義夫人卒○上冷通官  
 賈香帛往復給祭七壇緣段十二表裏布百疋以示收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五 三十一  
 卹忠義者始封順義王親孫把漢那吉之嫡妻于隆慶  
 四年夫妻慕義投服中國德達執叛贖還進表納款邊  
 塞寧謐五十餘年厥功首于夫人且歷年約束諸酋勤  
 修貢市款市之堅大有力焉第卜石兔貪淫狡縱每脾  
 睨而思併吞之忠義之孫曰工部習令尚在幼齡東西  
 兩哨悉皆稚子部臣上其事謂宜加攸卹聯絡遺孽以  
 堅恭順之念命照忠順之例予以棄卹云○總兵趙率  
 教滿桂兩鎮不和奉 旨撤滿桂回京既而督師王之  
 臣與巡撫袁崇煥又各疏求去 上命九卿科道議之  
 ○六月皇子薨益爲厭懷太子○削刑部侍郎沈演籍

又與一大  
獄案竟武

要典一才  
崇禎元年  
編修元  
刑官  
孫二  
孫三  
孫四  
孫五  
孫六  
孫七  
孫八  
孫九  
孫十  
孫十一  
孫十二  
孫十三  
孫十四  
孫十五  
孫十六  
孫十七  
孫十八  
孫十九  
孫二十  
孫二十一  
孫二十二  
孫二十三  
孫二十四  
孫二十五  
孫二十六  
孫二十七  
孫二十八  
孫二十九  
孫三十  
孫三十一  
孫三十二  
孫三十三  
孫三十四  
孫三十五  
孫三十六  
孫三十七  
孫三十八  
孫三十九  
孫四十  
孫四十一  
孫四十二  
孫四十三  
孫四十四  
孫四十五  
孫四十六  
孫四十七  
孫四十八  
孫四十九  
孫五十  
孫五十一  
孫五十二  
孫五十三  
孫五十四  
孫五十五  
孫五十六  
孫五十七  
孫五十八  
孫五十九  
孫六十  
孫六十一  
孫六十二  
孫六十三  
孫六十四  
孫六十五  
孫六十六  
孫六十七  
孫六十八  
孫六十九  
孫七十  
孫七十一  
孫七十二  
孫七十三  
孫七十四  
孫七十五  
孫七十六  
孫七十七  
孫七十八  
孫七十九  
孫八十  
孫八十一  
孫八十二  
孫八十三  
孫八十四  
孫八十五  
孫八十六  
孫八十七  
孫八十八  
孫八十九  
孫九十  
孫九十一  
孫九十二  
孫九十三  
孫九十四  
孫九十五  
孫九十六  
孫九十七  
孫九十八  
孫九十九  
孫一百

○京師地震時轟然有聲屋宇搖動滿城皆然○京師大雨西山橫水驟發城中水深六尺新舊屋舍傾倒不計其數歷來者甚眾蘆溝橋人家被水衝去良鄉城俱傾勢若江河尸橫遍野直至涿州而止下詔賑恤○命錦衣衛追吳若實吳養春程夢庚等解京究問吳養春與吳養澤胞弟兄也始爭產構訟以黃山事跡告縣其時欵令張濤詳請按臺駱駘會勘明題奏追沒黃山一半入官率畱中不下蓋 神祖藏富于民不欲浸民以開言利之端耳自養澤與其僕吳榮吞王產蒸王妾從前構發皆由之是以春恨之深置干辟榮俸脫入京首發養春隱欺黃山蓋黃山雖有二千四百畝然在縣西北角懸崖峭壁草木不生上下泥石相兼不可耕種而逆瑞斃為奇貨希旨列爵之逆養春父子併程夢庚等其棒檄縱騎即前被蒸之王蒞民也一村落間欵犯八名立刻就道百姓震驚幾釀不測後懸坐吳養春賊六十餘萬程夢庚賊十三萬六千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着工部差官公同撫按估計變價山場地共二千四百餘畝盡歸朝廷○三朝要典成史官進呈 聖覽

光一塊落于中府東塚舊草頂上隨即火起時值大雨火勢更張紅光遍撒移時不息○大學士馮銓子告四藉○罷刑部尚書徐紹魁御史溫國奇復提劉鐸下鎮撫司獄方鐸下獄之時李承恩方震孺俱在獄中三人朝夕談吐意氣相得李承恩者逆瑞所緝誣以擅用龍袍擬斬震孺則誣以案邊無狀擬戍未遣者也承恩嘗熱審之期意冀申冤免震孺關說震孺難之議遂寢而謀之鐸鐸未有以應也會鐸事日出獄將之任遇承恩之子李端傳父命復申前請鐸遂與托同年溫國奇轉懇尚書徐紹魁開釋其罪以家藏金葉二扇及光東王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卷五十五 二十五 帶一條為謝舊例出入成罪全憑堂案低昂而刑部廣東司書辦史大仁者正承行其事承恩邀之入獄以五十金為壽求其周旋大仁允而納其銀歸至中途事機不密遂為東廠所獲訊出承恩關說事連及鐸復下之獄鐸此時贊芥已竭命僕劉富至家取銀及富囊銀而來為假番蕭三所獲分其銀之半而三釋之不意蕭三又為真番孫守貴所獲捕送都督張體乾蓋解假番非解劉富也而體乾心知忠賢素恨鐸欲以取媚併追劉富文飾虛詞謂鐸憤厥臣之發其事也因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借道士方景陽咀咒厭厭其情當聞大怒即刻





劉文暉所解而容賄從標臣胡東漸之說乃自謂解旨以抗違阻撓稽緩誤事削之○詔以履部左侍郎施鳳來張瑞嵩詹事李國樞各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詔刑部擬犯人徐自強罪并責皇親張國紀不得濫用匪人立恪遵禮義以府丞劉志選希瑞意劾之也○登州衛所西北角樓于本月十六日五更守宿人見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北樓內有聲如雷頃刻焚烈歷死守宿軍士積貯火藥蕩然一空巡撫李嵩聞其事于朝○削太僕寺卿倪思輝翰林學士錢龍錫光祿卿徐如珂南京兵部右侍郎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五 卷皇帝 二十八 朱欽相藉為民太僕寺卿顧造冠帶周住○遼撫袁崇煥請于寧遠另設餉司當管關外糧餉因舉王事孫止孝往充其任至海陸等所盡行裁革一應支費克餉司之用從之并命翰林撰勅禮部鑄造關防差滿一年回部攸敘○以郭允厚為戶部尚書趙茂相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郭尚友以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崔呈秀升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孫杰升兵部添設左侍郎督察天下兵部尚書王永光戶部尚書李起元各予告馳驛回籍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十六

西湖 高汝斌 輯

高鼎煒 正

丙寅天啓六年九月巡撫袁崇煥奏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故勢在必更屯為急而圖屯又以預為急請減運折價解至寧遠預買牛買具以備屯種又曰賊圍寧遠時職謝絕援兵示諸臣以必死令其念之不得轉又飲奕以安之嚴令以絕之至對敵時擡銀數鞘開而置之城上曰用命者與之一元寶擇奮勇者賞之賞不必過而人人莫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六 卷皇帝 二十九 元卒于獄○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贈貴州死難道李待俊為貴州按察司副使廢一子入監讀書○大軍士顧秉謙予告加太師回籍○哈酋一族較諸酋黑甚黑灰等酋勾引盤踞南山先會犯鄂來泉未敢深入亦未經大剽掠邊外牧放畜馬而去茲糾合諸酋犯我中鎮總兵董 提大兵戰于牛心山斬首四十餘級乘勝長驅又斬一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羌夷駭愕○皇極殿成 上于九月二十五日卯時升殿百官慶賀効勞諸臣晉秩恩賚有差

先給勻哈諸賊而後舉焉。額偽劄印黃蓋紫袍。詔刀銀馬無所不至。查天啓二年。安以二月初七日。圍龍里新添青定平城都勻皆勻哈長田一帶之賊。追貴陽圍解。四年來官兵東征西討。獨後勻哈時不暇及。姑緩以圖大創耳。不意彼積聚饒而煩衍盛。養成其鴛鴦。自清平以及新添。無處不出。劫無日不報警。初止數十成羣。後則聚至二三百。初止截捨客貨。後則劫奪官府。甚而擄餉往來之血脉。几斷全黔之咽喉。已塞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首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又距平越百餘里。連夜由間道掩襲。四路合攻。賊聞夜遁入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六 皇帝。其中心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營牛場。箭保文營。攻慶岳兵所等寨。復攻都勻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追實入菁。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橋等處。破百餘寨。斬首二千三百七十餘級。俘獲無算。賊首五十餘名。掃蕩二百餘里。自二月初三出師。至六月十五班師。先後百有餘日。兵皆宿飽。人無怨言。止費賞功銀二千兩云。

夷酋毛乞嚴要賞不遂。聚眾內犯。參將張承憲冒險輕進。乘勢窮追。隨入伏中死之。毛乞嚴黃台吉之頭目也。滴水崖去鎮城寫遠。一時救援不及。故有此敗。然殺傷相當。而失一裨將。損國威。於戎心。非細故矣。竊思夷

詔免行刑以殿工告成也。上加恩首輔黃立極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廢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施恩來張瑞麟李國楷各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廢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舊輔魏廣微顧秉謙各加太保。各廢子尚寶司丞。○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天厭奴惡。已于七月二十四日背發癘疽。已死屍暴露三日。每牛鹿輸金十兩打金棺乘之。今于瀋陽東門城西起造墳墓。用金尾金柱各將帽頂紅纓俱去。四王子與大王子爭奴位。四王子亦背發癘疽云。○晉肅寧伯魏良卿為肅寧侯鎮守內臣劉應坤等各廢弟姪錦衣加升二級。有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六 皇帝。差○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扎關門兼管四路。

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三才請建厥臣祠宇。賜名溥仁。着南京孝陵衛備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歲看視。

黔兵攻勻哈長田一帶諸苗。破擺沙蜂塘等三十餘寨。又破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餘寨。斬級一千二百有奇。黔中四面苗。而最狡悍者。無如勻哈。即二十年來。凡經勦創。而旋叛。旋橫。查先勦于萬曆三十三年。再勦于四十四年。不下七八年。而後肆。且後之勦也。借兵于石柘水西等司。安邦彥親領兵。曾失利。故與謀叛之始。

國曆五年  
三月內任  
司業今加  
管保河運  
花酒備

時應賢行  
過國城  
孫其招

紅民安撫  
屯糧備伏  
其土故也

得仁祠

子尚哈

入臣無上  
何以公

酋入冠利在拾掠彼容我王形勢甚明。堅壁清野。擊其  
情歸可也。不則張聲勢。相機截堵。耳何以輕敵玩冠。死  
不旋踵耶。○以皇極殿工成。晉東厥內監。魏忠賢。為上  
公。加恩三等。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  
賜錢券世襲。

高汝柱。日從古大奸大逆。師伏于小忠。小信。以售欺  
人。主不察其貫天逆地之惡。至于罪狀已昭。即欲不  
割愛而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仇  
士良。我朝曹吉。伴淫直。劉瑾。無一不誅。且我朝不  
割愛。必有代為。人王。割愛者。漢之張謫。趙忠。靈帝。主  
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信宗。以所父。稱之。矣。我  
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上矣。然而讓忠。見殺于  
表。紹。令。致。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曾。無。一。人  
老。死。歸。土。以。富。貴。終。始。壽。夭。既。濟。犬。命。隨。之。我。朝  
二。正。之。季。其。危。也。殆。甚。天。作。國。祿。不。至。為。漢。唐。所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四

耳。詔曰。朕子多病。傷于飽也。寵臣多誅。傷于驕也。天  
啓。朝。素。稱。親。忠。賢。小。忠。小。信。何。以。太。阿。忠。賢。肆。其  
大。奸。大。逆。亦。明。以。太。阿。為。已。操。官。關。受。其。傷。矣。精。神  
被。其。屠。戮。怖。死。忠。良。交。結。奸。諛。竊。盜。府。庫。凡。危。大。弊  
我。聖。天。子。一。出。履。柄。獨。持。初。迷。之。孝。良。繼。沒。其。家  
產。終。自。登。死。阜。城。起。屍。暴。骨。誰。謂。此。輩。之。可以。富。貴  
終。也。何。以。上。公。為。哉。

飲。原。山  
之。中。山  
田。少。民  
生。齒。雖  
餘。皆。未  
一。千。四  
方

戶部主事徐文鳳。奏其父貴州安順府推官徐朝綱死  
安邦彥之難。且令門盡為殉節。上嘉其忠。下部酌議。  
擬照張振德例。依卹從之。○差工部主事呂下問。追解  
吳養春。黃山木植之賍。飲在萬山中。條遶每年不過四  
萬有奇。尚苦拖欠。一旦以百萬為言。刻期追取。雖朝夕  
敲比。必不能應。于是小民愈驚。岌岌思亂。而下問且帶

之外名焉  
當庶然矣  
獲百萬之  
遺取也  
不存昔年  
以資維兩  
准派文瓜  
分五子業  
已耗其半  
矣聞就進  
窮禍致萬  
金隨三准  
民至四小  
窮家致送  
則款與以  
是為精命  
之骨不意  
實屬而命  
於八人下  
家破天

先帝葬所  
在官原無  
之既止出  
地皆好  
大其為好  
而中其意  
播其意述  
外生事思

家眷三十餘口沿途驛驢。至以變產者買木搜通。已股  
寔之戶。而刑毒之。且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兩民力愈  
不能堪。縣官以情訴動。以題參為名。請厥衛內臣。以  
百姓一開厥衛二字。魂搖莫措。且縱放白役。逼辱嫠婦。  
而眾怒一逞。羣起鼓噪。下問僅孳僕妾。而遁焚棄勅書。  
亦不之顧。有司極力往救。始稍輯寧。○加吏部尚書侍  
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官保進秩銀幣。有差。內馮加會。崔  
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九厚。薛屬翔。廕子入監。  
徐大化。孫庶升。工部尚書科道郭典言等。加銜賜銀幣。  
各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傳應星。加太子太保李  
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銀  
幣有差。  
三殿基址三十餘年。四面空垣。鞠為茂草。嘉慶以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廿二日。興工。今九月十三日告成。此  
何神術。而濫庸若此也。  
妖民安養性。捏造妖書。王之柱等。並作傳頭。妄稱彌勒。  
佛下世。煽惑人民。順天府劉詔上其事。定罪梟斬。從之。  
○順天府丞劉志遠。奏皇親張國紀。謀官婢。章氏。作妾。  
佔樂戶住房。以居。遂除而納。賄行求。繫獄。而驟釋。言  
甚且。睚眦之夫。不過語言爭差。而立斃于拳。歐。雖云奸  
惡。徐自強等。而寔因國紀。復貪酷。噬。自取株連。但外家

中修大  
志選入  
卷之四  
亦曰李  
之曰李  
與曰李  
之曰李  
安有佐  
以曰李  
况曰李  
際之曰  
乎曰李  
得曰李  
得曰李

慎輯則國母之壺德基光威既講張即 聖王之攸  
亦過甚至訓及于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  
不敢輕言者也 上曰張國紀洗心滌慮以就令國紀  
朕敦睦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

忠賢申同客氏殺光廟選侍趙華慕廟成妃李封號  
殺裕妃張貴人馮等又逐劉克敬于鳳陽以逼中官  
張益克敬者原選中官者也中官精明嚴毅一監  
之說言中官非國紀女出辟犯孫二是以志選深竟  
環途其欲逐張論劾國紀後遂國紀回籍不得留京  
師今觀其疏訓及于丹山藍田等語扶情心屬即大逆  
不足以及之也又聞中官素已有身客氏盡逐原官  
人之與已者另布厥心官人以侍僑腰夾侍者扶其  
無狀吐電之祥碩 出妖媚傳  
焉至今談者色喪

勅賜魏忠賢庄田一千頃外再一千頃寧國公祿米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六

魏國公例支歲五千以示酬眷○順天府房山孫民陳  
槐子陳秉坤奏言 孝和皇太后生父陳槐母劉氏福  
遭厨役王昇通結王安障天蔽日以致太后抱鬱升還  
嗣後父槐叩閣伸冤隨蒙科院審明王昇口外為民王  
國興坐辟第嫡派尙未加恩臣兄命斃沉淪乞 聖明  
照察上以妄認責之發房山縣重責監候○升毛堪光  
祿寺正卿馮三元左副都御史卞庸忠兵部尙書○削  
周用賓彭汝楠王慶尹王業浩籍○蘇杭織造李寶奏  
魏厥臣祠宇已建准授杭州衛百戶沈尙文等永守祠  
堂世為祀厘崇報事下部允之

杭州生祠之建擇地于西湖之濱夫關與若岳武穆  
而居其中焉精神于神微有反唇者守祠之豎毒奉  
赤棍相欺甚有非守祠而豎好以張威非反唇而但  
擊以蒙辱者如江西提學黃汝享以便服遊觀竟以  
擬加奉聲而回卒至闕命 此祠李定為之崇而後  
戶沈尙文等成之共費七千二百餘兩後折毀除牌  
坊碑亭移橋外估價三千八百兩俱著泉稅戶分  
派承買不以累民此亦地方官愛民之一員法也

命錦衣衛追薊州道胡士容下于獄  
士容原任薊州料理一切兵馬督師諸臣共薦其賢  
勞績以資往薊州不若達迎以 崔呈秀  
勢于也凡官薊者必出其意所欲用之人以為  
牙乃為其妾弟安瑤瑤惟中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  
等為中軍不但不用而且置之于法古草場田連萬  
頃則及其差役徵建祠于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欲  
忠賢之怨道量移江西憲副行 潞河舊旅人任其  
騷擾騷通瑞旨追之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訊備  
諸苦毒死而更者再嚴錄附金  
漢成大辟 新主案思得釋云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又六  
降工部員外劉麟長為潮州府推官時大工煩興錢糧  
出入瑞黨之手莫敢過而問焉麟長以該部職掌查核  
力爭裁減起運子街石之費忤瑞意矯旨降之  
後因其起補潮州私餉未什遂解李馬  
夫取掌應言節省何罪而遭此克抑哉

上諭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籌策督臣關鳴  
太仍駐節鎮鎮以為關門應策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  
俱著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庸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  
駐劄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著  
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全遼○大理寺評事  
許志吉奏請差官嚴追吳養春賊○升劉廷元為南兵

徽州善地  
太守善官  
且新任也  
一旦顯赫  
而去夫亦  
見時勢之  
不可為平

部尚書田吉為太常寺卿仍管職方司郎中事○詔撫  
按提問何士晉程註追贖刑科臣沈維炳籍○徽州府  
知府石萬程棄官回籍先是萬程因黃山一事知其追  
贖開採諸務為于冤枉因而告病隨削髮披緇而去○  
刑吏部員外蘇繼歐官旋自投環卒  
科臣楊所倫除陳銓政時李斐龍掌選乃旋蘇繼歐  
預聞遂致呈秀構于忠賢即于繼歐轉司孫中刑棄  
且斐龍楊言曰蘇氏家產積沒可助人工于是蘇自  
縊而死因而魚肉其孤兒寡婦奉朝正人皆為痛心  
孝陵山海脩理工程告竣○其鎮奏捷屢加恩魏忠賢  
三等世襲羊酒銀幣并賜勅獎廟司禮監王體乾亦如  
之○遣內使鎮守宣大山西地方令給發應用錢糧勅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七  
者關防符驗○禮部擇本月初八日今上行冠禮丁  
卯二月初三日行親迎禮從之加關鳴泰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升馮三元右副都御史  
協理院事 加總督黃運太戶部尚書照舊遼東督餉  
陳九疇為刑部尚書邵輔忠兵部尚書霍維華兵部添  
設侍郎范濟世南京戶部尚書 永年伯王明輔母李  
氏卒命給墳塋遣官加祭  
李氏孝端皇后之母 上篤念祖  
妣恩推先皇故破格加其祭典  
命戶部尚書郭允原賑濟畿內饑民五城均郵務令沾  
足不得遺漏失所○藩邸告成擇丁卯三月十一等日

此亦魏忠賢  
筆也

賜聖恩  
之祥時  
十餘

此亦魏忠賢  
筆也

請惠王瑞王桂王之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保改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湖廣西兼督糧儲巡  
撫湖廣南北川東偏沅等處○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喇  
嘛僧往奴偵諭 時鎮守內官紀用東巡回至寧遠要  
東偵奴死虛實及宣諭奴于向化遣僧喇嘛等備綾絹  
布疋同守備傅以昭田成等往遼只說與老汗燒紙是  
以夷人報四王子差人來接過遼陽沙河堤以酒饌相  
待自是北去夷人因講相見之禮就平行禮四王子并  
各王子平交拳手禮畢對坐見佟養性劉愛塔等漢官  
十四五員俱在因出袖綾白布作老酋吊祭禮畢作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八  
辭齒差官方金明温台什二人領小夷七人送僧回來  
回撫院郭鼠合利孫玄孤等皮人參銀鑄馬鞍運撫奏  
聞于朝云○魏鵬登廢製錦衣衛世襲指揮金事  
魏鵬登之稱事也其推折朝臣蔡為刑奉始子天  
啓元年八月滿朝為始二年解經邦繼之四年陳于  
庭繼之殆至五年而繼恣不可勝言矣五年內則李  
尚書周加謀在景榮余慈衛周希聖李騰芳孫慎行  
朱光祚侍郎張修張鳳翔孫居相岳元聲郝名實朱  
世守南居恭都御史曹于沅喻安性程正巳畢懋康  
楊鶴劉可法通政徐一棟王應震劉宗周卿寺曹珍  
易應昌吳之韓寺丞蕭毅中楊一麟翰林葉燦侯恪  
陳子龍姚希玉府尹張自肯太僕等卿莊欽 麟  
姜志禮韓策陸完學劉惟忠馬孟德倪應春羅汝元  
歐陽調律汪先岸錢春王國瑚盛世承彭遵古傅宗  
臬陳所開六年削奪閣臣劉一燝韓濟馮銜尚書李  
思誠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板龍侍郎沈演都御史郭  
尚宿通政倪斯輝韓國藩寺丞姜習禮彭惟誠翰林

方逢年、顧錫壽、太僕卿寺等曾召張除、孫之、張、寺、陳、叢、徐、如、珂、須、之、彥、司、丞、吳、毅、邦、七、年、削、奪、張、撰、王、一、中、王、仇、此、特、什、之、二、三、耳、其、他、不、可、勝、紀、也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山東

政分守東充道曹文衡討擒賊首鄭江鄭海等東省以

寧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開

州而其出沒為害則東省受之文衡遣兗州營參將陳

思明等勦獲孫東溪等于程家庄再獲馬見等并鄭江

鄭海于白積集山東一路大盜遂平○南京太監劉魏

忠賢生祠額名崇勲 成王之窠○鳳陽府戶軍民李

光建忠賢祠祠名懷德○詔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

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追志充

來京同上林院監署丞王家棟究問追贖王家棟以太

醫醫士濫授署承時出入于崔呈秀之門時戶部主事

于志舒欲轉吏部乃托家棟營求于崔請禮三千兩呈

秀薦于吏部志舒已升轉而懷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

有交亦輦載元寶三千兩與棟謀并太僕寺卿棟暮夜

携賂呈秀而適遇版中旂尉擒之棟窘甚因同往崔呈

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

即往忠賢處管解曰此銀係某送禮部尚書李思誠者

忠賢遂疏發其事而思誠寔不知也因奉旨削等

家棟于獄并逮丘志充

命司禮監徐文甫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

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時奏

報天倉節慎及京通漕運糧儲之疏開列有名節首無

實且李柱明盜買官糧丘志充賄行軍餉河南解到折

色銀兩被歇家假造實收通關竟不入庫又如官庫主

筆何其義將老庫銀不行交盤私相埋沒京通等倉糧

米官吏串通運官揀和沙稅倍加水潤經管官員巧立

色冊籍細查徹底澄清給劾論開防特重其責成焉

皇明法傳錄 王朝卷十六 高皇帝

高汝柱曰國家財用空虛皇上垂情軫念欲核積

實數杜塞弊端甚憂心也第財用盈縮惟關出入兩

途使入無旁餘出無漏卮何患無財廷更以官為空

宮與吏為重若倉庫之通真進之承以未嘗入為入

以未嘗出為出則無所歸矣可謂窮矣

托重刑餘則凡幾肩丈夫高爵厚祿者何為不思國

家以輕賦之權昇士大夫不能失心持籌策身管職

徒來 聖上之疑亦安取若人為哉

刑部擬孫文勇願同寅捏造妖言誹謗朝政律斬因削

翰林院陳仁錫文震孟鄭鄭籍為民文勇者陳仁錫之

表舅嘗作策論以朝時忠賢知之故誣文勇捏造妖言

竟置重辟問其妖言者何乃韓文公原通篇飲天監步

天歌而已無証無証陡然臬斬又杖斃其四友不過因

其與仁錫往來耳先是仁錫在講筵因壬申徹于王恭

呈秀之時 納也善子 因取其欺 察九善子 脫其其研 謂其其發 念其其能 下其其七

不事此  
殆定代王  
可謂操心  
矣

厥又見正八層戮忠賢場土木不休，統統立于側，講時不避諱，忌忠賢怒，既而詬誶，終以不撰寧國勅，遂恨刺骨命許顛純，撰獄詞成一月，仁錫等猶在長安不知，及至歲將除，仁錫時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劄奪，忽報四蟒玉赤捧，大聲矯傳吏部除名，永不叙用，其違奪機文前列貴官，後頌厥臣獄詞，則首指仁錫，與文震孟、鄭鄤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誓為謀主等語，仁錫因削職追奪，誥命○上以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畿甸，冊封世子，擢渭襲封為代王，郭氏乃封為代王妃焉。○奸賊李鳳吳忠、張成、擅盜天壇神器，祖制禁物，族放火焚門兼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十一

一事尤為悖謬，朝廷思與原以驅激勸及父母迨妻室最為宏鉅，雖縣令之與元撫按正統未可去也，如行人達考滿止可單封，此輩納銀，即有封贈，是與所之流可變承冠也，竟同市販胎識青史，所捐豈淺哉，此輩呈秀在本兵之口，創開此例。

四月遣三王之國，高汝斌曰：魏忠賢之惡，不但設機名賢，驅士類，即如三王就國時儀未備也，工程未已也，地體未定也，急急促之行，此是何意，儘再遲歲月，復以出三藩者出我，皇上突一旦先帝上賓，將不知見誰氏之孺子，以行呂縶王莽之詐，呈秀提中樞，各監軍邊兵，諸孽居世爵，誰敢有議事開罪，幸社稷有靈，先帝備留之際，忽出內旨，召兵部崔家欲行篡逆，而呈秀以一二月巡撫尚非腹心，英國尚掌國督為說，故中止，倘至十月巡撫盡易，而以魏良卿代英國，天下事不可知矣，然呈秀謙讓小人，無甚大智，每日推羣，呼盧賭博，為歡，又何能為惟是二三奸佞，日與鋪謀定計，細探密造，以怨忠之造孽種種，是可知也。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十一

水西殺差官糾兵出犯四川，巡撫疏其事，上命守臣整兵固守，務保無虞。

時參將楊明輝奉差宣諭安位，及日把擒獻首惡，備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差遂殺明輝等。

命代世子昂渭襲封為代王，祿米照親王例支給。

贈貴州巡撫蔡復一兵部尚書，磨一子入監讀書，以其忠勤清苦，以身殉官也。

刑部擬王贊化抄寫妖書，踪跡詭秘，發邊遠充軍，上從之。

贊化為御史汪若極所糾獲，其妖書欲取進聞，因發刑部定罪。

寧夏巡撫史永安疏奏賣火諸酋，兩次入犯，宜加整兵。



搗巢以伸國威 上是之

三月桂惠二府各疏言時難民既當加意約束樽節

上賢之○大和山玉虛宮火○直隸巡按張象昇劾張

國紀怙恃國恩累于三尺 上嚴旨詰責命其回籍痛

改舊愆○麗人導奴入境東襲毛文龍以計脫麗人不

支浙而人奴奴勢益張事聞上命毛師相機應援并命

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接濟勵戎士以壯軍聲○

喘王之國請面辭升殿 上以叔姪行禮未安免○三

王復念驛遞疲苦辭免欽 上允之以成至誼

○脩築董家口董家口為羣虜什奴之所冲要不戒喜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十三

峰守臣請脩繕堯固前發班兵益以至兵發類餉以備

行糧得旨俞○山東巡撫李精白奏青州西王疇牛產

麒麟巡撫李精白繪圖以進 上嘉悅牛產續一隻碧

皮朱唇遍身麟甲產時輝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

不踰時而死○升劉志選操江右倉都御史呂圖南通

政使○奴犯解告急請移師遼東巡撫表崇煥因發水

營都司徐勇兵先出張斌等繼之汪翥後勁各舟二十

隻兵士五百人救之○迨寧池道副使王公弼奏寧侯

陳良弼恭順侯吳汝胤下鎮撫司獄時奸商牽扯已故

萬燦事詞連太寧恭順二侯太寧侯追庄一千一百兩

夏島已集  
中州仁獻  
擬見東上  
何王者之  
瑞祥見益  
出題尔

至中途聞  
其改其地  
扶而歸後  
與舊文異  
類比

恭順侯追庄五百兩萬燦追家屬三百兩○遼東巡撫

袁崇煥奏東奴恭順求款之似真 上命從容請拆務

宜妥當題請時夷使溫台什過河叩見太監紀用同部

院袁崇煥于支廟有方金納與溫台什進見叩頭懇款

跪投奴于來文其封袋面改去大金國皇帝字上寫

汗放書與袁老大人封袋後去舊寫天聰年號止書年

月夷習刀不離身進見時把門者令其解去大拂其性

崇煥止之令各佩刀入私署賞之酒食復開論 皇上

之威靈天之不假易且今盡出喜峰山海前屯寧遠等

處待汝且要過可諸夷叩首僞服因請一人同彼夷行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十四

崇煥許之方金納勸酒一杯跪進崇煥溫台什等漸次

而進九夷俗不輸款不說送酒因遣人即與同行○三

月封派房等礦洞豈城侯李承植奏宜爾株 上日久

已封禁如何輒議以驚擾地方○陝西澄城縣民刺死

知縣張斗耀事聞 上命嚴擒首惡以懲之斗耀因此

獄錢糧急遽百姓鼓噪登時刺死○建懷仁崇仁崇功

彰德顯得等祠時永恩祠建各相效九恐貽後至之罰

于是清運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勸建總督問鳴

太建崇仁彰德于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

溝而順撫則詔建崇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曲獻相

悉臣效史  
有提循長  
以民服化  
事于十然  
忠履窮極  
初亦不敵  
死志嗚呼  
忠之誠誠  
為而粉切  
類比皆一

時河沙諸

臣視漢末

四十八萬

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

之頭者者

何異哉非

天則聖人

為社稷生

民之主不

知作何景

象矣○古

今則禍多

矣至舉一

特藉紳建

祠祝釐以

文之浸浸

且君之則

開闢以來

所未有矣

長治日

謂者有見

爾府陰即

君有何夫

人行奇事

奇蹟絕

務窮工作之巧甚至獲民因葛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

上食餐祀一如王公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像以沉水

為質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

玉珠寶為之衣服鮮麗又不必言矣獨髻上穴空其一

以簪四時香花更為奇絕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

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

痛責匠人○夷酋擦漢兒欲犯邊各酋報警捕漢兒者

即虎兇愁屬在把漢哈喇慎營內哈喇慎死老酋滿五

素與捕漢老王子為義兒分管人馬後滿五素帶領原

辦部落仍歸本酋父世把都兒下捕漢兒帶領人馬講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討又云要犯獨石一帶邊吏恐其聲東擊西馳報內地

宜嚴設備以待之

陳仁錫曰首論曰習令色令被捕歸附以東西

哨兵馬并澧州灘大小板舟載于捕板舟華人也

請中板逆趙全等為導集被虜萬人于澧州灘東

西一帶立為板舟乘種飲食悉如中國所未及者胡

服耳目能遠致後使達義子恰台吉所統滿于生六

十年今有眾十萬而板舟富強甚習內地捕以為穴

捕故元裔使領賞賞馬必由兩哨遠在東偏積粟

百年素囊物故小失免勿且弱居何處捕獲于七年

內傾巢而來除讓奴路賜托報仇殺哈喇慎免抵殺

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等收習令色令而迫小夫免

妻其妻率其軍與習令等歸化城以合把氣味麻

守之東行降兀慎腰明春等酋札營獨石邊外營

開平所索賞不經崇禎元年春殺那木兒台吉姑

城下城內馬兵不滿二千女兵三五千竟以喇嘛止

戰不傳烽火村屯無收斂手代府神備守恐令捕象

奸細岌岌手彼且十萬越斷門而不知我兵馬而

罔恤招之使來而戒勿砲擊重城之內不滿萬兵大

可念

四月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者秋虜酋二兒台吉入犯

為鎮兵所斃及報仇又被創懷恨已久于是套酋土曹

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嘛等首糾約搶犯傳警甚急撫

臣王象乾會同總鎮設伏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

遂引去○上命督撫諸臣脩理薊鎮三協邊城自火燭

山至今河口牙石塘等口台務固完以障保外藩○叙

滇捷○四月兵部增定大師以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駐大凌河滿桂照舊駐札

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 上允

之○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祠于五臺山賜額名曰報

功李太監建祠曰茂德廣吉士李建祠曰建德松江里

老請建祠曰德馨其他又有日元功日昭德不一而足

郭尚友建戴德祠于河南通政司經歷孫如例建茂勳

祠于順天府朱童蒙建祝恩祠于延緩湖廣守備李監

建鴻惠祠漕運內監崔文昇建睦德祠前總督閻鳴

太建桂功祠山東巡撫李精白建隆禧祠巡撫姚宗文

建隆仁祠于湖廣崔文昇又建表勛祠巡按許其孝建

不巳必將

動生祠

不巳必將

肅思祠于淮揚○上命蒞總督開鳴太分總兵孫  
壽移鎮山海滿桂移鎮前屯趙率教左輔紀用領兵鎮  
守錦州袁崇煥先住錦州今移寧遠黑雲龍移往一片  
石以防奴兵

如之犯江東也、不數日而赴艾州、宜州、榆峽山、郭山  
攻雲從不下、又東赴安州、又攻直定、王州、然而大敗  
不利、心折氣奪、因而攻錦州、又開將精兵、魏子俱  
穿西房衣、制裝做西虜、此其計之狡而愚者也  
升張延登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升李夔龍左金都  
御史協理堂事○升張曉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升田生芝南通政使

五月復遣大理寺丞許志吉、伏呂下問至徽州、遣吳養  
春之賊、下問既已激變致逃、而許志吉復以上官自來、  
瓜買木價、增減不均、其子鶴鳴、鶴皋、候子林子章等、納  
賄作奸、動輒日魏上公、有長隨許孫二都督、有惟札以  
恐嚇百姓、百姓一聞鎮撫姓名、慮為再設之弊、驚竄莫  
歸、然其所迫之賊、先令次子與豪僕携帶先逃、斯時百  
姓愁怨、幾釀不測、若非該縣倪元珙、委曲調停、保此黔  
黎、則微之為微、未可知也

山場逼近 皇陵、火火延燒四十餘里、又彼賊偷所樹  
木 上命嚴捕

五月毛酋乞盟、宜邊駐虜屢犯疆、我兵創之、彼自認罪

奴兵既東  
成後內犯  
中必虛矣  
毛文龍素  
稱運制何  
不于此時  
布置外樓  
內樓亦可  
張朝廷之  
德也

願受戎索○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欲直闖山海、上命  
鎮撫道將整兵馬、嚴偵探、高台坐以防之○奴酋提兵  
十萬入犯錦州、平遼總兵趙率教禦之以捷、聞時奴薄  
城下、差使二人呼我軍講話、趙總兵差軍二人從城上  
繫下、及至營中、王子盛氣矜目曰、此係我們的地方、你  
們為何在這裡脩城、我們來肩、若錦州人出來降了、便  
罷如不降、我們便要攻城、差兵曰、地方是我們天朝的、  
你為何帶了人馬來、既有這話、我還與你們二人回到  
城下、對我總兵爺講、首因遣二夷到城下、見總兵、總兵  
曰、你要攻城、我這裡不怕、此五月十一日也、至十二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十七

鞏子四面扎營、分兵兩路、抬拽車梯、換牌馬、步輪番交  
攻西北二面、率教及左輔宋梅力督將領炮火矢石、攻  
打如兩、打死夷賊屍塞滿地、至暮、奴兵拖擡死屍焚毀、  
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兵馬沿城遊走、尚未撤兵、還  
西房聞東酋入犯、領部眾報效、因遣夷使貴英、索賞許  
之、

詔錦州等處所入秋禾、欽遵○入城時  
賊將入軍、遠恐敵、因糧于我、故命收割  
勦廣西深州、胡扶紀等平之、扶紀負固、有年、屢  
撫屢畔、茲撫臣王尊德、與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  
蕩平○山海總兵滿桂、發兵應援錦州、路遇攔阻、我兵

與戰。裡外夾攻。賊死傷者甚衆。因而東奔。大挫其鋒。劍  
關遂解。○謫毛士龍。孫儀行戍。○監生陸萬齡。請利太  
監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許之。

此戰之功  
不得不提  
滿趙二帥

六月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奴不得志。  
于錦州。因而攻寧遠。參將彭繼古。三次用紅夷大砲。擊  
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偽白龍旗。奴兵死者甚衆。  
長子召力。免碑勒。中箭穿胸而死。次子。滿寧。谷碑勒。  
又。在陣射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彥。子。陣亡。  
無數。○奴復引兵。赴寧遠。於初三日夜。上寫欺上逆語。  
箭上射之。入城。我軍亦寫回諭。射入賊營。是晚賊往來。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十九

不經我兵連戰數十陣。連發火炮。殲矢石。賊屍積如山。  
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催攻城。賊死更倍。  
至暮。賊方撤兵。敗歸。放聲大哭。其時天墜星如斗。其落  
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尙在  
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

按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前  
崇煥去年寧遠。亦從上而攻城下。今乃一刀一鎗。併  
命殺賊。不知有夷之兇。復得總兵。憑堞大呼。分路  
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則滿桂之力。為多焉。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與泉道。鄧良知。  
遣人往諭。因撫之。鄭芝龍者。泉州府南安縣石井巡司  
人也。先年下洋入海。莫不稱其泉影中乙丑年。願死芝龍。

遂領其衆。撫臣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策。黃贊。卿等。  
芝龍原托楊祿。祿賺其銀。自是兩相角。然沿海水寨。視  
為泛常。不意丁卯春。據閩廣。截商粟。閩中薦饑。盼望海  
米。不至于是。欲米者。往投之。七月間。又劫商夷船。勢浸  
大。其營黨。謀攻廣東。海豐。嶽頭村。以為穴。芝龍乃入閩。  
泊于漳浦之白鎮。是為六年十二月也。撫臣朱一。馮。即

道都司洪先春。領兵與戰。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康等。  
策應。虞戰一日。勝負未分。不意夜來潮生。心素。文康。等。  
乘潮他往。賊暗渡上山。詐為鄉兵。先春。腹背受敵。身被  
數刀。僅未至死。芝龍此際。大有求撫之意。微達于我兵。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二十

乃舍洪都司。不追。獲贖尤吉。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  
所督帥俞咨皋。戰敗。縱其遁。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  
龍。又約束衆賊。不許入擾。及報到泉州。知府王猷。知  
其詳。迺日。芝龍之勢如此。乃不追不殺。不焚。似有歸罪  
之萌。今勦既難舉。撫亦可施。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  
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于懸銜。具稟與泉道。鄧良  
知。從之。因差人往諭。芝龍即于次年正月。率衆就撫。○

十四日。上遊清福殿。時。慶報。一日。三至。云。韃子。過錦  
州。即刻。徑來山海。上。遂回官。○以劉詔。為。薊遼。為。總督。  
劉。是。日。方。忠。賢。聞。遣。詔。以。薊。遼。大。將。騎。馬。而。見。其。  
從。衆。莫。不。掩。口。而。笑。丁。卯。八。月。二。十。六。日。聞。先。帝。在。

備留之際，徵兵造化，教場撥置三千人，馬諸皆私人，器械亦忠賢所賜，以肅惟中領，應收家丁，直接于趙，汲汲乎奪符節而代之，明乎時哉，不可失之，義也，向使內應之謀，決遂，典忠賢同享富貴矣。

上不豫，命魏良卿代行孟林享廟禮。

○宣延鎮之捷，套虜入犯，斬首二百五十，至是祭告宣

布。○七月，太監楊朝奏禦虜火器，亟需鉛子，一片石西

昇，忽生鉛鑊，可資火器。皇上有滅虜吞胡之志，故山

岳效靈。上命會官開採，嚴杜軍民侵盜，安爐煉法，一

如其議。○崔文昇劾崇仁縣知縣崔世石，主簿湯日顯，

沐陽知縣何大進，上命削籍為民。○護送桂王太監王

敏政，劾銅陵知縣劉涵清，王舟所過，忽遇風雨，不躬趨

迎接，以護之，又夫役不備，膳羞失供，及至催取，又率衛

役毒肆歐，上命削籍為民。○三王之國事後

○錦州報捷，加恩太監魏忠賢三等，庶弟姪一人，錦衣

衛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賜勅以示優異，其下王體乾

等三十八人，銀幣恩廩各有差，既而寧遠報三捷，詔以

廠臣安撲殊勲，被于天下，封魏安平伯，仍賜給庄田七

百頃，以資養贍。○起總兵侯世祿鎮守塔山要地，其子

侯拱極，加尤擊職銜，為本鎮先鋒，著其父子協力，共保

危疆，以付委任。○東夷獻俘，宣捷告祭，上以病故，不

御門，其俘酋押赴市曹正法。○遼東巡撫袁崇煥請告

回籍，加王之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督師遼東，駐札寧遠，賜上方，太師以下，聽其節制，崇煥先有講款一議，未

几奴有事江東，又西犯寧錦，王之臣以款為不可輕請，

慮貽封疆之憂，彼此參商，故罷崇煥而專任之臣，

三殿工成，請擇吉御殿，上方在祈攝，少需擇期而行，

○以田吉為兵部侍郎，霍維華總督，副遼，維華因袁崇煥

煥東功不叙，恩蔭上，踈欲以已廢移之，上曰：袁崇煥

講款一節，所悞不小，霍維華何得移蔭市恩，以不諱事

體責之。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六 晉皇帝 三十一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魏忠賢傳 魏忠賢，字伯敬，高郵人。天啟初，為大司馬，

者三爵迭頒恩綸日錫不知忠賢在內果運何符果設何計而致此天恩之隆重也異哉

以三殿告成捷音迭奏命加封奉 聖夫人客氏廢其

弟男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從優加養客氏故定與民

侯二妻年十八而進宮又二年而發生子國興太昌元

年封奉聖夫人每奉明入暖閣侍上甲夜方回直房在

官先與魏朝私後又私于忠賢一夕兩逆瑞于暖閣爭

擁客氏醉詈而聲達御前時上已安寢漏將丙夜俱

跪御榻下聽處分 上問客氏你只說真心要跟誰我

替你斷客未及對上搖客意樂賢之悲壯乃退朝而左

賢賢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

于乾清宮東西各設房五所皆名封官婢所居客氏初

任乾西二所後移成安宮非制也凡各衙門各應奉聖

錢糧急于供御每移居或誕日上必臨幸數是費予無

致中官千秋過不及也或出歸私第必先期特旨傳諭

又欽遣乾清宮牌子數十員衣緋圍玉步導與前

等房把牌硬弓人等各衣紅蟒繡窄袖前後擁導又數

百員燃白蠟為燈黃璣為亮子凡數千技與前提燈數

十道沉香烟霧微靠道左客氏艷粧麗容自安成宮出

嘉德廟德門經月華門坐而過乾清出西下馬門易高

與呼殿之聲遠逾宸駕燈火簇照殿同白日至它坐

廳事諸侍者以次謁見老和太子千歲之聲殷殷然震

天也 先帝崩客氏奏今 上准歸私第夜赴 先帝

梓宮前傷哭良久出胎髮落指甲落齒等焚之而去

隨奉青籍歿管死院衣局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子國興

伏誅○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

左都御史奪情視事

從來刑刑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初以御史兼工部左

都御史及晉司馬尚且仍舊既兼兵柄復兼刑部成推

重矣今情視事不用呈練紅玉帶至明橋出入衙門

安忍無親一至于此若乎徐吉之既日會狀尤知有

朕但不知有父今母死不奔喪即會狀且不知矣秀

人嗜門有親參之稱有崔二奇之與不父其父而以

皇明法傳錄 三朝法傳全錄 卷一六

關為父亦可羞矣○呈秀貪濫之極始而受金玉

金玉滿堂既而受古寶古畫充棟轉而索美姬粉白

黛綠者不下數百人其得寵者計二十有八號曰二

十人宿稱不如意者則逐其家其家產在京者白

銀五千金其逐其家者則逐其家其家產在京者白

銀七萬其逐其家者則逐其家其家產在京者白

有貴得姬之珠翠聚回之衣飾又不可勝言也

三殿告成行欽恤之政○三殿功成加恩大僚閩鳴太

黃克縉等百十人官保科道張惟一等俱卿寺衙內監



ZW 21181888561922

何干法... 源其心... 蓋凡滿... 已至殿... 遂亦大... 崇祿改... 中前請... 文官已... 此時不... 下之元... 食利... 大干此

建昌路通... 爵賞列... 誰為作... 皇明法... 先帝... 車平... 矣

兵部尚書... 楊汝成... 廷陞... 是時... 矣其... 幸何... 汪... 吳... 胡... 聲... 一... 而... 現

... 上預... 中外... 禮部... 即日... 先帝... 廟... 皇... 崇... 日... 尊... 帝... 長... 三

... 然... 一... 日... 朕... 奸... 奸... 與... 何... 希... 事... 八... 以... 位... 日... 崇... 尊... 帝... 長... 三

八月二十二日申時... 上崩于乾清宮... 上無嗣... 遺命... 以... 信王... 承繼... 大統... 文武... 羣臣... 軍民... 耆老... 進... 箋... 請... 登... 位... 王... 下... 令... 旨... 懇... 辭... 至... 再... 三... 而... 後... 允... 今... 上... 于... 二十四

皇明法... 三朝... 卷... 十六... 皇帝... 崇... 日... 尊... 帝... 長... 三

... 三朝... 卷... 十六... 皇帝... 崇... 日... 尊... 帝... 長... 三